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北京出版社

集部第一五冊目次

梁溪先生文集一百八十卷 （宋）李綱撰 附録三卷（二） 清鈔本 ○○一

梁溪先生文集一百八十卷

（宋）李綱撰

附録三卷（二）

清鈔本

梁溪先生文集卷之第一百

奏議

奏陳利害劄子附小帖子　奏陳車駕不宜輕動劄子

乞宮觀奏狀附小帖子　進御書草聖千（十）文移（贊）劄子

乞令湖北京西宣撫司差兵控扼江州奏狀

奏陳利害劄子

臣近者不量短淺輒冒萬死條陳淮西叛將利害仰瀆天聽夙夜靡寧以俟嚴譴伏蒙聖慈既赦狂瞽又墨書特有褒諭感戴大恩非臣糜捐所能報稱然竊

見都進奏院報張浚罷相以言章落職宮觀淮西之艱浚實有罪責罰之加其誰曰不宜但言者引漢武之誅王恢事以為此臣愚竊以為不然試為陛下陳之昔王恢設馬邑之謀欲誘匈奴擊之事既不諧武帝以造兵謀本出恢動大衆而無成功不誅無以謝天下遂下恢廷尉此武帝之過舉非盛德事也何則勝負兵家常勢顧規畧何如耳易象有左次无咎之言兵法有善敗不亡之戒詎以一失遂害大計哉觀秦穆之用孟明拜賜于三北之餘光武之用馮異收功于桑榆之際則知武帝之誅恢未為無失也今浚之罪乃在于志廣才疎力小任重不能諮諏良策而專于自用不能輯睦將帥而輕務改移遂致士卒攜離舍我就敵以此罪浚夫復何辭若以王恢為比咎其始造兵謀則是因噎廢食懲羹吹虀以細故而搖大計恐非策之得也方今強虜憑陵僭逆窺伺國勢未定人心驚疑若不注意治兵以為自強之計則何以安宗社保生靈固邊疆禦外侮徒以措置一失之故遂欲盡棄前日之所為歸咎造兵謀者臣恐智謀

之士卷舌而不言忠義之臣扼腕而無所發憤將士解而不用命州郡望風而無堅城陛下將誰與立國哉且今日朝廷之勢固自若也襟帶江淮保據荊襄連接川陝韓世忠張浚岳飛吳玠之軍分屯要害不下數十萬人兵未為弱去冬賊劉豫劉猊之徒甚衆用兵未為不利倘因淮西之變益自懲創審號令明紀律揔諸軍家屬于江南以便錢糧教戰艦水軍于沿江以備不虞姑輟進取之謀且為固守之計和協輯睦靜以待之使國家漸定人心漸安士氣漸振乃

可徐議恢復譬猶病人調治疾病又為藥餌所誤傷其正氣豈可遽欲康強哉不察此理經變故而亟動搖使外寇得以乘其間隙譬猶奕棋前著既差後著復錯是謂自敗欲求勝敵不可得也臣頃年嘗因賊馬入寇者金人也利于擄掠得所欲即還師今之為寇者偽齊也利于土地得一郡則守一郡得一邑則守一邑翠華退避之後將士奔潰賊勢鴟張將安所定止哉誤蒙揀擇特降褒詔今日之說亦猶是也伏望陛下堅聖心而勿動脩軍政以自強無為趣時獻

言者之所搖古語曰臨大難而不懼聖人之勇也惟陛下留神幸察夫張浚措置失當誠有罪矣然其區區徇國之心有可矜者願少寬假以責來效昔漢高祖用兵喪師跳身走者屢矣然卒與成功者皆舊臣也借使每敗必逐則張良陳平之流不勝其誅矣臣前所論淮西事宜指陳浚措置失當非黨浚者今此論奏亦非為浚游說也因言者引王恢造兵謀之喻深恐退避讓和之議復出以眩惑聖聽則大事去矣宗社安危自此而分故敢披露肝膽冒昧有言死有餘罪臣以衰病累請宮祠未奉俞允邇來犬馬之疾益深將頃瀝懇已別具奏乞骸骨以歸山林貪戀明時何可言喻愛君憂國之志雖在畎畝豈敢弭忘伏望陛下哀而憐之干冒天威臣無任惶懼戰越之至

小帖子

臣契勘朝廷所恃以禦敵者將士也新失淮西之軍將士之心未定正當靜以養之頻降詔旨慰勞撫慰使明知陛下德意所在庶凡士心復安若先為退保之計以示怯敵臣恐將士諸軍解體人、

無固守之志為盡之招昔真宗皇帝澶淵之行未定又欲南幸召高瓊謀之瓊對曰南幸無不可者但慮將士離散不可復收遂定親征之謀臣以為正與今日之士相類竊見近降指揮應副盧壽盱眙等處米斛並改撥赴建康府下卸人差梁汝嘉知平江府外議皆謂車駕將幸平江平江與建康相去不遠使有退避怯敵之名臣私憂過計冒昧上聞不勝惶懼伏乞聖察又臣近據岳飛公文今月十九日部率馬軍前去襄陽臣契勘淮西兵將

新叛之後藩籬疎缺並無控扼朝廷近降指揮令岳飛分兵屯駐江池等州事理正宜如此今乃前去襄漢上流空虛緩急何以應援伏望陛下聖慈詳酌特降睿旨令岳飛屯兵照應江池及淮西一帶去處候過防冬措置襄漢未為遲晚伏乞睿察

奏陳車駕不宜輕動劄子

臣近因上疏論淮西事宜嘗獻狂瞽竊謂車駕不宜輕動當靜以持之諸將重兵不宜抽回正當分屯要害益為自固之計妄意及此其說畧而未詳今聞朝

廷以梁汝嘉知平江創蓋營屋萬餘間及召張俊楊沂中全軍還駐建康如此則是移蹕之謀抽回軍馬之計皆審于所聞宗社安危生靈休戚繫此一舉敢冒萬死為陛下詳陳之臣聞自昔用兵以成大業者必先固人心作士氣據地利而不肯先退盡人事而不肯先屈是以楚漢相距于滎陽成皐間高祖雖屢敗不肯退尺寸之地既割鴻溝翔引而東遂有垓下之亡曹操袁紹戰于官渡操雖兵弱糧乏荀彧止其退師既焚紹輜重紹引而歸遂喪河北由是觀之今日之事豈可因一叛將之故望風怯敵遽自退屈果出此謀六飛回馭之後人情動搖莫有固志氣銷縮莫有鬬心虜偽乘之誰為陛下堅守苦戰以禦大敵者且建康去平江無數百里之遠非有高山大川以為限隔健馬疾馳數日可至徒有怯敵之名無益退避之實建康有長江天塹之險不能固守何有于吾會哉聲勢所逼退而之臨安又退而之會稽又退之閩粤極矣我退彼進使賊馬南渡得一邑則守一邑得一州則守一州得一路則守一路亂臣賊子黠吏

姦民從而附之虎踞鴟張雖欲如前日返駕還轅復立朝廷于荆棘瓦礫之中不可得也偷取目前之安不顧異時噬臍之悔非策之得者借使虜騎衝突不得已權宜避之猶為有說今幸疆埸未有警急之報兵將初無不利之失朝廷正可徹柱事修軍政審號令明賞刑益務固守而遽為此擾擾棄前功蹈後患以自趍于禍敗豈不重可惜哉臣故曰車駕不宜輕動正當靜以鎮之者此也臣又聞自昔有江表者必以淮南為藩籬屯重兵于江北然後江南可安六朝

相繼數百年雖苻堅勃字文拓跋之盛不能陵踐凡以強藩巨鎮盡列淮上之故後唐李氏有淮南則足以保國既失江北國勢遂卑由是觀今日之事豈可因一叛將之故悉罷屯戍遂欲棄置于度外張俊既去盱眙楊沂中又去廬壽李宏獨以千兵守之使賊挾叛將以來則廬壽必不能守前日酈瓊之叛屋宇倉廩置而不焚豈無深慮使賊得據合肥則舒蘄光黄一帶無兵可禦矣須退保是賊無亡矢遺鏃之費以談笑而下淮西也一失淮西與之共長江之利江

南可得無患乎州縣無條人情震駭一患也蓋貸一通錢餉皆阻二患也濟渡多端難以控扼三患也時出兵以擾我疲于奔命四患也得吾州縣蝟結蟻聚水草有倚遂為吾之痼疾五患也昔人有言長江千里當備者不過數處如人一身腠理為急淮西者今之腠理也賊馬入寇必趋廬壽前日以劉光世全防數萬人守之猶慣不濟今乃無兵是委重地與敵以為背脇痛粮豈不重可惜哉臣故曰諸將重兵不宜抽回正當分屯要害益務自固者此也前日劉光世

一軍以措置失當之故將士攜離含我歸叛非細故矣萬一因此翠華移蹕將士召還以致不可勝言之禍是措置之失人非前日之比也昔人有曰動不詳忠輙喜言誤誤不可數也臣觀朝廷自建炎以來每失機會其誤多矣譬猶奕者前著雖差後著猶可救也著著皆誤何以取勝旁觀者得不為之寒心臣愚竊思所以為今日計願陛下深體漢祖之用心堅忍而勿輕變非有大警急姑少安之丁寧訓戒三四大臣益圖所以自固之策遣張浚全軍進屯廬壽而存

其家屬于建康以便糧餉命韓世忠兼保盱眙而留楊沂中以衛行在詔岳飛分屯江北以保上流沿江有備則國勢亦粗定矣前日創造車船戰艦所費不貲初不聞置軍教閱將安用之謂宜收拾于建康上流州縣如太平江池等州蕪湖繁昌湖口等縣攤泊仍于江湖間募習水善游者萬餘人剌手背為水軍差官統領分隷教習使金鼓旌旗上達下接以備緩急之用則賊騎雖熾亦豈敢遽窺江右哉使今冬防守無虞則人心自安國勢益固可以疾圖善後之策

舍此不為而但務退保臣未見其可也抑臣聞之書
曰民非后罔戴后非衆罔與守邦又聞之孟子曰保
民而王莫之能禦也而民父母必有保民之心然後
衆心忻戴如子之保父母此上下之所以能相固也
蜀先主去荆楚從之者數萬人曾操逐之或勸捨衆
而速行先主曰衆人從我豈忍棄之說者謂其有帝
王之度區〻偏霸之主猶如此而況于天下之君乎
臣願陛下以保民為先則雖弱必强中興之業不難
致矣臣以愚拙每進狂直之言必蒙褒納有君如此

其忍負之故敢予艱虞之時復進若口逆耳之說言
或可採願陛下與二三大臣熟議利害斷而行之庶
几有倫萬一徒能容納而不用無益也昔漢高祖開
濟大業非無張良陳平之臣出奇盡策動必有功然
勸為義帝伐項羽者三老董公也勸出武關置軍宛
葉者轅生也勸都關中者婁敬也勸以親子弟王齊
者田肯也必有衆謀乃能有濟今臣以孤陋遠在千
里之外每有所聞輙獻臆說仰裨宗謀尚庶几于數
子伏望聖慈赦其罪而取其忠天下生靈不勝幸甚

乞宮觀奏狀

右近臣以衰病累具奏聞乞罷帥權除一宮觀差遣
伏蒙聖慈降詔不允仰荷大恩第深感涕伏念臣孤
陋無取誤被春知起于閑廢之中付以方面之寄竭
來江右物華再秋雖殫夙夜之勤曾乏涓埃之補而
臣年衰景暮福過災生百病之所交攻萬慮之所躔
集將遂填于溝壑願休息于山林方本路盜賊稍衰
之時無沿江邊報警急之際不乞身而閑退必誤國
以顛隮伏望聖慈特降睿音檢會臣累奏除一外任

宮觀隨使居住或許守本宮致仕庶几專近醫藥尚
保餘齡干冒天威無任惶懼戰越之至

小帖子

契勘臣自春夏以來久患瘡瘍才稍痊安又得足
弱筋攣之疾拜跪艱難步履蹇緩至今未愈近來
復苦心氣煩憒健忘漸成淋疾醫者謂憂慮傷損
所致若不控告君父罷免帥權少就閑散決難自
全伏望聖慈哀憐特從所請使得歸休保養衰疾
異時蒙被驅策不敢辭難累具奏聞伏乞睿察

乞令湖北京西宣撫司差兵控扼江州奏狀

九月二十四日准樞密院九月十四日劄子節文本司申契勘鄧瑱靳寨等率淮西兵將全軍反叛驅擁官吏軍民歸附偽齊竊慮不測前來沿江諸處作過其江州委是要害去處並無車馬控扼欲望朝廷檢會本司近奏事理速降指揮行下湖北京西宣撫使司差撥軍馬前來興國軍江州駐劄以備不虞右檢會八月二十一日奉聖旨令岳飛差撥水軍三五千人來駕戰船委近上統率官順流于蘄陽鎮擺泊仍

令差先鋒乘船前來江州屯駐照應控扼近據岳飛奏緣淮甸即日別無探報如稍有警急當量其賊勢輕重即時調發軍馬前來蘄陽或江州照應劄本司照會契勘本路係抵接淮西界分去偽境不遠近廬州鄧瑱等反叛之後日有探報以北事宜緣今歲防秋事體與以前年分不同其本路沿江一帶及蘄黃等州緊要控扼去處並未有軍馬防捍兼本司現管官兵人數不多久緣諸州縣管下有未獲盜賊殘黨各已分差前去捉殺所有江州等處合屯軍馬若候有警方遣前來竊恐後時却致遲悞欲望朝廷特賜詳酌行下湖北京西宣撫使司先次遣發軍馬前來江州一帶屯駐預行措置控扼防札庶几臨時有濟

進御書草聖千文賛劄子

臣伏覩皇帝陛下以御書草聖千文賛寵賜寶文閣直學士右大中大夫江南西路都轉運使臣子湞宸章奎畫爍然如繁星之麗天臣輒摹勒于豫章州學宣聖殿陰使諸生得以瞻仰具拜手稽首作賛系子刻石之末詞旨淺陋不足以揄揚盛美臣則有罪謹繕寫在前并以石本裝治進呈干冒天威臣不勝惶懼之至

梁溪先生文集卷之第一百終

梁溪先生文集卷之第一百一

奏議

條具防冬利害事件奏狀 秋
乞施行余應求張斛捕盜功効奏狀
乞施行脩城官吏奏狀
謝提舉臨安府洞霄宮表

條具防秋利害事件奏狀

契勘臣近累具奏聞以衰老疾病難當方面委寄乞罷帥權除一宮觀差遣或許守本官致仕伏蒙聖慈

降詔不允仍令依累降指揮不得再有陳請感戴天恩涕泗横集臣雖衰病敢不黽勉自力用忘疾憊以圖報萬一然臣所管江西一路實為上流輔翼建康駐蹕之所蔽障闊廣接連荆湖自江以北控引淮西去偽境不遠豫章九江興國三郡縣地千里餘皆係要害去處吉筠元州等素產盜賊蜂屯蟻聚千百為群不可勝計而自近年以來帥司所統軍馬盡為諸將之所兼并器甲錢糧席卷一空臣自到任之初蒙朝廷差到申世景一軍才千餘人比因盜賊猖獗又蒙指揮添差李貴步諒馬軍人數亦是不多仰賴朝廷威靈兩年之間招捕群盜凡數十伙凡數萬人逆者誅鋤順者患來幸悉寧謐惟是防冬以捍大敵之具闕然未備誠可寒心近日探報虜偽增兵駐陳蔡潁昌臨汝諸郡與舒蘄光黃對境相望間遣步騎渡淮作過初無重兵可以捍禦九江興國沿江一帶又無精卒為之控扼新經鄧瓊之變藩籬疏缺人心動搖萬有一騎虜奔衝有南牧之意何以待之今年防冬非比去年而本路空虛軍馬單弱與去年無異如臣

一介書生蹤跡孤遠豈敢虛任重責積憂成疾恐誤國事屢次乞身非得已也今者既蒙聖恩未忍棄捐尚使待罪藩方以備驅策自非投誠控告君父洞照幾微審量事勢摘那兵將將假以權宜使得竭犬馬之力圖尺寸之補則何以仰副使令庶無罪悔敢陳愚懇冒瀆天聽伏望陛下聖慈曲賜矜察特從累具奏所請所有防冬合行事件謹畫一條具下項

一本路或有賊馬侵犯理當隨宜措置倉卒緩急之際有難待奏報者欲乞應干防冬事件特許臣以

便宜施行訖奏聞
一本路元置安撫制置大使司差遣二萬近年撥付都督府及分隸諸將端奔失往並無留者雖蒙差到中世景李貴步諒軍馬人數不多又以虔吉袁筠等州盜賊殘黨之故分屯彈壓不可輟挪日今防冬之際勾集使喚全然缺乏夫以一路十餘州數千里之地與敵相鄰日夜窺伺守之職責在帥司而不畀以重兵徒有其名而無其實雖使廉頗李牧為帥亦不能有所設施而欲付一衰病書生

使之談笑怯敵安能有濟倘或兵將足用使令不乏臣雖不才殫竭駑鈍臨機制變庶几尚可為朝廷獨當一面以保上流不能則繼之以死所甘心焉使無兵將虛受重責則一死雖小臣實惜之至于敵至而避懷印逃遁但為身謀不為國計則非臣素志也伏望聖慈特降睿旨差撥可用軍馬五七千人與現管之兵相兼使喚庶几不致誤國方今朝廷新失淮西之兵非不無缺乏兵將然摘挪應副于當用之處誠有不可已者伏乞留神省察

一本路江州最為重地自昔六朝皆屯大兵擇名臣以居之吳陸遜東晉則溫嶠陶侃誠以控扼上流不可與他郡比也方今車駕駐蹕建康九江尤為要害雖嘗降旨令岳飛分兵屯泊至今未聞有至者夫兵貴合不貴分此特兵家常勢至于要害之地當分兵控扼使敵人不敢窺伺所謂先人有奪人之心豈可執一哉近年九江為馬進所據朝廷遣大兵攻討幾半年僅能克之今舒蘄光黃並無捍蔽使虜騎奔突占據九江則江東西必大震擾

其為患誠非淺、也臣愚伏望陛下審度目前事勢特降親筆趣岳飛分兵疾速依近降指揮屯駐江池等去處以固上流之勢事不可緩
一東北流移之人布滿江西其間多少壯可用者無業可歸迫于饑寒類多失所朝廷近降指揮令招充缺額禁軍誠為得策然必令刺填洪州軍額一隸軍籍卒無脫期非人情所樂遂致無願就者深慮轉徙溝壑或流為盜賊誠可矜憫伏望聖慈特降睿旨許令招民充義兵只刺手背日加訓練聽

本司節制使喚所有錢粮本司自行應副支給過
防冬具人數申取朝廷指揮實為利便
一田邦直一軍五百餘人元係本司軍馬昨據本司
兼蘄黃等州宣撫使差往蘄州駐劄錢糧之類並
係本司應副近來差屯光黃州又得探報移廬州
屯駐淮西既屯重兵邦直之兵人數不多必不藉
此本司得之可以增重兵勢分布使喚伏望陛下
聖慈特降睿旨將田邦直一軍撥本司實為利便
一本司昨得朝廷指揮許置都統一員過有盜賊會

合廣東福建軍馬並聽節制近據廣東統制官韓
京申現今將官曹紹統所部兵七百人在循州與
寧縣駐劄聽候使喚又據福建統制官王進申現
統所部軍馬在汀州駐劄兩界首見無盜賊皆去
本路不遠伏望聖慈特降睿旨許巨勾抽使喚容
候過防冬發回逐路
一本司年例蒙朝廷支降錢十萬貫應副防冬支用
去年防冬不敢紊煩朝廷非去年可比竊慮緩急
缺乏之際無以支吾緣本司現有朝廷出賣茶引
錢文可以通挪伏望聖慈特降睿旨許依年例于
茶引錢內應副庶几不致誤事
一洪州月支官兵糧米七千餘石歲支八萬五千餘
石除正苗米盡數起發上供外本州所得耗米等
用僅及其半去年蒙朝廷又撥二萬石尚猶侵用
過上供米一萬二千餘石已具奏聞乞行銷破今
年秋旱差官檢踏放數不少又有閏月支費益多
已具奏聞乞依去年例于上供米內撥應之外更
乞添支二萬石伏望聖慈特降睿旨支撥施行

一防冬之際全籍有以激勸將士使之用命伏望聖
慈特降睿旨給降從義郎至承信郎告各五道進
武校尉至進勇副尉綾紙各十道付本司收管遇
有實在立功之人盡時書填給付候過防冬具用
過數目繳申朝廷其立功官高之人別具功狀保
明供申聽候朝廷指揮施行
一江州舊屬江東朝廷以與洪州相為表裏割隸江
西誠為利便惟南康軍建昌縣間于江州洪州之
間犬牙相錯不屬本路每遇防秋之際措置斥堠

濟渡軍馬難于號令深屬不便伏望聖慈特降睿旨
許令南康軍及建昌縣兼聽本司節制庶几不致
缺誤 右謹件如前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貼黄

臣契勘建炎二年虜騎自武昌渡江侵犯江西當時但為退避之計宮省既行帥臣亦遯兵民莫有統率之者遂致洪州殘破最為慘酷撫吉筠袁皆被其害紹興元年李成馬進占據九江自筠及洪賊勢猖獗朝廷遣張俊統重兵以破之賊馬遠遁

保全一路以至今日由是觀之退避之與進討其效可見今本路自兵火之後六七年之間涵養休息漸復承平舊觀萬一虜偽衆閒南牧欲退避則不可欲進討則無兵不知朝廷使臣何以處之委一路生靈及根財賦根本之地置而不恤使虜偽得以占據未見其可也若謂賊未必來及淮上有兵如去冬之捷雖來未必能南渡皆出僥倖豈可數哉如臣畫一所陳皆防冬所不可缺及審度朝廷可以應副者方敢冒昧以聞伏望聖慈與三四執政大臣熟議詳審早降指揮如朝廷以為不必遣兵實難虛受重責乞檢會臣累奏所請或先次乍責施行伏望聖慈睿察

臣契勘近據探報蘄春府光州皆有賊馬渡淮前來作過稱係孔彥舟王琢角等軍馬委是緊急所乞兵將伏望速降睿旨差撥或旋次起發前來應副分擘使喚伏乞聖察

乞施行余應求張覺捕盜功效奏狀

勘會本路虔吉等州管下昨來不住有凶徒結集群

盜肆行擄掠村殘破縣道近逼州城潰散巡尉官兵殺死知縣及捕盜官猖獗作過臣節次遣發兵將及關牒提刑司官同共督責諸州措置招捕過大小頭項賊伙六十餘件已行開具申奏朝廷訖契勘本路提點刑獄公事余應求虔州張覺自到任以來夙夜究心同共協力措置施設方畧遣兵殺獲兇賊劉宣溫鐵彈羅十二劉四花魏照等賊徒及生擒賊首劉洪等招安到久不敗賊獲首周十隆謝小鬼賴十九丁二十一劉動天謝先謝聰羅動天尹寶張大闕方

叙公等頭項人數不少即目本路惟吉袁州抵接湖南界及虔州僻遠去處尚有些小敗殘徒黨已遣兵前去招捕外今來盜賊委是衰息所有逐官備見宣力委有功效欲望聖慈詳酌特降睿旨施行

乞施行脩城官吏奏狀

會勘先奉聖旨指揮令逐路帥司督責所屬州軍專委守貳各行點檢城壁若城大難以因舊脩築仰隨宜減廢務要省便旦尋契勘洪州城池自建炎以來累年自經金人殘破之後不曾修治城壁摧毀壕塹堙塞並無樓櫓器具兼城北一帶皆無居民盡是荒閑田土地步濶遠又城外積沙高與城齊可以下瞰城中緩急難以防守恭依前項聖旨指揮相度到合行栽減自洪喬門至宗和門取直修築新城開掘壕塹將舊城栽減充防捍江水堤岸目已一面兑那本司錢物計置木植塼灰等物料于諸州刷壯城兵士量行差撥及本州壯城廂軍民并于洪州管下縣應干僧寺道觀有常住物業者紐計稅錢量差夫力各自支破口食糧米相兼工役已節次具因依奏聞去

後續准朝廷支降空名承信告一十道助教勑二十二道應副變轉支用自紹興七年正月初五日起江創新栽築城身長七百一十二丈五尺基根濶二丈五尺面收濶一丈八尺并護膝墻女頭通高二丈二尺表裏並用塼裹砌及墁砌城面砲臺墁道甕城亦係用磚裹砌計用過新磚一百餘萬口並係置窯燒變并令窯户斷樸供應及于城外開掘週迴壕河計長七百一十二丈五尺面濶六丈深一丈六尺并造到馬面敵樓大小共一百座計六百六十餘間及計脩城上要用防守器具鵝籬牌狗脚木砲座擂木等脩蓋諸城門樓一十一座甕城丙所鈎橋四座防賊器具庫屋兩處計四十間並皆齊脩據都壕寨官申十一月十五日修城畢工已將寺觀人夫等犒設放散外具有所用錢糧收買塼灰木植等盡係本司措置應副並無一件取于民間所有首尾宣力官吏欲望朝廷詳酌施行謹具逐一事件如後須至奏聞者

提舉官

武功大夫特差權發遣江南西路兵馬鈐轄洪

州駐劄武昌
左朝奉大夫通判洪州軍州事崔耀卿
左朝奉郎權通判洪州軍州事李利用
都壕寨官
武節郎杜觀
製造樓櫓防城器具及受給錢糧官
武功大夫中州防禦使前任洪州兵馬都監官
時光祖
武功郎江南西路安撫制置大使司准備將領

張復
受給磚木器具
下班祗應蕭安　張道
部役官
從義郎白惇智
忠翊郎孫皋
成忠郎周端
保義郎蘭浩
進義校尉張福

下班祗應張虎
進武副尉郜敏
本司檢點文字
進義副尉楊安中
保義郎雷德成
主行人吏四名
張京　何林　陳光祖　湯晌
右謹件如前謹錄奏知
謝提舉臨安府洞霄宮表

臣綱言伏奉勅命除臣提舉臨安府洞霄宮已望闕
謝恩祗受訖者分閫踰年莫著蕃宣之奉祠得請曲
荷保護之恩感涕無從兢慙罔措中謝伏念臣誤膺器
使素乏材能徒有憂國愛君之心曾無過身防患之
術囊封上達每罄愚衷函詔俯頒屢叨褒獎夫何祗
忤自取悔尤積有煩言愧瀆蓋高之聽事無實狀難
當濫愚之辭豈敢辨明但祈照察此蓋伏遇皇帝陛
下以慈為寶體道宅心推善貸之深仁靡納汙之宏
度致茲盛德施及孤蹤臣敢不省循致謗之由克謹

保身之戒攀擭皇絶方屛跡于山林祝頌誠深顧憑
因于香火

梁溪先生文集卷之第一百一終

梁溪先生文集卷之第一百二

奏議

論使事劄子　辭免知潭州奏狀
辭免知潭州兼湖南安撫大使奏狀
辭免知潭州兼湖南安撫大使第三奏狀
辭免荆湖南路安撫大使兼知潭州依舊宮祠表

論使事劄子

臣竊見朝廷遣王倫使金國奉迎梓宮往返屢矣今者倫之歸與虜使偕乃以詔諭江南爲名四方傳聞無不駭愕何者兩國通使講好息兵以禮爲先自敵以上無所不用其至禮之經也今乃不著國號而曰江南不云通問而曰詔諭此何禮也宋有天下幾二百年祖功宗德以聖繼聖聲教溢于四海更運中微夷狄亂常馴致靖康之變國祚幾絶賴陛下統帥大河之北入繼大統群臣推戴克受天命履大寶臨萬邦爲神民萬物之主一紀于茲矣敵人遣使乃敢命名如此自古夷狄陵侮中國未有若斯之甚者原其所自皆吾謀慮弗臧不能自治自强偷安朝夕無久

遠之計群臣誤陛下之所致也臣試請為陛下詳言之方靖康末金人破都城毁宗社遷二聖鑾輿以北遷易姓建號而陛下應天順人光復舊業自我視彼則仇讎也自彼視我則腹心之疾也豈復有可和之理然而朝廷遣使通問冠蓋相望于道卑詞厚幣無所愛惜者正以二聖在其域中為親屈己不得不然猶有説也至去年奉兩宮凶問既至陛下抱哀銜恤創鉅痛深雖未能躬率六師以報不共戴天之讎猶當寢罷使者絕不與通以正仇讎之名慎固封守遂

練將帥以為自保之計觀釁待時動必有功傳曰名其為賊敵乃可服欲正仇讎之名以張恢復之本正在此時而朝廷失策復遣使以迎梓宮亟往還征帑藏為虛不得其要約令者虜使蔣至乃建詔諭之號公肆陵侮不知朝廷將何以應之夫奉迎梓宮乃陛下孝思罔極在人情不得不如此者然金人狡猾動出詐謀我以誠求彼以詐應借此為重成其姦心不知朝廷何所憑信臣恐墮其計中禍難之未艾也臣聞忠信為周古者遣使以忠信為主故小雅于皇皇者華君遣使臣之詩詠諏謀度詢必以周爰為言使不忠信為國之患非淺淺也彼王倫何為者市井駔儈之才左右賣國之伍三尺之童皆知其不足信而朝廷信之此必有甘言以中朝廷之欲臣恐聽虛詞而受實患知楚之信張儀以求商于之地也且論使事初以奉迎梓宮為指而虜使之來乃以江南詔諭為名循名責實已自乖戾則其所以罔朝廷而生後患者不待詰而可知臣在遠方雖不足以知其曲折然以愚料之虜為此名以遂其邀求大畧有五必降詔

書欲陛下屈體降禮以聽受一也必有赦文欲朝廷宣布頒示郡縣二也必立約束欲陛下奉藩稱臣稟其號令三也必求歲賂廣其數目使我坐困四也必求割地以江為界淮南荊襄四川盡欲得之五也此五者朝廷從其一則大事去矣天子之令曰詔臣下則以稟令受詔為事倘屈體降禮權時之宜以聽其詔令則君臣之分定矣君臣尊卑如天地相遠降尊就卑以天為地可乎其不可者一也天子之恩曰赦臣民則以遇赦受恩為幸倘朝廷宣布頒示郡縣則

天下知朝廷之勢去士民之心離矣其不可者二也履至尊以制六合曰天子謹制度以為諸侯曰藩臣天子出命者也藩臣天子出命者也藩臣稟令者也倘本藩稱臣稟其號令則事不在我國之勢傾矣其不可者三也朝廷全盛之時歲賂金人百五十萬猶不能給還遂至敗盟今日保據東南財用鮮少又有養兵之費日益月廹而欲增賂以求全蓋亦難矣其不可者四也淮南荊襄江浙之屏蔽也四川天下之上流也不能措置屏蔽保有上流資天險結人心以為

固而欲割要害之地棄民以求安必無之理其不可者五也金人變詐不測貪婪無厭縱從聽其詔令奉藩稱臣其志猶未已也必維有號召或使親迎梓宮或使單車入覲或使移易將相或使改革政事或竭取賦稅或朘削土宇從之則無有既極一不從則前功盡廢反為兵端以謂權時之宜聽其邀求可以無後悔者非愚則誣也使國家之勢単弱果不足以自振不得已而為此固亦無可柰何今土宇之廣猶半天下臣民之心戴宋不忘與有識者謀之尚足以有

為豈可忘祖宗之大業生靈之屬望弗慮弗圖遽自屈服祈哀乞憐冀延旦暮之命哉昔少康以一旅之衆祀夏配天不失舊物光武騎牛從軍殺新野尉然後得馬率烏合三千破尋邑百萬遂定中興之業晉保江左財用匱乏王道至身衣疎布誘善賈以濟國用卒延國祚百有餘年今朝廷事力雖不足以望全盛之時然將士如雲帶甲之卒數十萬士馬之盛豈不過于少康光武穀粟金帛運漕不絶舳艫相啣財用之多豈不過于東晉有可用之資而陛下又有過

人之聰明何憚不為而欲北面以事仇讐甘受此屈辱也夫自古創業中興之主多由布衣奮虛拳以取天下非吾之兵民財用而吾能因而用之積累以成帝王之業貽謀子孫垂裕無窮今兵民財用皆祖宗之所以遺我者而陛下不思所以用之遽欲委身束手受制于仇讐之手此臣之所不曉也陛下縱自輕棄宗社何柰天下臣民何柰後世史冊何且立大事建大功者必以作士氣得人心為先而號令賞罰者以振起之尚為我用陛下一受制于强敵號令賞罰

皆不由于已出士氣日索人心日離將士益棼驚而不可馭民庶益汗渙而不可蓄威令一去如神龍之失水為螻蟻所困後雖悔之噬臍何及此臣所以夙夜痛憤而寒心也議者必謂勢有强弱者必服于强故太王事狄勾踐事吴孫權事魏皆行權以濟大業藉此以感動聖意臣皆以為不然昔者太王居邠狄人侵之事之以珠玉犬馬皆不得免徙居岐山之下從之者如歸市狄人乃已今陛下能以此已金人之侵乎勾踐身入吴以為臣僕僅得歸國枕戈嘗胆卒

以報吴今陛下能以此報金人之仇乎孫氏起于江東未能自立故臣魏以俟時今陛下藉祖宗二百年之基業縱使未能恢復王宇豈可不自愛重而怖懼屈服以為天下後世之譏哉為此説者但欲求合于朝廷之意而不顧患禍之在後臣愚竊以為過矣昔趙欲帝秦魯仲連辭而折之以謂秦帝則諸侯皆為所制不聽命則誅戮隨之欲帝秦者知其利而不知其害秦非禮義之國仲連有蹈東海而死耳不忍為之民也新垣衍詘不果帝秦而秦師為之退會曹操

以十萬衆臨荆州勢摇東南雖張昭亦欲迎之周瑜為孫權畫策以謂如臣者何往不可將軍安所容乎權拊案大悟遂有赤壁之戰而鼎足之勢成此二人者其所陳説深切著明二君聽之遂能返禍為福轉敗而成功胷中昭了明白洞達果斷而不凝也今虜使之來其用事者未必不以兵隨之以為脅制之術顧朝廷所以措置者如何耳措置有備雖符堅百萬之師不足畏措置無術雖數千百騎便足以為吾擾方危迫之秋無排難解紛之畧則無貴于智者方朝

廷自十數年來議論不一執守不堅無規模素定之計玩歲愒日苟且過時無積累統緒之功唱為和議者紛〻趣度目前而不以後艱為念以致今日之陵侮非偶然也忠義之士懷才抱智不能自達者顧豈乏人臣願陛下特留聖意且勿輕許深詔群臣講明利害可以長久之策悉以上聞陛下擇其善者而從之廣德兼慮而不偽聽于今日事必有所補臣昨于建炎元年嘗獻國是之説以謂朝廷不能自强自治但欲卑屈以從之雖至于奉藩稱臣虜人之謀勢猶

朱已又于紹興五年蒙降詔訪問當獻乞罷議和之說以謂遣使議和虜人必制我以必不敢為之謀邀我以必不可從之事非徒無益而有害于吾自治自强之計為患甚深區區之忠幸蒙虜察今日之事與他遣使請和不已使敵人得窺伺謀畫皆引惹之所致也臣願陛下為宗社大計萬幾之餘長慮却顧前古之興亡究今日之利害倘或權時之宜稟其號令之後別有須索如前所陳復稟正朔易服色趣朝會擅誅賞盡取鞍馬器甲之類當如何處之而吾之士

氣既傾如何可以復定今日執和議主事者果能任其責而保其必不然乎遠察太王勾踐之事與今日不同深味仲連周瑜之言與今日相若則利害昭然矣臣世受國恩奉事三朝蒙陛下知遇尤厚常願奮不顧身以徇國事之急今事勢危迫所以應之一失機會則禍難相尋為害有不可勝言者又非前日之比區區孤忠願効愚計第恐朝廷不能用之夫用不用在朝廷而臣激于義有不得不言者惟陛下留神幸察臣竊覩國家之與金人勢不兩立而今日之事止在于絕之與通亦不難決也與之通則聽其號令而臣屬之動為所制身危國蹙必至于亡而後已與之絕則國所以自强者選將勵兵待其來則禦之勝負之勢猶未定也與其事不共戴天之讐仰愧宗廟俯失士民之心而終歸于亡貽羞無窮曷若幡然改圖正仇讐之名辭順理直以作士民之氣猶可以履危而求安轉亡而為存未為失策也二者利害相去遠甚臣願陛下出自睿斷正王倫誤國之罪而肆諸市朝虜使未入境則卻而弗納已入境則拘留而弗

遣降哀痛罪己之詔深咎前日和議之失丁寧反復其言切至以激勵天下臣民將士之心盡取賂遺敵人金帛以募敢死之士訓練習服以守邊疆以備不虞以制虜人衝突此計既定詔旨既頒臣將見人情翕然不回心易慮天地神明亦當助順强虜之師不戰自屈矣然後據江淮以為固進賢俊退佞諛脩政事明賞刑治軍旅積金穀待時而奮以圖恢復此豈可與受制于人甘心屈辱同日而語哉且劉豫若金人之所立八九年間豫之所以奉金人者可謂至矣

一旦棄之如弁髦土梗何則彼如此于我可知彼雖以江南數千里地王我猶不足信而況復故境歸侵疆乎惟智者可與料敵惟明者可以照姦陛下或以臣言為未然願降臣章與群臣之有智畧者慮而圖之勿為單見之所惑勿為黠虜之所欺勿至將來追悔不及而後悔則宗社生靈之福也傳曰日中必熭操刀必割時乎時不再來臣言可採陛下斷而行之勿疑以為議論乖謬而害于今日之至計願先斧鉞之戮以懲妄發夫人主憂臣辱主辱臣死國家事至

此死何足惜惟陛下裁察臣昨任江西安撫制置大使日因淮西酈瓊之變以己見利害具奏以聞誤蒙聖恩降詔獎諭以己見利害具奏以聞誤蒙聖恩降詔獎諭以疏中論及侍從臺諫以謂侍從者論思獻納之官臺諫者耳目腹心之寄以言為職類皆毛舉細故以塞責所論不過簿書資格守倅令丞除授之失當至于國家大計係宗社之安危生靈之休戚初未聞有一官及之遂犯臺諫之怒厚誣醜詆以為無有群起而攻之伏蒙聖慈洞照非辜力賜保全使得歸休山林養痾藏拙臣之為幸大矣蒙招恩辱不敢自明緘口結舌不敢復與世事故芻蕘之言久不上達然惓惓之心未嘗一日不在赤墀之下也今聞使事方亟所係國體非輕存亡之端非獨安危而已臣不勝憤懣敢以狂瞽干冒天聽罪當萬死俯伏俟命

辭免知潭州奏狀

右臣今月二十日准尚書劄子二月初八日三省同奉聖旨差臣知潭州臣聞命震驚罔知所措伏念臣受材淺陋賦分奇窮誤被使令荐更方面無絲髮之

功以報殊遇有邛山之咎以致煩言閱歷以來歲月未久遽蒙拔擢復界藩維自顧何人可以當此矧湖湘之重地乃東南之上流兵火之餘寇盜未靖師帥之選授受維艱如臣憂患餘生疾疢交作血氣凋落精力勿強自藏寂寞之濱尚嗟哀病尚膺繁劇之寄必致顛隮伏望聖慈垂情舊物憐駑馬之已老哀倦翮之屢傷特降俞音收回成命使遂安于邱壑庶或保于桑榆仰報大恩願期他日無任戰越待罪之至

辭免知潭州兼湖南路安撫大使奏狀

右臣近准尚書省劄子二月初八日三省同奉聖旨差臣知潭州已具奏辭免未奉回降指揮續准尚書省劄子二月二十一日三省同奉聖旨除臣兼荆湖南路安撫大使又准尚書省劄子二月十五日奉聖旨令臣不假受告般家接人疾速前去之任仰荷聖恩不勝震懼竊念臣自朝廷多事以來每被使令不敢辭難而臣稟性迂愚動輙妄發易犯衆怨自致煩言昨者蒙恩起廢兩帥江湖但知激勵以向前不虞彈射之在後皆遭台諫公肆詆誣以是為非以無為

有鄉黨自好之士所不為者猥瑣汚蔑無所不至雖蒙朝廷洞照曲賜保全置而不問然道路既傳孰不駭愕臣深惟大臣之義獲謗于時但當靜默循省以冀朝廷之見察不敢自明孤遠寡與又無為臣言者包羞忍恥分老山林藏拙待盡絶意榮望豈謂天恩軫念舊物亟加甄録不終棄捐收于寂寞之濱付以兵民之重雖韓安國起徒中而為內史張敞由亡命而綰郡章校臣所蒙何足為喻然長沙乃臣舊治當時不以善去今日何可再行藉使臣頑頓無恥貪戀

恩遇延見吏民何以為顏況臣齒髮浸暮衰病相仍積憂薰心精力頓耗倘不自量復當重寄必致踈虞以誤國事所係非輕伏望聖慈察臣惓惓之誠非敢飾說託故為辭特降睿旨追寢成命許臣依舊外任宮觀庶几晚節不至顛躋天地父母之恩終期報稱

辭免知潭州兼湖南路安撫大使司第三奏狀

右臣伏蒙聖恩以臣具奏辭免新除知潭州兼荆湖南路安撫大使特降詔書不允者仰戴天恩弟深感滲臣聞人主知人而善用則足以成功人臣奉公而

匪懈則足以稱職各盡其道非相為賜也臣以散材遭逢休運蒙陛下起于罪戾閑廢之中付以方面兵民之寄者屢矣德厚恩深每欲黽勉自竭以圖報萬一而以迂踈之故無周身之術動致煩言溷瀆宸聽卒不能有以少稱知遇之意此臣所以夙夜感歎而不遑啟處也今者罷自江西為日未久又蒙湔洗畀以帥權雖陛下日月之光幽隱必燭而微臣螻蟻之跡踽踽靡容昔漢文帝聞季布賢召之既而罷歸布曰陛下以一人譽召臣以一人毀去臣恐天下有識

者有以窺伺陛下也顧臣以區〻之進退如雙鳧來鴈之去來何足少多然數年間亟奮亟躓上累陛下知人任使之明實有繫于國體況臣衰病日加精力凋耗積以近來憂心氣不寧豈可勉强支持復當上流重鎮之任伏望陛下聖慈察臣出于精誠非敢飾詞故以辭難檢會臣累奏追寢成命依舊外祠宮觀以安愚分臣不勝祈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取進止

允辭免知潭州兼荊湖南路安撫大使詔書

勑李綱省所奏乞檢會累奏依舊外祠事具悉朕念

遠民且以湖湘盼闊之望簡求宿望往鎮臨之卿許國之忠不擇地而安有自來矣茲覽來疏至于再三是何辭之力也重違卿意其復以真祠之祿從所便安抑不失朕禮貌之意可依所請依舊提舉臨安府洞霄宮任便居住故茲詔示想宜知悉天時酷熱卿比來諒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謝免荊湖南路安撫使兼知潭州依舊宮祠表

籲天請命方虞雷電之誅稱物施仁遽霑雨露之澤荷恩益腆撫己增慙中謝伏念臣少也過庭嘗聞詩禮之訓晚而遇主濫陪宰輔之司雖迂疎素乏經世之遠猷而周慎常謹律身之小節坐罹讒毀皆出怨仇馬援謗深誰與辯明于薏實羲之誓苦但期終老于蘭亭豈謂大君未忘一介起于閑地付以名藩而臣景迫桑榆哀先蒲柳憂畏甚矣直類傷弓之禽疲瘵薾然久抱負薪之疾既不獲勉以承命又深懼稽遲之速辜夙夜靡遑進退維谷念父母之于厥子惟疾痛之為憂而天地之于群生俾飛潛之各遂力布由中之懇果蒙從欲之恩琳館優游尚叨厚廩海邦

深遠仍許便居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德由天縱道與時行體道宅心用人惟己不違簪履之舊物每賜記憐尤矜樗櫟之散材曲加庇覆致茲孤陋亦獲保全臣愚敢不克戒暮塗益脩素履甘山林之寂寞一洗五十七年之非遥香火之因緣上祝億千萬歲之壽

梁溪先生大全文集卷之第一百二終

梁溪先生文集卷之第一百三

奏議

與宰相論捍賊劄子　與右相條具事宜劄子

與宰相乞兵劄子　與宰相乞王彥軍馬劄子

與宰相論捍賊劄子

臣伏覩進奏院報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探報敵人窺伺承楚如別有警急當親總六師以臨大江綱于十月二十二日已曾具奏以今日捍禦賊馬事勢陳獻三策自福州入急遞投進今來又覩進奏院報韓世忠統全軍于承楚間迎擊賊兵連獲勝捷有旨分遣臺臣督劉光世張浚統兵渡江應援車駕已起發進臨江撫勞諸軍竊惟朝廷當危急艱難之秋為宗社生靈之計建大議決大策不二不疑毅然親征將士用命捷音系路廟謨克壯虜勢退屈識為天下大慶將見中興之業凡在指掌之間然賊情狡獪戎事方棘機會之來間不容髮綱輒竭其愚慮條陳十事詳晰以獻伏望陛下鈞慈特賜詳覽有可以裨廟算者願施行之勿以人廢言不勝幸甚謹具下項

一宜防備生兵綱竊覩偽齊劉豫招誘叛將驅河北河東陝西之民挾虜帶騎侵擾淮甸聚糧既久傳聞偽齊聚糧于淮揚宿遷縣甚久為入寇之計已非一朝一夕入寇亦早往年虜騎南北多以春冬之交今偽齊以冬初已入寇比之往年為早倜然有窺伺江左之意今既王師屢捷挫其銳氣勢必遲留境上乞師金人萬一有重兵繼來我以疲之之兵當新羈之馬則將何以取勝目前之計宜命諸將蓄養銳卒更迭送休使有餘力以待之又于諸路摘挪精銳軍馬以為游師之計庶幾可以捍禦不致失誤

一宜防備海道竊聞偽齊劉豫于登萊等州多造海舟又于楚海等處擄掠客旅舟船其用意非淺也方冬月風便之時勢須驅使山東之人自海道犯浙東一帶濱海州縣則吾腹內之民擾矣然自海道來者必皆步人不足畏朝廷既遣兵將分屯吳越以備不虞而沿海州縣巡尉弓兵數不為少合之則勢强分之則勢弱宜命帥司提刑司團練成軍于要害地擺布控扼又募海上土豪自備舟船巡察捍禦許以將來事定重與推賞不為無補

一宜備上流綱竊觀自昔侵犯東南未有不由上流者舳艫相接順流乘風自川江而下日數百里不旬月間可至江浙故上流之地自吳及東晉以來必屯重兵乃可保國今歸峽荆南岳鄂九江一帶雖無他虞然屯兵不多所幸襄漢復為我有上流形勢倚之為重襟帶荆蜀控引江淮下瞰向真形勝必爭之地也宜命大帥統重兵以鎮襄陽則上流有屏蔽之勢江浙可以奠枕中原有恢復之兆畿甸可以俯窺此最為今日之上策惟廟謨計之

一宜防備四川綱竊覩金人累年侵犯四川其意蓋以蜀中富庶欲必得而後已所幸山川險固將士用命僅能保守今賊馬來牧擾我淮甸安知不別遣重兵窺伺川陝道里遼遠號令難通都督既已不行兩宣撫司不相節制邈然一方深可憂慮宜命親信大臣早臨撫之布宣威德不失機會庶几四川一路生靈有所依怙國勢以安誠非細故也

一宜保據淮南綱竊聞金人中間通使屢有畫江之言蓋為劉豫之計今賊馬南牧雖未必敢窺江左其意決欲盡得淮南深慮兵交使在其間復有畫江之請朝廷欲紓目前之急或遂許之則大事去矣淮南者江南之屏蔽也六朝所以能保有江左者以强兵巨鎮所以為藩籬者盡在淮南故以魏武之雄苻堅石勒之衆宇文招拔之盛卒不能窺江表後唐李氏有淮南則可以都金陵其後淮南為周世宗所取遂以削弱此必至之理也萬一有畫江之請謹不可許宜命諸將協力擊賊使之退遁將來措置淮南當于兩路置兩大帥以臨之東

路揚州為帥府屯重兵為根本之地分遣兵將進守楚海濠泗壽春淮揚沿淮一帶諸郡小築城壘如開新邊其初朝廷應副錢糧徐議營田使自贍養遇有賊馬則大帥遣兵應援稍能自守乃可召人歸業漸次葺理假以歲月而藩籬成矣前有藩籬之固後有大江之險然後可以立國而議攻討之策近年以來大將擁重兵于江南官吏守孤城于江北雖有天險初無戰艦水軍之備不几于倒置而虛設乎願廟堂熟計而施行之

一宜調和諸將綱竊聞師克在和不在衆將帥不和
而能成功者未之有也武人之性剛果有眦睚之
失必相怨憤而激以忠義則往往復合者其性然
也郭子儀李光弼同在朔方未嘗合堂同席而坐
一聞禄山之變子儀中分麾下與光弼勉之立功
何則光國家之急而不以私害公也賈復寇恂不
能相光武鮮之曰天下未定兩虎安得私鬬朕為
分之于是並坐極歡共車同出結友而去今朝廷
所賴以為爪牙者三大將也平居無事之時人情

豈無纖芥今當朝廷艱危之秋使之各渡江以相
應援則當以調和之為先宜賛淵衷隆宸翰達近
臣推明古之將帥徇國家之急而忘私怨之意勉
以忠義使之懽然犄角立功則賊雖衆多勢雖强
悍不難破也惟願廟堂留意
一宜增置禁衛綱竊觀自古人主必有親兵所以制
障表裏為長慮卻顧之術也祖宗禁衛之兵揔之
三衙其制甚備自經變故以來人數浸少止以將
兵為衛非强本弱枝之策今將兵既遠渡江宿衛
單少何以鎮服中外倉庫召募固難得人謂當有
術以權之竊見近降指揮復置御營使司宜因此
時號召諸路統制官之有名望者使率其部曲充
御營使司五軍統制平時與禁衛之兵相參宿衛
緩急聽御營使司使喚更不隸屬諸大將下使軍
容奮張國勢益隆誠為今日治兵之先務也
一宜廣備糧食綱竊謂用兵以糧食為急糧今以飛
輓為難今賊兵擾吾淮甸將士捍禦勢或持久則
糧食不可不廣為之備訪聞湖南米斛百錢江南

東西歲亦豐稔朝廷近者增置漕臣宜命江西湖
廣行收糴措置舟船順流而下儲蓄于建康鎮江
轉漕淮甸以給諸軍庶几倉卒無乏絶之患若止
仰常賦深慮緩急不免科須米價翔踊民力重困
惟廟堂熟圖之
一宜措置戰艦水軍綱竊觀大江限制南北實為天
險然必以人力加之險乃可恃魏武親臨爪步孫
權以舟師拒之見旌旗甲戈之盛歎曰生子當如
孫仲謀權告以春水方生疾癘將作操乃還其後

曹丕南伐惟見波浪洶湧吳師有備亦曰彼有人馬未可圖也遂班師由是觀之據長江之險擇要害之地置戰艦水軍使形勢相接金鼓之聲相聞敵人雖有百萬之師豈敢輕犯哉何則彼為濟渡之謀而我有攻擊之具主客之勢既不相侔北人所習又非其利真東南形勝保國之要術也今國家權寓江左而累年以來不聞措置設險之策使敵人得以窺伺玩歲愒日于閒暇無事之時遑遽震恐于倉卒搶攘之際有險而不議所以守之者可以為而不為真可惜也荊湖閒車船乃唐嗣曹王皐遺制其大有至三四十車者挾以雙輪鼓蹈而進駛于陣馬又仁宗朝脩武經總要該載古今戰艦之製造召募水軍統以將佐逐時閱習訓練可以為長久之利非一時之急而已天下無不可為之事勿謂緩不可及事而遂置之天下幸甚

一宜措置楊么綱昨任荊廣宣撫使司招捕群盜數萬人惟湖北賊楊么據重湖之險非有戰艦水軍未可攻討嘗具楊么本末申奏以謂此賊不可輕是時朝廷已罷荊廣宣撫司特降指揮令綱節制湖北荊南同共進討方措置間綱蒙恩罷任朝廷委制置使王璞同兩路帥臣措置迨今未聞殄平勢甚猖獗蓋此賊非陸路群盜之比據重湖環千餘里出沒不常其徒皆舟人漁子便于操舟又有潰散兵卒竄其間以教之戰我師深入欲速成功則往往不利屯眾持久則錢糧之費不貲今又淮甸警急朝廷不免摘那兵將則此賊之勢又復鴟張未有掃蕩之期為吾牽制非細故也宜命兩路帥臣謹重未須深入俟其抄掠則隨宜擊之分兵屯瀕湖諸邑使之不得侵漁種植以絕其糧明出文榜揭近上首領姓名重賞捕之使其徒中自相殺併以攜其黨與之心賊必漸困然後可圖兵以緩為速如趙充國之討先零是也今其徒既眾必示以生路乃可使之解散而取酋首必欲盡滅以堅其從賊之志非策之得也惟願廟堂裁處

與右相條具事宜劄子

綱竊以主上躬睿智神武之姿有知人之明所以待

遇相公仲成恢復之業者信任之專古所未有相公
蘊王佐之才有不世出之畧被受眷知願捐軀以徇
國者精忠之誠遠追古人憤强虜之憑陵耻逆臣之
僭竊悼二聖鑾輿之未還憫中原生靈之塗炭深謀
遠慮圖此武功固十數年來天下士民之所徯望而
覩蔵者也然而適當旱暵之餘財用匱乏民物凋瘵
不取于民則調度不足取之過甚則人心驚疑正在
斟酌損益之間使軍不乏興民不告病乃為得策輙
殫淺短之慮庶幾萬一之得以裨廟筭伏望陛下鈞

慈特賜采擇謹具下項
一綱昨過衢州竊見都督行府劄子頒降官告勸誘
上戶進納文臣自宣教郎至廸功郎武臣自修武
郎至承信郎價直有等差計錢六十一萬貫内宣
教郎六萬貫廸功郎一萬貫其餘升降各以萬五
千貫為率契勘自來進納文臣止于判司簿尉遇
有功改官即轉入右列蓋所以清流品重名器也
今以京朝官許之進納恐失本意又上戶之家雖
有物力安能目前具六萬緡以買一官若分科衆
戶則亦知此宜當使誰受綱謂不若以一宣教郎
樂于入仕州縣勸誘不至費力又無輕名器之患
不得已之中此謂長策仍于諸郡量減分數庶幾
不至竭澤易于趣辦伏望聖慈更賜裁處施行
一綱契勘本路人戶合納今年夏稅和買物帛朝廷
元降指揮立定分數從第四等已下折納價銀依
自來條限起催蓋優饒下戶易于催納今承轉運
司公文准尚書省劄子勘會本路合發折帛錢元
責限三月椿足致督責兩漕臣拘催日下並要起

發盡絕奉聖旨依仍展十日若依所展日限合至
四月十日了足今來正日蠶麥未熟新陳不交之
時本路洪吉筠袁江撫州興國臨江軍皆係災傷
至重其第四等已下人戶多是官中現行抄劄賑
濟之人難以預行催納如州縣逐急于上戶催科
將來下戶卻合入納本色顯是重困除已申奏朝
廷乞將本路災傷州縣合起折帛錢依條限催納
其餘州縣自依今來立限指揮庶几災傷下戶得
被實惠不致逃亡更望鈞慈特賜照察

一綱竊見諸路應副岳飛錢米並津般至郢州交卸
勢須先有重兵屯駐及修蓋倉庫安頓去處又自
漢沔至郢州千有餘里密邇偽境須得軍馬防護
糧道乃可無虞綱竊以謂不若且于郢州樁管候
將來大軍進發沿江漢有備乃可旋次措置津般
實為得策更望鈞慈特賜裁處
一綱竊見自軍興以來取于民者非一降官告給度
牒責戶帖 理積欠折帛轉糴預借和買名色甚多
當此旱災之餘民力已困誠願朝廷論講理財之

道裁節冗費開闔貿遷使不斂于民而用度自足
乃為理財長久之計伏望陛下鈞慈特賜垂念
一綱近因入劄子論兵家利害妄意朝廷措置有未
盡善者五宜預備者三當善後者二議論迂踈誠
不足裨補廟謨之萬一姑盡其拳拳之忠而已輒
錄拜呈伏望鈞慈特賜詳覽

與宰相乞兵劄子

臣綱已具狀申都督行府本路虔吉袁州建昌等軍
虔近來盜賊頭項漸多蓋緣軍馬單弱不足壓彈如
虔州元有李山一項軍馬賊勢稍息李山近為岳飛
勾回盜賊遂復猖獗接連袁吉一帶饑民嘯聚作過
本司雖遣發軍馬人數不多深慮賊勢滋蔓為數州
之患將來難以殄滅伏望鈞慈早賜指揮于廻便處
先發軍馬二三千人赴本司相兼使喚其錢糧之類
責令轉運使司于上供錢內應副支給庶幾盜賊可
以隨宜措置及前期訓練以備防秋之用不勝幸甚

與宰相乞王彥馬軍劄子

綱契勘近嘗條陳本路防秋利害乞差元所請本路

軍馬一萬人及于劉光世岳飛軍中摘那軍馬于舒
蘄黃州駐劄已具奏聞去訖近聞劉光世軍馬已起
發往廬州岳飛軍馬已起發往襄陽府本路所乞軍
馬未蒙都督行府差到沿江一帶並無控扼切慮賊
情狡獪或有窺伺乘間擣虛無兵應援深為可慮兼
契勘岳飛大軍移屯襄陽所有錢糧並係本路應副
經由蘄黃等州自沔鄂以趣襄漢實以本路為根本
以蘄黃等州為咽喉之地萬一本路為賊所擾蘄黃
等州為賊占據無兵捍禦即根本之地搖動錢糧無

自而取咽喉之地阻塞糧道無自而通襄漢之軍坐見困乏為害不細若待臨時申請决致誤事前後累申所乞軍馬非獨止為本路之故准都督行府劄子已勾王彥軍馬赴都督行府約在七八月間可到候到之日差撥前去勸會王彥軍馬現在荆南府駐劄未曾起發將來到得都督行府須在八九月間都行差撥前來已是深冬之際不惟往返虛費日月兼又軍馬勞頓後期失事伏望朝廷特降睿旨指揮令王彥軍馬候將來過本路之日就便存留聽本司節制

使喚于沿江一帶分布防扎及抽擲桂虔吉等州討捕盜賊庶几臨事不致缺誤所有乞于劉光世岳飛軍中差兵前來舒蘄黄州駐劄亦乞早降指揮施行

小帖子

契勘本司近日准都督行府劄子已𢌿按准甸所有合行申請一切事件候取朝廷指揮今來所乞就便存留王彥軍馬伏望鈞慈詳察早降指揮

梁溪先生文集卷之第一百三終

梁溪先生文集卷之第一百四

奏議

與右丞相乞罷行交子劄子

辭免轉官與宰執劄子

與宰執乞宮祠劄子

與李尚書措置畫一劄子

與右丞相乞罷行交子劄子

契勘近承都轉運司公文依准朝廷指揮本路和糴米二十萬石其所降糴本以三分為率約計一分係

新法交子二分係金銀勅牒等其交子尚未降到竊謂交子之法行于四川則為利行于他路則為害四川山路峻險銅錢脚重難于齎挈故以交子為便當時設法者措置得宜常預樁留本錢一百萬貫以權三百萬貫交子公利均一流通無阻故蜀人便之近年不樁錢本其法已弊况欲行于他路哉今東南道路安便銅錢脚輕若欲使民固已不待交子自能流布目今户部財用窘迫必無數百萬樁留錢本交子之行止憑片紙民間得之交手相付不敢停留良

民折閱轉賣不得元直十之二三兼并之家錢價得蓄坐享厚利爭競既起獄訟滋多其為害有不可勝言者綱大觀間任真州司法參軍兼管常平倉庫是時朝廷推行交子之法豪民挾形勢户競以賤價得之以特現錢輸納官司不敢不受應係官錢悉是交子其後覺知不便從而改法倉庫現錢為之一空由此觀之非獨不便于民而官司尤甚今朝廷乃欲講究推行此誠獻言者之過也伏望鈞慈更加詳察特賜敦奏早行寢罷勿待公私已受其弊見不可行而後

改天下不勝幸甚

辭免特官與宰執劄子

綱誤蒙聖恩特加遷秩尋具奏辭免又奉詔書不允無任感懼之至契勘本路近以虔守失于撫循致已受招安人嘯聚作過旁近郡縣類多驚擾雖遣兵討補兇焰稍衰然以兵將分布不足之故致尚多漏網殘黨猶有竄伏山林出沒未已者帥司任一路之責何所逃罪今乃以盜息民安為名叨冒恩賞何以厭服公議兼綱年來衰病屢請就閑現患瘡瘍久在假故深慮執事廢弛以速官謗伏望平章都督特進僕射相公洞照誠懇特賜敦陳追寢成命以安愚分仍檢會綱累奏除一在外宮觀差遣庶幾得脫繁劇漸就休養仰賴庇賜保全晚節不勝幸甚

與宰執乞宮祠劄子

綱伏以衰病累具奏陳乞罷帥守除一外任宮觀未奉回降指揮竊念綱憂患之餘誤蒙朝廷付以江西一路重寄夙夜黽勉不敢自暇以圖報知遇之萬一自去年四月初到任至今年八月終已及一年五个

月適值旱歲遵奉聖旨賑濟勸糶以活飢民又依稟朝廷指揮招填軍填額建置營房脩築城池繕治器甲增脩宮府創蓋倉庫催發錢糧招捕盜賊皆係綱逐一躬親措置處畫心力殫耗幸已就緒今日以病乞身即非別有窺避兼綱近以淮西叛將事宜措陳朝廷措置失當實緣憂憤成疾心氣不寧思慮顛錯難以安職伏望平章都督特進僕射相公哀矜特賜敦陳檢會累奏罷綱江西安撫制置大使兼知洪州除一在外宮觀差遣以養病軀以安愚分所有綱在

任脩舉到前件職事釐為六狀已具奏聞及申尚書
省都督府外伏望鈞慈特賜詳察不勝幸甚

與李尚書措置畫一事宜劄子

竊觀六朝于上流重地必擇名臣為之帥守使自
為家計乃能鎮撫一方屏輸王室皆有實效不事虛
文私竊慕之故自到豫章以來脩築城池為可守計
創置營房使兵民不相雜處繕治器甲脩造官府倉
庫措置財賦蓄積金穀團結軍伍招捕盜賊皆幸稍
就緒廢墜少副朝廷委寄重任之至意今具下項

一脩築城池洪州城池北西尤為濶遠皆係荒閑田
地無人居止又城外一帶盡是漲沙高與城齊可
以下瞰城中若欲為可守之計其勢不得不條治
因朝廷有處減指揮具奉條陳利害且乞給降空
名告勅等得旨給空名告勅五萬道自去年收買
木植燒變塼甓等至今春興工止是本州廂軍壯
城及他州剗刷到兵卒共五百餘人漸次修築至
夏末秋初方借寺觀莊夫以助工役日給錢米月
有犒設皆大使司辦給並不支用漕司經費至十

一月半畢工為城七百二十丈壕與城等為樓櫓
一百二十餘座計七百餘間為城門十有一所計
三十餘間器具皮籬砲座等并舊城皆一新塼百
二十餘萬口皆自置窑燒變及令窑戶高價攬撲
皆有數在工房可稽攷也李泰發到豫章日願一
登新城按視及登舊城以望漲沙方見裁減利害
之不為差謬

一創置營屋洪州自累年兵火之後營房並無存者
廂禁軍與民雜處不可鈐束兼得朝廷指揮每歲
防秋許勾抽本路隷將兵不隷將兵按閱使喚亦
無寺觀屋宇可以屯泊不免建置營屋大使司支
錢與諸州收置木植及令諸縣根括戶絕拋棄屋
宇拆移改造置營房三千餘間並係瓦屋除撥付
本廂禁軍逐營外造各軍營房一所五百餘間見
今屯泊諸州及步諒軍馬使司二房及洪州公案
皆有圖籍具在逐一可稽考也

一繕治器甲大使司元降畫一撥兵二萬人自近年
以來並撥付都督行府及岳飛下去年春乃無一

人一騎留者并與器甲軍須一切席卷而去綱去歲早到官檢視甲杖庫空ゝ如也因奏朝廷乞降告勑以漸製造督責兩作院嚴其課程分委諸州製造今已積三千餘副金鼓旗幟弓弩刀槍之類率皆新置又以格式造戰船戰車三膝弓合彈弩等皆有名色數目在工房願恭發因暇日試閱視

一建置官府倉庫洪州素無吏舍止以設廳前廊屋為之難以檢察因規度都廳之南造吏院三十間以居群吏郡以設廳前舊吏舍分置甲仗激賞營田儀從添賜等庫下馬門外舊皆草屋為造廊房數十間收其直歸公使庫州學舊未全備為增脩兩廊齋舍等五十餘間大豐倉自累年以來兵火之後全無屋宇為造新廒八座計四十餘間以貯大使司并常平司米斛前此並無教閱之所為造新兵射廳及閱武堂防城器具之類不可無安去處為造東南壁及西北壁防城庫房兩所共計四十間無館賓客之所為置侯恭謀宅以充行衙見今賈路分居止皆有數目在工房

一措置財賦洪州前此財賦所以匱乏者非惟以年凶民貧用度廣之故不治其源使之然也諸縣者財賦之源置而不問每遇緩急窘廹之際乃召縣令使之甘認應副豈非倒置乎綱自到任將諸縣令納窠名錢一切根刷見名色將本縣合支用之數分撥窠名存留應副外其餘并諸司錢物並令解州次月五日前到違限者治之又每季因通判行縣委之刻刷以此源ゝ而來不絕官吏軍民請受並按月排日支給軍衣之類亦前期椿辦不缺月椿錢最為難辦本州應副岳飛月六千餘緡田邦直月一千二百餘緡養申世景兵月九千餘緡凡一萬六千餘緡此皆的確不可闕者今月椿庫常有二三萬緡現管蓋緣中間力申朝廷理會減免每月折帛錢三千餘貫及撥到發運司二分錢及朱墨勘合錢等所以粗有贏餘又每差使司回易官糴米斛前去湖北回易充撥應副岳飛軍中既有利息又有脚費此不可不知也綱去歲初到官日大寧倉米止有四石六斗軍資庫錢止有二

百餘貫今錢貫米數頗多于前日春衣錢亦已樁
下二萬貫章取倉卒都歷及稟支歷試閱視之
一積蓄金穀使司金穀頗有積蓄未嘗有毫髮斂取
于民者皆係措置回易均節用度收拾失陷所致
近交割與權官錢約計七十餘萬緡米計八萬餘
石州縣之數不在是也亦嘗具數申奏朝廷近聞
有金字牌撥錢二十萬緡銀二十萬兩金三百兩
赴江州樁管聽候朝廷指揮取此猶可若再取即
不堪命矣所以積蓄得此錢米者蓋緣每力申明

朝廷若一切委隨則埽地皆盡矣于中米尤可惜
去歲初到升百三十文秋得一槪升十數文寸積
銖累以及此數若不妄散以陳易新可以常為洪
州之根本非細事也洪州歲用八萬餘石而所得
耗米止及其半何以支吾此亦須有以處之方欲
申明洪州聚三司官吏數已倍于他州而所得耗
米數又絕少何以能給謂如安撫司漕司吏目當
貢辦一路宜于筠袁吉撫等州耗米廣多之處約
度應副乃為長久之策更在裁度也

一團結軍伍大使司初有兵二萬人至去年春尚有
數千人朝廷撥與岳飛遂無一人一騎留者綱自
行在乞得申世景將帶前來才及千人其後累乞
兵于朝廷止是關送都督行府及乞兵于都督行
府報云俟有警急日遣發然竟無一人一騎來者
既而有淮上之捷僥倖少安自今年春以盜賊紛
擾之故屢次申陳蒙朝廷差到李貴步諒軍馬各
千餘人今秋並勾抽赴本司教閱以申世景將本
軍為前軍貫和仲將諸州起發隸將不隸將兵為

左軍任仕安將洪州禁軍為中軍李貴步諒各將
本部兵為右軍後軍六千餘人團結教閱軍聲粗
振然其間如申世景李貴步諒之軍多西北人差
可用如本州及諸州等兵但可虛張聲勢耳此五
統制官者皆一時之選更在有以駕馭激勸之也
一招捕盜賊本路盜賊惟虔為最袁撫筠吉諸處次
之綱自去年到任之初遠方人士但聞這一前宰
相為大使意謂統兵必多往往戢服其後虔州守
孫佑邀功生事致虔州賊徒已曾受招安者復行

蜂起幾破吉州賴本司遣兵襲逐破之甫能復歸巢穴然所遣前來軍兵不過數百人勢甚單弱群盜窺見人兵稀少遂相效學紛紛不已延及撫吉筠袁諸處亦有竊發者所幸將士用命招捕一伙了當又措置一伙方漸衰息至秋初得張宗直來守虔州相與商議措置又得朝廷差發李貴步諒兩處軍兵前來應副渠魁如周十隆謝小鬼等悉就招撫如劉宣熊定李安靜等悉就擒并獲賊徒人衆不計其數凡招捕過群盜六十餘伙其間每

伙有至數千人者皆有人數姓名在刑房亦嘗開具申奏今一路盜賊頭項凡有名字者悉已殲除殆盡大抵江西民俗擴悍輕生喜亂有仇殺之風全在平時巡尉得人于其微時用心緝捕無使滋蔓則亦不能為大害也要當使之服業田畝而無科須之擾俾得安居樂土迺為上策耳

前件入事謾以浼聞亦舊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之意幸冀照察

梁溪先生文集卷之第一百四終

梁溪先生文集卷之第一百五

奏議

申省乞立價賣告勅狀
申省乞措置盜賊便宜施行狀
申省乞降淮南東西路茶長引狀
申省乞留四色錢數應副洪州起發岳少保大軍支用狀
申省乞將逃移災傷人戶現欠夏秋税特行住催等事狀

申省乞將修城造軍器度牒給降告勅狀
申省乞告勅造軍器狀
申省具裁減利便無擾民戶狀
申省乞存留回易酒庫狀

申省乞立價賣告勅狀

勘會近奉聖旨指揮給降到激賞空名承信承節保義郎告各五道州助教勅三十道度牒二百道未有立定價例緣本路監司及諸州軍各有朝廷給降官告度牒價例增減不同今來本司勸誘出賣未得伏

乞詳酌立定逐色告勅等價例降下以憑遵依出賣

小帖子

契勘本司先准朝廷指揮給降官告收糴賑濟米其入中大（人）許作官戶理為選限參部注授差遣仍許帥司差權職任今來本司所得繳賞告乞依上項指揮施行庶幾易于勸誘

申省乞措置盜賊便宜施行狀

契會先司先畫降聖旨指揮除臨陣出奇事干機會許便宜施行外餘並申取朝廷指揮契勘本路旱災

之餘盜賊竊發甚衆虔寇尚熾如日近擾吉州中永新縣等處已添五六頭項計一千餘人綱已具奏聞乞差軍馬前來措置全然未到若不許便宜從事委是難以措置彈壓欲望朝廷詳酌早賜指揮除臨陣出奇事干機會外措置盜賊特許便宜從事施行

申省乞降淮南東西路茶長引狀

契勘本司依奉朝廷指揮置場出賣茶鹽礬鈔引近准指揮淮南東西路分合改作長引路分許客人請買兩等長引本司尋申書尚省乞給降長引一十萬道已蒙給降到司現行招誘客人算請外竊緣本司節次承准朝廷指揮于賣到錢內支錢一十萬貫應副運判逢大夫充起綱糜費五萬貫應副都轉運司趙撥學充打船等錢二萬貫應副洪州收糴軍糧二萬五千貫應副提點鑄錢司充銅本錢以上共計合支撥八萬五千餘貫緣所管鈔引內廣鹽鈔引已行住罷及礬引所有客人算請具茶短引只是通本路興販少有客人入納惟是茶長引不住有客人算請今來正是造茶月分只合要茶長引趁時接續出賣

欲望朝廷詳酌速降指揮下都茶場更行給降淮南東西路兩等茶長引三二十萬貫應副本司招邀客人入納趁此時月發泄茶貨貴不致有妨客販

小帖子

契勘近蒙給到十萬貫長引內除洪江州興國軍引節次有客旅前來算請外所有宣池太平州引出賣大賊（段）微細往往商賈多是就近于建康府榷貨務請算今來所乞長引欲乞以十分為率將四分給洪州 二分草茶引 二分末茶引 六分給江州興國南康軍

內江州乞一半草茶一半末茶引興國南康軍並乞草茶引長引應副勸誘入
納伏乞早降指揮施行

申省乞留四色錢數應副洪州起發岳少保大
軍支用狀

據洪州申據通判申具准都轉運衙牌准尚書省劄
子內奉聖旨指揮專以主管自今年春季為始將每
日合收經制無額移用錢拘截別項樁管聽候聖旨
指揮取撥糴買紹興六年分和糴米本錢每月具收
到數申除已依准行下諸縣等處遵依施行外申州

及據申備據都酒務狀本務契勘除無移用錢窠名
外止有日逐收到一分經制司錢六分無額上供錢
一分提刑司經歷司量添酒錢四項窠名見今日逐
解赴司法聽月樁庫交割應副岳少保大軍支用俱
是春季內收到上項窠名錢數並排日解遣去訖今
來所准上件指揮撥本務未審將前項日收經制司
四項窠名錢數依舊納月樁庫唯復依今來指揮解
赴通判衙收樁充糴本支用申州乞施行申本司契
勘洪州逐時所收前項四色窠名錢係本州收樁按
月應副岳少保大軍支用今來若行取撥逐色錢充
糴本所有合起月樁錢本州現在委實別無合收名
色官錢樁錢發卻致有誤軍前指準支贍欲望朝廷
詳酌特賜指揮依舊存留上項四色錢數令本州逐
月收樁起發應副岳少保大軍支用免致臨時缺誤

申省乞將逃移災傷人戶現欠夏秋稅特行住
催等事奏狀

勘會本路州縣去歲旱傷內有甚重去處訪聞人戶
未經差官檢放稅租以前具聞多有先次逃移之人

不曾經縣陳訴乞行檢放後來所差檢視官吏不曾
將逃移之戶名下乾旱田段依例檢放稅苗以至縣
官亦不檢察卻見行催理逐戶名下合檢放稅苗是
致逃移下戶不敢歸業荒廢田土轉見失所已牒提
舉茶鹽常平等公事司措置委官體究施行及行下
洪吉等八州軍照會更切催督令佐速便先次根括
逃移未曾回業人戶數目將名下去年以前現欠官
物並未得催理具數供申去訖本司今契勘災傷人
戶依今年三月四日聖旨指揮除旱傷及四分以上

拖欠紹興四年已前租稅合行除放並依今年三月
二十八日所奉聖旨災傷人户内本户放稅五分已
上第四等已下逃移人户合納紹興六年夏秋稅以
十分為率每料各與倚閣二分候來年隨本料送納
外所有紹興五年係災傷最重年分其拖欠殘零稅
租未有許與減等明文若行盡數催納深慮細民經
此大旱力所不及未能輸納理宜存恤今欲乞將逃
移人户歸業之人紹興五年户下未納官物特行住
催其餘應干災傷人户現欠夏秋稅官物各隨料次

分作三料帶納庶幾上副朝廷寬恤之意生靈幸甚

申省乞將脩城造軍器度牒給降旨劾狀

勘會洪州城壁自經兵火之後本州闕乏至今未曾
脩治及城上合置備禦樓櫓戰棚防守器具等事一
切並無緣本州係一路帥府去處城壁最為急務不
可廢弛若不措置與脩及將濶遠去處裁減不惟漸
有摧倒日後愈費工力兼合用守禦人兵浩瀚緩急
必致誤事本司除已一面委本州官檢計合裁減興
脩工料及相度開具緊要受敵之處欲隨宜建立戰
棚敵樓計備防守器具外已具申奏朝廷乞下所屬
先次給降新法度牒二百道變轉充脩城使用及近
准樞密院三月十三劄子仰依都督行府指揮令本
司措置招填本路缺額禁軍緩急調發使喚其合用
軍器令帥司一面措置造作如有合行事件條具申
取朝廷措置本司尋條具合行事件數內一項契勘
帥司以前自造到軍器昨係本司統制官祁超邱斌
等軍馬關借披帶使用其逐項軍兵節次抽掣赴都
督府岳飛軍前盡數將帶前去本司器甲現今缺乏

令承朝廷指揮合用軍器命帥司一面造作使用如
有合行事件條具申取朝廷指揮本司現闕坐名件
行下諸州令依應造作所有合用錢物亦已具狀申
朝廷特降新法度牒二百道應副支用候將來支絕
日再行申請去後未奉回旨今據洪州申備准四月
二十六都省劄子具到和糴畫一內一項看詳今來
所乞權住給降新製度牒應副其他官司專充糴本
四月二十七日奉聖旨契勘依本司所乞給降修城
并打造軍器度牒並係指準急要變轉支用不可少

訣欲望朝廷特賜詳酌如所乞前項度牒四百道依
近降指揮合權住給降即乞逐急紐折價錢給降官
告及助教勅牒下本司應變轉支用所貴不致闕誤

申省乞告勅造軍器狀

契勘本司元降指揮差撥軍馬三萬人逐時造到器
申名件數目浩瀚後來軍馬旋次撥赴都督行府及
岳少保下并器甲將帶前去本司並無現在軍器近
蒙朝廷及都督行府指揮合用軍器令帥司一面置
造支用如有合行事件條具申取朝廷指揮本司除

已將合置造器甲弓弩名件數目拋降下諸州軍置
造外累次具狀申明朝廷乞支降新法度牒二百道
應副本司支用至今未蒙降到如不合以新法度牒
應副即乞將官告并助教勅牒準折價數支降庶幾
可以趁時置造軍器不致闕誤

申省具裁城利便無擾民戶狀

契勘洪州城池自建炎三年十月內經金人殘破之
後不曾修治城壁摧毀壕塹堙塞並無樓櫓器具兼
城北一帶皆無居民盡是荒閑田土地步濶遠緩急
難以防守今委武功大夫權本路兵馬鈐轄武登相
度合行裁減自洪喬門至崇和門取直脩築新城開
掘壕塹卻將舊城裁減充防捍江水隄岸又舊城向
北一帶自來上有漲沙為患幾與城齊難以措置今
來存留舊城為堤亦可以捍隔漲沙為永久之利檢
計到合用工料木植塼灰等本司已一面挪融兌支
錢物計置收買材植物料等創造窰務燒變成現又
用磚數多勾到南昌新建兩縣窰戶高與價值每一
口磚計價錢二十文促令結攬燒變應副使用及于

諸州刷壯城兵士量行差撥及本州壯城牢城廂軍
等相兼脩築又緣工料浩大竊慮遲延已將洪州管
下縣分應干僧寺道觀有常住物業者紐計稅錢量
差夫力本司支破錢米貼助脩築並不調發逐縣人
夫亦無一事一件取于民間竊慮寄居及過往士大
夫不如上項因依但見本州脩築城壁便謂調發人
夫科買物色亂有傳播以為擾擾達于朝廷難以辯
白今畫到脩城圖子貼說次第須至繳申所有本司
累具狀申朝廷乞支降新法度牒二百道充脩城使

用伏乞早賜指揮降下撥還充支錢物接續支用如不合以新法度牒應副即乞將官告并助教勅牒準折支降施行

申省乞存留回易酒庫狀

本司據洪州申承都轉運司牒備准尚書省今年正月二十一日劄子措置條畫欲行下兩浙江東西路諸州軍各權暫添置戶部贍軍酒務一所內現有本州比較務去處更不創置止就舊務措置開沽于總制司錢內就截錢帥府一萬餘貫州五千貫專一備

環充本將收到息錢與本州經費外餘數拘收應副大軍月椿錢及令逐路州軍知通相度于管下富庶縣分與置等事內一項所置酒務係專要贍軍支用竊慮置務州軍別有回易等酒庫侵奪課利除都督府現置激賞酒庫外其餘一時許置回易酒庫並自開沽日住罷奉聖旨並依本州除已遵依施行外申本司所准前項指揮于諸州添置戶部贍軍酒務收息專充應副大軍支費朝廷設意欲寬民力極為利便契勘洪州現有係有酒務兩所內東須務係舊比較酒務本州現行遵稟將本務現在酒數撥入都酒務趁辦課物額截撥總制司錢回買所有麴米關借檣仗什物等就本務興置外竊緣安撫制置大使司自置司以來盡降聖旨許置回易逐行措置以回易錢起置回易酒庫循環作本造賣收息應副本司諸般支用自起置回易酒庫今已累年即不妨洪州省務趁辦課額所有本司逐時按閱軍兵遇有調發犒設激賞按月供給使臣及一司公吏請給并紙劄等造作軍器收買物料支給工匠雇直應干百色支

費並應全仰上件息錢支使所有本司現置回易酒庫今來若行住罷即頓缺錢物應副上件官吏兵將等色支用不免上煩朝廷支降緣本司回易酒庫與洪州酒務及今來所置贍軍酒務措置得宜自各不相侵奪沽賣得行可以趁辦及額兼本州管下諸縣內除南昌新建兩縣係倚郭及靖安一縣係山僻小邑外自餘分寧武寧兩縣係舊有比較酒務去處豐城奉新進賢三縣亦各戶口稠衆人烟翕集皆可與置贍軍酒務收息補助月椿錢、物定須饒行除已

行下本州竭力相度措置使外欲望朝廷詳酌特降指揮許依舊存留本司回易酒庫庶幾兩無相妨不廢一司用度緩急不至缺之上煩朝廷實為利便永久之計

梁溪先生文集卷之第一百五終

梁溪先生文集卷之一百六終

奏議

申省相度吉州將兵狀
申省應副張龍圖米等狀
申省乞拖行糴納晚米狀
申省措置酌情處斷招降盜賊狀
申省陳述受納夏稅物帛狀
申史館承受元帥府御書狀
申史館繳編次到建炎制詔奏議表劄集狀

申省相度吉州將兵狀

准樞密院劄子尚書省送到權發遣吉州李彌遜劄子契勘本州逐年起發上供錢米物斛居江西一路之半若無盜賊侵擾即易為應辦緣本州與虔州接界盜賊衝突無時嘯聚徒黨動是數千窺伺州城正緣本州土城不堅纔經連雨又多倒塌不可防守兼軍兵人數不多雖有逐縣巡尉多是怯懦之人不能禦敵所部弓兵人數亦少是致州郡無以隄防方其于平時補治城壁招揀軍民不惟別無錢本支用又

有搔擾生事之嫌若緩急旋行措置委是無及以此例皆循習不敢舉行遂致廢闕每遇盜賊警急以至殘破州縣皆拱手視如近日虔賊謝小鬼等八頭項約四千餘人衝突侵犯逼近州城殘破吉水永豐兩縣為害甚大今相度到合行事件若蒙特賜施行即于朝廷別無室礙而使一路歲入不致虧欠一州人民不致傷殘實為利便開具畫一于後一去年二月內准本路馬步軍都總管司牒備准樞密院劄子子吉州添置禁軍兩營通舊滿二千人牒州相度供申

昨屬諸縣災傷乞候豐熟日措置彌遜契勘本州別無禁軍名額止管一千人係于虔州東南第六將下分撥前來委是不多緩急無以捍禦今相度本州可以添置兩指揮禁軍一千人不隸將下專一准備州界急切討捕盜賊不許差出亦不許諸司抽差使喚如允所乞具招軍例物請給等並乞依東南第六將上等禁軍則例其餘合行事件別具申請施行一本州現管將兵一千人將官在虔州駐劄雖許差本州兵官一員兼管訓練緣兵官職事繁冗不得專一契勘本州兵有現任准備將領一員係注差材武人每季詣諸縣教閱弓手一次職事大段簡省欲乞令兼管統轄訓練將兵如蒙朝廷許依彌遜所乞添置不係禁軍一千人亦乞就令統轄訓練將兵兼自來巡尉弓兵仍乞將州界分內巡檢土兵就令將領統轄教閱庶幾緩急有所統一可以用事伏候指揮小帖子稱契勘現今正盜賊擾攘之際與平日事體不同若下省部勘當定是拘礙常法有害隨宜措置欲乞斷自朝廷度量如彌遜所申有利便伏乞特降指揮施行

伏候詳酌指揮劄送本司限三日相度申行在樞密院契勘吉州近年多有群盜侵擾蓋緣本州永豐縣係與虔州興國縣接界素多盜賊巢穴去處本州龍泉安福永新袁州萍鄉縣又與湖南界分相連接山林深遠為盜賊淵藪出沒之地近來湖南每有盜賊作過或被官兵逼逐亦是侵入吉袁州管下作過良民被害不得安業其逐州各屯兵專切彈壓防扎緣本司閱兵差撥前去今來所准前項指揮除吉州所乞創置軍額不隸諸司使喚等事理難施行外本司

令契勘本路所管東南第六將兵一十指揮每營額置五百人別差部轄將校一十人共額管五千一百人內八指揮并正副將官部押隊使臣係在虔州駐劄兩指揮在吉州駐劄其虔州本將截日才現管止有二千八百四十七人計缺一千二百三十二人係缺額兩指揮已上本司今相度欲于虔州八指揮將兵內將兩指揮缺額最多處并塡現缺一般軍額或等候請候同處軍分營額卻已挪撥併兩指揮缺額軍分一千人就吉州招置所有要部轄人且令吉州

于舊管將校等內權行選差兼管部轄候招到人數稍多其合用人數申帥司于虔吉兩州通行取補將校管轄及于虔州挪撥副將一負前來吉州駐劄同共措置招刺訓練候招置及教習事稍成次第即從帥司體度吉袁兩州有盜賊自來出沒作過縣分量行分屯彈壓捍禦所有招軍例物合用錢糧衣賜仍乞下轉運司契勘科撥應副委是利便更合取朝廷詳酌施行

申省應副張龍圖米等狀

契勘本司去年蒙朝廷指揮許隨宜措置帶糴米斛每正苗一石帶糴二斗截自指揮到日為始至今年下限滿共帶糴到占米等二萬三千餘石已告示諸縣有未帶糴人戶及未納零數並與住罷將帶糴米依作時值紐錢價通貫三萬餘貫已行下逐縣將人戶應納應干官錢給鈔銷折本司卻支撥錢代納去訖近據新知虔州張觷申本州錢糧大段缺乏到任之初實難措置本司兩次于前件帶糴米內撥米八千石應副前去外猶有其餘米斛現椿管充本司准

備軍期緩急支用

申省乞施行糴納晚米狀

據洪州申准轉運司牒備奉朝廷指揮令歲和糴大米五萬石內先糴一萬五千石並限九月終糴足起發前去張少保軍前緣本州管下諸縣民田多種早占少種大禾係在向去十月方始成熟民間並無蓄積陳大米即與其餘路分州軍事體不同今來秋田闕少雨澤已覺久旱現在差官分頭祈禱尚未感應若以等候大禾成熟日收糴竊慮有違九月糴足起

發元限本州亦未敢趣時收糴早占米斛已申轉運
用乞賜申明朝廷施行外申本司并承轉運副使徐
顯謨公文契勘近准六月二十八日尚書省劄子指
揮上供米斛係充軍糧早米不堪久貯具合起發應
副行營左護軍湖北京西宣撫司早米二十萬石不
須更催早米如人戶願以舊米預納即行受納起發
即不得催理早米以此本路和糴米斛並合收糴粳
米內先糴一十萬石本司已于七月十六日牒諸州
照會收糴舊米外其餘米九月開場自合收糴晚米

申本司契勘本路春夏之間雨暘時若早禾已自成
熟收割了當自入秋以來缺少雨澤已覺亢旱又生
青虫食害苗稼現今祈禱未獲感應若更旬日內雨
無晚田決致旱傷竊見朝廷近降指揮受納秋苗及
和糴米斛並要一色晚米竊慮既不糴納早米晚稻
又失指準又誤大計已具奏聞伏乞朝詳廷酌施行
去訖今據洪州前項申述本司契勘本州管下鄉民
所種稻田十分內七分並是早占米只有三二分布
種大禾又緣入秋以來久缺雨澤已見亢旱竊慮晚

田向去難以準其早米官中既不糴納慮為無并之
家停蓄及他路客販前去有誤歲計欲望詳酌早賜
指揮施行

申省措置酌情處斷招降盜賊狀

契勘官軍自來討捕盜賊有招降有脅降雖同謂之
降而事體全然不同或聚集徒衆官軍未易收獲或
保固險阻官軍難以攻取遣人齎發旗牓入賊說諭
供狀款伏聽從號令解釋器甲束持槍杖依限出來
有悔過自新之意此招降也招降則當免放從前罪

犯一切不問首領量補官資徒黨揀選使喚待之與
諸軍一等若或官軍已臨賊壘決可擒獲及與官軍
已入賊巢逃避無所乃始哀祈乞降保全性命出于
事不得已此脅降也脅降則當以便宜酌情處斷其
有久為頭首累受招安長惡不悛及殺人衆多情理
巨蠹之人自合依舊處死及有隨隊劫掠不曾殺傷
之人合從斷配若是驅虜入隊為賊負荷不曾劫掠
作過之人合從釋放上項脅降即雖與招降一例放
免今來本路前所脅降到賊並不分別遂致兇徒無

所懲戒方其嘯聚徒黨初謀作過之時已謂官軍必須招安可無後患恣情刼掠無所忌憚及至官軍圍掩不能自免又使出降給據放散安然無事至有朝受公據散歸田里暮持槍杖放火殺人遂致兇徒遞相倣傚一伙才了一伙又生無有窮已本司今將近來討捕到賴漏八楊三十四熊清李安淨等諸項賊伙徒黨內有首降之人用所得便宜指揮依前項措置酌情處斷外伏乞更賜詳酌如得允當即乞指揮行下現有盜賊諸路帥府急依施行庶幾事歸一體

盜賊有所懲戒漸見衰息

申省陳述受納夏稅物帛狀

竊見行在戶部帖本州受納夏稅物帛官將受納到應干夏稅物帛數目開具實封尚書省仍候將來受納了畢即別行攢類親書都數結罪保明供申契勘依法夏稅受納開場日縣申本州〻申轉運司點檢又納畢申所屬監司選官稱量令條上供之類即團併成綱發赴左藏庫交納內有合條本州支給官兵春冬衣賜等用即從本州支遣皆有帳籍可以稽考此祖宗舊制不可易之法也今朝廷盡廢前法令戶部經帖州縣受納官令開具受納數目徑申尚書省則是朝廷平時所設監司帥守皆不可信而取信于州縣小官廢成法而失大體非所以示天下竊為朝廷惜之以愚意竊料此必戶部建明欲盡取夏稅物帛以足用度而不恤州縣官兵支費此尤不可者近年州縣米斛悉充上供錢物悉養大軍官吏甚矣若更盡取夏稅物帛將春冬合給官兵衣賜令州縣自行辦畫措置委是難舉行伏望朝廷特賜詳酌指揮

施行外所有戶部帖下本州受納物帛官朝旨未得施行別聽朝廷指揮

申史館承受元帥府御書狀

准史館牒勘會本館現修纂建炎日歷合要元帥府事跡參照修入契勘元帥府昨在濟州日曾以書賜李相公即未見得係于何年月日于甚處承受及有無謝表須至公文牒請詳此契勘前項文字請抄錄送史館以憑修纂契勘綱昨于建炎元年五月內自資政殿大學士太中大夫領開封府事蒙恩除尚書

右僕射兼中書侍郎于南京行在供職據從事郎劉
照狀申四月丙承元帥府差齎親筆書往湖北路等
候投下行至德安府聞自江淮間前來却齎親筆書
回綱是時賫于南京承受有表稱謝所有謝表今錄
白繳連在前

申史館繳編次到建炎制詔奏議表劄集狀

右綱近承史館牒當館現脩纂建炎日歷合要時政
記參照昨蒙朝廷降下觀文相公劄記到建炎初任
宰相編類到時政記內文字首尾未詳及拜罷辭免

奏劄批答並未曾抄錄赴館并靖康初淵聖皇帝即
位事迹亦未曾編類前來守等參照綱契勘除靖康
初間淵聖皇帝即位事迹不曾被旨未敢編類外今
將自建炎初除罷宰相制命詔書批答辭免稱謝表
劄及奏議建明劄子皆已得旨施行者編類次第勒
為四卷繕寫成冊繳申史館用匣複封盛貯鎖鑰全
伏乞照會收管施行

梁溪先生文集卷之第一百六終

梁溪先生文集卷之第一百七

奏議

申樞密院乞施行劄子差兵將狀
申都督府乞差撥軍馬狀
申都督府樞密院催差軍馬狀
再申都督府樞密院催差軍馬狀
申督府密院相度措置虔州盜賊狀
申督府密院乞防秋軍馬狀
申督府密院具虔吉盜賊再乞防秋軍馬狀

申督府密院開具沿江一帶州縣合控扼去處
乞軍馬防守狀

申樞密院乞施行劄子差兵將狀

契勘綱近赴行在進對具劄子奏乞依元降畫一指
揮先次撥差一半兵一萬人其要用錢糧亦乞依元
降指揮先次支撥一半錢二十萬貫米七萬五千石
應副前准樞密院二月二十九日劄子已關送都督
行府劄副照會今已多日未奉回降指揮江西係上
流重地非屯重兵緩急何以控扼兼虔吉州盜賊乘

此荒旱嘯聚作過自三月以來已添六頭項約一千
餘人若無重兵彈壓討捕定是猖獗將來難以殄滅
右謹具申樞密院伏乞早賜指揮施行

申都督府乞差撥軍馬狀

勘會本司近為所管統領官郝贇人馬已依奉聖旨
起發權聽岳飛使喚蒙朝廷撥到申世景軍馬人數
不多近分吉州中永新縣等處有盜賊六頭項計一
千餘人缺兵分頭措置已具因依奏聞乞于近便處
先摘撥兵將二千人付綱相兼使喚未本回降指揮

今來虔州界尚有未獲賊伏因統制官李山為岳飛
句回又復出沒作過續未據南安建昌軍袁州等處
申現有兇徒結集嘯聚劫掠鄉村伏數漸多須至申
聞右契勘本路虔吉州平日素多盜賊聞大軍到
來討捕使即遠遁潛伏山谷官兵才過又復出沒近
蒙都督行府遣副總管康隨及差岳飛下統制官李
山領兵收捕雖節次承閲報殺敗伏數未能勦除淨
盡李山軍馬既回又復猖獗今來本路只有綱帶到
申世景一項軍馬人數不多除已分遣一半前去吉
州捉殺外其餘官兵現留洪州帥府防守彈壓所有
其他州軍現在作過盜賊委是缺兵分頭前去措置
討捕早幾飢民易為嘯聚若不乘早措置漸致滋蔓
後來難以殄滅望賜詳酌日下于近便處先次摘撥
差撥兵將三二千人付綱相兼使喚庶幾不致誤事

申督府密院催差軍馬狀

准樞密院四月五日劄子節文本司奏吉州管下有
兇賊郭少二等賊徒嘯聚作過乞先次差撥兵將二
千人前來相兼使喚及乞存留岳飛下統制官李山

軍兵在虔州彈壓措置等奉聖旨令都督行府相度
度應副劄送本司照會須至奉申者右契勘本司現
據提刑司虔吉州南安臨江等江軍等處申虔州有
曾六冠曾大喉黃緻鑽曾九唐四謝鬼七周識梁玩
李洪劉宣吳添廖一長劉十二譚十二等吉州界曾
太保尹使者郭少二周花八諶花三易十二羅大等
南安軍界何少七吳守傳李牧等臨江軍新淦縣管
下有已受招安鄒鳥八等賊徒結集頭項人數不一
猖獗作過乞兵討捕本司已委本路副總管康隨將

帶存留邱贇下將官王彥官兵三百人前去就節制東南第六將兵及巡尉措置招捕虔吉南安軍管下盜賊并分遣中世景下官兵二百人前去臨江軍新淦縣與本縣知縣右奉議郎趙不華商議同共招投鄒鳥八等賊徒外現存軍馬彈壓一路數目尠少其李山一項軍馬又已抽回赴岳飛軍前緣今來作過盜賊頭項數多委是缺兵分頭前去捉殺竊慮諸處盜賊見得官軍單弱結集滋長卒難勦除伏望鈞慈詳酌今來所陳事理速賜指揮于近便處摘那差撥

兵將三二千人付綱相兼使喚并支撥錢糧等庶几不致滋事

申督府密院催差軍馬狀

契勘本司先為吉州管下有兇賊郭少二等賊徒作過遂具狀申奏朝廷乞先次摘那差撥兵將三二千人前來相兼使喚及乞存留現在虔州駐劄岳飛下統制官李山軍馬且在本州彈壓措置候朝廷別差到軍馬即令起發去後續准樞密院四月五日劄子奉聖旨令都督行府相度應副本司尋契勘近又不住據提刑司申虔吉州南安臨江軍等處虔州界見有曾六冠曾大喉黃鍬鑽曾九唐四謝鬼七李洪劉宣吳添廖一長劉十二譚十二等吉州界曾太保尹使者郭少二周花八謎花三易十二羅大等南安軍何少七吳守傳李妝等臨江軍新淦縣界有已受招安鄒鳥八等賊徒結集頭項人數不一猖獗作過乞兵討捕本司已委本路副總管康隨將帶存留邱贇下將官王彥官兵三百人前去就節制東南第六將兵及巡尉措置招撫虔吉州南安軍管界并賊并分

遣中世景下官兵二百人前去臨江軍新淦縣與本縣知縣趙不華商議同共捉殺鄒鳥八等賊徒外現存軍馬彈壓一路數目尠少其李山一項軍馬又已抽回赴岳飛軍前緣今來作過盜賊見得軍馬單弱結集滋長卒難勦除本司已于四月十九日具狀申樞密院及都督行府乞于近便處摘那差撥兵將三二千人前來相兼使喚并支撥錢糧等庶几不致誤事去後未奉回降指揮須至再具申聞者右申樞密院及都督行府伏乞檢詳本司前申及今狀事理速

賜指揮施行
申督府密院相度措置虔州盜賊狀
七月十八日准樞密院七月一日劄子臣寮上言臣
竊以虔州地險民貧風俗獷悍居無事時群出持兵
私販為業自軍興以來嘯聚為盜招捕殆將十稔終
未殄滅臣深求其故乃知招安之後田業荒蕪耕種
不具州縣救目前之急不暇存恤又督捕負宿悉乘
之相煽愈固加以巢穴深遠山多瘴癘官軍憚于窮
討有司疲于供億往〻以招安為便殊不知官其首

領餘衆何歸朝廷若不嚴行措置異時鄰境恐應和
率從賊志益滋矣臣愚過計欲乞汀州常屯兵千人
循梅各屯千人虔州屯二千人間歲更番每遇猖獗
併力掩殺仍擇守令專意撫存失業之人如此則良
民有以自存頑民知所畏憚庶几兵可强而寇可銷
矣俟其平定瑞金乃諸邑上流增以軍使之額邑宰
兼之留屯千人委帥司撥差本州將兵四百人他州
六百人隄防其徼邀騎將主之庶制其命俾不復萌
意實永遠之利也取進止奉聖旨令李綱連南夫張
致遠相度申樞密院劄送綱疾速施行綱契勘虔賊
舊年止是冬月農隙之時相率持杖往廣東販鹽以
圖厚利後來漸次于循梅等州村落間劫掠得牛畜
錢帛歸家使用廵尉不敢奈何徒黨漸衆遂犯州縣
至建炎四年官省移在虔州陳大五長嘯聚作過當
時官司措置無策賞罰失當土豪有物力之家往〻
嘯聚結集報復仇怨頭項漸多州縣不能制禦連結
滋蔓以至今日雖遇豐年亦不衰息其說有二一則
虔民賦性獷悍喜為賊盜易為結集動以千百為群

互相劫掠凌逼州縣不畏刑法不顧死亡循習成風
不以為怪異于諸路盜賊二則自近年以來專務招
安官司失于措置有以誘之為盜謂如招安到賊徒
首領盡補官資放散徒黨其徒黨中桀黠者又復糾
集徒衆自為頭首以俟招安復得名目遞相傚倣無
有窮已其招安出首領雖已補授官資或與差遣多
是不離巢穴不出公參依舊安居鄉土稍不如意或
資用缺之則又相率為盜以此滋蔓雖痛遭屠戮亦
不改悔竊恐為害未艾今來朝廷欲措置虔寇不過

招捕而事臨以重兵有以制其死命然後可以招撫務令措置合宜乃為得策何謂臨以重兵有以制其死命今虔冦巢穴多在江西福建廣東三路界首置立寨栅為三窟之計一處有兵則散往他處官軍旣退則又復團聚中間遣發軍馬卒于不能窮討正以節制不一之故若節制歸一使其不能散逸且捕且招威令旣行則窮冦別無他策必須自歸然後結一恩信使之改過自新將為首及徒黨桀黠之人盡赴軍前使用以除後患此最策之上者綱昨曾陳請乞

于江西路置都統制一員節制三路軍馬以招捕虔賊蒙朝廷許令本司辟置然至今未敢辟若非惟難得其人亦以本路軍馬単弱不足以副都統制之名故遲留至今如蒙朝廷遣發防秋軍馬使本路兵勢稍壯方可辟官充上遣件差遣使統三路兵以措置虔冦數月之間必見就緒旣以兵力招降乃可使之遠去巢穴以消永久之患應招安到賊伙除放散脅從羸弱之人外其頭首及强壯桀黠之人並令解發赴軍前使喚頭首與正官資及其餘强壯人並與刺

手背分隷諸軍下使喚若能用命立功優與推賞或又作過必殺無赦其不能悛改逃亡復歸本土之人許諸色人捕斬籍没田產編配妻子以係累其心使知為盜之無益自然不敢復為頭首則虔人喜為盜之風漸次可銷昨韓世忠旣破范汝為其頭首及强壯人並將隨帶軍前去所以建州數年無盜賊之虞者正以措置得宜至于盜賊衰息之後又須縣令得人勞心撫字使作過桀黠之人旣去良民得以復業安于田畝乃可以化盜區復為樂土此尤不可後也

綱昨嘗奏請辟置虔州縣令已得指揮許辟然至今猶未敢辟奏者實以虔之諸縣多是煙瘴之地盜賊出没不常朝廷初無賞格士大夫之有才者多不願就又難强之使行今吏部注授者旣不肯赴上現任者又皆欲省罷欲其究心職事撫字遠民消革盜賊之風未易可致欲望朝廷優立賞格將來辟置知縣到任半年盜賊消除良民復業選人特與改官京朝官與轉行一官候任滿日各再與轉一官其盜賊平定之後量與蠲免租税已前欠户並免催科庶几官

吏心盡民庶安業復有承平之象所有乞將虔州屬邑分置軍器屯兵一節現行相度別具供申外謹具申樞密院都督行府伏候指揮

申督府密院乞防秋軍馬狀

准諸路軍事都督行府七月二十九日示下本司劄子節文本司申乞截留王彥軍馬就便聽本司節制使喚于沿江屯駐防扎及分兵前去虔吉等州捕盜等事劄會王彥現病昨已准聖旨指揮令統率軍馬前來行府應副沿江使喚候將來到日量度分撥官

兵前去如緩急本路别有虜偽警報行府即遣發大軍前去措置捍禦劄本司須至申聞者右勘會本司昨累具狀申都督行府乞差撥軍馬前來本路防秋及分布捉殺現作過盜賊使喚先准都督行府劄子現議遣兵續准指揮已勾王彥軍馬候到行府日即差撥前去本司又再節次且關兵因依申行府乞截留王彥就便聽本司節制分布使喚今准前項指揮本司契勘今來已是九月防秋之際沿江一帶合行措置控扼去處並未有兵備若候有虜偽警報方行遣發軍馬前來應援防捍深恐後時決誤國事欲望詳酌速賜指揮差撥兵將前來本路沿江帶擺布防捍使喚庶幾不致臨時誤事

申督府密院具虔吉盜賊再乞防秋軍馬狀

據吉州申據下班祗應徐彥特百姓徐二黃永經州陳狀八月二十九日早據百姓黃永引到吉水縣五十一都稅户徐二稱今月十七日夜有虔賊王三將朱十一將等二十三人各有衣甲鎗刀叉刀等投徐二家令本人探本州有無大兵欲報讐殺本州官負

虜掠人民等事尋差人前去徐二住處地名桐木塘離州城五里以來收捉到賊人劉大王大名方龍十朱五陳花十一并殺獲到首級兩級勘據劉大等招通委是同興國縣賊首王四閑等爲探得駕動及本州無人馬節次前來徐二家要二十日夜往李十二等家打劫了後就便過江往城下報讐殺本州官負人民放火擄劫財物本州已將劉大王大名方龍十朱五陳花十一處置訖申本司又據吉州申近據永豐知縣申虔州興國縣賊徒欲侵犯本州官下劫掠

作過及據吉水知縣申八月二十五日據孫勝告首
虔賊姓晁等人四散會得二百餘人前去吉州作過
本州已差發官兵捕捉續據吉水縣弓手徐堅等與
本州監林梅渡使臣廖文寬等節次獲到孫勝告首
結謀虔州將兵晁清等九人已送下右司理院根勘
至二十七日又據太和縣尉張廸功申據王豪蕭安
世申傳聞興國縣招安人張細髻等因緣手下人盜
去王家牛與財主鬪敵各有殺傷再集周十說謝二
十八花張大呂寶等三千餘人在彼圍定王家寨與

國縣尉現在彼處勸和因依州司已行下興國縣接
界永豐等縣差發巡尉體探把截防備外緣所管弓
兵人數不多竊慮晁清等走散殘黨或與興國縣張細
髻等嘯聚群衆不測衝突本州管界作過衆寡不敵
難以支吾臨時申請不及乞差兵前來本州駐劄討
捕須至申聞者右本司已累具狀申都督行府乞差
撥軍馬前來本路防秋及分布捉殺現作過盜賊使
喚去後未奉指揮差到今據吉州申體探得虔州管
下張細髻等結集作過乞兵討捕緣本司止管統制
申世景一軍人數不多委是缺兵分撥前去措置欲
望朝廷特賜詳酌早降指揮施行謹具都督行府及
樞密院伏候指揮

申督府密院開具沿江州縣合控扼去處乞軍
馬防守狀

契勘本路西接湖北東連江東北與淮南對境去僞
地不遠沿江州縣渡口險隘去處自來防秋皆合行
措置控扼前此數年本司蒙朝廷撥到兵二萬人可
以分布使用如江州興國軍皆屯重兵武寧分寧分

水諸邑亦有軍馬近日兵將盡皆撥隸行府都督及
岳少保軍中所存已無十分之一今來秋氣已深應
合控扼去處並無兵可以防守雖朝廷遣兵屯戍淮
上可以保障然預備不虞兵家常理亦本路近年舊
例不可頓缺若沿江三州軍有兵可守緣急別無他
虞則其州縣皆可保全所有防守雖合用兵數至多
今來止望朝廷累降指揮量行差撥五七千人本司
隨宜處置庶几不致缺事今特將沿江州縣渡口及
險隘合行屯兵控扼去處畫圖帖說繳申朝廷都督

行府乞賜指揮差撥應副施行令開具下項
一沿江合控扼州軍
洪州　江州　興國軍
一沿江合控扼縣分
洪州武寧縣　洪州分寧縣
江州瑞昌彭澤縣　江州湖口縣
興國軍通山縣　興國軍大冶縣
一合控扼隘
武寧縣界狗咬口　瑞昌縣界泉口

一合控扼渡口
李家渡　馬家渡　富池口　洪當洲　磁湖
右謹具梱密院都督行府伏候指揮
邵武縣縣丞吳興陸讓同刊
鄉者　李軒同校

梁溪先生文集卷之第一百七終

梁溪先生文集卷之第一百八

書一

與了翁書
與吳元中給事書
與許振叔顯謨書
上王太宰論方寇書
上門下白侍郎書

與了翁書

某頓首拜啓提宮右司大座下曩歲姑蘇獲奉誨語

迨今六年不果通問執事第勤瞻詠今者罪譴幸託仁里因得詢問動靜竊承寓居廬阜之側燕居甚休殊以為慰晷漏比日不審體氣復何以伏惟尊候萬福某學識淺陋荷蒙上眷知擢處華近每愧無以補報萬一愚戇忘發罪當誅殛上恩寬大不忍置之于斧鉞姑從薄謫且得善地省咎念恩日深慚懼沙陽去鄉里不遠而溪山之勝魚稻之饒為七閩最士夫漸先進之風多可語者罪戾得此大過所望非幸會耶且置是事疎拙之性情不辯理惟是平日為信釋

氏因循倥偬常恨未能徧請其書逮抵茲邑征商粗
辦居多暇日適羅疇修撰雜創華藏典緣事其盛因
與二三禪老結看經社以酬宿黃之志良自喜也然
華藏廣博初心乍遊浩無涯涘譬猶泛海不覩斗杓
豈能了知所適之方而到彼岸竊聞吾大留心藏教
有日矣以具眼而閱靈文必有所深契者方此待罪
莞庫無緣趨造函丈以承緒餘顧因便風略示其要
以為華藏指南則善財之參豈得南歷達磨之吾不
從西來自利〻他以所得者還為人說亦佛菩薩之

意也近于陳麟宣教處見華嚴閣記融事理為一門
會禪教為一法仰味至言深所嘆服新著必多偈蒙
垂示一二以為後進發藥之資不勝幸甚拙惡四篇
輒浼聽覽以丐斤削正暑伏冀為道自重五月十一
日某頓首拜啟

與吳元中給事書

某頓首拜啟元中宮使給事台座便人至伏領春初
所賜教玩味再四如奉顏色不勝感慰中夏暑溽不
審近日氣體復何似恭惟台候萬福某沙陽待罪行
半年矣省咎念恩日深愧懼所幸征商職事粗辦日
有餘暇適羅疇老修撰新創藏典因與一二禪老結
看經社攝其樞要隨即錄之此外間亦弄文墨以自
娛適士人中有鄧肅者頗有俊氣時于酬唱以盡溪
山風月之美用是不覺歲月之度第親年浸高遠去
庭闈數千里外此情如何蒙喻周悉非眷念之厚何
以及此感服無已竊聞復職計召還不晚矣中外所
望非特拙者有覬于託賴也達可北門之除頗協士
論近迹維揚相會必款其論如何信斯比報宮祠果

能就閑靜養數年甚善不知卜地何居因書幸致意
未果修問見素才得從官遂爾物故人世浮脆殆如
幻如夢無可戀着觀此益使人灰心耳如人飲水冷
煖自知如人登山各自努力當以此語獻于左右願
留意近著八篇輒錄去以發千里一笑有未然者幸
以見教未有瞻晤之期惟冀為道為民自重謹奉啟
承動靜五月二十有八日某頓首

與許振叔顯謨書

某頓首振叔知府顯謨尊兄專人來特辱教賜珠荷

春意竊審郡事多暇爲况甚休尤慰瞻跂比日暑溽
伏惟台候萬福某待罪貶所以訖如昨征商之餘日得
觀閱藏教留心空門以洗三十八年之非此外頗亦
讀經史弄筆研聊以自慰邑官爲具舫(高廟御諱)閣以盡
一邑溪山之勝時時登臨一觴一詠有足樂者士人
之中有鄧肅者頗俊爽問與酬唱有鄧覿者其家好
士喜具盤饌有鄧密者喜種花雖珠方異域者圃中
色色有之時以來伏有陳漸者深于經術議論淵源
可聽而晴老修撰晚年留意内典不爲今之禅流莽

蕩不可窮究葛藤戲論家有園池竹木森然時得遊
從其間清談終日觀此數事豈復有流落之歎弟覿
年高矣遠去庭闈未有歸期此懷何已異時倘蒙恩
貸得歸養親當遂屛跡山林以求素志幅巾杖屨同
爲惠山之遊以畢此生弟恐振叔方爲世緣挽留未
暇從我耳如何吴元中近得書趣尚可喜昨過維楊
相會差欵否何深之知此經從去冬道姑蘇邂逅虎
邱爲一日之欵歷落如故同時放逐已有得宫祠者
非久可還否見素才得從官便入鬼録人生如此亦
可觀矣雖有久近竟亦何較今人但知營營以厚其
生初無一念以善其死溘然之後平日所眷戀者無
一可得而所造諸業隨念現前散入諸趣可不懼耶
用是益知空門真所依歸者振叔留意于此久矣頃
雖欲會因循未能深叩所以有可垂教願無吝馬近
文四篇漫資一笑正暑切冀爲時自重揮汗布此殊
不周詳夏五月二十有八日某頓首書

上王太宰論方寇書

宣和三年正月日某頓首再拜少保太宰相公閤下

某愚陋無取昨者誤蒙識擢備員左史侍清光者凡
一年常愧無以補萬分之一妄論水事罪當誅殛蒙
上恩涵覆不忍置之斧鉞姑從薄謫夙夜循省感懼
交深今茲又緣赦宥與牽復之列獲遂歸養仰戴天
地父母之賜銘鏤肌骨未知死所此蓋伏遇太宰相
公以道佐天子務崇寛大洗垢滌瑕許之自新致茲
狂狷亦與甄録佩服盛德何敢弭忘某自去冬承吏
部符罷任起離淛中將道淛東省親毘陵行次上饒
適聞睦州方寇猖獗道路不通遂由江東泛舟以歸

又值黠歙失守郡縣驚擾閩關險阻獲達金陵出于
天幸然某遲回饒信諸郡者凡兩月餘于方寇事親
見探報及得于傳聞實為詳悉日夜慮之至熟竊不
勝憤懣深懼州郡部使者不以實聞于朝廷設有奏
報不過告急乞兵為自保之策拘于史文陳述不盡
至于東南大計與夫破賊之謀初未嘗及也恭惟相
公得君當國以身任天下之重而某平日荷家知遇
之厚不遇他人輙敢具所聞及己、管見冐干鈞聽
伏幸裁察方寇初作椽邦源村地枕歙睦之境恃險

卷之二百八 六

憑阻脅從烏合之衆不過千餘人耳當是時浙江屯
兵要害之地以強弓勁弩守之使虜掠者不得出從
亂者不得入不旬月間糧竭衆離賊可設策縛也統
兵于浙者不知此出其初輕敵而欲速成功悉驅廹
尉深擣巢穴則為所敗其後賊以虜掠致師官軍追
之墮其計中則又財自兩失利之後士氣不振統兵
者有怯敵之心悉聚浙兵屯于青溪距賊巢穴者六
十里先遣保甲營水寨掘壕塹然後進師一旦為賊
所乘向之木寨適足以為火攻之資弓矢不及施器

杖不及用束手受戮一掃而盡賊氣既鋭莫之阻遏
遂焚青溪諸邑以及睦州其後又破富陽諸邑敗官
軍于陸和寺設疑兵自江乘潮而下統兵者悉衆捍
之賊由山徑擣虛以入遂陷錢塘此則浙兵措置失
律之故也然歙距賊巢穴八十里屯兵數千以捍賊
衝適守臣憲司移易罷去舊者既去官新者未到任
雖有將兵莫相統一賊衆出沒虜掠村落去郡十數
里間視之恬然莫有與之敵者一旦卒然逼郡城姦
細為之内應兵夫四起乃始出鬭已無及兵夫以去

卷之一百八 七

賊巢穴之近而自賊作以來曾不為城壁壕塹守禦
之具至使陵踐如入無人之境諸邑靡然皆為所破
此則黠歙豫備不嚴之過也夫歙睦錢塘者東南劇
郡生齒衆多財賦充牣士大夫之淵藪也狂賊乘間
而作而旬月而陷兩州一督府縣邑以十數無辜之
民橫被屠戮官司府庫皆為掩有士大夫之家碎于
賊手而姦惡無賴之徒雜然從之自為得計兇焰寖
熾江浙為之震動可不為之痛惜者哉伏以我國家
承平之久東南之民習于治安不識兵革垂二百年

郡縣弛備卒無城郭將不知兵丶不知戰是以狂賊竊發官兵疲懦望風奔北居民遷徙莫有固心官吏往丶亦為遯逃之計無足怪者然東南者天下之腹心也欽陸錢塘者又浙江之腹心者也國家以養兵為重而養之丶具金繒穀粟轉江通漕盡在東南內欽以之瀕江諸郡不數百里由杭睦以跨浙東西亦不數百里旬月以來又不知其變動如何良可寒心得不為之深計而早慮哉為今之計破賊之計大槩有三一曰審地勢二曰遣重兵三曰擇良師江東地

勢近賊巢穴莫使于宣二浙地勢近賊巢穴莫使于杭丶雖賊所臨然傳聞淮甸之師繼至賊已棄城而遁去設使不去亦當力爭今帥也兵于二郡因利乘便收復睦歙使賊保還巢穴不敢放肆然後殄滅可期若夫散兵他郡地遠而力分未見其利此必審地勢之策也江浙之兵屢為賊敗士氣凋喪不可復用其勢必起兵他路及遠畿甸之師以臨之一以張軍勢二以安民心三以沮賊氣惟遣兵多則見功速雖暫有所費不得而惜此必遣重兵之策也自國朝以

來號為劇賊者儂智高之于邕王則之于貝耳當時帥師以破智高則者狄武襄公青文潞公彥博也二公者威信素著故能節制將士使之用命破賊于旬月之間今方寇悖亂僭逆殘陷州縣又非智高則之比自非選用曾任邊帥素有威名方略之人付以兵柄未易成功此擇良師之策也得良師揔重兵以臨要地又當許其便宜從事不從中制摧鋒臨陣者信賞犇亡敗衄者亦誅料敵制勝以蕩覆其巢穴然後城可指日而平也又有不可緩者江浙之間頻年水

旱民力凋耗加之以狂賊竊發州縣官追呼搔擾不勝其困宜下寬大之詔凡鄰賊州縣科率調度不急之務一切權罷積欠逋負權行倚閣出禁帑截上供錢穀以給軍資使百姓曉然知朝廷德澤無先于此者夫天下猶之一身瘡痏即吾之肌肉也盜賊即吾之民也民愚無知初雖脅從啗以所欲貿財可掠而有婦女可虜而得仇怨可起而報平日束于法而不敢為者皆公然得為之無怪其徒之浸多而樂為之用也善治瘡痏者毋使浸淫善制盜賊者毋使滋

蔓滋蔓難圖皆起于忽之以為不足慮此不可不察
也恭惟某相公仰被聖天子之所眷倚術為四海之
所具瞻獨秉鈞衡之初狂賊偽發適當是時然則安
宗社福生靈立太平之基者當自破此賊始幸望留
意毋忽夫通天下之志者莫如言方今世故豈可一
二指陳惟通言路使人〃得盡其心而畢其說是者
從之非者置之而不加罪衆志畢陳可以不勞而成
天下功況于盜賊何足剪滅哉必欲通天下之言願
自某此書始亦嘗致書執政與此互見伏惟察詞之

暇試取觀之有可以裨廟堂之末議者竊冀不以人
廢言也干冒威嚴無任惶恐戰越之至某頓首再拜

上門下白侍郎書

宣和三年正月日某頓首再拜門下侍郎閣下某竊
以東南習于治安之久兵民不知金革之事郡縣初
無城池之守狂賊竊發擾吾腹心有不可不慮者而
某罪废之跡幸蒙兹宥歸自閩中道出江浙詢問甚
詳思慮至熟敢私布于左右以備採擇之萬一方寇
者奉狂愚無知之民傳習妖教假神奇以惑衆遂謀

潛逆然有狡獪姦人為之輔翼悉假古人名號以自
隱莫知其為誰何憑負險阻脅誘烏合亡命之徒建
號改年妄相稱諭其初不過劫掠村落運致資糧倔
強巢穴以苟歲月耳偶值浙兵措置失宜屢戰屢北
賊在招撫某在饒信親見探報觀其行兵狙詐百出
侮官軍于掌腕之上竊意未易制禦不旬月間果陷
歙睦錢塘焚蕩縣邑以十數江浙為之騷動此豈可
不為之慮而猶以常寇待之哉譬猶火燎于原必絕
其道乃可撲滅今賊勢鴟張兇焰浸熾憑陵州縣如

入無人之境莫有沮遏之者其勢必擇良帥遣重兵
以據要害之地運籌決勝折其角牙制其奔逸收獲
所陷州縣使賊畏縮退保巢穴兩路併力鋤其根源
則撲滅之期自可指日而定也要害之地江東莫如
宣兩浙莫如杭〃雖為賊所陷傳聞淮甸之兵繼至
賊已棄城而去設使不去亦當力爭命帥遣兵以據
宣則江東諸郡皆有所恃而進可以取歙命帥遣兵
以據杭則兩浙諸郡皆有所恃而進可以取睦得歙
睦則賊之巢穴可俯而窺矣夫有兵而無帥與無兵

同有師而無節制與無師司方今江浙之兵率皆挫衂不可復用必賴朝廷以虎符起畿甸及他路之兵以臨之然苟不為之擇威信素著曉兵事有方畧者為之師則遣兵雖多未必有所補也或以為盜賊竊發不足命帥則國朝以來劇賊如儂智高王則不過劇一郡當如命帥以討之者狄武襄公青文潞公彥博也矧今方寇悖逆僭亂攻陷州邑殺掠兵民聲勢又非二賊之可比豈委任一二監司郡守不知兵者所能殄滅哉誠得良帥総重兵許以便宜從事節制

嚴而號令明江浙合勢如首尾之相應將士協力如指臂之相使信賞必誅以作士氣而摧賊鋒左旁右畧轉戰逐北則此賊不難平也望朝廷立賞格以捕賊每名若干比正可以得小盜耳今方寇兇徒以巨萬計所陷州縣府庫倉廩民間物力悉皆擁有財足以聚衆力足以使人恐未易以立賞捕也為今之策莫若用邊賞之法除渠魁及為之輔而有名號者重賞以（高廟嫌諱）之外自餘一切討首虜以受功以陷陣寇敵敢鬬者為上則將士勸矣誠以區區爵從烏合之衆而能敗官軍陷州邑者以其敢殺戮忘生而不畏死也吾之將士卒皆欲全軀而保妻子以謂與賊鬬者必死而臨敵遁逃者可生雖有堅甲利兵安能使之破賊哉為今之策莫若以一軍法從事退撓奔北者必誅使之進與戰鬬賊猶有生理退而遁逃有死無赦以首爭首以力搏力而人自為戰則賊可破矣誅賞者驅將士于矢石用命戮力之大柄誠得良帥而付之雖懦夫疲卒且將化為精粹鋭矣此不可不察也恭惟朝廷留意西北所以折衝禦侮者甚備然

自今而觀之西北不足憂而江浙為可慮何哉西北高城深池樓櫓相望强將揀卒習于戰陣卒然戎狄驚邊徼屏　疆吾有以待之未足為深患也故自西鄙用師以來夏人每傾國入寇屢矣曷嘗有失郡縣之患哉江浙治安垂二百年州縣苟且城池弛備百姓閑逸官兵偷墮目不識旌旗之色耳不聞金鼓之音一旦狂賊竊發望風奔潰名郡劇邑談笑取之萬有一浸淫滋蔓歷時逾久其勢必至貽朝廷東顧之憂可不為之深慮哉伏望門下侍郎以一方生靈為

念因進對開詳以此間所謂賊不可忽而命帥遣兵據要害以圖進討不可緩者使狂悖之寇勦殄有期東南之民安堵無患天下不勝幸甚某庸陋不才素荷知遇敢緣國輒布腹心以裨廟算之萬一亦嘗致書宰執與此互見幸試取而觀之恕其狂斐干冒威嚴無任惶懼戰越之至某頓首再拜

梁溪先生文集卷之第一百八終

梁溪先生文集卷之第一百九

書二

與鄭少傅書　與中書馮侍郎書
上王右丞書　與梅和聖侍郎書
與程伯起舍人書

與鄭少傅書

宣和三年正月日某頓首再拜少傅太尉相公閣下某以一介草茅之賤誤蒙　主上識擢躐處華要雖從廢斥旋被甄錄天地父母之恩欲報無所罪戾之

餘忠深氣鬱豈復措陳當世之務惟是狂寇方干三省竊發浙江陷沒州縣震動東南適當歸自貶所道路經由之地探報傳聞備見本末不勝憤懣急欲陳制賊之策裨補萬一少贖前日之罪人微跡疎厭路無由竊自傷悼恭惟少傅太尉某相公養氣剛大許國精忠仰為聖主之所取信俯為蒼生之所屬望當今大臣敢以為言讒論啟沃夫宸聰者非公而誰輒不自揆以區區管見冒昧塵露仰瀆鈞聽伏望憐其意而少垂擇焉不勝幸甚竊見方寇初作據歙睦兩路

險阻之地與之結高廟御諱者數千人脅從之衆不過千計公然借擬謀爲叛逆無所忌憚當是時捕盜官司不以實聞于朝廷屯兵守隘徐圖討蕩必勝之策則賊乃几上肉耳何能爲哉部使者奏報既不以實乃欲亟剪滅以速成功討輕慮淺屢爲所敗其後愈聚浙兵屯于青溪復爲所破賊勢鴟張莫敢沮遏焚蕩縣邑放兵四掠不旬月閒陷睦歙杭三郡一督府談笑取之如入無人之境盜有府庫倉廩虜掠婦女屠戮士民焚燒屋宇不可勝計原其所以致此皆由奏

報不實致使朝廷不知其詳待爲常寇之過也何以明之往年劉五起于淮南不過有衆數十人竄伏山谷閒當時命使督捕急于星火遣兵屯守以鉅萬計尋即殄滅此見朝廷除患之速今方寇悖逆叛亂嘯聚兇徒非劉五之可比而命使遣兵踰時方至此有以知奏報不實致使朝廷不知其詳者一也往年討捕劉五監司逗撓不職例皆停廢此見朝廷督戰之嚴今部使者坐失州縣首爲逃竄之計未聞有顯戮以厲其餘此有以知奏報不實致使朝廷不知其詳者二也近年劉花三起于閩廣不過劫掠村莊未嘗敢與官兵相敵然立賞之格錢至萬三千緡官至武翼郎猶未敗獲此見朝廷嫉惡之深今方寇公然叛亂建號改元陷沒州縣而其初立賞不過數千緡官止承信郎此有以見奏報不實致使朝廷不知其詳者三也夫盜賊乘閒竊發何代無之所患者捕盜官司不以實聞忽之不以爲事浸淫滋蔓養成亂逆其害有不可勝言者今方寇勢已張職不愛人命動輒殺戮能用其衆蔑然有輕視官兵將吏之心所指郡

縣如期輒取此必有狡獪智詐之人爲之謀畫者未可忽也某去冬道信州聞賊據擁破浙兵焚青溪以輕舟歸使者分兵攻掠郡縣竊以謂睦歙當賊巢穴前後相去不百里守禦之具不固其勢必爲所陷乘銳以犯錢塘動搖浙西有可慮之勢未几果聞其陷歙睦徑趨錢塘則其智謀豈淺淺哉然賊能攻而不能守一時焚蕩殺戮以快意而無固有之計此可以力戰復也傳聞錢塘既陷後數日淮甸之兵適至賊棄城而去未知信否縱使不去亦當力爭何哉錢塘

有江山形勢之勝城郭欽廟嫌諱而人民庶東控會稽西鄣湖秀諸郡眞設險之地也自錢塘以東貢輸運漕皆所取塗自錢塘以西地非不廣民非不衆然皆平原曠野無有山川城池之阻以為捍蔽故復得錢塘屯重兵以守之可以遏賊之勢而全二浙利無大于此者為今之計破賊之策莫若擇良帥遣重兵以臨要害之地此三者相須以成功者也有要害之地而無重兵以臨之則不守有重兵而無良帥以統之則將士不用命識擇威信素著有方畧之帥統重兵以

臨要害因敵制變以圖進討則破賊形勢已定矣所謂要害之地者在二浙則錢塘在江東則宣城是也錢塘去睦宣城去歙遠不百里睦歙去賊巢穴亦遠不百里欲復睦歙非命帥統兵于錢塘宣城不可也欲蕩巢穴非復睦歙不可也若夫帥非其人及但委監司郡守以統制之不據要害之地而散兵他郡祇欲自保竊恐此賊難以指日削平剗亦未易制其銜兆也恭惟我國家承平之久東南之民尤習治安不識兵革一旦狂賊放肆民心皇皇莫有固志加以頻年之水旱民力凋敝州縣追呼搔擾百出朝廷宜有以大慰安之者而剪除鯨鯢之計亦不可以不早定也自賊作以來百有餘日焚掠郡邑而村落不復道攻陷州郡而縣邑不足言一路者積州縣而為之者也此豈可習以為常而不駭痛哉官兵未聞有奏捷而潰敗者屢矣借使賊徒暇誅假息更在數月之後兩路之民輟耕失業屯兵仰食坐有糜費國用必屈他路忽有竊發而應之者何以備禦此掃蕩之計所以不可緩也伏望少傅太尉相公以東南大計為慮

進對清燕之間極言敷奏賊勢有不可忽者擇帥遣兵進討有不可緩者使狂悖之寇速就誅夷江浙之民早遂底定天下幸甚某亦嘗致書宰執與此互見輒錄副本上呈以備採擇干冒威嚴無任惶懼戰越之至某頓首再拜

與中書馮侍郎書

宣和三年五月日某頓首再拜中書侍郎閣下某竊以國家治安之日久東南弛備郡縣類無城郭之固兵民不習戰鬬之事乃者狂寇乘間起于江浙之間

曾未踰時戰敗官兵攻陷郡縣歙睦錢塘皆碎賊手可為痛憤伏惟中書侍郎浙人也賊之所以猖獗官兵之所以失利州郡之所以失守必已詳達鈞聽不設復覼縷一一以陳第某罪廢之跡幸蒙赦宥獲遂北歸適當賊發之時道路驚恐崎嶇阻艱不可名狀竊思幸生太平之世而親遇駭聞之事夙夜惟念不勝憤懣嘗試策所以破賊者雖腐儒之常談然不可不察願試陳之以備採擇之萬一破賊之策大略有三擇良帥遣重兵以臨要害之地是也朝廷誠選用

威信素著有方略之人不患無師以虎符起發向他路諸將不患無兵惟是要害之地兩浙之衝以圖進取不可不講某以為要害之地兩浙在杭江東在宣何以言之賊既陷睦則杭距之為最近杭雖為杭所殘然傳聞不守復為官軍所得借使未得亦當力爭而據之也兵因守則跨浙東西皆有所恃可以進而取睦賊既陷歙則宣距之為最近宣雖賊所未至然居民皆已遷徙官吏亦為避逃之計急以重兵守之毋為賊得則瀕江諸郡皆有所恃可以進而取歙復取睦歙使賊不敢放肆退保巢穴然後兩路可以協力因利乘便同時進討剪除鯨鯢絕其本根此所謂地利不可失也夫命帥統兵臨要害以圖進討此策之必然者也至于入巢穴冒險阻與賊爭利于崎嶇山谷深林叢薄之間恐非西北之兵所便也于此有策則當起福建路兵及廣行召募福建路槍杖手自衢入睦自信入歙以攻賊于巢穴則必勝矣何則閩人趫捷勁健耐辛苦而習步戰履峻險之地如履坦途尚氣而好鬬以誅賞激之用其長必得其力也愚

竊料之異日破賊于巢穴者必此曹也然閩中比年以來民力尤困惟望朝廷權時之宜而優恤之罷不急之務以寬其力必有仗節之士死難用命而立功者廟堂之議幸留意于此某疎拙不才曩之遠屏尊乃自作幸蒙寬宥得歸養親有田梁溪之上足以供伏臘今乃與賊為鄰金鼓之聲相聞士大夫之家率皆遷徙以避冦親年高矣聚族几千指亦將餬口于他郡惟望朝廷通群策擇採其善者而從之克清大憝教寧一方使與避冦之人得復扶老攜幼以還故

居雖畢此生得為太平之幸民亦足矣素蒙知遇之厚敢布腹心伏幸裁察亦嘗致書宰執與此互見協贊机務之暇願試取觀之意者千慮庶几一得干冐威嚴無任惶懼戰越之至某月某日某頓首再拜

上王右丞書

宣和三年正月日某頓首再拜尚書右丞閣下某竊古書竊見盜賊多起于治安極盛之世惟以良帥重兵決策進討隨手殄滅無有遺患猶之身也瘡痏乘間發于四支必以毒藥攻之毋使浸淫屢疾乃瘳良

帥重兵盜賊之毒藥也苟兵不重則無以制賊而使軍容奮張帥不良則無以制兵而使將士戮力有重兵而無良帥以統之號令不明誅賞不信智謀不深膽畧不勇則兵雖多適足以為累是良帥者尤所當急者也漢之盛時盜賊嘗起矣至遣繡衣直指使者督捕誅二千石以下乃能克之唐之盛時盜賊嘗起矣得郭子儀李光弼之徒以為之帥乃能剪滅自國朝以來號為劇賊如儂智高王則輩亦嘗據有州郡當時命帥以討平之者狄武襄公青與文潞公彥博

也由是觀之盜賊竊發治世之所不免要在擇帥付以兵柄可以無虞帥非其人一失事機浸以滋蔓則其患有不可勝言者恭惟國家承平之久垂二百年東南之民習于治安不識兵革州縣因循城壁隳弛將卒怯惰莫知戰鬪邇者方寇竊發江浙之間嘯衆烏合之衆以鉅萬計不旬月陷歙睦杭三郡一督府縣邑以十數士民之家肝腦塗地公私帑藏為之一空虜掠婦女焚蕩舍屋不可勝計原賊猖獗蓋緣江浙無重兵以臨之雖有兵而統制之者非其人措置

洄刺因仍至此也得不為之痛憤者哉今朝廷既察其故分遣重兵以臨要害之地矣然統制之帥所宜孝廟嫌諱擇非威信素著智略過人者弗可用也何則驅士卒以捍盜賊以全軀顧妻子之人而當亡命不畏死之寇自非威信素著將士用命安能使之求生于死地而人自為戰哉賊徒狡獪狙詐百端前日歙睦錢塘之兵皆中奸計自非智略過人習于兵事安能使之機械無所設而墮吾術中哉威信素著雖教婦人以戰可使之冐鋒鏑蹈水火古人有之孫吴是也

智略過人雖當百萬之冦可使奔潰聞風聲鶴唳皆以為王師將至古人有之謝安是也况挖重兵以攻盜賊何難之有夫行軍用師雖因敵制變臨事施宜不可豫言然決勝大略必先定于胸次攻盜賊戡禍亂禦夷狄其理一也請借古以明之漢景有吴楚之變得一周亞夫為師雖不自意能至洛陽然堅壁固守不與爭鋒而以梁委之〻策已先定故能待其食盡氣衰一舉破之漢宣有先零之患得一趙充國為師雖俟至金城圖上方略然屯兵積穀計已先定故

能待其種落離散一舉滅之今方冦雖庸人一時竊發然有奸惡為之輔翼厚實峻誅能用其衆曾未踰時其鴟張已如此殆非浪戰之所能破也然則決勝大略豈可不擇師而先定哉恭惟尚書右丞某學該古今智周事物公忠直諒以宗社生靈為心協贊廟謨勘定此賊願以擇師為先務博詢衆老或起于閑廢之中或擢于行列之間或徙于邊陲之地許以便宜從事委任以責成功使鯨鯢指日可平而東南安堵無恙天下不勝幸甚某不敏昨以愚直妄發買罪遠屏幸蒙寬恩赦宥得削丹書輒敢僭易忘其言之不詳復有所獻誠以憤懣感于中而不能自已亦致書于宰執與此互見有以備採擇者幸望裁察之干冒威嚴無任惶懼戰越之至某頓首再拜

與梅和聖侍郎書

正月日某頓首再拜和聖禮部侍郎台座春暄不審動靜似何伏惟神所聽勞台候萬福某違去言教涉三年矣向仰之情無日不在門下也前年夏以愚觸罪倉皇去國平時交遊至厚若往〻不復通問獨吾

和勝送餞于門款曲終日非高義絕人遠甚欲(光廟諱)薄俗而重儀刑曷能及此銘刻于心未易殫敘別後聞公峻陟從班屢被寵渥喜而不寐意欲具尺牘致賀謝之誠以通殷勤而遠屏海隅荒陋征商之外杜門者略京師親故書問一切廢絕用是不果屢變念素厚常不以此加譴詘也去冬承吏部符蒙恩牽復本等差遣罷任既削罪籍復還故資無九年之謫而有三釜之養方竊欣幸將自閩中道出浙東省親毘陵適聞方冦竊發于睦屢敗官軍賊勢猖獗道梗不

通遂謀迂路由江南以歸又值黠斂為賊所陷瀕江
諸州紛然驚擾村落閭盜賊蜂起借聲勢以刼掠者
不可勝計間関險阻自饒信抵池陽偶得一舟涉長
江冒風濤之險几月而後達金陵又聞錢塘失守為
盜所據其去毘陵不數百里士大夫家皆遷徙以避
冦勢須親奉挈族餬其口于他郡四顧茫然未知稅
駕之所由此觀之其艱危惴慄憂愁之狀為何如耶
用是數月以來鬚髮漸有白者志氣衰落不復如往
時矣行年將四十于夢幻不實之境獨盬驚如此何

以堪之一身不足道也所可念者上有高堂之親下
有妻子之累捨去田園未知適從以吾一身一家幸
無恙猶且憂懼擾攘如此因思歙睦錢塘三郡十餘
縣士民之家以億萬計橫遭屠戮肝腦塗地其酷毒
為如何得不為之痛憤哉每一念此不覺淚之承睫
又復竊嘆以謂方策所戰而駭聞者不意身見之也
知勝鄉里與賊接不百里當稔聞其詳自錢塘陷没
以來又將及一月傳聞賊徒棄城不守復為官軍所
得未知信否其餘州縣又不知變動復如之何也大

槩賊作之初捕盜官司意在掩匿不以實聞措置乖
方浸淫滋蔓遂致于此為今之計莫若擇帥遣兵據
要害以圖討亟下寬大之詔使鄰賊州縣之民均知
上德澤此則急務竊不自揆以書達宰執諸公論此
數事輙以彥為一書煩和勝達之庶几無阻滯之患
區ゝ愚慮或能裨補萬一餘書亦錄副本說呈以書
意互見恐其欲知本末也千萬勿以示他人為幸交
遊中平昔所畏服者獨吾和勝前年試閩廊廡間語
端不虛發何哉士大夫所養以氣為主平時如虎猶

恐其臨事之如鼠況復泄ゝ況ゝ惟知佞柔以媒富
貴自餘何足觀哉每讀前史見古人立名節大畧卒
以氣作之和勝剛介自喜胸中之氣常勃ゝ然宜其
臨事不苟挺ゝ有素風烈也自公登禁從士大稱誦
不容口及見謝章鯁亮奮厲使人增氣但恨遠方不
知公在掖垣瑣闥所論何事以平日料之必有可觀
然方今居可言之地者論事當以天下大利害生民
大休戚為本至于排擊一二士夫此未足道願公勉
之侍從之臣皆以論忠獻納為職而任天下之責和

勝勿謂遂南宮侍郎遂可安枕而卧富貴易得名節難立當此時處此位勿使天下指為善保富貴之人乃所望于左右也辱公情義同于骨月不覺切切宛罪死罪某迂拙有素加以謫逐以來多病早衰不復堪為當世用矣區區之志惟望朝廷早殄此賊東南安堵復得攜老扶幼歸于故廬耕釣于梁溪之上以畢此生更與故人勉輔聖主以福斯世斯民得與樵夫田叟同被餘潤夫復何言此外千萬良食自重

與程伯起舍人書

正月日某頓首再拜伯起中書舍人台座春寒不審動靜何似伏惟神相靖共台候萬福某違去門下忽涉三載仰德之情朝夕在懷前年以愚觸罪蒼皇去國不果一別嘗辱垂教所以慰誨良厚及抵謫所首蒙書問眷予有加佩服至意亡以為喻罪戾中不敢保宗師親故書遂稽修報必蒙照亮近見邸報竊承給札代言歷華禁從殊慰士論辱愛素渥喜可量也某茲者蒙恩牽復罷任出自餘杭以感以慚將道浙東省親無錫值方寇竊發道路阻絕由江東以歸身履畏途冒風濤之險凡月然後達金陵又聞親老同骨肉葦避寇徙居未知所詣遣人詢訪尚未得報此情如何然徘徊江左之日久于賊事講聞甚詳慮之至熟輒以書達宰執論公具論本末區區始脫罪籍復此妄發所謂愚不可及然載于方策而駭聞者今乃身見之得不為之痛惜者哉五書副本致以浼呈幸與一覽勿以示他人也伯起平日耿耿之志交遊所共推服今據要津與國論以獻納論思為職適當此時願展盡底蘊為宗社生靈之福勿習循默為保

富貴之計乃所望于左右也未有拜見之期千萬為國自重

梁溪先生文集卷之第一百九終

梁溪先生文集卷之第一百一十

書三

崇陽與許崧老書
蒲圻與許崧老書
澧陽與許崧老書
海康與許崧老書
別幅一
泰寧與許崧老書

崇陽與許崧老書

某頓首啟崧老宮使右丞冬序隆寒伏惟燕處超然鈞候勝常昨者盧阜獲從杖屨之遊者數日懸懌多矣別來忽復半年豈勝馳仰中間辱教賜以傳聞從者所寓不一久稽修報愧荷無喻得珪老書乃知春聚已過雲巖計大旆今已至止遂為安居之謀否區區夏末即抵湖外屬沿江盜賊傳報紛錯宿留通城崇陽間今歲且成矣雖小寇尚未衰息庶幾阻江無南渡之志旦夕遂如諸宮事有輕重不得不預料然人有非料度所能及者亦姑聽之耳前蒙誨諭陳荷雲巖丈室竹林間風月殊佳第恐不甚宜冬竹庵錄示月林堂和篇諷詠數服輒復次韻和呈以資一笑李道夫聞有舊必數過從此但終日瑰坐時與古人相對黃卷間耳春秋書竊念一觀少窺獨究遺經終始之意告就趙令處借一介送示幸甚如定居修江此去不遠時得通問也臨江蕭建功秀才了翁孫婿極佳士慕義之久欲一見望幸與進也歲暮未有承晤之期臨書增懷切冀為國自厚謹上狀不宣某再拜

蒲圻與許崧老書

某頓首啟崧老宮使右丞台座使至兩奉誨墨殊荷眷情履茲新陽伏惟均侯多福區區自崇陽趨鄂渚行次蒲圻被受近旨檢會左降官不許同處一州移居澧陽自蒲圻由岳趨澧便道也少留治裝朝晚遂行澧陽深僻遠江非鄂渚比雖使自擇不過如此感懼深矣然自分寧至澧與鄂道里惟均尚冀時獲通問也寵示和篇辭意高古殆不容復繼矣歎仰無喻近詩文數篇謾往以資一噱願勿他示為幸蒙不鄙借示春秋集傳使得窺尋絕作以考聖人筆削褒貶

之深意幸甚俟久覆究觀有所疑難續其咨質俾畢
即專人馳書府次某飽食閑暇無所用心亦頗得追
繹舊學第苦道途奔走未遂息肩到澧陽如得少安
杜門者愆收心反照以觀四十六年之非此外于經
史間隨分有所發明亦不虛度歲月倘成篇帙自當
錄往以資琢磨第恐跡愈孤危未必得安居耳委傳
之多乃所以速其達也惶恐惶恐元中書前路即遣
人送去必不遺墜無緣少奉顏色臨書馳情歲晏苦
寒千萬為此道自重不宣某年某月日某頓首再拜

澧陽與許崧老書

某頓首啟崧老宮使右丞台座岳陽人還奉十二月
五日所教賜審聞鈞候勝常感慰無喻歲華改新伏
惟茂對令辰擁倍殊祉某待罪澧陽才息肩復聞有
海南之行不勝惶懼束裝俟命即上道然傳報已久
而命猶未至蓋以震悚章疏不知曾見否大槩以六
事為言其五皆靖康往事其一謂既罷黜不當紆路
歸無錫且與縣官飲晏惠山復資囊士人上書詆朝
政得失與復召用所以屏之海外坐此而已方逮受
秋八月乞罷相而歸至十一月始有落職之武昌指
揮則當其未謫數月間不歸其家將安歸乎惠山乃
靖康所賜以為功德院一詣飯僧初未嘗與縣官行
飲晏也至資囊士入上書言事與復召用此豈理也
哉是身許國已久方宣和未變故洶湧及靖康中讒
謗沸騰分甘死矣得逮今日皆其餘也豈復吝惜然
聖主在上睿智日躋如日中天而萬物畢照終冀蒙
察免且不朽自古賢智不能自免者多矣況以疎陋
之姿而值艱危之際進不量其材力退遂至于顛躋

罪大謫輕夫復何道數舍之遠無緣一別情可量也
前蒙借示春秋傳玩味諦繹心舒日明自不能去手
此書黙閤久矣今乃燦然非精思深考超詣自得何
以及此歎服無已輒作數百年書于後引之本末知
是否殊愧率爾也然前書所謂猶有疑者竊恐未免
有求之太備索之太過去處而三傳之說亦有邇焉
與經相違者正當信經而不信傳痛刪去之然後聖
人之意明不當尚取其近似之說以虧一貫之功也
願試陳一二以質所疑孔子因魯史而春秋作于史

之闕則亦闕之所謂信以傳信疑以傳疑故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若欽廟御諱昭公四年不書秋冬十五年夏五不書月十七年五月不書夏此皆史之闕文故聖人因而不書以志闕若于不書秋冬不書月不書夏取諸成歲及辰計之數求其義而爲之說則恐求之爲太備孔子作春秋于天地災降必謹書之使後天者知其故而恐懼修省故曰天垂象見吉凶聖人則之若書常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地震山崩之類此皆德政不修有所感召而然故聖人書之以紀災

若于常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霸言統將與西北齊小白于甲辰甲午地震言素王終始而生死孔子于沙麓崩言晉文公將霸之祥而地理決則恐索之爲太過三傳之說固有與經相違而可信者如經書趙盾弑其君而傳言盾之罪在于出不越境反不討賊而已經書許世子買殺其君而傳言買之罪在于不嘗藥而已弑君大惡也聖人正其罪而書之豈苟然哉雖三傳之說與經不同或可信者近于義故也至經書襄七年公會諸侯于鄬鄭伯髡頑如會未見諸侯丙

戌卒于鄵而傳言子駟殺之左氏謂子駟怒鄭伯不禮使賊夜弑僖公以瘧疾赴于諸侯公穀則謂鄭伯將會諸侯以從中國而其臣欲從楚故弑之所以不書弑者爲中國諱也夫以不禮于其君與所從不同之故遂成弑君之惡恐不若是之甚左氏載八年楚師伐鄭子駟子國子耳欲從楚子孔子蟜子展欲待晉子駟曰民急矣姑從楚以紓吾民晉師至吾又從之敬共幣帛以待來者小國之道也犧牲玉帛待于二境以待強者而庇民焉寇不爲害民不罷病不亦

可乎由是觀之則子駟亦無必從楚之志將會諸侯遂先弑其君何哉左氏第言子駟弑僖公初不言經所以不書弑之意而公穀言之夫春秋二百四十年間弑君三十六孔子皆正其罪而書之弑君而賊不討則不書葬以責其臣子今書鄭伯髡頑如會未見諸侯丙戌卒于鄵又書葬鄭僖公則僖公欲會諸侯未見而卒爾理甚明白三傳之說皆不可信當悉刪去之以經爲信可也其嘗謂介甫作字說其發明義理之學甚深然人得以議之者以求之太備故也古

者六書有象形諧聲轉注假借會意之類而一切以義訓之故不免有穿鑿之患然則春秋因史之闕文略而不書者存而不論勿求之太備則善矣又嘗謂漢儒言災異其指陳天人之際甚明然後世得以議之者以宗之太過故也惟先格王正厥事視天地之變則側身修行以應之而漢儒一切引類為之說故不免有傅會之弊然則春秋于天地之災祥謹而書之者論其大意而不索之太過則善矣孟子曰盡信書不如無書吾于武城取二三策而已矣信道之篤

取舍于經者猶如此而况乎傳乎三傳獨左氏躬見晋史公穀乃得于傳授春秋書尹氏卒以譏世卿左氏乃言隱氏為隱公之母善學春秋者去而勿取則鄭伯之弑詎可信哉是三者竊意以為如此未敢必也承切磨之喻故不敢自隱或有可採願無以人廢言其或未然却告垂誨幸甚方幸江湖間相去不遠書問往返可以資講貫之益今乃屏之海外邈無還期離群索居之念宜何如哉世路方艱千萬為此道自重不宜某再拜

海康與許崧老書

某頓首啟崧老右丞兄侍史湖外人來伏領中夏所賜教墨竊審動靜感與慰并秋高江外氣候已凉伏惟燕處多裕鈞候多福某以黎冠未靖尚駐海康官軍進討賊勢稍衰早晚遂南渡矣自抵嶺海幸與小子無恙然從者物故過半瘴癘之鄉真可畏也蒙誨諭之厚銘佩無已垂示易書彖象并論語法言訓詁已領離群索居之久得聞所未聞于蠻夷寂寞之濱忱然如奉顏色喜可量也憂患中讀易如管中窺豹

時見一班輒以所妄見者為之傳又著釋象訓辭明變類占衍數諸篇解剥易體非敢謂足以垂世成一家言聊以自娛忘憂永日而已常懷覊因未緣求教近于元中處盡傳感著遂獲窺尋微旨證其所合而考其所不然者幸甚幸甚卓見洽聞發明難言之意多矣然有未能無疑者求于大象似太深而求于彖爻之象似未備也嘗作書與元中論之今録往又嘗撮所著釋象中數十條致元中處祈其勿他示惟因風録致左右願試取觀之可見大槩庶几千慮或有

得馬觀易之象正猶觀天辨其分域察其名數然後
吉凶妖祥可得而占不然則以斗爲箕以角爲尾以
紫微之垣爲三光之廷其相去遼絶可勝言哉觀象
然後可以得意得意然後可以忘象而近世學者因
王弼筌蹄之說皆廢象而不談此所以多失聖人之
旨也互體卦變見于春秋傳所載占筮之言皆古書
不可廢也漢魏間言易者侵泥于象而不求其義所
取迂濶多矣夫聖人立象之本意而自輔嗣以來一槩
以義而不求象不得辭之旨因以失義者亦不爲之

少要之二者兼乃有得嘗試取象爻之象審而觀之
其所以示人者蓋燦然矣况以高明之識精深沉嚮
之思洞視而熟察之其所得遂將超軼絶塵何可跂及
耶所謂象爻之象者允中書已論其略今試及其一
二姤之女壯象在乾巽乾健也巽長女也一陰初生
已爲長女而健此女壯之象也晉之康侯錫馬蕃庶
晝日三接象在坤離（離日也　坤臣也）牝馬也坤比于離以柔
順得君康侯錫馬蕃晝日三接之象也餘卦皆然也
第或取互體或取卦變或取卦爻爲不同耳爻象蓋

亦如此然又有相因以取象者如益六四利用爲依
遷國則初九利用爲大作所謂大作者如盤庚之厥
攸作視民利用遷定之方中作于楚宮是也損上益
下正在此爻故其象取于遷國大作亦猶損六三之
爲得友而上九之爲得臣無家也有相反以取象者
如頤之初九以陽在下有自養之才然居動體則不
能守之以靜故爲舍爾靈龜觀我朶頤六四以陰在
上資物以爲養然居止體則有以靜養其威之意故
爲虎視眈眈其欲逐逐龜伏氣虎食肉相去遠矣動

止殊而吉凶異亦猶大過九二之爲枯楊生稊九五
之爲枯楊生華也凡此之類不可以一端求因象會
意乃知聖人立象之妙惟變所適而不可窮也所謂
卦體者頤損益外實中虛有離之體故爻象取龜大
壯外柔內剛有兌之象故象爻取羊之類是也所謂
卦變者變蠱之六五以爲九五則蠱變而爲巽故其
象以先甲後甲爲先庚後庚變明夷之六四以爲九
四則明夷變而爲豐故其象六五上六以暗在上爲
見斗見沬之類是也凡此合一卦以觀然後得之亦

猶頤中有物曰噬嗑小過有飛鳥之象時一見之使學者精思而後得焉妄謂如此未知然否頤有以警誨之幸甚論語法言訓故發揮妙理脉絡貫通正得古人立言之旨甚善皆聖賢言行之要惜乎近世之人以為童稚之習而弗深考也道途間因為小子講解諛者其説頗是正舊訓之失如井有仁焉之井不施其親之施凡百餘條今録十數章往以乞鑒裁或有可取當令小史以拙筆故楮盡書之以致凡格間也世故方爾吾儕唯當益求性命之理守死善道耳

餘復何言詔令既下想見士夫遷徙紛紛念之心折豫章遂為都會分寧僻遠自不相関從者不必更他六月初書已辦致來江外不知後復如何族大累重一還自非易事也聞杜門謝客唯以著述為事不勝數仰儒書訓釋既當不若于佛書中發其妙意雖見性了心不立文字然法門差別理事通融偏參亦自無礙大抵訓釋前言蓋專以為已非為人也瑰處海島既遠朋友漸摩之益又無書可觀其遂君子之棄而小人之歸乎會晤無期可量悵跂切冀良食自厚因張漕人遂寓書以承動靜不宣某頓首再拜

別幅

來教謂設卦觀象而繫之辭故辭皆自象生説易者之謬妄不難窮者以有象質之也又金石草木和合為藥寒熱燥濕體性頗殊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字字有象此言盡之矣至謂互體不足取則不似然求易之象于正體互體卦變卦畫時來俯仰之類皆不可廢若祇于正體中求即不合者多必為之說却成牽强以觀之盅而不為震之匕鬯剥之牀廬歸妹

之虛（太祖嫌諱）皆俯仰也臨之八月復之七日賁之相文咸（真廟御諱）損益之上下皆來時也噬嗑之頤中有物鼎之象大過之本末弱小過之飛鳥中孚之豚魚皆卦畫也井之改邑不改井同人之于野巽之先庚後庚皆卦變也取于互體其尤多如晉有艮體則為鼠巽有兌體則為巫鼎有乾兌則得妾以其子如履有離巽兌則為跛眇如此之類蓋不可勝舉以十三卦考之噬嗑正體離震互體坎艮離日也取諸龜貝之屬也震動而艮止也坎衆也此所以為日中為市致天

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之象也豫正體坤震互體坎艮坎為盜坤順也艮止也所以為門闕也震動而有聲也動乎門闕之間而有聲順以止之此所以為重門擊柝以禦暴客之象也餘卦皆然可思而得也互體取象曷可少哉又觀乾兊為夬百官以治萬民以察而得兊為附决之說兊乾為履以柔履剛以剛啞柔而得九五為夬履之說如是者蓋不可勝窮然後知易之變一寓于象而觀象之妙一寓于變執一端以求之則差矣願以精深之思索

于數者之間必有神會而黙契者其或未然亦然誨諭幸甚甚再拜

泰寧與許右丞書

某頓首啓崧老宫使右丞兄台座去秋人還辱教荅審聞動靜甚祥感慰無踰孫壻繼附到論易春秋兩書反覆熟讀恍如對設喜可量也遷兵擾々久不具記不審適來為況復何似履茲新春伏惟鈞候多福區々挈族寓居鄉邑目前粗適鄰境巨盜稍就招納第致犁者紛々蜂起未知得莫居否方今宜敢懷安流行坎止姑隨緣耳去冬傳報江上擾々及分軍武寧良用聖祖嫌諱情繼聞郡冦即退深隱山谷當無慈虞不知其後安處唯别所圖適四海横流其勢未艾吾儕正當遠引猶之奕者須觀局勢不可留滯一寓以貽後悔也幸熟思之學易不言象而象在其中此誠至論然要須觀象無所差忒乃可若謂舍象而能得意則恐未然春秋推明災異此正聖人所以和同天人之際者前書不欲指事如謂山崩而兆霸統地震而興素王恐難以必學者之信後世山崩地震多矣

而霸統不立素王不作有詰此者將何以解之大抵天地之變五行之祥各以其類應蓋氣之先至者猶病在五臟善醫者察色按脉而知之通夫古今一理也宣和巳亥都城之水實兆靖康兵革之災嘗觀開元傳信記載祿山未亂前數年長安大水几冒城郭乃知天之告人如此之審非有物使之氣之自應若合符節論災異者不必過求直以推類則得之矣因誨諭故及此頃在海上取自共和訖于五季史家所載天地五行變異纘為一書雖未成就然已有可觀

篇帙浩大陸塗不能將即附海舶來閩中寄沙陽一
相識家到此未暇取近傳盜賊焚刼未知存否倘得
藁沓尚有編摩成書庶几有補于世願乞一言以觀
篇首不朽之傳識有賴也還家几年年矣日困人事
筆研遂疎得有定居之所復理故學且從者寓止稍
相通可以時從質問何幸如之元中久不通問遠寓
瘴鄉殊使人念之然無寇盜之虞未為非得策也李
道夫珪老時過從否春風浸暄啟與為天下自重謹
上狀不宣

梁溪先生文集卷之第一百一十終

梁溪先生文集卷之第一百十一

書四

澧陽與吳元中書　吳元中答書
桂州與吳元中書　別幅
象州答吳元中書

澧州與吳元中書

某頓首拜啟元中觀文相公大孝服次叙慰已具前
幅歲暮陰寒不審孝體何似伏惟動履支持違去言
色于今三年矣靖康秋未嘗辱長蘆所賜書時大旆

既行匪〻亦有雲安之謫一向奔走道途間不獲修
問瞻仰之懷無終日置也今書承命來武昌道中忽
聞先丈太中遽棄榮養聞問悼愴良不勝情惟公純
孝天至而終天之別隔絕殊方復阻奔赴永惟哀慕
荼毒何以堪此人生憂患一至于此天之佑善理實
可疑柰何柰何念欲候至武昌專人布慰幅道路間
閡强扣才及郡境復澧陽之移故兩後時負〻無可
言者願遇之厚當有以恕察之也某迂陋有素惟公
知之去春聞有尹京之召率湖南義旅以輔王室之

難次江淮間乃聞都城已遭陷沒二聖遠狩痛憤几
絕覬上登實位赦書悲喜交集第欲一至行在覲新
天子即乞歸休而途中聞有告廷之命雖荷特達之
知自視闕然尤不敢當既而力辭不獲黽勉就職才
兩月有餘雖夙夜殫竭庶几補報萬一而疎拙寡與
動輒齟齬自度終無以仰副聖主委任之意方時艱
難不敢貪戀寵祿備位妨賢虛受天下之責力前退
罷章奏矜從而議論者紛紛不已其言可駭可愕竊
上廑明眷以照察其無他俾居武昌德至渥也及茲

卷之一百十一　二

例還復得澧浦深僻遠江雖使自擇不過如此念思
者昔日以感擢正恐孤危之際不能久安于此不然
息扁杜門洗心悔往知四十六年之非而圖日新于
來者何幸如之追思靖康相從于廊廟如一夢間既
去之後國家變故遂至于此雖屢效其區區何可得
哉當時動為身謀爭寵利而無智以御人至誤國敗
事者今皆安在吾儕正如救焚固願出力于焦頭爛
額之間至于力之所不能致則天也非人之所能為
也嘗觀古人處天人之際未嘗不盡其在人者至于

無可奈何則歸之于天故西漢有王氏之禍其梓柱
生枝葉扶疎之祥見于成哀間知數者言漢當再受
命故哀帝改號陳聖劉幾以應豈非天乎然時而劉
向奉奉納忠帝室專以遠外戚進宗族為言雖然深
怨而不懼其後王章因食日之變極論王鳳遂死獄
中既更哀平而王氏遂已篡漢李唐有武氏之變其
兆已存于宮中李淳風嘗言于太宗而濫徐君羨之
誅幾以應之豈非天乎然而則天之立褚遂良長孫
無忌來濟郝處俊之徒力爭之皆以貶徙其後上官

卷之一百十一　三

儀因高宗之怒得草詔廢之竟不果而死既廢中宗
而氏遂以革唐向使劉向王章之言成帝能用之不
用外戚雖既用而又抑之則必無王氏之禍使高宗
能用褚遂良上官儀之言不立武氏雖已立而黜之
則必無武氏之變然而數子者其意雖切而言卒不
用事卒不可立者天也言雖不用至于斥逐以死而
數子卒不可悔者不以天廢人也君子以謂知所守
靖康之事大略類此然小人之亂邦必至于國家俱
弊而後已可勝嘆哉吾輩在宣和未變故洶湧是身

已當死于兵革之間在靖康末譏譖沸騰是身已當死于斧鉞之下得至今日皆其餘也已為幸人夫復何道然有不解于心者兩宮遠狩于絶域虜生方困于豺狼王室之危若綴旒然此所以終夜不寢痛悼而寒心者也惟公精忠許國乃身在外乃心罔不在王室雖藐然衰疚之中此意豈少忘哉峨山于嶺外為毒地于今日為樂土其風物見于柳子厚作所山水記中似亦不惡燕處想能安之頃得信斯書報眷聚已往骨肉皆在目前尤非細事某待罪于此不敢

弛擔償逋度嶺得審適良幸蒭賤累輩皆留浙中累欲挈來正恐蹤跡不定故久不果亦姑竢之耳嵗老昨避迹于廬山相從十餘日頗沛中道力益堅殊可畏仰有書致左右今納世路方難未有會晤之期耆此情可量致異節抑哀慕為天下自重謹奉狀不宣

某年月日某頓首再拜

吴元中答書

敏叩首上狀敏罪釁深崇天畀酷罰先君即世泣血擘徼嵗律已更尚以乏使不獲奔赴以為公憂伏承遣使不遠千里慰弔哀惻奉問崩割蒼天莫聞嗚呼不孝不能終養田里馳驅當世又不能忠以敗國事天實留之夜受鉅痛以憖折世至此極也靖康之初聞貶就道時先君極康寧且毅然無惜別意私謂再見可卜錢塘之難七十日幸全以遷吴興書未滿幅如平時意自此少安矣後十日遂至大故嗚呼遽至此乎藥餌弗嘗大事勿親聞言萬里來即歸死不肖之孤痛何毒也奉命來柳盡室踵至時辭其家今後滿前而獨先君客終天絶矣想公聞之亦不勝其

哀也紫誥別後出處之詳初敏至夷陵聞公當來白帝荆溢梗途不復相聞建炎赦令至天傾地覆始奉的問身勢遠方徒死無益泣血累日又復媮生既聞上聖繼統又喜公已登庸八月離涪陵九月傳公去朝去歲奉先君之訃于南嶽六月至御而北得傳公三易地來使至自澧陽所傳信否羿淵三年人生亦覲非夢何夢之異耶垂示靖康之事汲復天又之際甚悉雖然此公自為之說可也先事廷諍退無遺恨追不大任責有所歸者敏何敢言此受上皇之託以

輔嗣聖奉淵聖之命以宰國事去位才數月而大恥
如此顙與被兵求由與賁懷王墮馬賈生悲哀古人
之心不吾欺也得罪以來念王室之變故痛二帝之
行役悼素志之零落歎生民之流離每一念至不如
無生事既已矣無所效唯端居淨慮以盡洗滌其四
十一年之非雖然有不可解于心者無所逃于天地
之間如水之濕火之熱性也亦命也昔申包胥聞伍
員覆楚之志則曰我必存之楚大國也當是時楚之
敵國君臣相與謀楚者未必敢有是言而申包胥以

一夫言于野如此其後哭秦廷乞師卒如其志諸葛
孔明與先主論天下于南陽是時曹氏已擅漢孫已
氏盜江表三世矣孔明之言無不讋者海內鼎裂猶
為劉氏宗臣張東之、語武氏于荆南江中卒復唐
祚垂祀三百此數子者皆論國家于江湖草莽之間
而國卒賴以復興由是以談雖曰天命亦人為也一
夫發志其烈如此倘辨諸心必有以合天人之願者
矣敏因罪廢倘得飯蔬飲水則生為宋民死于宋土
夫復何恨如其不然雖頑鈍無堪竊當奉令承教于

二帝矣大祖遺區更海內之民蒙福者于今十世民
之戴宋豈有窮哉惟公忠義蓋天下功名震四夷精
心血誠宜無不在王室顧言勉之我儀圖之愛莫助
之道遠世難無緣面談故輙發其一二示及舊疏向
在湖外已嘗獲見此皆目前可數利害也嵗老報書
納去自桂至象九驛取道龍城卻減一驛但陸出麻
蘭之側嶮險故來者皆泛潯江而一日無兩驛有半
大旆果南或不憚小舟蕩兀即過我而往亦良幸餘
唯為國保重謹因還使布謝不次叩首上狀某再拜

桂州與吳元中書

某頓首再拜元中觀文相公大孝服次人還伏辱教
答竊審履茲青陽哀慕之餘孝履支福下情感慰某
罪戾迹屏閑報郎已行次桂林雖迄今被未被受不
敢稽留還途南去仰戴寬恩日益慚懼當艱難多故
之秋誤蒙考（孝廟御諱）既無持顛扶危之術而又無保身
自全之計進不諒其淺薄退遂至于顛隮乃分之宜
失復何道然言者所論六事其五皆靖康往故如趙
寨伏闕之類其一謂資糧士人上書以冀後用豈理

也哉唐智在上如日中天終冀蒙察死且不朽諭誨
古人一念之烈倘辨諸心必有合天人之願者非精
忠之至有大願力何以及此正所望于左右也如某
罪大不容于世即死海外此志已矣惟公勉之見約
水行可以邂逅回所深願第恐好事者又從而爲緣
造言以爲公累不然麻蘭之險小舟蕩兀非所憚也
幷冀照察無緣承晤此情可良切望節抑哀慕爲國
自重不宣某年月日某再拜書

別幅

某再拜啓日抵桂林方作書欲遣人承問使至將辱
教賜開諭周悉感服無已承錄示靖康舊語誠之感
慨方危疑之際禍患不測非公力爲辨釋此身不能
自保久矣雖公未嘗一一見喻寧不知之其秋出師
固知隨恪討中亦嘗面道其詳然力辭而卒行者非
特迫于成命如所謂杜郵之賜勢不得已亦庶幾立
尺寸之功以塞厚責然後解兵歸印幅巾柴車徑返
田廬此素志也不謂事與願違駐車河內未踰月而
廟算中變公既去位某亦罷歸一切皆如恪策而入
罕知之者初某既總師指揮維命劉錡爲副及其後
乃知恪所薦也解潛初與錡會議于隆德錡志甚銳
及潛出兵錡忽中變按兵不行故失期會而潛有南
北關之潰適所遣屬官張叔獻者自錡軍中來能道
其詳乃知錡將出兵而得恪書遂有統師之謀雖書
辭不可知而意則可料也其後錡之子子羽道其書
辭于人果如所料此二人者今皆見存他日可詢也
淵聖又御札付錡而誤付宣撫司其戒勑之語與本
司所稟司受不同亦必恪意解潛爲制置使折彥質

爲河東（光帝嫌名）當公事張灝爲轉運使折可求爲都統
制皆各受御前處分進退自如因報公嚴相遂援此
爲言以謂節制不專難以責成功必致誤事非使節
制歸一以謀萬全之衆則太原之圍必無可解之理
不然願乞罷去遂得請夫恪之意不過欲作相耳而
妨功害國其巧如此今恪已死尤之何益所可痛者
小人動爲身謀不恤國事一至于此極故范祖禹以
謂用小人必至于家國俱亡而後已豈不信也哉前
書所謂舞智以御人主者爲恪設也又承詢以天下

安危存亡大計如棊迂踈再奮再躓進不足以謀夫國退不足以保身何敢復議此哉試陳梗槩言之而不作恃公之知我耳夫天下猶一身及其病也必有致病之源靖康之初所以致寇者其病源于崇觀以來軍政不修而起燕山之役靖康之末所以致寇者其病源于春秋失其所以和又失其所以戰何也賊以孤軍深入重地前阻堅城而後顧邀擊之惑初未深知中國之虛實也而吾之援師日集當是時不難于議和其所邀求度可許者許之不可許者則勿許

則約成而和可久朝廷為其脅制初不計此所求一切聽從故使賊得以窺中國之弱而約不能堅此失其所以和也當時力爭于榻前者正謂可以脫一時之急而貽將來之禍雖有智者莫能善觀後醜射父所云期年秋必再至示之弱矣者是矣道路之兵既集數倍于賊福寧會議正欲用亞夫之策復畿邑絕粮道嚴禁抄掠因其師以勝之而姚平仲先期妄發其議遂格夫劫寨小衂也而因以阻必勝之計邀擊良策也而抽回襲逐之兵故使賊安然捆載而歸無所忌憚此失其所以戰如奕棊然豈能盡殺敵而我無所傷哉借使以吾兵之二而易敵兵之一猶為中國之利深入者覆師則軀外者破膽矣失此機會故賊志日侈士氣日沮長驅憑陵至今為梗先軫所謂一日縱敵數世之患者是也今國家變故既爾寧可追咎既往然不知其源則何以治病此二者安危存亡之源也或者見靖康之末失守而以靖康之初堅守為非亦可謂不知變矣靖康之初與夫靖康之末事勢豈可同日語哉賊初犯闕之時朝廷失于隄防故使

之渡河而至城下其所以急欲者去初不為久留計及再舉南牧則有必取之心此不同者一也賊初抵城下才不數日間援師已集中外音問絡繹不絕及再至則圍城之中始以蠟書起兵中外阻隔不通此不同者二也淵聖登極之初士氣人心賈勇百倍其後稍稍解體此不同者三也其他細故不可勝言故在靖康之初有備則當守在靖康之末無備則當避豈可膠柱而鼓瑟耶今以後而罪前是猶治病不別脈色不察證候以後藥之得而咎前藥之得豈理也

哉夫宣和之間病成而未作靖康之初病作而未甚至靖康末則病已甚矣故以靖康而視宣和以建炎而視靖康其國勢人心與夫經營之難易何啻相什伯哉然建炎之初猶有可為之理者河北失真定懷衛濬四州河南東失太原澤潞汾晉六七州皆靖康末有為失之其餘皆為朝廷守兵民之心戴宋堅甚而河北東路京東西陝西諸路未受患也當時料理其兩河以為藩籬因其人而用之則中原可保車駕延幸不去中原則四方可安譬猶初病中風者藥石

之功猶可及而復為全人也既捨此策以苟前日之安坐視數路之莫救河北河東悉皆陷沒而其京東西陝右類遭侵掠去歲関中既擾今則鄜延丹坊又破環慶諸路數月以來未知復如何西北如此則中原豈復為我有哉譬猶再中風者遇良醫猶不免有偏廢之患醫非其人未可知也西北之于天下非特形勢便利乃將帥士馬甲兵之所出興衰撥亂之具在焉失之則其具何自而得欲修大厦之傾而乏材料可乎賊善因兵于敵非特因糧而已去春破京東西者聞多兩河之人使復用京東西陝右之人剪髮易服被甲執兵則遇者皆以為賊望風奔潰何往不可雖東南未得高枕而臥也正猶大厦之傾日葺之則有復全之理不然風雨之所頹圮而後已可以數其還為安耶今之日策急料理之可如東晉然東晉亦未可輕議之也輔相如王導人望如顧榮賀循紀瞻經營中原如祖逖劉琨方面如温嶠陶侃郗鑒強藩重兵控扼上流始能抗石勒之徒保有江左如奕碁者一失腹心之勢則雖欲保守一處豈易得者哉

杜牧有言上策莫如自治自治之術以進君子退小人為本君子進則雖弱必強小人進則雖盛必衰此(高廟嫌諱)復之象也理必至此心術不同而已今之事必其真有句踐枕戈嘗膽之志必能行衛文布衣帛冠之政任人者體剛明誠一之德受任者革忌娼偷惰之風一切以公天下保國家為心日引月長使國勢浸強庶乎可為此安危存亡之所係也自經變故以來尤覺可不可之有時時有可而為之猶逆風行舟用力多而無補使遇其時呼吸響應順風開帆一日

千里可也願公深自蓄養方燕閒時究觀古今之變而察其機會異時復膺大任則宗社生靈之所賴必有在矣昔蜀先主勸劉表因曹操在官渡而襲許昌表不從其後悔之先主曰天下之事機會之來豈有窮乎若能應之于後則此未足為恨今敵强我弱然安知異時無可乘之機耶此可為智者道難與世俗論之也甚久已心灰今復遠屏海外與中原絶此志已矣因誨問所及故輙發其狂言兇罪死罪某再拜

象州答吴元中書

某頓首啓元中觀文相公大孝服次使至奉望日所賜教伏審即日孝履支福慰佩無懷區區已次象郡跋望龍城才數舍之遠不獲一見我勞如何在八桂覩德音值聞車駕南渡倉卒警擾感憤彌日不能自已事勢遂爾奈何恩霈曠蕩獨不霑濡而譴謫之辭彌重罪魁惡府萃于一身兢怍震懼益無所容方建炎初固嘗建議以謂今日之策惟有自治自强而已上下協濟真以古之創業中興者為法庶几國勢可以復振不然未見其可也其後以所議不合罷去而募兵買馬選任將帥經營藩籬保據形勢種種皆以為罪已施行者一切罷之兩年以來謀國者不聞有所措畫賊入吾境破城邑擾諸路恬若不聞惟幸其不來而來即避之不知此何策耶中國堅强之地在西北柔脆之地在東南賊因間乘勢先蕩覆吾堅强之地而不加料理今遂長驅以窺東南此正如曹操先事河北關中而後臨荆吳其計策豈淺淺哉東南所恃者長江之險耳有戰艦水軍而後險可用頃降指揮于淮江叙置者正以備此赤壁一戰而鼎足之形

成魏終不敢有意江表使其有備敵敢以非所長而經濟耶今事已易非呼吸所能辦萬一賊以偏師渡江又將何以禦之夫避可暫而已至于再至于三將若何代宗避吐蕃于陝以有李郭之徒可恃于後也德宗避朱泚于梁洋以有晟燧之徒可恃以成功也比殊不聞得大將為誰可以扁方面之寄者有一宗澤已不能容况其餘乎此所以深憂而切痛也當國者姑欲咎既往以為歸罪之所果能有所補耶且偽楚之事欲尊用之者懷二心以事其君者也自開闢

以來豈有二其心而可以立事者乎比年冠蓋相望于道彼曾不聞有所報答而文檄公然指為僭偽用意如此而欲因其所立以結好此何理也使歸罪而足以解紛所謂兎有輕于鴻毛者戴宋之志得矣第恐不可以為訓耳嗟乎子胥欲霸吴而尸浮于江萇宏欲興周而血化為碧孔融以為漢而見收田豊以言效而不免昔之賢智如此何獨我哉今日之事安處患禍者易扶持危顚者難僕已安其易者惟公勉其難者則已胥哭于秦廷而存楚東之語于江中而

昌唐必有在矣恐遂不復晤語故輙及之議國是一篇乃邀說十事之一謾錄去可以見其梗槩逗疏如此而欲求知難矣哉公遂得自便聞之喜過于自得承欲卜居衡湘間恐亦未盡為得計龍城可居不若少安為佳辜深思之慰喻之厚感服無已止有一捨更無他法部覺身心輕安乃知成就此緣皆善知識也然吾儕皆以一念之差與世故相值乃爾決非偶然世間法莫不素定惟當坐進出世間法耳益遠言邑邈無見期千萬為天下自重不宣某再拜

梁溪先生文集卷之第一百十一終

卷之一百十一　　十七

書五

貴州答吳元中書　懷澤與吳元中別幅
再與吳元中別幅　鬱林與吳元中別幅
鬱林與吳元中書　與吳元中別幅

貴州答吳元中書

某頓首啓元中觀文相公大孝服次人還蒙教賜緘察邇來動靜之詳慰佩無踰春深氣盛毗伏惟孝履支福靚三月之六日內禪詔旨王室變故遂至于此痛憤何言又傳御營將士榜檄乃知遜位緣此之故所傳敵國之意非也詔旨姑欲假此以為辭耳彼為趙氏之故而欲以此為講好息和之謀其術不亦已疎乎自古不能自强而專以退避為事啟寵盡去則必有此變蓋議巡幸亦嘗陳此以謂留中原雖艱危然人心士氣百倍可保無虞他幸東南則肘腋之變不可測實不敢任其責蓋亦以理料之耳方建炎丁未秋主謀者既不為保中原之計即須乘勢幸建康而料理淮南以為藩籬措置戰艦水軍據江以為險

則東南猶可保而無一旦倉卒之患猶得下策此瑯瑯王所以閭西晉之故即日渡江也當時諸人但為身謀不為國計以謂渡江即天下以棄中原之罪歸于已故採兩可之說為駐維揚之謀以南遷議歸咎他人揚聲北還又不為東南守禦之備日復一日惟幸敵又之不來而來即南渡以避之自以為得策耳然不知大江阻其後非倉卒所能濟則必有擾攘狼狽之勢禍變不測向之謀自以為巧者乃所以為疎也大計為身計巧則所以謀國者必疎為國計深則所以謀身者必損二者不可得而兼故能忘身及家以為國者國安而身與家同其休竊竊然唯以謀身為事則家國必至于俱亡而後已此君子小人之所以異而有國者必以用小人為戒也別紙所諭何慮之深方今戴宋之忠無窮而不以進退二其心者獨吾二人然耳借使如前書所謂死得其所矣而何言哉自古必有不二心之臣死社稷者亦常理也況又不必爾耶宣和間王黼童貫所以謀身者至矣然卒不免靖康間磨鼐之徒所以謀身者亦至矣然又不

免至汪黄則又巧過于數子然又有今日之事吾二
人者其拙不若人可勝言哉以其拙故反得視聽食
息以至于今此豈可以人力致耶如僕之危又非公
比始置靖康不論前日用事者以事勢相激之故必
欲置之死所遥造百端處心積慮念念不忘未及措
手彼已先自罹禍以是知天之能勝于人而力不足
以勝命也居易以俟命使内省不疚俯仰無愧足矣
如是而不能免亦命也舍虛幻身求真實法為宗純
已而死不猶愈于彼之死乎以此胸次坦然無復憂

卷之一百十二　三

懼此說似不情然理實如此不知公以為何如耳區
區自過象郡頗覺為風氣所中飲食多嘔咕少留懷
澤將理公倘若居龍城健步往還不十數日可通音
問或有所見願以告也初夏低然日閒千萬節抑為
天下自重不勝惶懼謹越之至某頓首再拜

懷澤與吳元中別幅春三月二十九日

承論晉宋參辰之說理實然也曩嘗相與論于省中
臨亦以此奏于則聖且謂太原之圍已凡年矣賊之
巢穴固已不能保其少解安知未行彼不以坐困而
已破乎迫于威命既行願任今冬捍禦之責使太原
遂破亦當圖所以復之者故多請器甲以行意欲鼓
動南露之民而用之既得罷而志不遂所論擣燕山
者是也當時亦有此意但倉卒戒行危疑百端種種
不集而料理稍就緒建議已變故不及此當時師中
若能休兵平定百里之内牛酒日至而犒師與姚古
約定而後進兵宜有可解惜其輕進而吝賞士不用
命而墮賊計也若謂按兵中山先聲後實如李左車
說則不然漢兵破趙二十萬衆故燕齊靡然從風威

卷之一百十二　四

足以聾之也幹離不之師捆載而歸初無邀擊之威
則粘罕何憚望風而解太原乎大抵請康之事正犯
師或與尸之戒而廷議不一此所以卒無成功也高
祖非獨以敢頑為大度又以大膽為英才曉事為明
智興衰撥亂之主對勍敵馭羣雄大安在此爾然此
乃天之所賦非積學所能致存亡興廢之所係非偶
然也建炎之初嘗取漢高光武唐太宗事跡散在諸
傳中者删去繁細掇其大節為一書日之曰漢唐三
帝紀要錄為之序而上之以廣睿聖之意而諸之者

以為孩撫且指太公建成之事為言其譖愬之術每
下則又非靖康間可比知書與不知書故不同也而
金堵之事乃敵國兵家之常當時僉議以為漫雖亦
無害者正欲問之使燕人德我而金人疑燕如高祖
使陳平間楚曷嘗畏其知耶果畏其知必不丈墨付
其使而取必于其事之成也其後王雲雖口傳道其
語而卒不公然以為言者其意可見但中國所以應
之者謬耳其後軍前以蠟書結燕人者甚多虜大和
主其事亦頗得要鈞議既變遂不諧爾何獨此哉賊

之欲得志于中國者豈以此故但彼強我弱彼智我
愚彼協我不協故我之施于彼者不行彼之施于我
必著中如以曾馬之事問吾二人者遂以為信然而
余堵之事彼不為動此乃勝負之所以不同也士大
夫不知古今不識事理往々指此為釁端豈不可笑
建炎初知和議之誤國故批出行遣初無公姓名而
江夏增之此得之子證子證得之世則其詳他日可
詢遣其後既至行在屢于睿聖前開陳欲方俟措置
事稍就緒入章辨則罷去遂不果疑以為之偽遽之

意非也然今日得與和議之列豈非福人耶其聽觀
往事皆不足復道但當思今日之事當何以處之吾
輩雖不復仕責然所以為國家慮者不能自已也以
愚意料之所謂輕騎潛行欲絕襲我亦未必然但既
不為備又無斥候則探報不明而人心易搖又屯聚
左右者正兵皆少皆招安盜賊如閻理丁進之徒彼
皆利于南渡則得以復肆剽掠故金人游騎及境則
張皇以告急朝廷無備不能自固而倉卒渡江則淮
南州縣盡為盜賊所破所謂真楚通泰碎于賊手者

乃盜賊非金人也藉使金人蔑視中國輕兵深入知
其所以應之彼亦未為得策今日之事當戒兵以扼
江險而又以阨其歸路則賊亦豈敢久安居淮甸間
但不知京東西兩路今復如何耳兩年坐視城邑之
破如越人視秦人之瘠恬不加恤遂至于此罪當以
此為先而言者咎其不早渡江抑末矣然事勢至此
其初在于不恤諸路其末在于倉卒渡江倉卒狼狽
則戍盧盡去故江孔盜賊得以殘破州縣江南禁衛
復得以脅制朝廷此舉動之所以不可不審也正如

低棊對手高棊未必有設勝之意低棊惶懼多自着破今日變故皆擾駕之所至苻堅以百萬之師南寇謝安出遊別墅終日處畫將帥皆當其任必不如此僞焚之事初以其要自歸止于遠所欲去光武待盆子以不死之意其後緣豹承華夫人語言事而陳氏之事遂露彦聖以其據正寢通宮壻故震怒而至有後命事在羅相數月然不如此則今日之事勢未可知也前疏所謂秋高馬肥虜復入寇扶全人之勢不得而制之者謂此欲尊用之者其懷貳甚明建炎初

間張栞所首論及江夏兄弟之姦以毀官守豈既而吳給論汪送部其後潁川極論二人以謂必誤中興遂置極法次年春邵成章因張邁事有言繼中二人亦竄遂布衣魏祐連上五書間亦不得其兇其秋馮仲疏十五事攻之適山東盜當不知今存亡也潁川之書明白激切初無指斥之語但謂此二人中其要害故下毒手以絕來者祐之書尤知當世大略此數書皆傳異日必見之仲之章所論皆細故以謂如二人者大略非所責然當今任天下之事者正當責其大略而細故可簡仲之言非是如其人亦不易得而欲置之于死地近世所未有也

再與吳元中別幅　四月十六日

所諭建炎非靖康當比直罷和而治兵此至言也石勒遣使東晉元帝焚其幣而卻其使立意如此然後可以立國今乃不共戴天之人非勒之比彼方以討僭伐叛為辭而此欲以講好息和為說復追悔不尊用邦昌以解紛難戲劇不如此所論當為數節是也然今亦豈可復望為全人能保東南如東晉已是妙手

脉絡不通藥石之功不能至必有偏廢不舉之處能道橫流使不至大潰以今證候觀之亦豈易耶公意欲往趨關中上策也初議正欲如此而議者以藩解為賊所得和夫密通動聽故深悼往屢論不可始為襄鄧之謀前疏所謂經未能行上策以趨關中猶當用中策以趨襄鄧是也其意蓋謂襄鄧由武關可以通關陝亦可為之漸其後中策不能行況其上耶其後見關中南陽為賊所破則又指以為非策殊不知有備而能自強雖與賊對壘可也無備而不能自強

雖遠徙將安之古人所謂我之所至敵亦至焉是已
所論聲多而實少意多而謀少此言深中所病然靖
康中所起防秋兵其後罷去大半安能充數在河陽
嘗三具疏爭之言切而甚詳必曾見也其後國論既
異則雖多亦奚以為建炎初有可以得兵之理者兩
河之民無所歸者衆而京東西強壯散徙者亦多十
數萬不難集故當時建議欲取材東南募兵西北既
有緒而罷去言者指以為罪遂悉停之今數路之民
反為賊用前日之犯淮甸者皆吾民也已有兵不能

用而以資賊今豈可復得即東南歲漕穀粟財帛者
正以養兵當時亦不患無養之之具今則兵財皆可
患矣又嘗欲以官田如戶絕天荒逃田之類如弓箭
手法養兵于民事已具而不果行然民兵非數年不
可用亦止可施于本土而募兵訓練可以遠戍必兼
用之兵非募即民今人見募兵即曰兵驕不可用見
措置民兵即曰民不可使為兵不知何自而可得也
當五季之際兵何嘗不驕周世宗及藝祖用之遂為
精兵大抵數年來軍政益壞者議論不一而任人不

專所以主之者非其人故也人才固難得然古之建
功者未嘗借才于異世舍短取長亦有可用但習熟
見聞少超狀之則議論紛紛此最可患建炎初召閭
陝將佐數十未能間到者十數人皆有可觀有李庠
者老于邊為重所黠謀略魁偉非諸將之所可比因
薦之為副留守遂為淵所毒而死殊可惜淵之惡與
潛善同三月初聞淵亦死今將佐猶難得也州縣習
慣朝廷議論不一之故奉行滅裂雖美意亦為其文
此風豈易革但朝廷主作得定是非賞罰明白當丕

變今國論云何而責州縣難矣夫兵驕民困姦雄擾
擾夷狄憑陵猶未足憂而所憂者在于小人蓋其謀
身之計得君之術排陷之謀皆難與申鋒如建炎初
其未至則建穿以積之其已至則掣肘以沮之其既
去則多端以歸罪之此豈可與力爭耶因知古人以
消長為天行者推此係于天非人力所能勝也今雖
已爾而羣陰固結者自若觀于抨疏而引會其用意
之巧如此事殆未足猶之病者微有陽氣猶不能死
全陰則已矣此所以可憂也嘗思封建雖有未性本

弱之弊然各能立國而夷狄盜賊之患不若後世之
甚郡縣施于承平之時則善矣巨盜起夷狄横則往
往不能制之三代秦漢已來可考也惟唐方鎮之制
處乎封建郡縣之間蓋方鎮者節度一道之兵自唐
初有之當時内有府衛外有方鎮表裏相制最為得
策自開元末府兵内剷邊兵外作于是始有安史之
變卒賴方鎮平之其後裂河北以與三叛將德宗戀
奉天之難行姑息之政方鎮始强唐末有巢寇之亂
方鎮益盛而全忠遂以亡唐夫唐之變藉于方鎮之

力矣所以強盛至于不可制者措置失當之過也自
國而以唐為鑒削方鎮之權以絶尾大不掉之患是
矣然至于今日承平之久郡縣卑弱不能衛王室如
手足之不足以捍頭目故夷狄飈馳盜賊蜂起莫有
能抗之者則守常不變之過也為今之計唯復方鎮
之制少因革之可以漸振中國然即度觀察防團之
類今為階官不可復改故建炎初豈時府要郡以安
撫使鎮轄都監代之庶几不駭人耳目而寓方鎮之
意當時即欲分隷州縣減王供財穀使治兵而假之

權議不同者以謂未可分隷而財穀當侯其其數來
上然後降旨是故少緩之既而罷去遂已至今帥要
之號猶在監有名而無實也或謂此制行則藩方將
有難制者亦過計矣猶之治病當以小者易其大者
故病洞洩則有脱之理即以熱藥補之已而成痼而
痼可為也病熱者則當以寒藥下之必羸困則徐以
温藥調理然後可以復安漢高捐關東以封韓信黥
彭非不知此三人者得廣地則難制然當時憂在亡
楚故不得不如此楚亡而此三人亦就擒矣今夷狄

盜賊之變如此而欲以郡縣常法持之無異投參朮
而欲去癥瘕起羸瘵法方硬而已憂其弊豈不過哉
然要在得人如太原之得馬燧澤潞之得李抱真不
數年間遂能以弱為強嘗著論甚詳偶已束裝未果
録俟續馳去公誠之以為如何此事不厭講之勢也

鬱林與吳元中別幅　五月中旬之七日

論高祖光武甚善頃嘗作序進三帝録及其梗槩謾
録去并所著郡縣封建方鎮三篇同往雖不成文取
其意可也願勿以示人及建明募兵劄子亦可以見

當時措置募兵及所以養之大槩然此所募之兵正欲置營房于河北京東西陜西更番以衛行在當時行在絶無兵也帥要兵如大名四軍止萬人耳傳為十萬則太過當時立額額有多處然不過招填不足似未為害執若全不招而無兵以戰守併與其地與民而棄之耶兵貴精不貴多至論也有兵又須訓練得帥以馭之乃為精兵猶之有材料又得巧匠以用之乃可建大廈有材料而無巧匠則拙有巧匠而無材料則是無麪而造食也失當時可救之機會最為

可惜至于養兵之費用竊謂朝廷歲漕東南米六百萬餘石及上供財帛等正以養兵及六宮宗室百官之奉祭祀賓客賞賚之用又權天下茶鹽之利以供非泛之費今此等用度絶省矣若均節之則不患無用豈專恃募兵助國哉然此乃建炎初事今地益蹙民益困江湖運道不通則非徒無自得兵財真可患矣唐之方鎮唯河北三鎮計之世襲蓋有為而然餘路則否建炎初下令以河北河東封能守者聽甚世襲而沿江河淮置帥要假之權使治兵非世襲也

略放唐制然此亦建炎初年之事今之證候又不同矣三等之親固善其誰行之觀沿江置制使而淮南未聞大槩可見不知失淮南則江以南可保無虞乎東晉能保江左以有淮南後唐遷于豫章正以失淮南之故其利害甚明至于倚閩中以後河北在今日誠為渺茫天時難意難測會有時早

欝林與吳元中書　秋七月中浣之五日

承諭日讀華嚴此書廣博微奧難得其指歸遊心之久當有深契而自得者願垂誨一二發藥幸甚憂患

中覩易妄有所見世謂易類佛書之圓覺雖大指如此然立東書意正類華嚴以種種表法其含容無盡一也易論世間法華嚴論出世間法唯知世間出世間等無二法則知二書無差別矣近世學易者以王弼荃蹄之論掃象數故多失聖人之意殊不知魚得兔然後可以忘荃蹄未得之間豈可遽忘哉惟因象數以求意而不泥則得之矣離郡索居深恨不得講貫之益也見仲古言公隨行有鉉老易書果爾告就黄守處借一介送示年運既往矣庶几以此洗心會

晤無期惟坐進此道爲望

與吳元中別幅 秋七月下浣之五日

見折仲吉言公隨行攜松老易書故前書就借恐其行緩今託賓守專人致此虔凡速得如果有之若就柳守處更借一介同送示幸甚頃在湖外傳得松老春秋集解推究象數殊有工意其易書亦然故竊欲一見之易之妙處在觀象知數而今人皆撥置不復道固失聖人之意多矣猶之觀天以南箕爲北斗考歷以二至爲二分其所失豈不遠哉立象盡意其象

具存頗常深考而數非有所傳授不可然亦有亦可以心悟者此難以筆舌言也古人易學有互體卦變時來俯仰之類皆不可廢惟其是而已憂患中讀易時見一班輒寄其說以爲之傳又作釋象訓辭明變類占衍數五篇以解到易體例凡成一家言文多未果致左右更欲松老書以參訂之異時或得生還可藉手以見也 得

梁溪先生文集卷之第一百十二終

梁溪先生文集卷之第一百十三

書六

雷陽與吳元中書　再與吳元中書

雷陽與吳元中書

某頓首啓元中觀文相公大孝服次近者便還上狀計已塵洗伏被八月二十五日所賜教墨竊審邇來動靜勝常感慰無踰秋暑未闌信後伏惟公孝履支福蒙誨諭華嚴宗旨所以與易同別者久逃虛空而聞昆弟親戚之謦欬慰可量也然則書竊謂易象正

類華嚴以種種表法含容無盡世間出世間等無差別與來諭有未合者試畢其說華嚴以一塵含法界易含容無盡此固二書妙處不約而自合者至易之立象以盡意華嚴之託事以表法則所謂一塵含法界而含容無量者乃存乎其中二書立象表法以示人正爲此事恐不當析而爲二也華嚴法界不可窮而勿斷自乾坤以下本無二理世間出世間亦無二道何以言之易之卦以八周其立象皆八法華嚴之方以十圓其表法皆十乾以三奇而盡天下之剛健坤

以三耦而畫天下之柔順六子亦然故天地萬物之情無不攝總于八卦者重而錯之而其象遂至于無窮此即華嚴法界之互相攝入也夫以不可窮之法界而視乾坤以百千三昧法門而視易簡其不相侔可勝計哉然一為無量無量為一小中現大大中現小法界之成壞一漚之起滅是也乾坤之開闔一氣之盈虛是也寶刹現于毫端一法周于沙界遠則不禦不亦大乎邇靜而正不亦小乎此乃所謂一塵含法界而含容無盡者也豈有大小多寡之異耶易以

卦為時其在華嚴則世界也易以卦為才其在華嚴則法門也華嚴法界自香水海建立如倒浮屠進相圍繞其說至于不可說然不離于十方華嚴法門自十波羅蜜建立為十信十住十廻向十地有百千無量三昧法門然不離于十位易自乾坤建立而為八卦自八卦重而為六十四卦其時其才差別不同而本之者八而已占筮之法自一卦復變而為六十四步歷之術自爻策推之其數相乘有不可勝言者此易之書所以配華嚴之無窮也嘗觀十處九會雖非

諸天宮說法而不離普光明殿雖普現羣生前而常處菩薩會每會必有十方法界諸佛菩薩同一名號來集作禮同一威儀慰論稱讚同一言說乃至所事之佛所從來國無不同者此何理耶譬猶鏡鏡相照光明交處其中妙影重重相入無有窮盡是故百億天地即乾坤也百億日月即坎離也百億山海即艮兌也陰極陽生君子道長佛世出也陽極陰生君子道消佛滅度也剛柔相推以生變化世界生滅相因依也六爻周流循環無端萬物輪迴互高下也由是

言之華嚴法界與易之乾坤諸卦豈有二理哉嘗觀善財之入法界徧參五十三善知識童男童女外道仙人醫卜船師無不求也妙高之峰海岸曠野城邑聚落無不至也文殊導其前普賢示其後彈指而樓閣開攝心而佛境現其表法之意微矣然所以為菩薩道行菩薩行者則不出諸波羅蜜等法而已六十四卦善知識也君子觀象善財徧參也卦之象無所不取而君子觀之無所不法自強不息積小高大非精進乎自昭明德作事謀始非智慧乎反身修德儉

德辟難非忍辱乎稱物平施〻祿及下非布德乎慈、
忿望欲(孝廟嫌諱)言語節飲食非持戒乎立不易方言有物
行有(真廟御諱)非禅定乎叡思無窮容保民無疆茂對時
育萬物所謂慈也議獄緩死明(孝廟嫌諱)用刑而不留獄
所謂悲也飲食宴樂朋友講習所謂喜也獨立不懼
遯世無悶所謂捨也成卦之象皆出于乾坤君子觀
象皆得于易簡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由是觀之華
嚴法門與易之易簡諸法所謂世間出世間豈有二
理哉繫辭論八卦必妙之以神八卦者菩薩也如所

謂文殊小男普賢長子之類是也神者佛也如所謂
毘盧遮那之類是也生〻之謂易一陰一陽之謂道陰
陽不測之謂神猶佛之有清淨法身圓滿報身千百
億化身之類言之異也八卦用事而易無作諸菩薩
說法而佛無言散佛之體則文殊得其理普賢得其
行觀音得其悲勢至得其智合之則佛也散易之體
則乾得其健坤得其順六子得其動止陷麗說入合
則易也神無方也易無體也佛身充滿于法界無不
在無不為也無芥子許孔中無虛空無一塵中無佛

身翺飛蠕動皆神之所妙草木縷結皆易之所存試
反而觀之則大千法界與夫天地萬物皆在吾方寸
之間故孟子曰萬物皆備于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
焉楞嚴曰一切世間諸所有物皆即菩提妙明元心
心精徧圓含裹十方反觀父母所生之身猶彼十方虛
空之中吹一微塵若存若亡如湛巨海浮一浮漚起
滅無從此心地法門也為易之說則曰復其見天地
之心乎以此洗心退藏于密吉凶與民同患為華嚴
之說則曰當觀法界性一切唯心造善用其心則獲

一切勝妙功德心靜而明(今上嫌名)而大虛而通寂而靈
建立萬法為之工宰而常患物蔽之則明昔暗大者
通小者礙虛者頑所以操存而捨亡也故易立象以
含容無盡華嚴表法以一塵含法界皆以其本來所
有者示之非能與其所無而增其所虧也體此道者
為若至誠〻則不息不息則悠久悠久則博厚博厚
則高明故曰唯天下之至誠為能盡己之性能盡己
之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
盡物之性則可以與天地參此致其誠而天地萬物

得于一心者也昔之發無上道者自十信始故曰信為道元功德母長養一切諸善根斷除凝網出愛流開示涅槃無上道由此充之為十住十行十廻向十地成等正覺猶育孩稚以為成人養根萌以為成材其骨節枝幹初已具足充大之而已其悲願之深勇猛精進為群生入諸惡趣受種〻苦心不退轉而況死生禍福毀譽足驚怖動搖之乎故能出入三界遊戲于方于夢幻中而作佛事此致其誠而華嚴法界得于一心者也二者皆不出于心法故吾儕之所當

自事者心而已了此則今上御名今上御名然更有何事夫法華之喻非不表法也然不若華嚴全體表法之圓詩之比興非不立象也然不若易之全體立象之周故竊謂二書聖人以之立教于中國佛以之立教于西方其揆一也然易之教漸窮理盡性以至于命華嚴之教頓直以白牛之車接上根者故易之教潔淨精微由域中以趣方外華嚴之教廣博妙嚴由方外以該域中此其不同者而其歸一也兩披來教皆有不復措置儒術之語初固疑之今乃以知世間出世間

法判而為兩之故也夫晝之所想即夜之所夢生之所履即死之所為春之所種即秋之所穫所以處世間者即所以出世間者儒釋之術一也夫何疑哉神通妙用在運水般柴中坐脫立亡在着衣吃飯中無上妙道在平常心中願試思之常受合論辨博條暢無所拘礙然絕以法度得不謂之鑿哉孟子曰所惡于智者為其鑿也如禹之行水行其所無事也如智者行其所無事則無惡于智矣夫所以惡于鑿者謂逆理也順水之理而鑿之使通何不可之有禹導河

而鑿龍門決汝漢排淮泗其所鑿多矣今瀕江諸山陡塞其中石壁巉然皆禹鑿之餘惟順水使就下而趣于海故能錫元圭而告成功伏如近時鑿三山以制河于兩股之中則真所謂鑿者也若合論者其言順理乃所謂無惡于智者宰予之對社末孔子所以深責之者非特以強為之說而已正為使民戰栗失周家忠厚之意二者皆因來諭故及之不知然否承錄示襄陵易傳連煩順吉感愧交深近得秋老六月間書第錄寄乾坤兩象及諸卦大象今遂得全書觀之

慰幸何已頃見其所著春秋集傳辭意簡古如嚼橄
欖久方有味意謂義書亦然今乃文釆瓌麗旨趣明
達引類釋義其言放肆該洽如河漢之無極殊出意
表乃知思精而才高卷舒雕璞無不可者正當于古
人中求耳雖未暇深考然領畧其大意卓然高識發
明聖人之旨者博矣異時昭燿決不磨滅誠如所諭
然猶有間然者惜其求于大象者太深而求于彖爻
之象者未備也大象未明一卦之體有實然者天行
健之類是也有假設者天在山中大畜地中山謙之

類是也君子法之有取其義者有因其事者有隨其
時者有順其象而法之者有反其象而法之者不可
以一槩論反其象者正猶華嚴淨行會一切不善法
皆為善法此睽之所以同而異明夷之所以用晦而
明也雲雷為屯之象君子以經綸規模所以濟屯而
已若以經象雲綸象雷則不可山上有雷為小過之
象君子以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三者皆過
于所當過者而已若求諸雷山之象則不可凡此之
類皆求之大象太深者也彖以言一卦之才爻以言

六位之情有是象則繫之以是辭擬之而後言非苟
然也彖之象有取正體者高廟嫌諱之女壯晉之錫馬蕃
庶之類是也有取互體者蒙比之益大畜之不家食
之類是也有兼取正互體者屯豫之利建侯渙萃之
假有廟之類是也有取卦變者井之改邑不改井噬
嗑之利用獄之類是也有取時來者臨之八月有凶
復之七日來復之類是也有取卦爻者中孚之豚魚
小過之飛鳥之類是也孔子于噬嗑言頤中有物于
鼎言鼎象也以木巽火烹飪也于井言巽乎水而上

水井于小過言有飛鳥之象皆一見之使學者比類而
思焉其實彖辭或事或物莫不有象也爻之象有一
爻之辭而兼五爻者若比六五王用三驅失前禽邑
人不誡是也有兼四爻者若解之九二田獲三狐得
黃矢是也有兼三爻者若師六五田有禽長子帥師
弟子輿尸是也有兼二爻者若高廟嫌諱之九五以杞包
瓜是也有相應者若睽之厥宗噬膚遇主于巷之類
是也有相比者若豐之遇其配主遇其夷主是也有
取正體者鴻漸于木射雉一矢亡是也有取互體者

若晉如鼫鼠用巫史紛若是也有兼取者若鳥焚其
巢繫于苞桑是也有取卦體者若頤損益之龜大壯
之羊剝之牀是也有取卦變者若无妄之不耕穫不
菑畬巽之先庚後庚豐之見斗見沫是也有取爻之
剛柔者若遯有艮體為介于石而困之剛爻亦為石
節有艮體為不出門庭而同人之柔爻亦為門是也
有剛柔之爻兼取者若革之九五頤之六四皆為虎
遯之六二革之初九皆為牛是也時物不同唯變所
適雖取之非一端其實爻辭或事或物莫不有象也

頃嘗疑觀盥而不薦當作沃盥之盥謂其致潔誠以
先之也及考諸象乃知為祼鬯之祼蓋卦體有祼鬯
之象其二體坤巽巽入也坤地也祼鬯入地以求神
于陰所謂臭陰達于淵泉者也祼鬯盥其字通用見
于小學是以知欲定彖辭不可不求于象也又嘗疑
高廟嫌諱九五以杞包瓜杞之象在四謂初剛柔正應也
及考諸象乃知象在九二蓋二居巽體巽為木木之
堅忍而體卑者杞也柔生于下如是蔓之瓜以杞包
之使得所附而不高則柔道牽而不長以之者五也

故為以杞包瓜方高廟嫌諱之時其權在二其患在初故
羸豕也魚也瓜也皆初之象也金柅也包也杞也皆
二之象也使二能制初則剛柔相遇常為高廟嫌諱而已
不能制之柔道浸長而變二之剛四陽皆為之遯然
則杞知權將安在九四哉故二為包有魚四為包無
魚為是故也是以知欲定爻辭不可不求于象也今
考崧老之說亦以盥為致潔以杞在九四則誤矣凡
此之類皆求之象爻之象未備者也然區區妄見有
與崧易者不同而類與崧老合者如漸上九鴻漸于

陸之類是也有大同小異者如中孚之豚魚吉之類
是也鴻之為物以知進退為義進至于陵極矣故復
漸于陸者以退為進所謂進退可度也故其則可用
為儀吉在象則下艮為陸上巽為進退是也而說者
唯求進義至欲改陸以為逵不亦過乎崧老雖不取
象而亦以為退之漸者以義得之也中孚成卦二陰
偶于中四陽周于外蓋有胎卵孚保之象胎生之多
者莫如豚卵生之多者莫如魚故其象為豚魚吉者聖
人仁心感物及于胎卵其政則所謂不靡卵不殺胎

取鳥獸魚鼈必避其孚乳之時是也嵩老之說謂中孚有伏卵之象得之矣而謂三之象為豚四之象為魚則非也方欲參訂以嵩老之是者正此之非而以考於象偶有得者亦以告之庶几有以互相發明也夫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猶今之像設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使觀象者有所考焉潛審象而得之如高宗以夢而得傅說循名而失之如燕人市璞而得死鼠由規矩以為方圓然後可以議方圓于規矩之外也即陰陽度數以求道然後可以見道于陰陽度數

之表也相馬者按法式以求之則儀氏鞹中帛氏口齒謝氏脣鬐闔一不可及其至也則牝而黃牡而驪足以得天下之馬未能察馬之法式而曰我能得馬者妄也魚兎得筌蹄猶淳酎流糟粕棄此為得象者言而非求象者之事也所著釋象諸篇方欲即此以求象証敢自謂得哉然用心則若矣平時觀書常患涉獵多以意讀而弗深考偶有所得隨亦忘失惟筆劄之則說而不通必思〻而不得必考沉思博考心融神閑然後得之此訓釋前言所以不為無補于學也

雖然豈敢謂足以垂世哉聊以自娛永日而已易者憂患之書學于憂患之中乃能有得正猶詩之窮然後工也雖不敢示人至于朋友同志亦所不秘也今掇釋象中數十條如前所言者錄致左右乘暇試以觀之或有可取至不知寧于之對社頗以一字定褒貶焉其乖于理者亦望一一疏示琢磨之益正望于左右也然竊告勿以他示蓋其間亦有未安隨得隨改者未敢招出惟午此書能因使風錄以寄嵩老幸甚時方艱難吾三人者皆覊旅數千里外而書數往

反所論如此書生習氣真可笑也互體卦變見于春秋傳所載占筮之言其來久矣時來者剛柔相推相文之法俯仰者卦之覆變九師之流各祖述之以自名家皆古法也漢魏間談易如京房翼奉陸績虞翻之徒則一槩以象而不及義故其取象迂濶而頗多悖于義因以失象者多矣自輔嗣而降則一槩以義而不及象故其訓義不得辭之所指因失立象之意亦不為少二者皆失也孔子賛易蓋兼備焉象少儀多者欲學者精以思索惟于下三卦制器尚象大振

發之者舉一隅之意也平時嘗疑今之筮者惟用爻辭而彖辭凡于虛誕又諸爻皆變莫之適從因考古之占法乃知爻有變則從爻辭如陳侯之筮敬仲遇觀之比曰是謂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是也爻無變則從彖辭如孔成子之筮衛元遇屯以示史朝曰元亨利建侯是也二爻以上變則從所變之彖辭如穆姜之筮遇艮之隨元亨利貞無咎是也如此之類非考則弗獲此思學之所以必兼也亦恐欲知故因埀問時來俯仰附著于此信筆作書不覺辭費然公方北

歸時我正南渡自此書問勢難數遞而況欲窺吾聲光耶會晤之期益以遠矣故因論易華嚴之合轍以所妄見者以告庶几坐進此道則雖湖海阻邈未若不若談笑于一堂之上其或未然切望鐫諭敢不致承餘唯為天下自重不宣某年月日某頓首再拜

再與吳元中書

某頓首啟元中宮使觀文相公鈞席比以尺牘託天遊附達當已塵浼道阻且脩不果時問動靜良深向仰春氣清和伏惟燕處多暇豫鈞候萬福頃見報得請雖深悵雅懷殊關士夫之望其于善刀藏之則得計矣區區旅食長樂粗適羣盜幸王師以次削平更得善後之策閩中可以少安山林間人均受其賜非淺淺也大旆今尚寓龍城否湖南密邇勢不無震擾卜居之宜更宜深入思慮為佳鄙老閒寄身靈洞中至今無耗可念可念燕閒何以自適想游華嚴境界所造甚深益恨阻邈未能一叩關鍵以釋蒙昧使風誨示一二幸甚自前年秋遂家得與骨肉輩相聚飽食逸居早眠晏起素餐之愧夫復何言弟以族大累

重未能屏跡深僻隨分有人事不得一意所學如海上時然後從道入野史遊究攝生理頗覺有益石韞王而山輝水懷珠而川媚斯言妙矣居瘴癘之鄉尤不可不留意也近文數謾錄往以資一笑嶠南氣候不常切冀為國自重遣人還八桂寓此以承興居不宣某再拜 篇

梁溪先生文集卷之第一百十三終

梁溪先生文集卷之第一百十四

書七

與陳幾叟主簿書　與李蕭遠郎中書
與向伯恭龍圖書　與李封州致遠書
與蕭建功書　與宋景晉待制書
與周元中書　與李泰發待制書
與許振叔巖猷書　與秦參政書
與呂相公別幅

與陳幾叟主簿書

某頓首幾叟主簿宣教執事闊違之久每深馳情冬寒伏惟尊候勝常梁溪之別忽忽五年經歷變故皆典籍之所未嘗有此固平日之所深以為憂者第不謂若此之遽而又一身當之也靖康初見與諸李書獨不蒙枉教意以僕在政府故及其冬謫雲安道過長沙留頗久留書為不遠亦不蒙一字之辱竊致疑恐有見鄙于朋舊者又思幾叟相知素厚設有未然亦當有以教之未應遽行疏外也用是恐悚莫知所以蕭懋德來辱書所以開諭甚至前疑頓釋乃知音問之疎但以近世貴人待僕耳此非所以望于幾叟也其迂拙寡與逢時艱難進不能持危扶顛以濟夫朝廷之急退不能防患保身以為自安之計力小任重不自度量過情之譽暴集無實之毀隨至再奮再躓凡至于顛踣而無所容荷上覆照保全使處于江湖善地念思省咎以感以慚夫復何道第世故方爾天下所望如中立者亦不過奉身而退步伊欲餔其糟而啜其醨一跌而殞蓋其難如此可勝歎哉雖然凡此皆天也非人之所能為也追思了翁平生私憂

過計之語今日皆效智如蓍龜使人益歎仰耳見示默堂藏碑本使得置之座右感愧無已如僕者動罹憂患正座不能默耳又欲使之有言其何辭以告輒拾了翁遺意作四絕句以塞來命願勿以示人也蕭懋德遠見訪愧無以答其厚意風度夷曠趣操端亮不問而知其嘗從了翁遊也君子之澤能入于人之深如此見懋德云幾叟有欲相過意果然當作書張漕令就提刑司求沿檄幸見報也欲所言者非面不盡正寒千萬良食自重不勝忭望之至某再拜

與李蕭遠郎中書

某再拜蕭遠郎中執事頃見王宛明處講聞甚久頗見未遠每深馳情辱書所以慰藉勤遜佩服無踰凝寒不審動靜復何似某踈拙寡與適當國步艱難之秋進無持危扶顛之策以副圖任之意退無防患弭謗之術以為保身之謀仰荷上恩寵賚處之江湖善地茲者移居澧陽雖使自擇不過如此感懼之深夫復何道承誨以讀易之學厚意何以當之士固有終年同處初不相知亦有素未嘗會面而意氣將合者與執事初無一日之雅而遠以二書告之非意氣相期何以及此憂患之餘正欲以此洗心易鄙暗未能有所悟解願以深所得者發藥之幸甚澧陽去不遠倘得少安繼此可以通問歲云暮矣千萬良食自重不勝欣望之至某再拜

與向伯恭龍圖書

某拜伯恭知府龍圖安撫執事自適嶺海不敢復與中州士大夫通問獨切懷仰旬日前領所寄臨川書專使來又辱教既感服至意亡已竊審奮夜以從王事適來孝體支福尤以慰洗區區南渡次璜山忽奉德音聽遠大恩難報弟深感涕假道廣東以歸訪家于江浙未知川途通塞何如世故至此痛憤何言聞諸道路長沙倉卒之變微妙手彈壓即湖湘門當大擾矣辱垂諭又得其詳良以嘆服靖康初巨寇臨城而奸民乘閒作過擇情重者治十餘輩以故逾月帖然迨有二月五日之變始紛紛劫掠親持所得內侍家弓力之屬詣行營者一日之閒至千餘人推倡率者得二十餘輩梟首號令餘皆叱遣人遂以為好殺殊不知京城特秋為盜法皆當處刑此時那以法言之乃是所貸者千餘人借其首以行吾令者即復賜耳此意罕有能識者今足下乃能如此豈不真可嘆服哉嗟乎誅一以懲萬則謂之好殺治兵以自強則謂之主戰持此議以禦今日之患戛戛乎難矣哉以足下了了于此故護及之然威信既著之後卻須拊以恩意使恩威並行何往不濟更有一事凡經變故小民必乘時以掠富家不但卒伍而已誅之則不可勝誅不誅則啟僥倖樂禍之心其患在後當于事完處

行之後置一官司出文榜立期限俾得關遺之物一
錢以上並自陳納過期因事彰露為人告發並置之
法旬日之間當巳山積矣必為二籍有記號者歸其
主無者以助軍費公私兩辦而小民有所懲此唐人
以韓園牧華清材石術也足下既辨上段此下段不
敢不以告頃治金陵叛卒嘗以此語守土者而不能
用迨今以為恨然又須參時為之既久則須斟酌耳
竊自寓瘴海隨行使令者物故過半獨父子幸無恙
不為瘴毒所染然賤軀得重腿之疾行立皆妨殆為

卷之一百十四　五

廢人矣天幸生還抹嶶散髮若脫鬼之役林今適其
時猶足下輩努力為宗社計捍患禦侮使得安于邱
壑間耳幼年術者謂命似東坡雖文采聲名不足以
望之然得謗譽于意外渡海得歸皆略相似又遠謫
中了得易傳論語說尤相合者但坡謫以暮年僕猶
少其二十歲坡僑耳三年僕瓊山十日比之差優至
坡歸以承平無事之時僕歸以艱難多故之日則不
可同日而語也此行往返先兆甚多皆非人為以此
處之粗能恬然海上間亦作詩文以娛但不敢以示
人亦無可示者因來諭謾錄近所作一卷去亦有韻
語一篇奉寄聊發數千里一笑觀畢告束之高閣恐
有照管不到處且免箋注也元中間通書尚留龍城
未有所適兹老今物寓修水否得舍弟輩九月間來
書已翦家如浙東亦未有定居此行始詢訪就之實
聚今留臨江惟㝷來長沙在今真覺有累然不必過
慮也惠龍焙毛穎甚荷達莫香少許謾致海南遠意
未期合并千萬為國自重遞次具報不宣某啓上

與李封州致遠書

卷之一百十四　六

某拜啓致遠知郡學士執事都門之別踰一紀矣庚
子歲在閩中嘗一問通爾後不果嗣音然景向之情
不少或忘也歲前自海外蒙恩北歸次繡江詢泝流
郡守乃審從者屈臨偏壘方欲具尺牘以承動靜徒
至竟先輸墨之辱慰藉之意良厚佩愧無踰新春伏
唯尊候多福區區自宣和末以迄于今日經歷變故
皆載籍所未聞所踏危機亦古人所罕有靖康間事
諒巳稔聞不復其道建炎初睿主龍飛首被考（孝廟諱）
之選力辭不獲則思欲畢精極慮以圖報萬一而迂

愚寡與受莫助之動輒齟齬自度不足以任天下之
責則又遽乞身而去誠以艱難多故之秋非貪戀榮
寵之日雙進亟退非得已也後一年竟以人言遂涉
鯨波罪釁之深分死海上不歸骨于中州矣大恩聽
還實出望外第深感涕與賤累華相別跨涉四年歸
心如飛至容南適感癘氣又傳報江湖間寇盜驚擾
紛紛憂憤之深宿疾大作須調治稍安及道路無梗
然後敢行尚阻承晤馳情可良敢冀為時自厚前迓
光寵草略具報幸察不勝謹懇之至某拜啓上

與蕭建功書

某啟慭德承務執事崇陽之別忽涉三年自遠嶺海
不復與中州士大夫通問久不嗣音然懷仰之情未
或少忘也頃專又來遠辱書翰殊荷眷眷之意且審
動靜尤以為慰春深過來體氣勝常區區南渡次遭
竟蒙恩聽還出于望外第深感涕海道往返幸無虞
歲前行次容南敬方問津五羊渡庾嶺由江西以歸
浙中忽傳虜騎南牧江湖紛擾道路梗阻不免少留
繼聞洪撫不守諸郡望風皆下良用駭愕峽江深僻
當無兵火之憂想亦隨路驚擾今已寧帖否遠方殊
不聞行在近耗此情可量非晚或取途閩中以歸如
江西已平靜即假道亦未可知世故至此亦良可痛
也錄示李先之著述并既筆墨感戰海上適年了得
易傳內外篇及論語詳說頗有所發明甚恨未得晤
語謾錄去一冊可以見其梗槩詩二篇聊發數千里
一笑須近文并字附三軸去餘未暇及何嘗會慰此
懷臨增情千萬為器業自愛某再拜啓上

與宋景箸待制書　正月下浣之二日

某頓首拜啟宮使待制執事南都之別首尾六年無
從通問良積向仰使至伏被翰墨副以長箋辭義粲
然所以慰藉良渥感服何已竊審履茲新春台候多
福為慰區區無似當靖康初荷蒙淵聖特達之知當
觀夷狄憑陵中國之難未已願效微力蓋恐桑梓剪
為龍荒正猶救焚得受託韜豈敢言燕頭爛額之功
耶意者與沮之動失機會讒間百端竟以罪逐迨其
後都城失守鑾輿遠狩每一念之未嘗不痛心而泣
血也建炎龍飛首被論選疎拙寡助自度終不足以

副委任責成之至意丞丐罷歸而嘖有煩言殊駭聞
聽仰賴睿明有以察其無他姑從遠斥海嶠踰年濱
死屢矣既蒙殊恩寬宥許以生還又荷湔洗盡復舊
秩永惟天地之德何以論報煞連年奔走繹絡萬里
深冒瘴氣疲病有不可勝言者近自江東攜家以居
閩境跧伏深僻庶几少安而還邑群盜蜂起殊未奠
居迺不得已又須遠適茫然未知稅駕之所憂患之
餘何以堪之承荷來誨乃知從者亦因寇擾屢更徙
邊嗟乎每讀前史當亂離之際撫卷而永嘆者不謂

卷之一百十四　九

身見之也無示龍德親筆石刻伏讀流涕方議奉迎
蓋有難其行者所以力請而不顧正欲解紛釋疑兩
官安則天下皆安矣幸所如願而讒夫因以媒孽且
為進身之資所以不能少安于朝者蓋造端于此造
後虜騎臨城淵聖感悟知所疑之不然始出歐聶而
罷唐恪然亦已晚矣奉々孤忠天實臨之此蓋執事
之所親見聞者故敢自誨諭輒及惶恐惶恐建昌方
擾雖村落間恐非可安之地承欲趣漳泉間甚善亦
謀此行第道阻未果如少遲之耳無官守者何往不

可而任責者不然近世以一槩處之可乎未緣承晤
臨書增懷千萬良食自重門中均慶聞太冲寓止相
近因見煩道意迺兄上狀不宣某再拜啟上

與周元中書

某頓首元中賢契執事崇陽之別忽々涉四年矣自
適嶺海無由通門每深懷仰己酉之秋嘗得李道夫
書言足下欲相從于鯨海之上意謂仰徼爾耳今奉
來教連幅陳義槩然乃知果蹈前約往返數千里冒
犯瘴癘間關險阻亦已勤矣雖道途相失荷意之厚

卷之一百十四　十

何以當之嗟乎僕遠謫雖平生親舊有不復相聞者
而足下眷々于我如此當于古人中求然不免為今
人所笑柰何兼審行李已達溫陵即日體氣勝常為
慰僕前年春間有萬安之從未受命既行夏秋之交
次雷陽適海南黎寇猖獗未敢南渡其冬官軍破賊
乃乘桴次瓊竟兩日而德音至蒙恩許自便留一日
復渡海而北往來皆便風無驚濤之恐歲盡抵容南
得報虜騎深入江湖間大擾道塞不可行宿留至春
暮得寇退報且知家寓鄱陽屬邑幸無虞乃由藤梧

康端庾惠循梅以趣臨汀意欲身留建劍間遣子弟
挈家來會適有王璞清軍之變不果因自盱江訪家
于山谷中幸骨肉少長無恙留兩月與姻戚會聚始
得扶老攜幼歸寓昭武之泰寧蓋鄉邑也地僻民淳
方且安之偶值鄰境盜起連破數縣環而視之四面
皆戰區勢不可處則又冒險遷徙得達長樂才數日
耳奔走五年間繹絡萬里餘幸且頑健又蒙上恩悉
還舊秩近復竊祿宮祠僥倖多矣以足下之眷眷于
我故詳布之自溫陵至此六馹願即命駕見過徐議

卷之一百十四　　十二

所適可也在海上了得易得內外疏篤究聖人立象
立意之旨冀足下來一觀有以訂正之行即拚會希
孝廟遺澤愛燈下草草不勝欣慰之至某再拜啟上

與李泰發侍制書　十一月下浣之七日

某頓首啟泰發知府待制執事久不承動靜正此懷
仰李弟至自浙西得書所以勞誨良渥慰佩亡諭歲
暮苦寒此來為況何似伏惟台候萬福區區從家閩
嶺雖頗深僻然狗盜鼠竊蜂屯蟻結所至紛然未知
得安居否流行坎止姑隨緣耳伏承峻陟從班殊副
士論臨安重寄非宜城比以偏壘嘗試之效當方面
可為之時宜賢者之所優為去就之論第恐不能如
雅懷也嘗愛賈生有言曰為人臣者勵忠圖治公爾
忘私國爾忘家利不苟就害不苟去唯義所在故父
兄之臣誠死宗廟法度之臣誠死社稷輔翼之臣誠
死君上守圉捍敵之臣誠死城郭封疆故曰聖人有
金城者此物此志也彼且為我死故吾得與之俱生
彼且為我亡故吾得與之俱存夫將為我危故吾得
與之俱安自古以來未有不如此而能立國者然守

卷之一百十四　　十三

圉捍敵之臣所以死城郭封疆者豈徒然哉平居閒
暇無事之時講明捍守之策內告于朝外施于事在
我者盡矣一旦有不虞之患則死之此之謂死職君
矣告于朝而不從施于事而不可則所謂有官守者
不得其責則去若也豈可顧戀寵祿捨所重而取所
輕哉近日習俗頗與此異正賴賢者有以振之耳憂
患之餘血氣益衰痼疾間作不復有意于世扶危拯
溺未墮此道非公輩而誰故敢盡告正阻承晤臨書
增悵千萬為國自重謹啟布問不宜某頓首啟上

與許振叔巖猷書 冬十二月上浣之八日

某頓首拜啓振叔提宮巖猷執事虎別之別迨今五年自適嶺海無緣通問弟深翹跂季弟還自浙西遠辱教既且聞動靜之詳感慰無良歲晏若寒遍不為況復何似伏惟台候多福區〻蒙恩俾得北歸繼復僑扶皆出望外懃荷何言秋半次鄱陽初冬携家還鄉目前粗安流行坎止姑隨緣耳末由承晤故與以時自重謹奉狀不宜某頓首拜啓

別幅

某悚息抑別五年之間王室變故王宇分裂生靈流離失所一至于此念之心浙〻河繁會之地鬧盡為瓦礫之場田園雖有存者記復敢得前此不敢自愛願出一手正懼桑梓竊為龍荒不謂事與願違雖欲為燋頭爛額之客而不可得身蹈大禍幾不脫垂涎之口回顧潛然夫復何道見季弟言從若所居幽勝可人意頗安之今日之事猶之碁然宜視局勢不當留滯一隅以貽後悔也無官守之責何所不可願許處辱愛念及此悚〻某悚息再拜啓上

與秦參政書

某頓首拜啓參政大中台座初夏清和天氣不審動靜何似伏惟翊贊多暇神所聽勞鈞候萬福靖康間幸獲承晤方事之叢不果款奉迨今慊然建炎初次南都聞公當朝廷變故之際精忠許國臨大節而不可奪隨奉鑾輿北狩沙漠竊私慕仰未幾丐罷機政退藏山林人言沓來繼謫湖海當是之時南北阻絕意謂無復有通問之期況得窺尋聲光耶去秋荷蒙恩還自海上訪家江南聞公幸脫身虜帳歸次行在驚抃交集求之載籍蓋亦罕有非忠貫金石神明扶持何以得此念欲具尺牘以通勤拳之意時方挈族如昭武席未及煖寇盜紛起勢不得安復從長樂轉別兵火間無復須臾寧以故稽緩負〻無可言者伏承膺受眷知進參大政鄉士大夫交慶而區〻之懷至于喜而不寐者正人在朝善類有依公道既伸天將悔禍蓋為宗社計也方今天步艱難國勢削弱外有疆敵之憑陵內有猾賊之紛擾兵驕財匱士氣益衰願公勿滯一隅目前之安而觀天下之形勢豈不

深可寒心者哉惟公直諒公忠文章中外進用廊廟
適當國步艱難之秋竊許密侍帷幄嘉言讜論啓沃
帝心知無不言者故未易縷數竊願以一言為獻者
杜子美所謂公若登台輔臨危莫愛身而已天下之
禍多出于大臣顧寵祿而保身故李林甫薦蕃將師
邊利其無入相之資而啓安史之亂王黼起燕山之
役為固寵之謀而致金人之變事若出于一轍者保
身之智周也保身之智周則謀國之術疎許國之誠
篤則謀生之計拙二者不可以兼得然自營之私雖

若甚巧而身卒不能保者多矣以公滅私外其身而
身安者老子所謂非以其無私耶故能成其身者是
也公生明偏生暗以公用心則一切法成以私用心
則一切法壞故人臣極位以公名之眷注之隆早晚
當正鈞軸攝念如此天下幸甚臣、比年以來遭歷
憂患傷羅讒謗皆人之所駭聞者自非猗蒙上恩覆
察其無他終賜保全則雖欲視聽食息于今日豈可
得哉自適瘴癘之鄉血氣日衰志慮凋耗疾病相仍
令一臂重痹幾不能舉恐終為明時廢人矣跧伏山

林保養餘齡志願止此豈敢復論天下事然在畎畝
而不忘君非特激于忠義利害休戚實相與同之朝
廷安則天下安天下安則此家此身始有容處以此
又未能恝然于心今日之事念之熟矣眷照之素輒
敢及之借易借易正阻參承敢冀上為宗社善衛生
靈佇膺以福天下謹奉啓布執事不宣某再拜 大祥

與呂相公別幅 十二月十有五日

伏審介圭入覲渙號誕敷陞亞保之崇資付冢司之
魁柄恭惟歡慶平章僕射少保相公秉心克一經術

不回勵憂國愛君之誠精忠自許膺出將入相之任
文武兼資一人眷注之隆四海具瞻之切是成登用
中外交欣矧茲衰病之餘素荷照知之厚具為抃躍
倍萬常情輒裁短啓以叙慶賀欣羨之意伏幸鑒察
昨者率易以拙稿見意方懼冒昧不鄙伏蒙不棄特
賜屬和句法之工竊用歎服許與之厚何以仰承謹
當藏之篋笥永以為好傳示雲來有榮耀焉 不勝感佩之至
伏承垂誨能平內寇然後可以禦外侮此言盡當今
之要務矣建炎初亦嘗以此意具奏以謂盜賊皆吾

之赤子調護失所故至于此招撫以為我用其利甚
博光武之用銅馬曾操之用黄巾皆得其力然威令
不神而徒以區區姑息之恩結之非徒不得為用而
患難之興未艾也是時李昱鴟張于山東杜用竊發
于淮右叛兵潰卒蟻結于黎驛魚臺皆去行在無二
百里命將四出不旬月間斬馘平殄殆盡其餘巨寇
以次招降使之渡河莫不俯首領命故一時盜賊稍
遂寧識者以上意明斷而不疑也今江湖間巨寇以
十數多者衆生十餘萬跨據州縣如来教之所諭非

卷之一百十四　十七

以宿將重兵臨之豈易控制哉州縣不得施其政士
民不得安其業内既不寧而欲以求外患之弭戢
難矣願公為上建明條陳盜賊之當討者命張浚之
流絶兵捕逐以次削平其已就降者必羈縻酋首分
散徒黨擇精銳者別命將以統之使為我用乃可自
江以南盜賊即平財賦可通生民有蘇息之期中興
之業可振起也因誨諭故特敢僭易及此惶恐惶恐
伏承訓諭以祖宗軍旅將佐舊制與近年開端而難
繼者非誠心體國何以及此不勝仰服自兵興以来

如此之弊不可勝數今少保相公當國洞見弊源正
當權之以術銷之以漸使得復其舊天下幸甚驟而
革之則物情駭矣願深有以留意于此然區區之愚
竊願有獻者振起中興之功當以明其功罪别其邪
正内君子而外小人為先根本既固則枝葉自茂元
氣既正則疾病自痊而不患此在公度内而輒敢以
告恃照有宜當世務莫急于此也僭易惶恐惶恐春
竊觀自昔有為之相遭時還主共濟艱難者必先為
之規模譬猶大匠之作室門廡堂奥皆已素定于胸

卷之一百十四　十八

次鳩工掄材積日累功而後大廈成書曰功崇惟志
業廣惟勤功以志崇者其規模也業以勤廣則有積
累之功焉所志者小而責以天功固不可得規模既
定而欲求效于旬月之間者亦未見其可也建炎之
初規模在于兩河兩河者中原之屏蔽也既失之矣
今日之策規模在于淮甸荆湖淮甸荆湖者江左之
屏蔽也詎可後哉六朝之所以能保江左者以藩籬
在淮甸而荆湖上流皆有疆藩巨鎮以為控扼李唐
所以能都建康者以有淮甸其後淮南歸于周則有

豫章之徒勢使然也為今之計保有江左恢復中原莫若以料理淮南荊湖上流為先先命大將總重兵據形勢務屯田招集流亡且耕且戰外捍強敵內靖厓盜積穀通貨養士訓兵一二年間藩籬之勢成國勢既定事力有餘然後可以議進取此今日之時務也時變不同而欲以昔之策施于今是猶膠柱而鼓瑟必不可矣周王樸為世宗畫策必取淮南若先易而後難也今日欲復區宇必料理淮南荊湖若先近而後遠也願公無以人廢言為宗社生靈久長之

計加慮于此天下幸甚閩中自去去以來盜賊紛擾上四州率皆殘破駁：及下四州矣其原起于范氏蓋有為謀之主者包藏禍心有所窺伺待時而發近者社悖之語形于移文擅起民兵焚掠諸邑跡狀顯著而官司無敢如何者自招安以來酋首依舊握兵徒黨未敢散放竭一路膏血以養之所費已八十餘萬未有熟極稍戢兵費盜根不知此何理也福建為浙東屏蔽咽喉道通二廣朝廷今日豈可不留意于此程殿撰書中必詳具覆此已不復覼縷聿與照寧

某罪戾之餘蒙恩寬宥復賜舊職出于望外實自陶銘之賜豈勝感懼自居海濱得重腿之疾猶瘴瘧閒作齒髮凋耗行步艱難恐不復久為世間人矣方作將餌藥扶衰盾延殘息以觀中興之偉績得與田夫野老同受大賜何幸何如之

梁溪先生文集卷之第一百十四終

書八

與呂相公第一書　與呂相公第二書
與呂相公第三書　與呂相公第四書
與呂相公第五書　與呂相公第六書

與呂相公第一書

伏奉告命除某荊湖廣南路宣撫使顧惟踈拙罪戾之餘何以得此寵自陶鎔推挽之賜豈勝感服竊念某累年憂患異于常人瘴癘所侵宿病間作血氣凋

耗心志不寧事緒稍繁即覺方寸憒亂近以所居卑濕復得重腿脚軟之疾呼醫用藥久猶未效使之膺方面之寄節制數路經營羣盗實難勉強支持必至于誤國事力具奏辭免而迫降指揮內外官司不許收接文字懍懍之誠無由上達敢望鈞慈矜憐孤跡特與將上歘奏許之罷免使得依舊宮祠尋訪藥餌以靜養病軀莫大之幸輙以奏狀及錄白副本納上某再被都省劄子(光廟嫌諱)趣上道又蒙誨諭屏去尋常禮數感懼良不自勝近年士大夫辭免恩命固有姑以為禮者如某迂踈見于已試誠不足以當任之重如以疾病醫治未痊愈難以勉強力祈罷免非矯禮而已朝聞命夕就道古人有之然皆素為將帥部曲甲兵色色猶具故可如此今朝廷起某于閑廢之中所降指揮惟得任士安兵千餘人其餘條具畫一事件辟置官吏差復諸色人等應副錢糧起發之類皆不該載雖欲力疾上道豈能辦集兼某累年以來遭罹誣謗皆駭聞而難堪者朝廷未曾與辦明而遽使之當閫外之寄尤非所宜提千餘疲卒以臨數十萬之盗

賊安能有濟故望鈞慈矜憐特與敷陳追寢成命莫大之幸況已有福建江西荊湖宣撫今又置此一司似乎重疊節制行遣一切妨礙使州縣何以遵稟備禮置之不若不置之愈也荷相公眷念有同骨肉敢敢冒昧瀝布腹心惟恕亮幸甚情迫辭切惶恐無地伏蒙垂諭江浙福建等處盗賊寧靜漸次唯荊湖巨盗紛紛非重兵不可掃蕩必得孟韓二宣撫引兵到彼方能剪除殄滅內寇既除方圖外患先後緩急之序誠如鈞誨所及韓世忠勇而有謀決能辦此外議

恐朝廷別有使喚去處未必為此好切望相公矜念
荊湖兩路盜之衆不及時討定其害有不可勝言者
惟留意主張母輕韓侯使副孟參政了此一事為善
盜賊既定長沙帥守遴選其人置衰疾者于度外使
得且就閑養異時驅策所不敢辭敢異鈞念某再拜
伏蒙垂諭偽齊有不可討之理不萬全不可輕舉鈞
慮及此天下幸甚兵法知彼知己乃可以戰如誨諭
所及可謂知彼矣知己則未也自比年以來國勢則
弱將士驕惰今方漸有振起之意譬猶病人有向安

候正須自養而欲遽與人鬬可乎為今之策莫如自
治既平內寇則以料理淮南為先某嘗獻此于左右
矣而料理之說必先為之規模六朝所以能保有江
左者以疆藩臣巨鎮布列淮南為之屏蔽也今亟宜
擇要害之郡以為藩籬而于督府置大帥以揔之以
今沿江重兵及荊湖將來招誘之衆分屯營田且耕
且戰招集歸業之民墾闢耕鑿幸歲一稔積蓄漸充
武備修飭以守則固以戰則勝乃可徐議其餘此規
模先定之說也近年以來深可惜者淮南諸郡多付

盜賊以為鎮撫使夫建侯于經綸屯難之時固所當
為然不因功德而以與不可制御之盜賊責其能布
宣德澤于平居無事之時捍患禦侮于倉卒變故之
際何可得哉今宜漸收鎮撫使元係盜賊不得已而
付之者如孔彥舟輩優與官職駕馭用之而所領州
郡擇人為帥漸成屏翰之勢乃可立國至于欲有所
為則須車馬甲兵將佐偏裨纖悉具備糧食財用種
種優裕士氣已振而又有可乘之機會然後可議不
然則在今國勢豈宜更有差跌哉此在相公度內乃

蒙下詢故敢竭盡其愚伏幸詳察惶恐惶恐某再拜

與呂相公第二書別幅

竊覩邸報伏審光膺與冊開府建牙兼將相之大權
當中外之重寄恭惟歡慶都督特進僕射相公精忠
許國勲業格天常有親提虎旅掃除氛祲之心果膺
授鉞專壇總督中外之命方今時運將康國步猶艱
必得一代之宗工當王導謝安之任乃能振起中興
恢復土宇是宜斷自淵衷特頒異數以千載久廢之
職付之信臣挨垂而仰成也某久荷眷知之隆幸出

措呼之下其為欣抃倍百常情更望益勵壯猷茂建
殊績以對揚天子之休今不勝頌詠之至某驟拙寡
與獨荷相公傾蓋相知意氣腔合自經憂患以來尤
欲退藏省事不謂過蒙獎借今兹忍誤實自推挽豈
勝快佩衰病相仍心力凋耗深恐有誤國事輒具辭
免仰瀆鈞敷陳上恩過優不容遜避特遣中使降賜札廟
婼肆遣益深惶懼迫于天威不敢不力疾上道然瘡疴
之質其實難堪已再具奏乞檢會前奏特賜罷免更
望鈞慈曲為奏陳俾遂所請以全晚節不勝幸甚仰

卷之一百十五　五

恃眷憐謹布腹心敢冀垂念干冒誠不勝悚惕之至
伏蒙朝廷須降相公昨任江東安撫大使日陳乞畫
一指揮許令選用屬觀其間論請兵及乞差武臣總管
措置控扼等事可謂周盡事情已比類條具陳請外
更有小節未備去處亦已條畫中明惟是荊湖兩路
疆界潤遠接連襄漢四川襟帶江淮二廣為東南上
流日今盜賊蜂屯蟻結見數者二十餘萬非得重兵
豈易招捕福建江西荊湖宣撫司將來討定盜賊之
後還須行朝本路分屯駐防托要害之地以備強敵

非得兵五七萬人安能足用今依畫一內申請才得
二萬之數又須旋行踏逐開廢之久亦莫知兵將姓
名數目所在姑以耳目所及者陳乞止有八千餘人
惟岳飛及吳錫韓京吳全數項軍馬見在湖南依近
降指揮合聽某節制亦乞撥充前項數目內岳飛者
忠勇持軍頗有紀律輒具奏乞依畫一陳請差充本
路副都總管敢望鈞慈特賜敷奏俾從所請不勝幸
甚其將來扼控合用兵數尚闕容到本路續條申稟
某向者上狀輒以荊湖置兩宣撫事體相妨仰瀆鈞

卷之一百十五　六

聽伏蒙垂諭兩司不相節制區區之慮正不在此昔
唐兵圍相公郭子儀李光弼皆在其間而九節度之
師所以皆潰者蓋以節度不專之故今宣撫兩司同
在一路招捕賊盜支用錢粮辟置官吏號令平將無
緣一一相合朝廷何以責成某已具奏乞許罷免或
明降處分將兩司執事區分處凡有所遵守不知朝
廷之意以為如何伏望鈞慈早降指揮施行重蒙垂
諭且往二廣撫定諸州以俟孟韓回師上徇彰念然
事欲求成必先正名名不正而欲事濟之不可得也

今兩司皆是宣撫而兵將多寡事體重輕甚相殊絕深恐深將來虛受其責更望照察有以處之不勝幸甚承都省劄子備奉聖旨令相度行由汀道之任已依稟相度具奏朝廷如欲令速到本任措置本路職事莫如自江西虔吉以趨衡潭如必欲令取道二廣路極紆遠三郡于江西又方當月舉瘴正作之時而英韶循惠閩皆有盜賊處作惡其勢非得重兵不可以遽行須就建康虔吉等處候捷隊乞踏逐諸項軍馬齊集乃可前進又曹成一項賊馬已犯連賀一廣

兵弱亦須重兵乃可措置招捕若兵力不足未見其可也伏望鈞慈特賜亮察早降指揮俾可遵稟施行行兵之法以財為先蒙朝廷專委荊湖漕臣為應副而漕臣兩員並不知任已于盡一中具奏踏逐到朝奉郎王　淮可以倚仗乞差充湖南轉運判官又知鼎州程昌禹任內招捕盜賊循撫兵民頗有勞績近已任深處別差官未必能如程昌禹欲乞且存留在任伏望朝廷特從所乞俾諸務有所責成不勝幸甚比者上狀人還特辱寵賜教答誨諭周悉眷勞有加感刻之情難以言喻不審大旆已未起離行闕將來駐師何地如聞少留建康諒惟指畫經略已有成算某竊不自揆嘗以料理淮南以為藩籬蓄銳待時之策獻于左右更望深留鈞意不勝幸甚

與呂相公第三書別幅

不審總統大軍已次何地如聞自鎮江少駐建康伏想指畫已就緒此如長城盡護江表甚慰中外之望某亦已開司昨晚啟行第以疎拙衰病之資輒當閫外專寄之重愧懼之極夙夜靡遑尚冀仰賴庇庥未

即罪譴拳拳之懷非面稟莫既萬一○某憂患之餘衰病日加本不敢當數路重寄咫尺天威臨以使命不容退避仰恃相公當軸照亮有素黽勉就職已于月之二十四日開司擇五月六日啟行種種皆旋辦集殊覺費力任士安兵千餘人逐急分作三運數百人不成部伍平時使將帶之任固無不可今荊湖二廣盜賊如林非得重兵何以鎮服又蒙指揮取到廣東撫定諸州今曹成一項賊馬已破連賀侵番禺其衆十餘萬除老弱婦女外少壯能戰者不下三萬人

捉千餘人豈能使之畏威懷德肯就約束切望相公
垂念檢會某畫一近奏依江東安撫大使已得指揮
所踏逐兵早賜差撥如其間已有占破者乞自朝廷
差別一項逐上統制官自成一軍者付某使喚不勝
幸甚○得廣東報曹成軍馬已抵賀州占據懷集縣
係廣州屬邑不數日可至番禺林師以統兵畧指揮
禦為名不在城中誰與固守勢殊可慮得密院近降
指揮曹成如犯廣南令岳飛追襲掩擊深慮勢力不
敵未能決勝非得韓少師率兵一行恐難制其死命

緣廣東非福建江西荊湖宣撫司路分乞自朝廷降
指揮令不拘路分前去招捕庶几有濟如蒙朝廷差
撥人兵齊集亦可自英韶前去以遏其衝與韓聲援
相接但相司不相節制須得指揮令同共措置為善
申都省狀論之甚詳伏幸加察焉○申都省狀五件
想相公業已起離行在則錄一本致左右伏望特以
一言奏上庶几淵衷取信朝廷一一應副施行非特
某蒙被大賜而已幸冀照察

與呂相公第四書別幅

竊承大旆已起離行闕不審總師今次何地方此隆
暑伏惟衝冒跋涉有勤興衛精忠許國竊計不以為
勞也規略之遠佇觀恢復迄用有成以隆宗社無窮
之基以慰四海傾傒之望無緣躬受約束但有瞻跂
某力疾上道已次南劍聞廢之久乍總戎律殊非所
宜加以叛置一司種種旋行辦集尤覺費力以綿薄
而當委任之重夙夜震懼不遑寧處數日來鬚髮皆
白精爽皆耗乃知憂患之餘所傷已多不可勉強如
此何照知之厚不審蒙矜念否近具畫一申請兵粮

之類至今未奉朝廷回降指揮引領望之以日為歲
日被密院劄子令處置諸路盜賊亦得荊湖廣南州
郡文移乞發援兵本司目今得任往安兵總千餘人
無可分撥不過行移劄牒備禮而已當職任而無實
以稱之良自愧怍敢望相公時留鈞念無推挽之于
前而伏之顛沛于後幸甚幸甚○密院劄子有旨令
某徑詣廣東保護本路已依禀迅速前去然曹成賊
馬侵犯廣東近在數程之間而某置司之初總兵上
道其去廣東遠在數十程之外使賊衆猖獗安能有

及又所將帶任仕安兵除輜重火頭外結成隊伍不
滿千人縱使奔趨到彼疲乏甚矣以千兵當千萬之
衆其何以戰非得朝廷應副前奏所踏逐兵稍成單
容勢決未可輕動如蒙敷奏俯從所請遣韓侯行使
與某共同措置即由南雄英韶徑趨番禺循海潮惠
一帶移使安撫可以責辦軍賦會合岳飛許中之兵
三道掩襲決有可勝之理況無有出于此者惟幸相
公無念○近得廣東林師報曹成賊馬既破賀州遂
犯封連亦聞有就招撫之意雖賊情狡獪不可信伏

然因而撫之使果能改過自新夫復何求尚或疑貳
俟廣東有備因而圖之亦為未晚昨日奉密院劄子
孟韓令二帥分撥軍馬應援岳飛會合廣西許中兵
夾擊期于淨盡擊之是也第恐廣東有未備賊過重
兵必乘虛以犯番禺林帥既以提兵防托為名不復
城守深慮失番禺則其餘州郡望風奔潰為害有不
可勝言者今日之策非得韓侯親提兵以臨之未見
所以控遏賊鋒保全二廣之計某已具奏乞韓侯不
拘路分前去與分撥軍馬意已相合但道他將不若

韓侯自往之萬全必待他日二廣殘破而後遣則無
及矣借易惶恐惶恐○相公都督中外委任之重眷
倚隆矣然依者猶謂王導謝安昔去此職初不去朝
益艱難之時斡旋機柄進退人材規模遠略以圖恢
復皆當處中以制外擇任將帥如腹心之使股肱乃
為得計區區前書所以言相公不可一日去上左右
者正為此也其詳史托李參議道部意幸望釣察借
易悚息悚息○朝廷初議欲以廣南財賦經理荊湖
所以使某由廣南之任者欲令與孟參連避而已今

則不然荊湖巨寇反在二廣某之此行又令保護與
廣東元降指揮殊為不同非得重兵其何以濟正猶
疾病證候既變則所以治療之者亦有可執伏望相
公特為以此意曲為敷奏如蒙朝廷應副使可圖尺
寸之效則雖觸隆暑冒煙瘴以赴一方之急所以敢
辭也伏念留念

與呂相公第五書別幅

不當大旆今次何地果于何地置司傳報不一皆未
敢以為信然顧惟長江表裏遠暨荊湖盡屬部封防

秋已廷當使號令絡繹于路得以遵稟約束須為隄防以免疎虞且知大府次舍所寓緩急有所控訴莫大之幸方今強敵未衰僭寓竊逼日有窺伺東南之意明斥候廣耳目多遣間諜以知其情最為急務至于警急之報亦宜遞切行下諸路俾得先事為備伏望鈞慈特賜鑒念○其總師已決建昌南豐本欲取使道贛上為廣東之行忽被受金字牌降到指揮以曹成已受招撫令徑往長沙之任及催促孟韓二帥措置事宜交割與某訖發赴行在韓侯一行軍馬就

卷之一百十五　十三

建康駐劄岳飛亦有屯駐九江指揮事體與日前措置頓然不同莫知所謂豈江北之有警故耶孟韓入駐廬陵以時暑之故未曾措置盜賊獨曹成一項為飛岳所破餘黨有就宣撫司招撫之意未知今後如何其餘劉忠李宏楊華雷進楊么鍾相殘黨皆負固自若馬友之徒亦未曾放散今名將重兵一旦盡去以二千餘萬盜賊交割與本司使以所得數千烏合之衆當之其敗事必矣輒具奏及申使司乞存留岳飛于潭州駐泊聽某節制使率馬友以討劉忠決須

成功自餘群盜皆可以次招捕雖二大帥班師未有害也不然實難以虛受重責亦具申稟敢望鈞慈留念不勝惶恐謹越之至某拜啟上

與呂相公第六書別幅

昨孫宣幹行并續差使臣兩具箋牘候問記室必獲呈晃道塗擾擾且苦瘡疾不果以時布起居狀第勤瞻詠近見邸報伏承有賜環之命及得金代牌降到七月二十五日樞密院劄子伏見簽押竊審已還廊廟處中制外深得晉朝王謝總統之意天下幸甚甚

卷之一百十五　十四

蒙眷最厚方懼迂疎不勝閫外之寄以速官謗閫命欣躍實倍常情敢冀照察○不審近報復如何士大夫見召韓侯之遠物情頗擾然安知其非以虛聲擾我正當定以應之耳錢塘固非鑾輿久駐之所然在今日未有能勝之者何哉江左形勝之地在建康然非料理淮南藩籬已固則建康未可都其次莫如長沙有重湖之險有沃野之饒襟帶江淮控引川廣接連襄漢異時恢復中原必自此始然累年為盜賊占據州縣殘破民力凋弊非假以歲月拊循整葺未易

就緒目前便于漕運以重養兵控錢塘何適福建川
廣皆為無策非計之得也駐驛之地最第一義必定
于無事之時有警急然後圖之則無及矣某竊不自
揆嘗草具其說欲獻于上以裨廟堂之未議又恐僭
易未敢妄發如蒙鈞慈許其申陳續當編次勝寫以
進惶恐惶恐○伏蒙朝廷存留岳飛一軍于本路屯
駐且令聽某節制仰荷鈞念宣勝銘佩本路盜賊馬
友李宏雖已捕殺而其徒黨猶存曹成劉忠雖已破
敗而其酋首尚存至于楊么楊華雷進鄧裝鍾相殘

黨出沒作過殘破郡縣皆自若也岳飛一軍終恐不
能久留本路而其所得軍才及七千餘人除輜重人
從疾患孱弱者其堪出戰者不過僅數千人何以鎮
壓兩路且為防秋之計唯韓京吳錫吳全三項軍馬
共數千人遠在湖南已得旨撥隸本司續有指揮令
隨岳飛往江州屯泊却令本司勾抽程昌禹下杜湛
人兵使喚今昌禹再往鼎州不可闕兵杜湛等自不
可勾抽而岳飛復留本路則韓京等三項兵馬却合
撥還本司已具奏申明啟望鈞慈速賜行下所以必

赴會于今日者恐岳飛朝廷將來別有差使又欲拔
之以臨行時艱于陳請也喋喋不勝惶恐○昨蒙朝
廷許依相公在江東日畫一指揮踏逐差兵二萬人
數內踏逐辛企宗軍馬但欲得其兵非欲得企宗也
近已支割到二千餘人外尚有一千餘人精銳軍馬
為福建等路宣撫司揀擇勾抽將帶往湖南路本司
已得旨全數盡撥還累累關送皆不報不知班師日
依舊占恡不還不免再須于告朝廷蓋不得此千餘
精銳人兵其餘皆揀退孱弱者無所用之又有馬百

餘疋本司諸軍全然無馬此尤不可缺者先具禀知
幸賜鈞察企宗以病乞罷欲乞宮觀或尋醫退亦佳
矣已具奏聞啟望速賜施行幸甚幸甚○荊湖兩路
連年為盜賊殘破公私匱乏福建等路宣撫司屯兵
月餘日費錢三十萬貫米五萬石公帑既空悉取于
民近又科糴鼓錢二千萬貫皆出于潭之諸邑而諸
郡所取又不在此數大抵不下百萬民不聊生某到
任之後並未有分文顆粒可以贍養軍馬民間既難
復取州縣又無見存雖已遣官往二廣刻剛道里遙

遠豈能濟目前之急累具奏祈告朝廷乞于江西鄰郡撥米五萬石錢十萬貫應赴急闕至今未蒙回降指揮今再具乞奏就袁州撥米順流良便及其摧貨物轉運司撥錢應副庶几不致闕悞矣仍乞以上件錢米充歲賜之數敢望都督相公以兩路為念特賜矜從不勝幸甚○近于建康府會到都督相公昨任江東安撫大使日畫一指揮數內兩項合行申陳一項條朝廷應副全裝甲一千副又給祠部五百道變轉下諸州製造一項係于歲賜錢內撥錢十萬貫充

回易本司所得歲賜錢米通計一歲用度所缺尚多犒設將士之類若非回易決難應副乞依例撥錢十萬貫充回易各具奏聞敢望鈞慈特賜敷陳朔于必從不勝幸甚此等事若非都督相公熟于兵間豈能洞見利害無似遂得依傍至計以免曠失感服何窮伏冀照察朝廷所恃兩司者初無彼此而州縣諸司種種觀望妄生分別殊可笑怪謂如辛企宗一軍撥過本司則吉州更不批支錢粮方支衣絹差撥支字到則更不支給昔人謂廩賜不均其何以戰小人之志衣食而已厚薄如此安得不為之動心坐此亡去者數百人皆為他軍以錢絹招誘軍政之壞莫有甚于此時朝廷所當留意也某見所統兵並未曾支請春冬衣赤露藍縷無可裝着天氣尚寒深屬不便累具奏乞于吉州封樁上供絹內撥賜二萬匹應副支給伏望矜從不勝幸甚喋喋干冒惶恐無地○瓢具短章叙謝具致區區之懇意在卒章伏乞特賜鈞覧矜憫衰病遷延之餘難以復當軍旅之事奏疏將來到日曲加敷陳必冀從允不勝幸甚然某竊慕古人

一日必葬之義在本司一日亦須扶病措置不敢弛懈伏幸照察

梁溪先生文集卷之第一百十五終

梁溪先生文集卷之第一百十六

書九

與呂相公第七書　與呂相公第八書
與呂相公第九書　與呂相公第十書
與呂相公第十一書　與呂相公第十二書
與呂相公第十三書

與呂相公第七書別幅 衡州

某少留衡陽候委官葺理諸軍營房更數日間即如長沙本路事一面干此措置但州縣官吏類皆榷攝

累年以來民戶困于科須盜賊仍舊猖獗兵將單弱錢粮空匱殊未知所以料理之說藉使目前竭力學畫粗可支吾萬一將來偽北方有警强敵分頭入寇不知使之何以折衝中夜思之不寒而栗非敢愛身惟深懼無以仰稱朝廷委任之意今幸都督僕射相公還歸廊廟處中制外敷布宏猷洞見萬里敵之情故輒敢逐一申陳伏望鈞慈將賜矜察不勝幸甚

某再啟本路州縣官類皆榷攝往往有出于孔彥舟馬友之手者因緣科斂與公吏通同為姦皆去其籍不可究治夏秋正稅却更不行催納正稅則有簿歷拘收難以作弊科斂以軍期急迫為辭無籍可考又于田畝上大搭數目不復會計合用之數形勢公吏之家例皆不納所納者皆貧下戶催及數分則又住罷其餘皆暗圖瓜受公然入己民力重困逃去倒戶者不可勝計某入境之初首罷科斂嚴加約束將紹興元年以後未納正稅與折斂配今年正稅却令依限催理庶几官吏可以察治民漸復業伏幸鈞察

近蒙朝廷差撥岳飛一軍存留本路措置盜賊專聽

某節制方幸有可倚伏忽聞以岳飛奏報本路群盜已是靜盡却有指揮依舊屯駐九江殊失所望本路盜賊馬友李宏雖已捕殺其徒黨依舊散漫虜掠作禍曹成劉忠等雖已潰敗奔散而其酋首依舊擁衆自若近據探報劉忠在岳州境內據胡家寨招集餘黨及亡命已結五十餘人董旼以福建等路宣撫司為名招收接引曹成王方自辰沅州前來稱十餘萬人皆使虛張人數亦須實有數萬而董旼欲以三百親兵彈壓恐無此理深慮賊情狡獪復有窺伺湖南

二廣二急所以深欲得岳飛兵來了此一事并其餘
楊么之徒人數亦自不少措置一兩月稍見次第則
移屯九江未晚今乃聽其妕行欺罔之辭不覆覈實
前命方行後命已改諸將欲自使者其誰不然某恐
自此號令不行于將帥矣惜易及此誠惶恐惶恐
岳飛一軍本司累具申奏祈告朝廷方蒙矜從今以
飛片紙虛辭即行改命竊恐朝廷所以待大帥與武
將者輕重不倫為有識者之所窺測若且下本司體
究著實然後降旨似為得體幸望痛察今飛若果已

別降指揮不敢再三煩紊朝廷只乞依舊撥還韓京
吳全二項軍馬庶几目前且可支吾不然決難自立
兼韓京吳全等以飛強奪其人馬有隙皆不願從之
抑使往即復為盜無疑有乞回避狀備錄申密院併
望鈞慈本司現管兵二千餘人得韓京吳全等軍可
及萬人比元數闕少尚多敢冀垂念得差近上兵官
如王瓌之類一軍前來誠為莫大之幸惶恐惶恐
本路州縣連年遭盜賊殘破蹂踐之後又應辦大兵
錢粮官司空匱急科取于民間姦吏乘時裒斂民力

重困又別無生財足用之道惟是前奏乞依江東安
撫大使例撥錢回易及今奏乞于榷貨務依廣東鈔
鹽例入納鈔而錢般運廣西鹽赴本路出賣一使民
不食貴鹽二可以抑私販三則收其贏餘可以養兵
不科取于民而用度自足皆于朝廷惠而不費又于
鹽法並無妨礙伏望相公力賜主張不勝幸甚　本
司入兵今年春冬衣賜並未曾支請赤露襤褸如丐
者然天氣日已漸寒誠恐衣食失足東逃西散者為
多本路軍衣素仰給于湖北今不復有無可擘畫去

處累具申奏朝廷乞降指揮于吉州封樁絹內支二
萬匹應副支遣敢望鈞慈速賜施行不勝幸甚廣西
撥馬及許全委官收買一事併乞垂念不宜
已作此書未遣人間使臣自行在還伏被教賜仰荷
眷與之厚竊審鈞候一成康復下情感慰之至伏蒙
垂諭存留岳飛軍馬本路出自鈞意非都督特進相
公練達遠事洞見機會何以及此今既復爾必有深
不以為然者決難復回若得撥還韓京吳錫吳全等
軍馬贍助單弱之勢尚可支吾目前不然其何以能

立功伏望相公力賜施行不勝幸甚荆湖雖遠然手足之與腹心同為一體豈可遂置之度外哉凡申陳一件切事件具劄子拜呈敢冀留念

與呂相公第八書別幅 潭州

某留衡陽兩旬彈壓曹成自從路趣江西幸已出境錢粮之類皆本司趲那應副斂不及民適馬友下潰兵二萬人餘自江西復入本路連破瀏陽醴陵衡山諸縣遣人招撫不肯聽伏焚掠四出人情惶駭某自衡陽移師衡山與其寨柵相去三十餘里夜遣兵將

渡江晨扣巢穴賊衆初猶抗拒既知勢力不敵遂束手自歸除放歸散老弱外得強壯者有六千餘人分隸諸將訓練尚有三千餘人遠去打虜未還將盡招其老小已分兵討捕招撫勢須聽從入境之初一舉幸勝皆鈞芘所及湘鄉安化間有一項五千餘人亦馬友之衆劉陽有一項二千餘人乃韓世忠下統制官解元管押去李宏劉忠之黨至岳陽俱已潰散復作此禍當次第遣兵措置將士功狀旦夕奏請望賜鈞念庶幾可以使人先此布懇惶恐惶恐

本路盜賊除馬友李宏下潰散人兵外土賊有楊么雷進鄧裝彭友等數項内楊么最為劇寇擁衆數萬占據重湖綿亘千里為鼎澧潭岳數州之患憑恃險阻舟檝之利出沒作禍官軍罕得其便又以妖說惑衆愚民樂從其勢滋長雖已遣使齎勅榜黄敕招之決未肯聽從近又得榜文數道詞語不遜尤甚非得重兵討蕩其患未已議者謂冬深春初水涸之時正可進討須得水軍擣其寨柵逼令遵陸官軍乃有決勝之理水軍吳全元隸本司近隨岳飛往江西現今

端閑未有使喚去處敢望鈞慈特降指揮令吳全留老小于江西統率人兵赴本司使喚候討蕩楊么了畢却往江西未晚機會不可失願賜裁處幸甚幸甚

潭州累年以來為盜賊所據有權通判張投與孔彥舟馬友交通挾賊之勢恣為不法權長沙令使臣林之問等為之死爪科率錢米多入其家公然田置買田宅書填官告出賣入已贓汙狼藉以鉅萬計莫敢誰何本路權攝官來時據援雖皆有情弊然此兩人為之冠捨而不治何以懲奸已行按發付之有司候

獄具即以奏聞其人猾甚且復多金深慮有為之地
者伏望僕射相公特賜照察候案上取旨重與行遣
為國本計亦庶几為姦贓吏之戒不勝幸甚惶恐惶恐
潭州自從為金人焚蕩之後孔彥舟馬友李宏相繼
占據破殘尤甚官府廨舍倉庫營房率皆無有城壁摧
毀樓櫓一空皆須旋行葺治錢粮闕之日前養兵猶
懼不給民力困弊又難科須而城壁營房倉庫廨舍
皆不可緩者輒具奏聞乞降祠部紫衣師號變轉修
造假以時月庶几漸見次第敢望鈞慈特賜應副誠

卷之一百十六　七

為莫大之幸
鼎州程昌禹累年捍禦盜賊頗為宣力近見邸報方
為朝廷然窘急已甚誠難支吾本司已逐急趲那三
萬緡濟其缺乏此外非力之所及敢望自朝廷特與
應副幸甚幸甚澧辰沅靖州去鄂渚極遠道途又為
楊么梗塞不通如蒙指揮令提舉兵馬盜賊公事眈
其就近節制責以平賊實為便利併乞鈞察所知
某憂患之餘與世寡合不當復出徒荷相公照知之
厚推挽之力黽勉來此以衰病遲慝之資當數路兵
民之寄決難勝任第以乍到未敢遽然有請止候過
防秋盜賊稍息即丐閑散以從素志素蒙亮察敢布
腹心伏幸矜念○本路錢粮匱乏全仰漕臣措置應
副候想去此幾年光宗嫌諱書猶未至聞以母老丐宮祠
已得請尚未見報孟參政昨在本路差左朝散郎新
提舉廣西左右兩江同事公趙志之權其人實有心
計通于財賦敢望鈞慈特賜陶鑄贊黄光宗嫌諱書改差
闕已差下范渠却令改替志之庶几伏其才力可以
倚辦協濟國事不勝幸甚伏幸垂念干冒惶恐之至

卷之一百十六　八

與呂相公第九書別副
月之初附遣使臣修記室之問竊計已塵鈞覽專人
至特蒙教賜仰荷眷予之厚伏承誨諭早到長沙尤
佩至言至意某八九月之交少留衡陽彈壓曾戍出
境即趁衡山親遣兵將招降步諒下潰兵事畢遂星
馳入長沙交割將及兩月矣諸處作過人兵收拾殆
盡羣盜稍息民漸比居歸業皆自庇休之賜豈不知
幸引領門墻第深依仰之至
某近者輒以衰病不堪闕寄仰瀆鈞聽複丐宮祠必

蒙矜亮曲賜陶鑄重念某憂患異于他人誣謗至今未息實不可任軍旅之事徒荷相公推挽之力誨諭鄭重不敢不行冒暑遠涉中途忽然得疾恐復有遲事之嫌未敢遽以申請今扶持到本路已幸累月賴朝廷威德盜賊漸息歸民俾得少安此方無警急之報借此可以乞身養痾林藪敢望曲予周全始終賜以保全晚節使進退之際粗有可觀不為世所指議莫大之幸惟侍眷照敢布腹心惶恐無地

與呂相公第十書別副：

北道使臣上狀伏計已塵聽覽被受尚書省劄子罷宣撫使荆湖南北廣南東西各歸逐路帥司已遵依施行綿力薄材得釋四路重責自鈞託豈勝感幸第元降指揮荆廣宣撫司係依相公作伍江東安撫大使畫一則例辟置官吏差撥兵將支用錢粮人數今既罷宣撫司止充安撫未審官吏兵將錢粮合如何措置除已逐急改正司名一面節次具奏聽候朝廷指揮外伏望鈞慈早賜詳酌降下使有所遵守幸甚

荆廣宣撫司昨得指揮差兵二萬人節次蒙朝廷撥到一萬餘人自至湖南招降步諒安鎮王進等兵揀擇强壯者分隸諸將已及二萬之數上流重地此屯二萬固不為多然非藉二廣通融應副而以一路殘破州縣財賦養之決至闕之人心皇皇今宣撫司既罷現在兵將未奉朝廷指揮如或存留本路彈壓恐須減發別承差使庶几錢粮不至窘急已具申文陳請申明更望鈞慈特賜裁處不勝幸甚

本路作禍潰兵多係曹成馬友下人某自到湖南九月間在衡陽彈壓曹成出境既而移師衡山親遣兵

將招降到馬友下步諒安鎮等并老小計一萬餘人十月間初次長沙即遣兵討七星寨正進王俊等招降到王進三千人王俊以二千人逸去侵犯邵州再遣統制官吳錫討捕殺戮千餘人餘黨悉降自今境內作禍潰兵並已掃滅淨盡一路幸爾寧帖皆自鈞慈所及見報朝廷差姚舜明侍郎湖南招收盜賊不知何謂然姚侍郎練達軍事雖有將帥雄才某現以衰病具奏復丐宮祠如蒙鈞慈即以代某使早得脫此重任誠為莫大之幸不然鼎州程昌禹亦其人也

御恃眷照輒敢冒昧惶恐無地併乞垂念
前書輒布懇悃仰瀆鈞聽素荷照知必蒙垂念業已
兩具奏開復丐宮祠以養衰疾今再以劄子浼呈得
早賜陶鑄不勝幸甚重惟誤恩之初蒙諭以朝受命
夕引道之義不敢辭難力疾此來今幸賴朝廷威德
廣遠盜賊殺寧北方無警急之報可以乞身進退之
節始終其賜實有望于左右也干冒不勝惶恐之至
宣撫司之罪不為細故兩奉教墨皆不及之不知何
謂第深惶恐蒙諭孟參當論湖南之事不緣此否其

卷之一百一十六　二

素辱孟參相照但近因朝廷撥兵分守將椿留錢粮
不免移文從之又過吉州日韓球并守倅不肯應副
錢粮嘗與决人吏造言譖愬聞孟參亦頗云云前書
已嘗縷布正恐造膝之閒有所議論敢望鈞慈洞照
特賜辨明不勝幸甚仰恃厚眷輒敢及此悚皇之至
總戎之難相公之所諳練今眾兵二萬大半皆招降
新附之人一旦改司事權盡去錢粮缺乏將士離體
官屬悉罷獨留一衰病書生不知使之何以彈壓萬
一少有變故區區一身原不敢自愛但恐有誤國事

上負相公推挽之力此所以夙夜震懼而不遑也敢
望鈞鑒矜憐特為敷奏俾從所請早得罷免佩荷厚
德靡有窮已與時有所驅策所不敢辭伏乞垂念
某賜書竊審動靜下情感慰之至伏蒙垂諭津置粮
米二千石至鼎州應副嶽獻一行人兵已令益陽縣
令樁辦自益陽至鼎才三程可以搬運伏乞鈞悉
某自到本路以鼎州闕乏報銀一萬兩米一萬石以
助之近聞又有旨以益陽財賦撥與鼎州長沙諸邑
類皆殘破目下養兵既無二廣之助又失益陽決致

卷之一百一十六　十二

窮匱已具申陳敢望裁容防江有備北邊無警皆出
自相公威德所及更冀益究遠圖以副中外之望
與呂相公第十一書別幅
近遣使臣累修記室之問竊計一一塵浼鈞覽岳翁
將終江北無警中外晏然惟帷幄所衛宗社允賴天
下幸甚更望上體眷注精調鼎茵益究遠圖茂對光
寵以副具瞻不勝願頌
近承密院劄子催督招捕盜賊某自到本路夙夜究
心措置仰藉朝廷威德又將士之力前後七擒除殺

獲外招降到三萬餘人揀汰老弱放散騎虜得强壯几萬人分隸諸將此曹皆東北無所依歸之人縱之使去又復為賊盜已刺手背團結與舊兵同為隊伍逐日訓練假以時月皆當為精兵矣目前境內幸已肅清惟楊么據重湖之險在鼎岳間彭友鄧裴巢穴郴虔境上馬友劉忠清兵尚有往來出沒袁吉界者須鄰路會合乃可討捕已逐一具申稟伏乞鈞照湘湖之間累年以來為屠殘所擾困于科歛民多流徙邇來盜賊稍息別無重歛已漸歸業田疇郊野悉已耕墾道傍有起屋而比居者涵養年歲間可望復舊第控制上流重地不可闕兵養贍兵將錢粮誠為急務恐須上煩朝廷經度耳敢過目前何所不可如欲真為控制之計恐非如此所能辦也某早晚去此更望相公隨時深留鈞念幸甚幸甚冒昧惶恐

某前書輒布懇悃仰干鈞聽欲復丐宮祠以便衰疾荷眷照之厚必蒙矜從然尚未被命尤切震恐日來所苦加劇以見總軍馬不敢在告將理勉強治事官難支吾深慮有誤國事為相公推挽之累輒再具劄子拜呈敢望鈞慈特為敷奏早賜陶鑄不勝幸甚

某孤拙之蹤憂患異于他人此相公之所素知昨者誤恩付以湖廣兵權重寄惶懼不敢當蒙上遣使趣行不容遜避又承相公誨諭再三故力疾就職既到本路日群盜滿野未敢遽有所請今幸半年之間招捕盜賊漸已靜盡民稍安逸可以乞身故敢冒昧伏望鈞慈曲賜矜從如已差下人並告指揮催促前來使衰病早得脫此佩荷厚德何有窮已伏乞垂念

輒有少懇干冒鈞聽荊廣宣撫司昨辟陳公輔充參謀官梁澤民充參議官已隨司罷託既誤其遠來又失舊任殊用自愧敢望陶鑄公輔依舊宮祠澤民一本等差遣照劄得付下不勝幸甚謹拜呈伏冀除念

與呂相公第十二書別幅 正月二十三日啟上

累屢布誠悃仰干鈞聽欲復丐宮祠退歸山林以養衰老章上已久至今未聞成命第深震悚顧孤拙之蹤蒙荷相公知照誨蒙始終賜以保全使孤拙得以盡進退之義更望速賜垂念不勝幸甚

本路盜賊仰賴朝廷威德招捕悉已靜盡惟江西袁

吉措界尚有數項潰兵出沒作禍已分遣兵將屯駐
瀏陽醴陵攸縣諸邑及檄江西亦屯亦屯兵于萍鄉
萬載新興等縣處几表裏易為招捕管內州縣流移
之民漸已歸業野外田疇開墾殆徧今歲如得一稔
瘡痍有可瘳之理此皆相公經綸調燮之故遠方幸
甚更望益勵壯猷振起大業以福天下區區願頌
近被旨令節制劉洪道解潛程昌禹所遣軍馬會合
討楊么已被諸路及遣本司統制官吳錫等由陸路
破其連塘數寨俘獲甚衆程昌禹所遣杜湛亦屢捷

卷之一百十六　十五

弟劉解相去稍遠恐未必能如期夠見擬造戰艦漸
成次第所乏者水軍耳伏蒙委誨許差崔增一軍前
來仰荷留念春生漸生二三月間正可深入討蕩過
此恐潦漫難制敢望指揮早與發遣不勝幸甚某雖
朝夕去此本路利害所係不細豈敢泯默伏乞矜察
近得指揮就廣西起發軍馬同討武岡猺賊朝廷措
置事宜誠為籌畫盡善廣西軍馬既到本路竊恐亦
合依昌鄂荆南例稽聽本司節制具狀申稟敢望早
賜行下不勝幸甚冒昧惶恐

與呂相公第十三道別幅　二月中浣之九日
竊見邸報以言者論列有旨特差宮祠不勝震懼重
念某憂患餘生罪負深重招致言人不敢自明上恩
寬覆未遽竄殛止處之閑地仰戴天地之德弟深感
涕自非都督特進僕射相公矜憐有素曲賜保全何
以得此懇荷之情無以為喻祇俟折彥質到交割訖
退歸山林杜門屏跡省念愆咎伏望鈞慈更賜照督
惶懼愧汗不知何所云惟僕射公垂念焉
某待罪湖湘踰半年矣常懼顛覆上誤國事今者蒙

卷之一百十六　十六

恩得釋重寄懇荷何言所有自到本路招捕作禍潰
兵盜賊頭項人數及現管軍馬錢物數目開具奏聞
并申樞密院敢望鈞慈特賜照察不勝幸甚
昨者招捕到步諒翟忠安鎮王進王俊等作禍數頭
項潰兵輙以功狀上之朝廷顧某雖以罪罷而將士
之功不當使緣某而廢敢望鈞慈矜念特與將士推
恩庶几有所激勸不勝幸甚所有後來節次招捕立
功人乞降指揮折彥質次第保奏冒昧鈞聽惶恐無地
湖南諸頭項潰兵招捕悉已靜盡惟此有楊么而武

岡猺人出沒作過勢頗猖獗雖隨宜措置旋創戰艦水軍及分遣兵將前去應援深慮占據險阻未易掃蕩此二事更望朝廷留意一路幸甚

梁溪先生文集卷之一百十六終

梁溪先生文集卷之一百十七

書十

與秦相公第一書　與秦相公第二書
與秦相公第三書　與秦相公第四書
與秦相公第五書　與秦相公第六書

與秦相公第一書別幅

某比者蒙恩有荆湖廣南宣撫之除顧惟罪廢之餘非陶鑄推挽之力何以得此第深感懼重念某自罹憂患于今七年奔走江湖嶺海之間綿絡數萬里未

嘗息肩前年秋歸自海上挈族如閩中又值盜賊之擾遷徙不一未嘗奠居加以蒸瘴癘感冒濕疾病交攻無旬日之安而前此遭罹讒謗積憂薰心志慮不寧動輒煩憒使當方面之寄必致乖錯以誤國家大事已力具奏辭免與蒙上恩追寢成命而近降指揮内外官司不許收接文字懇迫之情無得而達再四思之惟有干冒仰累矜察輙以奏狀及錄白副本納呂相處伏望留念特與將上曲賜敷陳遂其所請不勝幸甚干冒惶恐之至

某被都省劄子光宗嫌諱趣受命就道及蒙誨諭不必禮辭再三時方多艱宜效古人朝受命夕引道之義感懼之情良不自勝近時士大夫辭免恩命固有備禮者然難進之意猶賴此以存至于自知其不可而固辭則與夫備禮者又不相若古人朝受命夕引道如郭子儀高崇文之徒皆素握兵柄部曲將佐車馬器械種〻畢備故聞命亟行非獨忠義所激亦蓋正素具乃能如此今閒廢之人色〻皆然朝廷所降指揮初得高舉兵七千人繼即改差任士安止千餘人其

餘辟置官吏應副錢糧條具畫一之類並不曾該載無由施行雖欲力疾之道勢不可得況某癉痾之染已深誣謗之言未白使抱病提千餘疲卒以臨盜賊數十萬之衆安能有所濟哉不自量力强以勉行不過復如此子謹耳某初不敢自愛恐為朝廷羞此所以聞命惶懼而不敢承也竊望相公垂情加察朝廷既置福建江西荆湖東西路宣撫今又命某宣撫荆湖廣南西司同在一路節制不一行遣不同不知使州縣如何遵稟此又大不可者孟韓二帥既次荆湖盜賊平定之後長沙之師並宜遴選其人願且置某于度外俾早得脫此養〻痾山林誠為莫大之幸

伏蒙誨示議者欲某有所辟置委光廟嫌諱㨂之佐以濟實效李泰發尚書亦以書及此意仰佩眷顧良以為愧某靖康中被命宣撫河北河東兩路辟置官屬如范世雄充參謀官郭執中王以寧充參議官田亘韓璋鄒柄詹大和充機宜梁澤民趙楠趙戩張叔獻陳湯求充幹辦公事張汝黄鍐陶愷張光等充准備差遣不過十五六人其餘皆因种師道之舊惟以何大

圭為主管文字使掌表章而大圭文人輕俊館中士夫多不喜之造謗者遂有輕脫于河內之語而議者今猶未釋是以一大圭掌表章而為衆人之累也數年來凋喪之餘僅有存者不知衆所指目為誰朝廷今日正當以覈名實為先務願相公試博詢之有以垂諭某雖以衰病力辭期于得請然承命自改益以知去為艱所欣願也伏幸照察不勝惶恐

伏承垂諭般拳朝廷措置之意欲以二廣理荆湖漸通京西南北以接陝右規畧遠也然二廣素號瘠薄

賊害之加以比年應副朝廷須索尤為空匱而荊湖
瀾遠盜賊繁多養兵賑民恐非通融廣中財用所能
辦濟當更益以江西鄰近州軍錢米庶几可為至于
因避虜之北人今為冦者誘之歸鄉自非臨以重兵
收還權柄擇精銳者勒成部伍使聽號令有不能也
招離散之遺民今羸餒者勸之耕鑿自非施以實德
蠲減租賦擇貧窶者貸以種糧使安田畝有不能也
國步艱難之際輔相侍從之臣爭任重責而某以衰
病之故力辭朝廷恩命罪誠已多矣然陳力就列

不能者止孔子取之惓惓之心惟相公亮之而已
契勘某自建炎元年八月內乞罷右僕射執事蒙恩
除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杭州洞霄宮任便居住乘船
欲歸常州無錫縣居止十月間至鎮江府聞有辛道
宗下叛兵自秀州作禍迤邐由蘇常前來即雇客舟
由大江内以歸初不曾與辛道宗下叛兵相遇當時
某弟從事郎綸在無錫縣與知縣郄漸商議說諭叛
兵不曾焚毀邑屋甚是時方到鎮江府初不與知言
者乃謂某遣弟迎賊傾家貲犒設製緋巾數千頂以

與之實為不根坐此落職鄂州居住行辭者至引漢
棄京房唐誅元載等語以實其事今來蒙恩宣撫荊
湖正是盜賊區宇馬友曹成李宏楊華劉忠雷進韓
京吳錫等擁衆多者十數萬少者亦數萬人跨據州
縣迤相屠掠其餘盜賊千百為羣四路作禍殘害生
靈者不可勝計若不宣國威靈廣行招誘則何以仰
副委使緝綏一方緣有前件人言未曾辨明于今來
職事實有相妨又自建炎二年責居鄂州又移澧州
感恩念咎杜門循省不見賓客至于世故人情百念

灰冷豈敢復與言者乃謂某資囊士人上書詆訐朝
政以圖復用非置之海島使與中原士大夫相絕則
是朝廷之禍難未已坐此責散官安置萬全軍今來
蒙恩宣撫荊湖廣南四路當盜賊猖獗民力凋瘵之
時若非與賢士大夫相接議論商確休戚利害而力
行之庶几毫髮之補則何以仰副憂勤圖治之至意
緣有前件人言未嘗辨明于今來職事實有相妨無
之某現以遠病具奏辭免恩命伏望矜憐幸甚幸甚
與秦相公第二書別幅

某竊者以憂患哀病不敢當荆廣委寄之重輙具辭免仰賴敷陳家恩遣中降賜允廟遞諱遣不容遜避豈勝惶懼廹于天威不敢不受命力疾就道已開司擇日起發第傷弓之餘懲羹吹虀動輙畏縮寧復有意氣可當方面之任加以現病腰疼脚軟步履艱難不任兵事已再具奏乞檢會前奏特許罷免俾退歸養疾更望鈞慈再為將上俾從所欲莫大之幸仰恃眷情叠有干瀆下情不勝怵惕之至伏冀矜察

伏蒙朝廷頒降呂丞相昨任江東安撫大使日陳乞

盡一指揮許令依用已遵稟條具申請外有未盡事件別具畫一申明伏望詳酌早降指揮內一項依例許踏逐軍兵二萬人契勘荆湖日今盜賊見數者二十餘萬上流疆界濶遠分兵屯駐要害隄防強敵通四川襄漢聲援豈僅二萬兵所能偹布重以甚濶廢之久不知朝廷兵將姓名人數屯泊去處旋據目前所知踏逐才有八千餘人近得河南閑報乃知岳飛吳全韓京吳錫數項軍馬僅及萬人見在湖南依近降指揮並合聽某節制業已具奏乞岳飛充本路副都總管具逐項所部兵不許他司抽差如朝廷撥此數項充二萬人之數亦可時下使喚已別具劄目陳述乞差之意伏望相公取吉特從所乞如有已撥屬福建江西荆湖宣撫司兵亦乞依今來所乞撥付本司不勝幸甚昔王翦伐荆非六十萬不可今欲平定荆湖保據形勢為長久之策得兵二萬實為不多又條依江東許用之例非創行申請敢望照察幸甚

某前書略道兩宣撫不可同在一路之意未蒙照察呂丞相書中第言得旨許不相節制殊不知正以此

為患也易于師之六三言師或輿尸凶又于六五言長子帥師弟子輿尸正凶輿衆也尸主也六二在師中吉所謂長子帥師六三又以弟子衆主其凶宜矣而使之者在六五故象以使不當言之兵家之忌最在衆主而節制不一唐九節度之師所以皆潰于相州者正坐此故當時李郭皆在其間猶不免此況其餘哉某已具奏并申都省論兩司同在一路相妨利害頗詳伏望相公特賜採覽取吉別降處分使有所遵守不勝幸甚某竊原朝廷之意使某取道二廣者正

殺使兩司相避之故然古人必先正名〻不正則言
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今荆湖盜賊之多欲宣撫司
招捕早見就緒非先正名專任而責成功未見其可
伏願深留鈞念于此非獨某之幸也借易惶恐無地
近被特旨令相度由汀道之任因令撫定廣東州軍
比元降指揮增相度二字仰荷朝廷籌畫圓融之意
不勝感激由汀道以趨長沙比之自江西以往路遠
三倍又方着月痺癘正作恐非將帯軍馬之時其便
否則固不待言而知朝廷必欲令撫定二廣亦不憚

此然英韶循惠之間盜賊出没甚衆曾成一項几十
萬人月西初已犯連賀等州二廣兵力素弱吳相昨
所聚兵如峒丁之類又聞已皆放散某今所得任士
安兵才千餘人安能有濟大事如蒙朝廷盡行應副
所踏逐到諸項兵得以統率過嶺會合二廣之兵控
扼捕之理不然兵不足恃未見其可也某非敢過事
辭難者但事求可濟而已伏望相公特賜加察
見報呂丞相新除不審此行之意何謂某嘗于呂相
書中具道未可輕舉宜亟先料理淮南自為家計蓄

銳時待之慈不謂乃塵鈞覽過承寵諭殊深愧感辱
主聖德日躋眷倚方隆恢復中興之業長久晏安皆
在良弼更望益茂遠猷以副中外之望
某再拜啓上伏蒙朝廷指揮本路漕臣專切應副錢
糧近據湖南呂祉及諸州申一路州縣緣累年盜賊
殘破之後無有全者錢糧種〻缺乏漕臣兩員孫綬
避賊不在本路侯懋與黃(光廟嫌諱)書對移(光廟嫌諱)書以母
老聞乞宮祠目今本路並無漕臣甚于畫一申請之
內乞差朝奉郎王淮曾任湖南漕屬頗知一路財計

所在伏望朝廷特賜陶鑄庶几可以倚辦知鼎州程
昌禹在任二年討定盜賊安集歸業之民頗見宣力
近罷報赴行在深慮別差官未必通知首尾却致誤
其大事伏望朝廷特賜指揮令程昌禹依舊在任業
已具奏并申尚書省敢與鈞察不勝望幸之至
某再拜啓上相公台座某雖力疾就道具奏辭免恩
命深恐伺候指揮九百後時已一面申請事件辟置
官屬之類所申請事皆竭愚者之慮竊望朝廷詳察
聆從應副辟置官屬惟梁澤民鄒柄黃鍰為舊僚澤

民語綀柄直諒有其先人之風鍰好學有良吏之材
皆有裨于國家故特敢複行辟置伏望於察幸甚

某再拜伏蒙垂諭于福建轉運司及吉州樁貨務共撥銀錢等仰荷垂念得此方可起發了結目前支費至將來歲計全然未有准擬荆湖兩路連年盜賊殘破州縣旣無財用今又福建江西荆湖宣撫司先到本路縱有些小見在當已一空廣南兩路自來薄瘠匱乏今又盜賊之警調度百出自難支吾豈復有餘可以通融應副吴相昨任廣西宣撫司日闕司未久

遽罷剗刷所得旣已不多今又經隔時月當已無有雖業已差官前去剗刷勢難指擬亟須于吉朝廷更于江西鄰近州軍及轉運司樁貨務等應副米斛錢銀已具奏并申都省伏望鈞慈特賜指揮不勝幸甚

某再拜朝廷元降指揮令任士安將帶所部軍馬隨逐前去之任士安部下元係統領官三人共有兵二千八百餘人福建路安撫司已于降指揮之後却將統領官陳照馬準下兵別作一項申請留存福建朝廷不見得上項事因已依所乞今任安所部止有一千三百餘人全然不成部伍分撥使用不行雖已踏逐依所降畫一奏差又皆在遠卒難齊集今福建路已得申世景兵二千餘人已具奏乞行撥還伏望早賜指揮施行昔封常清出師軍容不整為燕人所窺遂堅從賊之心今某蒙恩除四路宣撫司出師之初止有千人不成部伍安知盜賊無窺伺者伏望鈞察幸甚

某謫息再拜新參舊與之往來甚厚去歲曾到福唐乃不復相聞疑以建炎初會稽書放和預買絹嘗降兩宮之故令作書啟以謝不敏未知能釋否然恐相

公所欲知故以浼聽幸祈照察

與秦相公第三書別幅

某開司之初種、旋付辦集殊為費力惟是兵將尤為單少權將任士安下現管軍馬分為三軍每軍才數百人前此朝廷建置宣撫司未嘗如是蓋任士安下兵本辛企宗統制官一項軍馬今又以摘其半于福建是朝廷置一四路宣撫使反不若辛企宗于一統制官平時無事使之將帶之任固無不可今荆湖二廣羣冠聚萃數十萬人只如曾成一項除老弱婦

女外可戰兵已三萬人不如提此千餘兵取道廣東
果能為朝廷宣威而招撫之否與此名必責之以實
深恐虛受天下之責又復顛隮輙敢布露近于畫一
奏狀內乞兵伏望鈞慈逐一應副不勝幸甚近具奏
乞依朝廷降到江東安撫大使司畫一內一項許旋
行踏逐差兵二萬人訪聞皆已撥散所存無几深恐
有失指準緣某閑廢之久不知目今兵將姓名數目
夫屯泊去處伏望朝廷特與差撥或蒙取旨差近上
統制官如王瓔之類整齊一軍應副使喚庶不致有

誤國事某憂患之餘本不敢受委寄之重徒以上荷
聖恩不容避免相公當軸必蒙照亮又所降畫一指
揮許踏逐添差人兵故敢冒就職以期少圖報効于
萬一更望鈞慈矜差不勝幸甚
某自二月初蒙除授中間辭免頗費時月逮方皆已
聞命如湖北湖南廣東州郡往往有書問及公文到
來獨潭州正是置司之所略無文移雖已令取索接
人及應干須知事件亦無報應蓋緣馬友現擁千餘
萬衆屯泊湘潭其意未必不忌某之來如唐藩鎮跋

扈遣人代帥往往不納者多矣朝廷縱使由便道之
任非得重兵亦何以鎮壓使不敢妄作況其餘群盜
如劉忠劉超李宏楊華雷進之徒布滿境內非重兵
何以討捕朝廷目前惜以兵力使可施設年歲間措
置就緒自可歸還正猶之小商貸本于大商兩受其
利此事惟願相公深留鈞慮隨時制宜不勝幸甚
連得廣東閩報曹成已破賀進廹番禺帥臣提兵出
捍恐但為避寇之計誰可固守極為憂慮朝廷雖已
曾降指揮令岳飛入廣東界追襲深慮衆寡不敵未

能制其死命非得韓世忠率大兵邀截應援決不能
保護廣東廣西今韓兵已到荊湖若拘路其肯前進
宜自朝廷特降指揮諭以曹成本是荊湖盜賊大兵
所廹逐犯廣東今不拘路分取便道進兵招捕防遏
其衝如能保護二廣州縣不至殘破招捕了當待以
不次之賞決須有濟某如蒙恩副所踏逐兵將之類
亦可自英韶進與之聲援相接但兩司彼此不相節
制須朝廷再降指揮令事宜相關者同共措置乃可
軍期報應以速為善已具奏乞于內侍省投進文字

及用金字牌降付朝廷指揮併乞鈞察不勝頌幸

昨蒙岳諭以二廣經理荊湖此固朝廷置司之意今二廣自有冦盜應副軍興已告闕乏與前日事體不同更望鈞慈詳酌如某前奏乞以江西鄰近州縣應應副錢糧不知此次不能濟事所以韓侯乞為廣東之行者非獨藉其兵力亦以福建江西荊湖宣撫司到刷錢糧有餘可以通融應副之故若止仰二廣恐勢必致闕誤併望鈞慈某愚拙有素每有所見于申奏之間不敢不盡事情敢與恕亮幸甚幸甚

與秦相公第四書別幅 五月二十二日 劍南州

某力疾總師上道已次劍浦諸事草創種種費力如以閑廢之久習成疏懶牽強應接尤非所宜憂畏之餘思慮萬端達夕不睡數日頭髮頓白遂成衰翁乃知古人每一發兵鬚髮為白之語端不虛也朝廷值艱難之秋倘得效尺寸以仰報聖主特達非常之遇雖隕首捐軀甚所欣願第恐綿薄終無以仰副瀟洗委任之意夙夜震懼不知所為尚望相公洞察愚悃始終贊成無推挽之于前而使之顛沛于後非獨某之私幸也惶恐惶恐

某申獲畫一及畢具章奏乞軍馬錢糧等事至今未奉回降指揮日逐被受朝廷劄子令措置荊湖廣南盜賊及諸路日有文字至本府稱為盜賊所擾乞發兵應援河北諸路又以錢糧闕乏日虞變故為言不免坐視歎息行移劄牒為文具以塞責而已何則所得任士安兵千餘人除輜重水頭外結成隊伍不滿千人兵既不足以分撥支降到錢糧數日不多經由州縣類多殘破往往闕乏日慮兵食之不繼財又不

足以賑贍徒有宣撫之名而無其實將何以修舉職事仰稱任使倘慰人望此某之所日夜切心震懼而靡遑也伏望相公矜察不勝幸甚

某近得廣帥林遹咨目及公文具道曾成犯廣東界有聽受招納自新之意雖賊情狡獪未可信然廣東虛弱無兵可以制遏其衝深慮岳飛逼之乘間蹂踐其害不細輒遣官齎近降勅榜黃旗金字牌及本司榜文前去廣東帥司委林遹相度事勢差官同往招撫權事之宜不得不然榜文并林遹咨目謹錄白

拜呈幸望鈞慈悉如受招撫之後又復疑二侯本司軍馬已至粤會合岳飛及廣西帥師三道夾擊使盜賊靡所逃遁決有可勝之理今未有備而遽欲逼逐其害甚大願相公特留鈞慮

某已遣官屬旗榜等招撫曾成昨日被受密院劄子委福建江西荆湖宣撫司分撥人馬之意與某近奏令劉世忠不拘路分前去措置之策頗同但遣他將不若韓之親往為萬全耳今某徑往保護廣東朝廷之意固為盡善但恐不曾垂慮其兵力不足也夫以

兩司之名同而本司所得兵不及福建江西荆湖宣撫司一統制官欲使提千餘兵捍十萬之寇保全兩路其何以能濟大事惟願相公有以處之使稍可施為無巧婦無麪之歎雖觸隆暑冒烟瘴以副一方之急在所不敢辭惶恐惶恐伏留鈞念

某昨依朝廷降到許用呂丞相任江東安撫大使畫一內一項踏逐差兵二萬人已踏逐辛企宗閻皋等兵未奉指揮今聞此兩項人皆已為韓侯分撥前去雖蒙朝廷應副恐亦難以指準目前別無可以踏逐去處惟劉洪道見將崔邦弼顏孝恭兩項人馬現在建昌軍以湖北之糧未曾起發業已具奏乞撥顏孝恭兵下付本司使喚庶几就近可以勾抽兼湖北人兵目合聽某節制伏望特與應副凡朝廷行下聖旨指揮付某軍中乞並用金字牌事勢急迫庶几早得辦集不致臨時束手已具奏仰乞垂念

番禺為廣東都會多富商大賈蓄客之家號為富庶在朝廷則市舶香鹽所在利害南海故為盜賊垂涎之地今將保護廣東必先保護番禺帥臣林遹以統

兵累旨防托為名不復為城守計某私心竊憂之今朝廷指揮孟庾韓侯分撥軍馬應援當自南雄英韶以趋番禺則循惠梅潮一帶州縣便有莫枕之勢可以責辦軍賊如隨岳飛之後以往則勢益偏重下流必受其害伏願相公審度續降指揮能令韓侯一行大善不然令以所撥軍馬隨逐某前去聽某節制亦因得藉其軍容諸寇易為措置已具奏併申樞密院幸望審察不宣

昨者朝廷遣使討蕩范汝為群寇甌閩遂安自此懲

剗當無復敢有犯上作亂者廟略遠矣議者謂建民有殺子之風此乃其報而某獨以為慈孝忠順本是一法無父子之患而欲責之以君臣之大義難矣作銘一首庶几知者稍革其弊輙以碑刻一本計四軸馳納左右文辭蕪纇取其意焉可也伏幸相公照察

與秦相公第五書別幅　五月二十七日　順昌縣

某頓首再拜區〻懇悃前書布之詳矣仰摻高明必蒙鑒念樞密院使臣至伏領五月二日所降劄子備奉聖旨令福建江西荊湖宣撫司不拘路分討殺曹

成且令某與孟韓二帥同共措置與某累奏意頗相合非朝廷留念二廣事體之重何以及此然古人所以歸不踰期役不再籍者以量彼已之勢不憚一時勞費之故今曹成徒黨之衆非得韓侯親統精兵一二萬以臨之恐未易制御淹延時月為害浸廣韓若親行某無以加如只是分撥兵將即乞聽某調度節制已具申奏伏望鈞慈照察速賜施行幸甚幸甚

某自開司至今才一月色〻皆係旋行措置今漸就緒但所乏者兵將耳累具奏請未奉回降指揮昨盡一內所乞差者恐有拘礙不知朝廷差撥應副若干數日深恐不足元數有誤指準今事勢迫矣無緣坐待往〻復之伏望鈞慈令契勘應副不足數逐急降指揮于江西安撫大使及楊惟忠下摘那數項人兵湊足并用金字牌降下庶就近可以勾抽將帶前去所乞撥遞馬準及差撥顏孝恭軍馬再具申陳敢乞留察不勝幸甚

某所帶任士安兵下老少二千餘人甚為累暑月暴露道途尤非所宜今將欲自邵武分遣往潮州安泊

庶几本路糧餉可辦軍兵晨夜亦可倍道兼程以趍廣東自此無復濡滯去處第恐望朝廷回降指揮以日為歲尋常急遞日行在至此月餘方到專遣人亦須二十餘日期又須道路無阻乃可如期今去行在益遠深慮報應後時事大机會已累具申奏朝廷乞以聖旨指揮事件並用金字牌降下庶几速得被受今之金字牌乃古羽檄遺制施之軍事甚為允當伏望相公曲予敷奏特從所請不勝幸甚

某亟遣密院使臣回道途間揮汗上狀殊不端謹幸

望鈞照亦遣使臣兵級隨逐前去朝回降指揮得以付之為幸前路續修問次

與秦相公第六書別幅 自邵武發

某頓首拜啟被受御前金字牌遞到樞密院劄子以某奏請韓侯親統大兵前去廣東措置曾成特降指揮孟韓二帥如違發軍馬不能尅日殄滅大寇即本司自合躬親前去仰見廟主留神遠方俯採芻蕘之言如此天下不勝幸甚然猶有愚見不敢不盡陳之竊慮孟韓執本司躬親前去之文謂當移司則官吏

兵將輜重之屬盡當隨行不惟遲緩有失机會二廣之勢偏重深恐倉卒色色難以應辦卻致缺誤不若只令韓侯選擇精銳以行量帶錢糧輕齎以備緩急乘機以破大憝事畢即還本司最為得策探報韓侯尚在吉州由南雄英韶順流以趨廣東往還賊勢正使道也伏望鈞察僭易之至惶恐惶恐

某再拜上啟被旨許撥還馬準人兵什伍士安仰荷朝廷照察然畫一內所乞數項軍馬未奉回降指揮恐是與畫一申請事件衮同降下遂致稽緩廣東之行既以速唯以軍馬之集為先敢望檢會累奏及今來奏請特賜鈞旨摘出畫一內踏逐乞差軍馬一項先與施行仍用金字牌遞降不幸勝甚材植既辦然後可以責匠氏之巧魚肉已備然後可以責庖人之精某雖才疏學拙備員朝廷應副粗足有為願盡忠死節以報聖主莫大之恩馬革裹尸乃素志也伏幸垂察

應本司奏狀等某皆所親草定苟有所見不敢不盡惓惓之忠但恐情有所激辭或抽直伏望相公數陳

之際特賜鑒念幸甚適得荆南鎮撫使解潛報岳仲為郢守所殺襄鄧間其徒頗猖獗不知朝廷已得有此報否今以潛申狀納呈伏乞鈞悉

梁溪先生文集卷之第一百十六終

梁溪先生文集卷之第一百十八

書十一

與秦相公第七書　與秦相公第八書
與秦相公第九書　與秦相公第十書
與秦相公第十一書　與秦相公第十二書
與秦相公第十三書

與秦相公第七書別幅 六月十七日自江西南豐縣發

某師行已次南豐欲取便道如贛上以趨廣東忽得金字牌降下指揮令取徑路赴長沙新任大暑中得

免瘴鄉之行早到本司措置防秋莫大之幸然荊湖南路盜賊如劉忠李宏楊華雷進之流大者千餘小者未易悉數孟韓二帥以重兵來臨久駐廬陵皆未成料理獨曹成一項為岳飛所破餘黨有就降意將欲了當其餘皆自若也今二帥遽有班師之期而岳飛亦有屯駐九江指揮則是朝廷所以踰年命將遣兵經營湖外者一旦盡去深慮羣盜乘間猖獗不可復支輒具奏乞留岳飛暫且于長沙駐劄收拾後段奏疏論之頗詳利害甚明伏望相公鈞慈深留思慮特為數奏俯從所請不勝幸甚比者使臣自行在還伏蒙頒降到勑劄盡一等種種仰煩朝廷應副爲勝悚懼第所乞五項人兵惟得辛企宗閻皐兩項又有除隨逐孟韓二帥外只據見管人數差撥指揮近日據辛企宗申閻皐下人兵盡數已為韓帥分撥隸諸軍下企宗人兵止是時暫差部前去不曾分撥今企宗見隨逐二帥前去湖南欲乞更不勾抽閻皐下人兵外其企宗下時暫差出人兵盡數撥還庶几稍成軍伍兼韓京吳錫吳全三頭人兵已蒙撥付本司今

又改與岳飛殊失指準雖蒙撥到杜湛一項人兵已係現在湖北路軍馬合聽節制指準防秋之數輒具奏陳伏望鈞慈矜念荊湖最係咽喉重地分布控扼全藉重兵目今盜賊衆多措置招捕非兵不可特依所乞將逐項人兵依舊撥還千冒惶恐之至

某昨蒙朝廷降到畫一指揮許依呂頤浩舊例差兵二萬人依稟踏逐蓋為一路防秋措置盜賊之計非欲盡令隨逐為廣東之行也其後曹成侵犯連賀得吉令前去捍禦保護本路則非得重兵不可故累具申

奏及以尺牘干凟鈞聽今所降指揮既與前日侯孟
韓二師措置盜賊平定日之任不同而防秋之期已
廹所得辛企宗張宗彥等兵又多不同其間冗濫尤
須揀汰則是二萬之數所闕甚衆除乞撥還韓京吴
錫吴全外竊見楊惟忠下有兵八九千人胡友毛佐
兩項軍馬約有三千餘人現在袁虔州駐劄惟忠既
已物故未有撥隸去處伏望鈞慈撥此兩項充二萬
之數俟諸頭項齊集續具劄子申陳庶几有可指準
不勝幸甚喋喋干冒惶懼無地惟相公審裁

某昨蒙朝廷令由二廣之任所以不敢憚遠者亦欲
身到兩路郡移財賦為經理雖遣屬官終非親臨之
比加以道路遼遠文移動費時月倉卒豈能應用此
正所謂遠水不足以救近焚也所以前奏乞就江西
郴郡應副錢粮正恐目前闕之預為之今蒙朝廷許
令福建等路宣撫司候班師日量留用度外其餘錢
粮之類盡撥付本司須是現在撥到之數已未足用
續具申陳孟參政頗靳于財深恐占恡有悞指準欲
乞以本司所奏行下更賜指揮施行不勝幸甚

某所奏乞權留岳飛于長沙駐劄了當荊湖群盜一
事夙夜思慮策無出于此者更望相公與參政樞密
二公取某中奏所陳事理熟復慮之如蒙特賜採納
曲從所請某猶可以待罪閫外庶几尺寸之效以報
上恩不然名將重兵盡去而以十數頭項劇寇付一
書生使以未嘗拊循烏合之兵以抗豺虎其敗事必
矣願先以疲懦竄謫無令虛負誤國之罪他時無以
自明不勝幸甚某現自南豐由經路趨贛上聽候指
揮伏乞矜察情廹辭切恃炤知之有素也惶恐惶恐

與秦相公第八書别幅

某近次南豐欲取便道以如廣東忽被指揮徑赴長
沙新任遂改途由此以福建等路宣撫司現往荊湖
兩司同處一路事體相妨又有旨催促孟參韓京疾
速措置湖南事宜交割訖發赴行在韓世忠兵屯建
康岳飛屯九江與朝廷前此經畫之意荊湖目今事
宜全然不同具奏疏論列未奉回降今又被受樞密
院劄子有令韓世忠一面發遣軍馬往建康之文蓋
以惶惑雖竊意朝廷有江北警之急報預為隄備不

得已而如此然亦必須酌斟事勢使先後遲速可觀不為奸雄之所窺測乃為得體今號令忽遽首尾衡决遣師命將不責成功追之使還不虞後患某殊未見其可也孟珙韓世忠二帥自福建討捕范汝為之後移師江湖踰年年矣值此時暑未曾進兵摩盜猖獗如故劉忠聚舟舡以屯君山李宏殺馬友以據長沙曹成一項軍馬雖為岳飛所破分為十數頭項勢益散漫毒流于全邵道永武岡之間初未宣司招撫其餘楊華雷進楊么及鍾相殘黨之流據巢穴出沒

卷之一百十八　五

作禍自若也夫以二帥提重兵來臨之久所費不貲曾未能破一屯撫定一黨藉手以報而據已召還是歷年之所經營者一旦盡廢何以震讋摩寇使之畏威綏寧遐方慰生靈之望哉二帥之還勢固不可止謂宜存留威望已著之將紀律素明之兵彈壓招捕收拾後改使不至甚狼狽猶為未失策今併與岳飛一軍徙屯他路則某區區愚見不知所以善後矣已具奏乞留岳飛且于本路駐劄措置盗賊將來倘沿江有警自可順流應援一舉而兩得未奉俞旨今再

因金字牌遞到附奏論之頗詳心之精微盡于此矣伏望相公特為敷奏倘從所請非獨荊湖、兩路之幸也某夙患之餘不當復為世用徒以上恩未報荷相公推挽之力黽勉就職用忘疾憊今茲陳請所條甚大倘蒙矜允雖力小而任重已不自量猶可竭盡淺短持罪閫外庶几尺寸之效不然便當乞骸骨以歸山林雖竄謫所不敢辭誠恐有誤國事其敢為身計哉辱荷眷照之厚輒敢盡辭布陳腹心伏幸鑒念

某嘗謂賈生有言守禦捍牧之臣誠死城郭封疆其

卷之一百十八　六

所以死者豈徒然哉必告所以守禦捍牧之計于上言聽計從事不成則以死繼之否而不從有去而已今人不然初既輕受當告不以告告而不從又不能去敵至則為遁計此誠近世之大弊也國家不日引不月長而疆場日蹙坐此之故某前幅所陳願相公勿以為過言第以朝廷所遣孟韓二帥者軍馬如何財用如何事體又復如何較之本司灼然可見今一旦委去而以數十萬盗賊付之本司使以數千烏合之兵當之安能有濟國家大事正當以實告于朝廷

之時竊聖鈞慈特賜矜察悉如所請莫大之幸
昨得報潭州積糧數萬石錢萬貫意謂可以就近用
聞馬友為李宏所殺盡以錢糧裝船艤岍城内公私
劫掠一空其餘州郡皆以屯兵及為曹成下散漫卒
伍蹂踐頗皆匱乏將來到本路目下便闕支遣雖遣
屬官往二廣刬刷辛未能就手其勢非得江西州郡
逐急應副決見狼狽已具奏乞依孟韓得取撥鄰路
錢物措撥庶几可濟伏望鈞慈詳酌施行馬友者于
羣盜頗有知順逆之意遂為李宏所圖長沙遭此又

難料理未知孟韓既到何以處之時間雖當牢籠將
來須當辨直若以言語及慘酷為罪自有朝廷及宣
撫司在何至擅誅也此理曉然更望鈞慮處置當則
姦雄自服所以消息于宾、若多矣僭超死罪
舍弟三人仲不事、常慕馬少游之為人如某者正
其所憫笑也叔方委以家事季往浙東親迎皆不果
來故虛合辟親屬差遣家詢問故特詳及之如蒙公
朝使某有祁奚之舉此三人者皆國士也伏望鈞悉

與秦相公第九書別幅

昨日因金字牌遞角回于申省狀皮筒內嘗附手訥必
已激鈞聽恐道路或有阻節再令小兒書寫拜呈書
中所總存留岳飛一事辭情激切非敢別有所要也
誠恐孟韓二帥班師之後羣寇仍復蟻結蜂屯收拾
不了無以副上委任之意且為相公推挽之辱故敢
力布悃愊使荊湖南路盜賊悉已平定王師凱旋猶
當留重兵鎮壓劉十餘頭項劇寇未嘗招撫得一項
了當二帥握兵在近李宏已敢殺馬友以掠長沙如
曹成劉忠之徒決未可以理義說非藉岳飛威名已

著與之協力措置後段定須狼狽此繫乎朝廷利害
非特某及本路而已也竊望相公詳觀事之本末而
熟慮之机會間不容髮正此之謂薾惶恐惶恐
某前奏乞令韓侯分兵屯九江而輟岳飛駐師湖外
深懼僭易冒昧有陳近得韓侯報其意亦以建康為
非便願宣力于江西以書與彭城不能相度恐緩急相應援及都督府安撫大使之
兵革于彼縣于糧食之故頗與邑、愚見相合彭城屯鎮江都督
屯建康皆重兵也如韓侯屯九江岳飛屯長沙控扼
上流之地似為得策又荊湖因得岳飛措置羣盜以

絕後急緩急沿江有警使上下連接勢力頗均更望相公詳審熟察有以處之此朝廷大事苟有所見不敢不盡言以告幸興矜察惶恐無地

某前日具奏乞于江西諸郡支撥錢米應副蒙朝廷劄下畫一內許截撥荊湖廣南錢米都數及許令福建路宣撫司班師日將餘剩錢米等撥付本司指揮又蒙誨諭不勝感戴荊湖錢米匱乏甚矣得漕司申稱今應副宣撫司及岳飛大兵批請皆是于民間科須又長沙新有李宏之變公私劫掠一空更無分文

顆粒可以指準廣南雖遠屬官前去剗刷道里遼遠水路不通非半年間措置未能就予才到本路目前便見闕之宣撫司餘剩之數亦難全仰已再具奏乞于江西漕司及筠袁虔吉等且應副米五萬石錢十萬貫以濟目前之缺及乞依孟參所得截撥鄰路錢米指揮不如此雖許應副亦未必得觀劉洪道得米萬五千石至煩朝廷差官監督則可知臨時缺乏旋行申請則無及矣惶恐惶恐有自湖南來者聞孟韓至潭州已差李宏充副總管與元傑馬友下兩項人兵只令自行揀擇放散餘悉依舊存留雖傳言未必可信然恐決有此理既得催督班師召赴行在指揮忽忽措置不願貽患于後自宜如此如偏裨殺一副總管以言語微罪加之便得副總管深恐此風不可長而姦雄有以窺伺伏願相公鈞留意于此一事如聞馬友者頗知順逆之勢有意自新不復為非其徒不樂如此嘗以語言動之友不從故李宏得以乘間與其徒相結而戕友不然其謀亦豈遽能成事哉如蒙朝廷許留岳飛軍馬尚可彈壓及隨宜措置不然

未論其他存留徒黨之衆何以贍給變故卒未定也幸望鈞察伏蒙垂諭以向子諲代林遹帥廣子諲作帥雖未可備責然賢于林遹遠矣廣西更望留念擇人今帥府號為東南全盛者獨桂廣及福唐耳方全盛時輕于畀付及殘壞後方欲料理其難易豈止百倍哉程昌寓蒙朝廷許令再任昌寓在鼎州毀譽之者相半想不無過舉然兩年間傾側擾攘能破劇賊而保一州人情安之因任誠為得策但其人申請有難應副者某俟到任當鐫諭之蒙誨諭榮陽乃江西

所薦此固其一流人方建炎初行遣受偽命者江西
不在吳莫之下今朝廷頗是前日行遣分判白黑得
江西尚在大師之列議者咸謂相公以鄉里之故頗
優容之殆不然正恐不詳知建炎初之事耳
伏蒙朝廷應副辛企宗及鄱最軍馬仰荷垂念杜湛
下八千人初無此數近有指揮依舊聽程昌禹使喚
兼鼎州最係要害去處恐難以行全勾抽張宗彦四
千人最無紀律爲合冗濫現不知存在去處此兩項
占萬二千人望朝廷豁除勿充二萬之數别聽差撥

使喚所乞韓京吳錫吳全三項人兵不惟已蒙撥付
本司兼據呂祉申韓京人兵隨逐岳飛至道賀間飛
利其甲馬皆擇精壯者分隷將下而聽其自便此近
年諸將習成之態也京緣此悒悒抱病以餘卒數百
人留茶陵不復在飛部下吳錫人兵亦多散去者吳
全則元係水軍正可施于重湖若依舊撥付本司非
特藉其兵力亦可以全此三將仍得盡數撥還指揮
爲牽其餘踏逐胡友毛佐下三千人見在裁酌施行
鄒柄者志（高廟嫌諱）侍郎之子學問節操才識過于人靖

康間淵聖特命以官嘗置幕下其後造謗者亦波
及之建炎初除衢州倅復以言者報罷坐廢六年旅
食異方艱窶亦既甚矣近因畫一再行辟置而鄒柄
以書力辭陳義高而慮患深不欲强之已從其志環
奇之寶棄擲道傍誠爲可惜伏望相公特與收拾置
陶鑄間必有可觀不然且與舊物使有餬口之資以
免飢餓亦已足矣幸冀照察顧彦成劄子整會奏薦
恩澤謹納呈併望垂念惶恐惶恐
靖康初折彦質隨种師道至京師議論頗可採自師

道軍中參謀官除軍器監既而除龍圖閣待制充樞
密院都承旨彦質薦解潛爲河東制置使以代姚古
彦質亦以本官奉使河東爲御前幹當公事與潛同
治兵于隆德府夏末秋初某宣撫河北河東辟彦質
充參謀官彦質只留隆德不曾到軍中供職其後七
月末間諸將得進兵多爽獨解潛彦質以兵一萬人
與賊遇于南北關累戰而潰有旨彦質解潛當時勒
停其與奏乞且留存收拾潰兵以俟再舉有旨解潛
白衣領職彦質召赴闕議事過懷州留軍中者累日

某與論節制不專之弊是時劉韐以宣撫副使治兵于遼州折可求以都統制張灝以都轉運使治兵于汾州潛彥質在隆德各直達奏事承受御前文字得旨各不同而自為進退既約出兵兩路不進而鮮潛獨進故及于潰某以謂諸道之兵方集必欲再舉非盡罷諸處節制而一聽于宣撫司決難成功彥質亦以為然云俟見淵聖面奏其詳既至京師適徐吳以紛爭罷相而唐恪當國議論當變彥質亦盡變其前日之說以合唐恪某以徐吳既罷內無助者上疏力

丐罷去遂有赴闕議事指揮除彥質宣撫判官交割職事時八月末也其後金人再入彥質委懷州自河陽渡河徑走陵西以入蜀境故建炎初有海外之責

與秦相公第十書別幅

荊湖之盜蜂屯蟻結王旅來臨正如以杖擿之散漫螫毒正當徐徐收拾掃除今盡以絕後艱今二大師班師之遽措置諸事不免草草決須遺患將來非得名將重兵存留鎮壓何以善後所乞岳飛于本路駐劄及撥還韓京吳錫吳全等軍屈指計日以俟報乃寂然不聞俞音豈朝廷多事之秋不暇郵此將思慮顛錯謀畫不臧言輕不足以取信而然耶竊自循省慙汗愧縮若無所容便欲自劾待罪又恐近乎激訐以失大臣之體正易之所謂羝羊觸藩不能退不能遂者夙夜震怍靡遑寧處伏望相公矜察檢會累奏事理特賜詳酌施行不勝幸甚之至

杜湛軍馬本自蔡州隨昌禹來今程昌禹既蒙朝廷許令再任杜湛決難勾抽兼鼎州實係要害之地與長沙為屏蔽兵豈可摘張中彥者聞現在番禺韓世

忠岳飛皆常呼之不來本司屢次檄令前來公參至今無一字之報勢已反側恐難以寸紙窺令矣前奏已乞盡除此兩項別聽朝廷差使現今所得兵惟任士安辛企宗郝晸共約七千餘人企宗下見撥在宣撫司及郝晸軍馬孟韓尚占怯未遣憂憂乎其難如此乃知秦應副王翦六十萬使代荊為不易也伏望相公委西應副如元降指揮之數使果可以勉收尺寸之效仰報上恩不為推挽者羞莫大之幸韓京申狀吳錫壠書納上更望察其情而審處之惶恐惶恐

得湖南漕司之報福建等路宣撫司軍馬屯泊本路已認定月費錢三十萬貫米一十五萬石州縣殘破之後罄竭剗刷尚未足備而長沙近遭李宏之變公私錢糧劫掠一空所般載舟船雖盡為官兵拘截然其間所有必無再入官帑之理是長沙表裏皆悉罄匱某將來到任贍恭軍馬措置事理全然未有分文顆粒可以指準累具奏乞朝廷于江西路支撥米五萬石錢十萬貫應副目前急缺伏望鈞慈體察非得此接濟決至誤其大事特降指揮專委江西漕司應

副不勝幸甚至二廣間以曾成侵犯調發之故一丁至有出七八千者民不聊生觀此豈復更有贏餘雖已遣官剗刷正恐如割肉鷺股而遠水不足以救近焚也劉洪道猶蒙朝廷應副如某哀祈如此相公其果忍不置念乎某建炎初嘗以十議陳說又嘗取漢高皇唐太宗行事編年撮其要節目為漢唐三帝紀要録作序冠于篇首以進并議廵幸劄子皆恐相公不曾見輙敢録致几杖如蒙機政之暇略賜觀覽以見當時議論大槩不勝幸甚之至

聞福建等路宣撫司差屬官趙康直管押銀十萬兩以羨餘獻今月十四日已離吉州朝廷既有指揮令候班師日量度用度其餘盡數撥付本司則羨餘自不當獻伏望相公特垂鈞念候到特賜指揮以信號令天下之幸非獨本司及荆湖南路之幸也借易借易妻弟張燾蒙陶鎔記注之選非相公以人材為意汲引寒畯何以得此第深感服顧彥成整會恩澤劄子前書忘記今謹納上幸望垂念

與秦相公第十一書別副 自吉州發

某累具奏乞存留岳飛二軍駐劄本路招捕餘寇良愧冒昧昨日金字牌降到樞密院劄子得旨如所請仰荷朝廷應副豈勝感幸如岳飛年齒方壯治軍嚴肅能立奇功近來之所少得然正當且使在人下有以調御服習之使知大義名節異時決為中興名將若使便當一面驕心易生適所以壞之近以權安撫之故亦頗有過舉呂憲書中能道其詳俟續納呈令既存留本路自合聽某節制更得朝廷明降指揮庶几易為驅策幸望鈞察惶恐惶恐

本司蒙朝廷應副到兵任士安辛企宗郝晸三項通
約計近八千人尚闕萬二千人蒙指揮令勾抽杜湛
張中彦下兵以足其數契勘程昌㝢下杜湛彭筠兩
項計八千人今昌㝢再任鼎澧現有盜賊係要害控
扼去處別無人兵杜湛等軍馬决難以勾抽差撥張
中彦現在廣東孟韓岳飛皆追之不來本司文移亦
不報應桀驁如此之急恐必生變已委向帥令措置
經營之策其下皆烏合泛濫不中使喚乞朝廷豁除
此兩項之數幸甚韓京吳錫吳全已蒙撥隸本司近

降指揮令隨岳飛屯駐九江今飛既留本路此三項
兵却合歸還已劄遂人照會及具奏申朝幸望垂念
某所以累具申奏乞撥還韓京吳錫吳全等兵者非
敢固有執占實皆有說此三項兵皆久駐湖外頗能
立功如韓京之破胡元奭吳錫之破李冬至皆為一
方之人之所信服吳全本係永軍本路重湖奧深盜
賊多藏洎其間出没作禍如楊么之徒是也所以賺
誅積稔者正以無水軍之故此三人者各因其材而用
之必有可觀又緣岳飛雖分韓京之兵利其甲馬多、

不安之所分之兵皆已潰去如撥還本司貼現在數
成萬餘人訓練撫循庶几可以鎮壓一方兼岳飛一
軍存留本路其他亦未敢別有陳請幸望鈞察飛元
將萬二千人今又得曹成潰兵萬餘人數目已多將
兵猶將、各有分限多、益辦者惟韓信為能今將
兵過其量者多矣恐朝廷不可不裁處也
遂得湖南報韓帥已破劉忠砦栅劉忠已遁去又一
未了當曹成也朝廷指揮既發二帥必使班師本路
公私蕭然一空今又添屯兵岳飛軍馬錢糧全未有

可指準所乞于江西鄰路應副錢十萬貫米五萬石
蓋欲接濟目下闕乏不爾必致有誤機事敢望相公
鈞慈矜念非不知朝廷多事勢不得已惶恐惶恐
累蒙垂諭孟韓班帥之日所餘盡以付本司仰荷留
念然私竊計之恐決無靈丐後人之理今詢問得現
有銀一十五萬兩在吉州委官椿管收糴及有虔撫
州刷到錢米亦存吉州已具狀申樞密院乞降指揮
盡付數截付本司以憑調濟防患之用敢望速賜施
行不勝幸甚之至事出急迫殊可憫笑也

與秦相公第十二書別幅

某今月十一日巳次荆湖界首交割本路安撫使職事一行軍馬幸無他虞皆出麻茈第以沿途疾病之故宣州縣應副夫力多累日而後集師行不無稽滯宜勝惶懼入境初詢問民瘼耆老皆云累年以來既為盜賊之所蹂踐又為科需之所搔擾州縣官吏類皆權攝假借盜成侵漁百端以故良民多未復業田疇亦皆荒廢今朝廷遣兵破賊願少休息以就生理聞之怛然傷心昔人以兵火之餘比之瘡痍者正欲

勿擾則凋瘵之民將自安耳此事非通才實德愛民體國者未易能辦如某叨冒深懼終無以副委任之意夙夜震恐不遑寧處更望有以教督之不勝幸甚

伏蒙朝廷特輟岳飛一軍于本路屯駐且令專聽某節制仰荷鈞念與荆湖之民同受大賜今馬友李宏雖殺捕而黨羽數萬猶散漫于江湖間曹成劉忠等雖潰破而酋首擁衆侵犯州縣猶自若其餘楊么楊華雷進鍾相殘黨作過如故近復攻陷澧州深慮岳飛終不能久留本路某所得兵才七千餘人除輜重人從羸弱疾患之外可出戰之兵不過數千人杜湛人兵程昌㝢力爭以為不可勾抽理勢宜然將來未定群盜欲討捕則闕兵將欲招納則乏錢糧何以使之鎮服一方收拾後段以副朝廷所以責任之意所乞韓京吳錫吳全等軍廢于江西支撥錢糧應副急闕奏疏及尺牘中論之已詳敢望相公少留鈞念不勝幸甚岳兵已衆不及此時撥還韓京等軍他時別有差使又欲將帶以行則申畝無及矣惶恐惶恐

不審北報近復何如士夫見召韓侯之遽人情頗擾

第恐彼間都督之建不能無疑故亦以虛聲應我未必真敢深入然彼以其虛我所以待之者可不以其實哉區區愚慮以謂朝廷所得探報皆當密付逐路帥臣使為之備且降指揮令賊入某路則某路為之應援陝西五路所以能抗夏人者正以此策而中國比年以來為夷狄盜賊之所破壞正以不相應援之故如人左手有所螫蠚而右手不救可乎今江淮四大帥劉光世與李元固不相能而建炎初某嘗行遣李回至今其憾不釋緩急之際責其應援難矣由此

覩之置師使之如手足又在朝廷所以審處之也駐蹕之地宜定于無事之時倉卒遷徙非計之得東南形勢惟建康長沙建康料理淮南藩蘺之固然後可都長沙兵火之餘非假以歲月之久未易就緒必欲恢復中原必自此路始某草具其說未敢遽獻如蒙聽其妄發願與芻蕘同盡其愚惶恐惶恐

比到廬陵交割辛企宗兵不滿三千人其間多冗濫者勢須汰去又以吉州官吏弃溜司不支錢糧几半月逃亡者業已數百人皆為韓軍以錢絹招收軍政

之壞極矣朝廷所當留意措置也此外有吕立李守恭精鋭人兵千餘皆節次為福建等路宣撫司勾抽今隨在湖南近降指揮許盡數撥還累次關送皆不報如班師日尚猶占恡又須干煩朝廷不得此則雖得前兵無益也企宗者以疾丐罷去非惟怯懦難使兼以嘗為制置使故頗頗未易屈折不若聽其退為佳已備錄其狀乞宮祠或尋醫敢望速賜施行任士安向在福建殺㮀徹捍退范汝為賊衆十數萬人保全南劍及下四州以俟宣司之來實立奇功今來隨逐來荊湖彈壓一行軍兵尤為整肅輒具奏聞乞與一閤門宣贊舍人以激勸之如蒙陶鑄不勝幸甚

某本司元降指揮並依吕丞相昨任江東安撫大使日體例近于建康府會到吕丞相畫一內兩項合行申陳一項係朝廷應副全裝甲三千副又給祠部五百道令自行裝造今乞依例只給祠部以諸軍甲冑絶少器械亦少損壞勢須下本路製造以備使用一項係于支到歲額錢內撥錢十萬貫充回易本路錢破之甚所得歲額錢米養心尚缺歲計之半若非回

易即爲設諸項支費皆無從出今已依例撥歲額錢十萬貫回易庶几不致時有籲煩朝廷此皆惠而不費者敢煩鈞慈速賜施行眾具奏乞于吉州封樁絹内支二萬疋充一行軍兵春冬衣賜天寒將至赤露縷無以卒歲誠可矜憫坐此逃入韓侯軍中頗多若不得衣恐更別有散失伏望垂念某每陳乞皆不敢多為之數並係不可闕者每敢干告朝廷惶恐惶恐

得張舍人書報有謗某于上前者其言殊可駭竊料之必某叅政也前書已嘗具道所以拜聞者正慮其

如此然亦不謂以小憾而遭大謗遂浼天聽其不仁亦甚哉如某人固天下之俊才然無繩墨規矩取其文采不過一輪林承旨耳若乃翻座之前數尺之地非天下賢德君子長者豈可立此近見邸報紛紛此固事所預料必至于此更望相公于汲引之際孝宗嫌諱之某横遭誣蔑自非朝廷推究辨明豈能自白前此遭謗者多矣朝廷未嘗推究而遽行其言在某分上俯仰無愧豈敢自明然所累國體甚大詩不云乎讒人罔極交亂四國巷伯疾讒至欲投畀豺虎有北誠痛憤之深然欲止之非推究不可采苓之詩正讒之道伏望少留鈞念不獨某受其賜而已惶恐惶恐

與秦相公第十三書別幅 某月日自衢州發

荆湖凋敝之甚蓋緣連年為群盜占據蹂踐應副宜軍錢糧悉出科率州縣官員類皆權攝與公吏通同作弊應科須錢糧皆無簿歷可以稽考于田畝上大科數目餘催納外其餘不催納者盡是暗賣取受以故民力重困而夏秋正税却不催理事皆倒置某入境之初詢究民間疾苦無大于此已將科須一切罷免建炎四年紹興元年分正税將應干科須與尅折外餘數并令年正税並合舉催以充贍養官兵之費第民户逃徙田疇荒蕪又值秋旱成熟之處不多全藉州縣官得人庶几勞來安集漸使復業已一面依所得指揮遴選辟置外深慮中部先有授下人為見料理稍成次第却來赴任致辟置官不安心職事已具申奏乞辟置官已到任去處先授下者到更不放上欲與別辟一般差遣伏望鈞察施行不勝幸甚

近蒙朝廷存留岳飛一軍本路措置盜賊仰荷特達應副猶未旬日間忽聞續有指揮以岳飛奏陳本路盜賊並已平盡依舊令江州屯駐殊失所望目今曾成劉忠仍復擁衆如故馬友李宏徒黨散漫作患楊么雷進鄧裝鍾相殘黨占據巢穴乘間劫掠出没自若謂之平盡可乎飛悍于回軍輒敢欺罔朝廷理須行下本司體究着實乃為得體今遂已改命使武夫悍卒謂朝廷可欺以自便帥臣不能制其行事恐非計之得也如岳飛果已別降指揮不敢再三煩紊朝廷只乞撥還韓京吳錫吳全三項軍馬庶几賑助現

管單弱之兵可以支吾目前不然决難以自立韓京吳錫等乞回避岳飛望備錄申樞密院併乞照察此見朝廷行下因福建等路宣撫司奏而獎諭李宏若欲權濟一時之事則可以謂正當如此則恐所以聽察者過矣馬友李宏均為盜賊占據潭州李欽奇豁不為無罪然已受朝廷旨命為副總管宏擅誅叛可乎宏既誅友刼掠公私財物悉用船裝載泝下道宣撫司兵到故不得遁去謂激于忠義可乎現在馬友徒衆不受招撫皆挾此以為言某竊謂非報李宏

以正曲刑不足以服羣盜之心輒具奏聞顧相公試思之今日紊亂軍政莫甚于招誘投換近過吉州輒為韓世忠下看管營寨統領官段恩用利物招收去五百餘人雖近因岳飛申明朝廷立到賞格恐不能禁止當坐所招收官庶几有所懲戒併望炤察不宣

昨蒙降旨令福建等路宣撫司將勾抽去辛企宗下人兵盡數撥還本司及令班師日將餘剩財物盡數撥付本司荷朝廷之恩厚矣累閱孟參政勾抽去呂直李守恭等九百餘人馬一百三十餘匹並不曾撥還一人騎班師之日相載而歸並不曾撥到分文顆粒第虛煩詔社費文移而已良用愁怍某與孟富文不為不厚前此在福唐亦甚款乃不如其臨利害如此亦間對賓客言以某陳情之故頗不能平深恐從容造膝又有翟公巽之作敢望相公數奏之閒先為及此庶几不能上惑聖聰莫大之幸傷弓之禽何所不慮伏願相公曲賜矜察

伏蒙垂諭張士家已如鈞旨某有合得恩例欲與舍弟文林郎緯陶鑄一監獄廟差遣敢望留念惶恐惶

恐

梁溪先生文集卷之第十八終

梁溪先生文集卷之第一百十九

書十二

與權樞密第一書　與權樞密第二書
與權樞密第三書　與翟叅政書
與程給事第一書　與程給事第二書
與程給事第三書　與程給事第四書

與權樞密第一書

伏審充奉琦書進登宥密之地廊廟得人搢紳胥慶竊茲疎拙雅荷照知欣愜之情倍百常品輙具短啟

欽賀伏祈鑒念

前年秋間辜于德興邂逅使旆少款緒言良以為慰闊違忽復許久自藏山林不果通記室之間中間洊峻登八座亦稍修慶悰仰之情無以自喻天步艱難非得英偉之才相與協濟何以振起中興之功正人登用善類有依恢復可俟誠為天下賀非獨區區之私幸也

某憂患之餘衰病日加惟思退藏不敢復與世故今春間忽蒙上恩付以荊廣四路之寄深慮綿薄不足以仰副委任具奏辭免蒙遣中使降賜趣行不容遜避弟增感懼逼于天威已祗受告命就福州開司今月之六日起離上道已次昭武閩廢之久習成疎嬾乍茲揺戎尤非所宜加以前此諮謗之深思慮過當動輙畏縮未知所以能濟數日鬚髮頓白遂成衰翁良可歎也辱照素厚必蒙矜念有少情悃具別幅呈伏乞留意惶恐惶恐

朝廷于荊湖置兩宣撫司故種種事多相妨前此令將帶任士安所部軍馬千餘人由廣東之任因令撫

定廣南州縣但欲令與孟韓二帥相避而已今則湖南巨寇侵擾二廣事勢危急續降指揮遂令前去措置保護夫以曹成賊馬十餘萬人能戰之兵不下三萬而欲令以千餘疲卒趣往保全廣南兩路捍之情事不亦難哉已累具奏乞依近降詳用吕相昨任江東安撫大使畫一內人數差撥兵將至今未奉回降指揮為今之計非朝廷盡數應副及今韓世忠親統一二萬精銳兵將同共前去措置誠恐未易支吾再有申奏論之頗詳伏冀鈞念早賜施行不勝幸甚

某疎拙寡與再顛再蹟濱于死者屢矣仰荷上恩保
全以至今日又蒙收拭錄用顧將何以報稱于萬分
之一雖觸隆暑涉長道冒瘴氛當劇寇其又何敢辭
今茲又幸故人居本兵之地有孝友之張仲知自免
于煩言此所以喜而不寐也二相焰察頗深獨公異
以建炎初守會稽盡放和預買官降其兩官之故頗
不能平去歲同寓長樂不相往來遣人致區區之意
亦不報復深恐蓄憾未已近所書啟以謝不敏未知
能釋然否此恐公所欲知而某輒敢以浼聞愧仄愧

愧仄傷弓之禽驚于曲木伏幸痛察

與權樞密第二書

某頓首拜啟樞密端明台座比两拜書并啟日必已
呈浼暑氣正隆不審近來動靜何似伏惟神明協相
鈞候萬福某總師已次南豐本欲取徑路以趣廣東
適被受金字牌降下指揮令前往長沙置司又須改
途惟是荊湖久為盜賊之所肆據孟韓二帥已有旨
趣令交割班師深懼綿薄無以為善後之策仰副委
任夙夜震悚未知可濟惟遂賴粹庇有以照矚之耳

正阻叅陳承敢異為天下自重
韓孟二帥已蒙朝廷特遣統領重兵以臨湖湘間以
暑月之故未曾進兵措置盜賊惟曾成一項已為岳
飛所破有就招撫之意未知今復如何其餘劉忠李
宏楊華雷進楊么郎鍾相殘黨凡不十餘頭項劇賊
負固自若馬友現以十萬衆蚕食長沙亦未放散今
孟韓二帥得旨催促結絕交割訖赴行在深慮此逐
項巨寇非旬月所可措置其勢決須留遣後人非得
重兵及名望已著近上武臣存留本路措置招捕安

能有濟輒具奏乞留岳飛就潭州駐劄并乞撥還韓
京等三項軍馬踏逐到楊惟忠統領官胡友毛佐人
兵乞撥充元降畫一二萬之數凡五狀具申密院別
副錄事目拜呈垂念特與應副不勝幸甚之至

別幅

今具奏聞及申樞密一切事件謹列下項
一狀為已遵依聖旨取徑赴潭州置司緣荊湖盜賊
未曾措置平定孟庾韓世忠恐得召赴行在指揮
便行交割乞更賜詳酌指揮事

一狀乞存留岳飛軍馬且于潭州駐劄措置盜賊及
撥還韓京等軍馬事

一狀乞指揮孟庾韓世忠撥還時蘷差出辛企宗下
人兵事

一狀踏逐到楊惟忠下統領官胡友乇佐人兵乞撥
付本司使喚事

一狀乞指揮福建等路宣撫司遵依近降聖旨指揮
候班師日除度量合用財物外將其餘錢糧銀絹
等盡數撥付本司不得别作名目占破事 右具呈 某再拜

與權樞密第三書

使臣自行在還伏蒙寵賜翰墨勞問殷拳有加蓋級
春予之渥不勝感佩竊聞朝廷以比報有警頗飭邊
備樽俎折衝當有成筭第區區之意以為端的深報
宜亟密付沿江諸帥使預為隄防且嚴行告戒入某
路則某路為之應援庶几併力合勢可以有功如使
坐視不救則非計之得也時焰僭易悚息悚息
荆湖連年以來為羣盜蹂踐州縣悉皆殘破官吏類
多權攝民困于科須田疇荒蕪財力空匱殊未知其
所以為撫循料理之術自非朝廷寛其銜洞照悃愊
允所陳請一一矜從則何以使之自試而收尺寸之
效前有十數事皆目前急務申奏聽旨敢望鈞慈特
賜一言之賛兩路受賜誠非淺淺也輒以事目具劄
子拜呈幸冀垂念不勝惶恐

近蒙朝廷差岳飛在本路措置盜賊被受劄子本旬
日間已别有指揮如止坐飛奏而改命恐武夫不復
可號令矣本路盜賊初未衰息馬宏李宏雖已殺捕
然其徒黨散漫作患曹成劉忠雖經潰敗而其酋首

擁衆自若楊幺鄧裴楊華鍾相殘黨據巢穴出沒如
故飛乃以為平盡可乎朝廷不加體究遂從其言非
計之得也既已如此不復敢再有請但乞存留吴錫
吴全韓京三軍共五千餘人庶几可以支持目前不
然决難自立敢望鈞鑒特賜矜從速與行下幸甚

與翟叅政書

昨者流寓閩粤幸大旆先止三山亟欲造謁以叙積
年間濶傾仰之素客或謂執事以建炎初故頗不釋
然又方謝絶賓客逡廵而未敢盡誠恐將軍有意督

過之也羣寇繼作遷徙不常居無何執事已趣裝赴
召竟不獲徹聲聞于典謁者每一念之慙汗無地近
輒修尺牘少謝不敏伏蒙誨諭鄭重眷與之情溢于
辭輸旣恨為小生所謾又愧以區、鄙陋而竊量君
子之心也已幸貰過敢不改事桑榆之狀期無負于
古人耳伏冀恕察不勝幸甚
某初得吉由廣東之任以孟參充至荆湖兩司不可
同在一路之故非有他也繼以曾成狠獗乃有保護
二廣置司揖寇指揮觸隆暑戴星而行已次南豐忽

奉金字牌降旨令徑赴長沙新任且趣孟韓二師班
師韓兵屯建康岳飛屯九江事變如此豈江北之有
警耶荆湖劇寇十餘萬項衆數十萬獨曾成一項為
岳飛所破殘黨有就招撫之意餘皆未曾措置負固
自若今重兵名將一旦盡去不知何以為善後之策
某輒具奏乞存留岳飛軍馬駐劄長沙牽馬友以討
劉忠以次招捕餘盜萬一沿江警急順流應援未為
後時岳飛留則二師可還二師還某乃可到任交割
措置事勢不得不爾奏疏論之頗為詳細望參政試
取閱視更與右揆熟議速降指揮幸甚幸甚
伏蒙垂諭種、悉如所請應副仰荷眷念今日之事
惟兵將錢糧為急盡一內丐兵五萬項獨得辛企宗
一項兵企宗謗懦無取祗藉其兵頗精銳近聞兵之
良者皆為韓侯取去殊失所望數日之前被受樞密
院劄子撥到韓京吳錫吳全三項軍馬不旋踵復差
與岳飛雖蒙却撥杜湛下人兵填補緣湛已係湖北
聽節制之兵初無所益此朝四暮三之說也業已具
奏乞撥還逐項及再行踏逐楊惟忠下兩項軍馬敢

望垂念本路錢糧固已闕之乞幸朝廷許令福建等
路宣撫司以餘剩之數盡撥應副本司更俟撥到見
得已未足用續具申稟夫四支所以能運動全在腹
心閫外之事朝廷留意乃可收尺寸之效惟公念之惶恐惶恐
伏蒙寵答長箋詞旨高古數十年來殆無此作欽玩
無數不能釋手弟褒予過當豈淺、迂陋之所敢當
佩服眷意不勝慚感謹叙謝悃以報萬一仰恃知
炤此書吏不敢具外啟伏幸恕察

與程給事第一書

某頓首啓伯禹侍讀給事台座近累上狀當一一呈
洸達辱誨輸不勝感幸見報有二卿之除旋闕諸郡
方以為訝承諭及乃如其詳得此月初卿吏申有旨
還舊物計已供職大暑近來動靜何似伏惟台候多
福某觸熱戴星而行已次南豐本欲取便道趣贛上
以如番禺適被金字牌指揮徑赴長沙置司得免提
兵遠涉瘴鄉良以為幸第孟韓二帥殊未曾措置荊
湖盜賊獨岳飛能破曹成尚未了當已有催促班師
指揮韓世忠屯建康岳飛軍屯九江事體一變且遠

卷之一百十九　九

何也豈江北之有警耶正阻承路切異為國自重湖
外盜賊如劉忠李宏楊華雷進楊幺郎鍾相殘黨等
十餘頭項見數者二十餘萬人小者不可勝數馬友
以十萬衆蚕食長沙勢雖不甚猖獗亦擅置官吏肆
為誅求民不聊生孟韓二帥提重兵久駐廬陵皆未
曾措置獨岳飛能以偏師敗曹成十萬之衆殘黨有
願就撫之意未知今復如何孟韓遽趣交割班師岳
飛亦以所部徙屯他路是朝廷所以遣名將重經營
兩路者一旦盡去今一書生獨當豺虎兵既單少又
無近上威名之著武臣與之共事何以能濟群盜窺
見事勢如此又復蜂起其害未艾竊恐諸公思之未
熟也但以委任孟韓及遣某由廣東之任初意與今
來所降指揮觀之事理豈不甚明為今之計非留岳
飛在本路事勢決無可為之理奏疏論之甚為詳晰
報錄副本申呈伏幸留意詳閱因見右揆為力懇之
能用此言非惟疎拙可以待罪閫外數路實受其賜
于國體所係匪輕不然願掛冠神虎乞骸骨以歸山
林雖譴責亦所不敢辭也千萬照察惶恐無地

卷之一百十九　十

朝廷曲留如此莫且少安時艱願且隱忍以濟國事
去冬群賢委進善類相慶今屈指所存無幾矣江兆
近耗如何忽得韓岳屯兵江上之報初甚駭之徐思
尚令疾速措置荊湖事宜交割及韓侯有入覲指揮
却似差緩必是有警預為之防也大抵比年多隨事
支吾初無先定規畫有事則遑遽事過則慢弛習成
此風欲無倉卒之憂得乎沛國萬壽之召出自朝廷
意否此公偽楚懿親其操術足以感移心意豈宜在
此地耶當明受之際既無大節可稱又降指揮召為

楚戚屬其禮意之厚雖超伊呂不過如此不如此何意耶若以謂尊崇邦昌親屬强敵使須休兵竊恐必無此理不然其意安在恐右揆初不知此一段事願以白之其所降指揮來于官司可得也借易借易

與程給事第二書

近遣使臣至行在嘗奉狀當已呈達秋暑異常伏惟台候多福區區已次臨川朝夕自廬陵以如衡永弟孟韓見在湖南終恐相妨已具奏申明矣長沙馬友為李宏所殺公私劫掠一空益難料理皆措置稍緩

可致也荆湖群盜猖獗自若未知所以綏靖之方有可以見教幸不鄙外餘惟為國自厚前對光寵

近降指揮令孟韓疾速措置湖南事宜交割與本司訖發赴行在昨日又得金字牌降到指揮令韓侯一面發遣軍馬往建康駐劄是不復使措置了當即行班師回軍朝廷遣孟韓二帥提重兵自福建移師江湖踰半年初未嘗措置得了一事曾成為岳飛殺敗徒黨猶八九萬散漫于全郡道永武岡之間未就招撫李宏殺馬友以據長沙劉忠聚舟船以屯君山其餘十數頭項劇賊皆負固恃衆出沒作患自若以重兵臨之次第招捕非半年未能就緒而二帥以趣召之故欲以旬月定之有此理否倘江北有警欲韓侯屯兵駐建康以為防備亦須且留岳飛一軍在本路措置收拾後段庶几不甚為狼狽今乃并飛軍徙屯他路號令忽遽首尾不相照如此寧朝廷未之思乎弟適思元遣孟韓宣撫江西荆湖之意及自到荆湖已奏措置了當若干盜賊現今所存若干及本司元被受指揮皆令使孟庾韓世忠措置盜賊了日之任

今乃遽交割數十萬盜賊以數千烏合之兵使招捕之果能有濟否節使自可見若從所請留岳飛軍某尚敢承當不然願先以罪去猶愈于將來誤國事也願公特為見右丞相力道此懇今日之事必求可濟非敢有所要也某前奏謂韓侯之兵宜分屯九江得其書亦以為是非其所便願在江西宣力鎮江劉建康呂皆重兵也江西以韓湖南以岳正得分布控扼之策更願與廟堂熟計之幸甚幸甚奏檢錄去恐啟知本末故也

與程給事第三書

近累上狀當一一呈况伏被六月中書賜箚審動靜
勝常感慰無已秋暑未闌邇來尊候何如某現已次
臨江適苦癘痢少留數日調治會馬友下潰兵數千
人破筠之新昌王高去此止數十里郡人震恐已遣
使人齎旗榜往招撫之如肯聽從須少待其來料理
之不然即遂徑趍廬侯朝廷回降乃如衡湘間北行
種〻室礙蓋是除授草〻不慮始不要終之故今荊
湖群盜雲擾餘波溢于鄰路大費收拾而孟韓二帥
遽欲班師重名將兵一旦盡去何以善後馬友李宏

卷之一百十九　十三

曹成之後自已散漫而劉忠者以願就招撫款宣司
陰為窺伺誘降招納曹成徒衆萬餘人勢益鴟張如
韓侯不到此一項遂領兵以如建康即荊湖之患未
艾其餘支節徒黨之屬又不論也已累具奏乞存留
岳飛軍馬且于本路謹及撥還韓京吳錫吳全等兵
且就隣路江西應副錢糧以濟目前之闕屈指計日
以俟報而朝廷漠然不如聞不知其何以故宜遂制
荊湖于度外而區〻謀慮一無足取耶某賦分數奇
動多齟齬每願終老山林不復與世故而今者誤蒙
諸公推挽牽強至今疾病交攻心勦形瘵自度卒不
能以賸此重任願上乞骸之章以全晚節行刻奏矣
夫魚肉具然後可以責庖人之精粗材石具然後可
以責匠氏之巧拙今物料悉不應副而欲使之虛受
責重其可乎但以元降指揮令侯孟韓二帥措置盜
賊了當日之任與今來事勢觀之不待深考而已可
見幸乞特為見秦丞相備言之易所謂羝羊觸藩不
能退不能遂者正今日之事也餘惟為國自重幸甚

與程給事第四書

卷之一百十九　十四

比入湖南境遣人赴至行在嘗拜狀必已呈達使臣
還辱承華翰殊荷鄭重之意秋高氣清伏惟瑣闥多
暇台候康福區〻少留衡陽先遣官軍治諸軍營房
黽勉即如長沙始到本路百事空集如治亂然已不
勝其疲勦矣目前尚可竭力支吾秋冬之交萬一北
邊有警急之報兵力單弱錢糧空匱不知將何以為
策中夜思之不寒而慄未有承晤之期敢冀為時自
厚謹上狀呈動靜不宣
本路積弊在于料須官吏通同為奸皆去其籍不可

措考民以重困某入境之初首先罷之卻令州縣權理正稅以給養兵之費目前雖覺費力料理就緒他時卻須見效有數事不免于朝廷降指揮如撥歲額錢回易運廣西鹽以足民食而抑私販取其贏餘養軍皆惠而不費者幸借一言使早降指揮庶幾可以隨時措置其餘如乞就廣西撥馬吉州撥衣絹皆決然不可闕者不幸留念岳飛聞已別降指揮章奏累上僅得之而飛一奏即免行事至于此夫復何言但得依舊撥還韓京吳錫吳全三項軍馬庶幾目前粗

可支吾不然勢決難立聞諸公似以此方為遠而當緩殊不知心腹手足同為一體豈可遂置度外哉易所謂羝羊觸藩不能退不能遂者正今日事也承諭天下形勢在荊南恐未為確論今日至要處乃在襄陽控引川陝襟帶江淮下臨舊都連年棄置不復料理失此則中原不復可圖矣雖然能立能步然後可以趨走今日國體猶未能立而欲趨走可乎近有旨令孟忝以勾抽去兵盡數撥還本司以班師日餘剩財物盡數撥付本司意則厚矣兵未嘗撥還一人一騎財物未嘗撥到分文顆粒虛煩詔令徒切自愧奏狀檢輙納呈恐欲備見本末區區既已到湖外似非避事但得一兩司之間別無警急之報措置數處盜賊就緒便可塞責丐歸山林如伯禹方當為朝廷判白黑明是非使公議有所主盟求去之堅非士大夫所望于左右也勉旃勉旃

梁溪先生文集卷之第一百十九終

梁溪先生文集卷之第一百二十

書十三

與李似表教授書　與馬總管書
與向伯恭龍圖書　與鄧德夫通判書
與張柔直左司書　與呂安老提刑第一書
與呂提刑第二書　與呂提刑第三書
與呂提刑第四書　與呂提刑第五書
與祈仲古龍學書　與潘子賤龍圖書

與李似表教授書

某頓首啟似表教授學士親友執事為别忽忽累月良深馳向暑溽不審動静何似伏惟善達行閫尊候多福區區旅食長樂粗遣三月初遣人投二相書并以辭免文字託為將上至今兩月有餘指揮人尚未還不知何謂憂患之餘衰病日加不惟不敢復當委寄之重兼元降指揮亦有失于契勘難施行者謂如既有福建江西荆湖路宣撫使今又置荆湖廣南宣撫司是兩宣撫司在一路節制不一郡縣如何遵稟朝廷何以責成荆湖間群盜知姓氏者三十餘萬非壓以重兵豈能招徠使聽約束今才得任士安兵千餘人能有濟乎自江西趣潭約三十程取途汀道三倍于此又皆烟瘴之地捨近從遠此何理也若欲捍蔽二廣恐非千人遠涉可能辦又自來置司在遠方勢難待報必令依某人已得指揮有未盡事件續具畫一申請乃可辟置官吏之屬既有官吏兵將亦須令所在路分應副起發錢糧乃可行遣今一切不該載惟督令即日就道雖欲力疾勢不可得向辭免劄子中惟以疾辭而二相書中頗道及一二庶几其知

不得不辭之意並皆未報不知朝廷未暇及此惟别有說也近有來自孟参幕中者云已有省劄至福建江西荆湖宣撫司令候將來討定盜賊了畢回軍之日以職事交付荆湖廣南宣撫司是朝廷已悟兩司不合並置如欲措置得宜不若因僕引疾且與罷免候盜賊平定措置得宜别議帥守付之後段乃為得體況衰病實不堪此得且養痾山林誠為莫大之幸前書具態似矩尚書願借一言之助更煩達此仍詢問與决遲遲之意因的便報及幸甚近想已有差除

向埶千萬為器業自愛某再拜

與馬總管書 自南劍州發

某咨目拜上總管拱衛團練執事使臣至遠辱書翰佩荷勤意畏暑比日想惟動靜勝常區區蒙恩付以荆廣四路之寄惟是閑廢之久衰病日加恐不足以當委任之重具奏辭免蒙遣中使降賜趣行廹于天威已力疾總師就道以被旨撫定廣東乃之任取道顛迂遠至潭湘間當在秋初也承過有垂諭并以長牋為貺殊深愧感自孔彥舟占據長沙殘破湖外聞

執事能明逆順之勢為朝廷宣力擊敗孔彥舟其餘比來遂項軍馬將領多懷反側獨執事忠義卓然初終不渝一方賴以綏定良用嘉歎自古名將多出于隐穴之中轉禍為福書功帛竹以垂不朽者多矣拙軀以苟歲月終亦何補幸深察此意益勵忠誠以報國家所以待遇之厚行即同事預以欣慰知近出師討劉忠墮賊奸計兵將頗有潰散者勝負兵家常事宜益勵精自治以圖後舉夫之東隅收之桑榆何晚之有願勿以小憤驅將士于死之地憤兵必敗何人所戒切宜本字御名之未承晤間千萬為功業自重

與向伯恭龍圖書

某咨目再拜伯恭安撫龍圖執事間違茲久日深懷企叠辱書貺之使不及一一修答尤用愧怍畏暑不審比日動靜何似伏惟台候多福區區蒙恩付以荆湖廣南四路之寄閑廢之久衰病日加恐不足以當委任之重已具奏辭免遣中使降賜趣行廹于天威已力疾總師上道以被旨撫定廣東乃之任取道頗迂遠至湘潭間當在初秋也承垂諭從者昨在曹成

軍中事體向已于孟參政處見咨目公文備知曲折今曹成已犯廣東得林郎公文有願就本司招撫之意已差官賫金字牌並榜旨黄旗等使往開諭雖賊情狡獪未可信伏而權時之宜誠不得不然其餘須俟親到可區處也承有旨趣行在當不容以補服為辭伫聞除目以慰士論某見迤邐前去聽候申明回降指揮倘取道江西遂有承晤之便所懷非面不盡萬一未間更冀以時自重前迓光寵不勝瞻仰之至

與鄧德夫通判書

某咨目再拜德夫通判學士執事專人至辱書既辭
意燦然且審邇來動止之詳感慰無逾酷暑可畏伏
惟尊候多福區區總師已次建寧得音光如廣東當
自南豐徑至贛上度庾嶺以之番禺觸熱遠適殊非衰
病所堪加以某閑廢之久乍總戎律思慮百端數日
來鬚鬢頓白不勝其鑷追思洞霄散吏若仙官然未
易可得也昨者不揆輒欲邀致賢者幕府資謀畫
之益共濟國事乃蒙峻拒所以見諭者陳義高而慮
患深讀之惘然良用愧仄初欲再往率驅竊恐立意

已定不容進說又親嫌之論尤切事情故不敢復議
此正猶介甫欲妻王令而忘其同姓也聊發一笑尋
常之瀆不足以容吞舟之魚而瓌奇之寶遺棄路傍
終有識者豈敢私有之哉荷蒙知照之厚有可以見
教毋金玉爾音乃所望于左右也益深靡銘此情可
量千萬為器業自愛渾汗布叙幸祝置路某頓首啓

與張柔直左司書

某頓首啟柔直左司郎中執事昨者閩郵少款緒言
殊慰景仰違奉忽復累月行役倥偬不果通問竊計
甚達行朝久矣見報承有宰屬之除甚副士論秋暑
未知比日動靜何似伏惟台候多福區區行次南豐
被旨徑赴長沙遂此改途至清江適瘧痢大作極羸
劣殆不能支調治稍安當自廬陵以趨衡湘未有承
晤之期第深馳向敢冀為國自厚前膺禁近之拜

某再拜區區憂患之餘衰病日加豈復可當閫外之
寄上恩不容遜避黽勉力疾就道觸隆暑戴星而行
遂以成瘧痢加以思慮縈心夙夜震慄鬚鬢頓白非
復長樂之時矣朝廷初欲取道廣東候孟韓撫定盜

賊了日之任今乃遽趣二帥班師岳飛一軍亦徙屯
九江荊湖群盜如曹成劉忠等擁衆如故馬友之黨
散漫于衡湘間亦有溢入于江西者其餘土賊楊幺
雷進鄧裝輩出沒作患自若而名將重兵一旦盡去
欲使本司以數千烏合之衆當以能濟國家之大事
也累具奏乞存留岳飛一軍且于本路駐劄及撥還
已撥本司韓京吳錫吳全等軍馬于江西鄰郡支撥
錢糧應副急缺皆未得報今再具奏輒錄奏檢去一
觀幸為特見右丞相力言之得速降指揮幸甚幸甚

春集計時得安問北耗遍來如何趣召二帥并岳飛徒屯必是有警急之報然安知非以虛聲援我能定然後能應正當斟酌之耳如岳飛于荆湖駐劄自于防秋初不相妨萬一沿江有警順流應援未為晚也此侯威望已著廣凡措置群盜易為功力區區言之屢矣殊不蒙以為然深恐大兵一去不可復回曹成與劉忠復窺湖湘即一路生靈將復塗炭二廣又將震擾雖料理噬臍何及切冀深照此理而力懇之荆湖應副孟韓之師月費錢三十萬緡石五萬石公帑

既竭歛之于民又已匱矣長沙復遭李宏之變官府民戶劫掠一空將來到任贍養軍馬措置事務未有分文顆粒可以指擬雖已遣官往二廣划刷遠水豈能救目前之焚哉所乞錢一十萬緡米五萬石殊為不多但欲接濟目前之急闕俾幸垂念也

與呂安老提刑第一書

某頓首使至連辱書既竊審履茲凝寒動靜勝常為慰吳錫大破王俊斬獲四百餘級生擒賊將杜贇獲老小六百餘人邵陽遂安殘黨走武岡境上已令窮追捕淨盡而後已錫常有愧邵人因令立功以蓋前愆果肯盡力得此一項了湖南境內粗定第出沒兩界首者勢須防托湘陰瀏陽醴陵攸縣益縣皆不可無兵已議各遣一部五百人更成得來論不約而合第錢糧日窘覺之前所得上江諸州者漸罄殊未有繼者盡養兵二萬人日費三千緡月支者又不在此數自到長沙四十餘日已支二十萬緡諸軍衣鐵又費十萬降賜庫收拾得數萬兩銀皆盡于此矣日望二廣財賦通融應副殊未有到者既有近降指揮勢

決不可復得良可慮也上流重地屯兵二萬數不為多既無他路之助非盡得本路所入必致缺乏又恐朝廷見盜賊稍息便以為無事版曹督輸上供即養兵之費益無從出耳劉程二師日以急闕來煎迫今得免此幸甚第以今日之勢觀之湖北非藉此中以二廣應副安能有濟湖北定然後可以料理荆南以通襄陽漸為恢復之計今沒失初意夫復何言得呂元直書亦有趣入長沙之語蓋殊不知此間事答書已具道且力丐宮祠已入兩章決期得請自餘非所

啟知也承諭經制銀甚倚既已申不若少待然令撥本路事務則無可疑者在兩路則分彼此在朝廷豈有彼此之殊哉萬一急闕雖無指揮亦須擔當況已得吉利害重則易為人言所眩願深思之所期于左右者甚速故不得不告聿察歲晏千萬為器業自重

與呂安老提刑第二書

某頓首拜啟安老提刑正言執事近兩奉狀皆以病倦不果親作方此愧仰伏辱手誨竊審履茲凝寒台候多福為慰區區承之粗遣蒙垂諭乃感德事顧何

足以當之詠佩厚意無有窮已劉陽攸縣既捉群盜遠去劉超一項復來就撫招并老小共千五百人揀放後當不甚多也郝晟已先遣往郴江韓京侯茶陵稍定即行鄧裴之徒計不難破日前境內粗已寧謐皆將士之力然可以能致此者不失機會而已愚集兵夜渡而步諒曉陽邵陽兵朝至而王俊暮獲招降者輜重不犯秋毫設獲者財物盡給將士新卒可懷而舊兵有思奮之思者職此之由是皆古人已效之術但恨鮮克用之耳目今以新舊人錯雜團結訓練

數日前接閱已有可觀假以時月當皆為精兵向承諭及今日作帥當以訓軍伍治器械為先誠知言哉朝廷初意欲以二廣經理荊湖漸為控制襄漢連接川陝之計今既不然殊覺省事亦衰病可以乞身之秋也宮祠章報再上猶未報萬一未如所請當遂掛冠以歸身前日得呂元直書方漸知自到湖南事有旨令會合劉洪道程昌㝢解潛兵進討楊么權聽本司節制此賊據重湖之險為數路患猖獗久矣今茲水涸正可掩襲但恨無水軍而戰艦未備已一面製

造召募檄諸道並進在此一日即為作一日事此素志也武岡猺人楊再興遣人納款雖未可信然正當不逆詐已遣使臣蕭楊撫之并牓報諸司更煩審處可以即遣行獻歲祇數日間無緣會晤第有馳仰切冀對時自愛上狀不宣 蒼皆捕盜賊奏檢納呈恐欲見也

與呂提刑 名安老第三書 正月初三日

某啓日再拜安老提刑正言執事數日前遣使臣郭璘至武岡嘗寓書記室當已呈浼獻歲發春伏惟履茲令辰台候多福得韓京郝晟報已歸師過郴之永

與近頗聞最向者嘗招收京軍中人京以令聽其節
制之故稍理舊事遂致不協深恐非徒不能成功或
致敗事輒欲須使旆一至郴江督捕使二將盡聽節
制不獨二人素服德望樂備驅策可使忘其私忿異
年逋寇決有乘機可擒之理伏望留意國事以一方
生靈為念必不憚行今納公文去幸冀照察今湖南
內賴朝廷威德群盜悉已肅清惟有楊么恃水為險
南有鄧裴彭友巢穴依山武岡徭人時復出沒攻討
之序固自有次第近得旨節制諸路軍馬以討楊么

乘此春水未生之時正宜深擣第此間戰艦水軍皆
旋創置殊未備就已檄程昌禹遣兵擣其腹心而此
遣吴錫屯橋口王俊屯湘陰李建屯益陽以備奔衝
及破其北近陸途可至寨柵時下措置只得如此呂
元直書中許發崔增一軍來若得此軍船艦相助吾
無虞矣鄧裴吴友韓京足以破之但須得使旆親臨
更與措畫事可萬全矣至于徭人跳踉必未至大段
猖獗此間力亦未能及姑俟所遣使臣回徐圖之未
為晚也不識公意以為何如元直書報偽齊請重兵
入関以窺四川解潛探報亦然上流重地而朝廷不
察無事留意柰何尚阻參承千萬為國自重不宣
其陳息已作此書方欲遣人間得歲前所惠教審聞
動靜下情感慰示諭武岡事前幅已道其略今陳照
屯瀏陽焦元屯醴陵馬準屯攸縣以備江西潰兵吴
錫屯橋口王俊屯湘陰李建屯益陽以備楊么韓京
郴最方事鄧裴彭友力有所未暇及姑少俟于可為
之時一舉而定乃佳耳諱希莊固非將才姑藉其諸
如彼中人情庶幾不生事卿復爾耳張中彥下兵

亦何能為更煩因書諭邵守倅使不乏兵錢糧足矣
須器甲此正所闕者從者如到郴可檄取郴并桂楊
為本司製造下者遂急應副示及其數使事早歸納
可也十月初遣人于朝廷丐宮祠至今未遂更旬月
閒須到所願二請即遂所欲耳何當面晤馳仰馳仰

與呂安老提刑第四書　正月初六日

某啓目再拜安老提刑正言執事近累奏狀計已呈
况使至連辱書既切審邇來台候多福感慰兼集須
空名告劄昨荊廣宣撫司初不曾申請降到惟有韓

京畿到數道今有公文送去幸照悉招盜賊以官出
于不得已今既兩路有兵勢窮力蹙不擒即降似不
須此待其到軍前効用立官而後官之乃佳如彭友
輩正當責其反復失信不即就招俟其公參示以告
劉而未為書填姑俟後効乃為得策某自到本路所
招降人並不曾假以名目雖近上頭首非曾被受朝
廷吉命悉降充效用亦嘗具此因依奏聞識恐愚民
無知見作盜賊得官以為仕塗捷徑生覬覦之心則
一盜息一盜興無有窮已前日福建范汝為乃其驗

也更冀熟慮而審處之幸甚陝楚南者豪猾為一鄉
之患罪惡貫盈前此重賞所不得能密切捕獲見追
證根治若止同干連人押解遠去決須竄逸今納公
文幸併錄為報棘寺如必欲得候其再來追取獄情
已圓可以具情節申奏乞酌情斷遣可惜止用常法
也千萬照察二縣竄回捕獲甚善此曹如貸其死便
有此患誠不可恕昨得樞密院劄子有旨就廣西差
撥兵將來武岡同討楊再興措置得宜已移文許帥
矣醴陵人吏已發遣使旆想即為郴江之行劉超者

來日到此雖止千五百人然皆劉忠下所謂花面獸
者闒頡驍銳俟痛揀決分隸諸將也彭友之衆皆可
放散獨留頭首押赴軍前為佳向暄敢冀為國自重

與呂安老提刑第五書　正月中旬之十日

某頓首啟使至奉教毗伏審履茲春寒台候勝常感
慰無已區區粗遣近有一項潰兵犯瀏陽乃楊惟忠
下兵所謂王大刀者江西帥司遣往虔上叛而歸焚
掠筠州自分寧路來皂衣白幟傳者遂以為北江寇
遣陳照李建等禦之已逼逐出境殺獲五十餘人勝

聞得付身皆江司帥司所給者乃信傳言之妄又得
醴陵探報洋鄉千百為群者凡數項何其紛紛也辱
來諭知虔吉群盜蜂起又得廣東帥循惠間擾擾漸
逼番禺殆將不制柰何不擇帥不治兵縱養成滋蔓
勢稍緩則遂以為無事不復加意此患殆未已也韓
京然小鈒然能卒保茶陵誠為可嘉第不許糧道貪
利遠追犯兵家忌其敗固宜已劄下許其以功贖過
且移文使司根究李端不入賊反鼓扇潰卒先歸者
此不可不治也昨已遣部曲馬準助京致令白德下

兵止在衢州防托初不知其已在京軍前數百里之遠機會間不容髮豈可捬此為潰歸之端哉郝晸已取問應援不速因依然京既遣之往鄉道里迂迴丈移往返亦安能責其如期至申狀元初不及馬準既賴其會合之力逼群賊出境始還彼縣似不必深詰公意以為何如京軍初失利士氣未復欲振起之當以何術幸以見告親招降人撥隸諸將只得就近如京遠在數百里外自不能及聞張中彥下兵劉崇者頗橫譁希莊弱不能制之今在郡亦不能有益于措

置搖人欲撥此一軍隸京如何更煩為熟慮之仍密其事為韋中彥既誅此曹不能無反側然昨已明諭之近又劄下郡州犒設聊以慰安其心韓郝兩軍以其暴露亦與犒設須煩使司以經制錢交馬準下兵已令彼縣支散安伏望知察近遣吳錫李建討蕩楊么蓮塘等寨殺獲頗衆自此其徒不敢復過江南戰艦自十五車以下已製造得十餘隻海鰍棹船之類二十餘隻于諸軍中選擇水軍凡二千人雜以民間戰船數十隻日逐教習旌旗戈甲皆一新春水漸生可以深搗巢穴此賊不難破第衰病歸興日濃丐于朝者甚力稽于夢卜決有脫去之理恐不能為朝廷了此一段事為可根耳遣去行朝使臣計程數日間當還可見與決又不知代者為誰得不俟代而去乃為幸也自到本路半年矣養兵二萬錢糧之類皆躬自料理均節民不告病今雖敢去廩有餘粟庫有見緡亦不至缺乏貽後人患當悉具數以告于朝庶几謗者無所容其喙也民瞻近曾通問否聞閩中泉福間羅極賁建寇復爾擾殆未有可安處如何吳元中

遽先謝姝可痛悼其家尤為狼狽欲歸葬三衢道路梗阻如此何緣得達已勸其不若謀葬衢山未知肯見從否區區偽尚留此猶可為出力不然須煩左右照矚應副也未緣披晤啟希為國自厚前迓光寵

與折仲古龍學書 正月下浣之十日

某頓首拜啟仲古知府安撫龍學台座近使臣賴充行附狀計已呈達仲春天氣晴和不審通來動靜何似伏惟台候多福見報竊承新命踈拙復有交承之契何幸如之使旆未知已次何地願趣駕為望未承

晤間更冀為國自重前膺寵數謹上狀不宣
區區撫湖湘間踰半年衰病不堪日思退縮去冬亟
上疏章乞還閒寄願置閒散已有言者論其罪狀仰
荷上恩寬覆復畀宮祠感涕何已又幸復與賢者流
為代聞已專遣使齎信劄前去有不許辭免及不候
受告等指揮計已拜命切望疾驅早臨所部使罪之
跡得遂脫此乃故人之惠也專人候承動靜聞使旆
壓境別馳問次幸冀照察不宣
某悚息再拜置司之初蒙朝廷節次差兵近萬人自

撫湖湘招降潰卒餘揀汰外得強壯者萬餘分隸諸
將日今有兵二萬餘人將佐多堪使喚者初至長沙
當馬友李宏變故之後錢糧缺乏躬自料理均節養
兵半年未嘗橫斂粗亦足備目州今縣倉有米三十
餘萬石庫內有錢二十餘萬貫而上江諸州不與焉
朝廷所降賜初止銀一萬貫錢二萬貫逐旋收拾今
有銀六萬餘兩金二千餘兩經制回易錢各五萬兩
貫境內盜賊悉斬除靜盡流民歸業惟湖北有楊么
賊寇恃水為險近亦破其巢寨現治戰艦水軍每日
親行教閱稍備其精熟即可深入擣其巢穴北方亦
無警急之報解罷鎮撫斥候甚明凡百足可措置願
以濟物為心達場作戲可也餘續具報幸冀鈞察
吳元中家必已離桂府今次何地昨致書許師并二
濬得報皆樂應副必不乏人全郡已委守倅矣此已
差下五十人欲俟其家過日令送至三衢令得仲古
在此夫復何慮然切須勸其謀葬衡山之為得策道
阻且長此豈扶護遠適時耶少應聞亦欲由此如浙
東是否因見幸趣其來也　近具奏乞將荊湖廣南

宣撫司已劃刷下兩廣錢物并製造器甲等依舊應
副本路昨日得樞密院劄子有旨已依所請矣

與濬子曉龍圖書

某頓首拜啟子曉提宮龍圖執事歲前陳迪功行上
狀已呈免李濬至遠辱書賜殊佩鄭重之至意初春
餘寒伏惟台候多福竊承戲綵優游閭里想雅懷甚
適至于見幾而作先眾肥遯則又歎仰之所不能及
也何當會晤道所欲言者臨書耿耿感懷敢冀為國
自厚以俟大來謹奉狀附承動靜不宣

區區自抵湖湘閒踰半年矣賴朝廷威德與將士之力招捕群寇十餘頭項踰三萬人揀汰外得精兵萬餘分隸諸將撫之如一亦頗馴擾以故境內粗定流移稍稍歸業田野間已闢墾道傍且有築室而比居者軍食皆躬自料理亦不至闕之弟以衰病老翁日思退縮仲冬之初亟上章丐還閩寄願置閑散已有言者論其罪狀痛詆無所不至仰荷上恩寬厚復畀祠館弟深感涕代者乃折彥質須俟其到方聽罷任今見留廣西已故書促其來倘得脫此即徑歸閩中

杜門循省餘亡足言者未有承晤之期可量悁跂陳國佐不鄙遠來其意厚矣弟以凉薄誤其往返之勞為媿何言然平昔服其高義未嘗相款今乃得相從半年餘殊深慰幸亦似非偶然也此問事必能具道不復縷布泰發得其道知已還會稽千里聞風可以一笑因通問煩為致千萬意續附狀次

吳元中無疾一夕而逝先是妙應師預言其不能過仲冬自桂如郴見之勸其屏絕人事專意內觀俟其如期長往而後還亦一段奇事也妙應欲自此過浙西詢國佐可知其詳

梁溪先生文集卷之第一百二十終

梁溪先生文集卷之第一百二十一

書十四

與秦相公書　答錢巽叔侍郎書
答潘子賤龍圖書　與潘子賤龍圖書
與李泰發端明書　又與李泰發端明書
與呂安老龍圖書　與張徳遠樞密書別幅
與趙相公書別幅　與向伯恭龍圖書
與任世初察院書　與張樞密院書別幅
與趙相公書別幅　與張樞密書別幅

與趙相公書別幅　與折仲古丞書
與呂安老檢正書

與秦相公書

某頓首再拜啟近者人還辱教答所以慰勞甚厚仰服春意無以為喻竊聞燕閑不輟文史之樂尤切歎仰夢幻之境無有是處唯内典深談實相頁可歸依華嚴法華楞嚴圓覺維摩諸書等精微奥博助發信心願乘暇一觀必有所契今人謂佛書退藏排遣之具是大不然建立一功發廣大心必先了此乃能濟物公方涵養終當為蒼生起念敢以是為請昔張方平以善力便勸杜祁公讀楞嚴輙録其事去廢几亮區〻之意也悚息悚息

某悚息再拜區〻自抵長樂屏跡郊外一切謝絶人事得以休養疲薾良切自幸弟以族大累重僑寓遠方猶仰微禄未能掛冠深以素餐為愧耳元直遂去朝廷聞亦欲來居永嘉是否汪相路樞非晩恐到此正如陂池之魚游于淺處無往而不值也坐阻良晤迴風不勝瞻詠

某惶恐某去歳湘湖之行良廹于不得已蓋恐力辭又有偃蹇不受命之誚故欲整到而亟歸此意公所素諒也既抵本路亟勉百為竭盡愚短初定一方竟亦何補而横遭口謗誣蔑益甚如引某泰言受辛企宗來事尤為可駭某參會稽降官之檄向者書中已嘗具道蓋以同寓長樂而不通問卜其造朝必須興謗故先事説聞更有一事可笑某去秋總師過吉州江西漕司韓球公然移文州縣不使應副錢糧不得已勾决人吏軍始得食已具奏與球緣此種〻造謗又

嘗謂韓世忠下營婦毆撃在某未到吉州數日之前
其後言者乃謂激之使然不知有此理否此皆細故
不足道如靖康間猫畫何所不至當時不敢自辯又
無為之辨明者一再拈出即還以為實然矣聽言莫
先于考實若不考實則伏讒蒐慝得以顚倒是非變
亂白黑更易有無害治之大者釆苓之詩止讒之道
也如辛企宗輩現在降一指揮責軍令使具實以聞即
便見有無虛實雖于降指揮而易與人黯闇此近世
循習而不可曉者相公他日再秉鈞軸切願痛革此

卷之百二十一　三

風即中興之業亦不為難致某靖康間不幸有伏闕
之事建炎初不幸當僞楚之後迨今仇怨满前非荷
睿明照燭其焉能復至有今日哉平時粗曉佛理過
不留意皆作善境界想遭謗罹讒皆作善知識想年
來衰病相仍百念灰冷人情世故不複置毫髪于胸
中俯不愧仰不怍待盡而已辱公照念甚厚故聊復
言其梗槩幸恕其罪〻也皇恐皇恐

答錢巽叔侍郎書

某頓首拜啓宫使侍郎閣下去冬承書既辭意鄭重
以先内翰墓銘見委寵示行狀及千照文字一帙且
令侄中伯垂諭再三佩服不鄙外之意無有窮已竊
觀自昔瓌偉卓犖之士其名徳既足以顯白震耀于
一時及其終也孝子慈孫必求世之能文而言足以
取信于天下者俾之譔次事實作為銘詩以昭告後
世乃無愧于其心而世之能文者亦願得夫瓌偉卓
犖之士而銘之無飾説無愧辭因以自託于不朽二
者常相資也昔蔡邕有言吾為天下人作碑銘多矣
惟于郭有道無愧色耳韓退之作碑銘不輕許可然

卷之百二十一　四

猶有諛墓中人之譏以是知其難也伏惟先内翰遺
使不遠千里慰吊哀恤奉問崩割蒼天莫聞嗚呼不
考不能終養田里馳驅當世又不忠以敗國事天實
留之使受鉅痛以懲斯世至此極也靖康之冬聞貶
就道時先君極康寧且毅然無惜别意私為再見可
卜錢塘之難七十日幸全以遷吴興書來滿腹幅如
平時意自此少安矣後十日遂至大故嗚呼遽至此
乎藥餌弗嘗大事親聞言萬里未即歸死不肖之孤
痛何毒也奉命來鄉盡室蹤至異時辭家今復滿前

而獨先君音容終天絕矣想公聞之亦深哀也蒙諭別後出處之詳初敏至事陵聞公當來白帝荆溢梗途不復相聞建炎赦令至天傾地覆始奉的問身縈遠方徒死無益泣血累日又復渝生既聞上聖繼統又喜公已登庸八月離涪陵九月傳公去朝去歲奉先君之訃于南嶽六月至柳而此復傳公三易地來使至自澧陽所傳信否契濶三年人生亦孰非夢何夢之異耶垂示靖康之事反復天人之際甚悉雖然此公自為說可也先事廷諍退無遺恨進不大任責

有所歸若敏何敢言此受上皇之託以輔嗣聖奉淵聖之命以宰國事去位數月大駈如此頗與被兵求由與責懷王隨馬貫生悲哀古人之心不吾欺也降罪以來念王室之變故痛二帝之行役悼素志之零落歎生民之流離每一念此不如無生事既已矣無所致死惟端居淨慮以盡洗四十一年之非雖然有不可解于心者無所逃于天地之間如水之濕火之熱性也亦命也昔申包胥聞伍員覆楚之志則曰我必存之楚大國也當是時楚之敵國君臣相與謀楚者未必敢有是言而申包胥以一夫言于野如此其後哭秦廷乞師卒如其志諸葛孔明與先主論天下于南陽是時曹氏已擅漢孫氏已盜江表三世矣孔明之言無不讐者海內異裂猶為劉氏宗臣張柬之之語武氏于荆南江中卒復唐祚垂祀三百此數子者皆論國家于江湖草莽之間而國事卒賴以復興由是以談雖曰天數亦人為之也一夫發志其烈如此倘辨諸心必有以合天人之願者矣敏固罪釁倘得飯蔬飲水生為宋民死卧宋土夫復何恨如其不

然雖碩鈍無恥竊嘗奉令承教于公之說柔直之言雖有激而云如公之言可謂信道篤矣欽服欽服

與潘子賤龍圖書

某頓首拜啟子賤從官龍圖職事近辱書貺來介不告而還遂稽修報愧佩無以為喻初寒伏惟台候多福承見宗所著易傳殊犄不鄙僕頃在海外無所用心取易讀之觀象會意恍若有得因以其說著于篇非敢敍古人訓經以垂世姑備遺忘而已自還中州念欲刪改成一家言日困多故因循未果去年春歸

自荆湘寓居長樂郭外杜門謝客終日蕭然始得稍
親筆墨尋繹舊學精慮深考為窮其繁蕪粗成條理
思得卓識博聞之士相與講習磨礲淬礪證其是而
黜其非增益其所未至庶几不悖聖人作易之旨常
病未有其人今子賤以過人之聰明介然自守不以
世之非譽動其心退居閩處甘于枯淡將與外生死
亡得喪者游而能惠然同我所好此固僕之所願進
其說以求是正也僕曩與襄陵許崧老著春秋集傳
書成出示義有未安僕必一一為言之崧老亦多見

卷之百二十一　七

從朋友道喪久矣正而起之正在我輩崧老既没微
子賤吾何望哉謹以所著易傳內篇上下經致左右
僕自經憂患以來險阻艱難靡不備嘗既不得竭其
愚以徇國家之急故自託于空言心力盡于此書願
子賤日置几案間暇則試取觀之其有乖戾悖于義
理去處悉為簽出略以數字道其所以當復思索以
從來侮黨其中立說與今之說易者不同而偶有可
取亦告簽出以數字表之使知千慮一得不枉勞心
二者幸留意焉傳上下經外又有上下繫說卦雜卦

序卦等傳及外篇釋象明變訓辭衍數類占等書以
解駁易體究象數義理之歸當續馳上次聖人作易
雖推之無所不通然立象盡意必有至當之理吾徒
學易因象以求聖人之意正猶法家鋪陳條法以定
刑名止于當而已矣苟非其當則以笞杖為徒流其
差謬豈不遠哉漢魏以前說易者多宗象數而不求
義理故取象亦迂濶而不切自王輔嗣以來一切以
義理訓易而不稽象數其失聖人之旨亦多矣僕此
書由象數以會義理然亦未敢自以為然願且勿以

卷之百二十一　八

示他人姑問難往復使無可疑庶几可傳于世千萬
照亮為幸建炎初荷上恩虛席以待備位終兩月餘
議論與用事者不合不敢虛負天下之責遽引身以
退曾無毫髮之補至今自愧近奉詔旨俾追省當時
所施行者為時政記以聞衰病遺忘文籍散失才得
十之一二已奏篇以塞明命矣輙以別本及所建明
并乞罷劄子二十餘首錄去恐子賤當特到行朝會
卒不知本末可以見其梗槩也七八年間如一夢然
追尋往事第使人感慨耳歲聿云暮來有會晤之期

此情可量切冀為國家遠業自重謹奉啟不宣

與李泰發端明第一書 正月之中浣七日

某再拜區區自去夏歸自湖湘間即杜門不出罕見賓客聊以休影息跡近來居者頗衆如汪張二公雖見訪亦補倒不入城復謁殊覺省事自旦至夕燒一炷香看一卷經讀數板書打一覺睡或宴坐少頃無非自己分上事以此差覺自適第年運而往初未聞道無朋友漸摩之益茲為恨耳閑居既久坐進此道想所造益深願有以警誨之也得子賤書頗以為物

卷之百二十一 九

之意夫深為言答以顧力正當如此至于觀消息盈虛之理為進退出處之道則又君子之所責也公意以為如何

某悚息小詩寄呈聊以見意近著數篇同往可發千里一笑也斷文無恙錄示一二以慰岑寂梁幹時有人來往剡中可以寓詩簡吾輩濶别動十數年各在一方音問豈可復爾斷絶耶

與李泰發端明第二書 秋桂月下浣之二日

某頓首再拜久不聞動靜辱承手誨如奉言色喜可知也垂諭君子小人進退之理可為確論然消息盈虛治亂興衰莫不各有天命行乎其間非特人事而已君子居易以俟命之故方寸常坦然而無戚戚之憂此孔子之所謂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自靖康以至于今所遭之變皆古所未有豈曰細故其實本于君子小人之混淆君子常不勝而小人常勝然此天實為之謂之何哉吾儕當益信此心進則盡節退則樂死而後已餘復何道縷言冒昧泰發以為何如

某再拜承垂諭滿知錄薦章良荷不外泰發之所推

卷之百二十一 十

許而又子賤之其人物不待見而可知固願備一官之數然今歲文字皆以用盡當俟來春首剡奏次章冀照悉子賤近數通書識度益高使人歎服何當相與合并以釋勞結耶馳仰馳仰 弟

某再拜承以日鑄茶宜城筆為貺不勝增感建茗數品共五十胯荔子一奩謾將遠意幸恕輕尠也今歲苦旱荔支難得佳者嘗與全真并汪張唱和謾錄呈亦可以見相處之意頃在沙陽嘗作荔支賦近又為作後賦同往聊資千里一笑書生習氣不斷未能忘

情筆硯間聊以游戲耳新著不鄙示及一二幸甚幸甚
某再拜紙尾所諭殊荷至意長樂邇來居者頗多所
恨族大累重不能他適耳汪相皆問相過亦嘗邀其
會食但匾匾自湖湘還即屛居郊外杜門不出雖金
音亦不謁鄙近山寺亦不遊聊以休影息跡以故不
果到二公之門及進陪其燕集殊覺省事亦頗見亮
也荆襄之舉今所當爲第須爲善後之策正猶川陝
在某局皆是合着處但恨所以置子者非耳如何鄙
德夫患然千里見過殊慰岑寂到此已月餘稍涼即

歸時宦薦之此初不聞豈傳者之妄耶

與呂老安龍圖書

某再拜承垂諭荆襄事勢并所以上奏檢見示皆中
今日事機不知如何所議否大抵江浙川陝各在一
偶猶之棊局須于腹心置子乃可相及不然道里聖祖
據諱絕緩急可以應援腹心要害之地襄陽是也晉宋
以來皆爲重鎮久合措置今已後時數日前得岳侯
書已退師屯于岳鄂之間不知新復之地現在以何
人守之祇付之數褊稗果足恃否廟堂必自有處山
林無由知曲折又迂濶之慮每切自笑而竟不能改
步以與世合亦不解事之一端也因來誨輒護及之
某悚息承需車船式樣令納去傳畢却告示下戰車
圖樣偶尋未見後便當馳上次來諭恐車船重大不
可用是不然此乃嗣曹王皐所製見于本傳非爲人
所能爲也頃嘗試之運動輕駃施于大江重湖以破
長風巨浪乃其所宜要須教閱習熟乃可用今有小
船小輕檝而付之不能操舟之人雖尋常之責其覆
舟必矣況以巨艦出沒江湖間哉前日翟吴之敗正

以此故非舟之罪也然此船正可爲水軍之家計每
一船須以海鰌之類數十隻副之正猶鹿角輕車之
副武岡乃可以戰幸詳審而熟思之某再拜啓
見奏檢以楊公俑金人僞齊之未何至是耶前此朝
廷以曹成馬友革掠衆各十數萬橫擾湖湘間殊不
以此賊爲意某到湖南始具事實及榜檄不遜之語
到上既已招捕群盜方措置間而宣司罷其後得旨
節制湖北進討即治戰艦水軍散出榜文厚賞以致
其頭首十數人餘悉許其自歸及自相殺併聞其黨

與頗有撝敢之意未幾罷去專遣使而有速成功之
心故有前日之衅賊勢益張大抵此曹據重湖之險
其徒皆舟人漁子便于操舟非官軍之利速進則無
功久屯則師老而財匱惟擇帥而任之用趙充國取
先零術此必勝之象也因來諭輒及之未知然否
某承惠茅焙甚濟所乏感𢜶感𢜶建茶數品謾以將
意殊愧不多也年來衰病尤仰藥石以自扶持山林
宴坐終日蕭然無一事所乏者朋友過從之益耳連
得數孫亦足自慰但得知公輩數人坐鎮疆埸廟堂、

能用其言吾復何慮耶聊發千里一笑某再拜啟
胡德輝文行識操經濟才華于今罕見其比以禮羅
致猶懼其不至公祈簡使就權𢹂宜乎不來也其家
貧甚不仰祿之言恐非真實卯酒方醒來使督書草
〻布叙幸乞恕荅

與張德遠樞密書別幅

昨日見報朝廷已往常程親征之議當已決矣區〻
憂憤不能自已輒陳三策以獻謹錄副本拜呈檮虛
最為上策以弱為強可收奇功鈞意未審以為如何
中策可以禦寇出于下策其患有不可勝言者惟公
忠義貫日月自任以天下之重恩者之慮倘有所合
願入侍帷幄力賜開陳庶几有補萬一莫大之幸某
衰病老翁屏跡山林豈復敢與世故惟願朝廷安則
山林之間亦安卑精竭慮盡其拳〻之誠而已恃眷
照之厚當亮此意也皇恐皇恐

與趙相公別幅

比來見邸報偽齊使虜騎侵擾淮甸車駕決策親征
諸將用命捷音屢至此皆相公之以宗社生靈為心

自任以天下之重扶危持顛有回天之力雖萊公澶
淵之績何以加此更冀益收群策茂建大勳再造王
室以副天下蒼生之望幸甚幸甚
某初聞降詔有親總六師以臨大江之語當具奏陳
三策以獻乞降付中書必已塵瀆聽覽今再具劄子
條陳十事并以奏狀副本拜呈敢望鈞慈特賜詳察
其間有可裨廟算之萬一幸望採錄施行不勝幸甚
朝廷自渡江以臨吳越今六年矣平居閒暇之時玩
歲愒日未嘗圖慮所以為立國之策相公爰立未數

日間適有警急之報乃當艱難莫大之任屛去近年退避之說奮然進討蹈危求安真古社稷之臣所自任而不辭者也更望相公于事平之後博采衆言以定保有東南恢復中原之至計某雖迂陋敢不竭盡愚慮繼此獻焉幸望恕察惶恐惶恐

某自靖康以來數經憂患非他人之所比加以衰病相仍已為明時之廢人但屛跡山林掃徹散髮以終餘年此心已足豈復敢與故今者朝廷艱棘不能緘默輒復進其芻蕘之言蓋以朝廷安則山林亦安利

害休戚實與國同之故敢冒昧自竭庶几涓埃之補區區此心必蒙鈞照不勝悚息之至

與向伯恭龍圖書

某再拜啟北報警急朝廷已悟前日退避之非決策親臨誠為得計不然雖此數月之間何以支吾玩歲愒月于閒暇之時宜乎于倉卒擾攘之際不免有遑遽震恐之患也方事之初懷不能已嘗具三策以獻誤蒙獎詔又嘗以十事至當軸者迂疏之論亦復何補姑致其拳拳之意而已已錄致蕭懋德處可即試取

一觀不必更示他人為幸相持既久諸大將未聞有渡江者正如治病既能視脈又須善用藥以驅邪氣使不留皮膚間乃可漸就全養坐待其去恐無此理為有一旦淮南所占據不知何以為善後之策世事方棘每一思之通夕不寐公雖居憂乃心王室想同此懷也何當西道所欲言者臨書增情膺苦臂痛不及親書切冀加察不勝惶恐之至

與任世初察院書

某頓首啟世初察院執事久疏脩問良切馳仰近黄

親自行在回方知去春嘗辱教答付息足來途中竄去書遂浮沉所幸渠嘗竊啟緘錄得因以見示讀之聳然如奉謦欬感慰無喻春寒不審比來動靜何似伏惟履茲新元尊候多福淮甸警急朝廷悟前日措之非決策親臨士氣頓振近聞賊馬已遠遁去雖未能奮擊殲其醜類然亦足少挫虜氣使不敢南渡回思前日退避其平居玩歲愒日不為自强之計良可惜也方事之初某嘗具三策以獻誤蒙獎諭數日前已承詔旨令條具攻戰守備措置綏懷之策來上已

具奏聞深愧志慮淺短無以副下問之意辭多未果
錄去今再錄前所上三策并詔書謝表至左右幸試
取一觀也去秋有旨令追省建炎初事迹修時政記
已奏御矣今并劄子錄同往恐世初昨到南都倉卒
不知其詳觀此可以見其梗槩也得勿示非其人為
幸追思十年如一夢間徒使人感慨太息爾來諭中
興之說可謂盡善安得如公輩行其說于朝廷使致
恢復之績衰病者得安山林間何幸如之無緣面談
但有情跂建茶數品沉香少許謾送書室清坐之資

卷之百二十一　十七

幸檢至向暄千萬為國自重門中均慶謹上狀不宣

與張樞密書別幅

伏審光膺帝制復冠樞廷本兵得人廟社增重樞密
少保勲德之懋自結方知黃閣之虛席宜正揆路以
移天辟光輔中興之運佇聽告廷之命以慰具瞻區
區不勝詠頌之至某再拜啟
偽齊挾金人之勢侵擾淮堧六飛親臨將士增氣想
日來當已有渡江者虜氣震讋行當宵遁更望益壯
遠略以成大勲使中興之期指日可俟天下幸甚

與趙相公書別幅

近年以來多以和議為得計國勢日蹙士氣不振職
此之由相公當軸于倉卒擾攘之際慨然自任以天
下之重遂改前轍殆天意悔禍國家中興之運將復
光大不然何以天時人事符合若此數服之深喜而
不寐然賊退之後正須種〻料理以為防守攻討之
策願言益懋遠圖早遂恢復土疆大慰蒸黎某雖衰
病尚覬拭目以觀中興之盛莫大之幸也伏望鈞察
某昨者不揆輙以三策仰干宸聽方慮妄發之譴廼

卷之百二十一　十八

蒙優詔褒諭皆是推獎之賜區、愧荷無以為喻姑
此叙謝萬一仰祈垂念不宣
某伏被詔書令條具邊防利害來上業已遵稟聖訓
具狀奏聞主上求治之初詢及疎遠而某以淺短庸
材無以副下問之意第深惶懼然日夜念此至熟畢
情竭慮以上此奏庶几千慮一得或有以裨補聖聰
萬一非獨某之私幸也今錄副本拜呈狂瞽之言或
傷切直亦望開廣容恕不勝幸甚之至伏冀鈞察

與張樞密書別幅

賊馬占據淮甸竊聞現在業經退避此皆廟謨克壯
措置得宜之所致中外共慶然賊退之後須痛自料
理以為善後之策敢望益懋遠猷光輔聖世中興之
業早致天下幸甚山林衰病之人猶親及見之也
某近被詔旨諭令條具攻戰守備措置綏懷之策來
上已具狀奏聞訖主上勵精圖治之切深愧荒疎不
足以副下問之意然某日夜念此至熟畢情竭慮展
盡底蘊以上此奏亦思慮之極也庶几千慮一得或
有涓埃之補非特某之私幸也今錄副本拜呈狂瞽

之言或傷切直亦望開廣容恕不勝幸甚伏乞鈞察
近見朝廷以賊馬既退權免起發海舟水夫等州縣
甚以為幸然打造舟船猶未蒙降指揮所造戰船七
百隻每隻官價錢二千貫計一百四十萬緡六分度
牒四分經制等錢私下貼陪又不在此數內也此方
前次已出度牒錢一百二十萬緡今次尤覺難出而
又經制等錢並已起發未必有之正當農務之時民
力凋弊州縣極以為憂無之海船制度與湖江不同
江上難以使用如止欲防備海道則似此數太少又

官中造船決不如民間私家打造之精緻海上風濤
使用未必可以堅固長久幸與廟堂諸公熟計而審
行之如且令打造一二百隻俟將來見得可使續降
指揮亦未為晚也惟公為國為民之意良切故敢直
達冒獻此言僭易之罪幸與鈞察不宣

與趙公別幅

伏審光膺帝制進陟元台成命既頒中外胥悅恭惟
驃慶相公道學稽古勳業格天先輔英主以致中興
師表百僚以熙庶績爵位崇寵禮實宜之某屏山跡

林幸托麻庇其為欣抃實倍情常某再拜啟上
伏見朝廷于寇退之後修舉政事召用人才皆各有
先後之序多合天下之心竊慶中興之有期也然區
區愚見以謂當今急務在料理淮南非遣三大將統
重兵于江北則淮南未易料理謂宜早降指揮移軍
淮南今先遣將佐謀議官前去措畫俟稍就緒日渡
江庶几可以乘時料理藩籬之計若必俟秋冬恐或
緩不及事此邊防大計更望鈞慮有以裁處相公樂
取諸人以為聲滿天下故敢直情冒獻此說僭易之

罪幸冀鈞察
去歲被旨進省建炎初時政已修纂成上下兩卷初冬遣人賫詣行在適有指揮罷常程有司退還不肯收接今再遣人投進輒以副本二冊幷當時建明丐罷劄子二十餘首錄成一冊仰塵鈞聽伏望機政之暇特為賜取觀覽亦可以見備員措置之梗概也浼瀆悚息之至

與折仲古承旨書

某悚息再啟去冬狂寇侵擾淮甸聲勢甚大所幸六

飛親臨江上將士奮勵虜氣沮衄遂以宵遁此皆元台贊襄之力何愧萊公然虜退之後政須痛自料理以為善後之策仲古既在朝廷又居上幕願言展盡底蘊以濟事功中興之期不難旦夕致矣當今急務未易一一縷數惟公與識乃克有濟伏幸深思愚言特賜及此悚息悚息

與呂安老檢正書

某頓首啟安老檢正龍圖台座正月間人還上狀計已塵浼見報新除殊慰士論得脫軍旅調度之煩想尤慰雅懷也春氣清和比來為何如況伏惟台候多福寇退之後殊未聞料理淮南豈遂以為閑田耶三大將既復置司江南則是盡仍舊貫止為保江之功前日措置特出于倉卒若欲為善後之策恐非屯重兵于淮甸以為藩籬未見其可愚意竊料之將來僞齊或再挾强敵南牧必懲前日之無功變動其術而吾膠柱應之可乎安老已深被上知又與二相無間胡不力以此為言今雖逆耳後必有驗吾輩為人謀事政當長慮卻顧為久長之計若趣利目前不展盡

底蘊何補于事辱照顧及此悚息悚息無緣拔晤但有馳仰敢與為國自重佇膺禁近之拜謹奉啟不宣

梁溪先生文集卷之第一百二十一　終

梁溪先生文集卷之第一百二十二

書十五

與趙相公第一書　與趙相公第二書
與趙相公第三書　與趙相公第四書
與趙相公第五書　與趙相公第六書
與趙相公第七書　與趙相公第八書
與趙相公第九書　與趙相公第十書

與趙相公第一書

某伏被尚書省劄子誤蒙聖恩有江西帥守之除實自陶鎔推挽之賜佩服厚德第深下情甚憂患之餘衰病相仍志慮凋落豈堪復為世用昨者還自湖湘得腰重足腫之疾步履艱難中心焦灼以故杜門不出謝絕人事已迨今三年矣近來復感瘴癘寒熱交加肢體併作使必勉撐力疾承命必致顛仆道途上辜朝廷委寄任重之意業已具奏辭免外敢望鈞慈特賜爲力數奏使安于閑散以便醫藥殊不勝幸甚

區區微懇已布前幅重念某自朝廷艱難以來誤蒙委任不敢辭難雖在流離困厄之中願報國家之意未敢少忘也今者上恩隆厚廟堂加察起于閑廢付以一路兵民之重固願黽勉趨承圖報萬一實以抱病之久精力衰積憂熏心動輒遺忘深懼臨事乖錯無以仰副驅策上疏力辭期于得請敢望鈞慈洞察誠悃曲賜開陳特垂矜允不勝虔禱之至某再拜竊見朝廷除授悉出至公此誠中興之基而宗廟社稷無窮之福也然帥謀之際濫及罪废之餘深恐不足以協士大夫之論方今人才衆多可昇方面之寄者初不乏人求之前宰執公忠靜重臨大節而不可奪如秦觀文求之侍從穀晃警敏敢任大事如李端明付以閫外之權必能稱職舉以代某實允公議敢望鈞慈特加諒察不勝幸甚之至

與趙相公第二書

伏蒙寵誨比報寧謐去歲旱災之廣有可慮者仰見愛國憂民之誠第切嘆仰天下大事惟相公留意則夷狄旱暵之患有不足弭借易及此不勝皇恐之至某三具奏辭免恩除不蒙矜允且被親筆趣行黽勉就道第迂拙有素臨事疏濶衰病之餘精力弗強使

當一路兵民之寄大懼曠失以速罪戾惟仰賴鈞慈
有以覆護之使不至隕越莫大之幸伏冀亮察不宣
近准尚書省劄子以某具奏請覲得旨矜從十年流
落之餘延獲造行闕望清光實出鈞造第深銘佩將
遂俯伏下風以承誨約慰平昔願見之心尤深欣抃
區區所懷非面稟莫旣萬一伏望垂念幸甚幸甚

與趙相公第三書

某頓首再拜孤遠之跡蒙恩許令入覲實自陶鑄更
蒙誨諭尤荷厚德非晚遂有瞻望衮舄以慰平昔願

見之心預深欣浣區區所懷諸俟面罄幸即鈞照
某歲除受命本欲單騎之任適海寇遠犯福之閩安
人情驚擾寓居城外相去密邇遂有挈家之謀上元
日起離長樂又值陰雨連緜山路崎嶇凡寸寸進今
已幸脫閩境數日間可至上饒自三衢登舟順流而
西度此月下澣之初可到行在伏蒙問勞之渥仰佩
春意不勝下情傳聞江西去歲旱災之餘民戶流移
物力凋耗贍養屯兵賑濟飢民極難料理自非賴朝
廷應副其何以濟俟到行在詣都堂呈稟伏乞照察

與趙相公第四書

比者蒙恩入覲濫被眷獎仰荷吹噓因獲造諸屏著
瞻望繡衮之華伏蒙鈞慈眷遇良渥屢開東閣使得
款侍談語佩服盛德拳拳之情無以為喻益遠閩門
敢冀上體注倚善衛生經茂對寵光以慰中外之望
違去鈞範忽踰兩旬向仰之誠未嘗少置途中嘗具
咨目干瀆鈞聽計獲呈徹某已于二十一日到界首
交割職事訖綿力薄才當此艱阨之際大懼無以仰
副朝廷委任之意旣荷鈞慈力賜推挽更冀有以終

始其賜不勝幸甚區區感悃謹具別紙伏冀垂亮
江西去歲旱災次于湖南而南昌視一路為甚流移
至多道路相望田畝郊原有今至尚未耕墾者縣邑
阡陌詢之父老以謂前此未嘗有也中下戶往往乏
食牛具多已不存種麥亦甚稀少未知向去何以接
濟雖已蒙朝廷許撥饒州上供米一萬石本路遣人船
般取得回報已支遣盡撫州建昌軍一萬四千石劄
比亦止存數千石勸誘上戶數亦不多此去秋成尚
遠賑濟殊為闕乏已具奏乞于浙西江東朝廷有米

解處支撥三萬石本路自差人兵船般取仍得嚴戒
諸郡應副庶几不失措準莫大之幸伏望垂念不宣
某近蒙朝廷委以營田敢不悉心以圖報効本路諸
色拋荒田地至多已委州縣盡令剗刷但建創之初
非寬降錢本使得招召佃户置買牛具贍養耕種之
人何以能趁時營辦以為永久之利伏望朝廷特降
錢本千萬貫文付本司措置俟將來就緒日計筭本
息以本歸朝廷以息充本路支費庶几有營田之實
非特文具而已業具奏併申尚書省外敢望鈞慈早

賜指揮施行不勝幸甚會取到洪州月支錢米六千
餘貫石倉庫空然米僅有數石錢僅有數百貫某到
任初茫然不知所措自非朝廷委漕司應副三兩个
月容某旋行措置向後財計决到踈虞某不足惜深
恐誤事仰賴相公推挽之德切望鈞慈特為敷奏早
降指揮不勝幸甚漕司現有總制司錢物可以應副
與椿岳飛錢糧自不相妨敢乞垂念干瀆皇恐之至

與趙相公第五書　清和月上旬之六日

某已次豫章交割職事仰託輝芘規模具在得以遵
守良深感服第此方當旱暵之餘種、闕之殊非前
日之比願言有以誨督之使得免于罪戾莫大之幸
無緣躬受約束但有瞻跂

本路惟臨川建昌去歲薄熟今春耕種亦漸成次序
籍上雖稔然頗為盗賊所擾民頑多不輸納其餘諸
郡悉皆旱災下户種藝無本田業多荒而豫章倉庫
空乏尤可駭瞻養官吏軍兵錢糧既無措準而賑濟
解斛闕之深慮將來有誤歲計近被親筆詔書令勸
諭停蓄之家減價出糶既已奉行已措置勸民入納

粤欲以賑濟給事户之無本者但恐所得莫能徧及
已具狀奏及申朝廷乞降錢米以濟目前之急必蒙
矜允今再開項條具仰干鈞聽敢望垂念不勝幸甚
虔寇尚未静盡昨得李山一軍屯駐頗能破賊徒黨
稍、潛伏近日李山既為岳飛勾回餘黨無所忌憚
遂復出没而又袁吉臨江建昌之間飢民往、竊發
千百為郡今已十五六項深慮凶歲易為嘯聚滋蔓
難圖申世景一軍僅及千人自遣一半往虔吉間其
餘無兵可以措置勢殊孤弱已累具奏朝廷乞就近

差撥二三千應副使喚來望指揮敢望鈞慈賜早差撥以慰一方顒望之意不勝幸甚皇恐皇恐

與趙相公第六書

近蒙朝廷令總運司應副一月錢糧大濟目前軍食之乏仰荷鈞念不勝下情然運司所得止可以相無充一年之費蓋中世景一軍雖有卯贊錢糧窠名本州前後發帶支遣並無分文顆粒現在皆是旋行擘畫應副所以尤覺費力今運司既已無有又不敢仰煩朝廷支降輒伸前懇乞降茶引如元請之數庶几

不致狼狽敢望相公鈞慈以舊治為念特賜矜從非特某之受賜也喋喋冒瀆第深悚息

本路近來雨澤霑足但累年旱災以來下戶乏本種田殊可矜念州縣所養多坊廓游手之民雖能全其性命不填溝壑然不若實惠及農夫使將來有秋可望前此累嘗拜懇乞于鄰路有米去處支撥三萬石正為此曹故也萬一朝廷闕米輒援呂相例乞支降茶引十萬貫當自招誘客旅趁此時入納應副賑貸敢望鈞慈特賜矜允不勝幸甚之至

近被受密院劄子備坐都督行府指揮所乞軍馬候防秋日發遣令先招填係將不係將禁兵訓練使喚已依累施行緣本路闕乏之甚所有招填例物及贍養錢糧非干告朝廷何以能辦已條具畫一申請敢望鈞察招填新人既未必能數額又旋行訓練非年歲間安能習服將來防秋須得督府如期遣軍馬庶几可倚仗上流重地任責不輕更望鈞慈特賜垂念虔吉間已抽回李山軍馬頗復紛紛已遣副總管康隨分撥人兵前去措置事務然兵力單弱深慮不能

壓彈已累先乞差撥三二千人付本司分擘使喚實非得已近降劄子亦已關送都督行府倘非朝廷特賜指揮勢決難得敢望相公慈照千冒皇恐之至

與趙相公第七書

少懇仰干鈞聽漕司催督本司積欠錢米皆是某未到任以前拖久之數本州闕乏之甚近者干告朝廷令漕司應付方能粗了自前支費豈復更有錢米以還舊欠已具事因詳細奏聞及申朝廷乞降指揮鋪破蠲免自某到任以後督責州縣收簇樁辦決不敢

復有稽違伏望鈞慈特賜矜全早與行下不勝幸甚夏已踰半防秋之期甚近而本路全無軍馬所以捍禦之策茫然未知所措日深悚惕雖蒙都督行府有許遣兵之文亦未蒙津遣前來深慮緩急之間決至誤事契勘舒蘄黃三州係聽本司節制實為江西蔽障之地舒州係劉光世地分蘄黃州係岳飛地分並不曾屯駐軍馬欲乞朝廷特降指揮令光世分兵二千駐劄舒州岳飛分兵四千駐劄蘄黃兩州皆聽本司節度庶几將來二大將移屯合淝襄陽本路不至為敵人之所窺伺已具狀奏聞及申朝廷敢望鈞慈特賜矜允則一路生靈俾得安業誠不勝幸甚

與趙相公第八書

某近者累奉詔旨以江西旱災令廣賑濟及勸誘積米之家減價出糶某與諸司協力奉行幸已就緒已具狀申尚書省今有投進劄子輙錄副本拜呈幸望鈞察適來雨澤滂沛早稻已熟秋田可望豐稔米價頓減人情少蘇此實廟堂治理之效良可喜也第去歲災傷地分頗有不曾陳訴之民誠懼催理欠負至今不敢歸業本司累行下各州縣蠲實免與催科庶几流移悉復田里亦已申聞并冀照察不勝幸甚

某累以本路合差軍馬上干鈞聽蒙閔送都督行府再得督府劄子見議差撥然到今未有至者非特盜賊滋多乏兵分遣又以防秋在邇全未有備日夜悚惕恐辜朝廷委寄之意今再具申稟敢望相公致一言于右相早賜差撥實生靈之幸也亦有奏劄條陳利害謹錄副本致左右機政之暇特賜采覽撫似之迹仰荷推挽誤蒙任使自到豫章行將三月宿病間作心力不強深慮曠闕以貽朝廷之羞今幸賑濟就緒雨暘調適遂成豐年于此時求去以養衰病似無嫌避已具狀奏聞乞依舊在外宮觀敢望鈞慈特為敷奏使得養痾山林保全晚節莫大之幸伏乞垂察

與趙相公第九書　乞巧月上旬之九日

某閑退之久乍當繁劇加以承旱暵闕乏之餘種種料理不無違咈人情去處諒多謗讟塵溷鈞聽今則財賦粗足官兵俸米既畫支本色料錢亦排日支給庶几自此浮言稍息然某迂疎有素多招意外之謗

更望鈞慈發實而審察之不勝幸甚因呂侍郎書中
嘗道及鈞意仰荷愛念故敢僭易及此皇恐無地
某衰病無堪强顏于此雖不敢不黽勉自力以副朝
廷委任之意終恐迂踈仰負使令近已具奏乞依舊
外任宮祠尚未報行敢望鈞慈早賜陶鑄使得息山
林優游養病實荷始終之恵不勝欣幸干冒皇恐
累以本路防秋闕兵控告朝廷及都督行府近得都
督行府劄子許差王彥一軍但須候其到乃始差撥
今聞王彥尚在荊南秋期已至深慮道里遠遥虛費

日月且軍馬有往返跋涉之勞雖已再具申稟緣行
府已廵按淮上恐得報後有失事會敢望朝廷特賜
指揮得專遣使賷劄命迤還前來截留一路不勝幸
甚之至伏乞垂念
近以洪州積欠錢米干聞朝廷伏蒙鈞慈悉皆蠲免
自非相公留情舊治察見本末何以及此某與一州
士民同受大賜豈勝感激目前雖不至乏絶然防秋
之計殊無贏餘已除援例申陳更望特賜矜察幸甚

與趙相公第十書 秋八月之二日

昨蒙朝廷差到統領官何球即時依稟就申世景軍
中差撥軍馬令往虔州措置群盜未行間遽報筠州
管下盜作因令就便前去措置本人全不以捕盜為
意公然招收亡命冒請錢糧沿途作惡搔擾民戶至
有强取財牛畜殺傷平人恐其生事已檄令歸司歇
泊又自擅往袁州招安所為愈甚本司差別將官馬
仙前去措置遂得大理寺公文根究何球盜用官物
凡二十餘次劄下令以職事交割與馬仙訖回里並
不聽從不免先次勾回軍馬及委提舉茶鹽趙大夫

隨宜措置差人勾押前日方到本司已送所屬根究
侯見情節虛實續申朝廷乞重賜行遣以為將佐之
戒敢望鈞慈特賜熟察

梁溪先生文集卷之第一百二十二終

梁溪先生文集卷之第一百二十三

書十六

與趙相公第十一書　與趙相公第十一書
與趙相公第十三書　與趙相公第十四書
與秦相公第一書　與秦相公第二書

與趙相公第十一書

伏讀詔書竊審車駕時廵郡國躬勞將士諒惟扈從跋履良勤神用某拘守郡章不獲望塵瞻向行館第深仰企伏祈照察某承乏江右忽已半年左支右吾粗免曠職實賴鈞芘之賜第防秋是時屢告朝廷乞遣發軍馬雖蒙都督行府累劄許差至今未有到者方車駕廵幸江上本路當上流重地尤不可無兵以備不虞除具數陳外輙以咨目條具利害仰塵鈞聽及遣屬官羅薦可詣朝廷稟議伏望鈞慈照察特賜矜從則一路生靈不勝幸甚干冒皇恐之至

本路盜賊雖比豐年猶未衰息尚有結集敢窺伺州縣良以習俗頑悍喜輙仇怨刦掠貲財不顧刑法而本司軍馬單弱無以鎮服之所致近者措置王權將招安頭首解發赴都督行府軍前使喚後擒獲宜春劇賊所謂黄顛叔者與其黨百餘人餘盜稍戢但贛上殊未靖耳昨蒙行府許先撥差數千兵前來討蕩既出榜告諭頗有懼意久之軍馬不到知非實然又復紛、深恐江上或有警報則為患不細近蒙省劄委以相度措置輙以已見條陳利害申稟伏望鈞察

本州城壁久不修治類多頹毀又太濶遠自城北一帶皆是空闕去處難于保守累具狀申奏朝廷乞降度牒措置修葺及栽去濶遠空闕去處未奉指揮今時月已迫不免將安撫司錢米挪充支用收買材料燒變磚甓及工役夫力並不及民謹具圖申呈伏望鈞察所乞度牒并昨蒙朝廷指揮令製造軍器合用錢物亦累具申請併望行下支給不勝幸甚某再拜

與趙相公第十二書

某皇目頓首再拜平章都督僕射相公閣下昔賈誼有言曰守圉扞牧之臣誠死城郭封疆又曰彼且為我死然後可與之俱生彼且為我亡然後可與之俱存聖人之有全城者此物此志也夫為守圉扞牧之

臣而死城郭封疆此固常理然死或重于太山或輕于鴻毛方其平時請于朝者無不從也所以為守之之具者無不備也不能則繼之以死宜其有鴻毛之輕至于請于朝者不從所以為守之、具者不備徒假牧守之虛名初無捍禦之實用則忠節之士所處此者宜如何哉某自十數年來憂患相仍加以朴陋迂疎動輙齟齬所願安于閑散休影息跡不復敢與世故去來冬初誤被上恩付以江西一路重寄力具辭避不蒙矜從賜對便朝更膺殊獎實自相公推挽

之賜所以力疾之官黽勉就職者亦願砥礪駑鈍圖尺寸之報也自初到任當旱暵之餘帑庾匱乏夙夜自竭簿書錢穀冗瑣細碎必親必躬方稍就緒幸此歲稔粗免曠敗亦皆相公庥庇之德心非木石寧不知歸近者已上章引疾丐罷降詔不允訓辭有邊吏戒嚴商秋俯及之語夫防秋在邇豈守牧之臣可為去就之時然某之所以求去正以防秋之故何則叨冒大帥有其名而無其實故也某昨具奏乞尤置安撫制置大使司軍馬錢糧之半蒙朝廷閔送都督行府行府劄下初則曰俟秋高調發軍馬繼又曰見議遣兵又曰俟勾王彥一軍到日分撥前去今則又曰俟有警急之日遣兵應援是朝廷之兵不可指擬也初乞兵之日蒙朝廷及行府皆降指揮許招填本路闕額禁軍勾抽使喚數月之間極力招填才得六百餘人近緣漕司申請錢糧復令權罷諸州不隸將兵數既不多不足倚仗也夫以上流重地去淮南及委偽齊境不遠沿江千餘里要害之地並無甲兵可以控扼守禦方遣報警急倉卒援攘之際乃欲望遣兵

應援于數千里外不亦晚乎某竊料相公之意不過謂楚泗盧壽襄郢諸將屯宿重兵則江西為內地探報偽虜無數路深入之計則江西可無虞故兵不必遣是大不然夫七尺之軀要在勝理千丈之堤潰于蟻穴所以防患者常在不防之地豈可以江西稍內而盡弛防守之備哉況諸將列屯相去絕遠使敵人乘間為擣虛之作不知孰肯為援朝廷不預遣兵使自為附守而置一路于度外恐非計之得者自用兵以來敵人張大聲勢探報妄傳分兵以入某路則往

柱無事深藏固閉匿壯示弱探報無所得則往〻深
入今信探報而不為一路之備是僥倖其不來尤兵
家之所忌也敢望相公特垂鈞念重念某靖康間被
命宣撫兩河得兵二萬人方欲有所施設鼓作兩河
人以捍大敵然不為用事者所喜議論不合自出師
才五十日即丐罷去其後謗議紛〻然某未嘗辨明
于俯仰不愧者以無其實故也紹興初蒙恩起廢宣
撫荊廣得一萬三千餘人招捕群盜者數萬亦不為
用事者所喜到官才數月以言者罷去其後謗議亦

卷之百二十三　五

復紛〻然某亦未嘗辨明于仰不愧俯不怍者亦以
無其實故也今某荷蒙上恩委寄又荷相公知奬豈
不願圖涓埃之補然軍馬單弱財用窘乏曾無以副
其區〻愿効之心竊自嘆息藉使勉强偷安以僥倖
于萬一不幸稍失支吾致有闕誤則平時仇怨群起
而交攻之自無以自解矣此所以夙夜震懼而不遑
啟處也更望相公曲加照察謹遣本司幹辦公事官
羅薦可具遲懇悃告于行府伏望鈞慈特與定議如
本路合遣防秋軍馬即乞早賜摘撥前來應副擺布

控扼處無噬臍之悔如不合遣亦乞明降的確指揮
無使日夕指準誤一路士民之望而某得以早為去
就不勝幸甚干冒鈞嚴無任惶恐某稟目頓首再拜

與趙相公第十三書　陽春月上浣之一日

伏審光奉朝廷還畀魁柄大慰中外之望竊以國步
艱難之際淮軍叛散之秋上思讜言登庸舊弼所以
安宗廟安社稷綏靖人心使國勢增隆必自有道佇
觀設施以副具瞻區〻不勝傾依之至謹奉啟以聞
淮西叛將出于意外實非細故某輒不自揆嘗奏疏

卷之百二十三　六

指陳朝廷措置失當夙夜憂懼以俟譴訶乃蒙寬恩
降詔奬諭尤切震悚近見邸報言事者論右相引漢
武誅王恢事以為比竊謂人過遠慮隨時獻說者浸
失本旨而退避講和之說復行則宗社安危未可知
也輒復上章以啟其失惟是出位之言實為有罪迫
于憂憤有不能自已者輒錄二疏副本拜呈啟望鈞
覧如有可採得補萬分之一不勝幸甚僭易惶恐
論者皆謂宰相還朝必守前議請車駕還幸平江及
觀近降指揮改撥虜壽盱眙來解並于建康府交卸

又謂且抽回淮南軍馬沿江屯駐某竊謂朝廷措置因時制宜必不如此。藩籬未固百物未備以一掟之故而遽臨建康誠太早計相公爭之是也今既駐蹕幾年徒以淮西叛將遽復捨去使僞虜得以窺伺非良策也第恐撫綏將士益務全養靜以待之江北屯重兵則江南可以奠枕江北無兵而與賊共長江之利則國勢困已危矣第當抽回老少以就糧餉最為得策敢望鈞慈特賜詳酌恕其僭易誠不勝幸甚

某以憂患之餘竊誤蒙朝廷起廢𨈬守江西已涉兩

年夙夜黽勉左支右吾幸免曠職實賴鈞施今秋雖旱幸不過甚米價亦不翔踊贛上盜賊蒙朝廷易守蠲免租賦盡罷科須總魁次第公參復業境上群盜亦皆擊散吉撫筠袁間有名字者悉已招捕了當雖有些小殘黨留兵彈治無能為也而某自春及以今來寖病日深醫者謂勞心太過所致已七上章具奏丐閑庶得休養未蒙矜允今幸相公還朝洞照情素輙敢力陳前懇敢望鈞慈曲予周全特為敷奏使得遂其所欲不勝幸甚懇望垂念惶恐無地

某自春夏以來久苦瘡瘍才幸稍安怠得足弱筋攣之疾步履蹇緩拜跪艱難至今又若度眩煩憒健忘復成麻痺醫者謂憂慮勞心所致所以節經具奏力乞閑退正欲少就全養尚有生理不然日復一日遂成痼疾不可為也謹錄自春迄今乞宮祠章疏塵涜鈞聽庶几照察引疾乞閑非在今日敢望相公矜憐曲為敷奏特從所請倘得歸休山林保養病軀不至顛仆于道路皆門下之賜也干瀆鈞嚴不勝皇恐

某承之于此已實一年有半仰荷朝廷委寄之意不

敢不黽勉從事自到任以至于今賑濟勸諭以活飢民修築城池創建營房繕治器甲措置錢糧招捕盜賊種、皆幸就緒獨立于風波動搖之中不自意全非即賴相公拜庇何以及此已開具措置事件釐為六狀奏聞庶几朝廷知其請閑非敢有所規避謹以副本錄呈敢望鈞察詳酌不勝甚幸之至某再拜啟

與趙相公第十四書　閏十月之二日

朝廷累年來經營恢復之計漸有氣象而以措置一夫當之故淮西之軍盡歸僞境國勢稍弱上心感悟

召還元祐復畀魁柄正猶嬴秦之人非得活國之手
厭兵焚寥然理義人心之所同然號令施設釐然有
當于人心則不約而自服轉弱為强以啟中興之運
有不難以致之也伏望相公隨時留意天下幸甚
某以菲才誤蒙朝廷委寄一路自今春以來疾求
去者至于七八近復上章遂乞掛冠實緣衰病非敢
飾辭上恩隆厚未肯棄捐屢降詔旨未從下情所請
敢不力疾黽勉以圖報萬一然本路實為上流重地
當僞虜乘間窺伺之秋軍馬单弱無以控扼萬一有

賊馬衝突何以待之輙具防冬事件仰干朝廷其間
乞兵一事尤為最急如蒙摘那可用兵將五千人與
現管者相兼使喚某雖不武願當一面不能即繼之
以死報上恩兵將無有雖留某于此無益也願先罷
黜實不敢虚受重責伏望鈞慈特賜矜察皇恐無地
議者多謂朝廷以張俊屯淮西以岳飛保上流則江
西乃為内地又謂萬一賊馬渡江力不能敵即退兵
以避之是皆不然岳飛雖有保上流之名而無其實
去歲所遣蘄陽水軍才數百人安能控扼今歲猶未

至也張俊雖進屯淮西而舒蘄江黄未聞有重兵以
為捍蔽江西最為虚處豈得不預為之備退避之說
斷不可施于今日如豫章九江不能固守而事退避
則撫吉筠袁諸郡皆為賊所占據豈可復得也如朝
廷必欲固守則願假某以所乞之兵如其置一路于
度外則夫人而可為帥似不必堅留某于此某非不
知朝廷新失淮西之軍兵將闕之然摘那于當用去
處有不可已者某頃在湖南吴錫為統制官頼諸使
喚如得差撥不勝幸甚不然則别得一項軍馬亦可

敢望相公鈞慈曲賜應副情廹辭切皇恐無地
本路盜賊招捕畧盡近日贛上聞又擒獲殺散所謂
劉宣劉花者虔賊自此當少衰矣袁唯之萍鄉吉之
永新與湖南接界尚有數天人數亦不甚多已遣屬
官前去措置督捕會合兩路軍馬討殺庶几靜盡得
免賊弛實自福兆所及前此本司所捕盜賊逐伙了當
本房參書官及人吏皆隨功狀蒙朝廷推恩自某到
任並未曾申陳今類聚招捕盜賊伙數干告朝廷乞
量與推賞庶几有以激勸伏望相公鈞察不勝幸甚

本司累申朝廷乞降指揮催促岳飛分兵屯駐九江至今尚未有到者近日光州等處探報賊馬漸有渡淮作禍者諸州縣頗遭擄劫蘄黃一帶並無障蔽如九江重地豈可一日闕兵往年賊馬間進占據用兵攻討半載延克今不早為之備一旦倘遭殘破欲圖克復豈不勞費如岳飛之兵果不可分即乞朝廷別差一項軍馬屯駐防扎在今日事勢守臣尤宜得人謂當權時之宜選差有名望武臣為守使之措畫竊見承宣使劉錫沈鷙有謀諳練軍政倘蒙朝廷驅策

必有可觀非特一路之幸敢望鈞慈特賜照察不宣

與秦相公第一書

某頓首再拜啟竊審車駕時巡郡國親勞六師有煩舊弼專典司留鑰根本之地遂增九鼎之重謹推眷注之餘行即登庸復畀魁柄以穆天緯中外之望非獨區區荷照知之所私願也仰惟垂念皇恐皇恐

某再拜上啟區區承乏豫章已踰年年矣幸此歲稔日前粗可支吾近上流丐閑蒙恩不允迫于防秋及聞車駕順動未敢堅請倘幸今冬無虞為歸歟之計已決矣何當蹐晤少奉至言遡風不勝依仰之至

與秦相公第二書

某頓首再拜衰晚無堪濫膺閫寄初無善狀日俟譴訶誤蒙上恩俾之邊秩無功之賞實不敢當已力具奏辭免不蒙矜允迫于成命黽勉祗受愧懼于中載惟叨冒出自樞密相公推挽吹噓之賜銘佩之情何有窮已輙裁短啟以敘謝悃伏幸鈞覽不勝悚息

某自春夏間苦瘡瘍為梗近復中濕得筋攣之疾行步拜跪皆有所妨此衆人之所共見非敢有所托也

加以疲眩動多遺忘憂患之餘血氣相耗自應如此深慮當一路之寄有悞國事已累具奏乞置閑散未蒙矜允敢以劄子上干鴻造伏望相公鈞慈特賜敷奏使得脫此繁劇休養衰疾莫大之幸冒昧皇恐

某區區所懇實出誠悃非以備禮素荷眷照之厚必蒙矜察如江西日來盜賊漸息豫章財賦料理亦粗足用非不欲尸素以度歲月實以衰病有不能堪者一路委寄之重有非疎拙所能任者自非投誠于公誰復見憐去歲嘗致書趙相輙敢錄呈伏幸鈞覽竊

見李先瑞明端雅有方面之才置之海隅未獻士論如以代某必有可觀併望垂念幸甚幸甚

某悚息再啟本路自今春虔寇猖獗千百為群做犂者紛紛本司遣發兵將漸次招捕今已盡獲其首領惟李安靜者最號狡猾勢已廹蹙乞受招安更旬日間可見次第區區素無措縱捕盜之才實賴朝廷威德將士効命所致輒具劄目拜呈將士功狀繼此以上併望鈞念不宣

秋色已深朝廷守禦之備計已有定議如九江上流

重地車駕駐蹕建康此地豈可不宿重兵以為控扼諒惟規畫部分已畢本司初不曾被受約束指揮輒具申稟啟望鈞慈詳酌不勝幸甚

本路得李貴步諒兩軍彈壓討捕虔寇庶几今冬不致猖獗然步諒錢糧已蒙朝廷以月樁應副李貴一軍未蒙指揮州縣窘匱毫無寬剩可以趲那元係福建軍馬如許令用上供錢物養贍却令福建樁令上供于事為便更望鈞察李貴者近為賊所中傷乞尋醫養疾願選差有名望統兵官付以此軍庶几緩急可以使喚併乞垂念

某以本路利害數事奏呈謹錄副本拜呈皆係于邦本不可不煩朝廷留念者相公以身任天下之重願賜鈞察不勝皇恐之至

某再拜啟張森直近過此以贛上闕之為言本司輟那萬緡米五千斛應副既至廬陵又以聞贛上闕乏之甚不肯進不免再以三千斛及朝廷鈔引錢濟其目前之急今聞已到官矣如贛上有盜賊之擾及官吏失于措置倉庫匱竭誠可駭聞若非千吾朝廷支

撥應副其何能濟亦嘗開具申陳必察照察也

梁溪先生文集卷之第一百二十三終

書十七 奏議

與張相公第一書　與張相公第二書
與張相公第三書　與張相公第四書
與張相公第五書　與張相公第六書
與張相公第七書　與張相公第八書
與張相公第九書

與張相公第一書

某衰病無堪誤蒙鈞慈力賜推挽俾當帥守之任自顧闕然何以仰副朝廷委寄之意感愧之情無以為喻比者某已交割職事仰荷相公鈞芘庶几免于罪戾辱承眷顧素厚更望有以覆護之誠不勝幸甚江西當去歲旱暵之餘糧、凋弊某初到任時錢糧尤為闕乏支給官吏軍兵體料錢米月計六千餘貫石兼申世景一軍久依此數之外而倉庫枵然並無蓄急闕乏甚自非朝廷勅都督行府檄飭諸郡應副勢難支持必致生事輒具狀申稟取望鈞慈特賜矜察推其贏餘以濟難窘少紓目前之急非特為某一人私幸實一路生靈之幸也干瀆之至不勝皇恐本路當控扼之衝實為上流重寄自來屯駐重兵支降錢糧色、寬裕近年分撥軍馬付之他將轉移錢糧為之一空設使緩急之際何以支吾伏蒙朝廷以所乞軍馬關送都督行府至今未奉指揮兼之虔州殘寇向存岳飛勾回李山一軍復肆猖獗加以連年凶荒飢民易嘯聚袁吉建昌之間復有竊發者頗多申世景軍馬僅止一千餘人分布招捕不足深慮勢漸滋蔓將來難以一時撲滅業已具狀申稟乞先次輟撥三二千人應副使喚伏望相公鈞慈深加照察早賜施行顒望之情以日為歲邇風不勝哀懇之至昨日陛對得旨措置賑濟務令實惠及民近又祗奉親筆詔書令勸誘上戶減價出糶現在遵稟諭告措置施行緣凶歲以來下戶之本耕鑿已漸失時升合之濟焉能有補已一面措置勸諭上戶入納錢米以助賑濟使下戶得以有本種田將來秋成有望方可不誤歲計俟容措置就緒續拜聞次第伏冀鈞照

與張相公第二書

某衰病無堪不敢復與世故荷蒙相公推挽之力感
徳難勝然某到本路之初倉無餘糧帑無積鏹日支
月給皆無指準殊難措置雖蒙朝廷撥到茶引錢二
十萬緡以目前米價計之才可糴米二千有餘石可
充月給六分之一縣道括刷民間勸諭皆已殫一輒
具劄子干瀆行府願推贏餘以濟數月之窘使目前
用度不闕乃可為將來久長之計敢望鈞慈特賜軫
念誠一路生靈之幸非獨某受賜也皇恐皇恐
寵諭所乞軍馬錢糧俟至秋閒發遣仰荷盛德無以

卷之百二十四　三

為喻然虔吉州自抽回李山軍馬後群盜復出沒作
過袁州為攸縣賊所侵凡五千餘人臨江建昌亦有
嘯聚者通計度萬數中世景一軍止及千人已遣五
百人前去招捕深慮軍馬單弱不能成功如范汝為
楊么之徒皆是微時不治遂致滋蔓竟煩朝廷遣發
大兵所費不貲已具狀申行府乞先差撥就近三二
千人付本司相兼使喚庶几羣賊早得殄滅亦可訓
練為將來防秋之計敢望垂念早降指揮不勝幸甚
某輒有論財用數事具劄子申稟又有論兵劄子副

本仰凟鈞聽幸賜采覽竊以相公膺大任綰重權以
圖恢復大計正宜虛己廣謀以屈群策願進逆耳之
言勿受遜志之語則輔成中興之功不難致矣某特
荷照知願為直諒之友裨以補于萬一或激切章冀
容恕而察其區、之心可也冒昧不勝皇恐之至

與張相公第三書

竊審鈞旆嘗渡江犒師至承楚間伏計已遂還轅方
此隆暑跋履衝涉不無勞止防秋在適措畫捍禦益
勤神用更冀相公保養粹和定而後應茂建中興之

卷之百二十四　四

基非獨某之私幸實天下生靈之幸也皇恐皇恐
某自承乏豫章行且兩月遠托鈞芘幸勉彊敗種、
料理日夜切心不敢憚煩粗已就緒唯是錢糧闕乏
適當新陳不交之時極為費力馭防秋之期不遠茫
然未知所措日以悚惕蒙許遣兵仰荷垂念贛上盜
賊紛、雖未盡剗來此閑暇時措置討捕誠為萬全
之策將來沿江或有警急而本路腹心之中亦非細
故也更望早賜指揮差撥不勝幸甚之至
累具狀申都督行府乞于劉光世岳飛軍中差兵將

屯舒蘄黄不唯此地不可闕兵本路藉其蔽障而三郡乃其所部撥挪軍馬似未為過敢望鈞慈特賜行一路幸甚本路昨蒙朝廷于饒州支米一萬石守臣占勒不肯應副已累申朝廷乞就沿江有米州軍處支撥至今未奉回降指揮今再具狀申行府方此急闕之際得此萬斛庶几少蘇敢望指揮行下江東都轉運司支撥應副幸甚〻〻干冒朝廷但自皇恐

被命行府劄子委任招填本路闕額禁軍現已遵依施行緣本司全闕材武使臣可以部轄訓練欲依將兵法辟置部隊將等具狀申禀敢望鈞慈特為早賜指揮行下幸甚幸甚

與張相公第四書

某悚息再拜某衰病無堪荷蒙上恩付以一路之寄實自相公鈞陶推挽所致銘佩之情無以自喻黽勉于此亦既累月適當旱暵之餘措置料理并合分文收支均節莫非躬親久蒙朝廷應副粗能支吾目前于預為防秋之計則茫然未有指準素多思慮日夕憂惕遂覺心氣不寧宿疾間作深恐曠闕復致人言以貽朝廷差今幸賑濟就緒兩暘調適有豐年之望于此時求去似無嫌避已奏聞乞依舊宮觀差遣敢望鈞慈特為敷奏使得養痾山林保全晚節則終始之賜莫大之幸也恃照與之厚輒敢及此皇恐皇恐

某再拜啟累以本路合差軍馬上干鈞聽兩被都督行府劄子見議遣兵仰荷垂念今去秋不遠深慮必待有警急而後遣決致緩不及事江西重地屯兵數萬既不為多舒蘄黄三州就劉岳軍中分兵駐泊事勢又順敢望加鈞慮早賜差撥一路幸甚有條陳利害奏劄謹錄副本納呈伏幸省覽某以多病情況不堪重任決為去計猶敢以此況聞誠以一路利害實係國家休戚相關不敢以將去而默〻也萬乞照察

某再拜啟某昨者既以狂瞽之言仰瀆天聽又以副本塵浼鈞聽過蒙采納褒予之厚益深愧懼昔秦穆公還自崤而作秦誓諸侯之事耳聖人取以繼三代王言之後誠以其言有合于道也相公好善受言無愧古人求于近世數十年來蓋未之有此某之所以私竊仰服至于喜而不寐也近嘗複以迂疎之論裨

補萬一方此震慄被來教之必照察其精誠其心乃
安更望相公特以不倦以屈群策則功業光大輔成
中興何難之有措易及此實賴深眷皇恐無地
某再拜伏蒙旌尾垂諭後為徐圖鈞誨及此策慮盡
善夫復何道以愚意料之今歲虜必南牧定戒前日
之無功改動其轍則吾之所以應之者亦豈可守株
岳侯移屯襄陽則上流一帶盡無軍馬控扼緩急何
以相應援此相公之所當深慮也本司乞兵數目一申
非敢煎迫實已事勢已急誠不得不如此果蒙頒旨

日下調發到此以是七月間兵須拊循而後可用不
拊循而用之雖韓信亦須背水出奇非常道也如得
吴錫華索嘗使兵者尤為幸甚切望留念吉州戰船
況江中已半年餘損壞已甚有狀申稟乞付本司拆
造防江度凡猶可乘用亦望指揮不勝皇恐之至
某惶恐伏蒙相公鈞慈特有頒貺衣着茶藥多品禮
意勤腆在于菲陋何以克當第深感悚既不敢固辭
致妨美意又無以致答聊獻微忱惟當時以藥石之
言仰報盛德耳昔諸葛孔明下教曰諸君第勤攻吾
短庶几蜀可治而中原可復願無忘孔明之志則所
以求安宗社稷而大庇生靈者必有在矣皇恐皇恐
某皇恐某竊見交子之法初若可行其後官私皆受
其弊而卒于不可行與其至于不可行而後改曷若
未行而罷之為愈也崇觀間蓋嘗行之矣然未已改
法則是不可行之明驗也某輒具劄子論其利害敢
私布于左右相公以天下之事為己任而眷倚之重
言無不從惟願以一言告上及未行而罷之則一路
生靈蒙福何可勝計切望垂念不勝皇恐

與張相公第五書　十八日

某再拜竊聞諸大將近已渡江分戍淮上岳侯已趍
襄陽臂指之勢既成首尾之應必至敵雖未戰勝負
之計已可決矣方今事勢國家之安危繫于相公相
公之勳業作于此舉所願真而後發無欲速無見小
利量敵而後進慮勝而後會則虜在目間可除恢復
之功不難致也某素荷照知不勝祈懇之至
劉光世移軍合肥岳飛進屯襄陽去江益遠全無控
扼緩急之際何以應援某已蒙具申稟乞軍撥軍馬

非獨以本路之兵之故 如襄陽之一軍財賦仰給本路糧道經由蘄黄沔鄂乃咽喉之地如使賊兵窺伺乘虚鶩擾無兵將以捍之則一路財賦何由而得糧道阻塞大兵重困其所關係非細故也切願相公深思愚言勿吝遣兵使某得以竭盡區區以少助萬一莫大之幸今再具劄子塵瀆鈞聽幸望加察皇恐皇恐

與張相公第六書 秋七月上旬六日

近者專人上狀伏計獲塵聽覽六月初行遣人還特蒙貶損誨諭所以慰勞有加服佩眷情無以為喻竊

審鈞旆北渡總制群師已臨盱眙雖祖逖濟江誓掃清中原裴度視師志不與賊俱生方知精忠未足多道更望料敵制勝以謀為先克建大功以副睿主委任恢復之意天下生靈幸甚軍事方興顧言總大略省細故保養粹和與國同休益受多祉區區傾頌

某承乏豫章忽已三月偶未曠失實自相公輝託所及旱稻既稔之後公私少寬措置財用支吾目前亦不至闕乏但狄氣已至防守之具闕然人情不安反以見尤所以頻有申稟誠非獲已今蒙劄命欲遣王彥一軍非荷垂念一路何以及此豈勝銘佩迹亦深慮諸軍大帥已移屯淮上恐行府未必有兵可分惟此一軍方順流而來似可截撥以副目前急闕當因疾置冒昧有請度今猶未到也先承鈞慮之及感服之深何可言喻然必待到行府然後差撥誠恐往還虛負日月且軍馬有跋涉之勞到此後期或致失事今再具申狀陳伏望相公鈞慈詳酌止令就便赴本司分擘防秋及討捕一路盜賊使喚事定即當發還麾下或別有措置誠未為晚也皇恐皇恐

王彥者聞頗忠勇善馭下但中間緣錢糧闕乏部曲有開散者如蒙鈞慈許存留王彥一軍于此責以來効必肯竭力以防捍一方然昨屯駐荊南係四川財賦贍養今本路州縣贍養財賦以應副岳侯大軍已為窘廹須得指揮轉運司以係省不係省上供等錢米椿撥應副乃可不致闕乏亦具申稟敢乞垂念

本州以去歲旱暵之後倉無顆粒之儲今雖遵依前所降指揮受納早米然所得升合之耗僅足月支官兵糧食更無贏餘以防備秋緩急用度近嘗申稟乞

許本司隨苗帶羅度凡所有儲蓄以備不虞敢望鈞慈詳酌速賜行下今歲秋收之稔倍于常年乘此機會不可失也如待將來之絕旋行措置即乞為兼并之家所蓄不得已而科敷即所擾多矣伏幸裁察

別紙蒙下詢非相公虛己廣謀何以及此大抵兵家臨機制勝難以預料以弱為强轉危為安止在俛仰之間昔謝元破苻堅百萬之衆只緣苻融之卻陣周瑜赤壁之勝只緣風便可以縱火此豈可預料哉要之臨敵（孝宗嫌諱）重行師以律者其本也見機而作應變無方者其机也不貪近功以大利必勝之舉也伏願相公思之近世治兵有可限者設將太多與兵太多設將少則難制服與兵多則難運掉必欲用兵無不如志要當反此恐頻不免上煩料理伏乞籌念不宣

與張相公第七書　二十一日

伏蒙垂諭諸師進屯措畫大畧一二不勝仰數士風不振勇者張進惰者偷安莫相應援遂使巨寇積稔逋誅而恢復之功未建者職此之由某前疏所論正為此設也今者號令既行臂指之勢既順則捍禦侵軼乘机決勝亡不可者非相公威德足以服之未易有以致此然蜂蠆有毒盜賊多智更望臨敵（孝宗嫌諱）重于不必備處過為之防則斟酌盡善不勝幸甚

伏蒙寵諭遣發軍馬仰荷鈞慈某累具申稟本路不可無兵利害事理之極諒蒙照察近具劄子諭岳飛移軍襄陽財用糧餉仰給本路使秋高江上有警無兵捍禦則州縣騷動何所取財糧道梗塞何由可達一軍坐困此行府之所當憂也利害尤大前劄恐未達鈞覽今再錄呈又恐鈞慮謂江東兩軍既行事體相若此大不然江東去偽齊遠前有大江發障而又去朝廷行府近緩急聲援可及本路去偽境近江南北並無兵控扼而又去朝廷行府遠此不可不察也某自到本路以來雨暘以時早稻既穫其收數倍常年米價頓減人情少蘇但以秋期在近方朝廷用兵之時控扼絕無軍馬不免惶惑又前此數年累乞重兵今獨無有士大夫往往以此見責實無以荅之虔賊閩盜賊紛紛日滋所由此故敢望相公鈞慈特賜矜察於所乞軍馬中先次差撥數千人及秋初至此

以安人心以弭物議或諸帥下未可差師乞于麾下
摘擲不勝幸甚至前所陳乞于劉光世岳飛軍中差
兵屯駐舒蘄黄等州事理似順併望垂念
某近以賑濟勸糶就緒衰病日甚不敢當一路重寄
已具奏聞乞依舊在外宮祠至今未奉指揮然不敢
以欲去之故苟簡滅裂在此一日則料理一日之事
如招填卒伍教習訓練制造器甲修建營房措置錢
糧之類皆漸成次第仰托大芘庶免曠職惟是士風
未靖奔競苟得尤覺過于往時辟闢不足以副其求

供須不足以滿其意則往往造為謗讟以矜中傷此
尤非患難之餘所可堪者如蒙鈞慈矜照曲子借以
一言之重使得脱此憂惱俾獲自遂于山林之間實
荷相公始終之賜悚息悚息

與張相公第八書　七月十一日

竊審鈞旆已次龜山庚伏在候諒惟匽泊不無勞止
軍事方興切望保嗇精神以静制動定而後應以建
不世之勲以成中興之業不勝祈懇伏乞鈞照
近准行府劄子許差王彦軍馬討捕群盜抑且為防
秋之計一路受賜豈可具言然必待到行府而後遣
即有道途往返之勞且虚費日月誠恐有失事會已
具狀申稟誠恐有阻滯未到今再申明敢望鈞慈詳
酌許令王彦一軍江到州日就便赴本司不勝幸甚
如蒙許可乞差使臣費劄命逓還前來告示王彦軍
中及付本司照會幸與垂念皇恐皇恐
臨江軍申蕭建功者實有文學節操為士大夫之所
推許倚内翰朱震江東都運向子諲皆深知其為人
本司及轉運司保明申奏朝廷乞依近例收召審察

必有可觀今兵中行府敢望鈞慈更賜詢訪特與敦
奏不勝幸甚

與張相公第九書　八月初四日

秋氣益高軍事方棘諒惟總統措畫不無少勤神用
伏望保嗇精神以應機變化光武中興之業天下幸甚
伏蒙寵諭馬軍仰荷鈞念大兵方列屯淮泗以圖恢
復而此地在江之而表豈不知勢有緩急譬如七尺
之軀所當保護者在于腠理江西今之腠理也諸帥
聯屯相去濶遠使賊出于乘間擣虚之計正如賊風

摽暴傷人倉卒何以支吾一路十餘郡之大付一書生使之談笑折衝恐無此理更望鈞慈特賜垂察某近上章奏請宮祠未蒙俞允朝夕維思茲再具陳期于得請伏願相公力賜陶鑄莫大之甚不勝皇恐

劇賊王權蘇勝久在湖南江西兩界首作過累經招安繼復嘯聚人甚苦之近因湖南將官裴鐸殺散以數百人潛赴山谷依舊作禍本司以旗榜委官守李彌遜遣又招誘方出公參除放散黨與外有頭首并強壯人三十三人此曹如放還本土决復嘯聚為患未艾因面諭以禍福使發赴行府自効已皆遵稟次日首領四人退悔具狀乞免發遣已退所屬根治違節制之罪其餘二十九人已擢第五名為首領借補進勇副尉遣使臣官兵管押至都督行府欲望鈞慈特賜指揮將首領一人補正外其餘分剌諸軍嚴加約束如有敢擅自走回者許諸色人捕斬庶几可絕後患不勝幸甚已具公狀申陳伏望鈞察不宣

某近者不揆輒應詔以八事奏陳迂闊之言顧亦何補姑盡其區區之愚而已謹以副本拜呈幸望鈞察

體問得王彥軍馬已到鄂渚非晚恐到九江前書累嘗拜懇欲就近存留未知已蒙垂念否竊聞此軍亦亦多烏合非王彥不能制之如到行府簡留精銳或遣他將統率前來亦恐無補於事更望鈞慈特賜加察

梁溪先生文集卷之第一百二十四終

梁溪先生文集卷之第一百二十五

書十八 奏議

與張相公第十書　與張相公第十一書
與張相公第十二書　與張相公第十三書
與張相公第十四書　與張相公第十五書
與張相公第十六書　與張相公第十七書
與張相公第十八書　與張相公第十九書
與張相公第二十書

與張相公第十書

某累以本路軍馬上干鈞聽被受劄命書賜每蒙許以遣發豈勝感激然傒望之切歲云暮矣尚未有至者辱近教乃承諭以俟有警急乃遣第深惘然相公總重兵以臨大敵方事之殷固難于分人然某亦荷甄陶付以一路重寄無兵無將何以為防捍之計緩急有警而臨時盼望遠援其果能及更望垂念所以處已處人者兩盡其宜不勝幸甚謹具稟目并遣屬官羅薦可齎詣行府諸稟伏幸鈞察不宣

某前乞軍馬萬人今豈敢望此但願得朝廷量行差撥本司隨宜措置已足矣喋々干冒亦非謂得此兵便可倚仗強敵但欲王靈所及人心自安盜賊自弭風聲所暨或銷患于冥々非荷相公知照亦何敢及此昨被都督行府劄命欲先次遣兵討蕩虔寇令州郡預撥錢糧尋即行下聞作過者頗戢斂今既閲時殊無事實又復紛々動以千百為群至敢窺伺州縣如吉州近日告獲虔賊數十人皆散在民間欲為內應幸而彰露機關使稍有虞豈不貽朝廷之憂哉某素荷相公期待之厚豈思使愁生于此朝夕惴々若

無所措事迫情切不覺切々冒瀆死罪死罪 以悍

某邇來衰病無堪仰荷上恩委寄之重豈勉自効不敢少逸近日措置錢糧製造器甲修建營房當治城壁漸向就緒所乏者軍馬耳如蒙相公少分麾下數千人使某得以為朝廷保守一方討捕虔吉閩寇盜一變舊習復有承平氣象亦不虛度歲月然後幅巾柴車返于故棲區々之願足矣幸望相公鈞察所遣羅薦可佳士頃在高郵立節甚著學問行義皆有過人者願與之進不勝幸甚幸甚

別幅蒙誨諭非素荷相公愛念何以及此今大將重兵列屯淮泗敵人亦必嚮聚有以待我王師欲亟進則恐勝負之勢或未可知欲相與持久則又有師老財費錢糧匱乏之憂此宜相公夙夜之所軫慮也

岳飛捷音一路此可喜亦可懼頗聞虜偽之謀欲捐州縣以深入誘我今所遇之敵皆中土之民非虜騎也王師既到宜其望風潰散若為利誘恐或墮其計中不可不察大抵今日之進兵當以招撫為先得地當以保據為上則中原漸可恢復之理僭偽漸有逼逐

之勢如若平時入生界得地不守惟以掃蕩為事重夫敵民之心恐非得策之良幸望垂念皇恐皇恐

與張相公第十一書

某悚息再拜某已作書方欲遣發適得蘄州報賊馬渡淮而南以孔彥舟為前鋒步騎相繼莫知其數日朝廷必已聞其詳淮西諸州既得指揮移治則江北全無捍蔽江南要害去處又無兵將控扼危急之甚束手無可措畫萬一使遂渡江據章城壁方欲下手修治殊未有次第欲去不可不知相公將何以教之竊料賊兵上是簽軍朝廷如遣精銳軍馬自淮南合岳飛之兵角舟夾擊必可取勝而防江之兵又自是一段不可闕也兩劄謹錄呈出奇之說似或可取伏願相公深思之醫家療病當患實實而虛虛今日之事亦有此失某嘗以防患故當在不必防處拜稟正欲救此如于實處設疑虛處設實以待之則其勝必矣某素蒙眷照僭易皇恐之至某悚息再拜

與張相公第十三書十月二十有四日

近者人還特蒙教賜仰荷慰藉之原累布問記室當

盡達鈞覽竊審入覲朝廷從容啟沃復為視師之行霜露戒寒計亦勞止瞻望黃閣無由少承誨言向風悁跂之至

伏領都督行府捷報竊承王師大勝賊騎于淮淝之上指蹤諸將盡出宏規此與謝安遣偏師以破苻堅之衆亦何以異既與中外共慶尤切欽仰然重兵為後黠虜常無驟勝而與兵家所忌伏願相公深思預防持勝之道有以待之則前日之捷足以摧其鋒後日之勝足以落其膽中興之勢旦夕可成矣更冀于

不必防處曲加隄備以江西一路空虛為念深所望
于左右也抑恃愛念故敢冒昧直言及此皇恐無地
某近者拜上章丐閑實以難任重責之故蒙恩不允
所請益深震懼素荷眷憐必亮此心不以喋喋欲去
為罪也或者謂某蒙相公知照之厚推挽使處上流
重地許兵屢矣而卒莫之遣似非真相知者是大不
然相公以恢復天下大事為心某以保守一路為意
所職不同各行其志是乃所以為相知也然我師既
勝之後虜騎再來必變動其術醫家欲虛所實而實

所虛實處可以設疑虛虛必為隄備江西虛矣切願
相公深所實之此非謀自為謀切幸無忽不勝禱頌
一路將兵聽帥司節制此祖宗良法也今將兵許本
司勾抽使喚此近日朝廷行下聖旨指揮也本路將
兵盡在虔吉以有賊盜殘黨之故不欲盡起止令團
結一半以應警急之須虔守孫佑輙占恡不遣如此
則何以帥為可謂失職矣謹具申稟敢望特賜行下
不勝幸甚得虜寇割目贛上盜賊衰息謹錄拜呈縱
有些小所存一半將兵自足彈壓措置併望鈞照

初蒙朝廷指揮岳飛分兵屯駐九江至今尚猶未到
昨日得報立遣水軍屯蘄陽要領九江有兵與之相
照應乃為得策更望劄下促其調發甚幸甚幸某所
乞韓京李貴兵將之半切望垂念得此則粗可以為
聲勢昨已得指揮聽本路都統節制使喚以討虔寇
則藉其力為數月防冬之備于理似順伏幸相公留
念控尋至此亦可謂窮急矣想蒙憫笑也皇恐皇恐

與張相公第十三書

某近者輙以己見利害仰瀆聽覽伏蒙鈞慈既容其

拙直又許以忠嘉感懼之情無以為喻茍有所見敢
不自竭竊覩邸報韓侯淮陽之捷為之喜而不寐已
而聞之北來士大夫頗有異論雖得言多浮其實未
必信然要之王師之舉莫而後發當如破竹建瓴使
之師而孤軍獨往則其進似太銳援兵既至未嘗設
伏以謀勝之反為所困僅能潰圍而出遽還故壘則
退似太速而所得郡縣既不畀守必有遭誅屠而失
望者此某之所以初喜中疑而卒以為憂也深慮韓
侯忠勇忿于小失率師復進墮賊計中則安危存亡

所繫豈淺、也伏望相公特留鈞念使如辛毗者杖節軍門制其輕戰自秋徂冬且務靜重為自防之計以觀敵人之動靜徐為後圖乃策之上者秋高馬壯萬一騎虜南牧而吾之疆場有備以逸待勞固已得策儻使釁端既開而彼不能來則敵人之情可以坐料然後總統群帥合謀併力迭相應援鼓行而前必有合于天人之願者矣傳曰能師左右之曰以如人之有左右手足運行作止莫不在我乃能如意使平居不能運掉則緩急何所倚仗哉更望相公留意勇

者抑之使毋銳進懦者作之使毋媮逸賞罰兼用恩威並行則成此武功何遠之有相公蒙上委任之重以一身佩天下之安危而某久荷國恩實與朝廷同其休戚素荷相公知照之厚直以古人相期則臨大利害敢不展盡底蘊以勠區、之愚忠至于出位之罪則非所敢逃避也冒昧僭易皇恐無地伏冀鈞察

與張相公第十四書　十二月初七日

比見朝廷行下諸將捷音前此之所未嘗有也指蹤之力實自廟謨中外共慶行岳師報虜偽相兼侵犯襄郢信陽兵勢重厚意欲窺圖上流所謀不淺緣荆湖接連江西一帶地里闊遠别無軍馬屯駐深慮岳師孤軍難以獨力支吾欲望朝廷速賜遣發策應之師庶几可以捍禦緩急之間勿致掣肘決收奇功已具中稟伏望相公鈞慈加意詳酌不勝祈幸之至

某蒙以本路乏防冬之兵仰干鈞聽重蒙下諭良深愧戢今日淮西既捷得以少安實賴輝毗弟襄漢之寇復爾侵擾本路終以空虛之故不能自保岳侯屯駐九江蘄陽軍馬悉已將帶前去沿江千里略無控

扼夙夜不遑更望鈞慈特賜垂念非獨某之幸也

竊聞淮西之捷實緣鈞旆親屆當塗號令督戰所致古人用兵投機之會間有不容毫髮良切欽歎今者偽虜侵擾上流雖岳帥勇銳深慮孤軍難以獨抗不測之虜所係不細相公以身任天下之安危如不憚數千里之遠一臨九江武昌大其聲援將士用命決有成功之理四海之望實在此舉幸望深留鈞念

自昔窺覦東南未有不從上流者今虜偽以重兵侵犯襄漢其勢恐非淮西之比包藏禍心必有所在願

相公深慮之如劉光世之兵非得相公統大兵以督師又得楊沂中為之策應豈能既退而復進變敗而為成岳飛孤軍獨當荆湖又與江淮接境並無軍馬捍賊實皆上流重地勢須犄挪諸將應援相為犄角乃可倚仗如蒙鈞旆親臨一號令尤善之善者也為宗廟社稷計諒惟不憚跋涉之勞區區愚慮出此幸望鈞察皇恐無地至某昨受親筆手詔二道謹奉勒上石輙以裝軸碑本拜納左右幸併賜鈞覽

與張相公第十五書 十二月二十八日

卷之百二十五 九

伏審介圭入覲已遠行朝雖吉甫之歸周邦咸喜無以過也佇聽策勲膺受多祉續馳慶次諸將屢捷賊馬退遁邊境寧謐識宗社之休生靈之福非相公以身任天下之重冒不測之險以報上恩疇克如此不知且固吾圉為復遂行進討之策此二者正當審處區區愚見謂偽齊既屈必且祈哀于虜人犬羊之衆雖未必來然此自正恐有勞鈞慮耳仰乞垂念

近得岳帥報以偽師屢敗敵人然置蔡不取已遂斂兵豈有深意耶本謂虜偽相兼窺伺上流勢須煩鈞旆一到督諸將犄角應援可成大功今既如此願且當軸處中以觀機會徐為後圖今日之事惟當自治待時而奮根本壯而枝葉不足慮也切望留意皇恐皇恐

某承乏于此忽已歲暮初以防冬軍馬闕乏為憂今賴王師之捷遂免疎虞一方寧謐實自相公鈞旆所致豈不知幸第衰病相仍憂慮過當鬢髮盡白非復昔日侍坐之時深願退處閑散漸為歸老之計止俟春初解嚴即力申前請敢望鈞念深所望于門下也

少意仰瀆鈞聽本路雖得一稔然去歲旱暵之甚民

卷之百二十五 十

力未能起催戶貼錢萬數浩瀚頗以為苦又月椿錢運赴湖北遂覺錢荒如蒙朝廷令作兩限催理及許折納解發庶几少寬民力用閑子和糴若支請無阻誠為利便本司近就洪州兌二萬緡回易正合所降法意乃為建康榷貨務阻難恐非所以取信于遠方已皆具狀申禀敢望鈞慈早賜指揮行下不勝幸甚

與張相公第十六書 十二月十八日

自淮上王師屢捷之後邊境寧謐惟襄漢間尚有出沒岳師累挫其鋒防冬遂可無虞實自相公以身任

天下之重畧未世出之所致顧如某者濫當一路之
寄亦賴相公輝庇得免曠敗其為感服豈易具陳輒
有已見二事具劄子奏聞副本謹錄上呈或可施用
幸望采覽不勝皇恐之至
本司當邊報警急之際依准行府指揮勾抽虔州一
半將兵欲就沿江控扼使喚官臣係佑妄以盜賊為
名占不遣雖蒙朝廷再降指揮並不依應今來諸路
大兵捍退賊馬沿江平寧本司目前不須前件將兵
已劄下虔州權免起發深慮本路諸州自此解體不

復遵稟本司節制緩急難以調發已具奏聞及送袁
州取勘外敢望相公鈞慈特賜詳酌且藥勘本路將
兵舊有指揮分上下半年更戍洪州緣中間罷帥司
及虔州撥隸湖北路遂盡數遣還近年雖復舊制緣
有朝廷差到大使司兵三萬人不復申請今具狀申
禀伏乞早賜揮指施行不勝幸甚之至
伏蒙委置建康木植已累行下虔袁等州計置應副
得逐州報恐皆推托緣本路出產木植止此數州雖
已再行催促更望朝廷行下庶几不敢弛慢如虔州

守孫佑凡係本司依例合責辦諸州事件並不應副
非獨占吝將兵而已如某方欲引退豈敢復與之校
但帥司事體恐自此廢更望相公鈞慈曲賜詳察
某夏初抵豫章忽見歲抄緣一念之故措置諸事業
已稍稍就緒今茲防冬仰賴相公輝庇又得無虞寧
不知幸第某邇來衰病日加彌覺心力不逮前時止
候開春即伸前請于吉朝廷求就閑散已嘗布露腹
心敢再望鈞慈預擇代者使得便脫此以遂山林莫
大之幸李光弼端明如尚未召還亦當處之方面以之

代某必有可觀仰恃春憐輒敢直陳及此皇恐無地

與張相公第十七書 正月上旬之三日

竊以自昔創中興之盛主必有不二臣之心為之輔
翼相與以誠乃克大有為于天下仰觀聖主待遇元
勲禮無與二而相公精忠許國身任安危生靈仰庇
可謂無愧于古大臣矣脩政攘戎削平僭偽坐致恢
復之功祗在朝夕區區不勝傾望依歸之至
自去冬王師大捷之後邊境寧謐中外晏然禦侮折
衝可謂盛矣竊聞車駕決策駐蹕建康茲惟其時然

淮南藩籬謂宜料理審擇要害之地建築城壘以為
控扼預備不虞臣、愚見僭易況聞不勝恐懼之切
某竊謂朝廷欲致中興用兵袛是一事要當以進人
才脩政事固根本明是非分别君子小人為先惟願
相公留意天下幸甚幸甚謹具短啟以陳
某已致書拜懇以衰病相仍心力不逮難當繁劇欲
丐閑散今章防冬無虞仰托鈞庇得免曠職可遂前
請已具奏聞乞罷帥事除一在外宮觀敢望鈞慈察
某非敢備禮特賜陶鑄使得以養疾山林漸為歸老

菟裘之計仰荷厚德何有窮已干冒不勝悚息之至
本司有申朝廷數事不敢以欲去之故遂廢陳槩輙
具劄子拜呈敢望鈞慈特賜詳酌行下誠不勝幸甚

與張相公第十八書 新正月中浣之五日

近與漕司同具奏及申朝廷以虔賊謝小鬼等聚集
數千人侵犯吉州殘破永豐吉水兩縣逼近州城作
過潰散官兵本司已遣發兩頭項軍馬前去討捕深
深慮不副捉殺及聞朝廷見勾抽福建統制官王進
軍馬赴行在乞降指揮令就前來權聽使喚候討捕
了日發回伏望鈞慈早賜詳酌施行一路不勝幸甚
春首農事方興又當官司受納裝發之際盜賊猖獗
為患不細如殘破永豐吉水兩縣所失錢穀甚多殺
戮慘酷實緣虔守以鄰境為憂本司兵力单弱不能
鎮服所致吉州兩月以來未得賊退之報筠袁諸邑
已有做犎者深慮滋蔓難以制度伏望相公鈞慈以
一路生靈財賦為念早賜遣發王進軍馬會合討捕
虔凢兇頑之徒速就平殄干冒不勝悚息之至

與張相公第十九書 正月三十日

伏蒙鈞慈以今日進守之計下詢顧惟迂踈豈足與
此竊謂進守一道也能守然後能進正猶奕棊自固
然後能勝敵今車駕將幸建康楚西皆已脩堅城其
策得矣盧壽襄鄧恐亦須如此措置更宜深考古跡
如濡須塢牛渚所之類築壘屯兵以備不虞使犬羊
不能侵突貔虎有以養威見可而進今日之至計也
奏御劄子輙録副本拜呈敢望鈞察冐昧皇恐之至
虔賊謝小鬼等結集兇徒亡命數千人侵犯吉州破
殘永豐吉水兩縣潰散官軍驅執將佐殺害甚衆本

司已遣兩項軍馬前去討殺并督將兵會合掩擊幸
獲賊徒已催督進兵追襲窮捕第恐兵力單弱未能
盡行搜其根株如蒙朝廷濟師乘此閒暇之時掃蕩
巢穴使舊習稍革良民得以安業亦是一事更望相
公鈞慈詳酌速行賜下則一路生靈幸甚幸甚
某皇恐適得吉州李守書具道曲折盜賊已退輙錄
拜呈伏乞鈞照不宣
某承之豫章忽已踰年仰托相公大芘幸免曠越豈
勝感激今安撫司并洪州諸軍粗已就緒惟修城一

事不欲勞民隨宜措置以徐圖之樓櫓器具悉皆新
創異時成就實為永利伏幸鈞察惶恐無地
某近具奏以衰病繁劇雖當乞罷師守改除宫祠未
蒙俞允伏見邸報司諫陳公輔援靖康伏闕事求去
區區愚分尤不自安再申前請敢望鈞慈矜憐早賜
陶鑄保全晚節實有望于相公切冀垂念皇恐皇恐
與張相公第二十書　二月二十五日
伏奉道君太上皇帝崩訃哀慟號絕五情糜潰君臨
天下二十有六載而陟方于遐域此固臣子之所同

痛憤切在廊廟何以堪處枕戈嘗膽修政攘戎以報
不天之讐以刷中國之耻實有望于朝廷今日之事
臨風不勝哀懇激切之至
本司近以虔賊侵犯鄰郡丐兵于朝伏蒙差撥李貴
一項軍馬應副仰荷相公鈞念虔寇已遣本司兵將
會合討捕勦殄數項亦有受招安者餘黨漸歸巢穴
目前粗定深慮官軍既退之後兇徒復出為惡已留
兵屯于盧陵及撥虔州守措置李貴者尚在汀州未
得來信已令助虔州招捉矣伏望鈞照不勝幸甚

近被朝旨措置劄建贍軍酒庫以助月樁養兵之費
旣蘇民力又使州郡無窘迫之憂誠策之得也然尚
有可議者內一項應州郡有回易酒庫並罷契勘本
司自置司以來即有回易酒庫收息錢以贍給一司
官吏將佐軍兵犒設激賞百色之費盡出于其中若
罷去則用度頓闕須至仰煩朝廷況與今來贍軍酒
庫自不相妨措置得宜決可趁辦課利饒衍應副月
樁沛然有餘若罷此與彼併本司頓然闕之恐未盡
善輙具利害申明敢望相公鈞慈詳酌特降指揮許

今將前項息錢存留以濟兵費不勝幸甚伏乞照察本司前已有申奏朝廷數事至今未奉指揮皆廹切不可已者敢望台再賜行下不勝幸甚干冒悚息近來淮西襄漢間頗有探報當是偽辭以此示其未衰不然潰兵之來不難取勝正在朝廷過為隄防蓄鋭養威以待之蔑不濟矣僣易及此皇恐皇恐

某每以衰病日加難堪繁劇再上章乞祠觀至今未奉俞允敢望相公鈞慈察其誠懇非為偷禮早賜陶鑄使得歸安山林保全晚節莫大之幸皆出自厚德

之所致也素荷眷照僣有冒昧塵瀆不勝皇恐無地

梁溪先生文集卷之第一百二十五終

梁溪先生文集卷之第一百二十六

書十九　奏議

與張相公第二十一書　與張相公第二十二書
與張相公第二十三書　與張相公第二十四書
與張相公第二十五書　與張相公第二十六書
與張相公第二十七書　與張相公第二十八書

與張相公第二十一書

伏審車駕涓辰進發臨幸建康竊計今已駐蹕累年以來士大夫之有識者願望在此今乃如志自非相

公精誠足以感動上天力為天步何以及此威聲既振國勢益隆中興之期指日可俟更望相公益懋壯猷早建恢復之功以慰四海士民之望天下幸甚

某輒以已見具劄子奏御顧惟狂瞽之言干冒天聽屢矣曾何補于涓埃第拳拳之誠有感于中而不能自已者謹已副本錄呈敢望機政之暇一賜采覽或有可取進退之際願與敷陳庶效啓沃之微有助照燭莫大之幸仰恃眷予之厚僣易及此皇恐無地

某待罪豫章實及一年雖仰芘鈞照夙夜黽勉幸免

曠敗然日負素餐之譏深愧無補今者車駕進臨建
康江右為上流重地豈宜衰病迂疎者所宜冒居祇候
移蹕粗定莫申投閑之請終異矜從仰煩陶鑄也
虔寇猖獗雖官軍屢勝餘黨嘯聚紛〻未已出入合
伙人數頗衆官軍雖所向克捷但無如其黨衆急則
走險緩則侵掠四出難捉最可深慮滋蔓駸〻兵將
疲乏無以策應或落姦便則為患不細已委提刑司
就便節制諸項軍馬臨賊巢穴先遣人統諭願就招
撫則放罪公參不然則合力討捕頗聞有就招之意

但屢服屢叛未可為憑信耳輙具利害奏聞并專屬
官韓昱趣詣朝廷稟議敢望相公鈞慈詳酌速賜行
下不勝幸甚一路生靈休戚所係伏乞留念不宣
虔賊紛〻正坐孫守欲討捕太急之故平時以群偷
姓名置于坐隅幾事不密致令反側遂蜂起而為盜
賊殘破雩都虔化瑞興金國及吉州永豐吉水等縣
酷毒甚矣而佑方自以討捕為功移文謂諸縣人民
例皆安業惟有兇賊周十隆恃險聚徒侵擾鄉村又
所保奏功狀殺獲賊首如謝小鬼之徒至今現在作

患者甚衆敢肆誕謾多此類也為今之計惟得是當
太守有智略而寬猛得中者假以歲月借以事權則
群盜不難銷弭再三思之如張觷者守虔必有顯效
一方休戚所係不細輙敢浼聞不勝皇恐之至
某所論孫佑非以去歲不起將兵違節制之故實以
措置乖謬貽害一方所薦張觷非以嘗識其人之故
實緣智畧才識正可治兵相公方以平治天下使士
大夫各任其職為事而某待罪方面亦欲列郡得人
盜賊寧息故敢僭易以浼鈞聽此亦恃照知之有素

而不顧歷言之贅也皇恐皇恐伏幸恕察
所遣屬官韓昱詣行在奉起居表并乞赴都堂稟議
以昨遣羅薦可蒙恩賜對進秩不敢陳乞上殿恐有
僥冒之嫌然韓昱實佳士操履人多推稱敢望鈞慈
與進詢以本路利害使得自竭以備採擇幸甚幸甚

與張相公第二十二書　春三月二十有八日

本路自今春以來雨暘以時農事方興布種甚廣又
有豐年之象此誠相公調燮之功導迎和氣所致天
道助順正宜益脩人事以應之願言登建中興恢復

之勲以副四海生靈之望天下幸甚幸甚某再拜
虔寇周十隆等雖已受招安不肯赴官司公參亦未
放散徒黨本司已專遣使官賫榜前去曉諭示以朝
廷恩信使隨李統制赴本司當與保奏以其狀詞有
虔守無故討殺及前後招安官多失信之語不免如
此萬一更不聽從即須遵依近降指揮會合討捕但
賊徒衆多官軍尠少難以分布斷其走路所以未易
擒討近具申陳乞摘撥岳飛下兵將前來就糧討賊
實為利便更望鈞慈早賜詳酌行下不勝幸甚幸甚

卷之百二十六　四

虔守孫佑執固不通既無襲逐安兵之術又無虞詡
討殺之功聽信一二僚屬之説搥捕周十隆等致令
聚集猖獗殘破數縣所傷多矣今虔州租賦益難催
科倉庫均已空乏朝廷賜降盡為虛文若更年歲間
如此羣盜無所忌憚為患益多某前書僭易冗聞乞
別與孫佑一郡而擇有智畧寬猛得中如張嶨者付
以郡事必有可觀更望相公博加詢訪為一路生靈
之計莫大之幸仰恃知炤之厚敢私布之伏乞鈞察

與張相公第二十三書　仲夏清和月二十一日

比人還拜教之辱慰誨勤懇仰佩眷與之隆無以自
喻竊審車駕自撫建康物情慨豫中外寧謐區處將
帥葺理藩垣悉已就緒相公以不世出之才遭時得
君翊贊中興綽有餘裕更冀益勤遠略早成恢復之
功大慰天下之望區區此心正無日不在門下也
某承乏南昌實踰一年左支右吾僅免曠失仰荷輝
芘之厚銘佩何言日來衰病尤甚兼苦瘡瘍久在假
故深慮廢弛職事旦夕欲復申前請上干鑄陶置之
閑散使倦飛之翼復返故棲實出自相公終始相保

卷之百二十六　五

全之賜也敢布腹心先以實情冒聞皇恐無地
本路自春夏以來雨暘以時布種甚廣又成豐歲日
今蚕麥皆登人情安妥但虔寇匆靖為可恨耳他路
歲豐則群盜利于蓄積反肆猖獗習以成風良可怪
也近見報朝廷已除張嶨守虔千里得人盜賊不難
寧弭然亦須少有更張以感其心意新其耳目舊染
汙俗庶可變革張嶨到任自必條陳也馬今上御名近
已過此更望劄下張嶨令速赴新任幸甚伏布鈞察
李貴招安周十隆等初甚卑卑猶欲循習舊例以事

虛文本司累備坐朝廷指揮督責適方得報云正首領錢嚮者已出軍前公參見催促周十隆等出叅若不如約即進軍討捕謹具劄子拜呈伏乞相公鈞察周十隆者爲虔寇之領袖若不得此人爲患未艾近已有做傚作過者如瑞金之蔡君道執權縣裴汝能以歸虔化之賴漏入嶺聚千餘衆侵犯撫州之崇仁宜黃等縣本司雖已遣兵討殺人數不多實難分布深慮連結者衆别致疎虞已累具申稟乞撥擲軍馬應副更望鈞念不宣

伏蒙誨諭回易酒庫許令存留仰荷相公垂念不然則此一司難復立矣然至今猶未被受指揮敢望鈞慈促令行下不勝幸甚贍軍酒庫措置漸已就緒所補不細深服朝廷處畫之當也伏乞垂念

任仕安老練兵事麤細皆可使但性頗躁急故爲其伍所不喜昨在福建湘湖屢立奇功中間磨羅實爲無辜某去冬警急之際辟充本司都統制委之訓練倫見宣力方今朝廷多事之際武夫中如任士安未易多得若置之無軍馬可統之地則有用之才實爲可惜伏望相公特與收拾湔洗用之必有可觀不然則告陶鑄一住程合入差遣令依舊在本司以備緩急亦大幸也某素仰恃眷照輒敢及此皇恐之至

與張相公第二十四書 仲夏六月二十有四日

某自春夏久苦瘡瘍近復中濕得筋攣之疾行走蹇緩拜跪艱難近復加以疲眩殊多遺忘憂患之餘血氣凋耗自應如此惟濫當一路帥守之寄深慮别到疎虞有誤國事夙夜震懼不遑寧處已累具奏願置閑散至今未蒙指揮茲復仰干鈞聽敢望相公曲賜

敷陳特提所乞使得早就休息不致顛隮始終保全之賜皆出自相公之鴻造也臨風不勝懇禱之至

再某頓首啟本路盜賊除虔州南安軍數頭項已委張龍圖提刑司就近措置外吉撫筠袁臨江軍十餘頭項本司遣發兵將漸次招捕皆已獲其首領筠賊熊清害捕盜官尤爲兇暴幸已就戮現在督令廵尉搜捕殘黨惟吉寇李安靜者最號狡獪難于擒討近增兵前去措置勢已迫蹙願就招安旬日間必見次第區區指蹤捕盜素非所長幸免曠敗實賴朝廷威

德所及輙具劄目申禀幸望鈞察
議者多謂虔寇十數頭項陰相結連今冬必至猖獗近蒙朝廷差到李貴步諒兩項軍馬存留本路自可制之但步諒一軍已蒙指揮許用月椿應副却令湖南撥還鄂渚于事為便李貴一軍所費三倍于步諒轉運司無餘剩可以贍挪祇是督廹州縣深慮別致生事累具申禀更望鈞慈曲賜垂念李貴被傷之後在假已乞尋醫軍中無可倚仗能統帥者亦望早擇其人付之庶几緩急可以使喚併乞鈞察不旣

車駕駐蹕建康勢須分屯重兵于九江以為控扼竊計朝廷已有措置本司未曾被受指揮敢望願旨速賜行下不勝幸甚秋色漸深為更宗社生靈大計惟願深留鈞念僣易之罪皇恐皇恐
本路自春及夏以來雨暘以時早田旣登入秋頓闕雨澤已覺亢旱祈禱雖應殊未霑足深慮晚田不免旱傷近降指揮納苗及和糴並不用旱米恐誤大計已具申禀更望相公詳酌早賜施行糴本專用關子無現錢相兼難以行便使亦具利害申陳併乞鈞照

與張相公第二十五書 秋七月中澣之十一日

袁州萍鄉賊石鐵牌鍾牛皮等六人並已招降揀放外得頭首十人徒黨堪披帶四十餘人今遣元殺敗及招降將官馬仙管押赴都督府伏幸鈞察此十數頭首皆係桀黠久在江西湖南兩界首作過殺傷官兵甚衆雖經累受招安輙復嘯聚今次多方措置始能得之敢望速降鈞旨令所隷軍中嚴加覺察稍有違犯即當隨宜處置庶几不至逃還復為良民州縣之害一路幸甚幸甚伏乞相公垂念

吉州永豐賊李安淨者去秋招安至本司一夕遁去嘯聚作過出没于崇仁新城豐城數縣界首廻尉不能制中間本司遣兵殺敗不曾獲其魁首又復結集猖獗近遣屬官程圭率諸頭項兵將四面邀邏深入討捕捕于必取凡兩月餘日生擒安淨及斬獲以次徒黨去此大害撫吉筠袁等處群盜有名字者並已招捕了當實自朝廷威德所及獲兇曠弛豈勝感懼更望鈞慈有以誨督之則一路生靈幸甚幸甚
昨蒙朝廷差到申世景一軍自至本司訓練彈壓備

見究心内外無事頗賴其力每遣兵捕賊能以方略授所遣將士出必有功將官馬仙者累次差出討捕群盜今春追襲謝小鬼尹寶等斬五百餘級近又破袁賊六頭項悉撥降其首領寶為雋功最望相公鈞慈將上本司奏狀優與旌賞先次推恩以為將士之功不勝幸甚馬仙今部押賊首赴都督府如蒙召問曲折尤幸僭易之罪皇恐無地

秋氣已深本路防冬之計全無準擬近聞朝廷委岳飛以九江控扼岳飛之意謂兵不可分未有差撥欲

合不欲分此固兵家之常理至于控扼要害之地使不為敵人窺伺此又使可後哉九江為江南上流去偽境不遠蘄黄光州並無蔽障使敵潜師以來而旋求援于七百里之武昌其何能及頃年賊馬進據九江朝廷出大兵半年乃始厎捷豈可不慮使九江或有疎虞即江東西震動其患有不可勝言者願相公留念某多病久不以狂瞽之言上瀆鈞聽第切皇恐

與張相公第二十六書 秋九月上旬之二日

九月之二日具位某再拜致書平章都督特進僕射相公閣下某建炎初蒙上擢任宰司自以材力淺陋論議迂疎不足以任天下之責丐罷机政得請祠宫既而言者交攻以罪去國是時閣下為言事官附會時宰以取世資但以為趣時巧宦喜富貴人耳及明受之變某遠在嶺海乃聞閣下奮發忠義糾合師旅取日虞淵洗光咸池回六龍以中天然後知閣下真一世之奇才因是乃見而獨恨未之識也數年前某寓居閩中杜門不出以養衰病遇閣下自樞廷均退弭節海邦謙光過人惠臨衡宇因得從容樽俎間

奉談笑而欽襟抱側聞緒餘追悔昔日之非深明當世之務每言及帝德王功覇略皆在人主心術中願所以致之者為何如耳竊自慶忭以謂否運中微天心悔禍光輔聖主恢復祖宗之大業非閣下而誰歸未几閣下被召還廢郎某亦蒙恩起廢承乏帥守踰年于此獲窺廟謨之一二以成去冬却敵之功尤切歎仰然自今春閣下專任大政以來薦進人才調護將帥措置邊防均理財用皆未聞卓然有以慰天下之心者聲譽損于前時規模爽于舊說中興氣象邈未

有數不知何為而然耶且以近日淮西叛將之事觀之官吏軍民二十餘萬一朝相率而北去將佐遇害者甚衆閣下平日信任以為可屬大事如呂祉者被執以往挫威辱國中外震驚于誰責而可乎甚輒不自揆激于憂憤上疏指陳朝廷措置失當深可為痛惜及鑒前失以圖將來者十有五事達于冕旒之前情迫言切牴忤必多其知我者以為見危納忠嫠不恤緯而憂宗周之隕其不知我者以為出位侵官汲黯之戇又復妄發知與不知且置是事今日國家危

急存亡之秋當為大臣歷事王朝懷孤忠而同休戚者苟有所見其可緘默而不言乎恭惟聖上登用閣下委任之專聽信之篤古所未有往年富平之役三十萬衆一戰而潰恕而不問去春甚入覲軒墀親聆玉音張嵲自富平之敗始練軍事嗚呼雖秦穆之于孟明光武之于鄧禹馮異亦何以異此閣下所宜益務孝宗廟諱重諮諏良策圖不世之功以蓋前愆以報知遇使後世稱之視古無愧今乃以措置之失亡二十萬人虜偽得之增其氣焰此宜小變雖聖度無容未以此

罪閣下天下謂何閣下才識高遠自任以天下之重前無古人而事有出于意外者愚謂所以致此知任而不知所以為任之道故也今有人于此力足以舉百鈞而益之以萬鈞則力必不勝矣然有可勝之理者與人分之也今閣下以一人兼將相之權揔中外之任而無與人共功名之心軟美者進骾諒者疎逆耳苦口之言不聞曲突徙薪之謀不至變生所忽不足怪也柳子厚作梓人傳謂斵削在于衆工而成功收于梓匠此最知宰相職業者平時猶當如此而況

于艱難之際乎蕭何相高祖而腹心謀畫則有良平介冑攻戰則有信布房杜相太宗而善諫則與王魏善戰則與英衛持衆美而效之君此所以成創業開基之功也李林甫盧杞稔亂危國其咎要在忌嫉而已甚願閣下為房杜之亞以移天緯不願閣下為杞林甫之流以私寵利天下之事庶几可為也老子曰非以其無私耶故能成其私以公滅私者忘身與家而其究則國與家俱安背公營私者不過為身為子孫計而其究則與國家俱危不復引古為喻請以近

事明之當宣和末如王蔡之徒其所以謀為自安之
計者深根固蔕可謂深矣一旦事變往〻不能保首
領然當承平無事禍故未作之時謂富貴可以長保
而為此猶可恕也至靖康間禍故作矣如唐恪聶山
之徒其所為有甚于宣和之末然亦可尚恕者禍故
作而未大也建炎之初經靖康之變禍故已大矣然
黃潛善蠹國欺君又甚于恪山輩今皆安在天理照
然所以未之思者寵利誘于前而禍患于藏隱也方
今國勢日蹙人心勿寧强虜憑陵僣竊窺伺加以旱

暵為災財用單弱而閣下獨斡化鈞佩天下之安危
豈可使措置多失以蹈覆車之轍哉因淮西之變痛
急懲創輯睦將帥博詢衆謀惟其是之為從幡然改
圖則未必不轉禍而為福也論語曰過而不改是謂
過矣雖古聖人不稱其無過而稱其改過閣下誠能
知措置之失當而圖所以改之者豈惟宗社安而生
靈蒙庥閣下永膺多福而某將歸老于山林亦有莫
枕之安閣下不自知其為非而無改之〻意豈惟宗
祖危而生靈苦病閣下之禍可立以待而某雖欲退

休殆亦未知稅駕之所矣安危休戚某與國家及閣
下同之荷蒙知照之深敢忘忠告以致朋友責善之
義乎某素性愚直私憂過計其言激切閣下亮而恕
之非獨一人之私幸實天下生靈之幸也不然無所
逃罪所有奏疏副本敢塵鈞覽皇恐無地不宣
某悚息區〻書中猶有未盡之意敢悉布之昔人有
言曰長江數千里如比人七尺之身當備者不過數
處虛而當路無如滕理今淮西者乃東南之滕理也
鄧瓊之叛滕理虛矣今自廬蘄光黃一帶並無軍馬

以為捍蔽九江要害之地又無控扼倘使僞境因用
鄧瓊以撓上流則沿江一路震驚駐蹕之所不得安
矣伏願相公深思所以備滕理之術勿謂敵人不出
此策章甚某已束裝待罪聞報即行然亦不敢以將
去之故默然而廢國事併乞鈞察不勝皇恐皇恐

與張相公第二十七書　陽春月二十有一日

某頓首再拜近專人上狀伏承鈞旆去國不獲塵違
第深瞻向進退去就大臣之常想惟以道為懷以國
為念洞照此理無復芥蔕更望相公上體眷注加衞

寢餮為天下自重區ゝ不勝頌禱之至
某昨聞淮西之變嘗上疏論列但以區ゝ所見欲協
濟國事圖善後之計非有他意也致書相公願有若
逆口耳之言亦欲盡言忠告致往者不可諫來者猶
可追之義不謂公去國之遽書到後時然業已為此
不敢自隱輙復塵凂鈞聽惟相公以道相照必有以
察其心而恕其僭易者幸賜采覽不勝皇恐無地
某道連上兩疏一論言者援漢武誅王恢事非是一
風夜震懼以俟譴訶相公雖去廟堂愛君憂國之誠

乃心無不在王室輙錄副本拜呈涓埃何補姑盡其
論車駕不可輕動淮南軍馬不可抽回皆未得報惟
盡其區ゝ之忠而已幸賜鈞察不勝皇恐皇恐
昨日見報有武陵之行相公平日學佛發敵死生于
邅譎何有然逆順之境須以道眼照之想不待區ゝ
之言也不審大旆取塗何地自洪趨筠袁以達湖南
最為安便若自撫吉趨衡則永新茶陵聞見有盜賊
恐不可行更在裁處倘有承教之便以慰累年飢渴
之情何幸如之所懷區ゝ非筆舌所能旣

梁溪先生文集卷之第一百二十六終

梁溪先生文集卷之第一百二十七

書十二 奏議

與李泰發端明第一書　與李泰發端明第二書
與李泰發端明第三書　與呂安老侍郎第一書
與呂安老侍郎第一書　與呂安老侍郎第三書
與呂安老侍郎第四書　與呂安老侍郎第五書
與呂安老侍郎第六書　與呂安老侍郎第七書

與李泰發端明第一書

某頓首自聞賢者得請去朝與士夫同深悵惜然不

任天下之責而放懷雲海之上其自為計則得矣第未知果能超然忘情乎斯世否也天方艱難使正人端士乍進乍退徒有出入之門何補于事然精忠之極乃身在外乃心罔不在王室願毋忘此念茍有所見展盡以開諭所望于左右也無緣面談但深情跂某再拜區區承乏豫章踰半年當旱荒匱乏之後一切躬自料理今本司蓄粟萬斛積鏹數十萬緡州縣所有則又不在是也修營房三千餘間現裁減脩治城壁種種稍就緒但所乏者軍馬耳披襄一路係將不係將兵近五千餘人數日前闊廣場大閱器甲旌旗皆一新觀者謂前此未之有然皆烏合新募之衆何足倚仗姑可以張聲勢耳請兵于朝不知次數廟謨方謂屯重兵于淮肥襄漢此方為內近地兵不必遣此大不然兵家乘間正如賊風之中人避堅攻脆聲東擊西于不必防處攻須著力今王師布置疎闊初無相應援之理淮西既無屏蔽沿江千餘里要害之地又無兵可以控扼措置如此豈不殆哉近遣屬官趨赴行朝稟議未得指揮間探報賊馬果渡淮而

南攻固光州勢漸危急已再具奏告上如朝廷不遣兵即丐掛冠而歸豈所欲哉不得已耳今朝廷措置用度乃取財非理財也行師動衆乃致寇非禦寇也大兵屯戍之久欲進則進易未決欲相持則有師老財費之患未審廟謨何以處此今劉光世退保和州岳飛抽回幹事軍馬間探者謂虜騎大集于京東西豈非今春命兩宣撫司有以致之耶世故可慮者非一不獨江右而已某處于此與泰發慮于濱海無事之鄉其憂天下一也將何以救之兩次奏檢并與諸公

書設錄呈得勿更示他人為幸

與李泰發端明第二書 十二月中浣之四日

某頓首再啟相望數千里音問非專介不能達方此馳仰使至被翰墨之賜竊審自臨永嘉動靜之詳感慰無喻王師屢捷賊馬退遁目前粗安誠為可慶然後改正須料理過作隄備廟謨必有成算也垂諭可謂至言欲圖中興用兵祗是一事耳譬如久病之人置而不問非不省事其如日就委頓若責欲醫治事緒甚多未易一一言也何當款奉道所欲言者望風懷想不勝此情

某再拜啟區區夏初祗豫章忽見歲抄繼旱暵闕之之餘錢糧是憂而歲得一稔當防冬提擾之際軍馬單弱而虜騎不到沿江晏然皆出望外豈非僥倖今流移歸業盜賊衰息帑藏粗充可以藉手而去祗俟開春解嚴即申前請以丐閑散必與矜從弟未有歸棲之地長樂海寇閒作勢不可復性意欲卜居明越間素聞佳山水且士風淳厚將有終焉之志不知有地可以見容否已作書托孫叔詣為尋訪僧廬民舍可以度夏者才得脫此即束裝徑往或謂四明為優更須作一段也異時或得卜鄰乘興棹酒舡往還為樂可勝計耶有可以見教幸不鄙外伏乞鈞照不宣

某再拜承諭繪魯公像于忠義堂甚善甚善現索詩句偶作得一贊以塞來命辭旨淺末得為刪潤為幸如有善摹畫人煩與傳一本尤佳吾濟書問往來偶有他故以子弟代書有何不可何至終身銜之東坡恐不至如此待以禮法之外尤仰服宏度也

某再拜承惠柑子良荷至意頃在長樂飫餐此物自

來江南歲暮矣猶未之嘗乃蒙遠餉珍佩何已但以口腹有勞健步深為愧耳舊黃雀百隻牛尾狸四器輙附還使以表微情幸恕輕浣統乞垂念不宣

與李泰發端明第三書 春二月之一日

某再拜近人遠上狀計已呈浣竊聞環召為之喜而不寐然至今猶未見報除目何也或謂泰發進退屢矣盍少貶以濟時屈、獨以為不然遇不遇命也何至枉道而伸身哉顧益堅此操造物者于吾儕默定久矣其于進退何有不知以何日離永嘉于何日到

行闕度已入對有新命此間僻遠殊未聞使風頻異
誨示幸甚幸甚
某再啟車駕將駐蹕建康茲惟其時然淮南藩籬當
益為之備今楚泗脩治堅城固得策矣廬壽襄漢恐
亦須如此措置更宜深考古跡如濡須塢牛渚圻之
類皆當築壘屯兵以防衝突上流重鎮尤不可不留
意也奏御劄子副本錄呈謏〻多矣實有不可解于
心者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我思古
人實獲我心何當面談臨書不勝馳情之至

某悚息區〻于此忽見改歲去夏旱暵之餘錢糧是
憂而偶得一稔防冬擾攘之際軍馬單弱而沿江無
營實出僥倖豈可屢哉加以衰憊之勢日甚歸與日
濃月初已具申奏前請尚未得報近見陳國佐求去
之章援靖康伏闕之事尤不自安不免再上章祈速
降指揮已東裝才得請即徑趨浙東謀一寓居處將
來車駕移駐建康可漸為歸錫山之計治田園守墳
墓以盡餘年此志足矣此計已定或有可以見教幸
不鄙外也德遠以身佩安危可謂自任以天下之重

去冬親身督戰以遏賊衝雖古人何以加諸然自獨
幹化樞以來已再月矣未聞有大慰人望者豈與人
共功名之度有未優乎昔房杜相唐待衆莫而效之
君去功與名還與衆人而先功烈光明至今昭如日
月近當作書告以中興用兵秪是一事要當以進人
才脩政事固根本進君子退小人為先未知能領受
否泰發與之數顧以此道開廣其度能如梓人之任
斵削則宰相之事業何患不成方得君甚其所繫不
細又何其似有相照之意故每因書輒盡區〻又未

知其果能見察否也相公如有所聞望即諭知為幸

與呂安老侍郎第一書　乞巧月上浣之一日

某頓首啟安老諮議侍郎台座比數拜書人還亦疊
蒙寵誨備聞動靜豈勝感慰秋興異常伏惟台候萬
福現報小司寇新除及有從軍之命士大夫為之增
氣諒惟忠義所激不以遠適為勞也張丞相比渡以
臨泗上雖祖逖渡江志清中原裴度親師誓不與賊
俱生何以遠過更賴幕府婉〻之畫其蔑不濟矣更
與相公益擴素蘊協賛大功使差病得託餘芘果安

山林莫大之幸皆出自厚德所賜餘祈為國自重
某再拜啟區〻抵豫章忽三月矣隨分料理目前粗
可支吾早稻既稔公私少寬殊為拙者之幸第秋期
已至所以為防守之備者闕然屢請兵于朝第云閫
遂都督行府屢告督府第云見議遣兵以一路數千
里但付一書生欲使之談笑折衝恐無此理已上疏
復丐宮祠猶未得報去意已決實不敢虛任此責也
雖大兵移屯淮上卞侯益遠然其間控扼疏潤緩急
敵人為乘間搗虛之作則無如江西者上流重地豈

可不置思慮哉近已狀申行府乞截留王彥一軍度
猶未到昨日忽得行府劄子欲分此軍前來但須候
到行府乃始差撥深恐後時及軍馬有往返之勞曷
若就便存留之為利萬一別有指置當防秋後遣還
未晚也已有申狀及于右相書中力懇之更煩一言
使決如所請乃幸某雖已作去計然一路利害不敢
默然千萬留念此軍在荊南本以四川財賦留此則
錢糧亦當預先有以處之已于申狀聲說併幸鈞察
與呂安老侍郎第二書 乞巧月中浣之一日
某再拜近得右相報諸大將列屯淮上姑務靜重徐
為後圖誠為得策來書譬如奕棊遇互一着必至相
殺此理固然嘗觀古人用兵多常得先手此棊家所
謂爭先法而兵家所謂致人而不致于人者也高祖
既失滎陽客說之使出武關臨南陽以致項籍則韓
信得以破趙魏燕齊以成漢業漢祖從之後皆如其
策此何理哉爭先法耳善棊者黏怯繳繞不肯輕捨
卒以取敗此無他隨手而應不為先手之計故也今
官兵盡到淮上而控扼甚疏安知敵人不以虛聲疑

我而為乘間搗虛之謀此幕府所當留意也敵人前
年以兵趨淮甸而不得志在今日必變動其策而吾
吾守株以待之可乎大抵前數年不留意于此正猶
棊之不相管帶者兩年以來又似棊之不立意而信
手隨人者凡欲殺人先須自活此言先為自固之道
乃可勝敵在今日尤當先務也因來教以棊為喻故
輙及此某向者遂中嘗奏疏論用兵利害亦嘗以副
本令仲弟奉呈不知曾見否近錄本納右相處大家
開可如未曾見幸于右相處試取而一觀之也頃年

齒壯志銳亦頗有意于此今則衰病相仍唯思山林靜處了此餘生宮祠之請一不從則至于再三又不然則唯有掛冠耳願以一言為助俾早得脫此莫大之幸此介乃專遣往者有可以見教得詳疏示為幸

與呂安老侍郎第三書

某啟目再拜安老諮議侍郎台座近專人數拜書計一一呈洗未聞從者到軍前動靜之詳殊切馳仰秋氣已高伏惟台候多福區區承乏豫章託芘粗遣幸此豐歲料理財賦目前不至闕之朝夕之所憂慮者

無兵無將何以防捍不虞千告朝廷殊未一家應副上流重地使之任責豈敢虛受累有請于都督府行深望借助必蒙留念也正阻承晤切冀為時自重

某再拜虔吉盜賊紛紛不已蓋緣前此失于措置養成屬階所謂頭首者既就招安依舊仍在巢穴長惡不悛時出作惡遞相倣傚不復知有官司相習成風非痛革之未易懲艾自某到此隨分措置除斬捕外其招安者今擇强壯堪披帶人并頭首解赴本司發往行府聽使喚庶几兇黨可以漸消有懷土之心者不敢復為頭首使聚于嘯聚頗為得策近解發王權等三十三人既受約束其頭首四人輒復投狀乞免行已悉照軍令誅之擢以次人借補名目令部轄以行遂無敢違者今必已到軍前矣復招安到袁州賊黃顛叔以次首領黃顛三等四百餘人以頭首十名解去願悉分置諸軍中嚴遁逃之命使不敢還歸年歲間此方當漸平定幸為留意也

某悚息近累蒙右相許遣王彥兵亦數具申稟乞就使存留庶几軍馬往復之勞近聞王彥一軍已過九

江即此請已不諧矣以私意度之彥軍到行府必選留精銳遣他將統餘卒來此恐無補于事願借一言之助使不至太甚或別遣一軍如王錫輩前來庶不誤事莫大之幸千萬垂念不宣

近報右相造朝不知今已還泗上否旦夕專遣屬官去續拜書次北事近來如何有所當聞者願一二見示春集必時得安問

與呂安老侍郎第四書

某頓首啓安老諮議侍郎台席近累上狀想無不達

辱近書審從右相至行闕復先還龜山跋履當不無少勞也秋氣已高比來伏惟台候多福某承乏粗遣措置諸事稍〻就緒所乏者軍馬耳自初陳請即蒙行府許差累劄見議遣兵書辭尤為鄭重然至今未有至者豈遂食言耶付以一路之重寄而當此之時無將無兵使之捍禦以備不虞何以任責初謂安老既到借一言之重可以決得辱來教乃知不然且謂意見如此世間事豈可以意見為之禪林所謂擔板但見一邊事耳今遣本司屬官羅薦可詣行在奉表

起居及詣樞密院都督行府稟議奏檢并與諸公稟目副本錄去幸詳覽可以見其曲折昨上疏丐閑未蒙賜矜允以訓辭有邊吏戒嚴商秋俯及之語又聞車駕順動未敢再請今所陳乞若量差得數千人使有本領一面隨宜措置粗可支吾亦豈敢堅為去就萬一又不遣發即須力求去雖任此責也大兵既屯邊境此方今冬亦有可以苟安之理但出于僥倖非至計也但知論成不知慮敗但知向前不知顧後今日之患正在于此蒙見教以忍甚荷愛念然不與之

衣而使之忍寒不與之食而使之忍飢不與之兵而使之忍一路之憂責可乎他人尚可如某虛任一路之責決不可者幸試為思之羅薦可節操極佳到行府諸事務煩照矚亦嘗于右相書中薦之第恐右相止留行朝渠不到龜山即合遣人達此書不得拜見向寒切冀為國自重併惟鈞察不宣

某再拜承諭貴聚還建安甚善骨肉既安居可以一心軍事矣近來事會如何大將重兵到屯淮泗欲亟進則恐彼亦有以待我勝負之勢難必次持久則有

師老財費緩急又着先于所以處此殊未易也岳侯屢捷固可喜亦可懼可喜者前此未有可懼者恐敵有謀或墮其誘我計中有一劄子至上前略論此事謾錄呈亦于右相書中力陳論之今日之事不容差失謀議之職願精以思慮也去人甚的事宜望詳報為幸此方雖歲豐而盜賊紛〻不已蓋狃于故態及軍馬單弱不足鎮服之故近于袁吉閩措置招捉王權數伙今又生擒所謂黄顛叔等自此當稍寧帖但贛上殊未靖耳動以數千為群官軍分表不著如得

量差撥到不用于江上則用于虔吉間平治一方革
其舊習亦是一事近復得旨令相度措置已具奏矣
副本納呈恐欲知也旦夕遣使管押招出頭首廖一
長等去續拜書次今欲治虔寇無如以重兵臨之盡
招出頭首及揀強壯桀黠者赴軍前分隸諸將使喚
立功者重賞作過者必誅逃亡者使人ゝ得以捕斬
最為得策狀中論之已甚詳晰前後已解去數十人
令所解者皆嘗統數千衆屢次作過恐右相留行朝
發聽想一面施行可也仰惟鈞察不勝皇恐之至

與呂安老侍郎第五書 秋九月中澣之二日

某咨目再拜安老諮議侍郎台座前日遣幹官羅薦
可諮行府稟議嘗奉手狀不審已呈達否秋序益深
伏惟台候多福前後解發招安到虔寇首領赴軍前
使喚凡數十人今又得所謂廖一長羅洞天等十餘
人管押前去此等皆桀黠嘯聚動以千百為群侵擾
州縣殘害一方前此招出並不公參依舊今在鄉里
稍不如意則復出為惡贑上至今紛ゝ不已正坐此
故惟發有赴軍前使之自做立功者賞作患者誅嚴
逃亡之禁令許人ゝ得以捕斬軍前有逃亡者即行
下本司籍沒田宅編配妻孥以係累其心如此年歲
間庶几舊俗可革向漸寧貼累有文字申陳幸詳察
近被旨令相度措置業已條陳詳細具奏并申都督
行府恐或未到今錄檢奏呈比事日來如何人還顧
詳及也歲云暮矣千萬為國自重伏乞鈞照不宣

與呂安老侍郎第六書 嘉平月中澣之一日

某頓首啓安老諮議侍郎台座近人還辱教賜殊荷
眷意霜寒伏惟台候多福見報入覲旋復還督府計

亦勞止諸將連捷誠為可慶此方尤有所依賴然探
報渡淮而南者皆簽軍虜騎豈未嘗來或來而未用
耶一勝雖足以挫其餘尤宜備大敵之在後戒諸將
勿使驟勝而驕也無緣合并但有馳仰敢冀為時自
厚前膺異寵。

某再拜近再上章丐閑誠以不敢虛任重責之故蒙
恩不允尤切震懼遠依餘芘倖殘冬無虞當申前
請終冀矜從也劉子副本條陳錄呈朝廷遣發軍馬
回已絕望而本路將兵得旨許勾抽使喚為孫守占

某再拜啟伏審光奉制書峻登八坐諒惟驩慶去冬
却敵之功今春移蹕之策協濟居多疇庸良渥甚副
士論願言早膺柄任助成恢復之烈深所望于左右
也某黽勉于此涓埃無補近連上兩章告閑蒿蒙詔
答未允所乞實以衰病侵尋不敢尸素非晚再申前
懇終乞矜許有可以見教望不鄙外幸甚幸甚
某再拜虔寇去歲少定孫守既無弭遂安之之術而又
無虞翊討殺之功輕言妄發致群盜反側嘯聚蜂起
殘破數縣延及廬陵本司遣兵掩擊屢捷方少衰息

今雖已受招安尚習故態未肯公參及放散徒黨為
患未艾勢須討殺得一兩頭項則餘者易定昨在湖
南招捕群寇不甚費力以有本領故也已懇朝廷于
岳師處摘挪數千人就糧于此以治虔賊甚為利便
未知肯見聽否要須得一好守臣有智略而寬猛得
中者付以此職則功效易見再三思之如張柔直正
可任者若別與孫佑一郡而以柔直處此賢于用兵
遠矣亦嘗薦于右相更望以一言助成千里生靈所
係不細也千萬留意

恢妄以盜賊為辭亦不肯差撥師權如此真可笑也
贛上盜賊衰息虞憲劄目可見縱使有些小殘黨所
留一半千五百人自足彈壓措置劄下一二十次竟
不遣發殆是陵侮帥司令有狀申都督行府煩為稟
右相得速賜行下為幸此兵雖不足倚仗姑可少助
聲勢耳所至之處必與此曹相值誠命分所招深欲
不與之較又事勢有不可已者幸痛察也
貴聚知已歸建上甚為得策必時通安問也承喻有
專任簽廳之謗此言殆不可曉自某到豫章凡事瑣

碎米鹽細故皆躬自親試自朝至暮未嘗少暇以此
料理種種粗就緒同官方有過下之譏不謂好事者
復造此說真所謂顛倒是非變化白黑十餘年來遭
此多矣固有大于此者亦何足辨但士風覺得愈更
薄惡為可歎耳趙倅一書謾錄奉呈可以為證亦足
發千里之一笑也幸安山林自是不合復入保社只
得且打退鼓耳公方壯年正宜切急以就功名豈可
與衰病者同日而語亦作此念千萬努力為國自重
與呂安老侍郎第七書 壬春三月二十有八日

近得吳氏聽書責聚已遷行朝今家何地必時通安
問也台旆想已不曾來九江萬一果來幸前期示報
張柔直適被召去爲故敢薦之爲一方計非敢有所
愛恤也幸察

梁溪先生文集卷之第一百二十七終

梁溪先生文集卷之第一百二十八

書二十一

與折樞密第一書　與折樞密第二書
與張子公舍人書　與向伯恭殿撰書
與梁司諫第一書　與梁司諫第二書
與岳少保第一書　與岳少保第二書
與岳少保第三書　與岳少保第四書

與折樞密第一書

區區造朝之日適當樞密端明近拜之時得與榮觀

殊以爲莫大之幸主上聖學日躋慨然有恢復中原之志願言展盡底蘊協贊中興以慰海隅蒼生之望衰病無堪誤蒙朝廷付以江西一路之重本欲造膝力辭上恩優渥不容遜避承命而行弟切皇懼之至江西當旱暵之餘闕乏尤甚近得交代吳侍郎書云倉廩空然向去支給官兵錢糧未有指準自非朝廷應副設有緩急之際決致疎虞已具劄子干告朝廷乞支撥茶引等錢敢望鈞慈特賜矜察幸甚幸甚昨嘗以吳元中事拜聞不知曾因爲開陳否公與之

素厚而又知其本末為尤詳如蒙以片言一雪九泉之冤少酬其家相𡃤感于地下何有窮已幸望垂念

與折樞密第二書

某竊讀詔書恭審車駕省方親勞將士幄帷謀慮伏計不無有勤神用某承之方西衰病日加大懼曠失近憑唆喘擊肘殊深祇以迫于防秋未敢堅為去就止俟解嚴即申前請仰賴鈞芘終冀有以覆護之也累告朝廷及都督行府乞遣發防秋軍馬雖屢被指揮許差至今未有至者竊料廟謨必謂淮南襄漢之

兵則江西為內地正恐不然預備不虞防患當于不必防之處古人之言不吾欺也況今車駕時巡江上上流重地無兵可以控扼何以使某設施既責藉使邊報無警虞告間盜賊未靜正以軍卑弱無以鎮服故若不用之以捍禦外寇則當用之以銷弭盜賊是朝廷遣兵不為虛設一路士民日夕徯望非獨某以職守之故所私願也伏望鈞慈垂念不勝幸甚幸甚

與張子公舍人書乞巧月下浣之七日

某啓子公中書舍人台座人還奉書既竊審履茲秋暑台候多福為慰區區同骨肉幸安但入秋以來殊缺雨澤螟螣漸生歲事殊可慮也徧禱群祀及迎請西山羅漢奉祠于州廨中雷雨立至第所及不廣閭境均未霑足真所謂表意而已聞江東湖南亦苦旱信有時數所可惜者去歲大稔無本以廣糴耳誤恩還秩力辭不獲兩被詔旨不得再有陳請迫于威命黽勉祇受不勝慙悚自春夏間所苦瘡瘍久不痊愈近又因中濕得筋攣之疾行步蹇緩拜跪艱難加以疲眩動多遺忘憂患之餘血氣凋耗自應如此但多

在假故深慮妨廢職事有誤一路之寄投閑之請所不敢已輒具劄子干告諸公因見幸為具道其詳使知非是拖疾曲從所懇為望撫吉筠袁盜賊悉已招捕了當虔賊現亦寧靜付之張守憲司假以歲月不難平也沿江未有警急之報乘此乞罷實非有所規避千萬留意秦相書中懇之尤力必相照亮實非賴其致助也衰病老懶迂疎拙直皆非今日可用也才而又群小造謗不已無罪無辜讒口嗷嗷必欲中傷豈可不自退藏猶與之較是非曲直哉且如來書所

諭數事皆是以無為有唱為險膚之說而聽之者又
不覈實遂據以為然此何理哉本州去歲實催到苗
米一十三萬八千餘石皆係上供朝廷及支用所得
以贍養官兵者耗剩之數而已正耗每石三㪷以五勝轉
運司撥充明會耗得二㪷五勝為米三萬五千餘石省耗每
石二勝為米二千餘石占米加一折納得每石一㪷
為米八千餘石此皆遵奉朝廷額數非創例也盤量
出剩六千餘石通計前項凡五萬二千餘石而州倉
月支官兵糧米并諸縣支遣以歲而計之凡八萬六

千餘石除所得耗剩米外兩次蒙朝廷撥到共二萬
石猶侵支上供米萬二千餘石現具奏乞鎖破今以
奏檢錄呈以此觀之所傳加耗以斂民一石至納及
二石六七斗其可信乎本州夏稅和買絹去歲麤惡
朝廷督責嚴峻且退回數千疋責以陪納蓋緣攬納
人與受納公吏通同作弊今歲不免納束措置立定
價直猶減他州十分之三他州十千有餘本州十貫三百今錄朝旨
指揮并退回絹數立定價例文字去看以此觀之所
傳揀擇太過至民間倍有所費其可信乎太司官屬

自幹辦公事以上與簽廳事每日相見呈覆事可從
者無不從之準備差遣止是差出幹當委以事務遇
有職事則稟覆特之：禮自有等降胡可均也若謂
簡于應接致下情不通則不如此土官世美當兵又
之後寧武寧招撫民户歸業茶租及頒皆應令式諸
司相率薦之此亦常事若有隱慝非因訟訴何由知
之此但薦其職事修舉非薦其行實也若果暴露自
有法存豈可逆料而臆度哉凡此數事皆有司存若
兄雖疎謬頗知世故何至情然全不曉此為此之說者

雖不吾告吾其知之矣是必近罷去準備差遣魏申
宋彥振也二人者皆小人有所挾以利口為進身之
資者此每疎而遠之猶懼其浼我胡承公為其所欺
頗昵信之故肆梟鳴真小人之無忌憚也不然則過
客之不滿意者吾老矣豈能事廚傳供饋以買一時
之譽哉大抵詢事須于士人君子長者用小人之言
而疑君子其可乎李倅賢者此間每事委之如此繆
政致有煩台念何不以書詢之前遣羅韓兩幹官至
行朝皆士大相見既款而畧不及此何也大抵今日

士風澆薄不知大體而惟小廉曲謹之為務如帥一
路當今日兵革擾々攘々之際修城池繕器甲整軍
伍理財賦皆是合做底事稍加意為朝廷立家計以
備不虞則侗緣為謗紛々惟端坐不事々苟爵祿以
度歲月者則絕口不通往々反稱譽之以為鎮靜此
俗不革欲任賢使能以成中興難矣輒有數事申陳
朝廷皆目前利害並錄副本去因見諸公試為道及
雖去意已浩然猶未能忘懷庶有補于萬分之一也
鳳閣已几年矣雖陰德在人者必多然見于行事殊

卷之百二十八　六

未有聞何也方今僭叛憑陵國勢迫蹙時事搶攘民
多凋弊居獻納論思之地豈可效承平時養資望戀
寵祿而默々哉如前奏所陳以虛數督財賦以閔子
青和糴等事不知曾經鳳閣鸞臺否此等事放過孰
不可過毛舉細故以塞責非所望也有自行朝來者
詢問之但云善事責人不知其他何以得此聲于衆
楚間也自十餘年以來見相識故舊間有忍窮餓自
守者意謂風雨不渝金石不變真若可信一旦得少
官職滋味遽失所守便不復知有親故者多矣富貴

易得名節難立勉自標建勿效俗子之趨操也宮祠
之請繼此當再具奏又不得請即擬掛冠而往矣山
林深處求一席地息念灰心以究無生之學此外無
足言者千萬努力為器自愛臨風不勝頌禱之至

與向和恭殿撰書　新正月二十有六日

某頓首啓伯恭都運殿撰使座近人還上狀計已呈
說使至辱蒙教既竊審履茲新元台候多福感慰無
已承被宸諭正鄉林之號且得旨按察浙東諸郡遂
為天台鴈蕩之遊可謂盛矣趨正之出示唱和長短

卷之百二十八　七

句便覺勝趣在人目前良使羨也輒次韻以發千里
一笑得勿他示為幸區々承之豫章忽見改歲衰病
相仍難堪繁劇已再具奏力祈閑散期于得請亦欲
卜居浙東不知有地見容否雖已致書趙相謀一居
止處更煩伯恭過目試為詢訪民居僧舍無不可者
但得稍寬涼可以度夏為佳異時車駕移蹕建康倘
遂可歸無錫守墳墓治田園為終焉之計此外亡足
有所係念者近來出入紛々但轉使高僧厭世情耳
未發之召必已到行朝不知果能用之否伯恭淹回

之久禁近之拜想在朝夕士論已遍之矣世事不啻如影隨形有而非實不以道眼照之有甚是處吾儕老矣切當留意于此或有所聞願以見教也未承函晤敢冀以時為國自厚前對光寵

與陳國佐司諫第一書

某頓首啓國佐司諫台席近以倥傯稍踈修問第深馳仰每于舍弟書中聞動静頗以為慰見邸報伏承進對繼有諫垣之除高名大節素簡上心諒惟敷奏展盡底蘊大合天意正論有託士夫交慶即日計已

供職秋暑未闌伏惟台候多福正阻披承敢冀為國自厚前對光寵

某再拜區〻抵豫章行四月矣初至之日適當旱暵之餘倉庫匱乏饑民滿野料理錢糧推行賑濟雖細務率皆躬親踰月之後方稍就緒今幸雨暘時若遂成豐年早稲倍穫秋田可望米價頓減物情少蘇誠拙者之幸秋氣已深邊事方棘乞兵于朝廷止云閑送都督行府畧告行府止云現議遣兵目今軍馬止有申世景下千餘人以一路十數郡付一書生使談

笑折衝恐無此理況江西上流之地去偽境不遠咽喉之所設有緩急其將何以支吾實難虚任此責近已上章丐宮祠蒙恩降詔不允朝夕當再具奏期于得請否則掛冠也辱照素厚謾言及此幸冀亮察

某再拜當朝廷多事之際在諫諍之列所當論者豈可一二數國佐閑退之久静中所閲多矣方今聖主許陳直言之秋諒知無不言更冀脫畧細故指陳今日利害安危之大者使上心洞照中興之本則天下受賜多矣士大夫奔競之風與訛造訕之態尤甚于

往日變換白黑顛倒是非此風不除實為中興之害願公委曲明白為上言之所補非淺〻也僭易〻〻

與陳國佐司諫第二書 湯春月之一日

某啓目再拜國佐司諫台席近人還辱教答慰勞有加殊佩鄭重之意初冬薄寒伏惟台候多福區〻承乏豫章蒙免粗遣近来探報紛〻皆偽虜偽聚兵陳頴間意欲窺伺淮西江右適得蘄州移文賊馬業已渡淮而南步騎相繼勢頗猖獗淮南諸州朝廷既許及移治則自江而北全無屏翰殊可憂慮某昨到行

朝即乞本司合得軍馬錢糧之半以備防守前後申陳莫知次數竟不蒙差撥議者多謂重兵屯淮泗襄漢則此方為內地故兵不必遣某竊以為不然兵行詭道正如賊風之中人必乘間隙所當防者乃在不必防處屢以此說獻于諸公不蒙采覧今乃果如所料江西兵將单弱之甚沿江要害去處並無官兵可以控扼朝廷雖近降指揮令岳飛摘那一項軍馬來屯九江然飛方駐軍襄陽相去遼遠何時可到自非朝廷遣兵為本路防守之具別擇驍將銳兵與岳飛

相夾擊渡淮賊馬則邪氣深入之患未易言也輒錄請兵奏狀劄子副本拜呈進對從容間能為一言否此國事也所繫甚大願深思之王師與賊相持之久有師老財費之患廟謨處此當有成策然婁不恤緯之憂日以深矣年來衰病日思退伏當此繁劇尤不能堪又不知能僥倖防冬無疎虞否也責之使守而不與其守之、具或有曠敗咎將誰歸中夜以思不寒而慄欲復為祠宵散吏安于山林豈可得也近來進對啓沃必多傳報之章深慰士論人主之要止在知人治亂安危無不在方寸間願反覆及此所補非淺〻也無緣面敍但有馳跂敢冀閣下以時自重前膺禁近之拜謹奉咨目不宣

與岳少保第一書

某咨目再拜宣撫少保麾下近者專人上狀伏審已獲呈洗中夏溽暑不審比來動靜何似伏惟襄慕之餘孝履支福竊承有旨起復再降指揮不許復有陳請宣撫少保以天性過人孝思罔極銜哀抱恤猶未祇受雖士論嘆仰而某竊深疑之何則君親之分一

也孝于親忠于君勢雖兩全古人執親之喪而有墨以即戎經而從政者不敢以私害公也上眷倚之隆以方面之重奪情視事國有常制豈可稽留明命以私恩而廢公義哉誠願幡然而起總戎就道建不世之勳助成中興之業上以副委任之意下以慰士夫之望方所以為達孝也辱照知之厚敢布腹心幸希恕察無緣承晤但有馳跂仰惟為國自重茂對光寵

與岳少保第二書　陽春月之二日

某咨目再拜宣撫少保麾下自聞大旆進討不果通

記室之間弟深馳仰途中辱書䀹殊佩鄭重之意初冬薄寒伏惟總戎多暇台候萬福屢承移文蒙示捷音十餘年來所未曾有良用欣快伊雒商虢聞不見漢官威儀久矣王靈乍及所以撫循之者無所不至想見人情之懽悅也繼聞駐軍襄鄧其所摹畫想益宏遠朝廷遣使臣降賜輕齎者絡繹于道本路漕司亦竭力辦集錢糧轉達郢鄂比來想尚不至匱乏所願上體眷注乘此機會早建不世之勲轉成中興之業深所望于左右也累日以來探報紛紛皆謂虜偽

聚兵陳潁有窺伺淮西江右之意聞朝廷已劄下使司摘撥一項軍馬順流前來九江措置防守必已照旨遣發本路以朝廷不曾撥到兵將沿江要害去處並無控扼方以為憂今得依託為幸多矣更冀閤下選擇精銳早與調發辱照素厚想不待喋喋也適聞得蘄春又報賊馬業已渡淮而南其意非淺願遣諸將邀擊之可以成功少保大軍所臨無不撲滅者此寇乃遠所以自送死耳然蜂蠆有毒亦不可忽幸乞留意正阻披承千萬為國自重前對光寵

與岳少保第三書

某咨目再拜宣撫少保麾下近專遣使臣奉狀諒已獲塵覽天氣益冷伏惟總戎多裕神所聽勞台候萬福前書嘗以朝廷探報虜偽聚于陳潁間屯兵三萬人有窺伺淮西江右之意得旨令于使司公撥一項軍馬前來江州屯駐拜懇早賜差撥未奉來報近據蘄黃州探報賊馬已渡淮攻圍光州今已半月有餘人數厚重萬一光州失守即定犯蘄黃沿江一帶如與國九江皆是要害去處並無將兵控扼設有緩急將

何以堪勢已迫危朝夕期望使司遣兵前來屯九江敢冀亟念選擇精銳軍馬得萬人左右可以分布沿江控扼保全一路實受大賜某素辱諒必蒙應副也聞使司軍馬屯駐武昌者尚多如得就便差撥順流前來釋此憂聖祖嫌諱良深感戢仍先得公文及所差將位使臣軍兵等姓名人數為幸昨蒙諭欲還武昌近殊不聞動靜必是且為屯駐襄陽之計艱難危急之秋切望益勵壯猷仰寬主上西顧之深憂或有近日探報得併錄示為望正阻參承敢冀為國自厚前對

光寵謹奉咨目布執事不宣

與岳少保第四書 陽春月之十六日

某再啓近者有旨就宣撫少保軍中撥一項軍馬屯駐九江惜置控守遼當賊騎侵擾光州已嘗聞報使司諒必蒙即差撥今賊騎雖遠未測所向正須加意隄防敢祈順旨選差精銳兵將早與調發以副一路士民之望非獨某之私願也不勝幸甚幸甚

某再啓竊承目疾為梗近來計已痊復戎事方興朝廷以荊襄大計仰承宣撫少保願言益勵壯圖早建

大勳為中興功臣之首識所望于左右也辱承知照之厚輙敢病弱及此悚息悚息

某悚息方作書欲遣人間得轉運司公文閱報使司已遣發官兵五千人併車戰船等前來蘄陽屯駐方本路闕兵控扼之時乃蒙調發軍馬隔江照應豈勝感戴但九江最為本路要害去處與鈞蘄對境沿流一帶並無防守皆係使司錢糧經由之地不可無兵以備不虞如得更遣發三五千人屯駐九江庶几一路可賴以保全受賜非淺〻也荷照之厚必蒙應副干凂悚息

梁溪先生文集卷之第一百二十八終

梁溪先生文集卷之第一百二十九

書二十二

與張龍圖第一書　與張龍圖第二書
與張龍圖第三書　與張龍圖第四書
與張龍圖第五書　與張龍圖第六書
與張龍圖第七書　與張龍圖第八書
與薛直老賓文書

與張龍圖第一書

示諭李統制為盜所傷今日得其中狀審如所言良

可駭也大抵州縣吏卒惡與賊通失于防虞固應有此却云已撻與往贛上將理切煩且與調護使不至大故為幸屢來陳請乞具軍欲泊今貴既中傷恐攝事者未必能統衆更煩審度如與國諸處不須屯兵節經今就老小于廬陵歇泊如兵不可闕即今步諒軍馬代之為佳已有公文去步諒一軍再三思之不若攜行使屯贛上為便李貴一軍既來廬陵豈可全無軍馬单車之説似不必尔錢糧已得湖南應副措揮現催捉漕司令趙挪他郡者應副如與國諸處未須此兵即廣東湖南境上季才劉宣之徒自可遣往會合討捕昨就其軍中摘挪五百人討李安靜一則安靜人數不多祇須此兵二則欲減其軍三分之一以省贛上錢糧之費皆非得已近遣官程圭糾合官軍延尉措置李安靜者亦頗就緒更看旬月關如何王彥者以筠州盜作執高安令步汝霖及殺死縣尉已遣往討捕其餘如王勝輩非不知其凡材但中世景軍中所有將佐類不過如此頃在湖南招捕郡盜十四五頭項凡數萬人如步諒軍皆談笑致之有本

領故也今無本領正如虎豹無爪牙而責其搏噬之功廼及借助于諒輩是可笑也然諒實朴忠可用幸照恤之庶有盡力見諭錢米具悉自到此寸積銖累政欲倫緩急之用以濟國事況于柔直分上豈敢吝惜可見示一公文并遣人船前來當更量力輟挪應副廬陵未聞已裝發須就此閻津置去也俗語曾有云窮玩難填贛上闕之如此若非力懇朝廷何以能濟前書所陳乞蠲免銷破應副三説似不可忽如有陳請幸一一以副本見示亦欲詳知本末致力為助

也職事移人久矣何知之晚耶林倅已如所諭移㩁權攝并其奏聞矣第不知果肯就職否更以禮致言佳幕職中亦多闕人有欲辟置者幸見示公丈也向實嘗以書借寇于朝廷書未到間已有成命得德遠書見為素祗幸勿見尤也皇恐皇恐其他悉如所戒屬君瘠卿不果親書千萬照察臨風不勝傾頌之至

與張龍圖第二書

某咨目再拜柔直知府龍圖使座前日人還奉狀計已呈洗使至辱手翰竊審抗章有請雖事理不得不

尒然急病遜吏排難解紛乃柔直平日之志怯懦退逌不敢前進恐不應有此言也今孫守既不事〻純兵官又為賊所中傷倉庫遺之人情洶〻而從者又遲疑不進無所倚仗必甚震駭萬一有別生變故柔直不得不任其責今就本司所會朝廷鈔引錢內逐急支撥一萬貫及于豊城縣支撥本司米三千石應副日前闕之為繼徐漕亦許應副萬緡五千斛但未知是何等名色渠云前所撥糴本錢但以此為名目可以面支使將來朝廷要米渠自承當又未知此言

其果可信否也近有指揮就上供米內撥萬石應副兩軍若徐漕所許萬緡五千斛祗是撥糴本錢及此一項米即不得謂之應副須于漕司諸州樁管錢及明會米內支撥方是真實現在審之渠非不知贛上闕之之甚倘有變故為患不輕平時有憂深思遠之言但臨利害真實能踐言者少乃今日士氣之病似不足深責之也本司萬緡已為雇船差使臣管押至廬陵可託陶强父易舟運至贛上來亦令豊城雇舟津發可更遣人捉之通前所撥錢共二萬餘緡米八

千斛并漕司應副亦可以粗濟目前之急其餘已為具奏朝廷令録奏檢去一觀恐無不應副之理如得就本司茶引內支撥尤甚便也書到千萬便上道以慰一郡士民所望為幸步諒者不可不擕行非唯得虔化與國縣報周十隆者見結集其勢未艾目前亦可與將兵相制李貴軍馬暴露日久勢須且令歸廬陵歇泊遣步諒或將兵代之皆可更在裁處也錢響者已得指揮轉兩官差充本司準備差使以隨李貴軍中使臣等候請衣絹尚未到俟到即遣往然此止是

一說要須訓練兵將整緝廵尉修繕器甲使吾軍容稍振乃可游說不然雖緩頰無益也近以筠州高安令步汝霖輕騎深入為賊所害遣王彥軍馬前往討捕官兵至即鳥飛獸散罯無蹤跡此等本廵尉及憲司職李貴皆不任責有盜即乞兵于降司殊不知官軍之捕小盜政如驥騄之捕鼠責以近效何可得也自今春虔寇猖獗請兵于朝以謂不早平治必有效蔓者滋蔓難圖今諸處小盜紛紛皆如所言朝廷又不遣兵及遣來又不支撥錢糧正令運司趲擲應副令

日州郡豈有餘剩可以趲擲之理步諒一軍至虔吉兩月推而不納良由此也區區衰病素無捕盜之能引疾丐閑已三上章如不得請即掛冠或以罪去也無緣面談但有馳仰千萬努力自重謹奉咨目不宣

與張龍圖第三書

某拜啓叅直知府龍圖使座近兩奉狀想相繼呈浣秋暑甚熾伏惟台候多福謀恩遷秩力具辭免兩被來詔不許復有陳請祗受不勝皇懼自投廬陵信後並不奉教誨傳聞以十六日到郡視事不知可否再撥去萬緡必已到所辦差船并船匠修城兵卒皆未有到者豈貴人多忘及贛上風土能移人耶聊發一笑運司得金字牌降下省劄虔州租稅及月樁錢悉皆滅免可謂寬恩自此措置有緒盜賊積弊不難除也攘奪之區化為樂土真可指日而俟或尚有合申陳事件幸不惜垂諭李貴一軍屢乞歇泊已行下令回吉州就老小矣興國其令將兵屯駐為佳得南安軍報古城賊馬已殺敗出境步諒一軍曾遣好否德化既平群盜懾服自不須此兵非晚却欲令暫來本

司渠屢有狀欲一赴本司公參也高安令尉為群盜所害盡獲首領八人就戮李安靖者亦已生擒正如捕逐鳥獸四面圍捲終一日之所加捕安獲靖乃是步諒下將士前日不可分兵之說却似未是也許鄉賊石鐵牌等六頭項悉已招降押送督府矣撫吉筠袁間盜賊有名字者幸已招捕了當獨贛上數伙須煩拊摩苗媷而髮櫛之去宿弊而絕後患佇聞報政也某足疾至今未瘳行步蹇緩拜跪艱難適此亢陽日事祈禱殊不能堪乘此盜賊稍息邊報無警之際

已再上章丐閒養疾期于得請也承諭欲迎庭闈以就養且少緩以候來春為佳未緣會晤但有馳仰千萬以時自厚前對光寵謹上書不宣

與張龍圖第四書

某啓日再拜柔直知府龍圖使座數日前人還奉狀必已呈逸達辱手教竊審履茲秋涼台候多福感慰無喻承示下車未幾種種皆已就緒非老手安能如此良深佩服但初欲單車入境却步諒之兵不使從行僕堅勸携去今廼併要所存留五百人似有可議者

竊料尊意初欲却兵者懼乏財也今欲增兵者饑粮之費出于他州也僕之意則不然謂公初臨所部雖以德服人為主要須有威乃克有濟況廣東湖南兩路界首皆有宿盜兵豈可缺故力勸公携諒以行今李才劉宣既已殺敗周十隆等又已出恭威德已孚豈復更藉餘卒目今高安萍鄉有熊青石鐵牌餘黨尚敢跳梁已遣趙俊周勉兩項人兵前去討殺與其使端坐而仰餔局若令討賊而立功況本司申世景軍才千餘人終歲差出未嘗休息步諒之兵一討劉宣未足為勞所以有留趙俊周勉兩軍不無意也當時力乞步諒李貴之兵聊借盜賊之名以為防秋之計廼欲保全一路非止虔冦而已近日北方漸有探報解勢甚張淮西將鄧瓊率全軍以叛害呂安老驅官吏兵民二十餘萬以歸偽齊沿江州縣人情震動此豈小變而朝廷恬然不恤措置乖方策已條列陳于上前因乞罷黜未知如何人行速未暇錄呈容俟後信也倘緣此得去所謂步諒兵并東南將兵自不須得萬一未能脱免勢須搞揶以濟目前之急柔直

自謂諒善兵吏頗為僕諒之一路數十郡縣而鳩集剗刷僅得疲卒數千人欲保無事豈不難哉將兵元起一半止起數千人期以十月半間步諒之兵到此尚有季秋一月或有些少盜賊起此月內早與剪除庶几兩濟也存留將兵在韓上者千九百餘人除已差三百人屯南安外餘千六百柔直但遣五百人選得力部隊將使屯駐雩都虔化間其餘分屯諸縣者並可勾抽回州九千餘人日加訓練功夫精熟教閱嚴整遇有盜賊即隨宜差撥討捕鼠竊狗偷自不敢

動才過防冬即使遣還大體如此或有小〻議論不妨
商量所謂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切幸照亮
傳守文字至今未到恐有遺失可別見示即當奏辟
有江州推官鄭橋者極曉事已辟察推守當以節推
處之也連日冗甚未能周悉續附狀次餘冀為國努
力自重謹奉咨目不宣

與張龍圖第五書 秋九月二十有二日

某拜啓柔直知府龍圖使座前月專人奉狀至今未
還久不領來諭豈以詞兵故耶此事灼然易見但幾
有利害之私即所見遂差向日盜賊搶攘不得不留
重兵于贛上今幸少息古政李才劉宣之黨既散適
周全謝雲張牧之徒又已招安則當移于此以為防
冬之計豈可緩哉正如富人之家左取右索無不如
意而貧家折東補西僅能苟全今本路軍馬可謂貧
矣若不遂急量輕重移用何以支吾日近探報虜偽
添屯重兵于陳蔡穎一帶又有鄧瓊之變乘間擣虛
莫先江西沿江要害之處並無兵可以控扼丐于朝
者屢矣杳然不報想以淮西之故不暇恤此所以不

免于諸州摘抽非得已也九江興國既不差箚袁又
以殘黨及人數不多難以摘抽所得隸將不隸將兵
亦可默計其數矣持此以保全一路其議憂〻其難
之哉柔直疎通豈不亮此當是故作此惱人情態也
一笑昨日余憲過此云得近書正以此為言今更且
令韓海將五百人留屯俟別有警急方去勾喚餘幸
目下遣發今趂中澣前到此欲及教閱粗成軍容以
張聲勢也今冬贛上既豐熟又安新政決須無虞但
遇此數月兵悉遣還正恐却不要耳近得樞密劄子
已議歸步生于湖南已具奏留之累得書欲來千萬
使遣秋高馬壯之時伏惟台候多福惟冀加愛不宣

與張龍圖第六書

某再拜啓柔直知府龍圖使座數日前專遣使臣上
狀計已呈洗使至辱誨翰欣審近來台候多福調兵
事前書拜聞詳矣必蒙照察數日探報呫〻逼人切
煩如數早遣為幸諸邑些少盜賊且用所存將兵并
韓海以漸措置可也計料沿江及此間防托非得三
萬人不可剗刷才有數千人如何分布得著已具告

于朝但彼自窘迫豈暇恤此今年氣象非去年比殊
可憂有可以見教否無由承晤萬冀為國自重不宣
德遠落職宮祠未知更有後命否也上章引王恢事
以為喻深謂未然張之過在于不能輯睦將帥輕率
移易措置乖謬使士卒怨叛耳若因淮西一事便謂
從前主兵謀之為非則是因咽而廢食退避講和之
說復行將何以立國深慮話頭旣轉姦言得以眩惑
不免復進狂瞽之說以瀆上聽非敢為張游說也近
嘗致書于張深砭其病吾豈黨于張者因其一跌盡

廢前功便欲誅其始謀自此豈復有敢任事者耶宗
社存亡自此而分所以不免喋喋非得已也柔直以
為何如獎詔幷與清河書錄去一觀幸勿他示為望

與張龍圖第七書　陽春月二十有七日

某拜啓柔直知府龍圖使座前日專人上狀諒呈澈
步諒來辱手誨竊審履茲霜寒台候多福感慰無喻
存留將兵敢不如命姑候警急日續勿喚也此如防
州輕重大小豈可同日語哉昔人有急則借兵于鄰
國萬一虜騎有窺江西之意柔直獨不能提將兵卒
土豪千里來援同保上流共獎王室乎以此責他人
則不可以責柔直不為過也紙尾避敵之論誠非所
望于左右者防捍之計盡心力而為之不能即繼之
以死何避之有心不定而欲濟大事難矣哉業已條
具利害悉陳于朝廷遣張俊赴鎮淮西催捉岳飛保
據江池摘擲一項軍馬來此應副使喚虜偽未必敢
遽渡江萬一有南牧之意亦可隨機掎角捍擊豈可
遠自退屈哉本路要害之地正在興國九江豫章能
守此則腹内諸州皆可莫枕不能守此卒皆望風奔

潰雖欲避敵將焉往哉顧柔直深思而熟計之韓海
所部五百人煩早遣至欲赴月中旬大閱庶几稍張
聲勢教閱之後如諸郡盜賊有竊發者自當隨時遣
兵討捕切未當吝惜也境内就招群盜且撫定之有
不悛者過防冬後痛與料理亦未為晚千萬亮察兩
疏錄呈德遠逐有議遂至如此可惜可惜前日得使
臣等狀方以為計疑其必以無禮之故蒙諭信然已
令隨韓海前來俟到此當治之兩狀謾錄去亦恐欲
知也未由會晤千萬以道自愛謹啟咨目不宣

與張龍圖第八書 十月二有十三日

某咨目再拜綦直知府龍圖使座前辱手誨殊荷眷情竊審履茲凝寒台候多福為慰張大閣者聞已受招安不知果否得此一項了當本路盜賊悉已平定惟萍鄉永新與茶陵攸縣兩路界首尚有殘黨已遣韓海邵宗兩項軍馬會合湖南兵將夾攻并遣屬官一員同去措置庶几靜盡可以仰報朝廷矣北方探報邇來稍靜萬一無事何幸如之使虜騎有渡江者得朝廷益兵數千人與岳侯相為表裏僕雖不武亦

可自當一面何遽為退避計哉來書謂小諒而非大忠未為通論昔安史之亂朔部風從唯魯公以平原一郡糾集以捍大敵功雖不終亦足以表暴後世豈可謂今無其人若必欲在廟堂而後可為劉琨祖逖之徒皆當束手矣現所與韓撫幹書謂宜務實而勿務虛僕平生所為皆圖實效不事虛文如近日勾集諸將大閱正欲訓練拊循以待一日之用非止為虛聲而已願勿置疑其間也邇來諸事稍稍就緒正欲省細故借目力以與將士周旋僥倖防冬無虞即再中前懇幅車柴車以返故廬此外無足道者承親庭已到治所想深慰雅懷無緣少奉緒言但有馳仰之切千萬為時自重前逕光寵謹奉咨且不宣

與薛直老寶文書

某拜啓直老叅謀寶文使座人還被書賜審履茲秋杪婉晝多暇台候萬福感慰兼懷承諭分屯九江殊荷留念近得太守尉書亦道此意粗欲俟有警急乃始遣兵深恐後時九江于今為上流重地秋氣之高又近有鄧瓊淮西之變豈得不過為備沿江要害去

處並無一人一騎可以控扼乞兵于朝第去已委使司防捍若必于警急之際乃遣誠恐賊情狡獪萬一乘間擣虛為其所先探報往返動須旬日安得無噬臍之悔今淮西新變之後動以沿江無兵防守人心憂疑如蒙使司撥那五七千人先屯九江以絕敵人之窺伺以安人心之搖動使某得賴餘芘何幸如之平時仰荷太尉相照正有賴于今日也公文納上幸與亮察末緣承晤切望為國自重謹奉啓不宣

梁溪先生文集卷之第一百二十九終

梁溪先生文集卷之第一百三十

啟上

謝宰執復銀青啟　謝范相宮祠啟
賀秦參政啓　賀秦相公啓
賀富樞密啓　賀李參政啟
賀呂相公啟　回泉州葉尚書啟
賀孟宣撫啟　賀翟參政啟
賀都督呂相公啟　賀翁殿撰啟
謝宰執宣撫荊廣啟　回荊廣四路監司郡守啟
謝宰執宮祠　賀徐樞密啟
賀趙參政啟　賀胡樞密啟
回溫州范相公啟　回宰執復銀青啟

謝宰執復銀青啟

歸從海外方一洗于刑書告白日邊遽盡還于祿秩致意青氈之舊物復霑白髮之陳人拜命若驚撫躬增愧此蓋伏遇平章僕射相公精忠許國以弼亮予一人（執政云以贊于政機）叶寬裕有容以均調于萬國（執政云以燮諧于物）民欲振中興之業式崇仁恕之風致兹罪廢之餘亦預執政之列攀鱗附驥翼久絕望于風雲散髮採薇方養痾于卯塈莫遂趨風之幸第深仰德之誠

謝范相宮祠啟

竊伏海隅方遂山林之適叨居琳館更陪香火之緣奉黃紙之除書得青氈之舊物載惟僥倖彌切兢淩伏念某結約亡奇崎嶇可笑懷許國之心而才則拙有援世之志而術已疎爛額焦頭何補救焚之道跋胡疐尾自貽覆餗之愆脫身九死之濱折節萬夫之後六年奔走亦自厭其餘生有口追隨更復憂于多罪與其因躓于山谷曷若控告于朝廷果荷鴻私曲從微請奉仙聖于燕閒之館竊廩稍于艱難之秋弊瘠惠心不妨散吏漁樵爭席誰識故侯初無桿匠之功但索太倉之粟靜惟忝冒愧盡心顏茲蓋伏遇平章僕射相公盛德包荒寬才適變任天下之至重素希風于阿衡扶王室以中興宜比功于吉甫政惟公舉道不遐遺致茲罪廢之餘亦賴甄陶之力望岩廊之緬邈披雲霧之未期魚鳥何求但深從于潛泳厦屋既壯頌終被于帡幪

賀秦參政啟

伏審祇奉帝俞入參政柄方正人之登用知善類之有依綸綍既頒中外胥慶恭惟參政太中秉心充一經德不回金百鍊而彌精草疾風而知勁奉鑾輿以北狩豈人能為持漢節而南歸殆天所相宜有褒崇之典式彰卓犖之忠果被眷求進陟廊廟吉甫用而周邦咸喜士夫亦與予榮觀汲黯在而淮南寢謀寇盜不難于銷弭佇嘉猷之入告致中興之可期天意將回人心攸屬而某披風惟舊慕我素深救端鄉絕域之行雖云無補識于儀未過之日庶几當仁屬久困于讒度辛生還于瘴海天地之恩厚矣螻蟻之報茂然印堂養府嗟病牛之卧塊嚴岫散髮遂脫兔之役林然而王室安則天下安四海定則此身定方國步艱難之際可謂白髮閑蓋臣宗進于朝云胡不喜顧展盡于底蘊以扶持于顛危垂老山林亦受帡幪之賜大書竹帛行觀柱石之勳尚孝廟嫌諱昚酋益綏福履仰以副于注倚俯以慰于具瞻頌詠之誠倍萬常品

卷之一百三十　三

賀秦相公啟

伏審光奉制書峻登揆路國勢增太山之重人心如流水之歸中興可期公論攸慶恭惟平章僕射相公直方以大溫恭而文立大節于宗祐傾危之秋膺重任于朝廷艱難之日若有神相豈繄人為密勿大猷方賴蓍龜之智燮諧元化允資鼎鼐之功惟舟虛可以濟巨川惟棟隆可以扶大廈恢復中原之故境大慰回海之具瞻托跡山林亦荷帡幪之賜抵自廊廟永觀柱石之勳頌詠之私敦宜罔既

賀富樞密啟

卷之一百三十　四

伏審光奉替書進貳樞筦增重本兵之地坐收禦侮之功綸綍既頒中外胥慶恭惟樞密太中高明而博達光廟嫌諱大而裕神聲華久着于士林實望雖推于世樞惟時先正有勞王家宗社賴其元勳夷虜服其宏度撫撫風烈有之是以似之秩秩德音吉矣維其時矣果被眷致眷知之渥握并宥密之司帷幄有入緝綍增氣惟國家之大競得士為先而帝王之中興非兵不可折衝樽俎素高壇上之奇恢復土疆佇致師中之吉顧茲疲病自屏山林願觀鐘鼎之勳亦被帡

幪之賜其為頌禱罔罄敷宣

賀李參政啟

伏審光奉贊書進參機政顧老成之登用副中外之具瞻綸綍既頒搢紳交慶恭惟太中參政精忠許國肅括提身踐揚徧于華塗聞望推為舊德自陞舊德之地益著彌諧之聲果膺帝俞參付國柄濟艱難之大業允賁帷輕之謀躋仁壽于斯民行被陶鎔之化顧茲衰病屏跡山林願觀鐘鼎之勳亦荷帡幪之賜其為頌詠罔既敷宣

卷之一百三十　五

賀呂相公啟

伏審光膺帝制還冠召司勳業高于二時望實孚于四海誕敷渙號大慰輿情恭惟平章僕射相公尨保宅心坦夷養氣剛大才兼全于文武識洞照于幾深適當國步多艱之秋克著正臣匪躬之節殆天所相豈人能為洗日咸池爰止堂龍之御靜氛楚塞觀提貔虎之師威德兼隆眷注彌渥方裒職之有間旋環賜而遄歸大纛高牙輟長城之重寄密亦為還岩石之具瞻方叔壯威而蠻荊來吉甫復用而邦咸喜以儀刑于百辟以弼亮于一人經體贊元坐致燮調之效折衝禦侮行觀恢復之功作民蒸黎勒勳鍾鼎顧茲衰病之跡久荷春秋之私去國五年屢困讒波之險攜家三徙備嘗寇盜之憂惟朝廷宗社之再安則畎畝山林之可托此道所賴非公而誰願請調于鼎鼐以茂對于光寵其為頌罔既敷宣

回泉州尚書啟

貞祠散吏已深愧于素餐祕殿清班復稍還于舊物拜恩錢渥撫已凌兢知兵府尚書雅量兼容誠心樂與故茲叨冒之幸實緣獎借之私更荷謙沖特垂慶問江湖阻濶未諧披霧之期翰墨交馳彌切向風之志其為感愧罔既敷宣

卷之一百三十　六

賀孟宣撫啟

伏審道參機柄出總師權寵光震耀于一時風采聳聞于天下誕敷成命大慰輿情恭惟宣撫參政秉心塞淵蘊德純茂以風績久孚于士望以精忠自結于主知果被簡求遂登廊廟屬此淵聖嫌諱蒲之盜久弄潢池之兵允賴謀猷今上嫌諱清氛建牙開府于宣閫外之

成戡亂定功行迪師守之吉顧茲衰病自屛山林雖
音問之久疎豈瞻懐之敢替執侍獻賦永觀鍾鼎之
勲枕石漱流亦荷栟櫚之賜其爲頌詠罔既敷宣

賀翟叅政啓

伏審光奉制書進陪政柄綸言所播輿論攸歸恭惟
歡慶叅政太中毓德粹和氣養渾厚大册高文足以
鼓動當世英聲茂實足以輝映士林叅揚歷于禁嚴
久蓄望于屛翰掛冠神虎雖著高世之心視草金鑾
一爲斯文而起果膺簡注峻陟嚴廊當雲尚屯允賴

經綸之業天地交泰侍覲輔相之宜某素荷眷私自
疎外睽違積稔曾無魚傳鴈繫之音跬步三山乃自
室道人遠之歎顧連墻而不請謁乃交臂之真相知
方今上嫌名大度以包荒詎念小故而棄舊屬應中詔往
撫南藩衰病日加虛辱齋壇之拜封章繼上丐還真
館之遊願少錯于齒牙使得從于巖壑披風未遂仰
德徒勤冀精調于鼎茵以茂對于光寵甚爲頌詠罔
既敷宣

賀都督呂相公啓

伏審渙號宣恩齋壇授鉞眷上相之宿望加都督以
視師名教增隆士夫交泰恭惟都督特進僕射相公
星躔毓秀世德鍾祥翊國步于多艱不渝素履挺三
王之大節每見赤誠勤勞結聖主之知特達慇懃與人
之論召從藩屛再冠宰司表正百僚具巖瞻而益峻
指麾諸將頓篡幄以誰先爰告明庭首膺新制惟王
室之興復頼君子之經綸淝水策功謝得實居于總
統淮西破賊晉公遂朝于宗師佇勤鐘鼎之殊勲罔
失山海之舊物顧茲疎拙久荷照知誤膺詔旨之頒

往贊藩宣之寄力疾受命觸暑戒塗仰憑廟筭之多
雖容綫帶繼上囊封之請期鋑前言披覩未遑瞻依
尤劇願請調于茵鼎以茂對于寵光頌詠之誠敷宣
罔既

回翁殿撰啓

伏審光奉制恩寵還舊物聯清班于書殿示優老于
班官兵在廣紳孰不欣抃恭惟提宮殿撰器全金玉
議邁耆龜踏道不回挺然仁者之勇學古自任卓爾
君子之儒叅揚歷于要津益飛騰于休譽久推時望

猶在淵衷抱契情鉛蕩膺掄揆之選特豪簪筆佇蹤
侍從之嚴仰公道之宏開歷舊人之圖任某夙契惟
好每章瞻承茲閫成命之頒獨倍常倫之喜敢期謀
牧先損書詞媿荷之敦誠寫雖盡

謝宰執宣撫荆廣啟

右某啓蒙恩授前件職任不許辭免内外官司不許
收接文啓已是福建路起發于今月十一日至衢州
茶縣陵入湖南路界交割本路安撫使職事訖者然
綸下逮不容遜避而勞辭綸墨屢頒更煩嫌瀆慙以

大義力衰疲以及境撫凋瘵而增傷任重責輕以榮
為懼竊以荆湖之奥壤實為東南之上流控襄漢而
引四川帶江淮而連二廣地多沃衍民號富饒江淵
湖深雖多卑濕之鄙風淳俗厚雅有上古之稱自炎
秋之蝎張因寇盜之蟻聚通都大邑類成蛇豕之區
良田美疇鞠為荆棘之地姦吏乘時而武斷平民逃
禍而駿奔綏靖一方盡除宿弊惠澤千里誕布新恩
非得其人曷稱茲選如某者閩海冷族乾坤腐儒適
時艱難雖有愛君憂國之志觸事齟齬曾無扶顛特

危之功懷疾惡之剛腸天所賦者致銷骨之積毀人
誰憫之脱身九死之中折節萬夫之後遠瓊心代固
知今是而昔非嵇康巖居但欲順性而養壽豈期謀
帥乃及陳人仰廻咫尺之天威莫遂再三之愚懇觸
熱上道戴星以行迨茲入疆之初尤驚任責之重庶
頗雖老尚思復用于趙人房琯巳衰徒願立功于唐
室此蓋都督特進僕射相公以燮理陰陽之職當經
綸屯難之時建不出世之殊勲膺莫敵當之大任王
謝總統初不違于晉朝去　方召經營益欲復興于周

道秦相公云以燮理陰陽之職當經綸屯難之時運是郡材緝熙庶務朗張仲孝友之德而主吉甫柔此萬邦有如晦練達之才而齊房喬表于百辟權揔宮云以厚德鎮浮俗以精忠厲簡知殊協濟艱難練建机政克遵師帥之選聿求聲氣之同眷此衰遲曲加
推挽然以憂患磨棄之餘而揔軍旅之事以孤冷迂
疎之跡而領方面之權大懼曠越以速罪戾方今兩
路防秋之期迫矣諸郡卒歲之計蕭然杖鉞有江湖
者大軍亟旋弄兵潢池者餘孽猶在欲討捕則兵將
單弱議招納則錢糧匱空將何以宣暢國威撫安民
瘼職思其外愧溢于中願乞骸骨之章以保收桑

掄之節敢先陳其悃愊庶必與于矜從瞻望無期傾
依徒切白露已降清風戒寒奐尚孝宗嫌諱于鼎茵以茂
對于光寵其為頌詠罔既敷宣

回荊廣四路監司郡守牧

右某啟比者誤承中制俾鎮上流宣九重之恩威撫
四路之凋瘵委任實重聧綿薄以難勝褒借過優孚
書詞而增惕伏惟某官克明治本深恤民勞雖身寄
于江湖每心存于王室廣東西云誠心于善雅喧適入每有推挽之言困政吻路
之事干戈未定夫豈偷安朝夕之時智略有餘正賴協

濟艱難之運願加調嗇前對寵光

謝宰執宮祠

右某啟昨任知潭州兼湖南安撫使蒙恩差提舉司
西京嵩山崇福宮任使君往者奏牘上陳方願從于
閒散人言洊至乃特狥于保全還真館之舊遊解師
藩之重任驚慙有覥感涕無從伏念某憂患餘生衰
遲多病久已忘懷于世味但思息跡于海濱日昨又
誤蒙上恩付之閫寄既不容于遜避亦願效于驅馳
自揣湖湘亡更晦朔招捕叛亡之盜拊循凋瘵之民
雖竭迂愚何補萬一六弗勝重任丐歸亟上于皂囊屢
致煩言疏罪已遭于白簡慕古人之餘義不敢自論
方朝廷之清明終期昭雪仰蒙庇覆使即便安小草
出山徒有噬臍之歎大鈞播物敢懷躍治之心此蓋
某官體道為公待人以恕每慮一夫之失所不使顛躋
素知衆叧之鑠金重煩解釋致茲疎拙亦荷甄陶負
罪養疴方自藏于邱壑趨風承教益遠出于門墻願
調衛于鼎茵以茂膺于光寵其為瞻詠罔既敷宣

賀徐樞密啓

伏審光膺帝別進貳樞庭朝廷得人海宇增慶恭惟
樞密端明春氣剛大毓德粹和節操追于古人識度
超于當世飛英騰茂久輝映于士林聳壑昂霄果自
致于雲漢鄧禹之遇光武得于立談馬周之說太宗
言若素宦諫論思諫省有古直道之風視草金鑾膺
大手筆之任淵衷簡在右府進陪聞望素出于漢庭
風采聳聞于天下惟王室之大競得士為先而帝者
之中興非兵不可與展盡于底蘊以協濟于艱難顧
茲罪废之餘加以衰老之及採薇散髮方屏迹于山

林承顔接辭阻趍風于齊館願亟成于勲業亦與被
于帡幪尚孝宗嫌諱鼎茵益綏福祉其爲瞻詠罔既敷宣
賀趙參政啓
伏審光奉贊書進參機政惟俊傑之登用副中外之
具瞻綸綍既頒搢紳交慶恭惟參政太中精忠許國
肅括提身踐揚徧于華塗關望推爲舊德自當宜子
屏翰一云自召還于藩輪益茂著于猷爲果膺帝俞參付國柄
濟難難之大業允資帷幄之謀跡仁壽于斯民行被
陶鎔之化顧茲踈拙久仰聲光一云久荷照知方屛跡于山

林阻趍風于廊廟抵目傾耳願觀鐘鼎之勲枕石漱
流亦被帡幪之賜其爲頌詠罔既敷宣
賀胡樞密啓
伏審光膺帝制進貳樞庭朝廷朝得人海宇增慶恭惟
樞密端明才高杞梓德粹珪璋節操追于古人識度
超于當世飛英騰茂久耀映于士林聳壑昂霄果自
致于雲漢奉使絶域而無難色臨總銓衡而靡棄才
自結睿明之知遂登宥密之地惟王室之大競得士
爲先而帝者之中興非兵不可與展盡于底蘊以協
濟于艱難其翼奉披承每懷契濶雖仰德以勤止顧
修門之闊然餘茲罪戾之餘加以衰耄之及採薇散
髮才屛跡于山林承顔接辭阻趍風于齊館願亟成
于勲業亦與被于帡幪孝宗嫌諱鼎茵益綏福履其爲瞻
詠罔既敷宣
回温州范相公啓
伏審光膺帝制進貳樞庭方涓日下車之初推承流
宣化之本山川改色士民聳觀恭惟知府觀文相公
毓德粹和養氣剛大自躋言語侍從之列風著獻納

論思之忠光輔聖朝美化行乎南國退居具館雅志
在于東山惟眷注之特隆豈燕閑之能久果承明命
來臨大邦樽俎折衝不妨于坐嘯巖廊燮理行聽乎
賜環顧抱病山林之間阻趍風齋閣之下願綏福履
茂謝寵光聽詠之私敷宣罔既
回臨安梁侍郎啓
伏審光奉贊書峻躋法從總天府浩知之任幹邦計
盈虛之權妙選得人公議惟允伏惟知府判部侍郎
珪璋粹質杞梓宏材政事優于漢庭風采聳于人望

果膺府獎進陟禁嚴未遑慶福之脩先畢好音之迨採薇散髮方待盡于山林騰茂飛英佇策勲于廊廟願綏福履益對寵光

梁溪先生文集卷之第一百三十終

梁溪先生文集卷之第一百三十一

啓下

賀趙相公啓　賀張樞密啓
賀趙相公啟　賀張相公啟
賀孟樞密啟　謝宰執復大觀文啟
復郭少傅啓　賀福帥曾尚書
賀江西趙都運都　謝宰相置制江西啓
與安撫胡侍郎啓　制置江西回監司郡守啟
賀秦相公啟　賀執政啟

回福建鄭運使啟　回福建黄運使啟
回宮使王待制啟　回臨安府張待制啟
回江相公啟

賀趙相公啟

伏審光奉制書延登揆路吉甫用而周邦咸喜裴度留而唐室以安君臣慶千載之逢廟社增泰山之重恭惟平章僕相射公養氣剛大稟德直方以精忠自結于生知以寬厚素成于隆望召從帥閫入贊化樞方有元戎十乘之行遂膺袞服九章之命安石運籌

而符秦胥遯汲黯在位而淮南寢謀何必肩輿揮羽扇以卻敵固應當軸坐黃閣以折衝惟天子明不疑不貳極儒者事允文允武當艱難思將相之秋宜出處係安危之本綸言所播輿論攸歸方今近有僭僞之廝遠有仇讐之狄六龍駐蹕之所麾定二聖回鑾之日未期恢復中原必有祖生之志保綏江左亦資王導之才光輔大有為之君遠攄不世出之略竹觀勳績亟載旂常某仰德雖勤章趍風釆卧病江海悵無良覲之緣拭目山林願見中興之象保綏福履茂

對寵光贍詠之私數宣罔既

賀張樞密啟

伏審光膺帝制再踐樞庭汲黯進而淮南寢謀吉甫用而周邦咸喜綸言所播輿論交欣恭惟樞密少保毓德粹和養氣剛大飛英騰茂久輝映于士林聳壑昂霄果自致于雲漢馭六龍以返正夙高浴日之功揔萬旅以臨邊雅著折衝之績然而曾參孝而不毋免于投杼不疑廉而人或云其盜金無實之言自古所歎惟金石之忠雖磨而不磷故貝錦之謗不辯而自明帝曰旋歸復青氈之舊物人思愛立正黃閣之虛員願勿戒于險艱益展盡于底蘊以副蒼生之屬望以報睿主之深知願兹憂患之餘加以哀耄之及株藪散髮方自屏于山林承顏接辭嘗陪于樽俎志氣既合襟懷自親雖出處之不同豈寤寐之敢替拭目傾耳亟觀鐘鼎之勲枕石漱風亦被悄悰之賜具為頌詠罔敢數宣

賀趙相公啟

伏審顯膺大號進秩上台策勲居群后之先茂賞位

百僚之長經綸所播海宇交欣恭惟平章都督僕射相公道與全材天降大任氣鍾河岳之秀學洞天人之微被遇眷知出陪輿運踐歷中外茂著休聲膺考（孝宗之名）之運于艱難危疑之秋應事機之變于倉卒擾攘之際綽有餘裕澹如平時翊六龍以親臨天威大振致醜虜之宵遁國勢遂安惟高祖垓下之師發縱指示則酇侯為最肆真廟澶淵之役扶持贊襄則萊公居多載考之于今何愧于古疇元功之特異付魁柄而增榮操此萬邦式是百辟內則揔羣材而熙庶績

外則護諸將而統六師王謝風流旣輯寧于南土房杜事業行致力于中原某也憂患之餘萍寄可笑巖廊再月謾為曲突徙薪之謀湖海九年但有散髮採薇之志豈意垂老之日得見中興之期抱痾山林亦荷帡幪之大德書名竹帛永觀柱石之殊勳欣詠之私宣毅罔旣

賀張相公啟

伏審光膺典冊進秉鈞衡襄度平淮冠之强仲山補袞職之闕側聞渙號大穆師言恭惟平章都督僕射

相公德粹珪璋忠貫金石洞察天人之精揆該極古今之變通被知遇于國家多故之時立功名于春秋方盛之日御六龍而返正素推浴日之功統萬旅以折衝茂著宣威之績險夷自得出處何心遣戎輅之戒嚴馳鋒車而趣召雲銷霧散盡釋流言而坤轉乾旋頓回異眷復樞機之舊物撫疆場之全師羽扇以揮貔貅奮屬靈旗所指犬羊遁逃坐收卻敵之功克濟保邦之畧策勳行賞延登揆路之華委任責成無撼戎軺之重顧房喬之謀必斷于如晦而曹參之位宥次于蕭何讜論嘉謀豈特設施于南土遠撫長駕行將恢復于中原某也遲暮孤踪漂流遠客杜門養疾每迂長者之高車捉麈緩談竊聞君子之異論以山中之洪景識江左之夷吾喜樂正之育為義蓋緣于好善慶王陽之登用志豈在于弹冠有德進則朝廷尊中國强則蠻夷服佇吉甫建中興之業俾元亮返故園之居願頌之私數宣罔旣

謝宰執復大觀文啟

奉香火于琳宮已負素餐之責冠班聯于書殿更貽

非據之譏拜命甚優撫躬增厲伏念某甌閩冷族乾坤腐儒李廣數奇豈有封侯之望虞翻多難蓋緣骨相之屯誤被聖神之知首付鈞衡之任信古志驚惟知專意而直前防患衛疎靡慮危機之暗發進用再月何補事功流落九年備嘗艱險脫瘴鄉之瀕死荷睿主之深慈幼安浮海以來歸仲子灌園而奚恨杜門屏跡初非絶物而離羣卷舌吞聲但欲省緣而藏拙不圖老至之際乃見中興之年此道獲伸勃〻胸中之氣厚誣償洗倫〻物外之人雷風鼓行蛇豕旣

進日月自照皂白分清惟皇作極而無好惡之私與物為春而無遹遐之間政茲孱陋亦預甄收此蓋伏遇平章都督僕射相公道大包荒誠深與善以和羹之手而均調于四海以回天之力而獨亮于一人執政云雖量鎮浮沉誠心樂善以譽敏之才肆開公正之參陪于機政以同宣之德協濟于艱難塗大啟休明之運遂使青鏁之舊物復加白髮之陳人軀飯廉頗龍鍾已老據馬鞍緣援矍鑠何為願藥餌以扶衰稍救無生之學期掛冠而上綬漸為歸老之謀雖在山林亦托陶冶其為感愧罔既敷宣

賀孟樞密啟

伏審光膺綸制進長樞庭兵本得人國勢增重恭惟樞密正奉材高杞梓德粹珪璋忠精自結于主知寬厚允符于民望久陪機政懋著猷為出總王旅則貔貅奮而盜賊銷居守帝都則宗社安而士民協勲勞既盛眷倚愈隆果膺華袞之褒遂陟元樞之政中原未復正須方叔之壯猷黃閣價虛日覲仲山之補袞某也荷知有素蒙庇甚深屏迹山林悵望門庭之遠書銘竹帛適觀柱石之勲尚本字之諱鼎茵益綏福履其為賜咏罔既敷宣

復郭少傅啟

伏審光奉明恩進膺異數高牙大纛易鎮雄藩希覯冢車視亞傅綸言所擢輿議允諧恭惟歡慶儀伏以知府制置少傅太尉才氣無雙如漢飛將姓名出衆過唐花卿毅然熊虎之姿卓爾韜鈐之略輟宿衛于禁省總戎律于海邦未閱歲時懋著勲績介圭入覲聲嘉謨啟沃之忠顯服來歸受康侯錫命之寵誕膺新渥還殿舊疆未遑慶[illegible]之修先辱華緘之逮感惟哀

病當揖英風太白之識子儀其當未遇林宗之善元禮則為過情每煩問勞之勤尤見眷懷之厚顧風義之若此宜功名之謂何霜露戒寒鼎茵尚聖諱願益綏于福履以茂對于寵光詠頌之私敷宣罔既

賀福帥曾尚書啟

伏審光膺明命起鎮巨藩方面得人士民胥悅恭惟知府安撫閣學尚書學高儒苑望重漢廷風崇靜退之風久處燕閒之地寵衷簡任物論攸歸果承綸綍之褒付以師帥之任褰帷入境已增煥于江山頒詔

宣風行與諸于襦袴願致迂拙益荷照知屛伏山林
幸遂依于餘託瞻承眉宇欣將奉于緒言慰抃之私
敷宣罔旣

謝宰相制置江西啟

伏奉告命除前件差遣已于今月二十三日到本路
交割職事訖者杜門卻掃方從養疾之私推轂援師
誤膺謀帥之選溫詔不容于遜避便朝仍許于對剔
訓勅丁寧錫予優渥凡十年之黙閤舉一旦而光明
惟西江之奧區乃上流之重地控引淮浙襟帶湖湘

荐罹兵火之餘重以旱災之甚流移者十室而六七
墾耕者百畝之二三物力屈而人心驚疑穀價翔而
餓莩聯屬兵不足以禦敵財不足以養兵跡使疎通
之才未知所濟以付迂疎之質其何以堪惟朝廷不
吝金穀之資遂俾士民得全性命于荒歲則夫膚陋
或可冒居此差乎章都督僕射相公勳業格天勤勞
接下持衆美効之君而不忌任大事濟以斷而不疑
主盟善類之風協濟中興之業有如愚拙亦荷陶鎔
容其嗅味之同不待顏辭之接內朝燕見密借吹噓

東閣開樽屢陪譚語意氣相期于古人之上規畫粗
窺于高論之餘有社有民旣誤蒙于推援足兵足食
更遠賴于恩輝激昂衰病之姿黽勉尺寸之效過此
以往未知所感

賀江西趙都運啟

伏審光膺帝制榮領使符總三江漕輓之權足一路
兵民之食克當委寄允屬老成恭惟都運閣學冑出
神明時推俊傑茂著風猷之美早聯侍從之華琳館
燕閒士論久推于雅望楓宸進對淵衷益注于眷懷

果奉明恩起司大計惟西江之奧壤乃南國之上流
邇當旱暵之餘坐致財用之乏飢卒開口而待哺流
民戀土而思歸素飫術業之優宜寬宵旰之願識惟
疎拙獲託芘輝咫尺清光方幸蒙恩而入覲崢嶸高
義行遂承顏而接辭欣忭之私敷宣罔旣

與安撫胡侍郎啟

入覲軒墀被寵光之渥出臨民社叨承善政之餘謨
行造門庭遂交印綬恭惟知府安撫閣學侍郎儒林
杞梓天府珪璋讀書過于古人落筆妙于天下早持

荷甯有論思獻納之忠久分虎符爲體樂詩書之帥北奉鋒車之召將爲玉堂之游顧茲衰病之姿乃有交承之契規摹具在遵儆奚難今將軍乃故將軍素辯榮辱之境舊今尹告新令尹願聞獄市之言齋閣匪遙聲在望其爲欣頌罔旣敷宣

制置江西回監司郡守啓

杜門卻掃方遂養痾之私推轂援師誤應謀師之選溫詔不容于遜避使朝仍許于對揚(或云傳車已戒于路行或云傳車仍許于造朝)愧箋牘之末修辱緘題之先貺過形褒飾時佩眷懷力疾致官幸托託輝之德虛心奉敎預深慰流之情(遠邵云聲塞久建英遠批承之幸門閣在望弟深金仰之情江西州郡云力居政官實紹鄭邦之助協心共治庶九荒政之修經過州郡云假道封圻將有杖承之幸栻目符采預增慰流之情)歲律方新物華以始願精調于覆餗以茂對于寵光頌詠之情敷宣罔旣

賀泰相公啓

伏審顯奉册書延登揆路絲綸所布朝野交欣恭惟懽慶伏以平章僕射相公毓德高明養氣剛大臨危著難奪之節奉上有匪懈之心頃膺考(孝廟嫌諱)之求未究經綸之業果符夢卜再秉鈞衡居東三年政復歸于姬旦闢國百里日有望于召公當天步艱難之秋繄廟謨開濟之力冀茂建于宏勳以光輔于中興某罪戾餘生衰遲晚景山林屏跡方遠託于幈幪鐘鼎篆銘願通觀于勳績其爲贍詠罔旣敷宣

賀執政啓

伏審光奉贊書入參大政(王樞云登右府)延綸言所播輿議交欣恭惟懽慶伏以某官挺杞梓之宏材蘊珪璋之粹德(孫李云道義足以鎮浮文章足以華國王樞云謹高明絕俗之姿稟剛大邁往之氣)以聞望久孚士論以精忠自結于主知果膺寤寐之所求進貳機衡之柄(王樞云峻躋宥密之地韓信之拜大將一軍皆驚及熙之在本朝陰謀白)息方國步艱難之際實廟謨經濟之秋冀展盡于壯猷以扶持于休運某被風有素賀廈惟深未遑竿牘之修先辱緘題之貺山林屏跡正遠託于幈幪鐘鼎篆銘願通觀于勳烈其爲贍詠罔旣敷宣(孫李云某披風有素賀廈惟深屏跡山林遠托幈幪之賜篆銘鐘鼎詩觀勳烈之盛贍詠之私敷宣罔旣)

回福建鄭運使啓

伏審運使郎中風駕軺軒再臨閩部江山動色旌旄

旆之重來士民歸心知恩感之素著顧兹衰病方托
芘麻未遑尺牘之修先辱華緘之貺其為感愧罔旣
敷宣

回福建黄運使啟

伏審運使大夫光奉宸恩遠臨閩郡方下車視事之
日有褰帷攬轡之風士民歸心江山增煥顧兹衰病
方託芘麻未遑尺牘之修先辱華緘之貺其為感愧
罔旣敷宣

回臨安府張待制啟

伏審光被異恩峻陞次對綸言䜣播輿論交欣恭惟
權慶伏以知府安撫待制智術疎通才猷敏劭有崇
雅熙淳之略射剸煩劇之姿治中外踐揚聲著聞甚
作鎮南服共推弾壓之風進直西清宜有論思之益
春遇方寵權任匪遥顧兹衰病之餘累辱緘題之貺
慰藉良渥佩服惟深方節序之嚴凝宜寢興之調適
佇聞休命以移師言頌詠之誠敷宣罔旣

回宫使王待制啟

伏審寵被新恩光復舊物恭惟權慶伏以宫使待制
受材宏博蘊德粹温獻納論思早通班于法從承流
宣化殆遍歷于名藩適當艱虞之秋久困閒散之地
風雨如晦而鷄鳴不已玉櫝韞石而山容不枯惟閩
學之愈精致年德之靡劭果膺涣號一洗前非還通
顯之華資遊燕閒之真館玉堂金馬行當翱集于天
衢大册高文佇聞噲炙于人口久親襟抱雅荷照知
未進翰墨之修先沐緘題之貺其為愧佩罔旣敷宣

回汪相公啟

伏審入覲明廷顯膺異數視亞傳品秩之峻儔上將
威儀之多以光鄉郡之行實為儒者之寵恭惟權慶
伏以知府少傅節使相公賦材宏達毓德粹和久依
日月之光遂感風雲之會當國論于艱難之際結主
知于密勿之中去國十年眷注之懷不替而造朝三
接恩遇之禮特隆帟冕衮車來恭桑梓碧油紅旆照
映川原宜惟鄉里之榮觀蓋亦搢紳之盛事惟宣城
之名郡乃江左之奥區民俗厚龎初宜勞于撫字江
山秀發諒不廢于登臨佇觀厥政之優即聽賜環之
亟甚久陪鷰寓雅辱照知未遑尺牘之修先荷緘題

之既肅霜在候清風戒寒願精調于昜茵以茂綏于
壽考其爲頌詠罔旣數宣

梁溪先生文集卷之百三十一終

梁溪先生文集卷之第一百三十二

記上

報本殿記　求仁堂記
寓軒記　拙軒記
凝翠閣記　叢桂堂記
丈卿記　報本菴芝草記

報本殿記

佛教自東漢流入中國歷魏晉至梁其教浸盛于是
雙林善慧大士出焉以大智慧善巧方便創建法藏

佛菩薩語悉貯其中機運輪旋于頃刻間轉百千匝
了無滯礙其有信者與受持讀誦勝妙功德亦差無
別故後世語建藏者必以善慧大士為之本下逮隋
唐其教愈隆然所謂經律論者猶未備也于是三藏
法師(諱聖)裝出焉以堅固誠心發大誓願遠求法要盼
然一身經二十年行數十萬里歷無數國土險阻艱
難濟于九死乃始得至所謂西天者講習諸法以經
律論歸于北方而三乘教典始遂(欽廟嫌諱)其故故後語
求法者必以三藏法師為之本是二大士宏闡師教

開示未來有不可稱量之功後之置藏讀經律論者多矣不能推其所自而為之報非闕典與右文殿修撰羅公于寶峰栖雲禪院既與寶藏使信心士有所依歸又闢經堂使其眼人有所閲習深惟建藏求法二大士之功不可弭忘乃即寶藏之西經堂之後別（高宗名）小殿設其像貌而奉祠之禮也殿成求名于予予竊謂古者以農而食則必為之祭先農以蠶而衣則必為之祭先蠶以牧馬為政則必為之祭先牧凡祭祀之間所以仁鬼神者皆推其本而報之仁之至

義之盡也今古文公知二大士為建藏求法之本（高宗諱）殿設像使其徒日以香花飲饍歌唄讚歎修諸供養以昭報之實古之制也宜名其殿曰報本則奉祠之意舉矣夫誰轉是藏閲是經者于焉瞻禮得其所自知善慧大士以大千經卷轉彈指頃為立教故知不為易也知三藏法司不受軀命遠涉異域為求法故而不為難也發無上心而有為者亦若是則所以報之者豈特花香飲饍唄讚嘆修諸供養而已哉予既以此告公又退而為之記以授住持真戒大師可臣使鐫諸石殿經始于宣和改元之夏告成于明年之秋可臣實揔是役者甚力而才云宣和二年也月朔昭武李某記并書

求仁堂記

李子所居之堂以求仁名之客有過而問焉曰求仁而得仁仲尼所以稱夷齊也子之名堂取諸此歟曰然客曰子將惡乎求之曰仁者如射反求諸己而已矣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吾嘗以是求之客曰然則得之歟曰否客曰何為其然也李子曰君子之于仁

其求之也易其得之也難一心之外無餘仁一仁之外無餘法内之方寸外之萬物周徧渾融同一仁體反身而仁樂莫大焉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故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非以其求之之易故耶然而仁之為任重非強有力者莫能勝也其為道遠非篤行者莫能至也一出處語默之失當一視聽言動之非禮皆足以害仁故曰仁者其言也訒為之難言之得無訒乎非以其得之之難故耶唯其求之也易故其能用力于仁者聖人之所深取也唯其得之也

難故非見善明用心剛特立獨行而不顧者未有能成其仁者。孔子之門弟子多矣若由之可使治其賦也若求之可使為之宰也若赤之可使與賓客言也至于仁則曰不知其仁也以仁許之顏子一人而已故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列國之卿大夫多矣若令尹子文之忠也若陳文子之清也至于仁則曰未知焉得仁以仁許之管仲一人而已故曰如其仁如其仁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得仁之難有如此者其于微子比干箕子則稱之曰殷有三仁焉其于伯夷叔齊則稱之以求仁而得仁又何怨是皆見善明用心剛特立獨行而不顧者也客曰然則求之有道乎得歟李子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求而勿得者有矣未有不求而得者也君子之于仁也用之如水火熟之如五穀顛沛造次必于是也終食之間不敢違也當仁則雖師有所不讓成仁則雖死有所勿顧夫然故邇之事父遠之事君窮之善身達之善天下由自愛至于博愛由盡己之性以至盡物之性而仁不可勝用矣客問曰然則夫子知之何李子曰求仁者君子之所同也得仁者賢者之所獨也以仲尼因天縱之將聖然而于仁則不敢居而罕言之況于予乎雖然嘗試與己克己之私復禮之本立則見其參于前也在輿則見其倚于衡也夫然後行則所謂仁者固已粲然畢陳矣姑盡其所以求之在我者庶幾乎死而後已又何容心于得不得之間哉客曰唯唯退而書其問荅之辭以為求仁堂記云

寓軒記

梁溪居士既謫沙陽官廨陋甚不可以居而居于興國佛宮自春徂夏氣候敲蒸思得寬敞幽邃之宇以為燕居遊息之地而宮之西有軒焉前此以為過客之館蕪廢不治因命工以葺之架青松以障日植翠竹以來風飾曲欄以為花卉之圃理小盆以為芰荷之池地之坳垤者與瓦甓之破缺者墻壁楹檻之漫漶者皆以人繕加之不數日煥然一新于是易其舊而名之曰寓軒夫哉寓乎諦觀此身其本何有從虛幻生從顛倒起如夢中人如逆旅舍其百骸九竅六

藏談而存者固已寓矣況夫奔走往來涉世而游患乎況乎愚贛妄發負罪而遠謫乎以此身而居此軒無適而非寓也雖然自其細者觀之以眇然之身而寄于四方上下無窮之間雖蠻觸之國于蝸角浮漚之起于瀛渤未足喻也自其大者觀之則方寸之中含容六合無有遠邇隨念現前大地山河視以一眼華藏世界包以一心則雖仕宦而等于游戲可也雖罪謫而隨寓安之可也以此身而居此軒雖寓也其有非寓者存焉嘗試晨起而坐于軒止取佛菩薩語

而觀之否則取經史百家之言而參訂之否則焚香默坐者循往咎以念前日之非否則賓客遊從咏歌笑語以極一時之樂如幻人言如呼聲响佛菩薩之言亦寓也如糟粕如筌蹄經史百家之言亦寓也念前日之非而罪性本空非亦何有樂一時之樂而生滅相續樂亦不常是皆寓而已矣于諸寓中有非寓者則是軒之前青松翠竹花圃荷池墻壁瓦礫皆足以坐證實相而況于佛菩薩之語經史百家之言與夫默坐者循游從咏笑者乎噫安得忘言之士與之坐寓軒之上而聽梁溪之寓言則所謂非寓者庶幾見之因寓意而為之記云宣和二年四月十二日記

拙軒記

梁溪寢室之側有小軒焉以為燕居食息之所竹(英廟嫌諱)蔥蘢鳴禽上下窗明几淨清風徐來梁溪欣然悅之因名之曰拙軒客曰是軒幽邃閑雅為子之所悅頑乃以拙名之何也梁溪曰昔柳子厚謫瀟水上愛其溪山泉石之美買而居之自謂以愚觸罪故凡銘山泉石皆名以愚今予以拙謫居于此而是軒廣不

踰丈無丹雘之飾竹(英廟嫌諱)雖美叢桂茂密不加剪治全其自然獨為拙者之所樂則以拙累之不亦可乎客曰子之拙奈何梁溪曰子聞我說之拙乎竭淇園之竹以為筆畫中山之兔以為毫不足以載其一二也雖然嘗試為子言其崖略予行不知塗之險夷以顚于危予動不知時之利鈍以底于困言出乎口行徐為妍予獨澀訥其味淡然意萌乎心機警則藏予獨迂疎愚闇毒方學欲趨時為進之梯嗟予獨拙抉摘杳微得之雖艱不可時施文貴適用片言有餘嗟

予獨拙衆訂群書務怪貪奇祗可自娛古今之變如水如陸舟車易用沒世不復予獨悵然謂古猶今欲挽唐虞草民之心萬乘之威如雷如霆神龍之鱗其孰敢嬰予獨巍然忘君之勢欲以螻蟻求裕天地人之任職循默為貴如不聞知緘口莫與議富貴可保乃為得計拙者居之不能自已遇事輙發寧復顧已人之仕宦因時逐勢高步青步一日千里下者亦能寸積銖累拙者居之等于遊戲得如嚼蠟失如脫屣凡是數者皆拙之故其大亦然其小無數雖或悔之

俄而復然與生俱生殆禀于天昔者老氏大巧若拙此巧而拙者也羿工乎中微而拙乎使人無已譽此工而拙者也皆不得為真拙若予之拙其真誰如求之于古有拙于儲料而勞于撫字者有拙于生事而舉家食粥者其斯人之徒歟客曰嘻甚矣子之拙也吾將求良醫若古之扁鵲踰跗者飲子之神藥鑿去方心規而圓之庶幾子之拙有瘳乎梁溪咈然不悅曰天生拙于予俞跗扁鵲其如予何且予之得全于拙也不知天之高地之厚四時之寒暑萬物之化生而況于是非利害之端乎今雖竄逐以其拙故隨而安之亦知谿山僻地之異于朝廷也窮愁羈旅之異于顯達也幸蒙恩貸得歸田廬一觴一咏左圖右書完餘教于釋老味正道于吾儒庶乎處之一得收寸功于三餘也抱茲拙于終身又豈能釋此之樂而從事于知巧之吾歟既謝客退而述之以為記因自號拙翁云時宣和二年四月二十五日

凝翠閣記

英和改元之夏某備員左史以愚觸罪幸天子矜憐

不忍置之斧鉞黜守筦庫使食其祿以自循省仰戴隆恩雖天地父母之施無以加也迨抵沙陽雖號僻遠而溪山秀發食有魚稻筍蔬之饒士夫多賢者方竊自幸而視事之夕民居延火幾爇官局力救得免臨流有閣以為征商之所是夕火焚靡有孑遺久不克高廟御名其明年夏邑令黃存道丞曾昻尉吳燦相與謀曰吾邑溪山之勝茲閣所得居多且征商之所不可缺也莫若因其基而增廣之公務不廢而暇日得以資登臨之樂不亦可乎于是僝工鳩材不踰月而告

或楹桷窓櫳(宗扃嫌諱)潔顯厰不侈不陋飾以黝白下瞰
平津前揖七峰層巒遠岫左右環抱雲林煙草映帶
連綿四壁一色因目曰凝翠閣而置酒以落之酒酣
某舉酒以屬二三子曰天下之事似夫偶然偶然之
中有數存焉茲閣也回祿焚而闢之二三子(高祖諱)而
成之罪戾之跡又適來此為之名而書之皆似夫偶
然而實非偶然者也溪山風物之美無窮也而二三
子官守有時而去也罪戾之跡雖已蹷斥異時倘緣
恩霈得歸養親以自屛于山林亦不長繫于此也苟

不記其歲月何以示來者且為他日追念遊從春々
之恩乎子為我具碑材請以鄙文記之皆應之曰然
已而碑材具乃述其始末與相告之辭以為之記時
宣和二年五月十六日梁溪居士李某記并為之書

叢桂堂記

元豐中沙陽人有得詩一絕于夢中者其詞曰吾廬
仙桂作叢榮獨陌先登歷幾春今日月娥親付與黃
金榜上第三人後四年而了翁登第與詩語合乃知
此夢之祥瑞為陳氏設也了翁同祖兄奉議公欲取
詩語名所居之坊而不果其子正式居憂多暇葺隱
圃小堂而新之堂之左右有桂數本蔚然芬芳因以
叢桂名之從先志也堂成裁長箋叙其所以來謁予
求大字榜楹間且乞文以記其事予不得已而為之
言曰夢與覺一理也我與物一心也知夢覺之無二
理則知未然之理事兆于夢寐者初無今昔之殊知
物我之無二心則知在此之捍見于彼夢者初無自
他之別蓋自其虛幻假合者言之則有為之法無非
妄者況于夢乎況于他人之夢乎自其妙湛圓明者

言之則真不離妄即是真自夢々他亦無差別了之
者為聖果而此本不增故雖他心宿住無所不通而
達諸法空未嘗執著迷之者為凡夫而此亦不減故
雖塵勞妄想無所不閡而其夢寐精神固與天地流
通亦能顯發未然之相故若叔孫之豎(英廟嫌諱)牛永叔
之槃石焉後皆果然世之人指此以為默定默定是
也定之者其誰耶殊不知妙湛圓明周徧法界同一
真體更無副法今日之所夢異日之所為豈有前後
間斷差別法耶由此以推之則過去未來現在三世

之法亦若是而已矣夫叢桂之詩為陳氏祥而夢于他人應于數年之後若合符節此見夢者此得夢者此應夢者嘗試以是觀之正式字與宗年逾六十風度怡曠嗜作詩得前輩句法于他事一不問晚得子雖幼而岐嶷夙成宜善教之叢桂之祥不一而足必有在矣皆宣和二年五月十六日梁溪李某記并書

文鄉記

文鄉自開闢以來有之不知其分域之廣幾千里也其土居天地之中得陰陽之和氣其民多君子明于

理義思深而慮遠其智俗溫厚華藻自然爾雅好辯而善謀其上之所以教下之所以學有詩書禮樂之說天文地理律歷刑法之術山川鬼神鳥獸草木之名俎豆鐘鼓舟車器械之數罔不畢備游其鄉者餐和而飲德神凝而心醉超然自得不知有饑渴之急寒暑之變也可以終其身而名没世是以君子貴之然其風俗隨世升降必有一鄉之豪傑相與唱和從而振起之方堯舜三代之世文鄉大治深醇雅正有灝灝噩噩之風當時非特朝廷之上知褒文鄉而推表之也雖婦人女子小夫賤隸亦往遊焉周衰孔子與其徒為之主盟而洙泗之間誾誾如也故其言曰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于文鄉也（太祖諱）人其如予何蓋其自任之重如此下及戰國文鄉浸衰深醇雅正之風變而為縱橫捭闔之俗獨屈原宋玉之徒掘起其間頗有古意博辯瓌麗未免有感憤譎怪之作說者謂體慢于三代風雅于戰國乃雅頌之博徒而詞賦之英傑不其然歟秦燔詩書殺豪傑漢祖提三尺劒由是為上得之當是時文鄉幾絕濱天

下平定賈誼司馬遷相如劉向楊雄班固之徒出焉而文鄉復振歷魏晉至隋習俗靡麗卑陋淺無足取者及唐韓愈唱之柳宗元和之排斥百家法度森嚴而文鄉凜然與漢相望宋興剗五季之餘習歐陽修以古作導之于前王安石以經術成之于後而蜀人亦有以奇辭佳句鏗鏘于其間者是以文鄉之盛接武三代而下視漢唐為不足多也然則自漢以來數君子者其皆一鄉之豪傑歟比年豪傑不作文鄉浸復衰弱委靡不振豈其遯伏山林沉潛下僚埋光

鏤彩而不肯為出乎予將遊其鄉而訪之故為之記

報德庵芝草記

鄧純彥昆弟相與築庵于先運使公新墳使釋氏之徒焚修以資冥福予為名之曰報德庵未几有芝十數本產于庵中無木石即土而生初頗脆柔浸以堅實輪菌離奇其色曄然純彥以語予且求文以記其事予竊思今夏芝生于鄧志宏家枯梅榦間凡十餘本而未已今又生于報德庵二家方居喪力事襄事葬其親而不失時芝草之祥瑞為此致不然曷為而

來哉始予抵沙陽詢耆老以邑之習俗皆云俗多緩塟其親權厝淺土有至于數十年而大事未集者予詰其故則曰俗以風水禍福為信然拘忌陰陽歲月時日以故不決又所以送死者厚修佛事待賓客治墳墓其費不貲力不足者恥其不若人因循遷延以俟其力之可以葬而不知年數之積也予喟然嘆曰習俗之弊乃至是耶古者卜其宅兆而安厝之端為亡者設耳傳所謂龜言永著言市者是也後世始有風水禍福之說治其術者遞相毀訾以求自售借使

一家有數兄弟則必曰此利于長而不利于幼此宜於仲而不宜于伯從而惑之則是終不可以塟也昔楚昭不肯移禍于其臣晉悼不肯移害于其民而君子以為達柰何欲邀禍于身而不塟其親哉拘忌陰陽歲月時日之非唐呂才論之詳矣請試舉其大槩古者諸侯五月而塟大夫三月士庶人踰月皆以會葬之多寡遠近為制未嘗拘于歲月也魯之葬定公遇雨不克而易日鄭葬簡公而司墓之室當道毀之則平旦而窆不毀則日中而窆子產命勿毀窆以日

中是未嘗拘于日時也陰陽家者流使人拘而多畏假于歲月日時以集其說何足信哉若夫送死之厚因以不葬則又失其本矣子路曰傷哉貧也生無以為養死無以為禮也孔子曰啜菽飲水以其所以養養之至也〔聖祖諱〕棺而窆以其所以葬葬之至也今以修佛事待賓客治墳墓力為未足而使亡者不得返其真豈不失其本哉然則如之何而可曰風水禍福與夫陰陽歲月時日之說世俗有之姑用其說而弗況焉者可也佛事賓客墳墓世俗有之姑量其力而勿

過馬可也今純彥志宏家能如是則芝草之祥出而表之若有陰相之者蓋將示人以移習俗之弊故予因為之記而及此庶幾綫喪葬者有感于斯文信而行焉芝且生于予之室矣咨在宣和八年八月五日

梁溪居士李某記

梁溪先生文集卷之第一百三十二終

梁溪先生文集卷之第一百三十三

記下

蘄州黃梅山真慧禪院法堂記
澧州夾山普慈禪院轉輪藏記
武威廟碑陰記　遊羅浮山行記
松風堂記　毘陵張氏重修養素堂記
邵武軍泰寧縣瑞光巖丹霞禪院記
汀州南安巖均慶禪院轉輪藏記

蘄州黃梅山真慧禪院法堂記

教外別傳正法眼藏自達磨西來至忍大師為震旦第五祖然後祖道流通宗分南北由一燈傳百千燈至于無窮得法者不可勝數豈具信根久乃純熟堪任大事而一華五葉時節因緣自應爾耶蘄州黃梅五祖山真慧禪院祖師道場為天下名利而法堂歲久雲蒸木腐將有傾壓之虞住持者募緣修建邑人蔡氏闔而喜捨捐家資三百餘萬鳩工掄材煥然一新堂之高五十有二尺其深如之其廣倍之修梁虹亘層簷翬飛宛傳嚴麗遂為淮右諸刹之冠經始于

宣和壬寅之秋落成于乙巳之冬始之者長者自表也成之者長老宗綫也堂成後三年歲次戊申予被命居武昌假道湓浦綫不遠百里過予求為之記余謂綫曰一切諸法皆非實相雖佛菩薩為法出世如夢如幻況其餘乎今子建堂說法土木之所假合丹雘之所粉飾其堂然也以何為法直指心源見性成佛其法然也以何為說撞鐘擊鼓升堂據座有問有答敷演舉揚是說法耶德山林臨濟喝祕魔叉石鞏箭是說法耶夫說法者實無所說而聞法者亦無所

聞故併卸咽喉唇吻道將來乃能問持有廣長舌相向汝道乃能荅此無一法與人彼無一法可得以法名堂因法顯法已無為贅矣而又何以記為哉綫曰雖然如是佛法門中缺一不可故諸佛土有以聲音言說而為佛事者有以樓閣莊嚴而為佛事者此堂倚白蓮峰下瞰九江前揖廬阜清靜爽塏具瞻妙境而水鳥林巒熾然常說墻壁瓦礫咸助發機妙法宣明不假開示至于不得已而示人提唱宗風應機接物縱橫卷舒或語或默無非第一義者夫言語解脫

學字相空于夢幻中即夢幻而作佛事乃佛菩薩之旨也得公之文以記歲月作大字揭楹間使遊方具眼衲子登斯堂者有悟入處向上事直下承當末後句日前篇取者往山翁半力不亦可乎予曰然一笑乃為之書建炎二年四月二十日具位李某記

澧州夾山普慈禪院轉輪藏記

如來為一大事因緣出現于世示權顯實說三乘說度無良眾將入涅槃以正法眼付大迦葉使之流布無令斷滅所以發四十九年隨機接物實無所說

應得度者本自圓成亦無所得諸大弟子佛、凡後相與結集修多羅藏及諸菩薩制律造物助發實相藏教乃圓譬如寶山莊嚴殊勝背眾妙寶所共合成而大迦葉以正法眼展轉流投至于達磨流通震旦不立文字直指心源見性成佛譬如一燈傳百千燈光明相續無有窮盡後衆寶山非大法燈之所燭照則不明了故以具眼而閱盡文以法印心如印印泥小大方圓不差毫髮是則名為具看經者眼不如是者變為夕相則諸佛說反成魔說有大道師善慧

大士以方便智設妙圓機創轉輪藏以附佛語及菩
薩語閱機斡旋周行不息運轉一匝則與受持誦書
寫一大藏經教等無有異夫一藏教其數五千四十
八卷一偈一句含無良義其有受持讀誦書寫非積
歲時晦明寒暑不能成就云何乃于屈伸臂間運動
機輪而得圓滿應觀法界一切惟心由心生故種種
法生由法生故種種心生法即是心心即是法心法
如如非一非二則一念之際功德周圓與久遠時無
有別差了斯法者于一塵中轉輪于一念頃轉如是

卷之百三十三　四

經千百萬億況此法藏現前運轉自然能護不可思
議勝妙功德以是義故輪藏之興周徧禪剎與諸有
情作大饒益澧州夾山普慈禪院傳明大師演化法
席十方禪侶響赴雲集具大藏經獨無輪藏惟大比
邱長老善能興崇寺宇規模建立而荊南府設能仁
寺設改為官舍有舊經藏制度精好澧倅吳君適至
其處乞歸付之為天申節祝延聖壽道場之所淑大
雄寶殿託覆安設相方而執博廣嚴麗擅信施財匠
石獻巧水漂巨木材皆香楠以充殿楹溪出異石形

如覆鐘以奠輪趾眾緣和合不日告成金碧相鮮炳
煥殊特諸天宮殿大地山河磅礴穹隆與藏迴旋諸
大菩薩及護法神甚坐奔馳與藏往復互相戛摩出
大音聲演出苦空無我妙義凡見聞者靡不蒙益而
況于發聲心精誠歸向由一轉藏至百千轉旋見閱機
反觀自性轉貪恚癡為大智慧頓悟圓通證無上道
夫何疑之有哉有一居士其家梁溪身拙故羅諸憂
患謀去國漂泊經湘流間闠是比邱大作緣章以身
所有隨喜而捨捨諸身業為書藏願捨諸意業為作

卷之百三十三　五

藏記捨諸口業為說藏偈三業皆捨願從今去永斷
諸業罪障消除得無生忍時此居士遂瞻寶藏而說
偈言
我觀大藏教三郡十二部廣為眾生說皆是諸佛語
禪宗指心源不立文字相見性以成佛豈與佛與違
了心既了法心法本無二已具看經看乃可閱靈文
諦觀諸佛言無一不然者如以印印泥縱橫皆契合
凡心未明了欲于紙求如入海算沙歷劫無上是處
心迷諸經轉心悟轉諸經是故學道人明心以為最

我觀轉輪藏衆寶所莊嚴棟幹隱機關周行無滯礙
山河隨地轉宮殿與天迴諸龍及鬼神蟠結以衛護
璀璨種〻色發生大光明蕩摩出聲演音說微妙義
佛語菩薩語寶函秘其中運動不崇朝而轉無良匝
一心生萬法法〻惟一心〻〻念巳周圓功德斯成功
藏輪表諸法〻〻輪轉于心是故瞻禮人當觀能轉者
我觀夾山境清淨古叢林精進老比邱能作大緣事
諸緣和合故指顧寶藏成寶藏成既然一切法亦爾
仰祝聖人壽後天無有邊衛利諸含生神力不思議

稽首如來藏及諸菩薩等坐于微塵裏轉廣大法輪
剎那如是經能轉千萬億方便解脫法化度諸有情
于一彈指間洗滌千劫罪是我故皈依回心無上道

武城廟碑陰記

故翰林學士承旨蘇公謫儋耳既北歸作漢伏波將
軍廟碑言兩伏波皆有功于嶺表廟食海上為往來
濟者指南雖蕙壞偉自作碑造凡三十年今未克建
立蓋缺典也余以罪謫萬安行次海濱病作不果謁
祠下遣子宗之攝之祭病臥館中默禱于神異時倘
得生還往反無虞當書蘇公所作碑刻石廟中使人
有所觀考以荅神貺昔建炎三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既得吉卜夜半乘潮南渡詰旦次瓊筦恬無驚憂後
三日祇奉德音特恩聽還夜良愈躬禱行宮卜以十
二月五日巳卯北渡不吉再十六日庚辰吉巳卯之
晝風霾大作庚辰乃息日中潮來風便波平舉帆行
舟安如枕席海色天容軒豁呈露不一時巳達北岸
乃知神之威靈盻蠁昭著若此蘇公之言信不誣也
次雷陽書碑施金委郡守董僥摠其事大書深刻垂

之無窮且叙所以紫神之休者志于碑陰式告觀者
正廟新息馬侯也初封忠顯王宣和中加佑順號別
廟邳離路侯也宣和中進封忠烈王皆在蘇公作碑
後故并記于此歲次巳酉季冬十二月武陽李某記

遊羅浮山行記

武陽李某歸自海上艤舟泊頭鎮遊羅浮山憩寶積
延祥寺飲卓錫泉見五色雀暮抵沖虛觀月下望麻
姑峰東偏觀稚川祠堂丹灶有老道士曾識東坡呼
與語久之乘月而歸鄉人游有同來甥宗之從行建

叓庚戌歲仲夏望日記

邵武軍泰寧縣瑞光巖丹霞禪院記

東南名山如所謂四明天台衡岳廬阜號為瓌偉秀絕者多為浮圖氏所居名藍巨刹綿亘相望至于下州小邑一巖一壑搜奇擇勝亦靡遺者推原其端必有開士法眼清淨道行高潔為一方之所信仰乃能披榛棘創道場闢基開迹以貽後人非偶然也邵武軍泰寧縣山水之勝冠于諸邑出縣西門二十里曰瑞溪有山焉三峰秀峙巖洞相聯西曰豐巖東曰瑞

光巖中曰羅漢巖𡸁業嵌空鼎足而列皆有蘭若建于其下不塗塈茨而風雨之患除不鑿戶牖而日月之光入堂殿樓閣窈窕玲瓏泉石草木幽奇芳潤疊嶂屏其前層巒擁其後山回路轉巖洞若出謂造物者融結無意吾不信也三巖中獨瑞光巖興于近年蓋宗本禪師之所建立也師邵武農家子初不知書大觀中庚寅中遊山間遇異僧示以出家時節因緣且密有所付心地豁然遂能通儒釋諸書作偈頌道未事然多驗既落髮具受戒居雙林院遠近向風戶

外之屨滿矣政和辛卯春師詣汀州南安巖謁定光古佛道出泰寧夜夢紫袍神人告之曰師此行宜往溪覺而異之詰旦瑞溪有檀越曰江牧曰鄧揖迎 瑞師以居豐巖禮意勤甚師以符夢所告從其請既而同遊前巖愛其幽勝二檀越相與曰師儻有意駐錫錫于此當為創葺精廬以垂無窮師許之鳩工掄材不三月而告成會有旨天下佛寺有神仙迹者還為道觀聽以舊額建寺他寺所而郡之丹霞院廢改朝請大夫權郡事陳侯紹移額于巖中以成師志寺因

號丹霞光是巖有光景之異未幾院額至故賢殿 崇修撰羅公畤時帥長樂與師有素聞而喜之為目其巖曰瑞光且施財率衆力而新之為門為殿為法堂為文室于中為鐘樓為廚為庫于左為華嚴閣為應眞閣為僧堂于右皆規模畫林其體而微制度精巧金碧炳煥一旦出豐巖羅漢巖右互相輝映若圖畫然眞勝地也宣和初予以左史論事謫官沙陽殿撰羅公畤方里居相從甚厚稱道師不容口因寫書以偈頌相往來造建叓未嘗恩歸海上自來居泰寧始

與師相往來造建爰嘗訪于巖間為留宿賦詩而後返今年春盜起隣郡余徒長樂未閱月邑遭無火焚爇殆盡獨三巖巋然棟宇如故豈非神物護持師之力有以感格之耶其秋以書來求予記之予既雅重師為人又愛巖室之美記其敢巋然竊怪世貴耳而賤目讀前史迄見鳩羅什佛圖澄萬回普化之流竦然慕之恨不與同時偶有其人則又不重信類多如此何獨浮圖氏哉書于記末庶幾覽者有感有斯言紹興元年辛亥八月五日記

又記

浮屠氏之流善衛其法而尊其書凡所建立多克有成操衛公用心一也佛菩薩語所謂四千四十八卷者創大藏以貯之藏架函複纖悉備具有誦讀者盥于焚香整衣斂坐卷舒出納惟勤又以方便設為機輪使之旋轉種種嚴飾悅可人心俾見聞者自生恭信衛其法尊其書致嚴如此凡所建立費鉅萬計寸積銖累仰施于人鳩工掄材不計程度期于滿意一有倡者衆皆和之大者領袖小者補翼前者規模後者承繼知因果罪福而以利衆為事無忌嫉心無阻壞心以是義故多克有成雖儒衣冠在士大夫之列者不能無愧于茲非操衛公用心一能若是乎建炎四年夏予蒙恩歸自海上由梅川以趨閩中道南安巖均慶禪院瞻禮定光古佛遺像遍歷殿閣循東廡見新創轉輪寶藏制度精巧堂守靚深自嶺嶠以南未之有也詢其故則景淵寶謐二僧同發心募衆緣之所造因呼而告之今天下兵革未息日盜寇蜂起凡通都會邑名山奧區所謂大禪剎者焚燹攫毀盡

不可勝計其間金經藏金碧相輝化為灰燼瓦礫之場者多矣予方區區勞心費財以營此乎二僧相顧而笑曰此間之法成壞相因壞者自壞成者自成吾知辦吾力以成吾志而已豈以彼之壞而廢此若之成哉余頗愧其言緣從臨汀避逅郡倅許侯端夫因語之許侯好佛者也聞而喜曰微二僧用心之固無以成此藏之瓌奇微公燭理之明無以知僧言之可取願求公記以貽後人予諾之明年夏予攜家寓長樂許侯以書來請曰藏成矣公無食言乃為之書紹

興元年歲次辛亥六月十八日記

松風堂記

梁溪病叟蒙恩歸自海上紹興辛亥之夏始挈其孥寓居于長樂之天寧寺寺踞南山棟宇宏麗回瞰城郭江山環複盡登覽之勝然面勢北鄉南風不來夏秋之交歊蒸欝敳雖有高簷廣廡如坐甑中病叟益不能堪其明年乃規模避暑之地于方丈之東得屋數楹高顯清潔而寺僧以墻壁擁之限為小屋居眛眛也意其後必有異乃始闢而通之短垣之外與山

巔平青松千株森列蒼翠風度其間聲韻蕭瑟入軒窓拂懷袖穆然瀏然信乎能濯執熱而慰人心也因命易柱以梁梵地以甓甃碩石剪榛蕪植幽花理修竹日與賓客嘯咏其上遂為一寺之勝化粗渠之地為清凉之境皆謂得未嘗有乃目之松風堂蓋紀實也昔柳子厚居永州龍興寺作西軒記言鑿西牖以為戶戶之外有軒以臨群木之梢不從席不運几而得大觀因悟大佛之道可以轉惑見為真智即群迷為正覺捨大闇為光明豈異物哉吾于斯堂亦云堂

成未幾被命帥長沙宣撫荊廣具奏辭免有旨遣中使降賜趣行不得已力疾上道戀戀不忍去然憂患之餘衰病日加實不足當委寄之重方再有請冀蒙矜憐得以養疴山林終遂其志則久假是以遊處未晚也姑為文以識之壬子歲閏夏六月八日記

毘陵張氏重修養素亭記

古之君子進而在朝則樂行其道退而在野則樂遂其志窮通不同而所樂非窮通則中有所養而外物不足以移之也今夫位三旌祿萬鍾致君澤民功大

名顯此進為撫世者之所好也然是有命焉不可以力致也時適當退則富貴寵利不得而執也就藪澤處閒曠怡性養壽適遙無為此退居閑遊之所好也然是亦有命焉亦不可以力致也時適當進是則山林皐壤不得而留也所養者至則所守者固進退窮通且為晝夜寒暑之序矣昔者伊尹起于畎畝傅說起于版築呂尚起于屠釣此數公者方處窮約其意曷嘗不欲兼善天下哉既而遭時遇主風雲感會自致青雲之上其所守者初無異于窮約之時也昔伯

成子高辭為諸侯而耕於陵仲子辭為卿相而為人灌園漢之二疏辭為師傅而告老以歸此數公者方處富貴曷嘗不欲獨善其身者既而脫屣軒冕高尚其事自得于寂寞之濱其所守者初不異于富貴之時也進退兩忘而不為之變夫是之謂中有所養與夫小人進則以饕富貴而欣〻退則以失權利而戚戚者固不可同年而語矣故天章閣待制張公以文學取科名以才力精吏事當嘉祐間將漕河湖致仕侍從風績之著為時名臣竟以直道齟齬進不極仕

一旦引年謝事而歸故鄉在朝諸巨公賦詩以寵其歸者三十餘人公即所居之西偏建亭據之曰養素盡以書刻石置之亭上治園池藝花竹日與賓客相樂飲酒圍碁鼓琴嘯吟翛然忘老此真能不以進退窮通累于胸次者可謂知所養矣迨今六十餘年經兵火亂離之後高宇頹弊殆將弗之其孫牧之懼先德之或墜僝工鳩材因其規模而增廣之凡上木瓦甓之朽腐爛缺者園池花竹之堙廢荒蕪者葺理培植蔚然一新既落成矣以書抵長樂求予文記其事

予告之曰凡物之生動者植者必資于養乃熟乃成其在根荄所謂枝幹華實者已具養之而後至于高大其在胎卵所謂視聽食息者已全養之而後至于壯老因其所固有而充之非外鑠之也君子之所養亦然故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其為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于天地之間養之為義大矣哉今牧之善節義重然諾年踰耳順志意不衰曉得一官困于州縣而議論挺〻不可屈郭外之田不足以餬口而坐上客常滿樽中酒不空固已加于人

一等矣殆于孟子養氣之說槩乎嘗有所聞以不愧先得命名貽訓之意耶予方避地留滯閩粵異時西歸相與登斯亭握手一笑度几與聞一二以自警焉因次序其說以為之記待制公諱顯之其先自江西歸本朝家于毘陵牧之名牧靖康中朝廷特命以官今為右廸功郎監常州稅云 紹興五年閏月既望具位李某記

梁溪先生文集卷之第一百三十三終

梁溪先生文集卷之第一百三十四

序一

易傳內篇序　易傳外篇序
釋象序　明變序
訓辭上下序缺　衍數序
類占上序　類占下序

易傳內篇序

六經皆所以載道而易以道陰陽故剛柔相推而生變化天道備矣聖人繫辭焉而明吉凶以盡人事所

以和同天人之際而使之無間也古文日月為易日陽也月陰也日月遞日湛一晝一夜相推而生明陽奇陰耦一剛一柔相推而成卦故曰陰陽之義配日月又曰剛柔者晝夜之象也聖人觀變于陰陽而立卦發揮于剛柔而生爻卦爻具而謂之易者蓋專以變易謂義先儒謂易含三義有不易簡易之意者非也故自太極兆而為奇耦自奇耦積而為乾坤自乾坤索而為六子自八卦相重相錯而為六十四卦無非變者六爻之義易為貢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無常剛柔相易不可為典要唯變所適此所以謂之易歟易也道也神也異名同實其吉一也生生之謂易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不測之謂神三者渾淪而不相離語其大則範圍天地語其小則究是毫末刻彫衆形槖籥萬化自有形至于無形自有心至于無心莫不綜攝乎此則易之為書何為者耶載此而已剛柔有自然之體奇耦有自然之數上下內外有自然之位進退往來有自然之序消息盈虛有自然之理皆所以載天道也而人事存焉是以聖人系卦爻之

變因其有是象則繫之以是辭以憂惡情偽之相感為吉凶悔吝之端以君子小人之消長為治亂安危之本其所以告人使避凶趨吉雖不離于日用之間而精義入神有出于思為之表知順于道德而理于義窮理盡性以至于命此學者所以不可不盡心也周官太卜掌三易之法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其經卦皆八其別卦皆六十有四則自伏羲畫八卦因而重之六十四卦已陳矣連山夏易也以艮為首故曰連山歸藏商易也以坤為首故曰歸藏孔子

觀爲道于宗得乾焉盖歸藏之書然而讀易章編坤
至于三絶作彖象文言諸篇以贊明之則三易之書
至周易而後大備故韓宣子適魯見易象及春秋曰
乃吾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矣易卦先後之
序與彖文之辭皆文王造始而周公續終之故有王
周享于西山箕子明夷（上闕缺字）之語不然韓宣子亦何由
以知周公之德哉孔子易其說尤詳而論語記群書
弟子問答獨罕及易故曰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
言也以詩書執禮爲雅言則易罕言矣豈非易者天

道所在而性與天道雖子貢亦有所不得聞故耶秦
焚詩書而易以卜筮之書而幸存今餘經類多亡闕
而易獨爲（缺闕二字）經盖天相之以垂訓于後世使夫一卦
一文有不備者則乾坤或幾乎息矣漢晉間如九師
之流一主于象數而不講義理其故取義蔓衍迂濶
多悖聖人之意自王輔嗣以來及近世學者一主義
理而不求象數故其訓義與象相違因失聖人之義
者亦不爲少二者胥失也夫聖人極數以定象立象
以盡意象數者易之所自作而義理寓焉舍象數以

求意是猶舍筌蹄而求魚兔捐麯糵而求一醴也魚
兔得然後筌蹄可忘酒醴成然後糟粕可棄故必質
諸象數而不謬考諸義理而不惑六通四闢無所滯
礙然後聖人之意可見焉孔子象彖盖無之矣然而
象少義多者深其旨眇其根幽其所以然使學者精
思而自得故也予以罪謫海上端憂多暇取易讀看
屛其衆說獨以心會即象數之幽眇究理義之精微
于以窺聖人之制作燦然如據璣衡以天觀日月星
辰經緯昭回之文吉凶妖祥之理皆可歷數而周知

喟然嘆曰不學易而涉世其蹈禍固宜罪大不死乃
得竄理經于荒絶之鄕心醉神開恍若有授之者豈
非幸耶昔人作易于憂患者非特智慮不用于時欲
有所表見于後盖亦險阻艱難備嘗之矣人之情僞
盡知之矣然後思深慮危足以發難言之妙蘊以貽
範于將來予雖困阨困窮流離之甚其敢忘此乃以
所忘見者著易傳內外篇訓釋上下經上下繫說卦
序卦雜卦總論合爲十卷外篇釋象已明說變一訓
辭二類占一行數合二爲十三卷凡二十有三卷雖

未足以測聖人之意然發明易學必由象數以極義理之歸庶几或自此言始也引義比類反覆參差文辭煩費所不得已覽者取其意而切笑焉可也書始于建炎歲次己酉中夏時赴謫所南征次爵林成于庚戌季春時自海上北歸次寧遠縣凡暮年云謹序

易傳外篇序

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易本于數而數不數與焉極其數遂定天下之象數無于象故也有

數而後有象有象而後有變有變而後有占而效天下之動則存乎辭辭所以該極象數各指其所之而明吉凶以示人者也古之學者必備此五者然後足以窺聖人作易之旨故有推步氣候律歷之學所以知數也有正卦互體術御之學所以觀象也有卦變時來消長之學所以察變也有五行應遊世應遊魂歸魂之學所以考占也有訓詁其言解釋其義之學所以修辭也近世學者惟尚言辭務明其義而象數變占之學皆失其傳則不得聖人之旨多矣今卦爻之象變其在含蓄妙意發揮至理示人甚明顧弗深考而占筮術數之法載于經傳者班班可見苟能精以思慮默契于心則古人之學不難到也聖人作易之旨雖非即此而可窮亦非舍此而能得不鑿不拘惟其是之為從而已余年運而往行將知命學易于憂患之中既以所妄見者為之傳又作釋象七篇明變一篇訓辭二篇類占衍數各一篇合十有二卷目之為易傳外篇以解剥易體庶幾聖人難盡之意或因是而可窺至于洞象數之表達變通之機占筮之

巧妙辭義之精微有不可以筆舌傳者則覽者當自得焉蓋易學道之筌蹄此書又學易之筌蹄魚兔已得則筌蹄雖忘焉可也書始于建炎三年己酉之中秋時謫居海上行次雷陽成于四年之仲春時蒙恩北歸行次容南九牟年云謹誌歲月提其大畧為之序並于目錄之首

釋象序

易者象也猶天之垂象經緯昭回環布森列在野象物在朝象官在人象事皆有名數分域燦然以示人

故天之高也其設可得而知則以象知之也善占天
者必當其名數辨其分域知象所在而謹察之然後
天意可推而吉凶妖祥可得而占不然則以角為尾
以味為翼以斗為箕以紫微皇極之居為太微三光
之廷其相去遠絶可勝言哉易象亦然奇耦相文而
八卦之象立八卦相錯而六十四卦之象生六卦相
雜而三百六十四爻之象備正取之為天地水火風
雷山澤之八物旁取之則天地之間百物不廢其在
天者日月之盈昃星斗之斡旋雲雨之升降冰霜之

凝結無不取也其在地者邱山之叢聚川淵之流止
井邑田野城墉衢巷之制千盤陵陸泥沙谷穴之宜。
無不取也在人則取于君臣父子夫婦男女長幼朋
友之倫在物則取于羽毛鱗介草木花實牲體齒血
之品取諸身者耳目鼻口心思之于五官頂顖輔頰
頰舌之于元首脢背胸腹之于體拇趾排股之于足
莫不具焉取于器者樽簋之屬以為禮弧弓之屬以
為威牀机桄柅之屬以為安車輿輪輻之屬以為行
簪紱裳帶以為服饋餗酒食以為養瓶甕絹幕之于

井耳鉉趾足之于鼎莫不有焉以禮為象則有祭祀
賓客婚姻田狩征伐之類而五禮備矣以政為象則
有刑罰慶賞告命官使事功之類而庶政悉擧矣動
靜取舍進退往來内外大小先後初終一話一言象
皆在其中大矣哉易之取象之多也夫八卦相錯則
六十四卦之才殊其所以為消長盛衰治亂安危聚
散通塞者亦殊也六爻雜則三百六十四爻之情異
其所以為愛惡相攻遠近相取情偽相感者亦異也
卦者時也爻者人也所遇之時所處之人既不同則

吉凶悔吝得失憂虞是非利害其象安隨而變焉此
取象之所以不得不失多也聖人設卦以觀象立象
以盡意繫辭焉以斷吉凶而盡其言固有是象則命
之是辭豈苟然哉辭其難言之象而象含無盡之意
深考而諦觀之聖人之意蓋昭然矣舍象以求易是
猶舍日月星辰而觀天也可乎哉夫象者像也猶之
象設擬形容而象物宜使觀者有所考爾當象而得
之知高宗以夢而得傅說循名而失之如燕人市璞
而得死鼠此亦象之不可不察也夫制器者因規以

為圓因矩以為方而後可以議方圓于規矩之外也
作樂者因律以召陽因呂以召陰而後可以知聲于
黃鐘大呂之表也相馬者按法式以求之則儀氏鞲
中帛氏口齒謝氏唇鬐附一不可及其至也牝而黃
牡而驪之足以得天下之馬而能察其法式而曰我
能得馬者妄也魚兔得筌蹄捐醇精流糟粕棄此為
象者言而非求象者之事也自王弼有得意在忘象
得象在忘言之論深排象數之學以謂互體不足遂
及卦變〻〻又不足推至五行義無所取而近世學者

卷之百三十四　九

遂廢象而不談不能知象因失聖人之意多矣殊不
知象明而後意可得意得而後象可忘求象未得而
遽欲棄而捐之不亦過乎互體卦變之屬其所由來
古矣考十三卦制器尚象之理與春秋所載占筮之
言其說不誣第漢晉諸儒許之不精索之不切一泥
于象而不求義蔓衍迂濶反害聖人立象之本旨今
其書已罕傳而文象之象可推而得異指遠絕惟其
是之從而勿泥焉可也夫天象天可觀而不可窮易
之象舍天下之至賾而測之益深窮之益遠詎可執

而例我錯雜以觀其所同比類以求其所異由顯以
知隱由通以擬遠由支離以會歸于簡易則聖人精
微之意若合符節矣作釋象

明變序

易者變也自乾坤變而為八卦自八卦變而為六十
四卦自六十四卦變而為四千九十四卦無非變者
其法起于七八之數而已九為老陽其策三十有六
六為老陰其策二十有四陰陽之老必變故得九六
之數則動而有所之七為少陽其策二十有八八為

卷之百三十四　二

少陰其策三十有二陰陽之少不變故得七八之
數則靜而無所適聖人觀變于陰陽而立卦發揮于
剛柔而生爻所以明吉凶以示人者因其動而已故
道有變動故曰爻〻有等故曰物〻相雜故曰文〻
不當故曰吉凶生焉又曰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
無常剛柔相易不可為典要惟變所適然則重六畫
以成文統六爻以成卦積六十四卦以成易所以體
天地之撰通神明之德類萬物之情者其有不存于
變者孔子論易之變有兼化而言者有獨指變而言

者盖物之生由乎化者也物之極由乎變者也陽極生陰則在陽為變在陰為化故凡陽老而之陰者皆剛變而為柔陰極生陽則在陰為變在陽為化故凡陰老而之陽者皆柔變而為剛剛柔相推而生變化變化者進退之象此兼變化而言之也一闔一闢謂之變化而裁之者存乎變此獨指變而言之也夫陰闔陽闢其極皆變使化而變無變以裁之則天地萬物何以相禪于無窮爻以傚此故曰爻也者言乎其變者也由爻之變故卦之以變由卦之變故易之變

倫焉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其象不同而聖人繫之以辭亦異者莫不一寓于變然而人有專取諸變以為象象者若井之改邑不改井之判是也有專取諸變以為爻象者若巽九五之先庚三日後庚三日之類是也以至消長進退之序俯仰盈虛之體應此遠近之勢愛惡取舍之情即其變而觀之易之理益昭然矣作明變

衍數序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自道降而生物無非數也有易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自易闢而生卦無非數也造物者本象以出數故曰物生而後有象象而後有滋滋而後有數則數非象不立作易者因數以定象故曰極其數遂定天下之象則象非數不明二者相為表裏而已天下之物不逃乎數天下之數不外乎象天下之象不遺乎易故易之為書該極象數以冒天下之道者也數起于蓍蓍以七運而四十九之用圓而神數成于卦卦以八周而六十四十之體方以智揲蓍以知策推策以定

爻因爻以設卦而易之能事畢矣陰陽有老少此策之數所以殊也剛柔有微彰此爻之數所以別也自天一至天五生數也自地六至地十成數也以奇生者成而耦以偶生者成而奇奇偶相推演而五行之數立矣一三五七九數皆陽也二四六八十地數皆陰也惟合天數二十有五合地數三十凡五十有五而大衍之數成矣乾履一于西北巽載九于東南艮東北而左三坤西南而右七離二震四上峙而為肩坎八兌六下承而為足河圖九宮天極之數積矣氣

有司閭而上下左右分辨精有專散而以風雨寒熱濕燥之化彰乾兌之金位于西而盛于西北震巽之木位于東而盛于東南離火有君相坎水有降升坤艮之土有始終五運六氣坤極之數行矣乾坤包六子而納甲之法生五行歷十二辰而納音之法備五聲六律十二管旋相為宮有高下損益之制律法出焉參天兩地迭相乘除有章蔀紀元之術歷法肇焉故以卦當日晝夜各一則為爻十有二者辰也以卦當月六日七分則為三十日也以卦當時者震兌坎

離分主春秋冬夏則為爻二十有四者則氣也以卦當年陰陽二卦相交于冬夏二至則為爻十有二者月也參五以變錯綜其數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天下之故莫不莞攝于此故明于易之數者順以數往逆以鑒察天下之際于掌握之間洞古今之變于談笑之頃究觀物理與神為謀其故何哉天地之覆載陰陽之生殺日月星辰之運行晦明寒暑之代謝山川之流止動植之死生事之因革器之成壞人之窮達壽夭世之治亂安危帝王之興衰君子小人之進

退消長莫不有數莫乎其間故數也者成變化行鬼神雖天地之大不能違也而況于人乎況于萬物乎極數之變執神之機在璇衡以觀大運據會要以知方來則探賾索隱鉤深致遠推陰陽之荒考神明之隱若影響之于形聲夫何疑哉漢之揚雄張衡唐之魏伯陽邢知璞本朝之邵雍皆深于數者故雄作太玄衡著靈憲伯陽有參同契知璞有穎陽書雍以先天圖作皇極經世皆宗于易而輔翼推明之至數所在信如蓍龜不可誣也精微之幾不可以言傳姑取

其可陳者若干篇作衍數

類占上序

人心神明之府天地之鏡萬物之鑑也虛而靈寂而通者固可以無卜筮而知吉凶所不能然者物蔽之也故必假于蓍龜神物然後能知之龜曰卜蓍曰筮卜所以兆象也自陰陽五行之象交感而生爻者為雨霽蒙驛克故卜之用五筮所以兆數也自陰陽五行之數錯綜而成卦者內為（仁廟嫌諱）外為悔故筮之用二卜筮之用以其從違斷天下之疑無有遠近幽深

遂知來物故曰探賾索隱鉤深致遠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乎蓍龜易之道以卜筮者尚其占而卜筮之變專以筮為主者幽贊于神明而生蓍參天兩地而倚數觀變于神明而立卦發揮于剛柔而生爻卦爻本于數而數本于蓍故也三易之法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其經卦皆八其別卦皆六十有四連山歸藏以靜為占故爻稱七八周易以動為占故爻稱九六七八者少陰少陽數之也陰陽之少虛而未盈故靜而不變九六者老陰老陽之數也陰陽之老盈而已極故動而變生吉凶悔吝生乎動者也故易以動為占所指不同故也一爻變則以卦爻之辭其變不一者動則變其觀而玩其占所指不同故也一爻變則其占用所變之爻辭陳侯筮敬仲遇觀䷓之否䷋六四爻變曰是謂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之類是也二爻至六爻皆變則其占用變卦之彖辭穆姜哲居東居遇艮䷳之隨䷐六二不變外餘爻皆變曰是在周易隨元亨無咎之類是六爻皆不變則其占用本卦之彖辭晉也公子重耳筮得晉國遇貞屯䷂悔豫䷏皆八曰是在周易皆利建侯之類是也古之占筮以辭為主而又論卦爻之體若畢萬筮仕于晉遇屯䷂之比䷇辛廖占之曰吉震為土車從馬足居之兄長之母覆之衆歸之為公侯卦之類論卦體也若晉成公筮歸國遇乾䷀之否䷋曰配而不終君三出焉之類論爻體也率之以卦爻之辭揆之以卦爻之體而吉凶之理明矣後世占筮有應世之說有飛伏之候有歸魂遊魂之法有納甲納音之術有星纏氣候之數以五行之生克比和天神之主相因廢決定吉凶而京房郭璞之儔之流又各以其術制易林春秋占法殆廢至近世則諸家之術亦失其傳所謂以卜筮尚其占者或幾乎絕可勝慨哉惟依古法主卦爻之辭而兼論其體參以諸家之術庶几得之今掇取六經春秋傳國語所載占筮及諸家之術可用者史氏所傳占筮術數之精微者著于篇作類占

類占下序

卜筮術數藝成而下與醫祝同科然該極象數探賾索隱鉤深致遠聖人之道在焉推原天地陰陽五行

之理于卦爻之間逆知吉凶若合符節雖千里之遠千歲之故可坐而知至矣哉妙于此者又將能之以道義如司馬季主嚴君平飾之以藝文如管輅郭璞巧發奇中如隱照趙達預言期運如鄭相如桑道茂尤可貴重昔太史公作日者列傳蓋有意推重之因取西漢以來至于五代史策所載卜筮術數之精微者掇其大要著于類占之末

梁溪先生文集卷之第一百三十四終

梁溪先生文集卷之第一百三十五

序二

棲雲院新修印心堂名序
鄧公新墳菴堂名序
送陳淵幾叟遊廬山序
鄧氏新墳菴堂名序
送浮圖慧深序

棲雲院新修印心堂序

右文殿修撰羅公既以家所藏菩薩書五千四十八

卷于寶峰棲雲禪院建大寶藏莊嚴安妥轉大法輪使見聞者無不蒙益以作佛事又于藏殿之西相地爽塏構高大經堂集諸淨侶同閱秘典規模尤深廣博蔽虧雲山妙色泉石清音長在耳目助發實相誠勝事也堂成以書抵梁溪李某曰子其為名之我某後進晚學不足以知佛法深意辭不獲命則為之言曰昔菩薩達磨得正法眼藏于西天祖師而來震旦為第一祖其法不假文字直指心源無諸修証見性成佛宜于經教在所擯棄乃以楞伽阿跋多羅寶經四

卷付之二祖曰此經可以印心祖祖傳授以為心法是知禪教相融初無二門語心相印亦無二法豈特楞伽四卷為然哉諸佛菩薩為一大事因緣出現于世欲令衆生同示悟人佛之知見大千經卷億萬句偈自然演出無量妙義以我所得正法眼藏返觀佛語及菩薩語譬如以印〻泥圖模點畫脗然契合然後乃知心外無佛周徧法界同一真體第一義諦何以故文字言說皆解脱相無差別法故以是看經是則名為具看經眼今右文公深植善本信根堅固了

達諸法深妙之義超出世間得法眼正而能毅勤教與建藏高祖御諱堂與具眼人結看經社精進勇猛無復疲厭豈非以經印心如菩提達磨之所謂乎伏請名堂曰印心堂其既已名之又序其所以名之〻意獻于公且告後之學者宣和二年三月二十四日謹序

鄧公新墳菴堂名序

予仰聞南陽公之賢推為前輩舊矣罪謫沙陽公已捐館舍不及識而識公之子觀觀相從甚厚一同遊于寶峰棲雲禪院去公新阡不遠因縱步往觀峰巒環抱而奇秀松梓行列而葱青土木之工方興而未畢也有堂直墓下以奉薦享有廣居墓傍以修佛事宏壯嚴潔足以昭孝思而垂久遠乎竊嘉之是覩觀同辭而前曰先公蓄德好學老而彌篤仕不過部使者而宗族推其仁鄉黨服其義士大夫重其節退居閑處凡十餘年而不幸即世諸孤哀然縗絰之中念慈顏之永隔而追報之無所也竭力以奉喪事幸已就緒葬有日矣惟是高廟御諱堂築庵未有以命之以慰無窮之思願吾子為之名且以文序之將存没是幸

予辭不獲已則取孟子所謂大孝終身慕者曰名其堂曰永慕堂取諸詩人所謂欲報之德昊天罔極者名其菴曰報德菴夫養生不足以當大事惟送死可以當大事親喪而能自致其力者如此則所以慕而報之者必有在矣以公之積慶而多賢子異時顯白當世為前人光必不之人予欲廢罪方將屏跡于山林尚庶幾見之因序其所以名之〻意俾刻諸堂知為是名者實是梁溪公云昔在宣和二年清和月之望梁溪居士李某謹序

送陳淵幾叟遊廬山序

江南諸山廬阜為最北枕九江南據星子奇峰秀嶺綿亘連絡不可名狀號為山林瓌偉絶特之觀士夫有高世之趣者多願遊焉政和間癸巳之夏予自豫章泛江之京口道廬山下便風順流日數百里雖竊願有遊之志而不果往晝卧舟中仰望五老香爐諸峰嶢然倚天雲煙出沒頃刻萬態意欣然樂之自謂他日裹粮來遊以償夙願不難也迨今八年簿官羈東願莫之遂臨風撫心每有遺恨今幾叟來裝索呼

僕輕千里而往遊之竭隆暑涉長道不以為勞其志豈特欲盡山林瓌偉絶特之觀已哉茲山之南有人焉修行如幻三摩鉢提歷諸世故備嘗艱難如夢如響如光影如空華其心安然不為毀譽之所動搖其容握然不為窮困之所枯槁其視瞭然久而益明其氣（缺廟諱）然老而益壯幾叟將往見之我為致問無恙居士少病少惱不起居輕利不世事可忍不云何修菩薩道云何行菩薩行願得居士謦欬筆墨之餘以作佛事使發初心多所饒益幾叟歸其有以語我哉

若夫山林瓌偉絶特之觀幅巾杖屨逍遥徜徉騁懷寓目必有佳句從而寫之當袞集次第併以示我使玩味諷繹如親遊其間以慰願到未遂之心焉因以為之序以識別宣和庚子仲夏六月朔昭武李某序

鄧氏新墓庵名堂序

栟閣鄧肅一日造予請曰先子力學砥行有聲場屋間不幸捐館舍卜兆于沙溪之南將葬矣而肅終鮮兄弟惸然哀疚之中竭力營辦幸克有成今即新阡建堂以奉祭祀之事結庵以修香火之緣願夫子名

而書之以光存沒予來沙陽雅聞南夫之賢恨不及識而與栟閣遊甚厚義不得辭為名其堂曰思遠堂名其庵曰顯親庵且告之曰人子之于親也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而子道備矣故君子居喪則讀喪禮既喪則讀祭禮而祭之日思其居處思其言語思其樂思其所嗜肅然如見其容色慨然如聞見聲色雖親之逝日已遠而未嘗不若在其左右者焉今子建堂奉祭祀之事以追遠蓋亦致其所謂思者乎此名堂以思遠之義也人子之致其孝也姑

于不敢毁傷其髮膚終于立身揚名以顯之而孝道
畢矣後世金仙氏之敎興其說以謂九欲追報其親
者必修吾法以資冥福于是人子無以致其罔極之
思則必葺室墓次使其徒居之梵唄鐘磬之音朝夕
不絶庶幾獲其報焉雖然金仙氏之敎報之于幽者
也立身揚名以顯之報之以顯者也今子結菴修香
火之緣以報親盡亦圖其所謂顯者乎此名菴以顯
親之義也夫沙陽之俗類多緩葬其親予嘗詰其所
以大抵狗忌陰陽時日及惑于風水禍福之說否則

力不足以厚葬誣不若人而不知所謂以其所以葬
葬之至也因循習熟遂有積數十年而未葬者可勝
嘆哉今子孑然旁無兄弟之助而能力奉大事使不
失時則所以致其思于祭祀之間者蓋無待于予言
也若夫立身揚名以顯之則亦在夫勉之而已矣予
既名而書之又為序其所以名之之義以遺焉俾刻
諸石昔皇和二年七月十有九日昭武李某序并書
送浮閩慧深序
佛教既入中國學者滯于名相不見宗旨多矣大乘
墮于群闘獨覺境界于是達磨西來敎外别傳正法
眼藏不假修證直指心源見性成佛得其法者契悟
超脫去來自在不可勝數及其弊也派别流分投帖
摘葉達棄本源去道益遠口誦禪心迷實相談混漾
渺茫莫能投窮頽墮委靡不可收拾與夫滯名相者
弊又甚焉予嘗予通邑大都叢林之中求所謂行解
相應不以語言戲論為禪者千百無一則意山林閒
必有遯伏而不出者及來沙陽聞龍與深老行孤見
卓竊意其人而龍興去邑幾百里久不克見姑以書

頌往還固已得之矣秋高氣涼忽然相過留十餘日
款叩其鍵則信乎不以語言戲論為禪者一日相與
坐嵩軒之上予謂深曰子知夫佛法未入中國所謂
經律論者已具達磨未西來所謂正法眼藏者已傳
乎深曰何謂也予曰所以禁制諸行者律也所以辨
說諸法者為經綸曲禮三百威儀三千即律也六經
之所載諸子之所言即經綸也至于教外則傳正法
眼藏則孔子與諸弟子見于問答是也言乜而理解
者是已深曰曲禮威儀之為律六經諸子之為經綸

別吾既聞命敢問正法眼藏子之見于問答者何也
予曰顔淵問仁孔子曰克己復禮為仁一日克己復
禮天下歸仁焉此非禪宗所謂心外無法者耶子曰
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此非禪宗所謂默契
頓悟者耶二三子以我為隱乎吾無隱乎爾此即禪
宗所謂揚眉瞬目也朝聞道夕死可矣此即禪宗之
坐脫立亡也毋固毋必毋意毋我其無諸滯礙執着
有如此者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其不假文字言
說有如此者凡論語所載孔子與諸弟子問答之辭

無非明此一事但學者不心會之既其文而不既其
實故以吾儒為世間法而佛之所傳為出世間法矣
殊不知其未嘗異也夫儒者問答之言如此而至于
曲禮威儀之所履踐六經諸子之所講習亦未嘗廢
然則今之禪者欲忽棄經律論而以泯漾渺茫莫能
殺窮頽墮委靡不可收拾為禪果實是哉深曰吾今
而後知儒佛之無二道心跡之無二法吾將歸于山
林益求吾心坐斷白雲不復出矣請與子辭予曰雖
然如是妙圓光中亦未嘗不相見也用序其語以識
別云旹宣和歲次庚子仲秋七月二十有八日梁溪
李某序

梁溪先生文集卷之第一百三十五終

梁溪先生文集卷之第一百三十六

序三

靖康傳信録序　靖康行紀序
乘閑志序　夢志
災異志　又證兆志
預備志序　書檄
事宜　人物

靖康傳信録序 見一百六十一卷傳信録內

靖康行紀序

余自靖康改元之初誤蒙異恩擢與大政實總兵事心勞形瘁食息不暇每思平生山林泉石之遊筆硯圖史之樂不可復得慨然永嘆其秋九月得請罷知樞密院事河北河東路宣撫使以觀文殿學士知揚州即丐外任宮祠歸梁溪十月挈家一宿湛峴而遊惠山陰長松坐怪石酌泉烹茶與昆弟嘯咏便覺神明還舊觀久之聞有建昌之謫即日命駕過虎邱臨劍池月夜步松長江與親友相別橋渡錢塘江經嚴陵灘自三衢自江西歷上饒弋陽遊龜峰寺道金溪抵建昌時十二月間也復有謫寧江之命即泛舟由臨川如豫章遊近故人長老懷宗同遊翠巖寺觀洪崖井復遊玉龍萬壽宮觀許旌陽手植檜累日雪作尤覺景物清絶道龍虎山望仙巖如雲烟縹緲千態萬狀不可模寫次筠陽上高遊九峯寺山正如惠山而林木蔚然深秀使悵然次宜春遂由萍鄉入醴陵以次長沙遊道林嶽麓寺觀唐人篇翰時二年仲春之初也聞江陵為潰兵所據未果行而見報有復官除資政殿大學士領開封府之命因道路阻隔王命未

通未敢以為信然已而使者來自都城驗問審實乃拜命又聞虜騎自去冬再犯幾旬有金人登城上欲兵不下撫諭四方之詔憂憤感塞涕泗橫流即治裝率湖南兵入援由岳陽登舟沿江順流而東將詣元帥府以趨都城實以四月八日離長沙追思自去秋迄今遠繞行萬里覽觀江山之勝幽懷壯志時發于文詞之間身勞而心逸所不能忘之者王室之艱難而已今復墮世網時方多故擾擾萬緒起矣欲如前日之閑放豈易得哉姑以自今以往所經歷所聞見

所施為所會遇日著于篇為靖康行紀使將來有所考云宣和丁未歲孟夏五月九日梁溪先生序

乘閑志序

夢志

周官太史占六夢之吉凶一曰正夢先儒謂無所思慮安然而夢至于喜懼憂𢘽之類感于物而得之非所以為正也夫人之精神與天地陰陽相流通而一心之靈縣亘古今含容宇宙萬法皆具無有無像聖人了之無塵垢之累而此亦不得增故能通達宿命

過去未來無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衆人達之為以發慮之所皆而此亦不滅故于無所思慮安然而夢亦能顯發種種未然之相或以己而夢他人或以他人而夢己今日之所夢與日之所行皆一心法更無他物豈有前後間斷分際差別耶此周官之所謂正夢也至于有所喜懼而不得其正有所憂𢘽而不得其正則想念隨之而樂廣之所謂因者是已如牧羊者因羊念馬因馬念車因車念蓋遂夢乘車建昌蓋而為將帥又如病者因聲門之聲而念鼓因鼓而念樂因樂而念燕享作樂而飲酒燕樂列樂冠亦遂夢言陽盛則夢火陰盛則夢水甚饑則夢取甚飽則夢與凡此皆所謂因也然人之夢想本屬顛倒故夢飲酒者旦而哭泣夢哭泣者旦而田獵夢棺柩不祥之物反為榮華夢臭腐可惡之物而反為利祿而世間之一切有為法亦無非顛倒者顛倒之中有正存焉不可不察也昔三國時有善占夢者人告之以夢芻狗者三而所占各異其人實未嘗夢也特以意告之而所占亦驗深解乎此然後可以語天下之理矣後

世占變之法廢亦有曉之然不待占而可知者予自幼年所夢多驗經行之地遭遇之故往往先發于寢寐之間及值其時恍如舊遊而事變曲折若合符節與如靖康之事皆數十年以前之行新舊館閣而厥道之既應莫不驗異而不知此乃天下之常理也乘閒近憶數十年條書而志之近夢頗異而未應及將來之夢皆當繼此而書焉莊周有言方其夢也不知其為夢也夢中又占夢焉覺而後知其覺也且有大覺而後知此其大夢也方予在大夢中而屑然書此

豈不為達者之所笑然世間之事出處窮達皆有自然之分一飲啄一動止有非人所能為者而況大于此者乎昧者見利而忘義愛利而忘國至于無所不至者豈非其大惑耶苟非分定而視國如身視人如我勉于義之所當為者而以出處窮達付之自然則此書之傳不為無所補也作夢志

災異志

天地之大一身是也自氣調而府藏平則身以之康強德政修而人物安則天地以之和順至于身失于

衛身之經而疾病生焉則發于其色形于其脈者善醫者能知之天地失于燮理之道而災異作焉則天變見于上地變見于下知道者亦能察之夫豈有物使之然哉一氣之運有開必先小之一身大之天地吉凶妖祥無有無其兆者也古先哲王觀變而慎修厥德正厥事以應天則凶妖可以轉而為吉祥如太戊之桑穀高宗之雊雉宋景之妖星退舍天人之際疾如影響不可誣已孔子作春秋二百四十年間災異之變必謹書之所以使君人者知有所畏而自反

也漢儒引類附會其說既不足以取信而後世導諛之臣諱其君以天地之變不足畏每有災異恬不知恤又從而為之辭遂使時君世主不復畏天而肆情于民物之上積成禍福亂未有若崇觀以來也靖康之初年夷狄憑陵宗社危急生靈肝腦塗地中國之禍古所未有豈一朝一夕之故哉其本在于不知畏天馴致使然也故予取聞見之所及災異之大者著之于篇使後世有考焉作災異志

讖兆志

天人之際其理一也天之所為即人之所為人之所欲即天之所欲故國之將興君明臣良庶事皆舉寖明寖昌寖天啟其心國之將衰君暗臣劣庶事皆廢寖微寖滅實天奪之魄渾淪無間而有數存焉于其間猶之農也是藨是衮盡其四支之敏于田畝實天相之助之有黍稷之利猶之商也懋遷有無肇牽車牛遠服賈實天相之有多餘之贏至于農不耕而望穀粟商不賈而望貨財有國者人事不修而責命于天此豈理也哉世之言天者以謂一切分定而廢人

以明

事言人者悉由智力而廢天命二者交失也自
古有國家者興衰之數曷嘗不係乎天然而兆過其
歷或不及期則人事存焉爾漢之高祖有斷蛇之符
光武有赤伏之識唐之太宗亦名著于圖牒然而三
君者皆豁達大度其英足以有斷其明足以有察故
能任信忠良架御豪傑創業垂統撥亂反正傳之子
孫至于後世繼體守文之君一有暗弱所信當疑疑
所當信則金甌之基往往失墜皆天也非人之所能
為也國家有藝祖受命削平僭亂混一區宇聖聖相

卷之百三十六　七

授垂二百年規模超于前古德澤浹于天下迨崇寧
大觀以來小雅盡廢政宣和之末靖康之初夷狄交
侵中國以讖然知數者形于識諱多能預言以至朝
廷之所崇尚閭巷之所謳謠未來之故若合符節天
之所以告人者甚明顧弗之察耳取其尤顯者著其
次第于篇

預備志序

書檄志

唐陸贄有言動人以言所感以淺言又不切人誰肯
懷故奉天所下詔令贄所草定雖武夫悍卒讀之莫
不流涕德宗反正贄力居多今夷狄內訌王室危墜
九廟陷于兵火而存亡未知者二聖幽于犬羊而安
否不得達卒伍化而為盜賊丁農轉而為甲兵商賈
阻絕而不通士大夫奔竄而失職西北殘于金革而民
情離東南困于調發而情物力匱將帥偃蹇莫相統
一州縣委靡莫相維持此誠國家急危天意人心去
就之際也幸有賢主總兵于外可以繫天下之心則
天傳檄四方號令遠通以按中都以援海宇言不得

卷之百三十六　八

不切意不得不深辭不得不盡誠不得不至庶几又
心感而天心回大濟生靈再安宗社真今日之急務
也詩曰辭之輯矣民之洽矣辭之懌矣民之莫矣辭
之不可已也如是應書檄之作皆當以陸宣公為法
作書檄志

事宜志

易曰化而裁之謂之變推而行之謂之通舉而措之
天下之民謂之事業夫事業之措于天下亦貴于變
而通之以盡利不失時宜而已況乎遭非常之故而

可以常法得之哉祖宗削平僭亂混一區宇監唐之
弊而銷藩鎮出治以文而偃天下之武興章文之推
物之所布綱紀號令之所施固足以維國勢而措天
下于太山之安至于崇寧大觀宣和之間宰輔非人
託紹述之名為保寵之術耗盡邦財斬刈民力士風
益壞軍政不修敗歡盟結邊釁造宣和之末天下之
弊極矣故夷狄得以乘其間以陵中國直犯京闕初
無藩籬賴淵聖皇帝新即大位人心欣戴同力固守
賊已退師是宜朝廷之上一德協心畧他設而以治

兵防邊為急務也柰何狃于承平偷惰苟且之風恬
不加恤議論規畫拘越故常則阻難排抑不得施行
而懷姦希進者又從而密譖而巧詆之以是為非變
白為黑惑亂人主之聽更相傾陷以取寵祿又甚于
崇觀宣政之時其意以為虜騎必不深入藉使深入
不過割地厚賂而已遂使金人無所忌憚一歲之內
再圍帝城君父播遷生靈塗炭朝廷號令半年不行
四方盜賊所至蜂起豈非膠柱鼓瑟不知通變小人
之禍至于此哉以今日而望去年則人情國勢其不

相侔何啻數十百倍然而猶有可為者祖宗德澤在
人者深天下士民未有離志故京城之敗出于夷狄
而非出于中原州縣之盜出于潰兵而非出于民庶
誠能觀今之勢度事之宜收士卒安民心選任將帥
整治軍旅撫戈嘗膽勵勾踐之心布衣帛冠行衞文
之政明恢復宗社保全邊疆以報不共戴天之讐以
雪振古所無之恥有不難也昔少康以一旅之衆滅
浞羿而祀夏配天不失舊物光武以數千之卒破尋
邑而克清大憝致漢中興況我有宋土宇之廣輻員

千里生齒之衆士民猶足用哉夫事貴知變而謀貴
先定故韓信之說高祖以收三秦卒成垓下之功孔
明之說劉備以取巴蜀卒成鼎足之勢管仲說小白
以寓軍政而為五伯長商鞅說李公以令必行而為
七國雄其謀皆定于始見之時況欲加于數子者乎
雖然信之不專任之不篤而使小人得以間之則雖
使伊尹周公復生亦不能有所補也姑取其事之宜
于今者次第而條陳之以備一日之用作事宜志

人物志

昔晉祚中絕中原陷于夷狄元帝渡江興于江右有王導以為腹心有周顗刁協戴若思以為股肱有賀循顧榮以從人望有周訪劉鑒甘卓以據要地有劉琨祖逖以恢遠略及其後也輔相如謝安將帥如謝(聖祖廟諱)方鎮如陶侃溫嶠皆世不乏人故能締(犯諱)群材贊襄中興祀晉配天下不失舊物抗石勒之鋒敗符堅之師折王(犯諱)之逆平蘇峻之難保有東南垂百餘年人物之不可無也如是今犬羊之黨陵侮宗社姦危河北河東之地棄而不保或遂陷于敵讐或割據

于豪傑則遂逼畿甸汴不可都其勢必有巡幸之事以權一時之宜而濟其急然而人物之衰未有甚于此時也前日失謀敗國妨功害賢之人既已不可復用而名望在人屈指無幾任方伯連率之職者率皆安席遠州縣冗散之中者未易識拔則今之人物所為相輔帷幄之臣所以為侍從論思之官所以充臺諫獻替之任所以當將帥撫御之選所以膺守令牧養之寄所以將監司按察之權當何自而取之夫以祖宗涵養之久天下衣冠之衆固不可厚誣以為無

人然而事迫勢急兼收並用棄瑕錄善拾短求長欲得真賢實材相與協力而扶持之使士大夫不復事虛名而收實效官司不復行虛文而施實績民庶不復聽虛詔而被實惠夷狄不復侮虛聲而畏實威則求之不可不廣擇之不可不精任之不可不專信之不可不篤如此而施行之庶幾可以濟危圖安撥亂反正以刷亘古所未有之恥以報不共戴天之深仇誠為今日甚急之先務也姑取平日之所知及得于衆論者人物姓名逐一著之于篇以備緩急人作人

物志

梁溪先生文集卷之第一百三十六終

梁溪先生文集卷之第一百三十七

序四

漢唐三帝紀要錄序　小字華嚴經合論後序
送蕭建功歸臨江序　迂論
湖海詩集序　唐朝賢將傳序
雪峰真歇了禅師一掌錄序

漢唐三帝紀要錄序

臣竊觀人主履創中興之運會必有英偉之材以斷大事然後能戡難之功而不為小故之所搖必有明

哲之智以察至理然後能聽言用人而不為異說之所惑必有寬大之量以得衆然後規模宏遠而足以濟天下必有誠一之德以與賢然後始終無間而足以大有為所以肇迹開基興衰撥亂克大敵建大勲為神明萬物主而垂休無窮者率用此道則漢之高祖光武唐之太宗其人也高祖當泰之已伏三尺劍驅馳馬上以與項籍爭天下相持于滎陽成皋間敗衂跳身者屢矣然氣不為之挫而卒亡楚凡五年而定帝業光武起南陽以數千之烏合之衆破尋邑百萬之師仗節渡河崎嶇于趙魏之郊危亦甚矣然志不為之沮故卒能破銅馬赤眉之屬而漢以再興太宗乘隋之亂太原而定關中擒建德世充之徒皆身履行陣冒矢石而不懼征伐四克遂有天下此英偉之材三帝之所同也高祖知人善任使聽言如不及將韓信于行伍得陳子于亡命拔己渾洗揖酈生之說輟吐哺食納子房之策樊噲一言則還車灞上婁敬一言則趣駕關中故能因策以屈群力而群得夫功以成光武指授諸將各當其任料敵決勝明見萬

里之外馮異獲于俘執而建方面之勲鄧禹杖策謁于軍門遂定大計㨿耿弇之謀而起兵上谷聽邳彤之任賢使能好謀納諫之明又卓然過人遠甚此明哲之智王帝之所同也而馬遷稱高祖當有大度寬仁愛人意豁如也而馬援亦稱光武恢（今上名）大度同符高祖乃知帝王之自有真而史稱太宗亦言聰明英武有大志而能屈節下士則寬大之量三帝皆然高祖天資侮慢然得蕭曹子房陳平密侍帷幄如左右手光武推赤心置人腹中其待寇鄧耿賈皆出入

卧內如子弟然太宗尤推誠以任人有上疏論房玄齡者帝曰是欲離間吾君臣邪斥嶺表嘗賜李靖手詔曰軍事一以委卿吾不從中制則誠一之志三帝皆然夫有明哲之智而英不足以濟之則足以謀而寡于斷有英偉之才而明不足以察之則寡于慮而傷于專矣明備矣而寛大之量未宏誠一之志未著則未足以優于天下故四者無備德盛業鉅則能混一區宇身致太平者高祖光武太宗是也四者不備各有所長則能割據一方祖成伯業者魏武吳蜀之

卷之百三十七　三

主是也由是推之自古創業中興之君槩可觀矣至于英不足而為弱明不足而為暗無寛大之量而狹小無誠一之志而多疑則亡國衰世之君靡不由此恭聞皇帝陛下荷英明之姿寛誠之德得于天縱輿神為謀而臣章獲日侍軒墀仰聞聖訓而竊嘆絶德清光非臣下所能及𨁝然而紹膺大統適當國步艱難夷狄強盛之日百度未擧四方未寧謂宜深考漢之高祖光武唐之太宗所以創業中興者神明自當聖心循焉以馭駕群材制勝克敵撥亂世而反之正則我宋中興之功不難也臣輒不自揆取三帝之行事散在諸傳及他史者次第編集刪其繁文撮其大節纂成一書目之曰漢唐三帝紀要錄敢塵睿聽以備乙夜之覽庶幾螢爝之光俾日月之照燭涓埃之細助海岳之崇深以古為鑑揆今之宜其或有取焉非獨臣之私幸也實天下之幸也遠臣謹序

小字華嚴經合論後序

修多羅藏三乘十二分教皆佛菩薩之所說然廣傳妙闡極諸經之壼奧莫如大方廣佛華嚴經從上諸

卷之百三十七　四

德造立疏抄論讃皆為人解說然精深條暢為華嚴之指南莫如李長者所製合論蓋華嚴明一心之真境含容無盡如設寶鑑光明相照其中妙影重〻攝入故華藏世界名數不可說而不離于方寸之中三昧法門差別不可窮而不出于一念之際毘盧遮那之所建立文殊普賢之所示現皆以上乘頓教接大根者自初發心至等正覺本自圓成無有闕久體之者以一毫合法界契之者以一悟證無生而地位階級因果功用歷〻現前了然不昧言語譬喻開示為

人有權有實此華嚴所以極諸經之壼奧也合論明諸法之本源會歸于一如泛巨海浩無津涯必觀星斗乃辨方所故自序品至入法界品七處十會天龍八部一切諸神十信十住十行十廻而十地諸天菩薩所善財所參五十三善知識皆以十波羅密互為主伴其間妙寶種種莊嚴皆以表法學者因之心跡圓而得悟入此合論所以為華嚴之指南也微華嚴無以見佛法理事之無礙故廣博而妙圓微合論無以知華嚴之本末之倫理故精深而條暢讀佛書而不觀華嚴是猶河伯之喜秋水而不知海若之難窮以見笑于大方也家讀華嚴而不觀合論是猶據圖以窺天文而不考甘石之書無以知災祥之旨也可乎哉華嚴經凡八十卷合論凡四十論離為二書部帙浩博既不便于觀覽又艱難于挈提學佛者患此久矣朝奉大夫提舉坑冶鑄錢張君書言始創意以經論合為一書作小字刊之刻畫之精如水如沙如蠶種種匀淨分明悅可人意凡願者即以施之異時一大部經極一負荷之力所不能舉者今斂而小之

不盡數函携適四方無不如意非善巧方便孰能如此其用心樂善亦勤矣哉夫一塵中有大千經卷其智慧者破塵出之是為真遊華嚴境界真得合論宗旨信解行證宜自此書始敢告讀者應作是觀建炎元年八月望日序

送蕭建功秀才歸臨江府

入芝蘭之室者久而不知其芳遊鮑魚之肆者久而不知其臭蓋其薰蒸漸積之久與之俱化而不自知是以君子謹乎其所與處也臨江蕭生不遠千里而予于湖外視其貌粹然而溫厚聽其言毅然而勁正觀其文蔚然而條暢究其學淵源而愛博而又樂善好問慊然有不自合之意蓋生嘗從了翁遊甚久又與李先之雅相厚其所與處者如此宜其薰蒸漸積如芝蘭之芳而不自知也然生之質美矣要須更歷世故以鍛鍊之其美乃成精金之所以可貴者以其百鍊而不耗也士方平時議論未嘗不有餘暇出而臨事爵祿誘乎前禍患恐乎後不變其所守者幾希至于禍福不足以動其心而惟所學之為行若金百

鍊而不耗者了翁李先之其人也了翁平生顛沛患難幾三十年氣不少挫惟生民之為念而國事之為憂李先之一為小人之所陷困于州縣志不少衰其學問至老益篤而二公之道卒光明于今彼臨事而變其所守者雖偷取寵利皆理滅而無聞卒亦何所得哉生行且仕矣其亦觀二公之所以處已而遊世者以為法乎若予者無二公之道學而有憂患將何以副生遠來勤渠之意耶于其歸也姑以生之所知者二公之艱難困抑久晦而乃光者告之且以識別

建炎二年十月晦日武陽李某書

迂論序

梁溪病叟當建炎初待罪宰相才兩月餘以謀畫多不合又所薦引將帥同列不以為然沮乍之爭弗能得方時艱難不敢貪寵備位妨賢路以誤國事曾三上章丐罷相庶几大臣以道事君不可則止之義天子度不可留從之以觀文殿大學士兼領洞霄宮將歸老于梁溪之上守墳墓山水之遊以終身之計而讒者不已其言醜怪肆為巧詆聞者駭汗賴天子睿聖有以察其不然姑褫職俾居諸宮坐食廪祿而處江湖善地德至渥也閑居杜門謝絕賓客念息省咎之外無所用心則取古之君臣賢士大夫與夫姦邪諛佞亂臣賊子其所施為是非成敗治亂興亡之跡可以垂鑒于後而今之事宜所當變通于昔者極其理而論之其意以為身既廢放不得展盡底蘊以濟國家之急姑以智慮所及載之空言以俟後之君子亦不為無補然承乏廊廟既已嘗試其拙矣則其所論蓋亦迂濶而不足以取合于世故目之曰迂論昔

孔子欲正名于衛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而孔子告之以名不正則言不順其極至于民無所措手足夫民之無所措手足者乃在于名不正數變之後則自子路觀之宜乎以為迂然必欲為政使刑罰消而民服非正名不可則其迂也乃所以為要歟子之論固迂矣安知後世無拙于我者有取于其說而反不以為非乎辭務達故無飾說理務暢故無隱情隨意所得而著于篇故無先後之序覽者察焉建炎戊申年仲秋七月朔書

湖海詩集序　已見第十七卷內

唐朝賢將傳序

為將之難非料敵制勝陷堅摧衆之難權重而不驕功高而不伐上承下撫善始善終之為難也韓信連百萬之師戰必勝攻必取一有驕伐之心而高祖疑之關羽張飛皆萬人敵羽喜犯上飛喜剋下蜀先主知其必不能以自全由是觀之立功立名未名保功名之懿也唐有天下將臣為多在太宗時當創建之初削平僭偽制御夷狄則有若李靖李勣在肅宗時

值安史之變戡亂定功中興王室則有若郭子儀李光弼在德宗時遭奉天之難剪除叛逆光復宗社則有李若水李晟馬燧渾瑊皆奮忠勇攄謀猷感會風雲勒勲帝籍號為大將之賢者至議其優劣則勣不及靖光弼不及子儀瑊燧不及晟何哉靖謙退上恂恂如不能言以沉厚稱而勣嗜進不已遺高宗以立武后幾危唐祚其識不足稱也子儀朝受命夕引道崎嶇讒譖間不辨自明而光弼間隙一開卒不復合至憂憤以死其識不足稱也晟策吐蕃多詐不可與盟而瑊燧信之以有平涼之辱其智不足稱也春秋責備賢者故不得不論至為將大畧能以功名始終豈可不為人傑哉尉遲敬德憤厲爭功一聞太宗訓勑折節自修杜門謝客奏清商樂以自奉能改過矣李大亮宿衛之忠裴行儉蘇定方術之奇畧秦叔寶薛仁貴李嗣業搏戰之勇高崇文紀律之嚴王忠嗣執守之固李抱真訓練之精張萬福樂善之篤李光顔愬謀慮之決皆凜然有賢將之風故錄次諸傳為上下卷表而出之庶幾覽者以古為鑑得見賢思齊

之義云紹興二年仲春二月二十二日梁溪李某書

雪峰真歇了禅師一掌錄序

自達磨流通正法眼藏如一燈分百千燈以心傳心雖法無南北而機有差別其歸一也雪峰了禅師得法于丹霞淳〻得法于芙蓉楷傳曹洞宗旨風夙孤峭壁立千仭有所施設皆被上機非中下根器所能窺測了公自號真歇昔演法于長蘆今開席于雪峰學徒雲集從之者嘗千五百餘衆叢材之盛所未曾有隨機提令應病施方有作者之鈴鎚真良醫之藥

石一言一句皆示空劫中眼目非苟然也其徒集機緣語句為一掌録以初得法由一掌故録成以示梁溪病叟讚嘆為説偈言其一曰真歇頻邊遭一掌大愚助下藥三拳自從熙契宗風後顛倒縱横総是禅其二曰正提令全提上上機學人到此莫驚疑直須吼裂野子腦始是全毛獅子兒偈畢以其録歸之因書其語置于篇首云紹興四年歲次甲寅二月朔序

梁溪先生文集卷之第一百三十七終

梁溪先生文集卷之第一百三十八

序

五峯居士文集序　重校杜子美集序
道鄉鄒公文集序　古靈陳述古文集序
論語詳說序

五峰居士文集序

歐陽文忠公有言非詩能窮人殆窮而後工信哉士達則寓意於功名窮則潛心於文翰故詩必待窮而後工者其用志專其造理深其立世故險阻艱難無

不備嘗故也自唐以來卓然以詩鳴于時如李杜韓柳孟浩然李商隱司空圖之流類多窮于世者或有放浪于林壑之間或漂泊于干戈之際或遷謫而得江山之助或閒適而通天地事物之變冥搜精鍊抉摘杳微一章一句至謂能泣鬼神而奪造化者其為功亦勤矣以此終其身而名後世非偶然也故尚書考功員外郎翁君諱挺字士特建之崇安人天才秀發器業夙成年未成童已知聲律能賦詩有驚人語及長該極窮書貫穿今古落筆即數千言既而浮游

行浙江四海寓淮楚窺衡湘覩光上都宦游趙魏之
邦盡交其豪俊以故為文雄深雅健淵源浩博能倫
衆體而尤長于詩其五言七言屬對律切風清調深
其古風歌行渾厚簡淡凌厲爽發絶去筆墨畦徑間
追古作者信乎天下之奇才也方是時朝廷以經術
造士士皆以趨時好取世資而君緩步濶視于其間
獨有能詩聲如內翰毛公友一時名人多稱道之然
君早游國庠屢冠多士聲華絶甚而名不題于鴈塔
晚登仕版對文揚陛受知人主而位不過于星郎觸

時相怒竄逐流離得病以死而年踰僅于天命身之
窮近世罕有與君比者平生所作數千百篇悲歡感
慨一寓于詩以發之奇辭秀句膾炙人口詩之昌近
世亦鮮與君比者身不窮則詩不昌物莫兩大豈不
信然自經兵火盜賊之後散失者十之六七嗣子顏
之收拾編類于煨燼亡逸之餘得古賦若干古律詩
若干雜文若干釐為若干卷號五峯居士集以余與
君為外兄弟丱角同硯席情相好也遣人致書求為
之序予嘗觀于唐李賀號為俊人高軒過之作在其

穉年韓愈皇甫湜皆愛重之歌詩之妙獨步一時以
父諱之故不得舉進士坎軻以終年未壯室早時負
古錦囊以出得句輒投其中暮歸足成不知凡幾何
篇仇嫉之者盡委糞壤今行于世才數十首則賀不
特其身之窮而詩亦窮也君雖不幸其年其位其詩
文之所存過賀遠矣然賀詩得杜牧序而名益彰予
雖勉序君集憂患衰疾文詩凋落不能如牧之揄揚
稱述曲盡其情態以取重于世誠有愧焉耳方今朋
舊之愛慕君者求君之殘編斷簡于四方繼成卷帖

使珠玉之珍不零落蘭菊之芳垂無窮庶几以此荅
君相與之意云嘗紹興四年四月七日具位李渠序

重校正杜子美文集序

杜子美詩古今絶唱也舊集古律異卷編次失序不
足以考公出處及少壯老成之作予嘗有意參訂之
特病多事未能也故秘書郎黄長睿父博好雅古工
于文辭尤篤喜公之詩乃用東坡之說隨年編纂以
古律相參先後始末皆有次第然後子美之出處及
少壯老成之作燦然可觀蓋自天寶太平全盛之時

迨于至德大歷干戈離亂之際子美之詩凡千四百三十餘篇其忠義氣節羇旅艱難之悲憤無聊一見于詩句理法致老而益精時平讀之未見其工迨親更兵火喪亂之後誦其詩如出乎其時犁然有當于人心然後知其語之妙也退之詩云仙官勅六丁雷電下取將流落人間者太山一毫芒乃知公之述作行于世未為不多遺亂亡逸又不為少加以傳寫謬誤寖失舊文烏三轉而馬者不可勝數長睿父官洛下與名士大夫游裒集諸家所藏是正訛舛又得逸

卷之百三十七　四

詩數十篇參于卷中及在秘閣得御府定本校讎益號精密非世所行者之比長睿父沒後十七年予始見其親校定集二十有二于其家朱黄塗改手跡如新為之愴然竊嘆其博學淵識而有功于子美之多也昔東坡有言子美自許稷契人未必許也然其詩曰舜舉十六相身尊道何高秦時用商鞅法令如牛毛自是稷契輩口中語可謂知子美者矣方肅宗之起房琯人無敢言獨子美不避斧鉞抗疏救之由是廢斥終身而不悔是必有言之不可已者與陽城之救陸贄何以異然世罕稱之者殆為世所掩故耶嘗一臠之內知九鼎之味有一于此可以卜知其他故因序其集而及之使觀者知公遇事不苟非特言語文章妙天下而已紹興四年歲次甲寅六月朔某序

道鄉鄒公文集序

文章以氣為主如山川之有烟雲草木之有英華非淵源根柢所蓄深厚豈易致耶士之養氣剛大塞乎天地忘利害而外死生胸中超然則發為文章自其胸襟流出雖與日月爭光可也孟軻以是著書屈原

卷之百三十八　五

以是作離騷經與夫小辯曲說飾章繪句以祈悅耳目者固不可同年而語矣唐韓愈文章號為第一雖務去陳言不蹈襲以為工要之操履堅正以養氣為之本在德宗朝奏疏論宮市貶山陰令在憲宗朝上表論佛骨貶潮陽守進諫陳謀屢挫不屈皇皇仁義至老不衰宜乎高文大筆佐佑六經粹然一出于正使學者仰之如太山北斗也道鄉鄒公自其少時處閭里游庠序登仕途其節操風流已為有識者之所推許至元符間職在諫省適有椒房之事抗章陳列

危言鯁論聳動四方遠謫萬里及建中靖康年間召
還侍從又以直道不容于朝再謫嶺表而氣不為之少
挫遇赦得歸作知思堂以奉其母友其諸弟君教訓
其子侄欣然不知老之將至所養如此故其文章高
明閎遠温厚深醇追古作者有黼黻之才有金石之
聲有菽粟布帛之用信乎有德者之必有言也其子
柄相集公平生所為文得賦若干律詩若干首雜文
若干卷為若干卷而諫省章疏又別為一集將鏤版
以傳于世求序于某義不得辭且為之言曰國之治

亂安危存乎言而已矣方嘉祐治平間上之所以求
言聽納者既盡其道下之所以獻言開陳者又中于
理上下交而志通宜乎協氣嘉生薰為太平而不可
跂及也其後朝廷議變新法言不使者接武竄逐朋
黨之論寖興而士論始以言為諱紹聖元符以來遂
無言者當時臺諫具員然類皆毛舉細故以塞責甚
者至于變亂白黑顛倒是非投時好以取世資雖謂
之無可也獨公奮不顧身犯顏逆鱗論國事之大者
于言路塞閉之時號鳳鳴朝陽然遷謫流離屢瀕于
死而任言責者蓋自懲艾不復激昂習熟見聞以緘
默為當然至崇觀政宣間則又甚矣燕山之役國之
大故莫重于此臺諫熟視未嘗有一言及之馴致禍
亂四海橫流使公是時猶存居可言之地其肯保位
愛身不一開口為宗社生靈之計雖三尺之童有以
知其必不然也由是觀之公之文章垂于後世誦而
讀之者想望風采其仰慕之私為何如哉時紹興五
年歲次乙卯三月二十有一日李某序

論語詳説序

孔子之言傳于後世者序詩書論禮樂易彖象繫辭
春秋有褒貶筆削與曾子論孝〻為孝經其家之有
傳者為家語而對國君卿大夫教羣弟子及相與問
答之言則有魯論語二十篇盛哉聖人之言著也自
詩書禮樂易春秋孝經之外家語擇焉而不精獨論
語精微衍奥皆仁義道德性命之旨當時記言者有
法温潤博雅粹然成一家言蓋聖人以其治心修身
正家理國之要設教以為人具于問答之間隨機接
物以誘其心因病施藥以救其失故問仁者同而告

之者有淺深問政者同而對之者有先後或抑或揚以發明其道或進或退以矯揉其材言近而旨遠守約而施博真可以為天下後世之折衷而能言之類莫之能加也其諸弟子有及門者有升堂者有入室者而問答之間或言出而理解或告往而知來或至于再三然後喻蓋根器有利鈍而造道有精粗不得不然至于顔閔游夏曾參有若之徒其言亦皆足以垂法于天下可傳于後世則師友淵源聖人之澤深矣故相王文正公旦每以錦囊貯其言覩畢則親緘

題之同列疑其為秘方異書也竊視之則論語怪而問其故公曰此皆聖人之言治心修身之要吾輩行已有愧于此多矣先進之尊道畏聖人之言如此而今之士大夫持科舉進取之資過則不顧又以為之童稚初學之書不復精考得不又愧于文正公之所言乎近世學者皆宗王氏之説時有得失而自先儒以來亦有訓釋失聖人之旨者如井有人焉其從之矣為赤子匍匐將入井之井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為歎逝之逝傳習謬誤其類實繁于論官多假與次子宗之講説頗是正之因筆其言而成書目之曰論語詳説夫博約而詳説之將以反説約也推明聖人之旨説之不患乎詳而反説約者在乎自得之而已故學識蕪淺不足以窺聖言難知之奥豈敢傳諸學者姑以訓道子侄開其童蒙可也舊以兩字命篇如學而述而之類體制不雅輒取篇之首句易之效者老子名章之義釐為二十卷書始以武昌郡以建炎戊申之仲冬成于鬱林郡以建炎己酉之仲夏改于定長樂郡以紹聖　年歲次甲寅之初

秋云具位李某序

古靈陳述古文集序

唐史論文章謂天之付其于君子小人無常分唯能者得之信哉斯言也雖然天之付與固無常分而君子小人之文則有辨矣君子之文務本淵源根柢于道德仁義粹然一出于正其高者裨補造化黼黻大猷如星辰麗天而彩米下燭山川出雲而風雨時至英莖韶濩之諧神人菽粟布帛之能濟人之飢寒此所謂有德者必有言也小人之文務末雕蟲篆刻飾

章繪句以祈悅人之耳目其甚朋奸飾僞中害善良
如以丹靑而被糞土以錦繡而覆陷穽羊質而虎皮
鳳鳴而鷙翰此所謂有言者不必有德也君子旣自
以功業行實光明于時而其餘事發爲文章後世讀
者想望而不可及此豈特其文之高哉人足仰也小
人乃專以利口巧言鼓簧當世旣不足以取信于人
而恃才傲物以致禍敗者多矣由是言之文以德爲
主德以文爲輔德文兼脩與夫無而德而有文者此
君子小人之辨也竊觀古靈陳公所著文章殆所謂

有德之言而君子之文歟初公未仕刻意于學得鄕
士陳烈周希孟鄭穆相與爲友以古道鳴于海隅人
初鶩笑其後相率信而後之四先生名動天下旣登
第累官劇邑推其所學以治民利必興害必除聽訟
決獄庭無留事所至修學校率邑之子弟身爲橫經
講說士風翕然民俗丕變已而守列郡典大藩益推
此而廣之治績尤著雖古循吏不能過也嘉祐中富
鄭公入相首以文章政事薦公寢被知遇歷任三朝
鬱爲名臣判郎曹則執法而不撓使虜庭則守節而

不屈任諫省則以忠讜補主闕處臺端則以公正糾
官邪位侍從則竭論思之忠侍經筵則盡勸解之益
上爲人主之所欽向下爲士大夫之所宗師其功業
行實光明如此而所爲文章溫厚深純根于義理精
金美玉不假雕琢自可貴重太羹元酒不假滋味自
有典則質幹立而枝葉不繁音韻古而節奏必簡非
有德君子孰能與此故嘗評之其詩篇平淡如草廬
物其文辭之高古如韓退之其論事明白激切如陸
贄其性理之學庶几子思孟軻非近世區區綴緝章

句務爲應用之文者所能彷彿也嗣子紹夫裒集公
之文章得古律詩賦雜文凡若干篇冠以紹興手詔
經爲延士章疏而行狀誌銘附于其後合爲二十有
六卷集成來求謁爲之序予告之曰太上有立德其
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如古靈先生者三兼倫又得
詔書褒稱推賢揚善之美如此可謂盛矣若其平生
行事則有行狀誌銘可考誦其詩讀其書者可以想
見其人又何以序爲紹夫曰先公雖進不過任而蒙
累朝之眷特深諫行言聽不爲無補于時今卽世踰

五十年遭遇聖主因覽薦士疏藁所以旌寵之者甚厚輒敢刋行遺文用圖不朽願乞一言以發明之某義不得辭勉副其意因論君子小人之文所以不同者昔孔子告子夏曰女為君子儒毋為小人儒之道夫儒者之道通天地人使小人為之則將有托儒以為奸者而況于文乎經緯天地曰文雖周公之才之美謚不過文而已小人假文以為利則語大儒以詩禮發冢者同科自古文士多陷浮薄而為美筆生無足怪也如公功業行實推賢揚慧之美如此而其文

章渾全博雅又如此宜乎被累朝之眷遇膺聖主之襃崇士林尊仰推天下君子長者而不敢有異議也然則有餘力以學文者可不有以景慕而知所以趨向哉公諱襄字述古歷官至佐司郎中樞密直學士贈給事中國史有傳云時紹興五年閏月朔李某序

梁溪先生文集卷之第一百三十八終

梁溪先生文集卷之第一百三十九

序

建炎時政記序　見時政記一百七十八卷
建炎制詔奏議表劄集序
送丹霞宗本游徑山序
佛印清禪師語錄序
中興至言序

建炎制詔議奏表劄集序

某建炎初自領開封府事蒙恩除尚書右僕射兼中

書侍郎以六月一日至南京行在所供職八月五日蒙恩除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是月十八日除至以某上章丐罷蒙恩除觀文殿大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備位近司甫七十餘日繼以罷謫奔走萬里流落十年再被錄用紹興四年春以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寓居長樂准尚書省劄子三省同奉聖旨令某省記編錄建炎元年五月一日以後時政記進御某已遵依詔旨以省記到昨任宰相日所得聖語所行政事賞刑黜陟之大畧著于編繕寫上下兩策詔通

政司投進有旨宣付史館紹興六年夏任江南西路安撫置制大使兼知洪州承史館牒見修纂建炎日歷朝廷降下所旨記到時政記文字首尾未詳及拜罷免辭表禮批答並未抄錄赴館滑編類前未參照某已遵稟將建炎初際罷制命詔書批答辭免稱謝表禮奏議建明札子皆已得旨施行者編類次第勒成四卷竊惟聖上詔大統于國家艱難之際即位之初首蒙考(孝宗嫌名)其所以委任責成之意可謂重矣而某才能淺薄議慮迂踈曾不能效尺寸以圖報萬一

奉身以退雖罹患難保全至今日深慚懼今者既蒙朝廷降旨令省記時政之畧又承史館移牒使編類首尾之詳檢閱舊文追尋往事恍如夢寐益用慨然雖時運不留事勢亦異而理有不可改者以理揆事萬分之一或有取馬謹繕寫成兩册繳申史館庶几可備直筆採擇垂信萬世紹興某年月日李某序

送丹霞宗本游徑山序

丹霞宗本師幼遇異人能預言災祥其名籍甚居昭武之瑞光巖十餘年一旦起行脚心盡棄舊所得絕口不復道為此一事徧參諸方游泉南值杲禪師寫佛日菴叩問宗旨言下自謂有悟入處其後杲公往徑山師歸舊隱欲復往從之游道長樂見梁溪翁語之曰子去瑞光巖几日矣答曰六年翁曰方擧足時已合喫三十棒如今歸去拗折拄杖向折脚鐺中煑飯度日猶較些子若也未然却請飽參到徑山為我致問杲公雖未識而妙圓光中相見了也有一轉語托丹霞呈以使請寄箇消息來切須急道此珍重歲次戊午仲冬十一月之晦日梁溪拙翁序

佛印清禪師語錄序

崇寧間余侍先公太師守官京師時佛印清禪師住相國之智海道價特高學者雲集先公暇日多造其室予亦持行辱知照甚厚至大觀庚寅歲禪師遷化賜塔名曰真寂之塔先公為之作銘有曰水滴漚生雲收月白都城東郊塔有真寂者銘文之辛章也後三十年歲在戊午予寓長樂有前住襄陽雙道池朕長老來謁出禪師語錄二卷將刋版以傳叢林求我為序追念智海從游恍如昨日已閱一世悵歲月之

易流悼然知識之不可復見也覧讀愴然因序之曰
禪師法名智清俗姓葉氏泉之同安人年二十有二
出家受具戒即知有向上事徧游諸方參問宗旨最
後見道林祐禪師舉幡風非動仁者心動風鈴不鳴
我心鳴耳目之語因展鉢次有所悟合以頌呈祐祐
可其所見亦作頌以印證之自此机鋒迅發禪苑歸
仰初住蘄州五祖山法會之盛震于江淮紹聖中智
海虛席有旨命禪師住持再召入禁中對御陞座舉
揚宗風賜號佛印〻姪五祖智海合二十餘年今此所

卷之百三十九　　四

錄禪師平日升堂入室接引學者机緣其語句發明
心地法開門示佛祖言意可以利一切而傳無窮者
也予嘗觀佛祖以心傳心無文字相不得已而有言
句所以妄治病者何其簡易也去本既遠派別支分
傳法者拈花摘葉務為新奇以相眩惑學道者口習
耳聽迭相模倣以為能參千差萬別不勝其繁而此
道日益微矣禪師語句自胸襟流出不事雕琢而自
然成文不說義理而自然契道會歸有極中邊皆甜
足以發明佛祖之深心開導後人之正眼予知此錄
之流行有補學者蓋不可為量數也道服行年將七
十以門人之故久要不忘能使此錄復傳于禪師示
寂三十年後亦可賢也矣與夫今之士大夫之交游
之久以信義相期一旦臨小利害反若不相識者不
可同日而語也勉作序以塞其請蓋亦有感于此至
禪師之履踐施設則先公所作塔銘固道之已詳矣
故此不復云時在紹興八年冬十一月之三日某序

中興主言序

卷之百三十九　　五

臣聞自古帝王之盛有創業有中興若湯武之革夏
商漢高之滅秦楚唐之代隋此創業之主也宣王承
厲王之後興衰撥亂周復舉行光武當漢歷中微恭
行天討克運復續肅宗憲宗武宗當唐室不競藩鎮
借叛征伐四克威令復振此中興之主也創業之主
駕馭英雄戡剪勍敵肇造區夏固為難矣而中興之
主視之為尤難豈不以將絕紹之統者承極亂之餘
或為夷狄之所憑陵或為巨盜之所侵據國勢削弱
天步艱難綱紀廢壞法度凌遲人才衰微物方凋耗
振而起之尤不易為力故耶譬猶大廈之傾支扶顛

免補苴罅漏與夫經營剏造者蓋不侔矣然亦有優于創業者承祖宗積累之基德澤至深人心未變境土士民本皆我有御得其道則存者可以復存叛者亦可以復屬以弱為强以微為甚疾若俯仰譬猶巨室中衰田園僕隸不為有力者之所攘幸其賢子孫能竭力以料理之則曩之所失一旦復歸與夫奪空拳枝一倒以起者不可同日而語也顧所以處之者何如耳恭惟有宋膺天命受薄海內外悉主悉臣祖宗功德超軼漢唐接武三代至道君朝受報收功極

熾而豐邊畔一開金寇之禍乘間而作淵聖內禪天下歸心謀臣弗臧馴至大變實由承平之久人不知兵姑務講和偷安苟且之所致譬猶康強之人負恃壯盛蔑衛生調攝之經得陰陽乖冷之疾邪氣深入不務以毒藥救治而顧用參朮和之以圖安全何可得哉皇天佑宋眷命陛下為神明萬物之主臨御以來迨今十年宵衣旰食憂勤圖治而中興之業未建者豈所以圖之之道猶未有至耶臣以愚陋誤蒙眷奬甞加考孝宗之名才疎分溥自取顛躋曲荷矜全不棄遐

遠昨者被奉詔旨條具邊防利害雖竭愚慮以塞清問猶未能盡其區區所欲言者夙夜精思至忘寢食謹以已見撰成中興至言十篇輒敢繕寫投進以塵乙夜之覽臣之意以謂帝王圖治必有本要秉本執要以應萬幾所操彌約所施彌博故以明本要篇第一本要者人主精神心術之運也舉而措之天下必有政事功勲乃成故以修政事篇第二中興之政莫急于治兵故以治軍旅篇第三軍旅之興莫急于財用故以理財賦篇第四足食足兵必據形勝之地以

事攻守故以審形勢篇第五攻守之具欲善其事必利其器故以備器用篇第六自治軍旅至備器用兵家之常道也必有臨机應變之術故以察機權篇第七必有料敵制勝之謀故以尚謀策篇第八所以為此者將以討僭逆禦強虜復祖宗之境土據中原以臨四方而已必有先後本末之序故以議恢復篇第九恢復境土國威振矣然後可以奉迎二聖鑾輿以天下養昭陛下孝弟之德故以議奉迎二聖篇第十此十篇者凡也其詳又有目焉各以類附于篇末辭

言無幾雖不足以裨廟筭之萬一亦臣之畢精竭慮欲圖報聖恩拳拳之至意也昔漢賈山作至言借秦為喻以感悟文帝班固稱其言正而善指事意今臣此書持論不敢以太高唯務可行立議不敢激訐唯務當引古以證今自下以劘上竊自比為賈山故以中興至言命篇伏惟陛下萬幾之暇留神採覽明本要篇發明心術無可施行者自修政事篇後倘于稍合聖意者乞制詔外廷詳酌施行天下殊不勝幸甚紹興五年某月某日臣某頓首謹序

梁溪先生文集卷之第一百三十九終

梁溪先生文集卷之第一百四十

贊上

洪崖先生畫贊　雙林善慧大士贊
瑞芝贊　梁溪四友贊 歲寒 幽芳 虛心 粲華
梁溪真贊　瑞光巖立化雀贊 并序
繡觀音贊　繡塔贊 并序
天王院新塑釋迦像金色珠贊 并序
富鄭公畫像贊　如如軒贊

洪崖先生畫贊

洪崖先生張氳隋唐間人隱于南昌西山所乘驢名之曰雪僕數十曰拙曰木曰藤曰葛曰橋出則負巨扇長瓢以從之多以繪為圖蓋有道者也為之贊云

洪崖古先生傲睨得天逸結廬西山下跨雪時一出長瓢與巨扇此外了無物借問侍者誰拙木藤葛橋何年丹青手寫此神仙質高風邈如在超然入吾室

雙林善慧大士贊 有序

昔長者維摩詰具善巧便方居毗耶離城以布施持戒忍辱精進禪定智慧拜諸衆生以悲慈喜捨作諸

事雖為白衣居士而奉持律儀不著三界雖示有妻子眷屬而修諸梵行常樂遠離其辯才無礙則現身有疾如應說法令無數千人皆發無上道心諸菩薩大弟子衆皆不堪任詣彼問疾雖文殊師利亦云彼上人者難為酬對深達實相有如此者其遊戲神通則能以方丈之室能受九百萬菩薩三萬二千師弟子之座而不廹迮示遣化人以衆香鉢取滿香飯饜飽十方無量衆會不起于座斷取妙善國土山河如陶家輪及持華髮示一切衆不可思議有如此者故

佛書以為金粟如來不其然也歟惟雙林善慧大士應世闡化之迹何其似維摩詰也豈獨以六度攝衆生以四心作佛事以白衣居家而奉律儀有妻子眷屬而修梵行為似之耶至于辯才無閡其偈頌言語深達實相游戲神通其顯示變化不可思議亦與之乘相似然故嘗自謂彌勒化身而行道中山嘗見七佛引前維摩接後者良有以也唐人樓穎集大士應世闡化之跡以為之傳文字繁類無以發明甚深難解之義今右文殿修撰羅公以無盡智委訂其書芟除潤色又為序以表出之而大士立言行事燦然著明讀者隨其分量各有所得其于助發第一義諦豈小補哉暇日以其書示昭武李㬎歡欣踴躍得未曾有再拜稽首以偈贊曰彌勒棲神兜率天下生此土猶久遠化生無數在世間善慧大士乃其一于中深秘菩薩行而外示現凡夫相佃獵漁捕悉與同娶妻生子亦復爾忽然照水知宿因本來神智皆具足雙林淨土坐道場說法度脫無量衆為欲化導群生故六度四心為依止田園廬舍諸器用奴婢妻子亦棄

捐而以修營大法會蓋行布捨施拼慳貪强夫暴客與魔民豪奪廹逐共誣謗更以軟語安慰之蓋行忍辱拼瞋恚精進拼諸懈怠者晝夜行道不休息持戒攝諸毀禁者敷草而坐食麤糲智慧禪定無有邊攝諸癡亂亦如是慈悲喜捨救衆生微妙宏深難測識雖依如是衆法門亦不于此而常住辯才海說無滯閡譬如空谷中答響歌頌句偈自成章縱横顛倒皆通達神游通戲得自在聊以折服不信心異香殊相教妙光一叩宮門餘悉啟往是解脫不思議正如長

者維摩詰應世閑化靡不齊故于行道常接後化緣已畢示寂滅迄今何翅五百年雖有文字傳未來無類不能發實相我觀龍津大居士已能深入不二門應緣雖現宰官身于諸世味如嚼蠟無間清淨無所為乃以筆墨為法施發陰潤色出妙語善慧之書乃光焰佛子若觀善慧書當知三士無異法毗耶離城雙椅林及此龍津元一處受持讀誦善思維普願發心無上道

瑞芝贊

宣和二年仲夏之初有芝生于沙陽鄧肅志宏家大小凡十有二色狀異常俯者仰者叢者特者紫者如椹黄者如金輪囷煒煌真瑞物也前史諸孝行之美多以芝產廬中為異而栁子厚有言朽株敗腐使受天澤餘潤猶足蒸出芝菌以為瑞物今志宏居喪如禮而又能鋭意文辭期于有成以顯其親則是芝之生豈非孝誠所感而文字之祥耶梁溪李某為名其軒瑞芝軒使識芝之其間後日有所考焉耳且為之贊曰

太虛磅礴鍾此和氣慶門其昌而產斯芝厥瑞唯何靈芝煌煌孝誠所致文字之祥有開必先其應以類力學顯親執孝于是勉修遠業自奮于時匪我亦然芝實告之

梁溪真贊

是為梁溪　了無差別　行年之化　三十有八
返觀其前　膚腴色悅　從是以往　蒼顏華髮
本來面目　不生不滅　游戲仕途　天付之拙
順天而行　一無敵殺　獨知其大　寧有他訣
萬里清風　一輪明月　有來問者　默坐無說

梁溪四友贊序

山居有松竹蘭菊目為四友且字之松曰歲寒竹曰虛心蘭曰幽芳菊曰粲華各為之贊

歲寒贊

霜霰既零　草木殄瘁　唯茲歲寒　獨立不改
寸苗且植　未離蓬艾　挺然凌雲　色參天黛
虬枝茂葉　舞影隨形　清風徐來　虎嘯龍吟
與子為友　貴相知心　何以樂之　寓此素琴

虛心贊

君子學道　其心貴虛　此君子心　一物本無
勁節堅竦　清影扶疎　劍拔環侍　十萬丈夫
細細其香　猗猗其綠　滴露和烟　鏘金戛玉
與子為友　惟日不足　何年棲鳳　慰此幽獨

幽芳贊

天地和氣　萃于幽芳　言茁其芽　薰然國香
綠葉紫莖　素榮縹芳　紉以為佩　禦彼不祥
採自深林　置于座側　不改其度　其香滿室
與子為友　心同德一　優哉游哉　聊以永日

粲華贊

我有佳友　粲粲其華　金英煒煌　翠葉交加
風露洒濯　色香相知　究如美人　象服逶迤
可以忘憂　莫如旨酒　泛此粲華　益我眉壽
淵得一枝　子美三嗅　永結清歡　相從白首

瑞光巖立化雀贊

宣和二年正月二十四日有雀立于化瑞光巖之佛殿香爐上其徒朋順來沙陽出畫圖示予以偈贊曰

菩薩游戲于神通　六道四生咸可入
為欲化道諸有情　故于異類而出現
諦視此雀甚微眇　每食一粒棲一枝
畢飛不出蓬蒿間　遠舉安知鴻鵠志
而能坐脫與立亡　依彼金容反香火
屹然而化不震動　如以木石鑄刻成
非諸菩薩諸神力　孰能現此希奇事
我觀三界諸衆身　唯人實具大智慧
妄想顛倒造諸業　失身徐入橫生中
重為毛禽羽輕挾　破碎一切諸蠕動

雖云妙覺不銷亡　無乃沉迷益(犯聖祖諱)遠
菩薩慈悲哀憫故　化身與彼為導師
緣終寂滅顯示人　使知佛性無有二
佛子若有瞻禮者　願言悉發敬信心
猛勇精進趣菩提　皆具如是菩提行

繡觀音贊

觀音妙智力　無刹不見身　出身箴縷間
神通亦如是　光華五采備　成此六銖衣
雲髻冰雪衣　寶光瓔珞飾　莊嚴行道相

步步妙蓮花　慧眼視衆生　睟然見于色
願言瞻敬者　廻顧逍遥人　繫縛本來無
何往非自在

天王院新塑釋迦像金色珠贊 并序

宣和庚子之秋沙陽天王院命工創造釋迦牟尼大覺金仙之像邑之士女童稚出力施財運致土木不約而會既勤模斵塗塈之工而來飾未施相好未具有以工之所夢盡為未然者將毀其像而改造之始見是議而像出異物色如黄金顆如真珠徧滿佛身

及蓮花座如水布沙如蠶種子躍璨熠爚光奪人目士女童稚瞻禮讃歎隨意取之取已復生不可勝計于是衆之建議者悔罪識非財施益感緣事遂集客以其故語予往觀信然爾得數百顆以歸予雖不能知其果為何物然竊思諸佛顯示神變化導有情不可測量方其入大涅槃現舍利子諸天及人建窣堵波種種供養以作佛事以此像設現金身珠攝伏不信增上謾者其理一也惟舍利子體極堅固鍛鍊焚燒所不能壞而此珠虚脆不實力可破碎為不同耳蓋舍利子報身之所成而此珠即土木假合而化者故不得不異也知諸佛如幻如夢如像如響法如光影如空華如尋香城如變化事則彼報身與此土木之所假合彼舍利子堅固不壞與此珠之虚脆不定亦無差別唯達諸法空者可以語此梁溪居士欲重宣此義爰為之序而以偈贊曰

稽首釋迦文　善逝天人師　緣終云寂滅
無量舍利子　悉建窣堵波　天人共瞻禮
像法住世間　化道諸有情　亦示大神變

攝伏不信者　璀璨真金身　清淨如寶珠
即彼土木中　現此希奇事　有來瞻禮者
隨取即與之　既與出愈多　不可為量數
當觀舍利子　及此金色珠　堅固與虚脆
無異無差別　佛子具智慧　悉發敬信心
勇猛勿復疑　歸依無上道

綵塔贊

沙陽陳女氏以五綵縷結成綵塔施栖雲燦上人燦以示梁溪居士居士因以偈贊曰

釋迦佛說妙蓮花　從地踴出七寶塔
欄楯幡幢及龕室　寶鈴瓔珞震妙音
四面皆出旃檀香　散天妙華以供養
佛以右指開塔戶　出大音聲却關鑰
多寶如來示全身　讚嘆說法分半座
唯二如來共一塔　至今此會尚儼然
何人建立窣堵波　種種莊飾悉具足
絲縷營結尺寸間　高廣五伯由旬等
當知一念周圓時　勝妙功德已成就

若能瞻禮復回觀　人人具如如來體
至心持誦法華經　彈指真塔當現出

富鄭公畫像贊 幷序

契丹自澶淵之役通好守約不復盜邊至慶曆間以我方用師西邊且厭兵因聚重兵境上遣使來聘欲求關南故地中外震懼是時富公奉命報聘旣見虜主爲陳通好則人主專其利而臣下無所獲用兵則利歸臣下而人主任其禍虜主感悟因許增歲幣而契丹平北方至今無事其後河朔大水民流京東公時知青州兼京東東路安撫使擇所部豐稔者五州勸民出粟益以官廩以賑濟之得公私廬舍十餘萬區散處其人凡居五十餘萬衆立法簡便天下至今傳以爲法唯公以利科中第歷諫官侍從至相仁宗皇帝危言直節以道進退勳業甚茂然功在社稷德在生民此二事爲最予嘗讀公諫垣集奉使錄說慨然想見其風采及來汾陽見公繪像于羅晴老家命工傳寫且爲之贊庶几日瞻儀刑以慰仰慕之心焉其詞曰

天下達德　唯仁智勇　合之成體　散之致用
巖巖富公　備此三德　直道不回　以相王國
其智伊何　見于使虜　敷陳利害　以悟其主
歡盟至今　莫敢予侮　其仁伊何　見于救災
飢民如雲　襁負以偕　法簡周惠　垂訓將來
何以行焉　斷以勇克　衆人所懼　公獨不惑
奪虜之氣　厲色折之　賑民之飢　誠意活之
我生後公　今觀厥像　丹青再傳　朝夕是仰

如如軒贊

華屋千楹貪夫所娛一念休歇丈有餘是軒幽然
含宏太虛森羅萬象體是如〻道人何為于焉宴居
動靜語默隨時卷舒蓋將即此以善己而又以示之
其徒者歟

梁溪先生文集卷之第一百四十終

梁溪先生文集卷之第一百四十一

贊下

御書草聖千文贊　王摩詰畫渡水羅漢贊
龍眠居士畫十六大阿羅漢神像贊
保寧禪師真贊　雲峯了禪師真贊
顔魯公像真贊　佛日果禪師真贊
故贈諫議大夫了齋陳公真贊

御書草聖千文贊

紹興五年冬皇帝以御書草聖千文賜臣子湞明年

夏臣子湞刻之琬琰以示臣某又明年春臣某奉勅
于石置諸豫章學舍宣教聖殿宇之陰正臨講習使
學者得以瞻視仰謹再拜稽首而作贊曰

伏羲畫卦　人文以成　書契之作　以代結繩
篆籀而降　秦隸乃興　規模楷法　有真有行
眾妙且美　萃于茲草　時克工之　心悟筆到
之靖羲獻　主盟此道　自昔英主　有唐太宗
鮮不自好　唯漢光武　投戈講藝　有唐太宗
底綏大業　實資勇智　游戲翰墨　乃其餘事

於穆天子　允武允文　武定禍亂　文誕典墳
萬機之餘　縱筆怡神　作此草聖　前無古人
人亦有言　心正筆正　妙哉心畫　本乎淵靜
銀鉤鉄絚　蟠屈剛勁　雲漢昭回　奎壁輝映
如鳥行沙　如虫蝕木　鸞鵠停峙　龍蛇起陸
飛電繞樞　垂虹飲谷　千變萬態　溢耀心目
一人之責　猶或勤斯　洛爾居士　胡可息而
學問積功　功名濟世　其則不遠　瞻之仰之
載摹宸翰　勒之嘉石　龕于殿陰　如魯屋壁

天威在望　得所矜式　微臣作贊　垂示無極

　龍眠居士畫十六大阿羅漢贊

　第一尊者正坐垂足左手隱橫板交十指爪
　前有居士作禮鬼使致書若請召狀後有侍
　者乂手而立
佛所印可大何堵梨隱几合爪泊然無為懡請何人
投地作禮不起于座應供千里
　第二尊者正坐肩倚柱杖左手握拳近口右
　手垂膝把經卷微露梵書前設爐香後有侍
　者回顧一婆羅門手抱稚獅子
倚杖于肩屈指近喙廢經不讀思第一義大獅子吼
真獅子兒轉秘密藏其誰能知
　第三尊者正坐趾趺以兩手乂指置足上昂
　首仰視錫杖倚牀前有胡人佩劍曲奉後有
　蠻女捧香山而立
乂指膝間目視霄漢意象軒舉邈無畔岸剛大之氣
塞于天淵俯仰無作緃心浩然
　第四尊者據巨石植右膝而坐手持數珠下

　視一大虵蟠繞石前有童子震怖擲淨瓶中
　械于地侍者抱撫猶切回顧
華林擾虎手舉數珠馴彼鬻屈亦用兹乎巨頷修鱗
能怖童子慈眼視之毒心自彌
　第五尊者徧坐蹺一足手執拂回顧侍者于
　蓮花瓶折蓮房以獻瓶中有戲龜童子跽而
　觀之後有胡人佩刀植戈而立
藕花滿瓶蓮房自折神通妙用在于舉拂童子何知
跽觀戲龜六用不藏使之者誰

第六尊者靠禪植板左膝垂右足而坐兩手
展經卷開口如讀前有獅子銜花胡人背手
回顧後有蠻奴執拄杖侍立
老矣衰疲背依禪板讀經何為聊用遮眼植膝垂足
獅子銜花杜其德機宜有斯耶
第七尊者反掌叉指蹺足而立仰視空中一
珠侍者捧香爐蠻奴佩刀捧盤盛鐸杵隨之
寶珠騰空光焰璀璨諦玩無斁有見皆坳堂〻風儀
龍象之姿靈杵寶鐸往將加鐸

卷之百四十一　四

第八尊者跏趺正坐手執方爐若說戒狀侍
有侍者合掌蠻奴執羽扇前有后妃盛服胡
人跪若受戒狀二童去侍立云
本無戒持何嘗有破方便為說三世因果服飾嬋然
王者之妃胡跪諦聽善思念之
第九尊者扶杖臨石听而立一蠻奴披之下
瞰巨浸觀蠻奴以竹器寫經卷花杵置水中
有群魚銜經慎氣成樓閣一龍出于波浪間
魚龍祕怪各有佛性散花投經出没游泳具大悲心
平等施之往因妙力人天之資
第十尊者倚老松以左手支頤並足而立仰
視松杉有猿摘松花以獻後有蠻奴抱經持
拄杖侍立松竹間有虛禪林及方桌上有古
盂貯水養花杵之屬
長松森然虬珠拂天支頤擬木仰睇　猿竹樹之間
方虛禪座我欲攝依往補其處
第十一尊者偏坐右手按膝左手植床杖上
拳指支頤回視一童子置飯掌中以引仙鶴

卷之百四十一　五

安坐便安支頤握卷一念不波靈臺湛然脫彼胎禽
就掌取食了無驚猜承誰恩力
第十二尊者垂手正坐回顧第十三尊者笑而語
以右手據床左手舒掌侍者以瓶水滴掌中
斂坐親密便于笑語懷抱之適怡然相顧瀉被瓶液
注于掌中普潤四大一滴之功
第十三尊者正坐曲身就第十二尊者語以
手按板作屈指狀拄杖倚禪床側後有侍者
及二童子碾茶治具于竹林間

俯身設法未能忘言無量妙義見于指端堂子茗侠
竹間治具滌煩消渴唯此之故

第十四尊者長髭郁然下剃值杖林間倚巨
松而立觀二鹿出巖石倚衔花以獻

麌麌群鹿出于巖端植杖倚松寓目縱觀風度凝然
萬法皆了去髮留髭豈無所表

第十五尊者攜杖以虎負經自隨有老人道
帽相並尊者擧手作笑語勢後有鬼神被甲
執經旌旗從行鎖一熊負一沐猴

卷之百四十一　六

遭從何來游歷于此大空斕斑負經以待有偉衣冠
山川之神旌麾戈甲其從如雲

第十六尊者于山林水石極幽絶處以袈裟
蒙頭入定有　瀑淙瀉三蛇出其前一將濶
飲一方行一蟠結

巖谷窈窕林莽扶疎瀑布淙射蛇虫之居衲被蒙頭
安然入定孰能出之其獨也正

紹興甲寅三月六日梁溪病叟書于長樂城東
報國寺後二十日東林珪禪師見訪因以遺之

保寧禪師真贊

此是保寧風度具眼衲僧試覷面孔雖然醜拙肚裡
非常峭措佛祖一口呑盡問着當下休去却就晁溪
覓贊大小一場露布

王摩詰畫渡水羅漢贊

阿羅漢具大神通飛錫凌空如履實渉然巨浸與天
永戲抔一杯能徑渡云何溪澗咫尺間乃有種種難
渉相前者已濟氣怡然後者將渉有難色老病扶攜
壯者負足探策引搴衣裾秘其神力不視人如畏人

卷之百四十一　七

藥所訶責我觀一切諸有情咸具神通並妙用空中
示現十八變正眼觀時非吉祥善哉摩詰老畫師能
以毫墨作佛事稽首十六大聲聞皆悉回心等正覺

雲峰了禪師真贊

粹然而深如玉在山而珠在淵頎然而長如野鶴之
處雞群謂是爲了四大假合何者是真謂是非了五
峰秀出望之儼然道與之貌丹青所傳其有不得而
傳者耶皓月普分千水影清光常满一輪中

顏魯公畫像贊

會稽李先守永嘉郡得魯郡顔公遺像繪于郡宇之忠義堂昭武李某爲之贊曰英〻魯公人中之龍爲唐宗臣見危納忠巨盜起燕朔部風從獨嬰孤城以抗其鋒功雖不終志實可則間闗造朝號爲耆德糾繆繩愆毅然正色奸邪媢之擠使去國蹇〻匪躬險夷一節迨其耄年奉使希烈氣沮兇逆誠貫金鐵身雖可隕名不可滅巖〻高堂楊曰忠義非公遺像其孰當置登斯堂者宜仰而畏師友其人無公是媿

故贈諫議大夫了齋陳公眞贊

如玉之温有睟其容如山之峙有主其中論事有著龜之審知人如衡鑑之公金百鍊而不耗水萬折而必東置先生于一捨會事理而融〻吾不知其誰氏之學混儒釋而爲宗知其所以爲了翁者歟

佛日果禪師眞贊

聞佛日之名而未識其面見佛日之相而不聞其言心契神交未識面可也目擊道存不聞言可也如中水月雖非實見已有清凉之意如獅子吼雖未發聲已有畏仰之心自非眞是恁麼人辨得恁麼事衆所推許疇克爾耶雖然孤峰頂上訶佛祖罵彼佛日也一幅丹青默然無説此佛日也孰是孰非必有明眼人能辨之者哉

梁溪先生文集卷之第一百四十一終

梁溪先生文集卷之第一百四十二

頌箴銘辭

淵聖皇帝題十八學士頌
素齋箴　六箴 六行學友名五
永仁堂八君子銘　多言人銘
座右銘　潛庵銘
普觀巖銘　芝軒銘
甌粤銘　沙陽和歸去來辭
秋風辭　瓊山和歸去來辭

淵聖皇帝題十八學士頌 并序

唐天策府十八學士閻立本畫像褚亮賛淵聖皇帝題其姓名以賜太子詹事李詩真絶世之寶也臣某謹拜稽首以作頌曰

英英策府十八學士森如驥騄才德兼備太宗御之六輿耳耳斷風策雲一日千里丹青之妙寫于縑素千載風流過之旦暮于皇淵聖天縱多能游戲翰墨識其姓名人物圖繪及茲宸翰是為三絶萬世之寶沙漠苦寒翠華未還傷心北顧喟其涕潸安得傑才彼諸子扶翊中微國勢張起豈無趙辛為御以歸老臣衰病跂而望之紹興六年七月二十三日

六箴 并序

予年三十八而未聞道日月逝矣歲不我與其君子之棄而小人之歸乎作六箴以自警

言箴

意蓄于心宣之以言辭達而已多則贅焉惟仁者為能以言利人惟智者為能不失言于人仁智者予之所未得也不務本而務末胡不默默而多言以自賊耶

行箴

言者虛辭行者實跡與其言丈不如行尺言之非艱幼者能之行之維艱老者病之訥于言而敏于行君子貴之嗚呼非斯人吾誰與歸

學箴

學以致道精于厥躬人而不學智其昏聾凡百君子學然後知不足非琢成器何貴于玉為學日益為道日損益為損資學為道本未嘗務學何以絶為赤子匍匐乃能奔馳明以告之學以聚之

友箴

古之君子取友必端以文會友以友輔仁今之君子慕祿貪位而友非心見利忘義握手指天如見肝肺轉足已非自為得計勢利之交何異狗彘探之汝情伺汝之過汝不自慎而欲重其禍耶

名箴

名者公器不可多取有心取之是為怨府古之至德民無能名過情之譽何足為榮令聞令望有聞無聲得之不愧明德惟馨是以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汝不務得而買名以害其生耶

直箴

好直而不好學其蔽也絞直情徑行君子所悼晉有叔向古之遺直世無孔子孰為嘆息水致曲以為適于海木致曲以全其材子胡不學而鈎直以自貽其咎耶

素齋箴

不白不彩不質不文繪事為後素居其先皓、易汙營、易點術斯以往其慎所染閑邪復禮友士之仁以文會之友相吾與抱此以君處子之秀出則事君惟道之就鄙華賤實惡紫奪朱唯正唯中以卷以舒勿貪夫位勿慕夫祿有義有命先生禍福昔者夫子從事于斯體道拯溺湼而不緇殊塗同歸何思何慮養心浩然獨守其素

臨江蕭君建功作素齋而求言于予處几有志于道者作此六箴以示之建炎　年歲次戊申冬十月晦日某書于崇陽縣之僧舍

求仁堂八君子銘 并序

予自居求仁堂所與友者几杖筆硯樽壺琴枕八君子也各為之銘以著益友相成之義

直几

斵木為几病夫是憑限腋肘以便其形子厚所斬次山所惡問何以然惟曲之故我作斯几其直如斯匪雕匪飾自全厥美隱之而坐不倚不局心凝形釋兆灰槁木

方杖

古者有制老則賜杖用之扶持利有攸往後世靈壽

因以徵福尤誇忐藤美稱桃竹我作斯杖不圓而方剛健篤實用行舍藏或策逍遙邱園之寶執為老龍放之而笑

璞硯

點歙之石溫潤如玉可磨可鐫是資簡牘匠氏衒功求售于人奇形詭狀制度日新我製斯硯獨全其璞其平如砥不假彫斵澁不留筆滑不退墨砥文字之祥維此以德

象筆

篆籀之變是生草隸束縛以書創物之智毛穎既俘封于管城褰捽不律惟以太輕我製斯筆其管以象運用可意如兵隨將惟象之齒感雷則文援毫寫之其辭其雲

多言人銘

李子游于古闓若有金人焉啟其口銘而其臆曰我古之多言人也勿銷多言多言何傷言而當道說約以詳智襟流出與道翺翔如雲起雷震于十方如谷荅響應而不藏洪纖感動如鐘之撞抑揚在指如琴之張爛乎如星辰之經緯沛乎如江漢之汪洋五色相宣黼黻文章五聲相比磬筦笙簧悅可人意炳煥鏗鏘而孰知夫色未嘗色非青非黃聲未嘗聲非宮非商著于文字文字相空孰能測量達于語言語言解脫孰得稱揚溢發上根下根衆生一音演說徧覆三十大千世界舌相廣長是以予終日言而未嘗言其心了了終日默而未嘗默其音琅琅如來入滅而四十九年不曾說法維語無語而三千二義皆發光鈍唯道之極言默不足以載故予游戲于辯才三昧

聊自得而猶祥李子顧謂其徒誌之若此可以多言矣

座右銘 并序

予名堂曰求仁十二時中行住坐臥未嘗須臾離也作座右銘以自警之其文曰

是心超然無有邊際徧周法界同一真體强名曰仁求之在己不屬中間非內非外一以貫之萬物皆備視聽言動造次顛沛無須臾離必在于是克己則見復禮則親一日如斯天下歸仁邇之事父遠之事君一而充之以及斯民德被草木信及魚豚本無別法

一視同仁害以求生成以殺身得全于此死生埃塵
不即不離非罔非真酌之不竭用之不勤孰能體是
號曰能仁顏氏之子請事斯言勒銘座右以書代紳

潛庵銘

龍興梁老作潛庵梁溪居士為書榜且銘曰

魚龍潛于淵釣罩絶機械天地潛于心方寸具覆載
諦觀此庵中不廣亦不隘森羅含萬象空洞周法界
請問云何潛非内亦非外實刹現一毛須彌藏一芥
萬緣息一機衆竅虚一噫足跡不可尋漏泄那見怪

百鳥不啣花頁命難害債全身入虚空無在無不在
欲識潛庵翁豈離這皮袋

普現庵銘

蔣山佛果禪師勤公築庵于書方丈之側東
吴李彌遜于普現目之梁溪李某為作銘曰

一月普現一切水〻〻月無盡月惟一如來普現群生
前代身億萬亦如是譬猶一燈變百千光明晃耀無
量數又如兩鏡互相照重〻妙影咸拜入我觀此庵
方丈地而能變含十方界諸天宮殿衆地獄日月星
宿及山河人畜龍仙之所居皆悉容受不迫迮誰能
住此作佛事現身隨類為説法種〻化導諸有情而
實無一得度者劫風吹鼓四界壞〻劫水漂流大洞然
此庵終無變壞相風災水火皆息滅雖云無刹不現
身乃是至密藏身處佛子若住普現庵當作是念為
正念

芝軒銘

清原山因山水暴至發屋長老師珪得芝神
于片瓦之上十葉燁然遂以之名軒而求一

言于梁溪居士為書其榜且作銘曰

煌〻靈芝秀于片甓迅流霆奔為發其冪無情説法
非耳者聞雲蒸霞滃普香所熏玉潤金堅爍然十莖
眼正則祥見邪則錯唯道人珪禪苑之芝式告觀者
不須尋思

甌粤銘

建炎四年秋甌賊范女為嘯聚回源統制官李捧師
師軽進而全没朝廷遣官招撫乃請留邑萬人賊勢
益張陵轢郡縣莫敢奈何群盗歆艷環視蜂起紹興

改元之冬遂據建城以叛部勒黨與焚掠諸邑破邵武犯南劍氣焰熾甚福邪程邁以命上聞左中大夫恭知政事孟庾為宣撫使檢校少師武成感德軍節度使韓世忠副使之總神武兵步騎三萬水陸並進既次近境賊猶抗拒屢戰屢捷徑薄城下猶負固不服攻圍累日乃始克之仰體仁聖好生之德寬釋脅從老釋士女按堵如故勦殄賊黨以鉅萬計分遣偏師掃蕩巢穴餘盜以次討定一方粒寧唯甌粵為天下至險其民尚氣而好鬬勝以強盛夫其常產相挺

為亂自相屠戮搶掠不可勝數王師削平其徒盡殲誅殺之慘必有所致非偶然也議者謂愚民不知逆順之勢因循至此而釋氏之流則謂甌俗生子僅留一二餘悉溺之二百年間所殺几何因果報應理固宜然二說雖殊實相表裏原其不明君臣之義蓋緣不篤父子之恩孝慈忠義本由一心更無別法乎居于父子之間無虎狼之仁則臨變故之際責其守節不為亂豈可得哉樂羊食子之羹而文侯疑之易牙殺子以適君而管仲非之于所厚者薄則無所不薄

因果報應又不論也避地閩中具見始末欲以樂石之言明著勸戒稍革其風作其銘曰

人之大倫惟君與臣尊卑既定其誰敢干閨門之內父子天性德惟怙恃恩在鞠育為父殺子為臣叛君逆道悖理何以為人鬼神所誅天地不祐刀兵剪屠其孰能救桐彼甌粵民俗剽持負氣尚勇輕生喜亂巨盜挺之蜂附蟻從曾未期年同惡內訌王師之來如雷如霆討叛舍服千里震驚蜂蝟斧鑕猶敢旅抗轉戰逐北嬰城自固越其斂魔以抗喬岳翹其萌芽

以徼霜雹肥牛僨豚一舉碎之脊被脅從剪其鯨鯢兇徒逆儔尸相枕藉天威所臨敢有違者君臣以義父子以恩克篤父子乃明君臣咨爾甌民自今以往愛育子孫尊君親上焚爾甲冑折爾戈兵服勤耒耜以保爾生孝慈以忠砥礪名節勒銘山河敢告者耋

沙陽和歸去來辭

陶淵明賦歸去來辭典麗閒放冠絕今古非止獨步江左一時而已後雖有作者莫能及也予謫官沙陽地僻家遠慨念庭幃形于夢

保適中表吳令羅官西上取道浙江于其行
和淵明之辭以示之非敢追繼前作姑叙區
區之情庶几見吾親以此慰其心焉
歸去來兮負罪遠謫何時歸惟戇愚之妄發奚流落
之足悲顧涓埃之何補嗟駟馬之難追荷天恩之寬
大省往咎而知非邈庭闈之安在舊戲綵之萊衣念
蓼莪之終養聊咏歌乎式微發于夢寐精爽宵奔彷
彿慈顔欻然倚門爰入我廬圖史故存諸季環列酌
此一樽悦晨鐘之警悟滌酸鼻而變顔非吾親之為

念其何適而不安寓禪房之岑寂閲春晝而閑(別音)関
嘉溪山之秀美時散策而往觀望飛雲而陟岵悲遊
子之未還豈翔集而爵躍方跼踏而鯇桓歸去來兮
願良朋之與遊稱萬物于我身懼放心之不求味理
義之可悅樂天命而無憂深溪之濱有泉石與田疇
言艤我舨載浮我舟不没〻于三斧聊欣〻于一邱
荻蘭菊于小園友龜魚于清流憩山樊之真宅誠無
愧于閭休已矣乎雷霆雨露各一時天之震曜初不
留予令駕言將西之為語吾親歸可期奉甘旨于晨
夕躬耒耜而耘耔尋北山之舊隱補南陔之雅詩助
堯民之擊壤終此身于何疑

秋風辭

秋風起兮黄葉飛遠客異土兮未能歸白露降兮悴
衆芳悵美人兮悵難忘變星霜兮阻山河風異響兮
水增波遡明月兮發浩歌群陰積兮浮雲多歲聿云
莫兮奈愁何

瓊山和歸去來辭

歸去來兮吾今蒙恩將得歸慨國步之方艱撫世故

而增悲跡雖滯而心往時既失而何追悼匪謀之無
策唯有識之知非致莘華之播越猶旰食而宵衣顧
一身之飄零如流螢之已微我歸中州匪紆匪奔再
涉鯨海脱此鬼門父子相從僮僕僅存酌酒相慶翠
杓綠樽思往來之夢幻發一笑而解顔方問塗以訪
家悵何適而可安紛寇盗之蟻結驚虜騎之窺闗華
百憂于方寸渺萬里而遐觀念八駿之北狩踰三冬
而未還雖短褐之云多豈復羨夫執桓歸去來兮期
汗漫以遠游既抱病而已癈復與世而何求冀英俊

之並騖解斲民之隱憂梁溪之濱有先廬與故畸言秣其駒亦汎其舟顧抹薇而撒髮投脫兎于邱林雖血氣之已衰麽精之不流聊順性而養壽以待盡于真休已矣乎盛衰理亂各一時氣机黙運初不留造物為此將安之天地不終否九六亦有期忽天心之悔禍化戈甲為耘耔玩祈肱于羲易詠考槃于衛詩諒吾心之已決可投龜而不疑

梁溪先生文集卷之第一百四十二終

梁溪先生文集卷之第一百四十三

論上

三帝論　災異論　制虜論
三教論　朋黨論

三帝論

秦始皇帝漢孝武帝唐明皇帝皆以過人之才履治安之世內則殫奢極侈以竭天下之奉外則窮兵黷武以邀絕域之功甘心方士虛誕之說以求不死為後世笑然而秦傳二世而亡武帝躬蹈巫蠱之禍不

能保其妻子而卒措天下于泰山之安明皇遭祿山之變身竄播遷而肅宗亦能戡定禍亂收復土宇成中興之業三帝者所為則同而其所不同何也嘗試論之人生有過人之才而履治安之世者其志必大而欲必多惟其多欲故必殫奢極侈以竭天下之奉惟其志大故必窮兵黷武以邀絕域之功若夫甘心方士虛誕之說以求不死則亦以其志大而欲多故也是三者皆雖足以致危亡然而操術英斷而其發寤悔過者即其身可以轉危而為安漢武帝是也其

祖宗之德澤深而天下之人才衆者雖失之身而後嗣繼與亦可以振亡而為存唐明皇是也咸無以焉自底于危亡之地則始皇是也何以知其然耶武帝遭巫蠱之禍悟曰千秋之言而其晚節何其與平時相反也平時土木之功聲色狗馬之玩斬刈民力耗蠹天下而其晚節封丞相為富民侯以趙過為搜粟都尉教民力穡平時開邊通道爪牙衛霍獵取夷狄天下怪動而其晚節下哀痛之詔棄輪臺之地平時喜方術崇祠祭尊寵文成五利之徒以徠神仙而其

晚節降詔曰吾自即位以來所為狂悖為方士之所愚弄天下豈有神仙但節食服藥可以少病而已故能收治效于末路委神器于幼子而天下不亂豈非其操術英斷發悟悔過即其身可以轉危而為安耶明皇開元之初勵精庶政委任得人衆職修舉粲然有大觀之風其後怠忽荒政而內寵擅權外相李林甫楊國忠數十年自蔽其耳目養成禍基侈心一開竭天下不足以奉其欲邊臣喪師數十萬而不得知也方且奉符瑞假神奇以鎮服天下祿山乘間竊發

金鼓一震竄身巴蜀而委宗社于賊庭唐祀几亡固其宜也然而高祖太宗之德澤洽于民心太平既久人才衆多故肅宗建號于靈武而四方忠義之士奮袂而起響應景從不可勝數若顏杲卿真卿唱義于河朔李憕盧奕死節于洛都張廵許遠著節于睢陽郭子儀李光弼成功于長安而唐室再造緊數臣是賴豈非祖宗之德澤深天地之人才衆雖失之身而後嗣繼與亦可以振亡而為存耶若夫秦則豈有是哉阿房之宮隔離天日鐘鼓嬪嬙不移而具驪山之

役下錮三泉中成觀游上成山林既以強力擒滅六國又命蒙恬北築長城以守藩籬卻匈奴者數百里遣徐福輩治裝入海以東方丈蓬萊覲廵海上以候神人至死不寤峻刑苛法以敺朴天下焚詩書以愚黔首天下豪傑散棄山澤陳勝奮臂一呼豪傑並起而秦亡矣由此觀之三帝者其所為雖同而其報則異豈不各當其分定數人主不幸而有過舉若武帝斯可矣彼秦之始皇唐之明皇遺後世戒豈不厚哉

三教論

儒释道三家之教自漢以來鼎立于天下為儒家之學者曰吾之道聖人之道也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得其位而行之孔子推而明之其德仁義其文詩書易春秋其法禮樂刑政其民士農工商其位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其服麻絲其居宮室其食粟米蔬果魚肉生者有養死者有葬治天下者捨吾道者天下不可得而治也為道家之學者曰吾之道亦聖人之道也黄帝得其位而行之老子推而行之尊道德而小仁義貴精神而薄禮法以清淨而為宗以慈儉為

寶以柔弱為體以無為為常秉本而執要少私而寡欲以長生久視為致道之効治天下者捨吾之道天下亦不可得而寧也而释氏之徒亦曰西方有聖人焉其名曰佛以布施攝慳貪以持戒攝毁禁以忍辱攝瞋恚以精進攝懈怠以禪定攝散亂以智慧攝愚癡而以慈悲為心以寂滅為樂以常樂我淨為法以菩提涅槃為至以因果報應為化導之術治天下者用吾之道可以不言而自化不令而自行不待賞罰使民遷善而遠罪則治天下者果何所適從而可乎

曰從儒彼道釋之教可以為輔而不可以為主可以取其心而不可以溺其跡何也七政之所加五賦之所養中于天下者為中國而儒者之道治中國之常道也禮君臣正上下綱紀法度之所布號令賞刑之所施進君子而退小人使貴賤履位仁賢不肖襲情所以為太平治之至者未有不由此者也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孔子由周公而上上為君故其事行由周公而下下為臣故其說明而後世有為之主慨然有志于

者未有不即其身而致太平之治也豈非從儒之斷明效乎若夫道釋之教以為輔而取其心則道家之所謂清淨慈儉柔弱無為少私寡欲者其說可取而亦是以助教化矣释氏之所謂布施持戒忍辱精進禪定智慧者其說可取而足以助教化矣至于以其為主而溺其跡則以道家長生久視之說變而為神仙方士之術昔之人君有行之者漢武帝唐明皇是也以釋氏因果報應之說變而為禍福禬禳之事昔之人君有行之者梁武帝唐懿宗是也漢武帝内建

神明通天之臺外寵夫成五利之徒崇本祠祭以候神人然不能銷巫蠱之禍唐明皇獲靈寶之符致祿元之降章疏舉于空中夢寐達于帝所然不能止祿山之亂是皆溺于道家之跡以長生久視之說變而為神仙方士之術之過也梁武帝祀郊廟社稷以麪為牲親屈萬乘之尊正坐講說捨身為寺家奴布髮于地使其徒踐之然不救臺城之餓唐懿宗之迎佛骨于鳳翔歌唄道場以夜繼日涕淚悲泣以躬奉其臣民然不能益年祚之短是皆溺于釋氏之跡以因

果報應之說變而為福禍禬禳之事之過也治天下者從而儒則治安之効如彼溺于道釋之跡則禍亂之階如此亦可觀矣然則有天下者如之何治之：道一本于儒而道釋之教存而勿論以助化道以通逍遙且設法以禁其徒人之太濫者宮室之太過者斯可矣又何必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然後足以為治哉

災異論

孔子作春秋書日食地震山川崩隤常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五石隕墜六鷁退飛鸜鵒來巢霜不殺草李梅冬實者所以記異也書水火之災雨雹大雪震電晦冥多麋有蜮飢旱螽螟有蝝所以記災也災異之名自此而起漢儒因之推配之五行以為之說是耶非耶曰孔子之所以書之者是也漢儒之所以推配之非耶是何哉天地萬物以人為本庶政修而萬事康得治之道則地平天成物遂其性豈有災異之變哉政悖其宜事失其序有亂之理則見于天者日月薄蝕彗孛飛流霜雪風雨之不時而反時為災者天之變也見于地者山崩川竭水火為災震動陷裂

而反物為妖者地之變也見于物者羽毛鱗介之孽草木金石之怪螟蝗螽蝝蟊年並起而稼穡孚痒者物之異也聖人必謹記之使治人事者畏天戒恐懼修省以銷去之故曰孔子之所以書之者是也漢儒不揣其本而齊其末以天地之變物之妖孽痾眚著于形數聲色者推而配之五行某事某災為之夫應某異見則某事為之符其說牽合附會迂濶而難信故曰漢儒之所以推配之者非也然則天地與物之變孰使之哉主張翕闢亦有司之者耶曰通天下

一氣乎和氣致祥乖氣致異人事著于此而祥異應于彼猶影響之于形聲自然之符而理之必至者也胡不以身觀之元氣衰而邪氣乘之則疾病不祥之色見于面目達于氣體可視而知可診脉而得其本在于腑臟之失其平而已善醫者調其腑臟而疾病可痊善治者修其政事而災異可彌故堯以水而儆于湯以旱而責躬大戊以桑穀而修厥德高宗以雊雉而正厥事宣王遇旱暵之災而懼太宗罹蝗螟之異而憂皆能弭災異以為和平身致大治豈非畏天

戒之明驗乎後世之談經術者往〻以漢儒推配之說牽合附會為不足信併與聖人所以書災異之意一切廢之其說以謂天地與物之變咸其自爾吾無與之也又何足畏乎遂使人主一時樂聞其說而不復畏天有恐懼修省之心其為害豈淺〻哉夫災異祥瑞其理一也災異之說使人畏而有所戒祥瑞之說使人驕而有所怠聖人語災異而不語祥瑞者懼其君驕故也今有一草木之祥一羽毛之瑞則相嗟嘆而三賀之者則于天地萬物之變恬然不加恤以謂未嘗有災異焉其亦異于聖人之意矣作災異論

朋黨論

君子小人得位而立人之朝則必各引其類以自助此朋黨之所由興也然為君子之類以道義親小人之類以勢利合君子為國正直而不撓小人為身姦詖而取容其判若黑白然顧人主勿之察耳自古人主知朋黨之為患而不知所以致此者在君而不在臣何哉人主之所以處己者其剛足以決柔其明足以照姦其誠足以與善其中正足以觀天下則君子

進而小人退所謂朋黨者蓋無有也迨夫剛不足決而優柔不斷明不足照而昏蔽可欺誠不足與而有二三之德中正不足觀而有偏陂之心然後君子小人溷淆雜揉引類以相排君子既指小人以為朋黨小人亦指君子以為朋黨人主苟惑而勿察退君子而進小人則禍亂階矣請借古以明之方堯之時其所進用者皐陶稷契之徒也其所竄殛者共鯀驩兜之徒也方成周之時其所以輔相者周召之徒也其所流放者管蔡之徒也豈有朋黨之患哉漢之末

其君若　帝者昏蔽可欺是以姦邪擅朝磐固交錯
措一時名節之士以爲朋黨而黨錮之獄興漢因是
以亡唐之末其君若文宗者優柔不斷是以牛李之
徒結爲死黨一時正士不務已者悉排斥之縉紳罹
禍凡四十年唐因以衰由是觀之朋黨之説不出于
堯舜成周之時而出于漢唐之末槩可見矣人主欲
無朋黨之患莫如自治剛也明也中正也皆自治之
道也易夬決也剛決柔也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也欲
無朋黨非明可也詩曰太平之君子至誠樂與賢者

共之所謂誠也洪範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
偏王道平平所謂中正也率是道以照臨百官而君
子不進小人不退士大夫不壞植而散群未之聞也
不能自治而欲分别朋黨之是非譬猶鏡不明而欲
辨姸媸權衡不設而欲揣輕重蓋亦難之矣夫故曰
破河北賊易破此朋黨難誠非虛語也作朋黨論

制虜論

夷狄之爲中國患也惟北虜爲最甚蓋其天性忍鷙
恃氣負力逐水草便騎射習攻戰驅引難屈真中國
之堅敵非三郡之比也自昔制御之術搢紳之儒則
守和親介冑之士則言征伐皆偏見一時利害未有
得全策者請借西漢以明之秦滅六國使蒙恬將數
十萬衆以北擊胡起臨洮盡遼東阻山塹谷築長城
者萬里匈奴北徙不敢南下而牧馬然天下因之騷
動陳勝起于謫戍而秦亡其後楚漢戰爭中國紛擾
匈奴復居故塞其兵寖強高祖初定天下有輕匈奴
之心以三十萬衆困于平城士卒或七日不食其所
以脱者世莫得而言也于是劉敬脱輓輅以建和親

之議妻單于以漢女歲奉金繒以遺之甚厚然匈奴
爲邊患不可寢止至孝惠高后時益驕倨肆爲嫚書
以陵侮中國孝文即位與通關市約和親而匈奴數
背約束邊境屢被其害是有文帝中年發憤躬戎服
從六郡良家才力之士馳射上林講習戰陣聚天下
精兵軍于廣武親屈帝尊以伸亞夫之軍顧問馮堂
輿論將帥喟然嘆息思古名臣此則結和親非策之
全者也武帝繼文景節儉富庶之後財力有餘水衡
之錢貫朽而不可校太倉之粟紅腐而不可食一時

将帥人才衆多慨然欲事匈奴以攄高祖之宿憤廼大興師數十萬使衛青霍去病操兵前後十餘年浮西河絶大幕追奔逐北窮極其地以臨瀚海虜名王貴人以百數斬首虜以萬計然漢之士馬物故大半亦畧相當天下蕭然頼武帝末年悔悟下哀痛之詔棄輪臺之地海内少安此則事征伐之非策之全者也迨孝先世值匈奴艱阨之運五單于爭國飢饉屢臻畜産始盡于時權時之宜覆以威德單于款塞稽首臣服遣子入侍三世稱藩賓于漢庭由此觀之終

西漢之世其與匈奴有修文而和親者有用武而克伐者皆非全策至于威服而臣畜則非天時人事若合符節有未能也得制御夷狄之全策惟我本朝為然方五季之亂石晉割地以賂契丹北鄉而臣事之其後耶律德光至舉兵滅晉拘出帝以歸其國則一時强盛可勝言哉周世宗奮威武躬率六師以征之僅能復關南之地太祖受天命至太宗時海内僭亂以次剗平得良將帥以守邊境契丹不敢犯澶淵之役京師震動輔臣有建議幸蜀幸金陵以避其鋒者

頼寇準力爭遂定親征之謀天助神相臣智潛發殲其渠帥于是契丹震怖遣使請和是當之時以驍將勁卒邀其歸路則疋馬隻輪無返者章聖皇帝天覆海涵不邀一時之功而建萬世之策乃許之盟詔諸将勿追而契丹得以全師出塞戴德嚮威誓不復叛當時盟誓之信皎如月日約束之嚴曲為之防通使有常賄贈有常數燕犒有常禮僕從有常制且時其慰薦撫循交際威儀俯仰拜起纖悉備具故能結歡脩好百有餘年並邊之民不識兵革振古以來所未當

有謹守盟約雖傳之萬世可也故曰得御夷狄之全策惟本朝為最昔漢賈誼欲施三表五餌之術以係單于當時以為踈而董仲舒有言與之厚利以沒其意與盟于天以堅其約匈奴雖欲展轉奈失重利何奈欺上天何史臣亦謂未合于當時而有缺于後世然以今觀之則亦誼仲舒之策得矣或者曰契丹桀黠與中國抗衡有志之士未嘗不為之扼腕今幸其種族之離叛畜牧之凋耗人卒之羸弱北有女真以為彼援東有高麗以為我援因時制變一舉破之復

中國之舊制成祖宗之風志此千載一時不可失也
則將應之曰不然昔高祖遣使至匈奴匈奴匿其精
兵示以羸老使者還報以為可擊高祖聽之故有平
城之困今契丹自澶淵之役以來涵養亦百餘年不
有謀者其能國乎種族之離叛畜牧之凋耗人卒之
羸弱間諜之言未可信也往年女眞嘗為之梗尋即
底定借使與之結約共亡契丹能保女眞之不為患
乎自古與夷狄共事者未有無患者也至于高麗地
接虜境畏其威而服屬之我雖恃之者厚安必可其

背彼而助我哉夫百年養之為不足一日壞之為有
餘動而擾之則易靜而安之則難從子之策吾懼契
丹之釁結而北鄙之不復安舉未必勝雖勝而不後
能無患也或者又曰昔武帝以衛霍而焚龍庭顯宗
以竇憲而勒燕然太宗以李靖而擒頡利今我也委
屬得人風掃雷擊何遽不若古也且勝負兵家常勢
縱一舉之未得志何後患之有則將應之曰龍庭之
焚燕然之勒頡利之擒適會其時之可為而將帥之
有人也子視今日將帥為何如哉杜牧有言曰上策

莫如自治自治者必有智勇之將帥必有精鷙之士
卒必有山積無窮之金繒穀粟必有忠信素明之號
令賞罰無是數者而欲謀人之國蓋亦難矣夫西夏
與北虜孰強雖三尺童子知北虜強而西夏弱自數
十年來西鄙用師卒不能得靈武而我之覆師縻將
者皆是也今不能溺者而欲與強者鬪可乎哉吾恐
二虜合而為中國非淺害也且天地之所以制限其
中外者必有險阻之地故北虜之與中國接者若飛
狐古北之口所謂險阻也幽燕割而險阻之地悉歸

于虜中今之所恃者不過塘濼耳自雄霸以達瀛甸
平原郊野健馬疾馳不朞月可至一有不然可不為
之寒心哉故堅守盟約可以傳萬世勿見小利而敗
大事可也作制虜論

梁溪先生文集卷之第一百四十三終

論下

禦戎論　理財論上中下三篇

禦戎論

西夏自繼遷盜有平涼靈武分沙甘肅銀宥之地百有餘載乍叛乍臣為邊境患謀畫之臣竭智于內介胄之士用命于外虛帑藏以給軍賦疲民力以飛芻粟曠日持久曾不能殲渠魁復故境制其死命而劉平徐禧劉法之徒覆全師蹶上將者往往而是也夫

蕞爾數州之地而以天下之勢臨之宜若太山之壓卵然用力之多見功之寡敗軍之衆者其故何耶行兵之道不若彼者有四自治之術未盡善者有六彼軍旅之力全而我軍旅之力不全彼士卒之心一而我士卒之心不一彼所窺者大而我所窺者小彼所圖者久而我所圖者速此行兵之道不若彼者四也將帥之任不專士卒之氣不振糗糧之粟不廣泉貨之法不通賞罰之令不明攻守之議不審此自治之術未盡能善者六也嘗試論之夏人每欲入寇必聚兵于數路之會境舉國而來號稱百萬精壯居前老弱居後去則反是故能深入吾地彼城寨虜人畜動輙如意吾則不然每有攻討五路之師各以其兵入力散勢分不相為用彼方虛城清野待諸路以不爭而以力全據要害之地以制一路于必死此前日熙河所以破軍殺將也豈非彼軍力之全而我軍旅之力之不全故耶夏人非以高爵厚祿為寵戰士然而人人習騎射樂戰鬪耐飢渴其視冒矢石蹈鋒刃死行陣若談笑然故能驚邊徼摩封疆出沒飄暴不可

制馭而吾之師獨土然熟戶藩漢弓箭手兵為可用耳至于東南屯戍之兵卒然聞鼓鼙之聲見旌旗之色汗流股慄已欲曳兵而走況可與之臨陣接戰以首爭首以力搏力哉弱者先奔強壯者亦與之而偕黥潰此黥布之所以破楚將也豈非彼士卒之心一而我士卒之心不一故耶夏人之戰法勝而得首級者不過賜酒一杯酥酪數斤其賞之如此其輕也然得大將覆大軍則其首領往往不次拔而用之故其戰鬪輕首級而不爭乘利逐北多故大勝而吾之法

無得一首級則賜一資錢帛有差將士知首級之為
貴也兵及既接而勝之再殺一人則必下馬以斬首
久而後得奔北之虜已鳥散而遠遁矣以故吾之勝
未嘗有大捷焉豈非彼之所窺者大而我之所窺者
小耶夏人狡獪多詐而善謀強則判亂弱則請和叛
則利于虜掠侵犯邊境和則歲賜金繒若固有之以
敵數十年來西鄙用師叛服不常莫能得其要領而
其深謀遠慮常為積年之計吾則不然方其附和文
恬武嬉無預備不虞之慮而一旦叛去則不計利害

不議可否遂興師而攻之以僥倖一時之利豈非彼
之所圖者久而我之所圖者速耶四者既如此矣而
自治之未盡善者其弊亦可得而言也古之將帥付
以閫外之權不從中制利則伸銳則蟠見可而後進
慮勝而後會財賦可有也以賞戰士而激勸之誅殺
可專也雖君命有所不受久任責成不妄罷易故能
習熟利害臨事制變士卒樂為之君用而有功今則
不然為師于千里之外而受制于九重之中見可欲
進而不得知難欲退而不敢用度稍過已從吏議一

有不然片紙罷之夫如是而欲責其建不世之功亦
難矣此不專將帥之任其弊一也古之良將必與士
卒之最下者同其甘苦百里之內牛酒日至以享之
我以忠義礪以爵祿不幸戰沒恩恤備至生無飢寒
之患而信有賞死無妻孥之憂而有榮名是以士卒
奮厲感激輕用其死毅然之氣願戰赴敵雖身膏草
莽而不辭今則不然將之與卒固已邈絕而不相知
矣廩賜匱乏衣食不足驅而戰之殁于行陣則又以逃
亡為言時賻不及妻孥無歸死者莫恤生者何勸夫

如是而欲責其使節死義亦難矣此不振士卒之氣
弊二也國以兵為本兵以食為天雖有金城湯池之
固非粟勿能守也雖有烏獲任鄙之力非飽勿能鬭
也鼂錯為漢畫策使民鬻爵贖罪實粟塞下而趙充
國亦言積穀三百萬斛虜不敢動矣惟失此策故虜
敢為逆由是觀之欲強兵以制夷狄未有不以穀粟
為先者今自陝以西關中之地沃野千里古之所謂
天府也豐來粒米狼戾有司窘于帛泉無以廣糴凶
年軍食不足率之于民至有白晝持挺羣起而擊縣

今者又行坐倉之法士有饑色其何以戰此不廣糴糧之粟其弊三也往歲陝西鉄錢與銅錢均用其後鉄泉寖輕以二當銅錢之一自東南夾錫錢罷不行悉運于陝西物價翔踊而泉益輕凡二十而當一官兵之俸其數如是月得俸一千者才可以為銅錢之數五十欲其衣食足而勇于公鬪不可得也不為之制則物重泉輕其弊無窮遠以法平之則商賈不行而交易之道漸廢未見有良策者又解池之鹽不假烹鍊而自成其利日為泉一萬緡臣歲計之凡三百

六十萬緡可以資陝右兵費五分之一自東南來鹽行于西北而解鹽不行麼委山積坐失國計每以調度仰給朝廷帑藏為虛亡有窮已此不通泉貨之法其弊四也古者賞不踰月欲民之知勸也罰必當罪欲民之知畏也若天下者無所不用賞罰而軍事尤甚蓋驅民于鋒鏑之間欲人自為戰非賞罰何以使之今有窮踐行陣冒白刃者未必賞而貨賂僥倖之人第功殊列偏裨失主將逗遛怯敵者未必罰而一小利則張皇其功以邀上賞尚何以使戰士知所勸

沮哉此不明賞罰之令者其弊五也王翦之伐荆非六十萬不行趙充國之討先零必屯田為積歲之計蓋其功守之策素定于胷次利于速戰則必盛卒徒以臨之使功無踰時役不再籍利于緩守則必屯田積穀坐省饋運以待其破弱然後一舉而滅之古人立功類皆如此今攻守之議初不先定平居屯戍闘口待哺仰食縣官其費不貲一旦下攻討之令又無成策徒浪戰以僥倖一時之功是以西鄙用師積數十年未見顯効此不審攻守之議其弊六也六弊而

此又加之以行師之道不善于彼者四以故夏人以區區數州之地敢譬大邦而抗天下之全力保據一方廣蓄積稔無足怪者為今之計莫若反此必欲征伐使五路各守其地按兵以備不虞別命大將以精兵數十萬齎數月糧擇近巢穴美水草之地一路深入可以得志則吾軍旅之力全矣廣募上兵熟戶蕃漢弓箭手以為選鋒使之當敵東南之兵特以守營壘護輜重張聲勢而勿使與戰兵雜處則吾士卒之心一矣戰勝勿之功勿計首級而以用命先登卻敵

破陣為最帥論諸將之功諸將各論其麾下之功必以實聞次第推賞則吾之所窺者大矣擇將帥訓士卒峙糗糧繕甲兵習于山川形勢策出萬全然後舉師而不邀功于旦夕則吾之所圖者遠矣四方既備而又委任將帥許以便宜從事撫養士卒恤死事以勸生者乘豐歲以廣儲蓄因時宜以權寳貨賞罰之令必信攻守之議必素定而要不出于臨時急迫則六弊盡去可以有功上以攄祖宗之宿憤下以復境土于輿圖奈何可以為而不為之也今夏人雖屈膝

請和然戎狄異心強則復叛及是時宜思所以制御為萬世慮者搢紳之士亦不可以不講也作禦戎論

理財論上

王者之治天下有政有教〻〻以明禮義為本政以足財用為先孟子曰無禮義則上下亂無政事則財用不足又曰善政得民財善教得民心二者相須以成體然後天下治易曰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理財正辭禁民為非曰義以仁守位而無財以聚之則所以徒善不足以為政以財聚人而無義以理之者則所謂度量不生乎其間也仁以財施則以義制三者相為表裏而天下之能事畢矣成周之時理財用掌于天官以九貢致之以九賦斂之以九式均之均節之上以供王及后世子之用下以制百官有司祿以奉天地宗廟百神之祀以給賓客饔飧之禮其餘以待不庭不虞之患出入會計式法具焉民有常職國無暴征上下與足禮樂庶事備而頌聲興記曰冢宰制國用必于歲之杪量入以為出後世以宰相兼錢穀之職而天子后妃賜予遊燕玩好之費官吏

廩祿祭祀賓客軍旅調度河防邊計營繕力役與夫水旱不時之資朝廷必周知其數而義制之盖得周官之遺意故嘗譬天下猶之家也今有百口之家其財産之所入僅足用焉則必擇長者一人專總之仰事而俯育朝夕之所給歲時伏臘之所須婚嫁喪祭之所用皆有常數然後以其贏餘可以備凶年而無飢寒匱乏之患苟或不然人〻得而取之力亦不給矣四海之廣生齒之繁租稅之所入征商榷酤鑄煮海平準市易香礬茶課之所取不為不多也然而比

年以來每患財用之不足者度量不生于其間而費出無節也宰相不任其責朝廷不知其數而内之賜予燕遊玩好應奉外之營納力役邊事河防各有主之者隨意所欲莫敢誰何有限之財而供無限之求雖使粟栽如水火錢貨如泉源幣帛如邱山亦安得不爲之匱之今爲之計所以理之者如之何而可也復周官冢宰制國用之意使宰相任責周知天下財用出入之數一切用度本之朝廷罷去酒費而量入以爲出庶几其可也

理財論中

世之論理財者皆曰天下之大生民之衆不患無財患無以理之講明其説設法以籠天下之財使民無遺利則國用足矣是民之所以相生養者必欲盡奪之而後已也何者古者取于民不過什一故孟子曰多乎什一大桀小桀也少乎什一大貉小貉也周衰諸侯遂利以自厚亦不過什二故魯哀公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至秦收太平之賦頭會箕斂民不聊生豪傑並起而亡之漢興天下平定衣食滋植加以文景之恭儉國用富饒往〻馳租税以寛民力武帝外事四夷内極奢侈海内蕭然帑藏空虚調度不給于是舟車所有算榦鹽鐵制権制酤告緡錢以足一時之用而後世因之遂爲常法唐初以租庸調爲民賦之制其後罷而爲兩税又制茶法取于民者其條益繁孟子曰有布帛之征有粟米之征有力役之征用其二而民有殍用其三而父子離今之民征于三者之外已不可勝數于斯時也又欲設法以籠之使民之所以相生養者必盡奪而後已嗚呼其亦不

仁之甚矣夫理財以義爲主理財而非義而以法度之成臨之何求不得然吾恐聚斂掊克而民益窮非社稷之福也然則如之何而後可曰于此有道焉可以民不加賦而國用足煑海採山鑄錢是也山海者天地所藏王者所擅而有者也取之不竭用之不既以法権之使運法流行而不窮其則爲利可以與天地相終也何哉民自生齒食鹽與茶與穀粟等而泉貨之法上令之下行之不可以一日無也齊以鹽莢富吳以鑄錢強自唐以來茶助國用者十居一二講究

其法變而通之以盡利則理財之術莫大于此夫茶鹽者天下之經費也異時官運收息郡縣之用所以足者以茶鹽之利在郡縣也比年走商賈實中都朝廷之用所以足者以茶鹽之利在朝廷也在朝廷而以其半供御府以其半助版曹猶之可也至于悉入御府則天下之利源竭矣若夫鑄錢之利則所謂母權子〻權母者其術有可議焉但當養信使民不以廢興之數為疑耳釋此勿議而欲聚斂掊克與民爭錐刀之利亦可謂不知理財之本矣

理財論下

議者曰邦用之所以匱我知之矣爵祿濫而冗食多耗蠹使然今若罷冗局省吏員一切務為揫斂之計則邦用可以不勞而告足是知其末而不知其本睹其小而未睹其大也何者比年以來耗蠹邦國用者其源有五一曰營繕二曰花石三曰製造四曰力役五曰賜予是五者虛國罷民之本而糜費之大者今為揫斂之計而不敢及此是不務其本而務其末者不節于大而節于小者其于邦用果能有補乎易曰甘節吉又曰苦節不可中正則甘過則苦今一切揫斂不務中正至于太過而苦亦非長久之策也夫官吏之冗固宜有當罷省者然要須清入仕之源而後士大夫不失職則善耳入仕之源素未嘗清員多缺少既不足以容之今又一切罷省使數千人皇〻然無所歸宿可不為之念慮哉為今之計莫若于營繕花石製造力役賜予糜費之大者裁損罷省清入仕之源使缺員相稱而士大夫不失職則庶乎其可也不然猶之一家父兄之所以奉養者不能節約而日朘

削其子弟以給足焉欲家道之肥其得乎此不可以不察也

梁溪先生文集卷之第一百四十四終

迂論一

論骨鯁敢言之士　論創業撥亂之主用人
論君臣相知　論君子小人之勢
論君子小人之分　論天人之理

論骨鯁敢言之士

自古敵國及將爲姦亂之臣惟畏骨鯁敢言之士何哉夫所謂骨鯁敢言之士當大變必有非常之謀臨大難必有不可奪之節能格其君之非能副其民之

望而國之所恃以安此固敵國及將爲姦亂之臣之所深畏也楚欲羸師以誘隨而憚季梁晉欲假道于虞以伐虢而憚宮之奇陳平爲漢謀楚則曰彼項王骨鯁之臣亞父鍾離昧之屬不過數人耳能捐數萬斤金反間其君臣破楚必矣淮安王安欲謀反獨憚汲黯則曰黯好直諫守節死義至說公孫宏大將軍如發蒙耳而曹操遺孫權書亦說辭令取張昭以効赤心張昭者孫權之重臣好直諫而不屈者也惟明主爲能不爲間言之所惑聽用而崇獎之故隨侯聞季梁之言懼而修政楚不敢伐漢帝推汲黯爲近古社稷之臣不冠不見而淮南寢謀孫權待張昭益厚而魏不敢加兵至虞公項羽則不然此宮之奇去而虞所以爲晉亞父乞骸而楚所以爲漢滅也悲夫禽

論創業撥亂之主用人

古之創業撥亂之主必有一世之英才起而輔翼之卒然相遇于草昧之中非知之難用之爲難而能盡其用爲尤難也知而不能用與不知同用而不能盡與不用同知其才而能盡用之惟高祖爲然高祖因

蕭何而知韓信設壇場拜以爲大將中分麾下之兵使之定三秦虜魏豹禽夏說破趙二十萬衆脅燕平齊卒滅項羽豈特信之功哉高祖能盡其用也因魏無知而知陳平以爲護軍盡護諸將捐萬金四萬軍使間楚之君臣不問出入而楚之君臣果以疑流逐至于亡出六奇計而天下遂定豈特平之智哉高祖能盡其用也至于子房蕭曹則高祖素所自知也何守莞籥給餽調兵參從征伐攻城略地而子房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謀合志從無不盡其用者

彼韓信陳平皆嘗從楚以策干羽弗能用也而羽之骨鯁之臣如亞父鍾離昧之徒一為漢所間遂疑遠之用而勿能盡也楚漢之所以興亡雖其故多端而大要在此故高祖置酒雒陽南宫使通侯諸將言已之所以得天下而項氏所以失之者高起王陵言其故而高祖推明子房蕭何韓信之功以謂彼皆人傑吾能用之此何吾所以取天下也項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所以為我禽也嗚呼若高祖者其可謂知所以取天下之要歟

論君臣相知

昔之君臣所以能有為于世必其相知之深而相與之誠如腹心手足之于一身父子兄弟之于一家不事形迹無所疑間娼忌讒慝者不能容其姦然後可以建非常之功而定大業自漢以來高祖視蕭何如左右手處子房于帷幄之中光武之于鄧元帝之于王導太宗之于房杜皆出入卧内委以腹心故能創業中興光有天下而憲宗得一裴度武宗得一李德裕皆付任不疑以責成功而唐之紀綱號令遂以復振君臣會遇之際顧不重哉齊桓公之于管仲一則曰仲父二則曰仲父而管仲之言亦曰知而不能用害霸也用而以小人間之害霸也先主之于孔明自以為猶魚之有水舉蜀國以聽之而自二十罰以上孔明皆親不以為專不如是不足以霸諸侯而據一方況其大者乎若夫且用而且疑之來讒賊之口行譖愬之言有所施為則疑曰不然有所薦進則疑曰不可而欲須功業之成譬猶掣肘而求善書縶足而求遠至召醫師不使之投藥石而責以起死之功

用梓人不使之掄棟楹而責以無覆壓之患蓋亦難矣古人有辭三公之位而濯園棄萬鍾之禄而不顧者彼豈獨輕富貴哉誠難于受任故也

論君子小人之勢

君子小人如冰炭然勢不兩立常相為勝負而君子之勢常不足以勝小人有國者用君子則治安用小人則危亂人主非甚無道未嘗不欲進君子而退小人卒之君子常退小人常進治安之世少而危亂之世多其故何哉則操術使之然也君子之操術其自

持者重而去就輕于興廢曰有命于得之不得曰有義自非人主卓然有高世之姿其明足以知人其誠足以任人則君子亦將不與世競退而自樂其道非特如此而已用之治國不委巳而從人必使由于吾之規矩準繩之中道人之所順而強人之所努類非中才之主所能堪此所以尤易捨向難合也至于小人則不然其自持者厚不顧禮義廉恥向惟利之為從富貴爵祿決性命以爭之故不得于其君則已一得于君則膠固而不可拔蓋其操術必有小忠以結

其主之知必有祕計以中其主之欲必阿諛順旨以聲色燕安為之餌屈巳厚賂以買其主之左右親暱以知其動靜而迎合其意故自中才之主鮮不惑之及其得志則傲然無所忌憚拂擯忠良援引黨與豐巳殖私而視國家之安危存亡如秦視越人之肥瘠恬不加卹故古之用小人者必至于家國俱敗而後巳雖至于敗而其君猶有念之而勿釋者此小人之進所以為有國者之所深戒也姑取漢唐以來用小人之効數事明之元帝信任石顯委以政事而顯為

人巧慧習事能探人主微旨內深賊持詭辯以中傷中忤恨睚眦輒被以危法自知擅權事柄在掌握乃時歸誠取一信以為驗嘗使出外先自白恐後漏盡宮門閉請以詔開門上許之顯故投夜還如所言後果有告顯專命矯詔開宮門者天子聞而笑之益憐顯賞勞尤甚顯以故能譖蕭望之令自殺而周堪劉更生坐廢錮不復進用張猛京房陳咸賈捐之〻屬皆抵刑戮而與牢梁五鹿充宗結為黨友諸附倚者皆得寵位此豈非以小忠結其主之知耶高宗欲立

武后許敬宗李義府楊知其旨朝獻策而慕進用乃與王德儉袁公瑜侯善業之徒相推轂濟其姦誅棄骨鯁大臣如長孫無忌褚遂良郝處俊來濟之屬皆不免故武后得肆志攘取威柄天子斂衽而國祚移此非以其祕計中主之欲耶明皇罷張九齡而相李林甫也林甫善刺上意而養君欲每奏請必先賂遺左右審伺微旨以固恩信至饔夫御婢皆所款厚故天子動靜必具得之明皇任之不疑深居燕適沉蠱衽席而致天寶之亂林甫死楊國忠繼之恃內援與

祿山爭寵謂其跋扈不足圖故激怒之使必反以取
信祿山旣叛獨哥舒翰將兵二十萬守潼關可以控
險拒之而國忠疑其反已且誅君側之惡從中督戰
翰遂以敗及陳（犯聖祖名）禮之變身死家破雖悔亦無及
矣此豈非必至于家國俱敗而後已耶德宗奉天之
變起于盧杞故涇軍之亂呼于市曰不奪而商人僦
質矣不稅而間架除陌矣其召怨挺亂皆杞為之旣
狩奉天姜公輔請捄朱泚以行杞以百口保其不及
而泚果為涇軍所及渾瑊請道乾陵犄角以破賊杞

以謂驚動陵寢請道漠谷而賊果拒隘不得進六師
几陷李懷光自河北赴難數破賊杞懼其見帝斥已
卽謫奏曰懷光勳在社稷賊憚之破膽若許來朝則
犒賜流連失事機不如席勝使平京師破竹勢也德
宗然之詔無朝懷光怏怏無所發遂謀反其後雖斥
而德宗念之不衰嘗語李泌曰世謂盧杞姦邪朕獨
不知何也泌對曰天下皆知其姦邪而陛下獨不知
乃所以為姦邪也此豈非雖至于敗而其君猶有念
之而勿釋者耶嗚呼小人之情狀多矣惟人主瀗然
無欲而明足以察之使小人之無所施其巧庶几乎
君子可進而治安可期也詩曰譬彼飛蟲時亦弋獲
易曰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有國家者可不
知進君子而退小人以此深戒之哉

論君子小人之分

君子小人之分義與利公與私而已夫謀身之智周
則愛君之仁薄慮國之計至則保身之術疎是二者
不可得而兼也韓非曰自營為私背私為公惟君子
為勝能己之私而公生明故所見皆遠者大者惟其

所在與天下國家同其休戚雖無心于謀身而身謀
安所謂非以其無私耶故能成其私者也有至于蹈
禍則其不幸然也小人之智不過于自營而私生暗
故所見皆小者近者惟利于己之為從雖區區欲保
其身而常至于不可保所謂泛乎其知利而不知其
害者也有得以苟免則其幸然也故有國家者君子
常欲其在內而小人常欲其在外君子可以處腹心
而小人可以備役使苟倒置之則必至于敗亡者非
其材智之不足心術之使然也趙高之于秦也不可

謂無才智之具為己之謀至矣不知二世亡而族亦誅虞世基之于隋也亦不可謂無才智其為己之謀至矣不知煬帝亡而族亦不免于禍楊國忠之智非不足知祿山之叛而哥舒翰之兵出關必敗盧杞之智非不足以知朱泚之變而李懷光之不許朝必反然且故激之使然者其意以謂舒翰之敗懷光之叛禍雖在國而未及于己使舒翰反旆以誅君側之惡懷光見君而斥朝政之失則己且受其害故安為之而不知其終不能以自免也推此則小人之用心亦

可矣善乎范祖禹之論曰所謂小人者利于己而不利于人則為之害于國而不害于家則為之曾不知不利于人亦將不利于己害于國亦將害于家故古之用小人者必至于家國俱亡而後已其真知言歟

論天人之理

天人之理一也人事盡至于不可柰何然後可以歸之于天譬猶農夫之治田耕耘之功既至而遇水旱乃可曰天實饑之也醫師之治病藥石之功既至而猶不起乃可曰天實死之也今未嘗力耕耘而望歲于天未嘗投藥石而責命于天其可乎古之君子以在天者不可知而盡其在人者故立人之朝卒然遇非常之變故及察事理之將然必力爭而救止之雖得罪至于蹈死而不悔其意以謂吾知盡夫人事而已幸而時君聽之可以轉危亡而為安存庸詎知人之非天也不幸而不聽至于得罪而死然後可以歸之于無可柰何曰天也非人之所能為也君子亦無憾焉方西漢之末天將以王氏間漢故使以外戚輔政而假之權其梓柱生枝葉扶疏之祥與夫漢二百

年當再受命知類者類能言之豈非天哉然而王氏在位劉向上疏反覆指明其言痛切發于至誠雖結怨而不恤其後京兆尹王章因日食之變奏封事極論王鳳遂死獄中更哀平之世而王莽因以篡漢方李唐之初天將以武氏間唐使故之蓄于宮中而為之兆其祕讖之所載李淳風嘗言于太宗而濫李君羨之誅豈非天哉然而武后之立褚遂良叩頭流涕力爭長孫無忌郝處俊之屬和之皆坐竄徙其後上官儀因高宗之怒後深論之將使之草廢詔而不果

竟以疔死中宗旣廢而武后因以革唐向使成帝感
悟劉向王章之言抑退外戚而進用宗室必無王莽
簒弑之禍高宗感悟褚遂良上官儀之言不立后雖
已立而廢之必無武氏革命之事言雖切至于得罪
以死而卒不能止者天也數子者其言如此雖死而
不悔者不以天廢人也君子以謂知所守焉今不盡
人事而一切歸于天曰時數當爾天實使然聞數子
之言則笑之曰是將以一簣而鄣江河之潰以一木
而支大廈之傾多見其不知量也是果足以知天人

之理哉悲夫此後世之所以人事每每不修而悲委
之于天也欲無危亂得乎

梁溪先生文集卷之第一百四十五終

梁溪先生文集卷之第一百四十六

迂論二

論大將之才　論兵機
論英雄相忌　論共患難之臣
論社稷功臣　論裴行儉李晟行師
論創業中興之主　論郭子儀渾瑊推誠待敵

論大將之才

將才之難非謂偏裨鬭將之難也而大將爲尤難所
謂大將者必其恩威足以信服其士卒而智慮足以

料敵而制勝不規小利不求近功而深謀遠畧足以
戡亂而禦侮此固存亡安危之所繫而國之所恃以
爲命者也古之命大將者必齋戒而設壇場禮之如
是非重也命曰閫外之事不從中御任之如是其專
也重其禮專其任而責成功故小可以保一國大可
以取天下以制夷狄以定禍難未有不在大將者詎
可忽哉方戰國時齊有穰苴田忌吳有孫武魏有吳
起趙有李牧廉頗燕有樂毅秦有白起王翦蒙驁之
屬皆大將也握其國之兵柄威名震于鄰國而秦最

強故能卒并諸侯而有天下漢興亡秦斃楚其從攻
伐之將亦多矣獨韓信足以當大將之任故蕭何力
薦之而高祖亦稱連百萬之師戰必勝攻必取惟信
為然黥彭之徒不與也其後七國之變則有若周亞
夫穀然有大將之節至孝武征匈奴則有若衛青霍
去病孝宣討西羌則有若趙充國馮奉世皆然能宣
國威靈殲取夷狄如禽獸然光武中興爪牙之臣稱
二十八將而著方而之勳如鄧禹耿弇馮異岑彭者
不過數人〻太宗削平僭亂猛將如雲惟李靖李勣號

為大將勳無遺策至天寶間安祿山之亂則有若李
光弼郭子儀奉天朱泚之變則有若李晟馬燧渾瑊
皆能勤勞王家掃除氛祲光復宗社亦其選也是知
帝王創業中興咸不若康不乂非得傑才以任大將
安能底艱難之業以有此武功故國初如曹彬曹翰
潘美王全斌其後有狄青曹瑋种諤之徒皆足以為
大將之選而自宣和以來夷狄之為患亦云酷矣可
以當大將之任如种師道者凋喪畧盡現存諸將僅
足以充偏裨之選中間博詢遴擇擢于小官才得一
二不旋踵而以寸紙罷之待將帥若是其輕也迄今
未聞有建大將旗鼓可以副天下之望者事日益難
人才日益乏而不早留意于此可勝慨哉

論兵機

國之存亡在兵〻之勝負在機〻者時事適然之會
而安危強弱之本也得其機則危可安而弱可強失
其機則安可危而強必弱惟明足以見之而斷足以
行之者為能不失機會而一失機會則其國遂有至
于危弱而不可復振者勢使之然也方曹操袁紹之

相拒于官渡也紹兵強盛軍資有餘操兵少而糧乏
將退師荀彧曰不失此天下之大機也操從其言遂
破紹而定河北其後既得荊州敗劉備于巴邱矣使
操屯兵江陵據上流以臨吳會持久經畧則孫權不
將不服而劉備亦將無所容其身操欲乘勝以取之
率兵數十萬水陸並進江表震恐雖張昭之徒亦勸
權以迎操獨周瑜魯肅以為不然會諸葛孔明至亦
曰操兵遠來所謂強弩之末不能穿魯縞者也誠能
協規同力以破操則荊吳之勢強而鼎足之形成矣

成敗之機在于今日遂合兵以拒操于赤壁乘風縱火焚其舟檝一戰破之而三國之勢立然則所謂機者國之存亡所繫其可失乎非見微者不可與機而機會之來間不容髮固非衆人之所能識也操方有事于袁紹備勸劉表使乘虛以襲許昌表不能用其後悔之靡及備曰今天下分裂日尋干戈事會之來豈有終極乎若能應之于後者則此未足以爲恨也若備者真可與機者哉

論英雄相忌

曹操謂劉備曰今天下英雄惟使君與操耳本初之徒不足數也備方食爲之失匕箸其後操聞孫權以荆州假備方作書爲之落筆于地備又嘗與權論周瑜曰公瑾文武籌畧萬人之英顧其氣量廣大恐不久爲人臣耳而周瑜亦上疏于權曰備以梟雄之姿而有羽飛熊虎之將必非久屈爲人用者割土地以資助之恐蛟龍得雲雨終非池中物也英雄之相忌如此備雖寬仁得士心而屢戰多敗然天下皆以英雄許之操亦謂之人傑轉側擾攘之間屢危而脫操使之邀袁術權委之牧荆州皆既遣而後悔卒能有巴蜀與操權抗衡此殆天命非獨人力使之然也

論共患難之臣

勾踐以甲楯三千棲于會稽用范蠡大夫種之策行成于吳而卒報之越既滅吳范蠡泛五湖而遺書大夫種曰越王之爲人長頸而烏喙可與共患難不可同安樂分去且受禍種不用其言勾踐果殺之其後高祖既滅楚而韓信彭越黥布之徒皆就戮故有飛鳥盡良弓藏狡兎死走狗烹之喻嗟乎使可與共患

難至于功已成而後有藏弓烹狗之喻亦何爲而不可惟有處患難之中亦未必能共之此夫差之賜子胥以屬鏤而項羽之疑范增至于癰疽發背以死二死而國亦亡所以深可悲也夫

論社稷功臣

周勃親入北軍誅諸吕迎立帝文漢室以安而袁盎與文帝論其爲人盎曰絳侯所謂功臣非社稷臣汲黯挾以質直好諫犯主之顏色而武帝與嚴助論其爲人帝曰古有社稷之臣至如汲黯近之矣夫社稷

臣主在與在主亡與亡方諸呂用事擅相王劉氏不絕如帶絳侯本兵柄弗能正其後大臣相與共誅之而適會其成功汲黯面折廷爭所守者正毅然有不可奪之節至淮南王欲謀變獨憚黯不敢發以謂說公孫宏單如發蒙耳此固袁盎所以稱勃為功臣而武帝所以稱黯為近古社稷之臣也以勃為功臣則知陳平為功臣也以黯為近古社稷臣則知王陵之近古社稷臣也方高后欲立諸呂為王問右丞相陵陵曰高皇刑白馬而盟非劉氏而王者天下共擊之

卷之百四十六　六

今立諸呂非約也使平勃等協力同辭以拒之則高后知有所憚必不敢王諸呂徐以策圖之劉氏何患乎不安而平勃阿漢后意皆曰高帝定天下王子弟今太后稱制欲王昆弟無所不可者陵既廢而諸呂皆王擅權握兵几亂天下其後高后崩平勃謀誅之至使酈寄紿呂祿而與之遊矯節入北軍使士皆左右袒以觀其所向亦可謂危矣曷若絕之于早之為愈也故袁盎謂勃適會其成功而王陵之節宜與汲黯同固不待事成而後見也唐高宗將立武昭儀為后褚遂良長孫無忌皆固執以為不可令再行細籌帝以問李勣曰將立昭儀而顧命大臣皆以為不可今止矣阿意答曰此陛下家事無須問外人帝意遂定無忌遂良逐而武后立其後唐祚几移然則無忌遂良固社稷臣而勣之姦豈非伏平勃之說哉或謂平勃從呂后而卒安劉氏與狄仁傑從武后而卒正唐室異世而同科此不然平勃親與高帝之盟當諸呂未王時可止而不止其後乃以計滅之仁傑晚相武后以至誠感悟后意遂返中宗狄仁傑其為優歟

卷之百四十六　七

論裴行儉李晟行師

裴行儉出師暮已立營塹壕既周行儉更命徙高岡吏曰士安堵不可擾不聽促徙之比夜風雨暴至前占營所水深丈餘眾莫不駭歎問何以知之行儉曰自今第如我節制毋問我所以知也李晟之屯渭橋也熒惑守歲久乃退府中皆賀曰熒惑退國家之利速用兵者勝晟曰天子暴露人臣當力死勤難安知天道耶夫營地、卑則水所鍾使無風雨則已萬一有之必致沉溺之虞此行儉所以必徙而適與風雨會

其曰毋問我所以知者可謂能假天道以行其令矣天道遠而五緯盈縮不常故晟懼復守歲則我軍不戰而自屈其曰人臣當力死勤難安知天道者可謂能盡人事以致其節矣此固衆人之所勿及也大將之術當如此

論郭子儀渾瑊推誠特敵

僕固懷恩誘吐蕃回紇數十萬人寇郭子儀單騎見回紇于涇陽復修舊好遂破吐蕃于靈臺唐室以安而馬燧信吐蕃尚結贊之辭為之請盟于朝德宗命

渾瑊會盟平凉而虜刼盟瑊僅以自免官屬皆陷二者皆出于至誠而成敗之勢異何也子儀之智足以料敵而燧瑊不然故也夫子儀威信素為回紇所畏服懷恩以其死紹之故相與入寇及聞子儀之存固已愕貽而悔來矣當是時子儀之兵才萬人而虜衆數十倍力不敵非示以至誠不足以弭禍故子儀因其願見從數十騎免胄而見之且與之飲食結舊歡回紇感動遂合力以擊吐蕃以有靈臺之功此非特至誠足以壓之而智足以料之也彼尚結贊者其計以謂唐之名臣特李晟與燧瑊耳不去之必且為吾害故縱反間以動晟甘辭厚幣因燧請盟以刼瑊而燧不以為疑蓋燧徒知其能以至誠得徐守先而不知結贊之為詐故決信之若瑊者但以奉詔為恭而不能料虜之可否是皆誠有餘而智不足獨李晟謂虜不可盟德宗勿用也既而三帥皆罷如結贊策自古智不足以料夷狄而一以誠待之未有不為害者也

論創業中興之主

自古創業中興之主必有包舉天下之度運動天下

之才其識慮規模英偉宏遠然後股肱心腹之臣得展盡底蘊因而翼之以成其功蓋與繼體守文之君一切資于輔相者不同高祖由布衣仗三尺劒破秦而與項籍爭衡方其就封漢中也蕭何追韓信之亡而薦之其言曰王欲長王漢中無所事信必欲爭天下非信無可與計事者願策安決高祖曰吾亦欲東耳安能鬱鬱久居此乎遂以信為大將還定三秦與楚戰于滎陽成皋京索間高祖軍敗脫身跳者屢矣而志不衰下馬踞鞍問張良曰吾欲捐關東以棄之

誰可與共功者良言九江王布彭越韓信捐之此三人楚可破也高祖用其策卒破楚垓下其後陳豨黥布及高祖皆親將以討之天下旣定命蕭何次律令韓信申軍法張蒼定章程叔孫通制禮儀其識慮規模不亦英偉宏遠歟光武由宗室起南陽親破尋邑百萬之衆旣持節渡河崎嶇燕趙之間屢困而志益厲攻拔洛陽舍城樓上披輿地圖與羣臣論所以定天下者其後征赤眉銅馬之屬皆身臨行陣閻破而降之旣圖隗囂于天水勑岑彭曰兩城若下便可將

兵南擊蜀虜人若不知足旣平隴復望蜀後竟禽公孫述而天下自定自隴蜀平知天下凋耗不復議兵摠攬權綱明(孝廟嫌諱)政體退功臣進文吏量時度力擧無過事而海內治其識慮規模不亦英偉宏遠歟唐李翺常怪神堯太宗以一旅取天下而後世子孫不能以天下取河北及其甚也內為姦邪閹宦之所制外為强臣藩鎭之所逼號令不出國門而卒至于亡此非獨勢之陵遲亦其不才使之然也猶之父老起家廣置田宅以遺子孫而子孫不才不足以守之客于酒色惑于僕隸而良田美宅皆為有力者攘取而不知也饑寒迫于己而後知之蓋亦勉矣可勝歎哉

梁溪先生文集卷之第一百四十六終

梁溪先生文集卷之第一百四十七

迂論二

論天下勢如奕棊　論李廣程不識為將
論元帝肅宗中興　論人主之明暗在賞刑
論志　論封建郡縣
論方鎮

論天下之勢如奕棊

定天下者如奕棊之取勢得勢而奔有局中者多勝失勢而求生邊隅者多敗善任人者如奕棊之置子

夫置子不定不足以勝敵而況于任人乎楚漢之相拒于滎陽成皐之間也高祖雖屢敗而肯先退其後既割鴻溝相引而南漢軍乘之而楚遂亡曹操袁紹之相拒于官渡也操雖兵少糧乏而莫肯先遁其後焚紹輜重紹引而北操軍乘之而河北遂定故若高祖曹操者可謂能取勢者也高祖用子房蕭何韓信皆人傑而項羽有一范增不能用也曹操用荀彧張遼之徒謀無遺策而袁紹有一田豐卒懲而殺之故若高祖與曹操者真可謂能置子者也觀四方之形勢于一枰之上任人才之智巧于奕棊之間而天下不難定矣

論李廣程不識為將

李廣程不識之為將如陳遵張竦之為人李廣行無部曲行陳就善水草頓舍人人自便不擊刁斗自衛幕府省文書然亦遠斥候未嘗遇害程不識正部曲行五營陣擊刁斗吏治軍簿至明軍不得自便不識曰李將軍極簡易然虜卒犯之無以禁而士卒佚樂為之死我軍雖煩擾虜亦不得犯是時漢邊郡程李

俱為名將然程不識之治軍兵家之常道也張竦博學通達以廉儉自守而陳遵放縱不拘操行雖異然相親友遵謂竦曰足下諷誦經書苦身自約不敢蹉跌而我放意自恣浮湛俗間官爵功名不減于子而差獨樂顧不優耶竦曰人各有性長短自裁子欲為我亦不能吾而効子亦敗矣雖然學我者易將効子者難將是時遵竦俱以列侯為郡守名重一時然竦之行己士君子之常道也馬援征交趾以書誡其兄子曰龍伯高(光宗之名)厚周(孝宗之名)口無擇言議約節儉廉

公有感吾愛之重之願汝曹効之杜季良豪俠好義
憂人之憂樂人之樂清濁無所失吾愛之重之不願
汝曹効之効伯高不得猶為謹勑之士所謂刻鵠不
成尚類鶩者也効季良不得陷為天下輕薄子所謂
畫虎不成反類犬者也吾于程李之為將陳張之為
人亦然

論人主之明暗在賞刑

主之明暗國之興亡觀其賞刑則知之婁敬脫輓輅
說高祖以都關中即封以為奉春君其後欲擊匈奴

遣使覘之匈奴匿其壯士肥牛馬徒見老弱羸畜使
者十輩皆言易擊復使敬往還報曰兩國相擊此宜
夸矜見所長今往見羸弱此必欲伏奇以爭利不可
擊也高祖以為沮軍械繫廣武果有平陳之圍七日
而後得解乃赦敬曰吾不用公言以困平城已斬先
使十輩言可擊者矣封敬二千戶號建信侯客有韓
生者亦說項羽以都關中羽不能用一言不遜即斬
之賞刑如此然則漢安得不興而羽安得不亡也曹
操征烏（欽宗之名）羣臣諫之不從引軍出盧龍塞道不通
塹山堙谷五百餘里遂克之既還問前諫者厚賞之
曰孤乘危以徼倖雖得之不可為常諸君之諫萬安
之計也是以相賞後勿難言而袁紹之南攻田豐說
之曰曹操善用兵雖少未可輕也不若以久持之今
決勝敗于一戰若不如志悔無及矣不從豐懇諫紹
以為沮衆械繫之紹軍既敗謂左右曰吾不用田豐
言果為所笑諸人聞吾敗當相哀惟田別駕當幸其
言之中也遂殺之賞刑如此然則曹操安得不興而
袁紹安得不亡勢使然也蘇軾有言為明主謀而不

中不惟無罪乃有賞為庸主謀而中賞固不可得而
禍隨之吾今乃知孟德本初所以興亡者真知言歟

論元帝肅宗中興

晉自惠帝以來主昏于上政亂于下藩王擅權日相
誅討而王衍之風以清談廢事虛曠無心名重海內
風俗大壞蕩無綱紀于是劉元海聰曜石勒之徒鋒
起飈舉臨河洛霞關輔而二帝沉于虜廷唐自開元
末明皇倦于幾務酣適燕安內蠱嬖豔外委姦孽而
林甫國忠相繼秉政挺亂產禍妬賢嫉能固寵保身

不復為國家慮于是祿山思明踵為叛亂陷河朔覆兩都而乘輿蒙塵于蜀此二者皆夷狄包藏禍心乘間竊發以為中國難獨之一身暴得劇疾而不可支則必佑康强蔑調護耽嗜欲致耗乏故邪氣得以乘虛深入而以疾作之日為受禍之始豈理也哉然五胡亂華明州天府鞠為犬羊之區雖忠臣志士發憤經畧卒不能復則以元帝興于江左故也安史亂唐盜據神器賊勢鴟張而不數年間王師剋復光徒逆倚掃殄几盡則以肅宗治兵于靈武故也夫東南畢

卷之百四十七　五

遠其兵剽輕而元帝由瑯琊聞晉難渡江王導諸人相與定君臣之分持弱扶顛百度草創糾合諸鎮協智畢力以抗勁敵僅能保守一隅雖有劉琨祖逖驅馳中原志卒不遂其後温裕因時電發復洛陽取關中竟亦不能守也朔方形勝之地士馬精强而肅宗起于靈武有郭子儀李光弼為之將帥張廵許遠守睢陽以扼江淮之衝其餘方鎮之兵起而討賊者不可勝數遂能剪鯨鯢復故都以定天下則雖天時人事不同亦其所處之勢使然東晉以區區蹕屬起江表披荊棘立朝廷有王導以為腹心有顧榮賀循紀瞻以從人望有秋堅陶侃温嶠之屬以處方鎮保綏東南捍禦西北其後符堅以百萬之師入寇而謝安區處將帥以偏師破之晉之享國百有餘年自今觀之亦未易言可輕也

論志

古之有天下國家者其立事建功必有志以居其先故書曰功崇惟志傳曰有志于上猶止于中有志于中下焉而已而況無其志者乎圖堯舜之事而不能

卷之百四十七　六

至者湯武是也圖湯武之事而不能至者五伯是也圖五伯之事而不能至者六國是也定六國之規欲守制之而不能至者亡六國是也故有其志而不能至者有矣未有無其志而能至者也善用志者必為之規模而其規模之大小如其志之廣狹事功之成亦如其規模譬猶大匠之作室堂奧庭廡榱題棟楹高下修短皆已先定于胸次豈待操斧斤而後議哉韓信說高祖因思歸之士還定三秦任天下之武勇以城邑封功臣則項羽之强且弱其後破楚如信言歟

弇說光武起上谷漁陽兵以定邯鄲又請益發幽州精兵以集大計而定天下其後既破張步光武勞之曰將軍前在南陽建此大策常以為落落難合有志者事竟成也諸葛孔明說蜀先主取荊益以江東為援而禦曹操則鼎足之勢可成後卒如其策由是觀之抗大敵建大事而志不立規模不先定者未有能成功者也

論封建郡縣

封建尚矣秦罷侯置守易以郡縣之制而西漢因仍

之頗封子弟功臣使郡國相雜其後諸侯王之國除而卒歸于郡縣自東漢至今未之有改也夫封建郡縣各有所長而又皆不免乎有弊較其優劣則封建為優何以言之並建親賢以為藩屏大小相維尊卑相制資其犬牙盤石之勢以安王室其有不貢不王則牧伯得以征之此封建之所長也至其弊則勢分弱大弁小僭禮樂擅征伐天子不得以制之而王室陵夷有蠶食之患舉千里之郡而命之守舉百里之縣而付之令又有部刺史從而督察之片紙可罷一言可令而無尾大不掉之患天地一民財賦甲兵皆歸之于天子此郡縣之所長也至其弊則勢分而力弱權輕而吏偷內有賊子亂臣之禍勿能正外有夷狄盜賊之虞弗能支而天下震動有土崩之勢夫封建郡縣皆所以疆理天下為治之具也而非所以為治之道也御得其道則封建郡縣皆可安御失其道則封建郡縣皆不能無弊而就其弊之輕重言之則封建優于郡縣何則蠶食之禍遲而土崩之禍大也三代之王所以封建享國長久雖至于衰微猶使強

國熟視不敢遽取之而夷狄盜賊之患自周以前未聞能大擾天下蓋諸侯各治其國家力足以捍禦而禦侮也郡縣則不然陳勝吳廣一呼而天下響應劉項因之遂以亡秦而漢有莽卓之禍郡縣不能正也至唐安祿山史思明叛于燕鼓行而南河朔二十四郡一旦俱陷傾覆兩都如入無人之境其後黃巢起于嶺表秦宗權起于淮蔡為封豕長蛇天下無不被其毒者而郡縣不能制也夫夷狄盜賊之患三代非無然不至如此之甚而秦漢以來有之則封建之于

天下優于郡縣明矣易曰天造草昧宜建侯而不寧
蓋封建宜于草昧艱難之時而郡縣宜于承平無事
之日非變而通之不足以救其弊今夷狄之禍甚于
安史盜賊蜂起不減黃巢而郡縣尚仍承平無事之
制其何以禦之意者稍倣封建有以更張而變通之
然後可乎夫變通之術安在曰在方鎮方鎮者全封
建郡縣而為之者也于古可稽于今可行救今日之
弊舍此亦無術矣

論方鎮

唐制方鎮節度使之兵其始起于邊將之屯防者大
曰軍小曰守捉曰城曰鎮而總之者曰道軍城鎮守
捉皆有使而道有大將一人曰大總管已而更曰大
都督至太宗時行軍征討曰總管任其本道曰大都
督自高宗永徽以後始謂之節度使按于開元而朔
方隴右河東河西平盧范陽劍南嶺南諸鎮皆置之
天寶末祿山思明繼反中國大亂而郭子儀李光弼
諸節度之兵討平之大盜既滅武夫以功起行陣者
皆除節度由是方鎮相望于內地代宗時吐番犯京
師德宗時朱泚亂變闕下其後李希烈以汴叛李懷
光以河中叛吳元濟以淮西叛劉闢以蜀叛李錡以
浙西叛劉稹以太原叛而德昭之間黃巢秦宗權以
盜賊擾天下皆賴方鎮相與犄角以定其亂則方鎮
之兵不得謂無功于唐然肅宗既平安史君臣幸安
瓜分魏博鎮冀盧龍之地授三叛將而朝廷遂失河
北其後德宗經朱泚之變厭用兵益務姑息不復准
何故方鎮兵驕而逐帥〻強則叛上或父死子握其
兵而不肯代或取舍由于士卒以邀命于朝而天子

一切屈己以從之至憲宗任裴度武宗任德裕制以
權謀討以威武而叛者誅鋤服者惠來唐之號令几
于復振下迨僖昭之間唐室微矣巨寇飆起而當時
處方鎮者又皆盜賊之靡則唐之所以陵夷而卒至
于亡者授受失宜而姑息之政積習之勢使之然也
國家鑑唐之弊削方鎮之權郡縣一委以文吏非沿
邊諸帥不以兵柄假之餘路雖督府亦宿兵不多而
祖宗德澤浹于四方無大盜賊恩信結于四夷無大
征戰故能承平累洽天下無事者百有七十餘年藏

白之老不識金革可謂盛矣然而一旦金冦長驅中原邊帥不能抗而腹心郡縣兵力弗支類皆望風逃遁奔潰既破京師遂遷二聖卷六宮而北之矣陷兩河擾関中蹂践京東西其勢駸駸南來未已所在盜賊乘間竊發者往往皆是而郡縣但仍承平無事之制偷取苟安恬不加恤不知何以禦之夫唐之方鎮其弊也有尾大不掉之患今之郡縣其弊也手足不足以捍頭目事廹矣其亦取方鎮之制變通損益以行之使有方鎮之利而無其害庶凡協力智合力以

捍大患救今日之弊乎若夫尾大不掉則非今日之所患也事定然後徐圖之可也

梁溪先生文集卷之第一百四十七終

梁溪先生文集卷之第一百四十八

迂論四

論兵　論帥才
論非常之功　論宰相
論三國之勢　論諸葛孔明六事與今日同

論兵

古之有國者戡亂定功未嘗不以兵湯武之所以王齊晉之所以覇皆以德為主而以兵輔之自戰國秦漢以來兵尤重其國之興衰視其兵之強弱與其措

置何如耳然古者兵農不分無養兵之費而有用兵之實至唐兵制凡三變其初府衛之制最為近古府衛之法壞變而為（今上之名）騎（今上之名）騎之法壞變而為方鎮之兵至五季始盡然以為卒伍而兵農之分不可復合乃有養兵之患國家建都于汴無高山大河之阻其勢不得不以兵為強故天下重兵悉屯于京畿更戍邊郡以虎符出納其分布于諸路有隷將兵有不隷將兵當熙豐盛時合中外禁卒凡九十五萬人而工兵廂兵不在數焉自熙豐自宣和間禁軍缺而

不補者大半而崇觀以來有事于西夏南平方賊北
取燕山其所逃亡陷没者又平之而靖康間金人再
犯闕其潰敗損折者又不可勝數也建炎初勤王之
師萃于京畿者三十餘萬其大半皆民兵而朝廷不
復揄擇留屯要害之地悉罷遣之其後建炎乞募兵
于河北關中京東西合十餘萬更番以衛行在既遣
使宣言者謂不患無兵不當募遂罷今西北既復爲
金人之所蹂踐而東南之人類多孱弱未知于何所
取兵而可也既稍復方鎮之制莫若使之募兵以備

出戰將校偏裨皆預選保以時訓練之又團結民兵
以備守禦鄉村坊郭各隨其宜刻刷官田如戶絶天
荒屯田之類以養民兵之可以出戰者如弓箭刀弩
手之法明其勸阻假以歲月庶几足兵然其要在于
擇帥臣以撫之帥得其人則法不患乎不明兵不患
乎不足唐馬燧之鎮太原也承鮑防之敗兵力衰單
燧募廝徒得數千人悉補騎士教之戰數月成精卒
造鎧必長短三制稱士所衣以便進趨為戰車冒以
狻猊象列戟于後行以載兵止以為陣遇險則制衝

冒器用欽宗之名鋭居一年闢廣場羅兵三萬以肆威震
北方李抱真之鎮澤潞也乘戰伐役賦重人困軍伍
凋刓乃籍戶三丁擇一蠲其徭租給弓矢令閑月得
曾偶習射終歲大校親按籍第能否賞責比三年皆
為精兵舉所部得成卒二萬不廩于官而府庫實繕
甲淬兵遂雄山東天下稱昭儀步兵為諸軍冠而李
德裕之帥蜀也當南詔入寇之後蹂踐千里蕩無孑
遺瘢痍尚新非痛矯革不能制一方耻乃料擇州兵
之任戰者廢遣獰耄什三四又請甲人于安定弓人

河中弩人浙西由是蜀之器械犀利率戶二十取一
人使習戰貸勿事緩則農急則戰謂之雄邊子弟其
精兵曰南燕保義保惠兩河慕義左右連弩騎士曰
飛星驚鷙奇鋒流電霆聲突騎總十一軍而威聲
隱然震于西南由是觀之擇帥得人兵不難足但當
假以權柄寛其御勒使得盡心而已或謂方鎮增募
兵之數則養兵之費何以給之殊不知國家屯重兵
于畿甸故歲漕東南六百萬斛及四方鐵帛于京師
州郡租賦僅足以辦上供猶有不足者今畿甸之兵

寡矣而方鎮之兵稍增正當量養兵之費損上供之數以給之胡為而不可事固有當因時而變通者正謂此也若夫團結民兵人見廵社之法不可行遂以謂民兵之不可用此大不然廵社之法可行于西北不可行于東南正當斟酌乎其宜使民樂于從命耳

論帥才

人才之難而帥才為尤難也夫天下非無才因事而後顯故有天寶之變而後郭李之功昭有奉天之難而後晟燧之節著今朝廷可得謂多故矣未聞卓然

稱良帥者豈循資格而不足以得其人歟將拘法制而不足以盡其用歟昔之將帥或奮于奴僕或出于行伍皆能因時以成名而今之士大夫間乃未見何也李牧之為趙將居邊軍市之租皆自用饗士賞賜決于外不從中制也委任而責成功故牧乃得盡其智能選車千三百乘騎萬三千匹百金之士十萬以北逐單于西抑強秦南反韓魏當是時趙幾霸然則付之以重任而以法制拘之使不得騁欲其有非常之功不可得也誠能畧資格而取實効寬法制而責成功將帥之才出矣

論非常之功

有非常之人則有非常之功非常者固常人之所不能與也昔者鮑叔牙薦管仲于齊桓曰必欲治國家而伯諸侯非管仲不可于是束縛而取之魯至則三沐而三薰之饗于廟而問之政管仲乃為陳所以治國而寓兵者行之數年九合諸侯而桓公以伯蕭何薦韓信于高祖曰信國士無雙如欲長王漢中無所事信〻必欲爭天下非信無可與計事者于是設壇

場擇日而拜之以為大將信乃為陳所以還定三秦以弱項羽之强者用其策卒破楚而高祖遂有天下太宗之為秦王也府屬多外遷王患之房（聖祖之名）齡曰去者雖多不足右杜如晦王佐才也若終守藩無所事如晦必欲經營四方捨如晦無與共功者因表留幕府從征伐常參帷幄之謀每議事帝所（犯聖祖名）齡善謀而如晦長于斷二人同心協濟太宗多用其策卒定禍亂而身致太平蜀先主之寓襄陽也訪世事于司馬德操德操曰儒生俗士豈識時務識時務者在

乎俊傑此間自有伏龍鳳雛而徐庶亦曰諸葛孔明卧龍也將軍宜枉駕見之先主三顧之于草廬之中亮乃勸先主取荊益結吳為援以禦曹兵先主用其策卒定蜀巴而成鼎峙之勢由是觀之方艱難時非卓犖不群之才烏足以論非常之功哉

論宰相

宰相以道事君者也故以固寵謀命為深戒以薦進人才為職者也故以妬賢嫉能為最忌孔子曰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又曰苟患失之無所不

至矣宰相佐天子以治天下一物不得其所亂之階也操規矩繩墨陳于前而君不能用則當去苟有患失之心則阿諛取容妄作生事亦無所不至矣傳曰人主之職論一相一相之職論百官又曰使卿大夫各任其職夫宰相佐天子理陰陽順四時下遂萬物之宜外撫鎮四夷內親附百姓一夫不獲自盡則固與成厥功進賢使能持衆美而效之君乃為善苟有嫉妬之心則才高美品悉擯棄之夫職者多矣李林甫之相明皇也善刺上意而養君欲每奏請必先餉

遺左右密伺微旨以固恩信以故當國凡二十年開元中大臣多由節度使相天子林甫請用舊將主邊則夷狄可滅利其虜也無入相之資以久已權故安祿山則專三道勁兵草蕩覆天下而王室遂微盧杞之相德宗也率聚衆斂以中常欲恨悱之聲滿天下及涇師亂呼于市曰不奪而商人僦質矣不稅而間架除陌矣其倡和造作召怨挺亂皆杞為之朱泚圍奉天李懷光赴難泚解去杞懼其見帝斥已短即說奏曰懷光勳在宗社賊憚之破膽若許來朝則犒賜

留連失機會不如席勝使平京師破竹之勢也帝然之詔無朝懷光快快遂叛帝跳幸梁由是觀之宰相固寵謀身其禍至于如此豈非深戒哉林甫性陰密而柔令若可親近崖阱深阻卒不可得公卿不由其門而進必被罪時相若張九齡李適之皆遭逐帝嘗御勤政樓見兵部侍郎盧絢按轡馳道去愛其醞藉稱美之林甫即諷令請老遂坐廢于時有以林譽聞者皆能得于天子抑遠之以故在位恩寵莫比杞險賊陰狡賢者妬能者忌小忤已不得死地不止顏真

卿挺正敢言杞惡之即令宣慰李希烈竟為賊害故宰相李揆有雅望畏復用遣為吐蕃會盟使卒于行帝出奉天崔寧自賊中以播遷事指杞即誣殺之嫉讒害物雖國屯主辱猶譬言自肆由是觀之宰相妬賢嫉能其害至于如此豈非最忌哉明皇在蜀與裴士淹評宰相至林甫曰是子妬賢嫉能舉無比者士淹因曰陛下誠知之何任之久耶帝默不應德宗嘗從容與李泌曰盧杞敢言人皆指為姦邪而朕不覺何也泌曰陛下能覺杞之惡安致建中禍邪李揆和

蕃真卿使希烈其害于舊德多矣天下皆以為姦邪陛下獨不知此乃所以為姦邪也嗚呼其真知言歟

論三國之勢

曹操之才智謀權僞而其臣不及吳蜀力適相當故三國之勢鼎峙而足以相抗觀操奇譎多數善用兵因敵制勝變化如神每戰必克挾天子而令諸侯形順勢便故能亡袁術于淮南誅呂布于下邳破袁紹于官渡近討烏欽宗之名擒蹋頓尚北方悉定無復顧之憂乃取荊州以臨江漢降張魯走超遂而關隴平其規畧亦宏矣而權藉父兄之資僅足以守江表屢攻合肥師卒無成況能長驅遠駕窺中原哉備困敗亡奔北之餘假荊州之地資劉璋暗弱以取巴蜀崎嶇山谷間雖慨然有興復漢室之制志耶徒屢動曾無尺寸之功故曰曹操之才智優于權備然而吳有張昭以為骨鯁有周瑜魯肅呂蒙以為羽翼有甘寧淩統程普黃蓋之徒以為爪牙蜀有孔明以為謀主關飛雲忠以為將師皆萬夫敵也而操有一荀文若後竟殺之張遼程昱徐晃之流不過數人餘皆碌碌無聞

每征伐操必親履行陣間此其臣所以不及吳蜀而力適相當也不然以操之雄武其定以表巴蜀奚難之有哉操走赤壁嘗曰備亦吾儔但見事少晚又嘗臨廣陵以望吳軍難其整肅曰生子當如孫仲謀劉景昇兒子乃豚犬耳英雄所以相服者固自有道耶

論諸葛孔明六事與今日同

諸葛孔明既定蜀將有事于中原乃先南征既禽孟獲南中悉平上疏出師屯沔陽攻祁山三郡相應關中響震于是有街亭之戰馬謖敗而戮之將復出師

又上疏條陳利害其畧曰先帝慮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故托臣以討賊也以先帝之明量臣之才故知臣伐賊才弱敵强然不伐賊王業亦亡惟坐待亡孰與伐之是故託臣而勿疑也臣唯北征宜先入南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臣非不自惜也顧王業不可得偏全于蜀都故冒危難以奉先帝之遺意也而議者謂為非計謹陳其事如左高帝明並日月謀臣淵深然陟險被創危然後安今陛下未及高帝謀臣不如良平而欲以長計取勝坐定天下此臣之未解一

也劉繇王(犯聖諱名)名據州郡論安言計動引聖人群疑衆難今歲不戰明年不征使孫策坐大遂并江東此臣之未解二也曹操智計殊絶于人其用兵也彷彿孫吳然困于南陽險于烏巢危于祁連偪于黎陽几敗北山殆死潼關然後危定一時耳况臣才弱而欲以不危定之此臣之未解三也曹操五攻昌霸不下四越巢湖不成任用李服而李服圖之委夏侯而夏侯敗亡先帝每稱操為能猶有此失况臣駑下何能必勝此臣之未解四也自臣到漢中中間朞年耳然喪趙雲楊羣馬玉閻芝丁立劉郃等及西長屯將七十餘人散騎武騎一千餘人此皆數十年之內所糾合西方之精銳非一州之所有若復數年則損三分之二當何以圖敵此臣之未解五也今民窮兵疲而事不可息則住與行勞費正等而不及虛圖之欲以一州之地與賊持久此臣之未解六也夫難平者事也昔先帝敗軍于楚曹操拊手謂天下已定然後先帝東連吳越西取巴蜀舉兵北征夏侯授首此操之失計而漢事將成也其後吳更違盟關羽毁敗秭歸

蹉跌曹丕稱帝凡事如此難可逆見臣鞠躬盡力死而後已至于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覩也于是有散關之役九年復出祁山與張郃戰射殺郃十二年悉大衆由斜谷出以據武功與司馬宣王對壘而孔明病死于軍中夫用區區之蜀以抗强魏而孔明連年動衆未曾少休夫豈不懷安勢不得已也以謂不然則坐待亡耳觀其所陳天事與今日之勢頗同故備載之以俟識者

梁溪先生文集卷之第一百四十八終

梁溪先生文集卷之第一百四十九、

迂論五

論晁錯王恢　論忠智之臣仁明之主
論諸葛瑾　論偏覇之主專任其臣
論魏文帝獻神桑　論節制之兵
論將　論唐三宗禮遇大臣
論唐德宗任陸贄

論晁錯王恢

晁錯為景帝謀以謂漢封諸侯王連城數十地廣勢

强不遵法制削之必叛然禍小而應速不削亦叛然禍大而應遲故卒削之而七國連衡而起以誅錯為名景帝勿察納袁盎之說斬錯以謝七國此景帝之過舉也而世以錯為愚王恢與韓安國論難于武帝前以謂匈奴擊之為便于是誘匈奴入塞漢兵匿馬邑旁俟其至擊之匈奴未入塞覺悟引去漢兵皆罷武帝以恢議用兵而不能擊其輜重勿斬之無以謝天下遂下恢獄此武帝之過舉也世謂恢為無謀首將受其咎昔唐憲宗欲討叛鎮其黨大懼遣客狙殺宰相武元衡傷裴度羣議洶洶而憲宗慨然曰吾專任裴度足以破賊卒平淮西觀此則知憲宗之賢于景帝遠矣秦穆公用孟明以伐鄭晉襄公帥師敗諸殽而獲之既歸穆公待之如初其後卒報晉而君子以為能用善觀此則可知武帝之不及穆公遠矣晁錯以忠恢以無罪死而世又不能知之是可嘆也夫

論諸葛瑾

諸葛瑾仕于吳而亮為蜀相權嘗遣瑾使蜀通好與亮公會相見退無私面而亮亦嘗使于吳權欲使瑾

留之瑾曰弟亮已失身于人委質之分義無二心亮之不留猶瑾之不往也其後有譏瑾者謂其曾密遣人與備亮相聞權曰孤與子瑜有死生不易之誓子瑜之不負于孤亦猶孤之不負子瑜也于是以人言疏示瑾而瑾亦表論天下君臣大節一定之分若權者可謂能信其臣若瑾者可謂明于事君之義矣由權瑾以觀先王之盛時君臣相與之誠至于得盡其心又可以想見其風采也

論忠智之臣仁明之主

惟忠智之臣為能察事之利害畢陳于其君而無隱
情惟仁明之主為能以不用其臣之言因事悔悟而
追思之唐太宗以兵定天下雖已治不忘經畧四夷
而魏鄭公常諫止之每事宴奏破陣武德舞則俛首
不顧至慶善樂則諦玩無斁以諷切帝及遼東之役
高麗靺鞨犯陣李勣等力戰破之軍還悵然曰魏(犯仁廟名)若在吾有此行耶即召其家到行在賜勞妻子以
少牢祠其墓恩禮有加安祿山初以范陽偏校人奏
氣驕蹇張九齡謂裴光度曰亂幽州此吾雛也及討

奚契丹敗張守珪執如京師九齡曰祿山狼子野心
有逆相宜因事誅之以絶後患明皇曰卿無以王衍
知石勒而害忠良卒不用後在蜀思其忠為涕下且
遣使祭于韶州厚幣恤其家若太宗明皇可謂仁明
之主矣至暗忌者則不然褚遂良旣得罪韓(孝宗之名)言
于高宗曰遂良受顧命一德無二向論事至誠懇切
詎肯令陛下後堯舜哉被遷以來再罹寒暑其責塞
矣願寬無辜以順衆心帝曰遂良之情朕知之矣其
悖戾好犯上朕責之詎有過耶卒不從而至于許敬

宗李義府之徒則綢繆思顧而不衰李泌嘗對德宗
論盧杞曰楊炎之罪不至死杞擠陷之而相關播帝
曰卿言誠有之然楊炎視朕如三尺童子有所論奏
可則退不許則辭官非特杞惡之也方國家艱難之
時視陸贄如左右手旣事干遭讒謫帝追仇盡言逐
之猜棄根然至盧杞裴延齡輩則寵任盤固旣去猶
思之而不已嗚呼其去太宗明皇不亦遠哉

論偏伯之主專任其臣

孫策之創業于江東也以張昭為長史文武之事一以

委之北方士大夫書疏多推美于昭欲嘿而不宣則
懼有私宣之則恐非宜進退不安策聞之嘆曰昔管
子相齊一則仲父二則仲父而齊公為伯者宗今子
布賢我能用之其功名獨不在我乎其後昭納宗于
權卒定江表為一時宗臣符堅之開基于關中也得
王猛任之以政若(犯聖祖名)德之遇孔明而內外宗戚舊
臣皆害其寵數詆毁之堅怒悉從黜免有至于死者
于是猛得盡心輔政內總百揆外蕩羣寇拔幽滯顯
賢才修兵革勸農桑兵強國富垂及昇平臨終勸堅

匆以晉為圖而除鮮早以使社稷夫以孫策務堅區區割據一方非得其臣而委任之如此猶不足以有為而況大于此者乎然孫策謂我能用昭之賢功名豈不在哉堅然免譖毀猛者使得盡其智力亦可謂有國之明主矣不然得不以昭為沽名而懼猛之專權哉由是觀之古之興王其君臣之相與有如伊尹吕望之遇湯武一時風雲感會可以想見其盛也

論魏文帝獻神藥

魏文帝在東宮嘗會賓客下令曰今有神藥一粒祇可以療一人而君父之疾皆危將孰獻賓客之論紛紜以問邴原、勃然曰父也文帝不敢復詰原之對固然惜乎不喻之以其理也夫生在三事之如一則君與父疑乎為分然父孔子曰資于事父以事母而愛同資于事父以事君而敬同故母取其愛而君取其敬兼之者父也母之道親而不尊君之道尊而不親兼尊親之道其惟父乎然則藥之獻于父也宜矣

論節制之兵

兵之有節制猶之一身其筋骸之束斂故以身運臂以臂使指屈伸把握無不在我然後可以應物而捍患苟筋骸之散而臂指不能相運掉則亦無所事矣兵自什五積而揔之以偏裨自偏裨總之以將而又有大將以臨之小大相維尊卑相統其動静進退疾徐緩急一聽于大將之節制違則行法有死無赦故連百萬之衆可使如一身手足相須頭尾相應而戰必勝攻必取者用之有道也李光弼與安太清戰于河陽未決召諸將曰彼強而可破者亂也今以亂擊亂宜無功因問賊衆何所㝡堅曰西北隅召郝廷玉曰為我以麾下破之復問其次曰東南隅召論惟仁宗之名與之鉄騎使破之光弼執大旗曰望吾旗麾若綫可觀使是若三麾至地諸軍畢入生死以之退者斬遂大破賊其後九節度之師討安慶緒于相州帝以子儀光弼皆元功難相臨攝第用魚朝恩為觀軍容使而不立帥于是九節度之師皆潰由是觀之有節制之兵雖少足以破敵節制不立雖兵多而子儀光弼在其間亦有不免于潰敗者節制不専可不戒哉

論將

昔之善為將者必其威信足以服士卒而恩意足以結之然後可以冒鋒鏑同生死臨堅履危如手足之捍頭目而子弟之衛父兄戰難卻敵以邀成功此非可以一朝致也齊出司馬穰苴為將而次舍井灶飲食醫藥皆身自拊循之與士卒平分糧食比其羸弱者三日而後勒兵病者皆求行爭奮赴戰而燕晉之師聞之解兵罷去盡得復其故境魏主用吳起為將而起與士卒最下者同衣食臥不設席行不騎乘親裹贏糧與士卒分勞苦有病疽者至為吮之士皆樂

為之戰而秦兵不敢東向韓趙賓從何則所以用士卒者用其力也欲用其力而不得其心力不可用也欲用其意而恩意不足以結之心不可得也譬猶毆市人以戰聞金鼓之音見旌旗之色則渙然離矣況可望其殺敵之功哉韓信之下井陘令背水為陣既破趙軍吏問之曰兵法有右背山陵前左水澤今將事令臣等反背水陣然竟以勝此何術也信曰兵法不曰陷之死地而後生投之亡地而後存乎且信非得素拊循士大夫經所謂毆市人而戰之也其勢非置死地人〻自為戰今即為生地皆走寧尚得而用之乎由是觀之士卒非素拊循雖使韓信為將不置死地不足以用其力況其餘哉漢以魏其為大將以擊吳楚所得賜予置之廡下令軍令裁取殆盡而孟舒魏尚之守雲中皆以私財饗士古之良將類多如此唐有祿山朱泚之變而郭子儀李光弼李晟馬燧渾瑊之徒起而定之此數子者雖其才略過人遠甚亦其所將皆舊部曲威信恩意足以感服之故能必其成功不然如高仙芝封常清非不號為名得而募

市人以抗大敵未有不折北而不反者也今朝廷將帥之任取其臨時兵與將初不相識未聞有能以恩意拊循士卒者間有效古人之所為則又疑其以私恩收士卒之心嗚呼欲責其成功不亦難哉為今之計莫若選擇將帥而任之使得拊循其部曲而一切待之以誠庶幾其可也

論唐三宗禮遇大臣

肅宗有安史之亂代宗有吐番之寇德宗有朱泚之變皆身去宗社而卒能復國者蓋亦各有所長觀肅

宗之待李光弼郭子儀雖讒夫憸人譖愬百端卒保全之其後光弼畏禍不敢入朝代宗猶筆致其母存問甚渥而李晟馬燧雖以讒間罷兵柄德宗皆以大臣呼之而不名每宴樂恩賜使者相街于道兩家口出無鐘鼓聲則金吾以聞少選使者至必曰今日何不舉樂其禮遇如此傳曰有功而見知則說又曰敬大臣則百姓勸如肅代之暗弱德宗之猜阻非有過人之聰明而其所長如此宜乎其能復國也昔楚昭王病于軍中有赤雲如鳥夾日以飛太史以謂是宮

于王然可移于將相昭王曰將相孤之股肱也今移禍庸去是身乎勿聽孔子在陳聞之曰楚昭王通大道矣其不失國宜哉夫病亟而不肯移禍于股肱則其平日之所以禮遇之者可知矣此乃昭王之所以能復國也吾于肅代德宗亦然

唐德宗任陸贄

唐史稱德宗在危難時聽陸贄謀及已平追仇盡言怫然以讒倖逐猶棄梗其所以不亡者幸也是不然德宗在奉天及巡狩山南事無纖細必以訪贄而贄納忠論諫無所回隱帝多從之故興元戡難亦寔宣力而贄之助為多則德宗不可謂不善聽納惟其在危難時能聽納此乃所以不亡也至危難已平追仇盡言雖賢君有所不免故太宗失于魏鄭公而況德宗中才以下之主乎夫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其上者不得而又思其次則後世之主如德宗者亦未易得也

梁溪先生文集卷之第一百四十九終

梁溪先生文集卷之第一百五十

迂論六

論節義　論忠孝

論苟或　論立國在于足兵

論治天下如治病　論與夷狄同事

論保天下之志　論將相先國事忘私怨

論盜

論節義

節義者天下之大閑而使節死義者人之所甚難也

人君有以崇奬而激勵之使知義重于生而不難于處死然後可以濟患難而同安樂此所以能立國也不然則棄義狥利偷生惜死之徒羣萃于前一有變故則渙然離矣其肯伏節而以死衛上哉賈誼有言上設廉恥禮義以遇其臣而臣以節行報其上化成俗定則為人臣者主爾忘身國爾忘家公爾忘私利不苟就害不苟去惟義所在故父兄之臣誠死宗廟法度之臣誠死社稷輔翼之臣誠死君上守圄扞敵之臣誠死城郭封疆故曰聖人有金城者此也彼且為我死故吾得與之俱生彼且為我亡故吾得與之俱存彼且為我危故吾得與之俱安夫蹈危亡以圖安存而舍生取義者類非小人之所能為故孔子以謂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者惟君子能之彼小人則不然見利忘義而得之所在則從之故利在君父則從君父利在權臣則從權臣利在奄官則從奄官利在夷狄則從夷狄利在盜賊則從盜賊自古及今若此者不可勝數方其平時進讒說納小忠諂諛柔佞脫可人意及其臨難

轉而之他掉臂不顧而視其君如路人者也況肯履刀鋸臨鼎鑊死其君上而執干戈以衛社稷哉節義之士平居事君苦言逆耳至計拂心人主類多不能堪之而一旦臨變故必卓然有可觀者故汲黯守義好面折廷爭而武帝以為近古社稷之臣蕭瑀耿介不可以利怵死懼而太宗亦以社稷臣許之安祿山反河北皆陷明皇嘆曰河北二十四郡無一忠臣耶及聞顏真卿獨以平原守喜謂左右曰朕不識真卿何如人所為乃若此其後歸朝訐論鯁議為姦臣所擠

殞于賊手毅然之氣折而不阻嗚呼疾風知勁草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為人君者詎可不深察此哉

論忠孝

忠孝者臣子之大節而莊周以謂外物不可必故為人親者莫不欲其子之孝而孝未必愛故孝已憂而曾參悲為人君者莫不欲其臣之忠而忠未必信故比干剖而子胥靡老聃亦謂六親不和有孝子國家昏亂有忠臣此非薄忠孝之言也乃所以厚忠孝之言也夫忠與孝在我而信與愛在人在人者何可必

哉惟其不可必此所為物外也然而孝子之于親豈必待其愛而後孝忠臣之于君豈必待其信而後忠哉親雖不我愛而盡其事親之孝者孝之至也君雖不我信而盡其事君之忠者忠之盛也使親能愛其子之孝則家和矣君能信其臣之忠則國治矣家和國治忠孝之名不立惟其孝而親未必愛故家有不和而孝子之行彰忠于君而君未必信故國有昏亂而忠臣之節著然則為君親者可不監哉

論荀彧

荀彧去袁紹趨河冀間関以從曹氏遂與帷幄之謀勸其定兗州比之高祖保関中光武據河内深根固本以制天下勸其保官渡比之楚漢相持滎陽成皋間不可先退以自屈啓以帝王之畧許之操既得志欲分功于彧而彧力辭不受封其後阻董昭九錫之議操心不能平表彧勞軍饋之空器而彧自殺范曄牧其歸正謂能殺身以成仁而杜牧以謂教盜穴墻發櫝而不分其財得不謂之盜乎二者之論不同請以裴樞之事明之昔者裴樞相唐而附朱全忠知全忠

之必篡唐也為之謀策無所不至其後全忠欲以梁客將張廷範為太常卿而樞執以為不可全忠怒遂殺樞若樞者豈真背全忠而忠于唐哉意謂此細故全忠未必怒而足以治天下公不知全忠乃以謂小者尚不從我況其大者乎故卒怒而殺之彧之于操正類于此若彧之知畧豈不知操之姦雄必至于篡漢而取之九錫之議終不可止乎其意以謂阻而少緩之操未必怒足以取為漢之名而不知操之以是為慊史謂彧忠于漢而殺身成仁者論其迹而不論

其心之過也故嘗謂孔融志廣才疎其死也以惷荀彧計深謀遠其死也以巧惷巧不同其于殺身則一也然孔融之英風義氣足以感激後人而荀彧之用心如杜牧者能知之則孰得孰失當必有能辨之者

論立國在于足兵

天子曰萬乘諸侯曰千乘大夫曰百乘有天下國家者所以保民未嘗不以兵之衆寡為差孔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又曰以不教民戰是為棄之傳曰自非聖人內寧必有外患又曰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

恒亡夫立國在于足兵棄民在于忘戰有外患者憂懼而知戒無外患者安肆而日偷此四者國之存亡所繫也故夫天下方當强盛之時卒然有不庭不虞之變莫之能禦而遂至于不振者多由于恃安而忘戰馴使致然唐有安史之亂晉有劉聰石勒之禍皆出于極治全盛之日以王師抗賊無異毆赤子以搏虎狼豈非蹈此之患哉國家自流渊之役與契丹盟好承平無事民不識金革百有餘年至崇寧大觀以來極熾而豐文恬武嬉媮取安逸兵之缺者不補卒之惰者不練將帥之選不精誅賞之柄不明干戈朽鐵鈇鈍而金人一旦乘間竊發將士愛死而望風奔北生民無辜而肝腦塗地士大夫聞語戰則魂褫魄喪色若死灰惟以遁逃偷生為得計將安忘戰馴致之弊一至于此真可謂長太息流涕而痛哭也豈特中國為然契丹自昔以兵力雄于朔方耐飢寒習攻戰使騎射制屬諸部其享國尤為久遠自與中國盟好之後慕華風革舊俗棄氈裘（欽宗之名）綺捐湩酪嗜茗飲去穹廬處宮殿奢淫亡度國人化之無復英鷙強

忍之氣故金人得以奮其詐力且和且戰不數年而卒滅其國由是觀之國雖安忘戰必危而孔子謂以不教民戰謂棄之孟子以無外患為必至于亡國者豈虛言哉

論治天下如治病

膏粱以養氣體藥石以攻疾病此有生之所同也今有人焉不幸而為疾外為邪淫之所傷內致血氣之羸耗則善醫者必為之聚毒藥治砭鍼非邪淫之務去雖邪血氣之羸不得已焉邪氣去而正氣生然後

疾病可愈氣體可充今不治藥石而欲以膏粱攻疾
病豈理也哉治天下者何以異此故仁恩教化者膏
粱也干戈斧鉞者藥石也枚善良將凋瘵必有文治
則膏粱用焉鋤強梗戡禍亂必有武功則藥石施焉
二者各有所宜時有所用而不可以偏廢者也今天
下之病亟矣夷狄猾夏盜賊干紀曠古所無此正脩
武備協民力捍患禦侮濟危亡以圖安存之時雖不
免于勞擾豈得已哉而議者不深維其故舉一事出
一令則以勞擾為言而阻格之至于夷狄之所蹂踐

盜賊之所焚掠出沒數路几乎天下未及之地常岌
岌然則恬不加恤而不復議論敢問此何理也夫天
下几路一路几州一州几縣日復一日偷取目前之
安當其可為之時不為而今日殘一縣明日破一州
後日亡一路不加料理而日姑隱忍之以待夷狄之
自悔悟而盜賊之自銷弭正猶得危篤之疾不治藥
石而欲望其自愈寧有是理哉夫病在支膚此鍼砭
之可及也病在腑臟此湯劑之所及也至于骨髓則
扁鵲望之而走矣如治天下者及是而悔不亦晚乎

論與夷狄同事

自古與夷狄同事未有不為患者唐借廻鶻之力以
定安史之亂而破吐蕃其後凌蔑中國無所不至僅
免于亂石晉假契丹兵以取中原奉之以盧龍雲中
之地而卒至于德光犯闕出帝沉于虜廷大觀中遣
使由海道約女真同滅契丹以取幽薊而後有靖康
之變虜騎長驅至今為梗何則夷狄之性貪婪無厭
不顧信義可以威服難以恩結既借其力與之圖事
則必有輕中國之心情實既露為彼所料則必有窺

中國之志奉之過情則啟其貪不滿其意則易生釁
此所以必為患者其事勢然也古者戎狄荒服其來
則坐諸門外使古人體委輿之不使知馨香嘉味而
況竭中國之貨財珍異以賂之欲借其力而結其心
哉悲夫謀之不臧宜後主之深戒

論保天下之志

有天下者必有保天下之志然後王業可與有一國
者必有保一國之志然後霸道可立蓋志者氣之帥
而事功之所由基也有志以主于中然後見于外者

必求所以保之：人而賢才于此乎進用必圖所以
保之、具而政事于是乎修舉人民在所保將循之
而富民者必除土地在所保固守之而後地者必郄
隨其所保之大小而大以王小以伯則其志之不同
也至于懦而無立志竊、然惟以保身為計賢才政
事土地人民皆莫之恤則豈獨不能保天下畏一國
哉雖欲保身亦不可得矣昔者武王昭上帝以寵綏
四方有罪無罪不敢有越厥志一人衡行于天下武
王耻之故能一怒而安天下之民豈非有保天下之

卷之一百五十　九

志哉由武王推之則後之創業中興凡能興帝王之
業于天下者皆其志足以保天下者也昔者齊小白
曰先公優矣在前賢才在後國家不日引不月長吾
恐宗廟之不掃除而社稷之不血食故相管仲而授
之以政豈非有保一國之志哉由齊小白推之則後
之裂土分民凡能立伯道于其間者皆其志足以保
一國者也至隋陳之主則不然煬帝繼體守成荒淫
失度媮取目前之逸盜賊滿天下而不知也嘗引鏡
自照曰此好頭項誰將斬之其後卒有江都之禍而
陳叔寶據有江左不恤政事隋師伐之國危矣乃曰
吾自有計遂與妃嬪同入于井其志如此身且不保
而况能保天下及其國哉由是推之則古之亡天下
與夫國者槩可見矣夫志小者不可以語大志近者
不可以謀遠志錐刀之末者不足以與論萬金之儲志
藜藿之食者不足以與太羹之味而矢况在乎天下
國家安危存亡之至計哉書有之曰予吾汝于難若
射之有志又曰功崇惟志射無志則不能以中的士
無志則不能以崇功有天下國家者無志則不足以

卷之一百五十　十

保民嗚呼君人者尚志最其先務也

論將相先國事忘私怨

蕭何曹參方議功定位有隙其後何疾急惠帝問誰
可代者所推賢惟參而參亦自知當相漢告舍人趣
治裝既代何為相國舉事無所變更一遵何之約束
而百姓安之作畫一之歌郭子儀李光弼初同居朔
方氣不相下若仇怨然其後有安禄山之亂子儀涕
泣分麾下兵與光弼薦之于朝與同破賊既而代子
儀節度朔方營壘士卒麾幟皆無所更而光弼一號

今之氣色乃益精明昔之為將相者以國事忘私怨至于如此非獨推薦之為難而更其職不更變之為尤難也與夫藺相如引車以避廉頗寇恂託疾以避賈復先國事而後私怨視敎子未知其孰賢至于修怨逞憾不恤國事如張廷賓之沮李晟罷其兵柄力主會盟而致平涼之辱劉仁軌之憤李敬（聖祖名）表請為帥以代己而致覆師之禍其賢不肖之相去豈不甚遠哉

論盜

世之兇亂民之失業與夫兵之潰散者多聚而為盜賊誅之則不可勝誅而力有所不給惟因而招納之以為我用其力有五以弭內亂一也以禦外敵二也善良脅從者可散而歸田畝三也强猾勇敢者可藉以備行陣四也以盜賊攻寇讐勝則享其功敗則不足惜五也昔者光武用綠林下江銅馬諸軍而致中興曹操用黃巾而破紹術太宗起于晉陽取關中以定海內亦多招徠群盜而用之然自非推赤心以置其腹中恩足以結其心威足以讋其氣使遵我之紀律而聽我之驅策則用盜賊有五難己嘗放肆而欲收其憤戾之心一難也己嘗虜掠而欲窒其貪婪之志二難也易置將帥則懷疑三難也界之部曲則易叛四難也恩過則驕威勝則怨而反以為患五難也惟善駕馭者恩威得所寬猛得中內得其心外得其力使之視殺敵如殺人取敵資如虜掠雖易得帥而不疑雖界部曲而不叛與正卒相為表裏而無驕怨之患則其難也將轉而為易昔者光武太宗曾操嘗從事于斯術矣

梁溪先生文集卷之第一百五十終

迂論七

論張子房郭子儀之誠智　論變亂生于所忽
論西北東南之勢　論女禍
論孔文舉　論虞舜高光之有天下
論黨錮之禍　論人主之剛明

論張子房郭子儀之誠智

高祖取天下以三傑而黥彭之徒不足道也卒之蕭何囚繫韓信葅醢而黥彭亦皆不得其死獨子房以三寸舌為帝者師高祖字之而未嘗名呂后德之而不敢慢超然遠舉獨能以功名終焉肅宗中興以郭李而僕固懷恩來瑱之徒不足道也卒之光弼為讒間所棄遂陷嫌隙其懷恩來瑱亦皆不得其終獨子儀全名高節巋然獨著權傾天下而朝不忌功蓋一世而主不疑侈窮人欲而議者不之貶福祿之盛人臣莫及焉蓋子房以其智而子儀以其誠智之至者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子房以之誠之至者忠貫日月神明扶持子儀以之故天因固陵之問而卒議韓彭之地因複道之見而圖雍齒之封樊噲之諫還軍霸上則曰噲之言可聽也劉敬之策建都關中則曰敬之說是也天下已定導引辟穀閉門不出而願從赤松子遊若是者豈非子房之智歟雖智也未嘗不本之于誠提孤軍以戳大憝仗大義以造王室單騎免冑以見回鶻減省騶從以過朝恩大難畢平遭讒譖奪兵柄而朝聞命夕引導無纖介自嫌若是者豈非子儀之誠歟誠也未嘗不照之以智蓋徒智而已不本于誠則陰謀秘計人得以疑之此陳平之智有餘所以為高祖之所疑也何足以語于子房哉徒誠而已不照之以智則直情徑行物得以欺之此馬燧之智不足所以為吐蕃之所欺也何足以語于子儀哉自古之立功名者亦不乏人矣自漢以來未有若子房子儀之懿者也有志之士可不景慕而師仰之哉

論變亂生于所忽

秦以三代封建王室削弱之故置侯罷守隳名城殺豪俊而陳勝吳廣起于謫戍奮臂一呼天下響應劉項興而秦遂亡漢矯秦失裂土以封功臣宗室子弟

多者至七十餘城使郡國相錯而韓彭英盧叛于前吳楚七國變于後至元成間異姓諸侯王既已滅絕宗聖之國惟食租稅至乘牛車自以為可以無患矣而朝政歸于外戚王莽因以篡漢光武中興功臣所封不過大縣數邑來朝請而不責以吏事宗室之國皆有分限抑遠外戚不使與政可謂得策矣其後閹宦擅權黨錮之禍興而董卓曹操相繼以取之至唐因隋之制置府兵嚴鎮守威加于夏夷功臣無世襲之國宗室無尺土之封而武韋楊氏乃以女寵煽禍

其後安史之亂甫定而藩鎮之勢浸強分裂土宇擅征伐私貨財天下不得以制之而朱全忠因之遂移唐祚國家鑒藩鎮之弊黜削其威權一切任以文吏尺土一民甲兵貢賦皆歸于朝廷無尾大不掉之患而宗室外戚又非有過分之寵也北結契丹以為徼鄰西制夏人東招南麗南撫交趾率皆臣屬非有夷狄之虞也維持制御之術過于前代遠甚而金寇東間竊發馳騁中原遂有不可支吾之勢夫自秦漢以來規摹計畫創法立制所以措天下于安〻者莫不自謂足以革前日之弊而曲盡其巧矣卒之所以為變故者皆出于思慮之表其故何哉豈在天者有默定之數而不可以人力為歟抑在人者措置有所未盡而變故生于所忽歟將事之轉徙不常而馴致使之然歟蓋雖聖人創業垂統立法以傳于後世亦不能以無弊故太公為政于齊舉賢而尚功後世不免有篡弒之臣周公為政于魯尊賢而親〻後世不免有陵遲之漸三代封建後世郡縣與夫所以維持制御之術初未嘗不善也而患禍生于不虞者人事有

所忽而馴制之勢使然也惟能因其弊而救之如善醫者之治病太過則瀉之不足則補之陽盛則濟之以寒涼陰盛則濟之以溫熱因病投藥視其所偏而扶持之使輕重緩急之勢常足以相權則庶乎可也

論西北東南之勢

自古帝王興于西北者多能兼幷東南而宅于東南者不能制服西北故秦據雍州以蠶食諸侯卒幷天下漢都關中破趙取代服燕定齊而卒亡齊晉承曹魏而平吳隋承後周而滅陳唐起晉陽取長安遂以

定海内奉朝都汴先得西北而後下江湖嶺蜀服閩浙如拾地芥然東晉宅江表卒不能復中原其後劉裕乘勢雷掃得洛得関中而亦不能守也宋齊梁陳因之僅足自保竟不能以跬步進豈非地勢人事使之然歟蓋天下形勢西北高而東南卑故戰國之兵皆仰関而攻秦説者謂自関中下兵如建瓴水而山東王者不得不王伯者不得不伯東南皆江湖沮洳非用武之地此地勢然也西北之人强壯堅忍耐勞苦而習用兵加以土産健馬使于馳逐精甲利兵强

卷之百五十一　五

弓勁弩之所自出東南之人柔脆剽輕不習戰陣舟楫之所利而非車騎之所便并呑天下者非西北之兵不可此人事然也地勢人事如此而又有所謂天時者焉當其可為之時而不為則失机會故謀畫之臣聽納之君因時之策間不容髮此劉敬所以脱輓輅以建金城之安留侯賛之高祖即日駕西都関中而不疑也

論女禍

有天下而多女禍未有若李唐之盛者也武后以牝雞晨草姓建號几移唐祚中宗親為所廢處房陵者二十餘年一旦復位即縱韋氏几至亂邦韋氏乘夫淫烝于朝斜封四出既酖帝欲臨朝稱制明皇親平内難而開元之末況酣燕私嬖楊貴妃几至亡國蓋人主齊家以正天下故詩以后妃風化為首而昔之帝王未有無家法以貽訓後昆者獨唐不然高祖之起兵于太原蓋裴寂以晉陽宮人私侍之故刼持之遂定秘計太宗既殺元吉納其妃生子而使為之後武后固常侍太宗矣身接帷第賜號武媚而高宗立

卷之百五十一　六

之不耻也中宗幽廢與韋后約一朝見天日不相制至復位后與武三思升御床博戯帝從旁典籌不以為忤而貴妃楊氏初為壽王妃明皇召納禁中異之即為自出妃意ゝ者丐籍女官號太真更為壽王聘妃而太真得幸其家法如此而欲無女禍其可得乎

論孔文舉

孔文舉志廣才踈雖有靖難之志迄無成功而名重海内後世君子亦以高節許之者豈非以其氣足以蓋天下乎其為北海相為盜賊所逼圍太史慈求救

于劉備〻驚曰孔北海乃復知天下有劉備耶其守青州為表譚所攻流矢雨集而融隱几讀書談笑自若既還許都雖曹操之姦雄陰狡權勢方盛融視之蔑如峭論鯁議屢沮其謀嘲誚蹦轢畧不為之下故議禹日磾之不宜加禮則責之以大臣之節議肉刑之不可復則比之斮朝涉之脛其破袁紹以甄陶賜子丕也則誚之以武王伐紂以妲己賜周公其討烏欽宗之名也則嘲之以大將軍遠征蕭條海內晉肅孝宗之名不貢楛矢丁零盜賊蘇武牛羊可并案之其欲誅楊彪

也則不俟朝服請操爭之曰孔融魯國一男子耳今日誅彪來日拂衣去不朝矣其表制酒禁也則以誅抵操爭之尤多侮慢之辭操以雄名重天下外雖容忍而潛忌正議應梗大業遂枉奏而殺之嗚呼使雄不死操內有所憚其敢圖九錫建魏國而其後卒移漢祚乎故史臣稱其高志直情足以動義槩而忤雄心使移鼎之跡事隔于人存代宗之規啟機于身後比之山有猛獸藜藿為之不採雖與峴玉秋霜比質何也不其然歟若融者真所謂乃心漢室以身死之而不與曹氏者也彼荀彧之徒方奴事操之不暇後雖飲藥自殺乃其用意太巧不得已而然尔豈可與文舉同日而語也哉

論虞舜高光之有天下

舜居深山木石之與居鹿豕之與遊飯糗茹草若將終身焉克舉而授之天下被袗衣鼓琴二女果若固有之見一善行聞一善言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也豈特舜為然高祖由泗水亭長而創業光武由南陽疎屬而中興方其窮約之中一布衣耳及南面而

經營四天下駕馭諸將聽納羣策如石投水而運諸掌其視海內有負固僭竊而不服者必剷平之而後已勵精圖治天下居治其家然蓋不如是不足以創業中興而成帝王之大業也

論黨錮之禍

東漢黨錮之禍其始起于甘陵有南北部之謡汝南二郡謠其郡守轉入太學諸生郭林宗賈偉節為之冠與李膺陳蕃王暢更相褒重向怨膺者上書誣告其養太學遊士交結諸郡生徒共為部黨誹詛朝廷

疑亂風俗于是天子震怒班下郡國建捕黨人而膺等皆受禁錮自是正直廢放邪枉熾結海內希風之流遂共相標榜指天下名士而有三君八俊八顧八及八厨之號其後有承望閹官意旨者上書告張儉與同郡二十四人别相稱號圖危社稷而儉為之魁靈帝招捕儉等而閹官諷有司奏捕前黨李膺之徒皆死獄中諸為怨隙者因相陷害睚眦之怨濫入黨中坐廢禁者凡千餘人凡黨事始自甘陵汝南成于李膺張儉海內塗炭二十餘年諸所蔓衍皆天下善

士而漢亦自此寖矣夫扶朝廷清明賢俊在位有以制服小人則天下治安而為國家之福朝廷昏微姦邪得志必須誣陷君子則天下危亂而為國家之禍方靈帝之時閹宦擅權莫之敢攖而李膺張儉之徒拔振汚嶮之中蘊義生風以鼓動流俗激素行以耻威權立廉尚以振貴勢使天下之士皆高尚其道而汚穢朝廷故閹夫憸人因其危而擠之指為部黨一網几盡而士有不幸罹其禍者幽深牢破家族而不顧莫不欽慕而爭為之主豈不賢哉然膺儉等其取名太多其嫉惡太甚固非自全于亂世之道使遇其時其功蹟豈易量耶此非膺儉之不幸漢之不幸也

論人主之剛明

人君不患乎太剛而常患乎柔而不斷太剛者不能無過舉然不失為賢君柔而不斷則遂有昏亂之漸蓋剛者多明柔者常暗明暗者賢君庸主之所以分也漢宣帝勵精圖治信賞必罰循責名實不能無過舉然卒為賢君者剛故也至元帝則優柔不斷孝宣之業衰焉唐憲宗精于聽斷以察為明無復仁恩之

意不能無過舉然卒為賢侯者剛故也若文宗則仁柔少斷以致甘露之禍觀元帝寛弘盡下出于恭儉號令風雅有古風烈然有一蕭望之卒信讒使自殺至委用與恭石顯則膠固而不移此孝宣之業所以衰而漢之紀綱遂至不振豈非以其柔而暗故歟觀文宗恭儉儒雅出于天性慨然慕太宗之治太和政事號為清明然任一宋申錫卒為閹宦所誣而亦之至委用李訓鄭注則一意而不疑此甘露之事所以禍及忠良不勝其冤而帝亦飲恨而沒豈非以其柔

而暗故歟夫人君取象于天則以剛為德也取象于日則以明為德也體剛明之德而剛不至于暴明不至于察雖古聖帝明王何以加此至于剛明而不能無過舉猶為中材之君若夫剛撓而為柔明易而為暗則失其所以為君之德矣雖欲建功立事追踪古人惡可得哉

梁溪先生文集卷之第一百五十一終

梁溪先生文集卷之第一百五十二

迂論八

論治盜賊　論光武太宗身致太平
論形勝之地　論范蠡張良之謀國處身
論江表　論秦隋之勢相似

論治盜賊

治盜賊者如醫之治疾疢夫疾疢乃吾之真氣所以為津液者也支體之運動閉隔之升降皆以津液為本至于聚而為疾疢則必失于調衛而外為邪氣之

所傷內為寒熱之所滯而致然也至其甚則能害人之命盜賊乃吾之赤子所以治農桑者也上下之相治室家之相保皆以農桑為本至于散而為盜賊則必失于撫循而外為姦民之所脅內為饑寒之所廹而致然也至其甚則能亡人之國良醫之治疾疢以藥化之後使歸乎津液則其身安而不善治者一切以毒藥攻之必有偏廢之患良吏之治盜賊以術解之使復歸于農桑則其國寧而不善治者一切以兵力勝之必有凋耗之弊此不可以不察也昔者渤海

盜賊並進宣帝選用龔遂為太守而謂之曰君欲何以息盜賊而稱朕意遂對曰海瀕遐遠不霑聖化其民困于飢寒而吏不恤故使陛下赤子盜弄兵于潢池中耳今欲使臣勝之耶將安之也帝曰選用賢良固將安之遂曰治亂民如治亂民繩不可急也惟緩之而後可治臣願無拘以文法得一切便宜從事上許焉于是盜賊悉平民安土樂業故善治盜賊者如龔遂可也雖然此特盜賊之初其在郡縣而良吏得以治之若耳至于巨盜如漢末之黃巾唐末之黃巢

則其疾已深非以毒藥攻之不能去也雖攻而去之真氣散而身亦危矣故黃巾破而董卓曹操因以亡漢黃巢敗而朱全忠李克用因以亡唐茲非其證歟

論光武太宗身致太平

自古撥亂之主身致太平未有若光武太宗者也光武發跡昆陽破尋邑百萬之衆仗鉞渡河誅王明擊敗銅馬青犢赤眉之屬張步隗囂皆身在兵間冒鋒鏑履行陣自平隴蜀之後知天下疲耗思樂息肩偃武事修文教非儆急未嘗復言軍旅太子問攻戰之事則不荅臧宮馬武之徒請擊匈奴則報以不如息人每旦視朝日昃乃罷講論經理夜分而寐雖身濟大業而兢兢如不及故能明（孝宗之名）政體總覽權綱量時度力舉無過事享國三十餘年海內稱治太宗稱起義名晉陽斬宋老生擊敗薛舉仁果被劉武周走宋金剛擒竇建德降王世充皆身為大將剷平僭竊四方遂定既即大位知守成之為難委任房杜與謀大政而魏鄭公王珪馬周之徒諫必行言必聽以仁義治天下數年之後天下大治蠻夷君長襲衣冠帶

刀宿衛東薄海南踰嶺戶不閉行旅不齎糧取給于道幾致刑措享國二十餘年夫以光武當王莽之餘太宗當隋煬之後身平禍亂創復大業不數年間遂致太平享國長久者彼誠知君道而雄才盛德足以致太平帝王之隆也故履患難而無懼懾之志處安樂而無驕逸之心太平之治其應如響不其然乎善哉魏鄭公之言曰五帝三王顧所行何如耳黃帝逐蚩尤七十戰而勝其亂因致無為九黎害德顓帝征之已克而治桀為亂湯放之紂無道武王伐之湯武

身及太平然則聖帝明主所以撥亂致治者類皆如此彼後唐莊宗夾河數十戰而後勝梁一得位號遂肆驕逸不旋踵而失之矣尚能致治也哉

論形勢之地

自古帝王之興必先據天下形勝之地以為根本故高祖保關中而守之以蕭何光武保河內而守之以寇恂皆深根固本為不拔之基以制天下利則伸而進可以勝敵鈍則幡而退足以堅守雖有困敗而終濟大業者其建策然也曹操之起荀彧勸其先定兗

州唐高祖之起太原宗勸其先趨長安故能卒有中原而定天下豈非以高祖光武為法乎至于不立根本而限戰雖力勝兵強百戰百勝一跌則失之矣此羽項李密之所以敗也

論江表

江表自孫氏三世經營之然後能立國以權之智勇因兄父之資能駕馭豪傑而得士有周瑜魯肅呂蒙之徒以為腹心有甘卓淩統黃蓋之徒以為爪牙據有荊楚閩粵之地稱帝最後而享國最久故能抗魏連蜀成鼎峙之勢至晉而後亡其後晉元帝因之興于江左有王導以為謀主有顧榮賀循紀瞻之徒以從民望有郗鑒陶侃溫嶠之徒以處方鎮凡荊揚沔鄂要害處悉置重鎮擇名帥屯銳兵以控扼之故能保有東南中原雖紛亂而一方晏然強臣雖屢叛而卒以平定至謝安得政而區處藩維授任將帥各得其所故能以偏師破苻堅百萬之衆而晉室遂安享國百有餘年而劉裕取之為宋宋亡而蕭道成取之以為齊齊亡而蕭衍取之以為梁梁亡而陳霸先取

之以為陳至隋然後平陳而定海內南北混為一區隋亡蕭銑起于江東而李靖擒之唐并遂有天下及其亡也楊行密據江淮而李氏因之遂以江南為後唐至周世宗盡取淮南之地而以江為限則李氏國已危矣及宋興命將師下江南如探囊中物蓋自六朝既廢歷隋唐三百餘年其所以立國控扼之跡既已蕩平而李氏區區僭竊于亂世遇真主則折北不支此其勢固然也國家奄有四海垂二百年東南之民習于治安不識兵革而古之所謂重鎮要害之地

名城堅壘悉已隳廢又無宿將重兵以鎮之蓋在六朝為邊圉而在國家為腹心其勢不得不然也今朝廷既舍中原不復料理而又不為保東南之計考按古跡命帥屯兵以為藩籬而區區偷取目前之安緩急則南渡恃江以為固又廹則又遠徙以避之以此為策雖保一隅未見其可而欲坐享六朝之利蓋亦難矣而況大于此者乎

論范蠡張良之謀國處身

范蠡張良其所以謀國處身者何其相似也方勾踐

棲于會稽范蠡勸其卑身以事吳厚賂太宰嚭以解其難而謀所以報吳者及勾踐乘吳之弊而伐之復棲吳王于姑蘇之上欲哀請命而勾踐不忍欲赦之范蠡獨以為不可援桴進兵卒刎其頸勾踐既霸蠡以盡辭勾踐乘舟浮海以行終身不及而大夫種遂賜劍以自殺方高祖困于鴻門張良勸其屈已以謝項羽深交項伯以脫于禍而謀所以破羽者及高祖還定三秦與楚相持于滎陽成皋間既割鴻溝以為界羽解而東高祖亦欲罷兵歸國良獨諫曰此天亡之時不因幾而遂取之此養虎自遺患也漢兵追羽卒滅之高祖既帝良道引辟穀杜門不出欲從赤松子遊而韓彭盧英皆被葅醢雖蕭何不免縲絏之患故夫智謀之士處困阨之時能忍辱以伸其志當事幾之會能決斷以收其功功成名遂能高舉遠引以全其身微二子吾誰與歸

論秦隋勢之相似

自周之衰而天下裂為戰國至秦始皇然後并六國而稱帝自晉之亡而天下分為南北朝至隋文帝然

後混南北為一區彼始皇隋文皆有雄才大畧過人之聰明其所建立又有卓然傑出于後世者方駕馭將帥削平四方據關中金城之固而都之以臨制天下其意皆欲窮子孫于無窮然而身沒而國危皆以二世而遂亡者失所以為君之道繆所以為治之術亡所以維持天下之具不知其子而付託非其人也夫人君之道秉本執要簡而常逸元首叢脞則萬事休墮此不易之理也至秦隋則不然以察為明以苛為德竊竊然惟恐人之軋己而奪之權故始皇衡石

量書隋文衛士傳餐皆日夜有程不中程不得休息天下事無大小皆決于上丞相大臣不過受成事奉行文書而下皆持祿敢諛以取容此風不改卒至于亡故曰失所以為君之道者此也古之王者得天下以仁雖取之以干戈而治之以禮義其善政美化必有以深結其民之心而信厚和平必有以變移其風俗故三代之所以享國長久者用此道也至秦隋則不然彼見所以取天下之難而常有猜防不安之心以為不決于法則制而急持之則後世且復分裂而

為敵國有異者英雄割據之患故始皇剛毅戾深樂以刑殺為威專任獄吏而親幸之海內愁苦無聊而陳勝項籍奮臂大呼天下響應秦遂以亡隋文亦制為嚴法峻刑以杜天下之變謀臣宿將皆誅滅殆盡元元不勝其毒而楊玄感李密倡之羣盜蜂起天下大亂塗地而不復振借使秦隋已并天下而以仁義洽之惠澤在民雖有胡亥煬帝之不肖天下必思所以繼其後而奉之者其亡不若是之速故曰繆所以為治之術者此也古者立國未嘗私有天下必封建

親戚功臣以為屏藩資其犬牙磐石之勢以夾輔王室故商周之王皆几千年夫豈無僻王賴諸侯扶之以定其國彼秦見周衰而諸侯更相誅伐天子弗能禁也以為天下之所以戰鬬不休者以有侯王于是罷侯置守分天下以為三十六郡其地東至海西至臨洮南至北嚮戶北並陰山至遼東身有海內而子弟為匹夫內有姦臣之禍外有大盜之虞一夫作難九世隳廟而莫之救彼隋之所以亡者亦無以異于秦故曰亡所以維持天下之具者此也古者立嗣以為

國本既得其人而又付之可以託六尺之孤臨大節而不可奪之大臣故本定而國安朝委裘而天下不亂武王欲立成王則託之周公武帝欲立昭帝則託之霍光此周漢之所以隆也始皇有一長子扶蘇怒其正諫而使北監蒙恬于上郡沙邱之事雖為璽書以召之而付之趙高故得與李斯同為姦謀而胡亥卒以奪嗣隋文有一太子勇聽讒譖而幽囚之臨終以廣夫禮雖有召募之言而付之楊素故卒及于大故而煬帝得肆其欲故曰不知其子而付託非其人

者此也秦隋相去千有餘歲其所以混一海宇傳二世而遂亡與夫所以致亡之道皆若合符節書所謂與亂同事罔不亡者也然秦亡而漢繼之傳二十餘主享國四百年隋亡而唐繼之亦傳十八帝享國三百餘年自三代以來未有與之比隆者然則秦隋者其漢唐之驅除乎不然何其興之盛而亡之暴也

梁溪先生文集卷之第一百五十二終

梁溪先生文集卷之第一百五十三

迂論九

論君臣之分　論霍光李德裕
論天下强弱之勢　論除天下之患如治病
論用兵　論料敵
論順民情

論君臣之分

古者君臣雖有上下之分而不若後世君臣之邈然遼絕也上焉者必有所不名之臣故湯之于伊尹高宗之于傳說武王之于太公皆待之以師友學然後臣之次焉者亦相與以誠而遇之以禮故觀書之所以命君陳畢公而詩之所以歌申伯方叔召虎仲山甫尹吉甫之流情文備至則君臣之際槩可見矣故能舉賢才而用之如元首股肱之同一身父子兄弟之同一家事無不慮慮無不周知無不言言無不盡患難則同其憂平安則同其樂建帝王非常之功而不以為難者君臣之義交而相得也至秦則不然尊君而抑臣阻法度之嚴以臨之無復有尊德樂道誠

吏相接之意其君抗然于上而視其臣如胥吏僕隸然初無愛敬之心其臣眇然于下而視其君如天之不可親雖為之輔相者亦有所畏避而不得以自盡故李斯去疾之徒朝為丞相至暮一言不合則具五刑而誅之其餘孰不畏持祿取護而取容哉漢興以高祖之賢而蕭何不免于縲絏以文帝之仁而周勃不免對吏景帝誅周亞夫武帝誅翟青劉屈氂等數人而東漢三公動輒下獄蓋循秦之弊使之然也太宗之待房杜明皇之待姚宋憲宗之待裴度武宗之

待李德裕可謂善矣惟其君臣相遇之難而法度相去遼絕猶襲秦之遺風此德業之盛所以不能及于隆古而至于庸君則賢者疏而易去詖佞之徒取容而易合良以此歟

論霍光李德裕

霍光膺武帝之說擁幼主措姦臣處廢立之際臨大節而不可奪為漢社稷之臣至宣帝謁見高廟光從驂乘內嚴憚之若有芒刺在背後張安世代之天子從容肆體甚安近焉及光死而宗族夷滅故霍氏之禍萌于驂乘李德裕相武宗當國凡六年方時用兵決策制勝他相無與威名獨重于時至宣宗即位裕奉冊太極殿帝退謂左右曰向行事近我者非太尉耶每顧我毛髮為森（英宗名）翌日罷相其後以吳湘事遂貶朱崖故德裕之貶始于奉冊傳曰威震主者身危其霍光李德裕之謂乎然二君者亦可謂忍而少恩矣故為宣帝謀則念光之功而不使霍光絕祀為宣宗謀則念德裕之功而不使之海外可也

論天下強弱之勢

天下之勢在強弱有能強者有不能強者有能弱者有不能弱者有強而示之以弱者有弱而示之以強者能強能弱者王不能強不能弱者亡強而示之以弱者其兵多勝弱而示之強者亦能以全其國故秦以虎狼之威據關中金城之固蠶食諸侯卒滅六國并天下此能強者也太王居豳狄人侵之事之以皮幣珠玉犬馬而不能免去居岐山之下而從之者如歸市此能弱者也突厥頡利寇長安飲馬渭水太宗傾府庫以與之和而使李靖邀擊大敗之卒犁其庭

而擒頡利此强而示之以弱者也諸葛孔明相先主以取蜀崎嶇山谷之間而無歲不出師以擾関中此弱而示之以强者也晉平吳而失中原隋平陳而於江都此不能强者也燕以匕首而激秦急以違言而拒楚此不能弱者也夫天下無常勢能用之則弱可以強而不能用之則强反以為弱在俯仰之間耳齊有無知之亂而小白以興晉有驪姬之亂而重耳以覇此所以弱為強也吳爭權上國而卒滅于勾踐智伯欲分趙地而卒亡于韓魏此以强為弱也審强弱之

勢而善用之天下庶几乎可定

論除天下之病患如治病

善除天下之患者如良醫之治病視其輕重緩急而為之方以其病之小者易其病之大者而徐圖之病在虛寒則必以熱藥補焉熱不免于有過則徐思所以凉之病在濕熱則必以寒藥瀉焉寒不免于有過則徐思所以溫之故治洞泄者必至于痢而治強陽者必至于羸皆以小易大徐圖之而後安欲一投藥而遂無患者無有也方楚漢之爭為高祖之患者項羽而已漢兵進楚至固陵而韓彭之兵不至高祖謀于張良〻曰未有分地其不至固宜君王能與共天下可立致也齊王信之立非君王意信亦不自堅彭越本客梁地亦望王而君王不早定今能取睢陽以北至穀城皆以王越從陳以東傅海與齊王信使各自為戰則楚易散也高祖從之而韓彭果引兵來破羽垓下而楚遂亡夫張良非不知與韓彭之地廣其後必至于叛而謀如此者其意以謂楚王之患大韓彭之患小不捐此地以許兩人則韓彭之兵不會而

楚不亡俟楚既亡已徐其患之大者而後徐圖其患之小者可也故卒許之其後楚亡而韓彭果叛漢誅之而天下遂定若良者可謂能知以小易大之除患之術矣今天下之大患在金人與蜂起之盜賊其勢非復方鎮之制而假之權不足以捍禦而議者乃憂方鎮之制行將有尾大不掉之患若唐室然亦可謂不知輕重緩急之理治亂存亡之機欲除患而弭亂其可得乎嗚呼安得以子房固陵之策為歷〻告之

論用兵

昔之用兵者有以少擊衆若昆陽之破尋邑肥水之
敗苻堅是也有以多勝敵者若王翦之伐荆韓信之定
燕趙是也有以速為策若岑彭之攻公孫述李靖之
擒蕭銑是也有以遲為策者若周亞夫之破七國趙
充國之討先零是也夫以少擊衆者必將因便乘勢
而蹦蹙之其機在少譬猶蹙巨石于千仞之山而不
假于多力故昆陽之戰尋邑擁百萬之衆驅虎豹犀
象以助其威獨傲然有輕漢之志而光武得以投其
間與敢死之士三千人衝其中堅城中亦鼓譟而出

聲震天地莽兵遂以大潰淝水之戰苻堅特百萬之
師以臨江漢慨然有吞東晉之心而謝玄帥偏師八
千以禦之衆其軍卻衆亂追奔逐北而堅之師遂以
敗散聞風聲鶴唳皆以為王師將至然則以少擊衆
而能成功者豈非其機在少因便乘勢而蹦蹙之不
假于多力乎以多勝敵者必將以殄滅為期而不再
舉其機在多譬猶拔大木之本根而後不再藉非衆
其力則不可故秦欲伐荆而王翦以為非六十萬不
可卒如其數以與之遂破荆軍而平其地以為郡縣

韓信既將兵虜魏王豹而定魏地請兵益三萬人願
以北舉燕趙東擊濟南絕楚之糧道漢王與之而皆
如其言然則以多勝敵而成功者豈非其機在多以
殄滅為期而不再舉非衆其力則不可乎兵之以速
為策者其機在速譬猶獵者之逐獸兎起鶻落少縱
則失之岑彭之攻公孫述也襲破侯丹因晨夜倍道
兼行二千餘里徑拔武陽使精騎馳廣都去成都數
十里勢若風雨所至奔散述大驚以杖擊地曰是何
神也而述遂亡李靖之攻蕭銑也大閱兵雲安秋潦

濤瀨漲惡諸將請江平乃進靖曰兵機事以速為神
今士始集銑不及知若乘水傳壘是震霆不及塞耳
也有能倉卒召兵無以禦我此必擒也諸將從之而
銑果擒然則以速為策者豈非其機在速而少縱則
失之乎兵之以遲為策者其機在遲譬猶獵者之檻
虎俟其困而搏之則不為其所傷周亞夫之擊七國
也以謂楚人剽輕利于速戰難于爭鋒故以梁委之
而堅壁不與之戰而絕其饟道待其饑而一舉破之
趙充國之討先零也以謂羌急之則合緩之則散大

兵長留其費不貲故上屯田之策班師罷兵以萬人留田待其弊而一舉滅之然則以遲為策者豈非其機在遲俟其困而搏之則不為其所傷乎夫兵之多少遲速皆機也善用其機皆足以成功而不善用之則以少而殲若陳㬢之嘗秦軍以多為累若趙括之敗長平以速而趨利如龐涓之死馬陵以遲而養寇如劉繇之失江東者多矣可不察哉

論料敵

善用兵者以料敵為巧非論料其強弱虛實而已能料敵之情而勢必至于此之為巧也孫臏為齊救趙而引兵以趨大梁知魏之素輕齊也故減灶以誘之魏將龐涓果棄其大軍與輕銳倍日并行以逐臏此未為巧而能度其行暮當至馬陵伏萬弩夾道期見火舉俱發而破魏軍遂殺龐涓此為至巧韓信擊趙引兵東下井陘知趙未見大將旗鼓未肯戰也故軍使萬人先行背水陣而棄旗道趨水上軍以誘之趙軍果爭漢旗鼓而逐信此未為巧而能度其空壁逐利先出奇兵二千騎狙伺馳入趙壁拔趙旗幟立漢赤幟而破趙軍遂斬成安軍泜水上此為至巧寇恂之降高峻遣軍師皇甫文出謁辭禮不屈恂怒將誅文諸將諫以為不可恂不聽遂斬之而遣其副歸報曰軍師無禮已戮之矣欲降急降不欲固守峻惶恐即日開城降諸將皆賀因曰敢問殺其使而降其城何也恂曰皇甫文峻之腹心其所取計者也今來辭意不屈無必降心全之則文得其計殺之則峻亡其膽是以降若恂者其料敵可謂巧矣李光弼之降高暉李日越也逐史思明壁野水渡至夕還師留牙將

雍希顥守曰賊將高暉李日越萬人敵也賊必使劫我爾留此賊至勿與戰若降與偕來左右竊怪語與倫是日思明果召日越使以鐵騎劫取光弼不然無歸日越至而光弼已去遂請降希顥與俱至厚待之高暉聞亦降或問公降二將何易也光弼曰思明再敗聞我野次命將來襲必許之以死希顥無名不足以為功日越懼死不降何待降者見遇貳者得不思奮乎若光弼者其料敵可謂巧矣恰其料敵之巧如此故足以立奇功兩軍相持不能料其强弱虛實者

未有能制勝者也戰功日多以多筭勝而少筭不勝然則不拘强弱虛實而浪戰者難矣況能立奇功哉

論順民情

古之有天下國家者未嘗不因其民之情而用之記曰人情者聖人之田也易曰説以先民〻忘其勞説以犯難民忘其死孟子曰以佚道使民雖勞不怨以生道殺民雖死不怨殺者管子曰下令如流水之源令順民心也夫惟令順于民之心故可以使之犯難忘其勞且死而不以為怨則咈民之情欲以立事而

長且久者未之有也以德行之者王以力假之者伯王伯之所以興未有不因于民者若盤庚之遷都民不適有居而胥怨則必為之丁寧訓誥使之知所以遷之為利而後已然則聖王之所以重其民者如此其可忽乎至秦則不然以責為在已而不可亡以賤為在人而不足聽以功阻法度之威以臨之焚詩書殺豪傑以愚黔首制為峻刑酷法使民皆愁苦而無聊思為亂者十室而九故山東盜賊群起而秦遂亡至高祖約法三章除秦苛政而百姓歸心因思歸之士還定三秦遂破項籍其後蕭何曹參為相知民之疾苦順流而與之更始遂安海內然則咈民之與因民其效蓋可見矣後世姦諛之徒上欲投君之所好而爭富貴大欲去已之所患而排忠良乃始建為咈百姓以從先王之道之説以欺人主而取世資凡能奉君之欲者則謂之享上凡欲順民之情者則謂之下比于流俗使其君抗然于上而輕天下之民其民疾視于下而不敢言而敢怒其源起于熙寧元豐之間其流盛于崇寧大觀之際其未甚于今日蓋有不

勝其弊者矣倘能因民之情而用之説以使民犯難而忘死則外寇雖强不難禦也

梁溪先生文集卷之第一百五十三終

梁溪先生文集卷之第一百五十四

迂論十

論深交　論管鮑之交
論將專命梟命　論王崩瓦解蠶食魚爛之勢
論諫　論史

論深交

張耳陳餘天下之至交也然而卒相滅亡者豈獨以勢利而非道義哉其所以交者太深也夫交太深則望之者重望太重則責之者備望重責備則間隙易

生而禍亂易作此張陳之所以卒相滅亡者也方其窮若結刎頸之歡相然信豈顧問哉及爭張黶陳澤之事餘怒曰不意君之望臣之深也解印綬去其後卒攻耳而奪之國耳亦奉頭鼠竄以歸漢王借兵東下戰于鄗北卒斬成安君泜水上故其交之所以深者乃其相滅亡之所以酷也夫交深而望輕者惟有德者能之若管鮑是已不然凶終隙末可勝道哉

論管鮑之交

管仲鮑叔古之所謂善交者齊小白謀相而鮑叔薦管仲以為可于是取之于魯解束縛而相之齊卒以伯其後管仲且死白小謀所以代之者欲相鮑叔而管仲以為不可曰鮑叔牙之為人潔廉善士也一聞人之過終身不忘使之為政上且鉤乎君下且咈乎民而以隰朋為可政鮑叔之舉管仲不以為德而管仲不許鮑叔之代已不以為怨蕭何曹參以議功定位之故平時有隙及何將終惠帝問所以代之者而何所推賢惟參參既代何為相國一遵何之約束無所變更惠帝嘗問之參謝曰高皇帝與蕭何定天下

法令既明具陛下垂拱參等守職遵而勿失不亦可乎于是百姓悅之而作畫一之歌故何之薦參不以參之有隙而推其賢參之代何不以何之有隙而變更其約束古之人處心積慮其公如此蓋一切為國家計而忘其愛惡此其所以為大過人也後世之士于其所愛則不計其人之賢否事之是非而于其所惡則雖天下共推以為賢者猶將抑之公論以為是者猶將改之其視管鮑蕭曹之所為得不少知愧乎

論將之專命梟命

古之受命為將者付任未專威信未著則必有所假
借以為威然後士卒可用而功名可成至于付任已
專威信已著則不必如此故齊景公欲用田穰苴為
將以扞燕晉之師穰苴曰臣素卑賤君擢之閭伍之
中加之大夫之上士卒未附百姓不信人微權輕願
得君之寵臣國之所尊以監軍乃可于是景公使莊
賈往而穰苴因其後期不至而斬之又戮使者之僕
車之左駙馬之左驂以狥而三軍之士皆震慄燕晉
之師聞之解去追擊之盡以取亡之地振旅以歸此

付任未專威信未著而有所假借以立威者也衛青
將六將軍兵出定襄以擊匈奴右將軍蘇建盡亡其
軍獨以身自歸青問其罪議郎周霸曰自大將軍出
未嘗斬裨將今建棄軍可斬以明將軍之威青曰青
幸得以肺腑待罪行間不患無威而霸說我以明威
甚失臣意以臣之尊寵而不敢自擅專誅于境外其
歸天子自裁之于以風為人臣不敢專權不亦可乎
軍吏皆曰善此付任已專威信已著而不必如此者
也後之為將者起冗散而威令未行當以穰苴為法

藉貴寵而威令已行當以衛青為法夫豈不同惟度
其時勢使各有所當則善矣

論土崩瓦解蠶食魚爛之勢

天下之勢有土崩有瓦解有蠶食有魚爛所謂土崩
者一傾頹而不可救秦隋之末是也所謂瓦解者雖
叛散而猶可拯漢之吳楚之變唐之安史之亂是也
而謂蠶食者其受患在外寖以及于內秦之于六國
是也所謂魚爛者其受患則在內寖以及于外漢唐
之季是也夫秦隋皆以苛法虐政威制海內而繼之

以胡亥煬帝之昏淫民困而主不恤下怨而上不知
俗亂而政不脩故陳涉李密之徒因時而起奮臂大
呼天下從風而響應國遂以亡而不可復振此之謂
土崩漢至文景之間可謂盛矣而吳楚乃因晁錯削
地之故起而為難合七國之兵帶甲數十萬然不能
西攘尺土之地而卒以敗亡唐至開元天寶之間可
謂盛矣而安史乃因中國無備之故起而為寇陷河
朔覆西京然不能數年而卒破滅蓋漢唐之德未衰
而安土樂俗之民衆雖有乘間竊發者猶可治也此

之為瓦解齊楚韓魏燕趙之師約縱而攻秦、人開關延敵六國之師逡巡而不敢進于是從散約解爭割地以賂之秦有餘力而制其弊追奔逐北強國請服弱國入朝因利乘便宰割分裂擭肌及骨而六國之君卒不能以自存此之謂蠶食漢唐之季皆權歸于閹宦人主之立因其定策大臣廢置出其指呼姦邪諛佞結為死黨而忠憤名節之士禁錮擯斥而不復用及其甚也外召強臣以誅之閹宦滅而國亦亡故董卓奮而漢祚衰全忠賜而唐室危皆禍自內始

而卒至于不可料理此之謂魚爛夫瓦解之禍輕而土崩之禍大蠶食之禍遲而魚爛之禍速故天下之患在于土崩而不在于瓦解蠶食猶可禦而魚爛不可支則其勢使然也今不幸夷狄憑陵盜賊蜂起而有瓦解蠶食之勢當善救之使不至于土崩魚爛猶庶幾乎尚有可為之勢也不然其禍可勝言哉

論諫

禮上諷諫而下直陳君子孰不欲諷諫以悟其主而有主于直諫以殺其身者勢不得已也蓋事明君虛心以從諫雖引義微喻無所不合故有以諷諫悟主者而況于直諫何傷于道乎事暗君強愎以拒諫雖危言切論有所不聽故有以直諫殺身者而況于諷諫何補于事乎方舜禹之時都俞賡歌于廟堂之上所以諷喻以相儆戒者可謂至矣其稱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朋淫于家用殄厥世亦何傷于直故仲虺之稱湯以從諫弗咈故過不吝為善而太保之訓武王以不矜細行細累大德為非若然者豈非事明君諷諫足以悟主而直諫亦不傷于道乎至于桀殺

關龍逢紂殺比干則事暗君直諫足以殺身而欲以諷諫有補于事蓋亦難矣由是觀之諷諫施于明君而不害于直、諫施于暗君而無事于諷者必至之理也漢文帝寬仁盡下群臣諫說雖切常假借納用之故若馮唐之論頗牧張釋之論嗇夫可謂能諷諫矣至賈誼上書陳時事欲流涕而痛哭袁盎引卻(孝宗之名)夫人坐捐人彘以為諭而帝亦不以為慊豈非不害于直耶唐太宗英明能斷從諫如流導群臣而使之言故若魏鄭公之言昭陵王珪之論盧江可謂能

諷諫矣至鄭公之言十漸極陳時政之得失珪之論祖孝孫以謂陛下負臣〻不負陛下而帝亦不以為過豈非不害于直耶若夫蕭望之張猛京房之言石顯而元帝殺之王章之言王鳳而成帝殺之王嘉鄭崇之言董賢而哀帝殺之李膺陳蕃范滂之徒言閹宦而靈帝殺之張柬之陳彥範等言韋氏而中宗殺之長孫無忌褚遂良上官儀言武氏而高宗殺之孟昭圖言田令孜而僖宗殺之是皆事暗君以直諫而蹈禍乃其所也尚何諷之云哉

論史

昔之秉史筆而其書傳于世者皆傳于後人之手故秦漢以前成于司馬遷西漢成于班氏東漢成于范曄三國成于陳壽晉宋至隋成于唐〻及五代成于本朝當其時非無史多不傳而獨傳後人之書夫後人之所傳聞與當時之所親見其詳畧審否固不可同年而語矣然而後人之書獨傳而當時之史多廢者豈非以其是非取舍有公有不公故耶夫史之所以取信于天下與後世者以其不没善不隱惡而褒貶無所私也當其時而作史者或由于喜怒或出于愛憎或有所諱避或為之假借而是非取舍不能不容情于其間則姦諛而進者未必貶忠賢而退者未必褒君子為善而失時者未必以為是小人為惡而得時者未必以為非此乃其所以多廢而不傳也至于異代時世既殊而喜怒哀憎之情雲散而烟滅然後公論出而是非取舍如青天白日之清明無諱避假借之私而得奮其直筆以褒貶之雖有誤謬訛舛而不足以害其天公則後人之書所以獨傳者非特

以其脩良史材而文足以行遠而已必有當于人心而合天下之所為公論者焉昔孔子削迹于衛而夢奠之後履傳于祀王莽在朝陳功德以億萬計雖揚雄有所不免而後首藏于武庫以翟進為鯨鯢以陳蕃李膺為奸黨以徐敬業為逆竪至後世始以忠義節許之事之是非類由此定則當時之史廢而後人之書獨傳無足怪也古者天子不觀史自唐始進書徒以宰相為監修官而欲取信于後世難矣哉

桯溪先生文集卷之第一百五十四終

梁溪先生文集卷之第一百五十五

傳

武剛君傳　方城侯傳　文成侯傳

武剛君傳

武剛君姓金氏名辟疆其先楚人也七世祖鏌居于越之耶溪閒歐冶子者通于天地陰陽五行變化之理得鑄人術因往見之歐冶子熟視鏌曰子之質美矣嘗試以吾術治之當為國器乃留與居決去麤悍萃其精英旬鍛月鍊磨礲而淬勵之文彩勃發其才氣天下亡雙歐冶子撫之曰子所謂鉄中錚、者昔孔子嘗鑄顏淵矣今吾鑄子合則成體散則成章變化不測其猶龍乎因龍號曰龍淵子以薦于楚王楚王悅之出入起居必以自隨威震海內名聞諸侯于是晉鄭興師以伐楚曰必以龍淵子為質乃罷兵王與之登城以麾晉鄭之師伏尸千萬流血千里楚之所以伯諸侯者龍淵子之力為多親屬散居四方時、竊借其名以行當戰國時尤寵任之其族子有游越者以策干越王句踐句踐將封之以三卿及千戶之

都二以示薛燭薛燭曰此國寶也三鄉二都何足以當之其貴重如此有遊趙者頭胡縵纓短後之衣以術干趙孝文王趙孝文王好之終日與之相對至忘食寢國事皆廢于是莊周為陳其祖之功德舉之無上按之無下運之無旁足以決勝天下而頭胡縵纓短後之衣其術特庶人之所好不足多也王悟乃疎之莫廢不用而當時游俠之士荆軻聶政之徒往、私從之游然皆其術之下焉者也獨武剛君辟疆者起于楚漢之間挺、有祖風烈辟疆之為人明銳勁正遇事立斷其學長于天文地理陰陽刑法兵家戰鬪之說性剛果不喜人之為柔佞者見有禍亂姦究必欲削平之而後已其志氣凜如嚴霜秋水毅然有不可犯之色以故亂臣賊子姦邪見之胆破股慄不敢仰視其與人交惟有德者陰衛助之久而無斁苟非其人捨去勿顧秦始皇帝既滅六國焚詩書以愚黔首隳名城殺豪俊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陽銷鋒鏑鑄以為金人十二以弱天下之兵武剛君遯迯山澤間與一時布衣豪俊遊其畝、自若也項籍少年時

嘗從君學不成去其叔父梁怒之籍曰君一人敵不足學、萬人敵耳蓋不知君者也獨高祖微時雅與君善嘗俱行豐西大澤中有大虵當徑前行者還報高祖被酒曰壯士何畏乃與君俱前斬蛇所謂白帝子者遂起兵攻秦既入關降秦王子嬰復與項籍爭天下戰滎陽成皋間武剛未嘗不在左右出入卧內遂見寵任其後韓信成平黥布聞之皆亡楚君以歸漢以故高祖勝項籍垓下遂即帝位第功君居第一在蕭何曹參右封之峽中號武剛君賜丹書鐵券藏

以繡錦藏之金匱石室使世、襲之又取武庫為君第與秦人傳國于漢者公王璽特遇畧等國有大事則召君及璽班于殿庭以示褒寵其子孫遒、勁直明敏淬鋒斂鍔以節義自將能世其家當成帝時有任于尚方者丞相張禹以帝師位特進甚尊重然阿附王氏不忠帝室平陵男子朱雲廷對曰大臣尸祿素餐願與尚方金某斷佞臣一人以厲其餘上問誰也對曰安昌侯張禹成帝不能用其後王氏果篡漢由是世益重其家聲歷漢至魏晉雖異代猶見禮遇

不衰至晉太康中回祿氏作亂劫武庫焚蕩武剛君之第因以失國而君之遠族干將顯于世焉干將者與其妻莫耶氏得神仙幻化之術隱于豫章鄷城獄中懷才抱德氣應于斗牛之間張華與望氣者雷煥識之推其分野俾煥往搜訪果得干將與莫耶氏而斗牛之間氣滅煥私匿莫耶氏而以干將歸于華且曰是有術終當化去華知其匿莫耶氏也亦曰久當復合及華將遇禍干將果先化去而煥之子攜莫耶氏過延平津因躍入水遂泅人視之有二龍蟠結風濤

洶湧雷電晦冥因不復見信乎其得神仙幻化之術而華煥之言驗云太史氏曰古者五行物立其官金姓出于少昊氏其族散居五方而剛柔利鈍性亦不同武剛君之得性其北方之強者歟觀其為人明利果斷不疑滯于物勁正之氣毅然見于色其亦鍛鍊淬勵之力歟卒能佐漢以興傳國數百年可謂盛矣子來延平感干將莫耶氏之事考諸傳記嘉武剛君之烈採其行事大畧以著于篇

文城侯傳

方域侯端木子平者堯時人也負其材隱居平陽山澤間鬱然有凌雲之志與巢父許由為侶勿肯仕堯命益作服虞益烈山澤而焚之見子平偉其節槩焉于共工垂〻命其徒受戕斤斧之漆雕氏藻飾之以見堯于總章堯是時法度彰禮樂著垂衣裳而天下治國家閑暇既見子平嘉其有局量弁〻然以繩墨自治置諸左右因訪其所學子平對曰臣樗散蒙帝力生植長養今幸得備器使聞方寸淺狹不足以奉清間臣之學上通乎天道而下極乎地理中倫乎人

事與大軍旅征伐之法故周天之度三百六十有奇在天成度在曆成日而曆法生焉此天道也開方之術提封三十六萬井內建王畿外列侯國而井田之法寓焉此地理也好惡相攻而吉凶生遠近相取而悔吝生情偽相感而利害生此人事也不戰而屈人之兵者為上以攻則勝以守則固者次之以詐謀得者又次之此軍旅征伐之法也堯方命羲和奉若天道歷象日月星辰以閏月定四時成歲又命禹平水土奠山川底貢物錫土姓而苗民有罪命禹徂征且

伐叢支胥敖氏之國其說皆與子平合將歷試之以事而堯之子丹朱不肖懼其飽食終日無所用心也命子平教之末几丹朱悉傳其術牽用嘉之列爵分土封之方城而子平有二子長曰太素次曰太真子平中分方城之地以子之且教以兵法二子不相能也日尋干戈以相征討太素矜太真之弱嘗聽其增甲兵布行陳定營壘然後與之戰而太真傲然不服轉戰逐北虔劉其邊鄙俶擾其服心虜掠其士卒攻圍侵斷智詐百出戰罷效首虜計土地雖勝負不常

而太素之勝若多其用兵之法雖臨事制變有不可窺測然循理而動致人而不致于人者常勝不計利害深入浪戰者常敗有知兵者從旁觀之曰此無他爭先法耳夫方城合四境之內地方不過數百里而二子之戰積月累歲紛拏不解此與蠻觸國于蝸角時相與爭地而戰伏尸至百萬流血至千里者亦何以異然二子方其戰酣不知天之高地之厚寒暑之切膚渴飢之為患盡戰不足繼之以夜蓋有血氣者皆有爭心而二子特甚焉其善用兵出乎天性非積

習所能致每戰軍士皆御枚但聞擊持之聲進退緩急惟所指使雖戰死不離部伍戰勝亦能無敢讙譁以爭功其操術然也方城侯為人方整嚴重外雖有廉隅邊幅而其中坦然二子圓滑黑白太分勇而好鬭殊不類其父風然要自方城侯教導指縱之使然與辭讓尊氏兄弟相攻而宋人教其子為儒墨者異世而同科二子既日以攻戰為事陰謀奇計傳于後世搢紳之士多好之者然匆專心致知則弗得也有業其術得待詔金馬門者往往善其事而閭巷廝役輩亦喜相稱道之然習之弗精不善攻戰而資守勢至有以緩頰遊說而勝者方城侯之學焉

太史氏曰世多咎方城侯教二子不以詩書禮樂而以兵家法攻伐不休廢時亂日欲執其父子以校諸江與共鯀驩兜流竄放殛同其罪惡殊不知方城侯之學法象所寓頗有聖人之遺意而軍旅征伐先王之所不能廢也永日多暇遊日方城命三子小試勸兵捽鞅摩壘折馘執俘鬭智角力相周旋亦有足觀者始猶孔子所謂為之猶賢乎已者乎

文城侯傳

文成侯符君平者其先黃帝時人也以誤畫佐帝造書契代結繩之政為之符璽以信之帝嘉其功賜姓符氏號文成侯後世子孫因襲封不拖君平之為人刻志礪己表表自見能文章習古文奇字史籀之學蟲書繆篆精甚外雖有邊幅廉隅而其中坦然明白可見腹心與人交雖方圓廣狹不常然始終如一重信義不輕為然諾有求其文者雖閭千萬不少變以故天下信之雖官府必待君平然後決疑當秦始皇帝時尤見尊寵得藍田美玉以為君平飾置諸左右登封太山降禪梁父泥金檢玉之事君平之力為多御相二十石往往以金遺之士大夫亦以嘉木肖其像貌私相問勞其貴重一時如此秦亡劉項戰爭君平無適莫遊楚漢間高祖資狎侮善罵內喜君平而外輕慢不為禮酈生畫策則趣鑄之留侯借箸則趣銷之趙堯一言則命君平拜以為御史大夫以故合羣策畢進遂得天下項羽愛人待士遇君平甚厚至為之撫摩然未嘗任使之憋羣策而自屈其力此其

所以失天下也世不多君平之功而多高祖者以此君平亡子孫咸至大官或奉使絶域以明漢之威德王莽末改賜姓章氏匈奴單于念舊德為侵犯北邊以求復其故姓其得夷狄之心如此然子孫遂以章氏為姓至唐有仕于司農者朱泚之亂以鉄騎五千逼奉天司農卿段秀實以謂宗社危在頃刻命往追之倒蔽顛沛及于半途德宗遂免于難世以此咸稱其忠然其族人多誇誕說異吊喪者雖無金革之事類皆墨縗世以亦少之章氏之風衰焉

太史氏曰文成侯立志節以信著天下而奸詭詐偽之徒往往竊借其名以行故莊周氏推原罪始欲焚破其家使民樸鄙然議者非之貶而反以莊周之論為非合于正道何哉蓋以信反而為偽者誠非其罪故也觀于文成侯信一立而後世之子孫綿綿不替咸顯白于當世積善之報有以夫

梁溪先生文集卷之第一百五十五終

梁溪先生文集卷之第一百五十六

文

放鱉文　　持八齋文
中隱堂上梁文　　桂齋上梁文

放鱉文

客有餉梁溪以雙鱉者梁溪再欲殺之再欲活之遂宦西北不餐南食也久矣之鱉也于海物中厥味尤珍以是義故再欲殺之然觀其形則負介而重鱗察其情則若無罪而就死地庖治之法必以斤斧生加

斬劊而後可食在彼者受無量苦而又一鱉之中有百千子殺一鱉則百千子皆隨而死在我者造無量孽以是義故再欲活之疑而未決置于庭中是夜梁溪夢二人一大一小拜于几案之前若從人之遭譴而祈釋者叱之不去其拜不已驚魔而寤徐思所以豈疇昔之鱉而為此耶期以明日尚生則舍之旦而視諸庭中則大小相隨蹣跚然固自若也梁溪喟然歎曰嘗一臠之味厭口腹之欲而使彼受無量苦使我造無量孽其輕重為何如因命小舟載之綴之中

流而放焉或者曰萬物之最靈者人也人不能見夢于人孰謂鱉而能之乎梁溪曰不然善惡之法皆由心造方予之得是鱉也殺活未決疑而置之則一念之善已周圓矣彼感于夢寐之間者乃吾之心鱉何與焉雖然清江之使見夢于元君庖中之蛤見夢于楊傑自昔以異類而能感通于人以全其生者多矣奚獨于此而疑之或者又曰鱉生于南海鹹波之中今置清溪處非其所又喜曝殺于沙泥之上人且見而取之其于死也何擇梁溪曰不然一心之外無餘

仁一仁之外無餘法吾之放是鱉也放于刀几而錯于安全之地知達吾心而已矣處非其所而他人得之吾何與焉昔齊宣不忍牛之觳觫以釁鐘而羊易之而孟子以為仁術子產命校人畜魚于池校人欺而烹之子產以為得其所哉自昔達其心而不恤其狂者多矣奚獨于此而誚之噫有血氣之類者好生而惡死物之與人均也以強陵弱暴殄天物遞相殺害無有休已故佛菩薩設為戒律使持戒者戒殺為先今予雖未嘗殺而亦未嘗持戒則于殺有時而不免焉自今以往當持殺戒實由茲鱉始姑為文以識之宣和二年四月二十五日梁溪居士云

持八齋文

齋潔也不飲酒不茹葷以潔己焉儒道釋三家皆有齋則為齋則同而所以為齋則異儒家之齋以奉祭祀而致其明故君子于齋必變食惟去其物之可昏濁志意者道家之齋以養神氣而致其清故雖五穀猶將辟之而況于血毛之荐乎惟釋氏之齋非獨致其清明而已也又寓之以愛物之仁修身之智焉其

說之類含血孕氣羽毛鱗介皆具物性好生惡死與人均也強弱相陵愚智相欺取于網罟園宇之間置于刀几鼎俎之上炮燔臠割以自充飽仁者不為也人之與物萬死萬生猶如車輪互為高下今食其肉後必報之遞相啖食無有窮已智者不為也以是義故使之持齋蔬茹一食永斷諸藥有未能者以漸教之或持六齋或持八齋或持十齋半月一月以達終身非善方便孰能如此予自今夏觀閱藏教以酬宿志始持八齋凡遇朔望三日八日必齋雖于肉食未

能一切斷去度凡有進無退至于永斷而後乃已因為文識之以記歲月使異日無負斯言有所考焉時宣和二年四月十五日梁溪居士云

中隱堂上梁文

梁溪十里貫震澤以旁流惠山九峰擁兑方而高峙崇岡茂林環于後梵宮琳館參于前爰卜我居為終焉計不奢不陋粗合于規模匪丹匪青詎勲于輪奐迨其吉日舉此修梁面平池之渟瀯旁小閣之崷崒松竹交蔭蘭菊騰芳不朝市而不山林于焉自適有

鼃魚而有泉石可以相娛方將絕學忘憂杜門養拙卧北窗而風至竊自謂羲皇上人耕南畝而秋成猶可樂堯舜之道引壺觴而宴朋舊詠圖史以覩弟昆優哉游哉聊以卒歲知足知止夫復何求

兒郎偉抛梁東習習春風轉谷風舒嘯但能同靖節醉鄉何必記無功

兒郎偉抛梁南梵宇琳宮氣象參日射樓臺增壯觀風傳鐘磬助清談

兒郎偉抛梁西九峰秀色照梁溪西野已開清貴閣臨流更築釣魚磯

兒郎偉抛梁北千里煙雲瞻紫極山林幸遂獲鹿心犬馬敢忘天地德

兒郎偉抛梁上璧月珠星森萬象此心惟有彼蒼知屋漏捫無愧于仰

兒郎偉抛梁下大地山河同一馬此心暫寓太虛中一區聊作逍遙者

伏願上梁後兄弟無故朋友方來化日舒長獲潛心于聖道豐年和樂助擊壤于堯民自天祐之吉無不利

桂齋上梁文

螺江入海引朝少之靈潮雞岫連雲萃川原之爽氣茲為福地爰卜寓居植雙桂于僧園結數椽之茅宇雖慙肥遯實獲素心同樂天鑪峰之草堂繼惠遠虎溪之蓮社迨其吉日舉此修梁突兀東山揖靈源之勝槩岧嶤西嶺藉高水之清陰剪剔荆榛既開三徑疏通溝潦爰鑿兩池松筠儼以成行荷芰紛而擢秀滋蘭菊以共曉執之木而接畦嘉橘芬芳綠苞露重荔支璀璨丹實星垂芳菲不絕于四時泉石粗供于

一壑銅瓶夜汲有風月之陪從蕙帳曉開無猿鶴之
驚怨蓬戶常閉而雀羅可設花徑不掃而朋簪自來
一觴一詠以暢幽懷三沐三薰以語至道細推物理
洞觀天地之情廣覽前言備極古今之變喟然放杖
而笑莞爾抱膝而吟餌藥扶衰願究無生之學登山
臨水終諧樂死之心冒危險以全身已憑天道享優
游而卒歲實荷皇恩敢效歡謠聊陳鄙志
兒郎偉抛梁東日上千峰海氣紅未向扶桑倚長劍
且浮瀛渤看珠宮

兒郎偉抛梁西喬木侵天月照微但願長庚斂鋩角
最憐新月掛娥眉
兒郎偉抛梁南翠竹蒼松秀色參南極老人疑我是
笑將白髮照澄潭
兒郎偉抛梁北魏闕迢迢拱宸極斗車錯落轉高秋
帝星熒煌明紫極
兒郎偉抛梁上合璧連珠森可仰寸誠何以格蒼穹
空餘縹緲青霞想
兒郎偉抛梁下秋色初來正瀟洒已甦謝傅卧東山
更愧裴公開綠野
伏願上梁之後年書大有運際中興安枕山林之間
不愁羣盜爭席魚樵之侶誰識故侯採微散髮而爲
物外遊樂聖御杯而得醉中趣放懷自適與世相忘
自天祐之吉無不利

梁溪先生文集卷之第一百五十六終

說

種花說　醫國說　清議說
蓄貓說　防盜說

種花說

樂全翁晚節于世味無所嗜惟酷好種花凡遠方絶域嘉絶異卉有可觀者無不求也求而得之猶于小圃之中雖祁寒隆暑孰非其時亦無不生者以故圃中之花色色有之既以自娛又以娛客雖他處少其

比非特甲于沙陽而已梁溪暇日過而問焉曰子之嗜花有說乎樂全曰然人之嗜花為物所轉玩顏色之美好嗅馨香之條鬯足以悅可其意斯已矣吾之嗜花獨觀其變雷風之所震蕩日月之所照燭雨露之所滋潤霜露之所淩挫或茁其芽或敷其英或歸其根或成其實四時之變固無窮而花之變亦無窮也方時未至若閉若藏不可强之使開及時既至若憤若怒不可抑之使斂開已而謝則雖天香國色飄零委落復為臭腐莫可得而留也況其餘乎吾嘗以是觀之則生生化化之理在吾目中矣梁溪曰然則子之種花有道乎樂全曰然人之種花助之以人動搖以觀其疎密爬剔以驗其死生而花之憔悴者已過半矣吾之種花全之以天相其土壤以培壅之時其旱乾以灌溉之遂其根本而封植之順其枝葉而芟治之不益其生不害其長蒔之若子置之若棄任其自然而不敢容私焉彼花之性各不同也或喜陽而惡陰或愛寒而惡暑利燥者宜高利濕者宜下習于其性而人之與花相得于思之表則遠方絶域花

之植于吾圃者不異植于其土也雖欲不茂而蕃滋得乎梁溪欣然曰吾聞樂全之言得養生焉自吾一身觀之由少得壯由壯得老爪生齒長筋轉脉搖無須臾停而髮之鬒黑者復假以白膚之充盈者浸假以皺生滅之法念念遷變而況于吾身之外寵辱窮達是非利害即其來莫禦其去莫上是物之儻來寄也不似夫花之榮枯代謝乎萬物皆備于我反身而誠不以人滅澤其善而固執之則仁義禮智之端油然生矣彼揠苗助長一日暴之十日寒之者未有

能生者也然而人之賦性亦各不同尊主强國者寓意于功名游居講學者服情于理義蹈山林者遯跡而長往履廊廟者撫世而進為各適其適而相忘于江湖則其性得矣若夫屈折羈束而强其所不然其不病者幾希不佀夫花之得性則遂茂而失性則枯槁乎雖然觀化以變而有所謂不變者存全花㠯天而有所謂相天者亦不廢焉內求諸身則所以養生者亦若是而已矣樂全曰唯唯因叙其語為種花說以自警云宣和庚子孟夏寓軒書

醫國說

古人有言上醫醫國其次醫疾然則國可醫乎曰可若之何而醫之曰天下雖大一人之身是也內之王室其腹心也外之四方其四支也紀綱法度其榮衛也血脉也善醫疾者不視其人之肥瘠而視其榮衛血脉之如何善醫國者不視其國之强弱而視其綱紀法度之如何故四支有疾湯劑可攻鍼石可達善醫者能治之猶之國也病在四方則諸侯之强大藩鎮之跋扈善醫國亦能治之驗之于古則漢賈誼唐裴度李德裕是也至于心腹有疾其始不治養其膏肓攻之不可達之不及則雖有善醫者無所措乎而況于庸醫乎庸醫不董其疾之不可為而引毒藥以攻之則疾雖去而人亦亡矣猶之國也病在王室則閹宦亂政奸邪擅權雖智者不能善其後而區區庸才外假强臣之力以鋤之閹宦姦邪雖去而國亦移矣驗之于古則漢唐之末是也高祖由布衣得天下懲秦孤立之弊裂海內以王同姓矯枉過直分地太多賈誼憂焉欲以策銷弱之當時不能用其後有七國

之變至武帝時主父偃祖述誼策推恩之令而諸侯浸以衰微唐自安史之亂權歸藩鎮飛揚跋扈不貢不朝者不可勝數憲宗得裴度武宗得李德裕而相之四方僭亂元惡大憝以次討平此病在四支而善醫者能治之之類也東漢之末閹宦姦邪得志以起黨錮之獄當時之臣不勝其憤外引强臣以誅之而董卓曹操以亡漢唐之末閹宦姦邪得志至脅迎其君而幽辱之當時之臣不勝其憤亦外引强臣以誅之而朱全忠亦因以亡唐此病在腹心而庸醫引毒

藥以攻之：類也然則若之何而可曰聖人治未病不治已病不幸有心腹之疾而未至于膏肓則當以藥石早為之計言者國之藥石也通天下之言路使忠義之士得伸其舌而奮其筆盡言讜論骨鯁之說日陳于其前正氣勝而邪氣銷庶几其國有瘳乎若夫深閉固拒以賣直鈞名鉗天下之口忠言不進而惟諛佞之是聞正猶抱心腹之疾者未嘗進苦口之藥而日以甘肥悅其意而增其疾發無膏肓不可得也然則進苦口之藥而彼吐之則如之何曰進之者

在我退之者在彼雖或吐之而藥之氣味必有入也與夫日以甘肥脫其意而增其疾者固有間矣今有疾者一則進藥石以斮其安一則坐視而不救雖藥石之功未必效不猶愈于坐視而不救者耶作醫國之說以遺後之學醫者

清議說

國之治亂存亡而君子小人之所以勸沮消長者皆繫于清議清議者出于人心之同然而合天下之公論者是也雖萬乘之尊以清議而有所屈雖匹夫之賤以清議而有所伸位三公祿萬鍾而清議之所不與則適足以為辱路鼎鑊罹放逐而清議之所與則適足以為榮惟義之所在而不可以智力爭也君子觀焉慕而欲其至甚于爵賞小人懼焉畏而不敢犯甚于刑誅是清議為天下之大閑而不可以一日無者也朝廷之上以此崇獎而使清議在上則足以致治而成功士大夫之間以此激昂而使清議在下則雖不足以致治成功而亦可以為持危扶顛之術至于上下咸無而清議熄則亂亡之道也堯舜之時所

進用者禹稷皋陶之徒也所流竄放殛者共鯀驩兜之徒也當是時清議在上故其治功之盛後世猶想望而不可跂及豈非致治成功之效耶東漢之末閹宦得志邪佞擅權朝廷穢亂而李膺范滂之徒相與激濁揚清砥礪名節毅然有不可奪之志當是之時清議在下故漢室雖微姦雄熟視而不敢取豈非持危扶顛之效耶至于上下咸無而清議熄則若五季是也方五季時君臣上下智詐力爭不復知有所謂清議者故賣國販君同乎市道終始五十年間而易

姓者六七自古亂亡之道未有若此之甚者也然則
清議之在天下曷可一日無哉故嘗譬清議之在天
下猶元氣之在人也方元氣之盛邪氣無自而入則
疾病不作而壽考康寧及元氣之衰而邪氣乘之則
疾病交攻然猶未可得而死也至于元氣散則死矣
清議在上元氣之盛也清議在下元氣之衰也清議
之熄元氣之散也何哉清議者其本出于朝廷進賢
而退不肖內君子而外小人以爵祿生殺廢置予奪
之柄為大公至正之道是也夫其道而所進者非賢

人即退者非不肖所內者非君子所外者非小人然
後不得以私義自高私智非其上而爵不足以貴之
祿不足以富之生殺廢置予奪之柄曾不若片言之
褒貶而清議始移于下矣雖然猶愈于熄也清議熄
而禮義廉耻皆亡則所以為國者非其國幾何不至
于夷狄乎嘗以詩觀之卷阿者成王之詩也其言曰
藹〻王多吉士維君子使媚于天子藹〻王多吉人
惟天子命媚于庶人夫以賢者藹〻之多而上則媚
于天子下則媚于庶人豈不以清議在上故耶雨無
正幽王之詩也其言曰云不可使得罪于天子亦云
可使怨及朋友朋友責我以義者也進為天子所使
而責我以義者怨焉豈不以清議在下故耶至于清
議廢則王者之迹熄而詩亡矣嗚呼朝廷之上若之
何而可以不崇獎士大夫之間若之何而可以不激
昂哉作清議說以告

畜貓說

病叟寓長樂城宮之佛宮遊居寢卧于一堂之上几
杖圖史悉存其中每夕輒為鼠輩之所擾其始也啣

啣咀〻吟嘯相呼乍進乍却以搖其須其卒也同昏
出穴皆走牽趨揪箱嚙裳褚沿盤于几果實之在箱
匳者汗泙之在篋盝者盡藉之初裝褫者衣裳之非
在笥者類遭殘毀相逐相鬭緣絜破牖其聲喧然卧
不得安侍僕之黠者窒隙罅以杜之設機械以誤之
質鬼神以詛之憑符籙以尸之其術殫而不能去客
有請病叟曰鄰刹之貓俊而甚武其斑如貍其猛如
虎盍假而畜之庶几可禦病叟喟然嘆曰從其所言
假而畜之貓至之夕鼠輩屏跡悄然無聲寢安于席

病叟喟然嘆曰鼠為子神其次玄枵隱伏善盜坎艮之交晝伏夜動齒而不牙穿墉穴壁所至為家是無益于物而能害物蚑蟲與蚤蝨雖天地不能不生而能生猫以制其啚永某氏不蓄以猫其殃甚者至于舞于端門為妖為祥今予假一猫而群鼠殆息是豈能盡扼其喉而殺之哉威讋之也有天下國家者任能使賢蓄威望士以為用則盜賊不敢起姦宄不敢作敵國不敢議故士會在晉而群盜奔秦汲黯在朝而淮南寢謀趙奢李牧吳起廉頗之徒用于國而四鄰不敢犯何以異于猫之制鼠哉不然則雖勞心殫術未見其能禦外侮也作蓄猫說

防盜說

病叟所居佛宫面平野而枕崇岡左右皆篛支蔬果之園雖繚以周墻而曠僻為甚每夕必命僕隷巡徼擊柝以戒適親戚家有婚姻之事從者行盡其夕不課儆有盜穴墻以入發櫃探囊而趍所失甚衆病叟笑曰此吾不戒之過也彼為盜者妄意室中之藏朝夕營度伺間投隙以求其所欲如小人之窺君子邪氣之侵肌膚一有不虞則墮其術中矣今强盛之虜愈肆馮陵僭竊之國益以鴟張垂涎拭目貪婪窺伺日有渡江南牧之意而廟堂之上玩歲愒日偷取安逸怡然不以為事沿江諸鎮將驕卒惰無捍患禦侮誠死邊疆之心卒然有警其何以抗之哉作防盜說

梁溪先生文集卷之第一百五十七終

梁溪先生文集卷之第一百五十八

答　釋　辯　對

答賓勞　　釋疑　　華山辯

釣者對

答賓勞

賓勞主人曰蓋聞士生于世不達則已苟達其時則必下收衆譽上結主知舒翹揚英發策吐奇隨勢如轉圜應變如發機黙于所當黙爲于所可爲服冕乘軒衣繡執珪澤被九族榮耀一時今子奮身寒畯遭

世隆昌歷金門上玉堂載筆螭坳日侍淸光曾不能結舌鉗口循黙自守功名富貴計日可取顧乃犯忌觸諱志濁論疏鼓長孺之妄發類平仲之退趍聿蒙寬恩薄謫坤隅倥傯荒僻沉迷簿書曾不愧悔色澤膚腴何其謀身之拙而執心之愚乎子殆病矣我其無悔豈邀福于未然前者仆矣後者繼蹤輕一死于鴻毛安天下于太山故能使天下之主勉强以聽感動而悛或藏斷簡以志良諫或存折檻以旌直臣是以士頗得行其道而根其氣雖匹夫之賤而有所伸雖萬乘之尊而有所畏銜先王之正道立天下之公議庇生民之大福爲社稷之長計夫然後士爲可貴也今則不然上有仁聖願治之君下無骨鯁敢言之臣其廣大之度寬隆之德天覆地載海涵春澤假狂妄之或聞罪不過于黜謫靡聞抗論危言之士誅戮以竄殛也而士咸泄〻見〻拘〻咸〻取容喻阿擬步趾踏翕肩蓄縮卷石噤黙覘時依昂逐勢反側保寵祿以饕富貴其視天下漠然如越人而視秦人之肥瘠譬猶伏下之馬犧上之鷹飽毛血而不得飫芻

豆而不鳴俗日益偷士日益輕其何以功利社稷而紀綱朝廷乎今子惜我以功名富貴之失病我以荒僻簿書之縈以此見勞又或不然以展禽之仁三仕而三黜以仲尼之聖委吏而乘田魯連抗志于蹈海仲子辭榮而灌園子雲不能汲〻而執戟望之不肯勞諸主人隱几輾然笑而答之曰若子之言無自而可哉將勞子而子有何勞于我也尊〻而君卑〻而臣君臣之義人之大倫爵〻履位上下以際各盡其道非相爲賜故獻言而計效者臣也聽言而出治者

君也忠臣不避死以立節忠臣不求生以害仁知故
其在我者而已及其成功則天也昔者呂望興周于
屠釣伊尹于湯以鼎俎甯戚悅齊桓以飯牛百里奚
得秦繆于五羖馮唐以立談而感文千秋以片言而
悟武馬周由草茅而合太宗婁敬脫輓輅而說高祖
收功當年垂聲千古今予人雖微輕而屢蒙于擢用
位雖卑而棲武于侍從與聞國論職書言動倘遇事
而緘默戀爵祿之榮寵雖保身之計得將獲罪于天
之是恐觀于古人槩可考焉舜命臣以弼違孔立教

于犯顏周設官以詔媺而諫惡軻著書以陳善而責
難西旅貢獒而召保訓太廟納鼎而臧孫言其驟諫
如趙盾其強諫如鬻拳時運而往風流猶傳或伏蒲
以移晷或還笏而歸田上足可躡帝裾可牽或頓叩
于龍墀或血污于車輪斧鉞在後鼎鑊在前咸蹈禍
而碌碌而抱関士各有志語不同年以此易彼未知
孰賢予雖負于罪戾猶得齒于言聯職事粗辦逸居
飽餐入則左圖而右史出則前溪而後山從吾所好
其何適而不安也且予聞天迴璣遊日居月諸塵跡

俯仰急景須臾鴻馳空之野馬忽過隙之白駒旅浮
生之萬世寄眇質于八區守滿堂之金玉眘強名之
妄挈節槩不立道義缺如自昔富貴而磨滅者不知
其幾何咸梗莽而邱墟方竊竊然自以為智不亦愚
乎且夫禍福倚伏變化杳冥震蕩回薄未嘗暫停彼
秋之搖落為春之敷榮彼冬之凜冽為夏之薰蒸寒
極則雨兮晦極則明剝終則貢兮乃相武丁管否終
則傾管仲射鉤兮卒為仲父傅說胥靡兮乃相武丁
體道出處因時止行窮非我病達非我榮雖死生

不足以動心又何富貴之與功名乎抑又聞之道貴
常虛物禁太甚富為怨府貴為禍柄隙不在大力難
久勝德禍釁兆為秦纂霍氏禍萌與驂乘與其一跌
而赤族曷若退居閒處樂天而知命子方築室山林
買舟江湖巢蒙賁寬得歸故廬樂惠山之泉石友梁
溪之鼃魚固有松竹几有詩書晚食當肉安步當車
玩意寂寞遊心物初以此終身又安知榮辱利害之
所加也若夫方朔以滑稽而玩世欽明以姦詼而託
儒主父願烹于五鼎伯倫寄傲于一壺商鞅挾三策

以纘孝公終軍請長纓而繫匈奴韓非立言于五蠹孤憤之說蘇秦勵志于揣摩之書樸誠不能與數子者病故默然獨守吾之拙愚

釋疑

宣和年改元六月京師大水自都城之西渺如江湖不見涯涘踰汴隄循順子門以及北郊浸辟雍湯玉津園以及籍田渰溺廬舍人畜不可勝計于是諸生悉去籍新城以為固獨東方門南界汴堤北距夷門山水所不及而去都城十餘里決汴渠灌田野間以

殺水勢于是漕運不通而畿甸悉罹水患矣先是暴雨有異物形如龍蛇自雨中降獲而殺之識者以為水祥已而果然予時備員左史心獨異之竊覩于主上降詔遣使所以憂勞者甚厚在位者緣此必有發憤納忠之人乃絕不聞愚竊不能自已因奏疏論列大意每以為祖宗都汴百有五十餘載未嘗少有變故今事起倉卒遠近驚恐誠大異也夫變異不虛發必有感召之因災害未易弭必有銷伏之策宜宣畏天戒招徠讜言修祖宗之故事以慰天下之望且請因侍立許直前奏事以盡區區所欲言者其時十有三日也疏奏屏息以俟而是日無命翌日造朝侍立如常儀既而宰執奏事班退傳旨閤門令先退不復得對因上章待罪遂有沙陽之謫客有獻疑者曰有官守有言責予以記注為職無言責而論事非侵官乎予應之曰古之為臣者皆可以有可于君故有師箴瞍賦矇誦百工諫近臣盡規之義後世守官言職既分則獨執政大臣侍從論思獻納之官與夫任臺諫之職者可以言天下事左右史雖卑然日侍天子

清光以記言動君而省綴侍從末班遇所當論者論之乃其職也曷為侵官昔唐魏謩由右補闕遷起居舍人文宗謂之曰事有不當毋嫌論奏謩對曰臣頃為諫官故得有所陳今則記言動不敢侵官帝曰兩省屬皆可議朝廷事而毋辭也祖宗之制雖館職許論事況左右史乎馮京范仲淹皆以左右史論事罷去唐介文彥博相與廷辯則蔡襄直前論之以所論不當為罪則有矣未聞以侵官為罪也子曷不責今之不言而曠官者顧乃責我以侵官也耶客曰然則

近世任此職曷為無論者事予應之曰左右去侍
從一間耳幸而不以罪去給札名試則進居侍從之
到今人以得侍從為榮故例為循默以俟遷耳客曰
然則子胡不為之意有所蓄姑視他日未晩也予應
之曰是何言歟人臣以利為心者可與事君也乎哉
貪夫徇慕夫祿過事循默而不敢言非以利為心歟
以利為心則亦無所不至矣且士氣不振久矣在下
者惟知爵祿之可貴而決性命之情以爭之在上者
惟知以爵祿足以寵天下之士而視外廷之臣蔑如

也予為此懼竊不自量欲以區區之身而救一時之
弊豈苟然哉況夫以左右史為未可言而必待侍從
以侍從為未可言而必俟執政以執政為未可言而
必待宰相以宰相為未可言而又必待其時則果何
時而可以言耶此特保富貴為妻孥計者之論耳未
可與語以道事君之說也客曰當其可之謂時故言
于可言之時則從言于不可言之時則出令子之言
時乎予應之曰當其可者謂當夫事之可者也當夫
事之可則為時故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如必待其

時之可則龍逢比干之徒當為罪人矣昔之君子于
邦有道則危言危行故鯁直之論必陳于聖明之主
而防患之說必出于治安之世禹之戒舜以無若丹朱
傲惟慢遊是好太保之訓武王則以不矜細行終累
大德以帝舜武王而其臣之所告者若此何哉愛君
之誠深則納君之言切也客曰子之職當言而時可
言則吾既得聞命矣敢問子之言曰變異不虛發必
有感召之因災害未易弭必有銷伏之策夫災異之
說起于漢儒今子之言若是撥于吾人聖賢之學得

無廢乎予應之曰昔高宗有雉雊之異而祖己訓王
以先格正厥事宣王遇旱暵之災側身修行而王化
復行孔子作春秋于災異必書所以謹天戒也漢儒
乃附會而為之說牽合穿鑿使人難信此所以得罪
于聖人若夫遇災而懼正厥事以謹天戒乃吾聖人
之旨也何廢之有客曰借使子得請而直前得所論
者將何為予應之曰孟子不云乎正一君而國定矣
所謂正者豈事事而為之哉特在乎心術之間耳茲
事體大未可以立設判也客愕然曰曩也吾有疑于

子令聞子之說渙然冰釋矣因叙其語以為釋疑

華山辯

五岳之名若岱宗為告代之所嵩處中而特高衡居下而適平其理皆可以意推獨華山命名之義兹為難曉字說謂華西山獄也故指所生物與琥同意說者曰白虎通謂少陰生華夫物以春華故素問言天地氣交萬物華實西方乃揫斂之地何華之有說者又曰華山有蓮華峰其上生蓮華退之詩所謂太華峰頭玉井蓮是也指所生物因是得名夫草木之華

皆華也何獨取夫蓮華而謂之華哉竊嘗疑此說以為未然元符間予西遊過華陰縱觀太華自平地陡起數萬仞氣象雄偉與衆山之邐迤不可同日語也今來沙陽見其圖于羅丈疇老家疇老頃嘗官華州得此圖尤不失真開視恍然與昔見無異因得其所以命名者周官曰使無華離之地禮曰為天子䂓瓜則華之凡有所分者皆謂之華故草木之華謂之華者以其分故也山之形類多上鋭獨太華其上嶷然分而為一如草木之華故名曰花者以山之形名之者之凡山之名有曰熊耳者有曰龍門有曰砥柱有曰析城者以上之形皆相似者名之矣奚獨于太華而疑之事不親見而為之臆說可乎此不可以不辯

釣者對

李子遊于沙溪之陽有釣者焉盤鍼以為釣擘粒以為餌持竿歷時然後有食者引之得魚才數寸鱗鬣丮然釣者有喜色李子戲之曰嗟乎子之釣何其所得之微也子亦知龍伯之國有釣鰲者乎渭水之濱有釣璜者乎富春之渚有釣名者乎子胡為不釋此

而從彼釣者忽然作色曰子之識我豈不以彼之所得者大而我之所得者小耶彼之所得者雖大然曠日持久又不可必我之所得者雖小然朝夕有獲焉方吾沉鈎投餌引纖鱗于清波之上與夫連六鰲獲雙璜得重名者亦無以異也吾方持此以充吾之晝餔又安得釋此之甚易而從彼之甚難哉擧其魚不顧而去李子歎曰天下之事多有似釣者之所謂乎今夫抗志立身學王佐之畧致君澤民顯當世而名後世固不若祿仕全軀保妻子之為易也非特為士

者如此而為君者亦然今夫帝王德業百年而後興必世而後仁固不若覇者富國強兵之為易也非特為儒者如此而為佛者亦然今若菩提涅槃積刼勤修化導有情固不若聲聞獨覺自了疾証之為易也易者順流而趨難者望崖而反此世之人所以多捨大而就小也悲夫因言其對以自警

梁溪先生文集卷之第一百五十八終

梁溪先生文集卷之第一百五十九

非救
非權 救偏
原
原正 原中
貴
貴畏 貴和

非權

語曰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〻者古

人以為難而今人以為易何哉古人所謂權者乃所以為道也故與以行之而不失其正今人之所謂權者所以為利也故機變之巧無所不至則詐而已矣孔子于南子見所不見于陽貨敬所不敬所謂權也告子路以予所否者天厭之諾陽貨以仕而終不仕則權而不失其正故曰于衛主癰疽于齊主侍人瘠環何以為孔子孟子對惠王以今樂猶古樂之對齊宣王以公劉好貨太王好色文王好勇所謂權也然于樂言獨樂不若與衆于色貨勇言與百姓同之于

王何有則枉而不失其正故曰枉尋直尺而利亦可為與用權者必若孔孟而後可也今之人則不然其所以用權者為利而不為道故君之所言而然未嘗有所可否焉君之所行而善未嘗有所正救焉昔之寒心而變色者相與締交而不以為羞昔之駭聞而罕見者相與公言而不以為耻其言曰吾之權術在是不如是則吾之身不能安也吾富貴之不能保也然則其所謂權者果為道耶為利耶其與古人之權果有異耶其無異耶夫權稱錘也以權輕重使無失

其平古之人遭變事不得已然後用之今之人一切用權以為安身保富貴之術而風俗益以偷綱紀益以壞奸佞益以肆言路益以堅塞天下日受其弊罪在于大臣之用權于斯時也又欲以權濟之是猶以火救火以水救水其名曰益多然則如之何而可曰必正而後可

救偏

或曰比年以來人才之進退政事之廢興何其紛紛也其孰為是耶其孰為非耶曰自其所持之說言之則皆是也自其執一端而不能反者言之則皆非也何哉比年以來操天下之柄者所持之說大槩有二一則曰必為寬大一則曰必為掊斂為寬大者之說曰四海至廣生齒至衆以天下之財而養天下之人立天下之事誠得理財之術則何患乎不足此其說是也至其弊則以節用為非而官吏之冗濫政令之猥并盡國害民虛竭帑藏而不可繼豈非執一端而不能反故耶為掊斂者之說曰天下之財入有常數不務節約而量入以為出則靡費多而積蓄竭將無

以為國此其說是也至其弊則一切務為削弱而省官太多士夫至于失職罷事太過天下無所取信又其甚者聚斂掊克傷國體而失民心豈非執一端而不能反故耶二者之說若東西之不相比若水火之不相入迭相毀譽更相排斥方其是時而說行則人才由之而進退政事由之以廢興人才初不問其賢否也進非其門則極力以排政事初不問其當否也建非其意則騰口以餘議是以十餘年來紛紛不已搢紳實被其禍而治功亦不克成者其弊在于操天

下之柄者各執一偏之見而無公天下之心也然則如之何而可曰必中而後可

原正

孟子曰惟大人為能格君心之非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一正君而國定也夫所謂正君者豈在夫頰舌之間或進退去就不失其正使人君知所敬畏而取法焉易曰進以正可以正邦也孔子曰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此進退之不失其正者也孟子曰迎之致敬以有禮則就之禮貌衰則去之此去

就之不失其正者也夫惟進退去就不失其正故道可行于君獻可而替否陳善而責難非堯舜之道不陳于其前而人主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由修身齊家推而達之天下所謂一正君而國定者不其然乎後世之為臣者則異于是其未得之也患得之其既得之也患失之苟患失之無所不至是以率皆操權術以事其君機變之巧諛佞之辭紛行而公言之不以為羞內結嬖倖外植黨與惟恐人之軋也而爵禄之不固也欲其正君而定國也難矣哉或曰事固有逆取而順守者以權術取之以正道守之則如之何曰始正而終邪者有矣未有始邪而終正者也商鞅因景監以見而趙良寒心李訓鄭注因王守澄以進而識者知其必亂進不以正而能正人者自古未之有也或曰管仲以其君伯君淫亦淫君奢亦奢不如是不能趋時以成功曰管仲伯者之佐耳得君之專而功烈之卑雖曾西之所不同也何足道哉或曰必欲以正沒世不行則如之何曰道之將興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可行則施之以為人

不可行則斂之以為已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沒世不行何病之有

原中

洪範于皇極之疇言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偏者言其所居也無黨者言其所與以所居之無偏而所與者無黨故足以致廣大而蕩蕩以所與者無黨而無居者無偏故足以致辨治而平平其本皆在于皇極而已皇者何道也極者何中也人君以道制中而偏黨之名不立則致大辨治者乃

其效然也舜執其兩端用其中于民非無偏與湯執中立賢無方非無黨歟後世以立事則常患乎有偏以用人則常患乎有黨曾不足以望治古之隆者凡以不知所謂以道制中故也夫獨陰不生獨陽不成陰陽偏毘其在天地則為災其在人則成疾惟陰陽適中而沖氣以為和然後風雨節而寒暑時血氣平而形體康自然之符也比年以來務侈大者至于泛濫而無均節之法務筭斂者至于削弱而無變通之術立事之有偏孰甚于此用此則凡彼之所汲引者

皆逐而去用此則凡彼之所論薦者皆斥而遠用人之有黨莫甚于此惟其有偏故事不議其是非、己所立則一切廢之惟其有黨故人不察其賢否非己所用則一切排之是以十餘年來治成不克有成而搢紳實受其禍者不能以道制中之過也為今之計莫若建用皇極以照臨百官事惟其是而不問其出于誰之手惟其賢而不問其出于誰之門興滯補弊而使事無遺利壞植散群而使人比無德人和而天地之和應然後治可幾也其或不然代廢代興一憤一起更為勝負而偏黨之弊益深則雖有智者亦不能善其後矣

貴畏

或問人主何所貴曰貴畏曰何如其貴畏也曰大哉畏乎子畏父然後為令子臣畏君然後為良臣畏我友朋乃無失德畏此簡書乃無瘝官襲諸人間未有不須畏以成者况人主履至尊操利勢擅威福以御宇內合四海之廣士民之衆北面而臣服之非有所畏則何所為而不可是以其上必畏天次必畏民其

次必畏相其次必畏天下之言詩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此畏天者也書曰予臨兆民凜乎若朽索之馭六馬此畏民者也自成湯至于帝乙成王畏相非畏相數導民者宜之使言非畏天下之言歟夫惟知所畏者如此故能恐懼修省上以謹天戒哀矜惻怛下以得民心敬大臣以盡其謀開言路以盡其志未有不措天下于大治者也及其反是則矯誣上天以布命于下非所以畏天也謂已有天命非所以畏民也暱比姦邪而遠天下之賢則相不足畏也賊害諫輔

而鉗天下之口則言不足畏也是四者一無所畏而肆于民上未有不措天下于大亂者也然則自古以來興王之所以寖明寖昌亡王之所以寖微寖滅者無他畏不畏之間耳傳曰畏天者保其國又曰君猶舟也民猶水也水能載舟亦能覆舟又曰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恒亡然然知生于憂患而死于安樂皆所以明其不可不畏也故曰人主之所貴者畏爲先

貴和

或問大臣何所貴曰貴和曰何如其貴和也曰可否相濟之謂和猶之和羹鹽梅之味相反而其和可于口猶之和樂琴瑟之聲相雜而其和適于耳若鹽梅專一誰能食之若琴瑟之專一誰能聽之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左右人主而法度號令之所由出者也非可否相濟而爲和則挾和以害公固位以爭寵建一政事不論是非肆言以詆之用一人才不察賢否極力以排之遂使法度昔是而今非號令朝出而夕改綱紀日壞而天下紛然莫知所適從者大臣不和之所致也或曰大臣異論如此豈非可否相濟適所以爲和者乎曰此是之謂也夫和者有異而無乖異而至于乖則非所以爲和矣所貴于可否相濟者謂其相濟于未然之前非以相反而乃以相成也如未然之前初不可否而既然之後退有後言非以相成而乃以相反則所謂不和孰甚于此或者曰敢謂大臣不和則紀綱日壞而天下莫知所適從者何也曰綱紀者天下之本也朝廷者綱紀之本也大臣和則朝廷尊朝廷尊則綱紀立綱紀立然後天下定于一

而知所適從焉大臣不和則朝廷之勢分方且內援嬖倖以爲權外植黨與以自助政出多門莫得而遏也權歸北司莫得而收也朝廷操虛器以奉行文書綱紀安得不壞士大夫無所取正天下安得適從哉昔漢陸賈說陳平曰將相和則士豫附士豫附則天下之權在二君掌握之間耳陳平從之與周勃交驩而呂氏之謀盡壞此大臣和則朝廷尊而綱紀立之效也晉國之政不一狐突歎曰狐裘蒙茸一國三公吾誰適從因奉重耳以奔狄此不和則無所適從之

致也近世韓魏公琦富鄭公弼范文正公字仲淹議論上前未嘗不爭可否及退而相驩則無纖芥之疑嘗曰吾三人者方議國事正如車駕以行險不得不爭及適乎安平則了無一事其驩自若也嗚呼非以天下之至公而忘其私者孰能如此可否相濟之和于是乎在故曰大臣之所貴者以和爲本

梁溪先生文集卷之第一百五十九終

梁溪先生文集卷之第一百六十

戒　書事

戒怠　戒貪
書僧伽事　書范文正公事
書杜祁公事　書韓魏公事
書韋子厚事　書曾子宣事

戒怠

李子寓居興國佛宮既涉三時頗怠于守夏秋之交闢北戶以來風命樽罍以獨酌有偷兒窺伺夜半踰

垣開牖發篋以探酒器有聲鏗然意其鼠也呼童燭之則寇也遂挈所得以往僕隸追之弗及而返李子喟然曰曩吾之始居于是也以垣墉之弗固也門閑之勿謹也巡徼之弗脩也藏之深而守之謹有肅心焉雖有善偷者奚得而偷也今吾之久居于是也增卑培薄垣墉固矣出察入稽門閑謹矣擊柝傳呼巡徼脩矣藏之慢而守之易有怠心焉故彼得以乘間而竊發也我不招之彼惡得而至之易所謂慢藏誨盜也我之罪也彼何罪焉嘗試以一身觀之所以養

生者怠則邪氣得以襲所以脩性者怠則邪說得以
害亦猶是也嘗試以一家觀之所以防閑者怠則悔
吝生所以輯睦者怠則爭怨作亦猶是也豈獨是哉
昔之有天下者若夏之太康怠于畋遊而有窮后羿
乘之若唐之明皇怠于逸欲而安祿安乘之其理亦
然故曰國家閒暇及是時脩其政刑誰敢侮之盤樂
怠傲是自求禍也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可不戒哉
作戒怠以自儆

戒貪

盜入梁溪之室探囊發篋得白金器數事因警而逸
候人疑而信之色變執于有司計贓抵罪其罪當黥
梁溪慨然曰之盜也妄意室中之藏朝思夕計以逞
于成惟一貪心更無他法方其始入于吾之室也有
謂得志慨然負匱挈篋擔囊而趨不幸而警所得不
足以充其欲則慊然有不滿之意迫執于有司也褻
之所營度而探取者無一可得而得其罪焉與夫世
之貪者亦何異今有人焉挾穿窬之器乘間抵巇幸
人主之不悟以取富貴爵位極矣金繒溢矣子孫官

矣猶且慊然有未足之心一旦溘然朝露則向之所
貪者無毫髮之得而所造諸業種〻現前獨以身當
之淪入苦處有至于積劫而不能脫者自智者觀之
其異于此盜也几何因書之以為貪者之戒

書僧伽事

世傳僧伽為觀音大士化身其神變示現之跡載于
傳記者于耳目不可勝紀予獨書其近年親所見聞
者三事政和五年予自考功員外郎告假于朝迎親
吳興是年秋還抵泗上謁僧伽塔將修供塔下其日

天未明普照長老肫齊走人報曰塔有光相宜速至
瞻禮而奉親携家以往則日始出矣有青色光自相
輪頂如倒浮屠上屬霄漢觀者如堵圍以嘆異得未
曾有及辰巳間天無纖雲秋日愈明而塔之西北隅
第四級銅鐸中現大寶珠色如爛銀如水晶旋轉不
停光彩炫耀鑠人目精凡一餉時若有掣之者珠自
鐸口中入而第五級鐸復吐一珠與前珠等須臾入
者復吐者復入塔之三隅自第四級至第十三級吐
衆鐸皆然惟東南一隅正與日對珠隱不現其楹桷

閭小鐸中亦各有珠垂布周匝璀璨相射如白日晝燃百千燈照滿一塔空中寶光飛騰往來大者如星小者如舍利熠爚繽紛若可承攬至壬午間方漸隱去如是者凡三日而後已時部使者張根劉壽奉使徐禮郡守吳公懋與其僚屬軍會士庶瞻仰以謂自昔顯示神變未有若此之甚者其後賍脣具圖以聞有旨賜號摩尼寶光之塔此一事予得于所見者八年東南大水泗上尤甚淮瀆泛濫不及城者數板城門不固水夜自門以入所漂蕩者凡千餘家人情惶

駭莫知所為方擾攘中有僧持鉢乞食或以餅餌施之且告之言此何求而乃求化耶僧笑不答袒去上服徑趨入水其去如風俄而城樓自摧正湮水道于是人力可施水患遂弭詰旦官吏按視城樓之摧斬斬然無尺椽片瓦之遺積于壞門如累疊然始知是夜乞食者乃僧伽也郡官相率禮謝壇不開扃則所施餅餌尚留鉢中此一事予得于所聞者明年改元宣和其夏京師積水暴集都城之外浩于江湖是時僧伽出現輦轂之下者凡三初見于感慈塔若揮扇

又見于天清塔又現于相國寺東塔皆從二侍者為行道相都人瞻禮闐隘衢巷已而水退都邑底寧有詔進封普慈巨濟大士秩視伯爵誥命之辭有曰具儀屢見萬目具瞻巋然靈光祐我昌祚蓋謂此也予時自太史謫下去京師此一事兼得于見聞者惟普慈巨濟大士滅度至今五百餘年而乃以光景形相威神〻力與人相濟拯危弭患靈跡顯然如常住世蓋其誓願弘深神化自在具大慈悲與此土眾生有大因緣故能示現昭〻若此世謂觀音化身而維摩

詰所說經亦云菩薩住不可思議解脫門能以神變作諸佛事攝受眾生寧不信歟故予直言所見聞者著于篇文不雕飾使深達實相修菩薩行者有所稽考凡與見聞皆發信心歸依妙覺時宣和二年三月二十五日昭武李某沙陽寓軒書

書范文正公事

文正范公為諫官時以言事左遷者屢矣方其在朝自奉簡儉及謫居于外則務為豐腆或問其故答曰吾以自適耳夫進退者士之常而比年以來士風頹

靡進則窮奢極侈以事富貴退則愀然有憔悴可憐之色者皆是也觀公之所以自處者如此可謂深達進退之理矣夫進而簡儉則無所戀著而去就輕退則豊腆則有以自達而忘氣若公之高名豈不知夫進退一如而為此不同哉蓋將以其身為中人法故也予得此事于吳元中給事因書之使復進前輩所為皆有深意

書杜祁公事

彭器資尚書初擢第為天下第一東歸道南都謁杜

祁公語既久祁公教之治生事器資退而思之不曉其意來日復見問其故祁公徐曰無他觀公志氣欲立名節夫欲立名節者非有生事使無顧念妻孥之憂則不可于是器資深服其言中世士大夫以仕宦為家不治生事者十常六七位朝廷任言責者雖有可言之資往往退顧無所歸為妻孥計鉗口結舌者多矣間有不恤此者言出身貶妻孥流離困餓無以餬其口于四方至使流俗指之以為可戒可不悲哉觀祁公之言乃知前輩思深慮遠後進之士不可不知也

書韓魏公事

歐陽永叔嘗問玉局曰魏公立朝大節孰為難玉局曰莫難于定策永叔曰使吾輩處此時當如何玉局曰想亦當然永叔曰吾輩皆能為之何難之有玉局曰然則孰為難永叔曰當英廟初立母后垂簾一日簾中出文字一卷皆訴宮禁中事其辭甚切公以文字置懷中而徐曰是必有內侍交兩宮者簾中曰有之因舉其姓名公曰容臣退處置既歸自取懷中文

字笑之命堂吏書空頭謫降敕徧簽執政且命開封府擇使臣一員步軍司差禁卒二十人呼簾中所舉姓名內侍至都堂立庭中面責之填勅編置嶺外使臣禁卒即日押行來日見上具道所以于是兩宮遂寧若此者乃所謂難故予作晝錦堂記言公不動聲色而措太山于聲色之安蓋謂此也王巖叟著魏公別錄述此一事因書其後

書章子厚事

予備員國史脩哲宗正史選舉志見實錄所載子厚

爭內降除諫臣事可取因書之元祐初母后垂簾內出朝臣姓氏數人皆除諫官子厚于簾前力爭以前不可簾中曰此皆大臣所薦子厚曰大臣所薦當以明揚豈可密有論列上即新位動當遵守祖宗故事柰何首為亂階今雖未有害異時姦邪大臣陰引臺諫與之結黨恐非社稷之福于是皆罷噫引薦士夫夫固大臣之職也然不當密薦之弊有二一則開多岐之門而權去朝廷二則彰私恩之地而没成朋黨宮庭猶且不可況身為臺諫重臣而可若是乎觀子

子厚之言可謂切當于理矣方子厚當軸士大夫喜抵訶其失然自今觀之愛惜名器堅守法度諸子雖擢第仕不過筦庫州縣豈不賢哉語有之曰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君子者斯可矣蓋以思其上者不可得而又思其次也吾于子厚亦云

書曾子宣事

紹聖中董公逸為侍御史奏疏論宮禁中事哲廟怒甚將加遠竄宰執無敢言者子宣適與三省同進呈因奏曰逸庸人不足惜以言事一不當而遠竄所可惜者朝廷之體適使逸得重名耳宰執亦以為言哲廟之怒稍解其命遂寢蘇景謨親得此事于子宣嘗以語予因曰人臣不議忌諱犯人主不測之威僅有惜朝廷之體目一言救之者其罪必解昔論退之論佛骨事憲宗將抵之死裴度救而獲免劉禹錫出守播州度亦以其母老為言遂易連州古人類多如此今不獨無救之者因而擠之又下石焉者多矣此風不可復見可為嘆息

梁溪先生文集卷之第一百六十終

題跋上

道君太上皇帝御書跋尾
淵聖皇帝御書跋尾
皇帝御書跋尾
皇帝御書詔書記
道君太上皇帝賜宗眹御書跋尾
皇帝御筆賑濟御書跋尾
皇帝御筆勉行詔書跋尾

淵聖皇帝東宮賜詹事李詩御書跋尾
靖康皇太子學書跋尾

道君太上皇帝御書跋尾 係本文題

宣和七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有詔內禪二十四日淵聖皇帝即位靖康元年正月三日道君太上皇帝行幸東南八日金寇犯闕二月十日退三月道君回鑾自鎮江府次于南京有旨詣亳州太清宮酌獻是月十六日臣被命奉迎二十日至南京次日對于內殿奏陳淵聖孝思顧以天下養之意道君次下慰勞久之二十二日扈從詣鴻慶宮燒香還宮再召奏對移時有旨罷章太清宮令臣持御書及小字青詞赴闕二十三日朝辭面賜玉帶牙簡即具錄所得聖語奏聞奉淵聖鈞批有知卿奏對忠義煥然之語二十五日到闕對于垂拱殿以所賜帶簡繳納玉府蒙降旨再賜四月初三日道君行宮次京城外車駕出郊奉迎是日道君入居龍德宮臣還自南京前後三被道君御書皆進呈淵聖得旨再賜謹摹勒其二刻諸琬琰以永其傳紹興五年八月五日具臣李某謹跋

淵聖皇帝御書跋尾

臣靖康初誤蒙淵聖皇帝識擢承乏政府凡半年被命宣撫兩河自出師至以疾丐罷凡五十餘日前後祗受御筆七百餘件裝褫成七十軸寶藏私家謹以詔書宣諭批荅五道摹刻于石紹興五年八月五日具位臣李某謹跋

皇帝御書跋尾

皇帝以丁未年五月朔自康王大元帥登寶位前數日以御書遣官齎至荊湖北路賜臣迄今九年矣臣

以衰病屏伏海濱今年春被詔旨令條陳邊防利害
來上臣具奏以聞七月十七日伏奉親筆詔書所以
褒寵者甚渥臣不勝感恩榮幸惶懼戰越之至謹摹
勒上石以示萬世紹興五年八月五日臣李某謹跋

皇帝御筆詔書記

皇帝在御之八載歲次甲寅冬十月叛臣劉豫借助
强虜稱兵南牧侵擾淮壖邊奏來上有親詔征戎車
啟途六師雲集號令賞罰悉出宸衷將士奮勵人伯
其勇捷音係路屢奏膚公功虜氣震讋潛軍宵遁策

勲飲至慶賚畢行皇帝慨然悟前日退避和議之非
治兵飭備有不可已者乃于寇退之初圖為善後之
計德音下明詔以攻戰守備措置綏懷之方詢于舊
弼微臣當叨近司亦與諮訪之列竊自惟念受知最
早荷恩特深平時常恨屏迹遐方徒抱孤忠不獲以
芻蕘之言達于丹扆恭承清問其敢鹵莽滅裂以對
既竭鄙慮條具上聞仰塞詔旨又以朝廷根本時務
之所當先者六事冒瀆天聽惟是學識迂疎言辭拙
直大懼不足以裨廟筭之萬一伏蒙聖慈容以天地
之度燭以日月之明赦其狂瞽而察其拳拳之忠親
御翰墨降詔褒諭所以寵綏之者甚渥訓辭溫厚有
金聲玉振之章筆蹟瓌奇有鳳翥鸞翔之勢天光下
逮蔀屋生輝顧臣庸愚何以報稱竊觀自昔帝王當
承平無事之時圖回治績未嘗不以求言為急務故
堯有衢室之咨舜有總章之訪禹重昌言湯稱好問
況于履艱難之運建不世之勲哉秦詢黃髮而霸業
成漢屈群策而帝功立光武用寇鄧耿賈之謀而炎
運復興太宗聽房杜王魏之言而唐室大競古今一

理何莫繇斯仰惟皇圖治之勤求賢之切博詢精帝
考斷以必行無愧前古則夫并天下之謀兼天下之
智以夫有為修舉政事震耀威武削平僭偽底定中
原紹復祖宗之大業以致中興有不難也臣雖衰病
待盡山林傾耳拭目猶庶幾及見之謹以御筆詔書
摹勒成碑以昭示天下後世使知聖君不忘舊臣詢
事考言樂取諸人以為善者其效如此用為獻言者
之勸不其韙歟旹在紹興五年歲次乙卯秋九月之
二十有五日具位臣李某謹記并書

道君太上皇帝賜宋暎御書䟦尾

宣和內禪燦然明白與堯舜比德視唐三宗為不足道靖康之初金狄犯闕道君南幸淮浙淵聖固守京師兩宮間隔陰有小人交鬬其間所以進退二聖重歡畧無疑阻者實不二心之臣調護之力也至靖康末年在廷之臣多罷云以唐恪聶山耿南仲父子用事專以離間為進退固寵之資偃然自謂外敵之不足慮迨虜騎再至道君不得行入居禁中淵聖始感悟罷唐恪相出聶山耿氏父子奉使割地稍召還

舊人然亦已晚矣城都既破翠華北狩天下臣子所同憤慨咸謂敵强我弱之所致殊不知禍變之興以小人離間為基胎也夫處人父子間號為至難況當國家艱阨之際宗社生靈安危休戚之所繫哉其後唐恪仰藥而死聶山為犇人所誅耿氏父子全家陷沒相繼殂隕天之報施豈不昭然方靖康丙午春臣備位樞廷被旨奉迎道君南都時徽猷閣待制淮南江浙荊湖制置發運司宗暎適自淮甸召還入對又奉淵聖御書如行宮邂逅相見甚欵聽其言蓋惓、有意于兩宮者及紹興丙辰夏臣永之江西帥事後與暎會于豫章暎出示道君御書所以褒獎之者甚厚翰墨如新伏讀相與流涕乃知前日之言信不誣也追思往事十有餘年如一夢間鑾輿沉滞于沙漠而未還中原困于蛇豕而未復痛心疾首不如無生今者天啟上心念父兄之辱親御戎輅以臨大敵將士奮勇盡殲醜類靈旗所指其將恢復境土迎兩宮還故都有問安侍膳之期乎杜甫有言周宣中興望我皇洒血江漢長裹瘡此微臣今日之志願也紹

興六年十二月十四日具位臣李某拜手稽首謹書

皇帝御筆勉行詔書䟦尾

臣昨者誤膺睿獎起于閑廢之中付以方面之寄而臣憂患之餘重以衰疾深懼不足以付副使令剡奏力辭至于再三屢被詔旨不容遜避又蒙天恩親洒宸翰式遄其行有卿宜以安社稷為己任勿間中外勉為朕行之語顧臣學術迂疏才能淺薄何以當此雖力疾之官已數月餘黽勉職事僅免曠敗曾無尺寸涓埃之補此臣所以夙夜慙懼唯欲歸休山林以

逃素餐之責也上章丐罷給冀矜從謹摹勒親筆詔
書于石置豫章公寓中庶几來者有以見聖主特遇
舊臣之意垂不朽云耳紹興六年歲次丁巳秋八月
之十五日具位臣李某謹跋并書

皇帝御筆賑濟詔書跋尾

臣今夏入覲天顏蒙恩內殿引對恭被玉音撫勞良
握臣具言病丐免新任上宣諭曰江西旱災饑民之
食頗有流移煩卿一行以寬憂顧臣俯伏受命不敢
以固辭疾驅之官次本路界首被御前金字牌降到

親筆詔書委以物積粟之家以其食用之餘盡數出
糶以濟流殍之苦臣仰體聖意與本路監司協力推
行分遣僚屬督責州縣勸誘出糶廣几寔惠及民以
稱詔旨凡賑濟饑流民五萬有餘以積粟糶者二十
餘萬石不有願獻錢穀以助賑濟者雖深山窮谷稚
耋惸嫠無不滲漉德澤保全其生夏秋之交雨暘時
若新穀倍收厥價十減七八民大和樂化愁嘆為謳
吟變賀宴為富實感召和氣導迎休祥實自聖主仁
心誠意之所感格或謂至誠不足以動天吾弗信也
詳以親筆詔書勒之于石以示萬世使知中興之運
蓋有本云紹興六年八月十五日具位臣李某謹跋

淵聖皇帝東宮賜詹事李詩御書跋尾

淵聖皇帝毓德東宮十有一年仁孝恭儉數聞四方
于居無所嗜好惟以文翰自娛未嘗暇逸觀所書道
德經少陵詩與太子詹事李詩怡其玩意篇籍尊禮
師傅謙光日新之德可謂盛矣使當承平為繼體守
文之主周之成康漢之文景何以遠過惜乎炎運中
微金寇孔熾嗣大寶于國步艱難之中謀夫不臧卒

蒙大難此忠臣義士所以夙夜痛心而泣血也歲在
丙辰蒙恩來帥豫章僚屬許忻出前數書相示觀翰
墨之如新想風顏之在望悵日月之易逝悼鑾輿之
未還感慨激切不知何所云紹興六年秋七月二十
有二日具位臣某謹跋

靖康皇太子學書跋尾

靖康初某備位樞廷嘗一日同宰執奏事內殿蒙恩
賜坐啜茶有旨召皇子國公出見宰執小帽窄衫玉
帶升自東廂至御座前奏問聖體兩鄉與宰執相揖

日角珠庭眉目如畫進止雍容儼若成人群臣咸竊竦歎從一月遂正東宮位號是年冬金寇再犯闕都城失守二聖蒙塵皇太子亦北去天下聞之莫不痛憤嗟乎生帝王家正位儲貳有温文之德有天人之之相一旦倉卒至此此天命之所以難諶也方淵聖在東宮時書以皇太子學書一幅贈居事李公家藏至今其婿許忻出以示某覽之流涕誌謹其末庶几觀者知流傳之所自云紹興六年七月二十二日具位臣李某跋

梁溪先生文集卷之第一百六十一終

梁溪先生文集卷之第一百六十二

題跋中

書陳居士傳後　書四家詩傳後
舉漳詩卷跋尾　秦少師所書詩詞跋尾
書鄧南夫祭文後　王荀論陸公奏議帖跋尾
跋王府君文編　了翁祭陳奉議文跋尾
跋魏了翁墨蹟　蕭氏印施夾頌金剛經跋
題定林寺清深堂　跋魏了翁楞嚴庵頌
書杜子美魏將軍歌贈王周士

書金字華嚴經普賢行願品後
跋魏了翁墨蹟　跋了翁書子美哀江頭詩
跋了翁廣龜鏡錄　跋了翁自跋政疑論後
題所書普門品　題了翁所書華嚴偈

書陳居士傳後

予嘗愛范華作黄叔度傳初無言行可見之跡後之讀者想見其人如不可及今楊中立先生傳陳居士其文亦然生于僻遠雖無卓然顯白于世者既得居士往傳又得鄒陳二公為之書篆且跋其後以垂不

朽詩書想望其人當亦叔度蘇驅而並駕云宣和二
年三月十一日梁溪居士李某書

書四家詩選後

子美之詩非無文也而質勝文永叔之詩非無質也
而文勝質退之之詩質而無文太白之詩文而無質
介甫選四家之詩而次第之序如此又有百家詩選
以盡唐人吟咏之所得然則此四家者其詩之六經
乎于體無所不備而測之益深窮之益遠其詩之百
家者其詩之諸子百氏乎不該不徧而各有所長時

有所用覽者宜致意焉偶讀四家詩選因其書從宣
和某年歲次庚子仲夏六月十一日梁溪居士某書

舉潭詩卷跋尾

故奉議郎致仕穎川陳公事其母夫人樂氏以孝聞
夫人既捐館舍卜葬于舉潭公為之築庵曰悟真堂
曰追遠亭曰歸真以為祭祀焚修之所故樞密蔣公
右丞陸公已下百餘人賦詩以咏歌之而夫人淑德
懿行益彰聞于時予來沙陽不及識公而與其子正
式遊閒造隱圃觀池亭竹樹之美皆公身搆而手植
者可以想見其為人正式一日捧舉潭詩卷裁書屬
予曰先子平昔留意于此既得修撰羅公序其前矣
願吾子跋之以垂不朽予一再辭不可則為之言曰
天下之大戒也其一義也其一命也臣之事君義也
道合則從不合則去子之事親命也不可以解心故
其生之所以養歿之所以葬既葬而築室以為祭祀
焚修之所又求當世顯人與賢士大夫書而歌之不
如是則孝子必憮然有不足之心焉若公者其于事
親可謂無所憾矣予聞公年七十即謝事優游燕間

凡二十年雖耄而聰明不衰臨終怡然而化則其胸
中所宜養何如哉惜不及識而聞其謦欬之餘也于
既賢公又嘉正式能成先志勤勤而不倦于是乎書

秦少師所書詩詞跋尾

少師詩字婉美蕭散如晉宋間人自有一種風氣所
之者骨骼羸然要是一時才者沙陽俞君出以示予
為跋其後宣和庚子仲夏六月某日梁溪居士某書

書鄧南夫祭文後

不知其父視其子不知其人視其所與遊予來沙陽

時南夫已死不及識、其子肅俊美而力學有以見南夫之義方及觀了翁祭文右丞羅公之跋尾知二公平昔皆與南夫遊從厚善其所稱道不妄又有以得其所行之大槩然則予雖不識南夫固已深知其為人矣南夫雖不通于時有今子以傳家又得名卿碩儒之文悼惜而振發之可以垂于不朽夫又何憾

王局論陸公奏議帖跋尾

凡文之作貴于穀粟布帛適于用而達于理斯足矣予觀陸宣公居倉卒擾攘之間其奏議所陳動中時

病屈折覼縷皆根定仁義道理明白真得作文之體宜王局之敬慕而不忘也德宗在艱難時倚賴如左右手及信任裴延齡輩則棄之如弁髦土梗一斥不復真少恩哉書宣和歲次庚子仲夏梁溪居士李書

跋王府君文編

王以寧周士出其先府君手澤一編示余詩章雅麗筆蹟清勁真為傳家之寶也靖康二年歲次丁未夏四月之三日觀于潭府漕衙之翠藹堂武陽李伯紀

了翁祭陳仲奉議文跋尾

予昔避追見了翁于姑蘇觀其容貌渥然而不枯察其志氣浩然而不撓聽其辯論毅然而不屈竊謂近世以來善處患難未有如了翁者今予來沙陽見了翁祭其令兄奉議文辭意之高潔筆力之遒健與昔時見其容貌志氣辯論無少異焉則信乎養之慎守之固而文章字畫無不似其為人也梁溪李某敬跋

跋了翁墨蹟

予政和乙未年自尚書郎謁告迎親雪溪時了翁自天台歸通州與之相遇于姑蘇一再見有忘年之契

後四年當宣和之初余以左史論事謫沙陽了翁方居南康其族人陳淵幾叟往見之余因寓書通殷勤且以序送淵并致意焉既而了翁荅書辭意懇切至舉狄梁公及本朝李文靖王文正二公事業以相勉予竊怪公相期太過非所以敢當也又後七年靖康改元歲次丙午天子初内禅金寇犯闕予蒙異恩自奉常不旬日擢叅大政實總軍旅之事踰月寇退宗社以安四方救寧叨處樞輔追感知己恨公云亡不及見也未几出使宣撫河北河東兩路月餘而罷旋

即嵐貶由建昌再謫川陝適盜據荆南路梗少留長沙前京畿提刑王君以寧不知于何處得公答予書稿獨缺其首數句示予俾追思補云慨予平生為之流涕教授吳君致堯復出公墨蹟數帖求予為之跋閱卷讀之凜然如對面而聽其聲〻之言也吳君嘗從公遊篤善好學因錄余書序及公所答書并以遺之以答其殷拳之意且見公知予之厚云

蕭氏印施夾頌金剛經跋尾

予嘗讀易觀六十四卦爻象彖辭不離文字而孔子

繫之曰神無方而易无體人曰生〻之謂易然則六十四卦爻象彖辭果足以為易而所謂易者果何物哉及讀釋氏妙法蓮華經觀三十八品譬喻言說亦不離文字而其言曰佛說是經于八千劫未曾休廢又曰若以七寶滿三千大千世界供養千佛不如受持此法華經則二十八品譬喻言說果足以為妙法蓮華經而所謂妙法蓮華經者果何物哉即六十四卦爻象彖辭以學易已明則是六十四卦爻象彖辭如糟粕如筌蹄即一十八品譬喻言說以求妙法蓮華經〻已見則二十八品品譬喻言說如夢幻如影像然則易之所以為易妙法蓮華之所以為經斷可識矣由是推之則釋氏之書所謂金剛所謂圓覺所謂般若所謂湼槃所謂菩薩萬行首楞嚴所謂大方廣佛華嚴一切大乘經典名字方便善巧種〻不同無非明此書者具眼人即其名以契其旨則誦讀書寫受持演說勝妙功德一念周圓宜其世間人天小果莫數譬喻所不能及也雖然理不礙事〻不礙理文字諸相無非解脫故有以聲音誦讀以筆墨書寫

以意念受持以意論演說亦能現獲令人不可思議報應寧不信然觀右文羅公序蕭氏印施夾頌金剛經其文高妙深達經旨又為裒集持經報應十餘事俾併刻之助發信心具于理事可謂無礙矣蕭氏求跋于予故予為言學易之說使知儒佛初無二道學者當以心契之也

書杜子美魏將軍歌贈王周士

余趙寧江謫所取道湘潭王周士出高麗紙求書時金寇再犯關將半年未解予聞召命將糾義旅以援

王室萬一不捷當遂以死報國矣周士未果行而許為之編因書杜子美此篇遺之以激其氣云

題定林寺清深堂

李伯紀被召赴行在適汴流淺涸自臨淮遵陸道虹縣憩定林寺愛西堂幽邃竹木叢密盛夏無暑氣因之曰清深堂命叔易篆其楣以贈長老昌

書金氏華嚴經普賢行願品後

大方廣佛華嚴經者諸佛菩薩信解行證大乘之祕典也所說句偈不可量數而龍　傳于海經貝葉鱗

于震旦凡三十九品為八十卷其後又得普賢行願一品蓋是經深入不思議解脫境界成于普賢則得願品之來雖無量句偈未悉宣布而華嚴宗旨固已畢陳矣有大比邱敏傳以金書是經將建重閣藏于雲巖禪剎予方謫居郢諸假道脩江因施金俾書行願品附于八十卷之末庶几華藏功德周圓法界含生均霑利益

跋了翁楞嚴庵頌

了翁于世悲願宏深淪沒已久如以願力故當復再來觀其所贈東林珪老伽陀所謂休、莫：不可說此不可說亦不可三復其言而悲之再來時節因緣必不爾也

跋了翁書杜子美哀江頭詩

了翁得邵康節易數皇極先天之學心解神悟世故多能前知如丙午歲事嘗為所親者預道之壬寅春公未沒前數日其孫璿肅君建功以紙求字公為書老杜哀江頭一篇乃絕筆也非惟筆力遒勁略無衰病之氣蓋寓意靖康之變于其間以公之學精微知

數之必爾而平生議論慨然不少屈折雖流離顛沛妻子至于凍餒而不顧可謂不以天廢人矣蕭君訪余于武昌出公書以相示為歎息者久之余嘗著論古人處天人之際者正與公合因并書以遺之使讀者知公于古人無間云

跋了翁自跋故疑論後

了翁晚年嘗語所親曰吾往年以論事遭憂患他無足恤所懼者惟死耳今則生死皆置度外未嘗動心觀其自跋故疑論後殆懼死時誦也其後謝謫官表

云海島萬里不如無子之無憂江湖一身彌覺有生之無患則了無懼意夫死生亦大矣以了翁之學至晚年然後不以動其心其難如此學者可不加勉哉

跋了翁墨蹟

了翁書法不循古人格轍自有一種風味觀其書可以見氣節之勁也臨江蕭君從翁遊適得其片紙數字皆輯錄成篇可謂好學也已使為善積累如此何所不至惟在于勉之耳

跋了翁廣龜鏡錄

蘇許公中樞龜鏡錄執國柄者可以書紳了翁廣之有味其言也

跋了翁所書華嚴偈

諫議陳公留心內典尤精于華嚴手寫數道前後抄錄其要積累編秩平生踐履惟以澤物為心處憂患如遊戲蓋深解于此觀其所書世間法界等語真知言之要哉

題所書法華經普門品

諸佛菩薩不捨慈悲不厭生死以濟群品而觀世音菩薩悲願洪深與十方法界衆生有大因緣能施無畏之力為諸衆生之所依怙故普門品言若有無限百年萬億衆生受諸苦惱一心稱名觀世音菩薩即時觀其音聲皆得解脫即理而言所以表法謂如一念熱惱即抗火坑一念變異即飄墮羅刹鬼國一念瞋毒即為蚖蛇惡獸一念貪恨即為惡人怨賊一念殺害即為刀杖一念繫縛即為杻械枷鎖而觀世音者豈異人哉稱其名號觀其音聲旋倒聞機反聞自性則諸苦皆空應念解脫然理不礙事事不礙理故

有常念恭敬供養觀世音菩薩者隨感而感應如影逐形如響答應真有火坑變成池者真有脫羅刹鬼國之難者真有刀杖段段壞者真有杻械枷鎖自脫者畏神之力不可思議佛如實說非虛語也某遇先妣衛國夫人吳氏忌辰既書楞嚴經觀音圓通品以施澧州夾山長老覺海大師善能使置所建觀音正法樓中以資冥福又嘗法華經觀音普門品以遺之使世之瞻禮者知菩薩威神之力不可思議如此二經相為表裏不可闕也理事雙修所謂觀世音者歷

幾乎人〻見之

梁溪先生文集卷之第一百六十二終

梁溪先生文集卷之第一百六十三

題跋下

跋道鄉墨蹟　跋李光之墨蹟

跋蘇東坡書　跋襄陵春秋集傳後

跋山谷書　跋山谷草書

跋米元章書　跋曹馬摹本

跋歐陽公書　跋石曼卿書

跋蘇東坡小草　書寄叔老易傳後

題唐朝賢將傳後　題修西方念佛三昧集要

跋司馬溫公帖　跋顏魯公與柳晃帖

跋鄒公詩　跋慶餘長老開堂疏

醉筆　跋張秘仲柜遺藁二

唐子方林夫送行詩章表跋尾

跋趙正之所藏蘇東坡春宴教坊詞

草聖　行書

跋溫公帖　書陳瑩中書簡集卷

跋道鄉墨蹟

侍郎鄒公碩學勁節為天下之所宗仰詩銘精深有

古作者之風字畫如其人自可寶也

跋李元之墨蹟

予生平不識李元之獨聞其為人經術修明議論勁正節操高邁趣與時異久困州縣迨靖康初閤首薦之累遷國子祭酒而李元之初未嘗到都城其後予謫居于雲安道南昌遊西山王隆觀乃聞元之赴召至京畿道阻不得進而還相差數日不及見建炎初復除秘書監促其來未几予丐罷相東歸亦不知元之曾供職否也臨江蕭君訪予于武昌首詢元之則

云病不能赴行在所已亡矣朝廷以寶文閣待制贈之因出其往來書帖一卷相示又云元之亦以不一見予為恨予于元之不為不相知而卒不一識面士相見之難如此可勝嘆哉元之與陳瑩中游夫定一流人凋落殆盡良可為天下痛惜者也

書襄陵春秋集傳後

孔子道大天下莫能用因魯史作春秋以俟後世君子雖其義難知然大旨不過尊王黜霸褒善貶惡內諸夏外夷狄志天道謹人事而已春秋經世其言簡而法三傳緯經其說博而詳簡而法者必待夫博而詳者載事實釋義例然後聖人之志因以不泯而後世得以知之猶天之垂象昭回森布推步占驗非得甘石之書則何以仰觀此三傳之于聖人所以不為無功也然三家者所聞見異辭所傳異辭各有所長而時有異同不合之說則學春秋者宜精思深考揆之以道究之以理取其是而去其非則聖人經世之志得矣或者舍經而信傳則是得枝葉而忘本也棄傳而觀經則是棄甘石之書而窺天也二者胥失予

志此久矣襄陵許崧老作春秋集傳取三家之說不悖于聖人者著之篇而刪去其所不然又斷以自得之意有發于三傳之所不能言者得而讀之廓然如披雲霧而觀天日之清明粲然如汰沙石而見金玉之精粹然後知三傳果有功于春秋而集傳又有功于三傳至于斷以自得之意則與夫三家者齊驅而並駕也其于學者豈小補哉噫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蓋筆削之際游夏不能措一辭使得其時而道可行于天下則誅賞廢置宜如何哉雖不見行事

而垂之空言猶足以使後世知君臣父子之道故太史公曰有國者不知春秋前有讒而不知後有賊而不免為人臣不知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為人君父者而不通春秋之義必蒙首惡之名為人臣子者不通春秋之義必陷于誅死之罪其實皆以善為之而不知其義被之空言不敢辭然則學者其可不盡心乎欲盡心焉當自此書始建炎二年歲次己酉新正月二日武陽李杲跋并書

跋蘇東坡書

東坡書初類李邕中類徐浩晩乃自成一家其用筆側以取勢與柳公權之論殊不相同必有能辨之者

跋山谷書

山谷行書每多偃側此卷獨不能殊可愛也梁溪病叟觀于都嶠山陰

跋山谷草書

山谷草書晩年之妙追步古人張顛懷素正應此爾

跋米元章書

米老書深得古人運筆意但不可求于規矩法度間耳書體出于瘞鶴銘多行草少見其真書諱所短故耳

跋曹馬摹本

龍眠摹寫曹將軍馬山谷草書少陵丹青引筆蹟妙甚可為十軸之冠

跋歐公書

歐陽文宗公書清勁常異自成一家公嘗言學書如風送行舟用盡氣力不離本處蓋不以書自許士大夫寶藏其真蹟非以名節可貴故即意外得謗無如公者賴韓富諸公辨明之乃得自白于世故陳瑩中

嘗跋其書云使嘉祐前見此書者皆如今日則朋黨之論亦何由而興故東坡亦以夢奠之後履傳千祀證之報危多在于生前而是非常定身後可勝慨哉

跋石曼卿書

石曼卿與范文正公歐陽文忠公蔡君謨蘇子美遊皆以豪傑許之好事者至稱其仙去觀詩篇筆蹟真一代之偉人也

跋東坡小草

東坡居儋耳三年與士子遊墨蹟甚多余至海南尋

訪已皆為好事者取去靡有存者甚哉好惡之移人也方紹聖元符間擯斥元祐學術以披以魁惡之者必欲置死地而後已及崇觀以來雖陽斥而陰予之殘章遺墨流落人間好事者至龕屋壁徹板屏力致而寶藏之惟恐居後故雖鯨海萬里搜裒殆盡此與跡削于生前而履傳于身後者亦何以異北歸次端溪郡守陳侯出示小草一幅云得于錢塘僧舍蓋坡倅杭時所書也士大夫所藏真行多而草書此幅尤可愛寶云

書寄菴老易傳後

曳其輪之象妙處在曳〻者自後牽車以緩其行也坎為輪與既濟未濟互體皆有坎而初九九二處其後故象為曳其輪睽體亦然故六三之見上九為見輿曳自六三觀之則上九處坎體之後疑其無適已之意故也曳之象在陽爻則非才之剛而孔武有力者又安能曳車以止之哉至賁之初九亦處坎體之下則以舍車而徒為象此之謂唯變所適由是觀之豈非字〻有象而互體之類曷可少哉此秘殆亦昔人所未覩也前所錄數十條皆考于象而為之說既與世之說易者不同于襄陵易傳亦有合不合者顧參考之取其是而削其非因風詳以誨諭為望聖人立象以盡意雖如觀天下之不可窮然意之所在要自有至當去處吾人即象以求之正如法家斷案鋪陣法律求所以當其罪而止耳不當其罪則以笞杖為徒流相去遠矣此所以必資于講貫之益在兖君子以朋友講習理義之說孰有大于此惜乎江海之遠絕而音問之難通也此編切告勿以示人非惟尚

口乃窮之時不足以取信于世亦其間有未安者隨得隨改也所著易傳九卷總論一卷合二十二卷外篇釋象七卷訓辭三卷明變類占衍數各一卷俟定居當悉錄致左右以求證明唯痛加斤斧乃所望也

題唐朝賢將傳後

梁溪病叟曰為將三世道家所忌豈非陰謀多而以殺戮為事故耶惟懷仁輔義公正無私宅心慈恕以殺止殺常出于不得已者可以無咎而慶流後人唐朝賢將不乏人矣獨郭子儀李晟號為後嗣後世其

家名垂不朽子儀忠厚長者未嘗忘殺而晟克復長安市不易肆遠方信宿而後知王師之入前史謂三王之兵不過如此身享安樂子孫蕃昌且多賢者天之報施詎不信夫善為將者宜鑒于茲

題修西方念佛三昧集要

慶國夫人鄱陽張氏謹發虔心募工鏤板印造修西方念佛三昧集要一部普勸發無上菩提心者至心歸依西方淨土殷勤恭敬念誦阿彌陀佛尊號如法修行盡此報身隨往生同成佛道一切有情均霑利益

跋司馬温公帖

朝廷之上事富貴當而不貴苟寬言貴盡而不貴苟合苟寬則姑息苟合則雷同而其弊有不可勝言者熙寧間定謀殺聽以按問欲舉自首減等之法非不為寬而廷臣毅然爭之反覆論難不去至有以罪去者懼姑息之為害而展盡底蘊不敢為雷同之說也當是時去嘉祐治平未遠其遺風餘澤能使士大夫如此豈不為天下福哉數十年間士風一變以馴致禍亂其源非無所自也觀司馬温公與雜端劉公帖推許之重乃至是前輩之意遠矣夫

跋顏魯公與柳晃帖

魯公草書摹傳于世者多矣此帖尤奇雖筆勢屈折如盤剛刻玉勁峭之氣不少變蓋類其為人柳晃唐名士也魯公名呼之而自稱老夫亦可以見當時士契之梗槩云

跋司馬温公趙清獻公帖

永嘉鮑君仕不過州縣而卓然自立不阿世以取容則意群經為之訓釋觀其所上論趙清獻公新書法

識度有大過人者非苟然也司馬温公趙清獻公皆貽簡尺以獎予之歿雖久而名益傳嗟夫士負所學生不逢時老死山林又無一世鉅公為之稱道與草木同腐者多矣可勝慨哉

跋鄒公詩

積德鍾慶貽範將來必有賢子孫繼其後身享重名膺受福祿必有賢祖考啟于先此古今之通理也歷攷載籍士大夫家世濟其美沒以光大靡不由此觀舍人公丁寧訓誨之時節中都官懇懇之奉承之意

為人父為人子孫之道盡矣名聲福祿之報在其曾孫侍郎卓然為世偉人子孫又多賢者鄒氏之門與未艾也願廣其傳以為士大夫之勸

慶餘長老開堂疏

法門差別善財勤南歷之誠祖道流通達摩露西來之旨萬派殊流而宗于一海千年暗室而破在一燈雖桃發前村自含真諦而琴逢妙指方暢音清瑜之者良馬見鞭迷之者癡猿捉月蓋飯色之殊實氣所感不齊則藕絲之掛須彌終難信解不有宗匠誰為

卷之百三十六　十

津梁餘師上人物外逍遙法中奇特為己則心境俱冥應機則殺活臨時禪律通融普契樂天之閒雲山遠靜今難思大之居而況維摩示疾而莫匪為人阿難辭世而重來說法既俯從于與願宜遂演于潮音肯令雞嶺曇花不開閩嶺必使曹溪法雨重洒建谿至道不煩當仁不讓謹疏

跋尾

右建州大中寺長老慶餘師再開堂疏先公太師所作也元祐中先公任松溪尉師住邑之中峰寺語道相契數以手帖往還時參政呂公謫居建安嘗詢衲僧中可與語者先公以師對呂公諭州郡請住大中寺學者雲集凡半年餘呂公一日約先公同遊武夷山及歸則師已遷化一復時矣方其云寂升堂集衆告辭跏趺而逝經一晝夜顏色不變呂公泣涕痛悔恨未嘗款叩師之關鍵先公謂師平日所得奇特盍歸誠祈懇倘能復來呂公焚香再拜親以小磬就師耳根擊之至數十聲師忽開眼笑曰已相別何必爾為公當再留七日遂下坐復居方丈呂公咨問道要

卷之百六十三　十二

且請師再開堂以疏文屬先公援述其間有維摩示疾而莫匪為人阿難辭世而重來說法之語蓋紀實也既七日再升堂而化呂公為作碑具載本末置寺中宣和元年自左史謫沙陽道建安遊大中寺猶及見碑讀之一再過私竊嘆仰後十四年紹興壬子歲被命宣撫荊廣經由建上屢經兵火寺宇僅有存者問碑所在則已亡矣為之太息又三年有住持龍山僧元植者師之法孫也聞嘗訪師遺蹟惠然見過出先公所與師手帖以相示翰墨如新讀之泫然因留

藏于家傳示子孫而為親書四帖及開堂疏以遺之用慰其心且使世之學佛者知道力之固先生一如去來自在有如此者

唐子方林夫送行詩章表跋尾

竊觀唐質肅公論潞公燈籠錦事有以見當時士風何其忠厚之至也夫大臣邀寵進不以正臺諫論列乃其職也人主未察震怒竄貶亦理之常而在廷之臣中執法如王舉正史官如蔡襄皆抗疏直前以營救之能文如梅堯臣李師中之流又為作歌詩叙述

歎賞以激義夫之氣天子悔悟卒行其言不旋踵徙內地召還復用嗚呼茲非士風忠厚而盛德之士耶其後諫院公亦論荆公于熙寧間觸權臣怒謫官嶺海當時名士以詩送行者雖不乏人而營救之風則亡矣一斥不復卒義抱義納音之臣流落以死其視嘉祐得無愧乎至元符中道鄉鄒公以論椒房事遠竄則餞送者悉置憲典中丞安公彈奏猶以為輕望其據義以爭難矣誰復敢以詩章指時事而揄揚其美哉茲風一扇士氣頹靡習熟見聞以鉗口結舌為當然任言責者不過扶摘細故以塞責隨時俯仰以為進身之資其視朝廷闕失不啻如越人視秦人之肥瘠甚者至顛倒是非變亂白黑以惑人主之聰明其肯長慮卻顧為防微杜漸之計耶燕山之後廷臣至無一人言者職此之故馴致禍變至今為梗非無自而然也由是言之祖宗謹擇臺諫使之敢言以舉繩愆糾謬之職涵養士風使之忠厚以盡激濁揚清之義豈非制治保邦之要道歟唐氏父子繼論時宰于權寵方隆之日面折廷爭無所顧避使名節之美

萃于一門可謂賢矣復用與不復用固不論也然二公之殁碑誌不立其族子邵陽太守遵懼歲月之綿遠而前德之湮墜裒集章表及送行詩等合為一卷將刻諸石以垂不朽其意豈獨貽訓後裔為家世之光哉使士大夫知前輩風節凜然若此有補天下多矣是可嘉也

跋張嵇仲樞密遺藁一

人才因事而奮節義臨難乃顯蕩陰之役血濺御衣獨有一嵇紹安史之亂首唱義兵獨有一顏真卿未

泚之變叱三館之士使不從賊獨有一何蕃豈易得
哉靖康之季分四道總管以衛王室及金寇再犯闕
或擁兵坐視而不進或棄軍遠遁以自全獨樞密張
公揔師西道轉戰以達都城所謀不從城陷被執猶
惓惓抗章欲立趙氏其忠于國家大節如此雖古人
何以加諸某頃執筆螭坳寓直東省公時夕拜瑣達
周旋甚歡迨靖康間宣撫兩河辟公之子叔獻以從
嘗見所與家問勉以忠義固已歎服其後聞公遂死
國事為之流涕自靖康至今十有一年叔獻持節江

東其帥守豫章相遇于貴溪道中出示遺稿數軸讀
之不覺潸之承睫也嗟乎士固有一死非死之難處
死之為難也如公之死得其所矣彼忘義而偷生者
得不少有愧哉

跋二

士之立名節死國事雖志氣有所感激其平時胸次
所養必有大過人者遇事而發非偶然也段太守以
芴擊朱泚或謂武人一時奮不顧身柳子厚獨為裒
集遺事作傳以明其非真知言哉樞密張公忠義之
節著矣臨去國日自期必死以書屬其兒叙平生所
操守真所謂中有所養臨大節而不可奪者耶書尾
猶欲託不朽于墓表若區區于為名者是不然名固
士君子之所貴也聖人以名節砥礪天下故士有舍
生取義不求生以害仁者唐顏魯公知必死李希烈
自為祭文墓誌常寘坐隅與公用心何異近世名節
不立而惟自全之為務宜乎遭國家之大變而伏節
死難之臣不能無愧于古人也如公卓然所自立如
此吁可畏而仰哉

跋趙正之所藏東坡春宴教坊詞

東坡樂語信筆而成初不停綴改不過數處屬對精
切皆經史全語不假雕琢自然成章吁可畏而仰哉
卷尾章草書淵明詩紙背乃講筵當讀寶訓藝祖遣
潘美曹彬下江南方畧此軸所謂三絕真可寶貴也

醉筆

東坡醉中作醒時文章令人醒時作醉中語殆不可
解也

草聖

東坡晚年草聖之妙如此蓋積學所致非特在于天資軼群絶倫也

行書

東坡行書萃于此軸直無愧于古人

跋温公帖

紹興七年歲次丁巳初夏中澣彭城鄭顧道經從豫章出示温公帖觀于精忠堂凜然如對盛德之君子瞻其儀刑而其語論也使人欽慕不能不能自已武陽李伯紀書

書陳瑩中書簡集卷

故贈諫議大夫陳公與先公太師同年登科相好之情如兄弟然某為兒童時固已熟知公名政和乙未歲某自尚書考功郎謁告迎侍先公于霅上時諫議公自通州徙居天台邂逅相遇于吳門得一再見遂沐稱賞宣和己亥歲某自左史以言事謫官沙陽沙陽諫議公鄉里也時公在星子因其姪孫淵往省公寓書以通殷勤蒙誨荅良合渥直以狀梁公李文靖王文正公事業相期愧不敢當然竊不自意公見知之深也靖康初蒙恩識擢于變故擾攘之際公已捐館不及見每感知已未嘗不泫然流涕迨紹興丙辰年被命帥守豫章以淵攝機幕暇日出示公平生往來書簡凡若干卷翰墨如新慶弔問勞外多論易象佛書及行已立朝之大節信筆輒千餘言理致條暢文不加點信乎道學淵源自其胸襟流出特立獨行之操非衆人之所能跂及也是可寶藏傳之雲來以俟後之君子

梁溪先生文集卷之第一百六十三終

梁溪先生文集卷之第一百六十四

哀辭　祭文

蕭子寛哀辭　劉仲偃大資政哀辭并序
朱時發哀辭　弔國殤文
祭伏波廟文　北歸祭文
祭雷廟文　祭南嶽文
謁廟文　謁先聖文
哭惠女文

蕭子寛哀辭

富貴而壽子孫蕃昌此世之所謂福也貧賤而夭子孫不振此世之所謂禍也福善禍淫者天也而致之者人也雖聖人立言垂教使人勸善而懲惡亦不出于此矣然而天之道幽遠而難必為善者未必福故以原憲之賢蓬戶而甕牖以展禽之聖道佚而阨窮好學如顔子而早死信道如楊雄而無後是福善之道有時而不明也為善者未必禍故以屠沽斗筲之才乘時而致顯位以狙獪負販之術殖貨而比封君殘如盜跖而得終其天年酷如杜周張湯而子孫咸顯大于當世是禍淫之道有時而不行也夫得福者君子之常而反禍焉者君子之不幸也得禍者小人之常而反福焉者小人之幸也將處夫幸不幸之幸固未可必而君子之所以治心脩身尊德性而道問學者蓋專以自為豈竊竊然以是徼福乎大哉問學已明德性已成志氣之脩其視富貴如浮雲精神之全其視身世如夢幻若然者雖貧不慊于貴雖夭而有所謂不亡者存雖子孫不振而有所謂傳而不知其盡者存榮辱驚懼不入于胸次其精神志氣足以

傲倪天地而與外生死無終始者為友又奚禍福之足云昔者吾友子寛嘗從事于斯矣子寛姓蕭氏名恒世為延平之尤溪人博學好古凡六經諸史百家之言陰陽五行天文地理之學貫穿馳騖無所不通與人持論辯博閎肆聽之纚纚忘倦尤善著書自成一家言其為人孝友愷悌廉尚節操于世味泊如也然而學成而道益窮志立而身愈困自擢第歷官凡二十年而位不升于朝列負郭之田不足以餬口官于南雄不幸遘疾而死而年不逾于五十傳家惟一

子且以疾廢是君子之所謂不幸者舉集于其身自世人觀之其不可哀也耶然子寬于子平昔最厚善予嘗從容叩其治心脩身之說高明穎脫無所滯礙非徒言之亦允蹈之故其生也能輕富貴而甘貧賤則其死也所謂壽而不忘傳而不知其盡者必有在矣世人哀之安知其不以此而復哀世人也予懼世之察者致惑于其間故作為哀辭以道其意其辭曰

有美一人兮外和而內剛韞金玉之精粹兮佩蘭芷之芬芳包古今于學問兮達志意于文章位不足以

稱其德兮祿不足以養其生謂雖老而早死兮宜有子而病狂哀善人之不淑兮信天道之叵量惟君子之脩身兮責力學而自强蓋端以為己兮豈責報于彼蒼存一氣之孔神兮體此道以翺翔齊死生于晝夜兮何富貴之足臧觀吾身于露電兮顧委蛻之何傷并天地以悠久兮與日月而爭光外萬物而獨立兮謝塵寰于粃糠嗟世俗之迫隘兮咸物遂而我忘眇所得之毫釐兮遂志盈而氣張廓宇宙以遐觀兮寄一身于八荒前千古之悠悠兮後百世之茫茫倫榮耀于瞬息兮將見笑于大方夫豈得擅而有之乎溘朝露而泯滅與草木以同腐兮但山高而水長惟夫子之英爽兮顧雖死而不忘託友義于斯文兮庶德之播揚

朱時發哀辭

朱童字時發洪州分寧人少遊太學頗為時輩所稱用蹭不第老以恩調信州主饒簿其為人純厚篤實恂恂如不能言與朋友交淡如也久而益親聞人之善若己有之稱誦惟恐于人不及所短非獨絕口不

言又為之掩匿惟恐人之知之蓋其天性如此雖志好佛疏食惡衣凡四十年既簿上饒歎曰仕途乃成佛作祖之捷徑也凡職事有可以利益于人者知無不為雖甚勞苦同僚所憚時發皆以身任之初共指笑後知其出于誠心乃靡然嘆服罷官至京師調岳州司儀曹事予時自考功郎官謁告迎親吳興與時發會于維揚呂舜徒家予約時發渡江同游焦山為一日之歎欣然相從既抵焦山則相與徧遊僧廬躡磴道登絕頂以望大江其飲食行步如壯者既同歸

宿舟中談笑至夜分不倦又作書以遺予親及諸季以叙平生語旦時發渡江如儀真予亦解舟而東不復相聞舟次姑蘇適有客自外江來者首詢時發動靜則已亡矣予愕然駭歎詢其所以則云時發是日渡江未至儀真三十里謂僕夫曰吾倦欲寢卧無驚我久之不覺視之則已右脅而逝抵儀真親戚愕然為之棺歛支體柔軟顏色如生有異香襲人久之方散嗚呼夫生之于人亦大矣而時發處之如此豈非平日信心堅固熏脩不已之力歟予竊嘗謂人之有

生死猶日之有晝夜此必至之理也方晝從事于膠擾之中而其心恬然者以夜有所歸宿而安身也苟無所歸宿則其心豈得契然莫為之慮哉至于生死之際則不然自少得壯自壯及老日趍于死地惟知營〻以厚其生而無一念以厚其死方且恣情縱欲日造諸孽一旦溘然則曩之營〻者無一可得而孽力現前固有沉綿疾苦願死而不得者幸而得死流浪轉徙散入諸趣豈不哀哉若時發者所見高明卓越予不得而知也然于死生之際翛脫如此是必有大過人者予平日既與之厚又其死時眷〻于予若相别然故為之作哀辭以叙述之此非所以哀時發乃哀夫不若時發者云

事之大者莫如死生惟有生之必死如晝夜之代更晝從事而心不惽以夜有所復乎安如鳥之得託乎林而獸之得棲乎山谷有攸處乃罔後艱奈何死生之際殊熱視而恬然少壯逐物老又甚焉鐘鳴漏盡而不止日暮途遠而逆施溘爾朝露推業是隨淪入異趣大智所悲猗與時發信根絶熟四十年來一齋

一粥諸惡不作諸善奉行年彌高而德彌劭學愈精而道愈明謝浮生于如脱屣宜神想之飛升追惟平生于予獨厚旋踵之間失此良友惟堅固心乃妙法門後之覽者庶有感于斯文

劉仲偃大資政哀辭

靖康改元之夏金人攻圍太原聚重兵河北境上予承乏樞庭被命宣撫兩路以真定帥資政劉公為副秋七月予得旨駐師懷州劉公治兵遼城以王淵王璞鄭建雄統制軍馬時制置使解潛龍圖閣待制折

彥質主隆德府路都統制折可求都轉運使張灝主
汾州路期以七月末進兵獨解潛與虜騎遇南北關
力戰而潰餘皆不進予上疏請治諸將不如約者且
止諸司無得專達一聽宣撫司節制以議再舉不如
此必誤國事願乞罷去有旨召赴闕議事而以种師
道代時八月二十三日也已而師道病死軍中即以
劉公為宣撫司折彥質副之其冬金人兩路深入劉
公造朝城陷遂死節于虜營嗟乎士固有一死或重
于太山或輕于鴻毛非死之難處死之為難也處之

而是如張巡之睢陽其食人以為糧者可食也處之
而非如樊系之草朱泚冊文冊成而後仰藥又何補
哉方靖康之末天傾地覆君臣易位朝鮮伏節死難
之士几何不為夷狄所笑而劉公毅然不以用舍動
其心視死如歸遺書其家陳義可觀足以激懦夫而
羞失節之伍豈不誠烈丈夫哉使其平生行已不無
瑕纇猶可以大節而掩小疵矧夫愷悌之德强敏之
才疏通之智如銘議之所載皆有大過人者是宜贈
典褒崇錫謚忠顯天子親書其碑額以垂榮于無窮

也余與公幸有一日之雅其子子羣以墓銘謚議來
求挽章予謂既葬則挽章無用作哀辭以慰其心焉
其辭曰
士有一處死之為難死得其所名重太山猗嗟劉公
唯人之傑舍生取義成此大節夷狄歎息矧夫士夫
激懦媿婾名教之扶美謚易名褒章篆碑為宋忠臣
萬世同輝我作哀辭以慰其子勿為公哀公實不死

弔國殤文

永和九年春用師西鄙熙河帥劉法與其軍俱殲用

事者以為節制罪之贈典不及予竊哀焉作斯文以
弔之其辭曰
夏人不賓兮西鄙聳驚蝟結蟻聚兮屯犬羊之羶腥
帝赫斯怒兮命諸帥以徂征裒師鞠旅兮致天討于
不庭蕞爾小醜兮敢讐大邦匿其精壯兮示以不爭
王師如入無人之境兮遽奏捷于三秦縱四路之分
入兮以全力而制熙河之兵惟熙帥之寡謀兮知不
可而弗明統千萬之驍勝兮謂可以深蹂而橫行路
邅迴以崎嶇兮山斗絕而崢嶸決積水于千仞兮灌

長波于聯營師不戰而自屈兮失天時與地利覇出
塞之幾何兮亡隻輪與匹騎豈無偏裨之勇略兮與
士卒之猛鷙棄甲兵之精堅兮投器械之犀鋭山積
雲委不可以數計兮咸舉而填于盧山之壑摧于饑
虎之喙彼本兵之何人兮方懼罪而自為計匿實狀
而不以聞兮謂馬蹶而崖墜士卒散于逋逃兮將吏
殞于自斃痛忠魂之誰訴兮激壯士之憤氣惟一勝
而自負兮乃兵家之常勢柰何不使吾君之得聞兮
以邊事而為戒邈九重之高深兮豈天下之耳目皆

可以欺蔽也嗚呼噫嘻想夫貔虎之將熊羆之師耀
日戈甲蔽野旌旗力屢勢窮漸車裂帷鼓聲不起士
氣已衰進不得戰而退無所歸鷩魚游于鼎沸駭獸
陷于危機方腹背之俱潰何爪牙之可施蹈踐紛藉
奔崩流離血膏草莽骨委山陂氣鬱〻以銜冤魂悽
悽而罔依兵有節制固不可為違若李廣之失道與張
騫之後期或逗遛而怯敵或敗北而喪師失軍事之
機會故可以違節制而罪之豈有肝腦塗地身首分
披執干戈以衛社稷援枹鼓而死邊陲忘其大烈据

此細微縱一帥之有罪顧三軍之罔知賵弔不及賻
贈不時沒者已矣生者長悲其何以勵封疆之臣而
懈邊人之思古者命將付之閫外便宜則行不從中
制量敵而進慮勝而會利則伸而鈍則蟠戰必勝而
攻必潰亞夫細柳之軍雖君命有所不受充國金城
之策雖衆口莫得而議也後世行軍顛倒紛綸以將
帥為不足信則盡護之以中人口含天憲手握國鈞
功罪莫實賞罰不倫掣肘縶足智謀罔勝彼九節度
之師皆以敗者以有軍容之朝恩而李德裕之相武

宗所以能討叛鋤逆者以盡罷諸將之監軍知此甚
易其誰敢陳吾獨悲夫事君之事食君之食荷戈從
軍死固其職雖身沒而名顯可嗟悼而嘆息茫〻廣
地兮流沙千里空山無人兮羌行如鬼砂磧不毛兮
霜雪下墜魂兮歸來兮彼西方不可以止敷德澤于
幽明兮惟聖天子

祭伏波廟文

年月日具位李某謹遣男宗之以牲酒香幣之奠致
享于忠顯佑順王之神曰惟神功施一方血食千載

英爽如在人賴其庥而某負罪明時遠涉絶島假道鯨海實仰威靈屬苦瘴癘阻造祠下聊致薄禮神其鑒之尙饗

北歸祭文

年月日具位李某謹以牲酒香幣之奠致祭于威武行宮恭承大恩許還中土再涉鯨海曾不踰旬祥飈送帆頃刻千里克濟重險非神疇依敢以牲牢躬禱祠下冀得吉卜以終神庥尙饗

祭雷廟文

年月日具位李某謹以牲酒香幣之奠致享于威德公之神曰惟神皷動萬物宣暢天威宅于海陬一方蒙福而某負罪遠謫久留此邦玆荷上恩許還中土道里遼邈山川脩阻衝冒瘴氛大懼顚越敢以牲醪躬薦祠下正直是與冀終相之尙饗

祭南嶽文

年月日具位李某謹遣左從事郞宣撫使司幹辦公事鄭昌齡以牲牢酒醴茗果之奠敢昭祭于南嶽司天昭聖帝之神天地凝結五嶽環峙奠鎭方維爰運中微金戎干紀傲擾華夏岱常嵩華或淪夷狄或汙僭竊獨玆衡嶽巋然雄尊作鎭南土爲朝廷重其庥士民孰不仰止某以不材誤蒙上恩宣撫荆廣總師取道置司長沙經由嶽下戎事倥偬密邇祠庭不獲造詣遣官攝祭牲醴之奠惟以告虔肅淸一方捍禦外侮神其祐之尙饗

謁廟文

某肅將使命兼領此邦眎事云初奉神敢後春玆疲瘵務在撫綏俾有成功尙期陰相

謁先聖文

某叨膺宸命兼領此邦適當眎事之初敢怠將誠之薦惟王功施萬世澤被斯文具載格言付之後學其敢忘于垂訓庶有效于微勞

哭惠女文

予謫官自京師挈家抵無錫得一女以惠名之生未月予單騎如貶所半年而後得家問則惠女已亡矣雖在襁褓詎能忘懷作斯文以哭之極其情而卒歸之于正云其詞曰

負罪在降兮汨吾南征惕咸省咎兮敢稽于程變被
委女兮有咏其聲割慈恩愛兮单居啟行山川阻脩
兮鴻雁無憑一書為重兮萬金為輕開緘掩泣兮失
此孩嬰舐犢之愛兮詎能忘情言念幼孱兮岐嶷夙
成日辰孔嘉兮骨相豊盈載衣之裼兮乃畀之名期
爾壽臧兮多福是膺云胡不淑兮朝菌同榮蘭出其
芽兮霜霰已零玉韞于璞兮斧斤曷脉傷心孔哀兮
涕泗縱橫知我如此兮不如無生嗚呼人生一世兮
如夢一覺速若電露兮虛若影泡有而非實兮其孰

能考殤子為壽兮彭祖為夭雖有修短兮意亦何較
請原其初兮大化黙造氣變有生兮賦此形貌七情
與俱兮喜怒誰教其識始分兮指顧而笑倚者自遂
兮短者自㬥自少得壯兮自壯得老均有所歸兮刧
兹襁褓譬諸草木兮灌莽叢阜或失其所兮萌蘖枯
槁茫然天運兮恩怨奚報緣熟其來兮本　愛樂緣
盡則往兮又何足悼一氣聚散兮死生醜好凡情糾
纏兮志想顛倒背覺合塵兮自羅悲惱勿謂鍾情兮
忘懷以道攬涕收淚兮有愧于達者之所勞

梁溪先生文集卷之第一百六十四終

祭文　青詞　疏

祭陳瑩中左司文　祭姨母吳宜人文
祭余相公文　祭黄大資政文
祭高祖妣文　祭曾祖妣祖妣文
祭叔祖文　祭翁士特郎中文
祭張次東中奉文　祭許崧老文
祭黄子鳳通直文　祭楊侍郎文
祭胡氏妹文　潭州薦陣亡青詞

降聖節青詞
禳火設醮青詞
吴江寧境寺齋僧疏　福州安國院施錦法座疏
潭州薦陣亡水陸疏　福州東山文殊修菩薩疏
福州鼓山齋僧疏　福州聖泉院齋僧疏
邵武軍泰寧縣羅漢巖設供疏

祭陳瑩中左司文

維年月日具位李某謹以清酒庶饈之奠祭致于故左司陳公之靈惟公擢秀甲科實自妙齡浸階朊仕諤然休聲以節義為防範而行不苟合以公忠為鑒義而物無遯情其在言責抗章論辨不可勝紀而言之最著有先知燭見之明其于譴逐險阻艱難無不備嘗而心不少懈者唯愛君憂國之誠一斥不復踰二年年而志氣不衰容貌不枯者蓋其所養之厚脫去世累恬然委化而了無芥蔕恬無疾苦者蓋其所造之精嗚呼哀哉天之生賢千載比肩而在理有不可知者既克生之而不使之有成人之云亡士夫是悼而在公無可憾者身雖没而有不朽之令名惟公

胸中素所蘊蓄雖設施之未曾然推原其心夷考其行合海内之公言古之所謂自任天下之重特立獨行而不顧者諒非公而誰稱嗚呼哀哉公與先子平生故人金石之交情均天倫我初識之浙江之濱忘德與齒襟期自親迨謫沙陽遺問殷勤許與之厚銘心書紳我歸自南遠遭閔凶旅若杜門公亦北徙一水相望慰誨諄諄何輸墨之未乾而先生之永分悵蒼生之失望痛故老之凋淪睇淮楚而隋涕嗟往吊之無因寓哀情于一奠與靈爽之或聞嗚呼哀哉尚享

祭姨母吳宜人文

嗟嗟夫人令德惟馨婚于大儒踐揚有聲象服煌煌帝命是陳教子有義治家以肅內外姻婭罔不輯睦壽考康寧以受多福我母居長夫人處中德厚相肖匪惟音容壼範之美士族所宗每見夫人如我母存密勿忌意從容誨言撫我兄弟猶其子然仕宦契濶合離不群靡有三年不奉壽觴瞻望顏色退必沾裳言歸樵溪密邇白衣盜賊紛紛屯結蜂蟻願拜床下咫尺千里云何不淑奄其歸真死生之際了然不昏

所養如此餘復何云喪亂以來衣冠流徙子孫在前還處鄉里始終哀榮萬無一二顧此涼薄失所依歸終天永訣後見無期陳辭致奠孰知我悲哀哉尚饗

祭余相公文

嗚呼閩粵奧區寶為晉安巨浸盤礴繚以重山風氣洋洋是生傑人偉然氣度肖彼雄渾天之降才不輕畀付運鍾半千旦暮之遇沙礫何知與時散聚倫茲五福應厥期數自古在昔治少亂多先民有言勤苦詠歌其孰如公丁時休嘉巖廊尊榮冠佩峩峩為政歷年朝野豈暇山林之思道有用舍辭第之懿古人弗謝檢身勵行孰適公者高牙大纛晝錦以歸鎮西之節前載驅馳稚耋歌舞公慈弗威徒爾蒲鞭忍煩公治壯猶未懸垂車是則優游一紀弟祿靡忒方時艱虞奔走傾側孰不公卿誰保鄉國我昔未遇公實薦之遭時奮身庶荅無私避地于茲門墻是依如何不淑奄聞公歸公之降神來自峻極去比列星終古不沒壽考康寧翔悠好德誰若似之尚論往哲我獨何為中心載傷知己之思曷云其亡爰升公堂奠茲

一觴公音弗聞有淚浪浪嗚呼哀哉

祭黃大資政文

惟公節行直方問學淵懿致位承轄爵為名臣盛德元勲載在信史搢紳之士多能言之非某小子所敢稱述惟我先考乃公之甥孩提而孤鞠于外氏誨誘長育如己子然舅甥之情世所罕儷顧茲孱陋慶流有衍幼荷獎知命以名字死生契濶三十餘年遭時艱難叨任宰輔再奮再躓天實使之誤蒙大恩起自閑廢俾總師旅往撫南邦假道故鄉恭造墓下敢修

薄奠式薦微誠追懷音容有淚如瀉英爽不泯庶几歆之

祭高祖妣文

某久去祖塋有疎展省瞻望松梓每深悲懷今者蒙恩起自閑廢摠師之任道過故鄉謹具牲醪致享墓下英爽不泯庶克歆之

祭曾祖妣祖妣文

某夙承祖慶幸遇明時叨被國恩致身宰輔褒贈之典邦有彝章世路艱難久疎瞻省企望松梓心焉永

悲今蒙聖恩起自閑冷摠師之任道過故鄉焚黃之禮其曷敢廢謹修薄奠式薦微且誠追懷祖風有淚如雨英爽庶克歆之

祭叔祖文

惟靈純德懿行鄉閭所推壽幾百年五福無偷某以迂拙素荷愛憐自歸畝閭久欲瞻省顧莫之遂盜賊阻之今蒙上恩起自閑廢摠師之任取道故鄉拜公于堂但見遺像敢陳薄奠式薦微忱追懷平生涕淚如瀉英爽不泯庶克歆之

祭翁士特郎中文

嗚呼士特何遽然也文追古人識超當世而蹭蹬場屋蹉跎仕途者豈非天耶大器晚成壽考是宜為杞為梓如璋如圭云胡不淑而止斯耶武夷之山盤礴坤倪獨鍾秀氣抉摘杳微玉佩瓊琚以昌其詩所以垂不朽者其在茲耶惟我與兄為外昆弟丱角相從情均同氣我鈍而兄敏而慧每策駑蹇以追騏驥我忝近司兄止郎位淹、大鈞孰能問以此意耶喪亂以來親朋凋墜平生故人半為新鬼哀病憂病憂

患之餘亦豈能久于此世耶羅師言還適兄故栖撫棺視窆事與願違聊陳薄奠侑以此辭英爽如此庶几能聽之耶

祭張次東中奉文

惟靈風負才氣勇于敢為踐揚之久蔚為吏師胸中磊落百未一施謂宜壽考而止于斯某以姻婭素蒙炤知別多會少形止神馳近者宣城尺素見貽翰墨如新音容已非聞問傷感心焉孔悲羅師言旋適公故栖撫棺視窆事與願違聊陳薄奠侑以此辭英爽

如在庭克歆之

祭許崧老文

嗚呼天地磅礴河岳炳靈篤生異人蔚為世英長松老鶴其儀形也粹玉精金其性情也澄淵藻鑑燭理明也設準持衡稱物平也經緯書史文章成也貫通古今議論閎也金石鏗鏘詩句清也鸞鵠翔翥字畫精也勇于為義士就輕也憂國如家秉忠誠也致位通顯不自榮也恬澹寂寞得此生也士一于此垂世立名而公兼之以大其聲嗚呼哀哉易導陰陽消長

盛衰春秋名分褒貶是非彌綸天地立萬世規先聖制作孰大于斯公獨潛心抉摘杳微解駁三傳粃糠九師發明象數得其指歸義盡麟經粲然有輝嗚呼哀哉漢有祿隐時惟子雲英材技萃高識邁倫擬古著書法言大元士有異論或否或然公獨好之推尊其人訓釋微辭與義一新所見絕俗豈其後身嗚呼哀哉我之識公踰二十年史館同僚飽聞緒言樞府槐堂雨接官聯引身以退歸騎連翩我謫湖外公寓江邊邂逅相遇廬山之樊握手深談達旦不眠我謫嶺海觸冒瘴烟與死為鄰鮫鰐垂涎尺書屢及夫豈相憐迨其北歸喜見顏間顧言相從杖屨林泉云何奄忽朝露溘先傷心涕零三友之篇嗚呼哀哉國步艱難賢智驅馳梁棟之壞哲人遽萎藐然一老天不慭遺人之云亡有識同悲旅櫬漂泊臨川之湄無適非土公其永歸聊陳薄奠侑以此辭英爽不泯庶其臨之

祭黃子鳳通直文

君天資孝友端慤温良稟義方之訓而承積慶之遺

芳也刻志好學習為文詞欲自曙立以為先德之光也試吏江浙通籍于朝雖未顯大庶凡自微而浸昌也相期仕途一日千里如騏驥綠耳得大道而騰驤也何意盛年奄隨物化如芝蘭擢秀而遽殞于嚴霜也中扃靜專知所依向臨化不怛何遺音之琅琅也聖泉之岡雲水蒼蒼山高水長往安其藏蓋體魄歸于土魂氣無不知何必返于故鄉也喪亂以來艱難相依死生契濶重于懷之悲傷也報秩在盤酒醪在觴終天永訣不知涕泗之滂也

祭楊侍郎文

嗚呼天未喪道斯文獲傳必有先進老成足以師表于一世而其深造自得實與古人爭比肩是能陶冶後學收功當年茲儒者之極致在立德與立言惟公挺質粹美圭璋曄然早飛聲于入雒極師友之淵源願茲道之未墜企聖域而高騫方世路之孔棘安窮約而廻遑偉名流與鉅德咸願學而推先逮夫達長遇合直道而前抗崇義於諫省持從臺于甘泉跌而復起守則不遷全高節于歲晚知孤蹤之特堅雖伏

老于燕閒曾不廢于簡編憫國步之多艱每憂心于元元喪亂以來耆舊凋落惟公在焉雖年逾八十不爲不壽備享五福不爲不全然士夫之所以期公者蓋庶几衛武之箴儆尚得寘言行于邸園何忽去此而不顧古豈復有如公之賢者乎嗚呼我之與公久茲周旋公相知心忘德與年瞻儀刑而詠歎覺疵吝之皆痊信有斐之君子知至善之弗諼慨三山之前約卜荔子之初丹柰何尺書之未久遽永隔于終天日月有期肅馬新阡遙馳誠于一奠恨此意之奚宣公之死爲不朽矣惟其懿範之悲則有涕泗之漣漣

祭九弟司法文

惟靈天資純茂孝友溫恭雖曰未學内行則充祿于吳興風續甚著摘發姦伏已有顯譽江浙弗靖徙居閩居溪昆季相從如塤如篪雖攖疾疢不廢言笑樂餌之扶尚期壽考我來江南再三惜別言則涕零如將永訣閱時未幾遽聞訃音心焉如割慟哭沾襟言念先叔友于先公施及後人有來雍雍凡今之人莫如兄弟兄弟之美吾家爲懿汝少先往吾哀几何閲

水成川前後之波雖夭何傷雖壽何羨幻化茫茫晝夜之變千里致奠聊寫我哀無滯南方魂兮歸來

祭胡氏妹文

嗟嗟吾妹令德柔嘉嬪于大族克宜其家良人不弔中道先逝諸孤藐然皆親訓勵虜騎擾華衣冠南奔挈族相依徙居于閩甘苦同之七年于此弗安異鄉日念桑梓久攖厲疾藥石弗痊我來江南臨別淒然訃音之聞相去半載尚想平生音容如在言念先叔一子一女相繼而亡何遽如許天道茫茫不可致詰

或壽或夭孰得孰失諸𭡚滿前責在外家飲食數載
情當有加廢饍在俎旨酒在卮千里旣莫孰知我悲

潭州薦陣亡青詞

伏以潭州為會府地居上流自經豺虎之爭無復江
山之勝宸心眷顧帥閫𭁢咨非特慰扶杖之遺民葢
欲追倫胡之前烈涓辰視事問俗興嗟拾瓦礫而横
棟梁强名舊治聽邱墟之號風雨坐感棄骸敢迎羽
服之倚共演琅函之祕殫精誠而上叩異幽顯以同
休天德好生重開于壽域人情厭亂各保于豐年大

振威聲克平醜虜回兩宮之鸞輅奉萬乘于神都未
報國恩誰識愚臣之此意仰憑洪造庶牧薄效于當
時臣無任悲懼悚惶之至

降聖節青詞

紹興二年歲次壬子十月戊子朔二十四日辛亥具
位臣李某等伏為降聖節遵詔旨于天慶觀命道士
三七人開啟靈寶道場七星夜設醮一座供養香花
燈燭酒果樂畜謹稽首上啓三清無極大道太上開
天執符御歷含真體道昊天玉皇上帝紫微天皇大
帝紫微北極大帝伏以重明繼照純孝奉先祇若舊
章欽崇令節命幅員之守長伸醮祭于淨壇臣等恭
布詔條用循科式伏願大靈昭鑒丕應響臻偃草包
戈永綏于群品餘糧多稼屢獲于豐登凡在飛潛必
繄亭育臣等無任敬懼悚惶之至

禳火設醮青詞

曲突徙薪人事雖存于警戒熒惑退舍天心易變于
嘉祥爰念此邦實為都會比歲淪于塗炭遺民起于
瘡痍百堵城闉鞠惟榛莽萬家闤闠半是茅茨元冥

方迎于隆冬回祿屢驚于中夜顧有司之失職歎赤
子以何辜輟罄精誠用干洪造望雲霄而設次輸肝
膽以投詞伏願上帝博臨衆真交會閔三湘之分野
菑害薦臻回九曜之威靈恩光下燭存祥風而一扇
俾和氣以同游加惠羣生永成樂土

吴江寧境寺齋僧疏

右伏以來投世網已緣一念之差仰冒天威何翅萬
鈞之重始從薄謫皆荷寬恩今則千里去家單車上
道割父子兄弟之深愛方險阻艱難之備嘗作伏臘

因曷躅往咎是用虔依梵刹嚴供名流冀資懺悔之功為洗妄言之罪伏願能仁覆護大智照臨萬水千山行無雨雪之阻一門百戶居有禄壽之祥誓竭誠心歸依妙覺謹疏

邵武軍泰寧縣羅漢巖設供疏

右伏以因心授法一燈傳于千燈會法歸心千月攝于一月所以五百大士咸悟客塵十八尊者為之領袖結集耆闍窟飛錫天台山凡山林幽邃之區多仙聖棲隱之地惟豐年之勝境乃古德之道場洞壑蚪

峙而相連殿閣翬飛而交映宜應真之是宅垂妙蔭于一方而某誤蒙國恩歸自海島病牛卧壠嗟儆力之已疲脫免投林冀餘生之或保虔脩珍供以結勝因祝一人萬壽無疆之休篤四海群黎咸寧之慶叢叢然族屬亦獲保安仰祈大覺之無私克鑒斯誠之有在謹疏

福州安國禪院施錦法座疏

右伏以毘耶離城嚴飾八萬師子之座普光明殿宣說百千三昧之門必假勝緣以作佛事前件錦褁出靖康之御府今施安國之叢林枯木禪床已有輪囷之質蓮花妙悟何妨文彩之彰莊嚴龍象筵開示人天眼願敷法席大振潮音以普潤于含生皆速登于正覺謹疏

潭州薦陣亡水陸疏

右伏以犬戎犯順至流毒于江湖鼠輩乘時敢竊窺于州縣顧此星沙之分重罹兵火之餘上軫主憂大開帥府念方宣于恩德豈或間于幽明即州治之新成啟法筵而致潔虔憑佛力俯協人謀伏願勝氣高

臨衝風自昔憫冤魂之忠氣早見太平轉樂歲于艱難助成遠畧伏惟三寶證明謹疏

福州聖泉院齋僧疏

右伏以聖泉禪老法席初開梁溪病翁寓居密邇雖白蓮花社陶潛不造詣于遠公而毘耶離城師利每問訊于摩詰雲山在望鐘鼓相聞結茲勿之勝緣供蒲塞之淨饌金毛獅子踞高廣座以嚬呻多寶如來現久遠塔而讚歎普祈大衆早悟真詮謹疏

福州鼓山齋僧疏

右伏以名藍清淨雄踞海山寶閣巍峩肇新棟宇五百大士于焉而棲息八部龍神亦為之欣歎大頂峰前覺林巒之秀發靈源洞裏增泉石之幽奇歲此勝緣實為盛事大比丘有神通之妙力病居士以慶贊而特來揚般若之宗風供蒲塞之香饌浮杯飛錫應真豈憚于遠臨展鉢開單清衆聊同于一飽集茲殊利共結良因四境莫安永豊登于今歲閤家清吉導福祉于新年三寶證明萬靈昭鑒

福州東山文殊修菩薩疏

右伏以惟妙吉祥真法王子毘耶城裏宏開不二之門清凉道邊妙發前三之語摩善財頂則寶臂出于雲長誠解脫心則金色現于空中以大智接摩生以至神應諸感真風宛然虛響昭然當院古德道場東山勝地有菩薩之像設乃異人之規模妙相瑰奇獨冠他刹金沙璀璨呈瑞一方然而歲月既深崇奉殊闕殿宇荒廢供具蕭疎欲興久廢之良因必伏大心之檀越伏願搢紳賢士福德高人特推喜捨之心共入莊嚴之會各隨願力寵示芳銜謹疏

梁溪先生文集卷之第一百六十五終

碑

豐應廟碑
宋故龍圖閣直學士許公神道碑

豐應廟碑

大觀四年邵武耆老與士夫之里居者相率言于郡守曰去城一里餘有廟曰石岐載在祀典祈禱屢應願以聞于朝丐所以褒封答神貺者郡守委僚屬考驗不誣上其事部使者部使者以聞其明年改元政

和夏四月有勑以豐應爲廟額鄉人荷神之庥榮上之賜求予文以記之義不得辭謹按舊記五季後唐時有陸侍郎者其子小字大嘏失其名博學善鼓琴雅不以名宦爲意會其父執出牧南安遂從戎旃駐溫陵者累年旋歸假道邵武之故縣檥舟水南遇疾而沒瘞于石峰峰下旣而頗出靈響鄉人畏仰爲建廟以祀之因號石岐廟凡入旱蝗螟之災癘疫之疾必齋誠以禱之歲即豐穰癘疫亦已信能擅一方雨暘生殺之權以芘蔭斯民者自後唐迄今適二百年廟貌益崇而神之靈響益著用能受明命膺顯號以傳無窮而施罔極豈苟然哉夫人神之理一也生爲偉人聰明正直功利在民則必沒爲明神英爽不昧爲民之所瞻仰不可誣也若神者雖其平生行事不可詳考然旣沒之後英爽如此是必有大過人者予旣書其事又作迎享送神詩遺鄉人俾歌以祀焉并刻之石其詞曰石岐蒼蒼兮樵水溶溶溪山幽邃兮維神之宮芘蔭一方兮實尸其功克受明命兮膺此褒封神之來兮慰我思乘回飇兮載靈旗風肅然兮

吹室帷神之往兮將安適帥百靈兮廵四域求民瘼兮振厥職朝出遊兮暮來歸酒醴潔兮牲牢肥簫鼓鳴兮清且悲維神之樂兮毋我違已癘疫兮驅螟蝗調水旱兮時雨暘歲豐稔兮民壽康惟神之德兮何時忘

宋故龍圖閣直學士許公神道碑

元愷十六族以明允篤誠忠肅共懿世濟其美不隕其名舉于虞舜之朝而漢唐名臣父子相繼令問休顯光明于時者多矣或以勲業著或以行義稱或以

文章顯或以經術名益不一途非特爵位崇高閥光
寵如漢之韋平唐之崔盧李鄭而已本朝衣冠之盛
父子之懿世不乏人文定許公當仁廟嘉祐中廷對
為天下第一歷事五朝踰四十年八位丞弼出擁節
麾其勳業行義經術文章皆兼備之皆當世之所瞻
仰有子龍圖閣直學士公能世其家聲以妙齡取尚
第結主知以壯年登仕從典藩屏文學政事士林推
服殆所謂奕世載德不忝前人者歟公諱份字子大
文定公第七子也曾祖諱某祖諱某皆贈太師越國

公曾祖妣某氏祖妣某氏皆贈越國太夫人考文定
公諱將當上皇朝公自門下侍郎出西洛移鎮北都
建奉國之節再任召還為祐神觀使薨于京師亦贈
太師越國公妣林氏贈越國夫人合葬于開封府陳
留縣河口鎮許氏之先出于姜姓太嶽之後漢唐以
來代有顯人公之高祖崇國公諱遂五季時自光之
固始徙居于閩世以隱德為鄉閭所尊至文定公魁
多士位執政赫然光榮許氏遂為閩中著姓公生而
岐嶷不群和粹靖莊雖在幼穉已有成人風及長勤

于子職以其餘力種學績文早夜不倦文定公鍾愛
之任為右承務郎兼監國子監書庫職事既簡因得
與豪傑遊以博見聞一試禮部不得意即杜門謝絕
人事益務讀書凡經史諸子百家之言靡不究觀國
朝典故尤所諳練學日益進淵源根底沛然莫之能
禦上皇登極覃恩轉承奉郎太常寺奉禮郎磨勘轉
承事郎遂中崇寧二年進士第擢甲科上皇覽對策
稱歎有旨召對便殿文定公時在政府固辭上皇曰
卿子以獨對為嫌乎即命甲科進士皆引對前此未

之有也上殿敷奏稱旨除祕書省校書郎未幾除兼
實錄院檢討官又兼國史編修官不數月間三被除
命皆文字職士大夫歆艶公風度凝遠進止詳華議
論該洽上皇雅器重之左史有闕命以公補其職文
定公引嫌辭于榻前歸以語公且觀其意公具道所
以不可者願堅辭免陳義甚高文定公曰汝他日遠
到未可量也即上疏力辭不宜父子叨榮取譏公議
上皇雖勉從所奏猶為虛左史不除人者歲餘明年
文定公保釐西都公辭所領職丐宮祠以便親養得

主管鳳翔府上清太平宮上皇嘉其純孝特除直祕
閣轉宣教郎以預脩哲廟寶訓進秩轉奉議郎文定
公鎮北門公以秩滿至京師復詞請宮祠上帝特命
遷直龍圖閣主管西京嵩山崇福宮以八寶恩轉承
議郎加武騎尉除公鴻臚寺少卿公以親老懇辭切
至除主管亳州明道宮文定公以神祐觀使被召復
除公前職加雲騎尉轉朝奉郎未几文定公寢疾公
侍奉雖劇暑不解帶藥餌皆親嘗然後進居喪哀毀
骨立結廬墓傍手書佛經以報服除拜宗正少卿新

玉牒殿勵宗子嚮學中第者至數千人公上疏請如
漢唐故事錄用宗室上嘉納之未踰月擢用二十餘
人自後乃有登禁從者其樂成就人才如此轉朝散
郎朝請郎在卿寺七年特除徽猷閣待制提舉萬壽
宮同脩國史出知鄧州兼京西南路安撫使轉朝奉
大夫特封開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公在鄧州四年
政尚寬簡鎮以清淨聽訟務達下情予決皆出己黠
吏無所容其姦居僅一年民相戒不犯庭無留事一
路獄空者凡八十餘縣鄰路歲飢流移滿野有詔旨

賑濟公親自爲處畫毫不假手家人黠吏列舍屋具
器用別旗物鳴鼓而食之每三日公必一親臨視勞
問疾苦給以醫藥如此九十月救活飢民計有二萬
六千餘人上皇批諭褒稱以謂古之良吏無以過也
轉朝散大夫鄧有百花洲州人歲時遊賞之地其西
爲太守疏圃公命披疏建堂與民同樂人情欣悅及
罷郡赴闕民遮道泣留遂立祠于堂上時謂無愧古
人還朝提舉萬壽觀上殿論時政得失言頗激切上
皇稱善而用事者不喜力排沮之上皇曰此許將子

文學政事能世其家朕舊知之讒乃不行時相猶私
遣人謂公曰上以公南陽之政欲再除要郡宜自擇
公曰朝廷任使何敢擇地願得鄉郡以便歸老及除
公蔡州公亦不辭而行進封開國伯加食邑二百戶
蔡人狃于習俗囂訟無賴因椎剽湯盜衣冠子弟亦
冒法公至郡痛鋤治之群盜盡奔闔境以寧風俗大
變嘗有欲爲不軌者揭榜于道人情搖動公召捕盜
官指授方畧不數月盡與悉擒人以爲神明上皇優
詔獎諭轉中奉大夫是時維揚帥臣相繼以劾罷州

事不治上皇念無以易公者除知揚州兼淮南東路兵馬鈐轄轉中大夫加食邑二百戶過闕請對條上時政得失二十事上皇亟獎其學有家法且歎惜文定公宮召還而莞謝之遽不得一見也公感咽稱謝又問兄弟幾人皆官何地公具以對有旨除公徽猷閣直學士弟偲直祕閣仔任皆寺監丞公固辭不獲因奏請曰陛下不以臣不肖使待罪維揚付以一路重寄臣聞本路士民之苦凡有花木竹石皆為應奉司封記人情騷然願罷之又言揚為東南一都會唯

有江都天長兩縣不足以給經費願以泰州泰興復為屬又近年經賦之外增上供九萬四千餘石民不堪命願如政和三年舊額上皇皆可其奏陛辭日宣諭文定公首領定冊之功因賜御書墓表曰兩朝獨亮翊襄良臣文定許將之墓且指翊襄良臣四字曰此不易以與人公泣謝而退轉大中大夫初文定公以學士帥維揚年四十五及公來帥年職相若搢紳榮之淵聖內禪覃恩轉通議大夫金人犯闕上皇南幸達于維揚倉卒中公一切留身料理以州治為行

宮供帳什物種種畢備不擾而辦設幕次于行宮之侍以宿衛上皇嘉之命公彈壓行宮一行軍馬及議欲渡江乃公言不可願歸安天下之養以慰嗣聖孝思副中外之望上皇乃留后妃親王帝姬委公護衛一年鎮江而還二聖知之降詔褒諭除公龍圖閣直學士再任其冬金人再入寇公檄一路兵入援解亳州之圍濟糧以給東道總管司千里不絕時諸路勤王之師至集所過州郡多不聽入城獨公啓城闉聽其自便且躬加撫勞人人說服二聖北狩甫聞號絕

仆地移時始蘇得大元帥府檄書謂僚屬曰此真主也即上表勸進上即位于南都表請移蹕維揚優詔不允覃恩轉通奉大夫進文安郡開國侯加食邑三百戶食實封一百戶有旨召赴行在公以遭時艱虞積憂成疾力請宮祠遂提舉亳州明道宮由浙江以歸閩中謂子弟曰先公平日常使子孫異日無忘鄉里今得從先志幸矣率子弟上冢見有舊交老盡鄉黨之禮日與里中賢士大夫游每有慶弔不問遠近咸踐必從鄉人之後于外氏恩意尤篤朝廷所賜東

山夫乘寺名剎也極林泉幽勝延致高僧居之與為
方外友蕭然安于閒靜不復有仕進意秩滿再請宮
祠轉正議大夫加食邑三百戶遂作上章告老轉正
奉大夫致仕未被命而公薨于城東僧舍享年五十
有五寔紹興三年十月二十有八日也訃聞天子嗟
悼贈金紫光祿大夫公娶三衢趙氏少師清獻公之
孫太僕卿屼之女淑惠有賢操相待如賓先公百餘
日終公篤于伉儷所以送終者無所不用其至已而
公亦相繼捐館人尤哀之男六人長曰沆任通直郎

主管江州太平觀次曰沛次曰泳任奉事郎監潭州
南嶽廟次曰汶曰汴曰注皆承務郎沛汶汴注皆早
卒女六人長夭次適廸功郎宣州宣城縣主簿王子
澤亦先公卒次適承事郎江南西路安撫大使司主
管機宜文字葉程次適修職郎黃濛二人在室孫七
人柄棟皆登仕郎棣杅皆承務郎桂早卒椐尚幼孫
女五人初文定公以翰林學士如貢舉有告貢院事
非所干預者文定公以身從之不復自辨出知蘄州
既而公至文定公喜見顏間曰吾以託人而獲譴處

鍾是子其能世吾家乎公為人愷悌樂易純明端愨
遇事待物一以至誠其在南陽湍河溢水暴至將冒
城郭公登城焚香投文水中俄報河復道在淮西歲
杪無雪齋祈備至夢有告之曰雪降家人之夢亦然
及開戶雪已積矣每雨暘愆期躬禱神祠應響如答
未嘗不易益而歸也典三大藩所至吏畏民愛去必
思之與人交久而益恭雖祁寒隆暑未嘗見惰容僕
使之賤亦皆附以恩意氣貌溫然出語未嘗傷人至
論天下事敢言不屈亹亹可聽性倜儻喜周人之急

遇賓客曲盡情理在維揚舟車絡繹公帑不給則以
家庖私爨繼之不少靳也貲產素豐坐此常窘自兵
火以來江北田宅蕩盡而公燕閒山林食客未嘗不
滿座薨謝之日家無餘貲其輕財重義類如此文定
公常以任子恩兩奏族人之家皆不及祿公遇郊禮
復奏其子且勉使成人族女有未嫁者必為之經營
使得所歸閭鄉間無貴賤老少待之如一皆得其歡
心迨襄事至空井邑送之人人為流涕可謂篤行君
子矣祖宗寧間用事者變祖宗法度文定公力持之

使不得逞因出之以外其後上皇悔悟欲復用不果
有意于公又爲權臣沮抑卒不免有所施設以盡其
才有識者尤所深惜也有文集四十卷藏于家諸孤
卜葬得地于懷安縣感應鄕欽德里山川氣象深秀
雄偉以四年十一月甲子與淑人合葬〻之日久雨
爲霽人以爲積德之報子孫之興殆未艾也某大觀
中識公于京師宣和末復相遇于維揚迨靖康秋自
柩庭乞郡實與公爲代然猶未款也紹興初來寓長
樂遂得與公遊從陪杖屨山林間從容燕笑情好甚

篤嘗竊歎其眞天下長者臨其喪哭之爲痛諸孤狀
公行事乞文于碑以告神道義不得辭且係之以銘
曰白屋起家奮身孤寒困而後達未足爲難公世富
貴自强學問力取巍科以躋禁近少長鄕曲謙恭遜
悌閭里推稱未足爲美公貴還鄕與俗浮沉無小無
大得其歡心惟文定公被遇五朝公克紹之德音孔
昭風度粹美襟懷曠達溫〻君子旣明且哲受知聖
主讜言屢對有嫉之者卒擯于外遇事接物一以誠
純雖褒必貌旣久彌施鄭蔡之政寬猛異宜吏畏民

愛服其設施師于維揚値時艱棘不擾而辦盡粹事
國安分知足退閒林坰蕭然自得遺此寵榮宜享遐
齡尙膺顯報遽反其眞搢紳是悼處流有愍子孫詵
詵嗣有興者彼大其門勒銘豐碑昭告隧道百世之
下斯文可考

梁溪先生文集卷之第一百六十六終

梁溪先生文集卷之第一百六十七

墓誌一

宋故追復龍圖閣直學士贈少師錢公墓誌銘

宋故朝請郎朱公墓誌銘

宋故朝請郎朱公墓誌銘

公諱㝢正字養源姓朱氏其先亳州永城人也十世祖任閩樂邵武故縣溪山之勝因家焉遂爲邵武人曾祖諱貫贈承事郎祖諱浦父諱藻累贈通議大夫通議公娶故贈太師黄公諱汝濟之女資政殿大學

士諱履之妹累贈碩人生五子其長也公少豪邁年甫冠始折節讀書下筆爲文語輒驚人其舅大資公見而奇之許以能立公益自淬勵徒步入京師寓太學凡十年所與遊皆一時英俊元豐中擢第中乙科釋褐調揚州江都縣主簿公曰古人以三釜及親爲喜今俸禄雖微足以奉甘旨足矣性識強敏遇事不少懈每聽訟必得其情而後斷之以法令以其能委以縣事公亦自任不疑以郡江都辦治監司薦于朝遷南康軍都昌縣令其治都昌如江都尤惡其下植黨以傾善良告戒勿從即痛以法繩之風俗爲革未幾丁内憂服除授衡州茶陵縣丞茶陵劇邑久缺令倉庾圮壞吏緣爲姦租賦不得入公至領縣事即脩書申陳久不報公歎曰此縣丞職也何俟報爲丞命

致宋

諱

葺倉庾爲之一新謹視出入姦弊遂絶租賦所不督而辦歲旱公祈禱齋戒精潔雨隨車而至逺邇霑足民大感服秩滿用薦舉改官從辟知定州安喜縣時元符三年秋也坐茶陵任内請般家人庸錢奪官授鼎州龍陽縣令丁通議公憂大觀初始雪正前

事復官除知開封府長垣縣未數月差通判火山軍秩滿造朝權司農寺丞通判德順軍賜五品服政和四年秋以疾丐致仕明年夏從官薦公康強有風力請復仕上從之差提點信州上清宮改成都府長生觀遂寓居于潁尾八年夏得疾至七月十二日不起享年六十有四累官至朝請郎娶傅氏累封安人二子長曰康年以公致仕恩補將仕郎次曰唐年一女適俊士葉裕氏公持身廉潔賦性質直不自表襮悃悃如不能言而胸中是非了然其在茶陵不能阿事

上官為當路者所不悅捃摭細故卒以法中之然遜
人以般家人　法所聽也後卒雪正公坐此困
躓累年而剛直仍如故及倅德順太守武人越常例
遺之甚厚公辭不獲悉以所遺寄于公帑凡閱歲太
守閱而訝之公不自辨釋以病告而歸其後太守坐
不法除名而公無毫髮之累識者韙之公平生志氣
高遠常持隱忍就功名之說欲有所為而仕宦齟齬
卒不如志其可悲也已諸孤從其治命扶柩歸郡武
將以宣和元年己亥十一月初四日葬于永城鄉將

堂之原先期　之令弟朝請郎紹狀公行義使之某
為之作銘某視公為外叔父義不得辭乃為之銘曰
朱氏之先有功于閩十世其昌公為閩人學優而仕
以廉以勤雖或窒之而卒以伸柱倅邊城力辭饋遺
告老而歸則莫我累凡今之人顧利忘義聞公之風
胡不少愧蓄則厚矣未究厥施謂宜壽考而止于斯
返葬故鄉宅兆是宜告于後昆篆此銘詩

宋故追復龍圖閣直學士贈少師錢公墓誌銘

京師浩穰自古難治非大聰明足以剸制繁劇智略
足以摘發姦伏仁惠足以牧養小民威嚴足以威服
豪強未易稱職漢有趙張三王唐有許孟容李峴吳
湊之流隱然有聲不過數人以是知其治之難也國
家都汴尹天府者多名卿才大夫位天子之侍從然
獨會稽錢公政事號為本朝第一公之尹京前後凡
三任當天下久安四方人物之所聚權貴戚屬之所
居姦人巨猾之所容依憑城社關機關閣干撓法制
莫敢誰何而黠胥老吏舞文玩法乘隙射利情偽百
出為尹者鮮不墮其術中獨公于詞訟喧囂簿書倥

傯之間從容談笑而辨幽隱曲折盡得其情吏不能
欺而予奪一出于己無敢議者其政尤務抑強扶弱
緣飾儒雅不專以柱後惠文從事形勢犯法不少假
借而下戶無告有所依歸良民詿誤多所平反而豪
俠巨蠹必深鋤治當時士人有為政事錄者所載百
餘事類皆出人意表世為神明之政自非兼聰明智
略仁惠威嚴之資有大過人者疇能及此宜乎聲稱
烜赫至今不泯與漢唐名臣相望而無愧也公諱勰
字穆父吳越武肅王五世孫自從曾祖忠懿王俶歸

朝廷令為開封人曾祖悰普故諸道兵馬大元帥吳
越國王累贈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天下兵馬大元
帥曾祖妣江氏某國太夫人祖易故任翰林學士尚
書左師郎中知制誥累贈太尉祖妣盛氏平陽郡君
贈某國太夫人考彥遠故任起居舍人直集賢院知
諫院累贈太尉妣丁氏齊陽郡君贈吳國太夫人公
生有奇表神氣秀發未成童日誦千言及長博聞強
識卓犖不群諫院公捐館舍以公遺表恩推與其姊
之夫張升卿而刻意力學以期自立從叔父修謚公

明逸質問疑義修謚公愛之奏授將作某縣主簿皇
祐三年調監陳州糧料院後歷盧睦壽蘇等州酒官
雖在榷酤喧冗閙手未嘗釋卷嘉祐八年詔旨以六
科舉士翰林沈學士文通薦公應賢良方正能直言
極諫科會仁宗升遐乃罷舉治平三年文通又以公
應詔熙寧之二年始以召試以第二人過閣及廷對制
策極論新法情事忤執政意與孔文仲俱被黜遂任
自是遂罷制科然名望益崇有識者韙之明年秩滿
赴選部會朝廷檢舉治平從官應詔旨所薦滯淹公

名居多或沮公以五任監當無課最可稱大臣有薦
者曰錢某豈果監當材耶有詔許以五任關陞且試
劇邑除知開封府尉氏縣治聲流聞擢流內銓主簿
官長陳襄以公所造班簿進呈仁宗稱褒之襄曰非
臣所能也乃主簿錢某為之耳有旨令東上閤門引
見上殿既對奏數稱旨許以清要宰相王安石遣其
弟安禮謂之曰能一過我乎公謝曰家母貧老不能
遠行王安石不知附己猶除三司鹽鐵判官提點四
園苑提舉帳司點檢南郊一行事務又有詔措置帳

法數因事賜對滋被眷知詔迓送虜使明年以國子
監博士除京西路提點刑獄公事秩滿徙河北及徙
京東代還復除鹽鐵判官元豐三年以太常寺少卿
使北虜還奏上前論契丹形勢盛衰之理深切著明
上熟視其言會五路軍興除陝西都轉運司專主餽
運兼制置解鹽公即日就道留家京師上每旬必遣
內人至第問太夫人安否公在關中轉餉如期無擾
于民嘗躬督飛輓夜行坐界中百餘里冒險冒所畏
避訖事還長安丁內憂奔喪哀毀骨立上遣使勞問

時給加等時元豐之四年春三月也五年官制行上
先于左司郎中格目內書公姓名遂降詔閤門俟公
釋服明年高麗國王薨來赴上思得公奉使詔起復
赴闕公具奏堅請終喪不允特以左諫議大夫充高
麗弔慰國信使公入對上顧問甚渥面賜金帶公奏
曰人臣出疆當識上旨今外議紛紛以謂陛下欲結
高麗國以伐北虜而臣獨未知聖意上曰高麗好文
又重士大夫家世所以選卿行餘無他也乃與左番
祭奠使自密州同日發洋公舟五日而達左番飄泊

四明踰月始至夷人素聞公名相與聚觀至于燕飲
逾制與夫饋餉非例者皆却而勿受還次㪚燕島國
主王運遣二吏棹小舟以書送館寓金銀器皿四千
餘兩公辭之吏泣曰寡君有命徒歸則死願左番在
國已受公曰左右番所見不同爾可死吾不可受頃
史風迅遂失所在公有詩曰屢却張旝使猶留返璧
飡詩因平安奏偶至上前激賞者久之使還遣朝推
中書令舍人賜三品冠服上顧謂曰御與高麗王書
云見諸梁陰陽之患悅睠文哀泣哭之哀可謂得體

矣哲宗即位差權攝開封府正官還自賴遼乃罷元
祐元年移給事中繼除龍圖閣待制權知開封府初
莅事日吏欲試公訟牒至七百餘公編閱析而為三
施行者才百數縱而遣者固已數十人餘悉緘識戒
以後勿復來閱月有再至者公詰其故弗服命吏取
視之無少差一府大驚命曹掾者併文具以十為一
草簿相書仍重複之弊有感里子憑藉無賴屢犯禁
公治其罪而後奏宗室有任情度使者市賈人米千
斛久不償直公移檄諸司糧料院留券諸俸積其及

數呼賈人付之有蔭人尹紳訟繼母竊亡父家貲改嫁
公奏紳既不能養使繼母改適又以盜家貲為言不
可以訓特不用蔭杖而羈于旁郡以厲風俗御史臺
吏人遣其妻訟本官不法事公命杖之翌日吏自來
持一器若有所貯置階砌前訴妻方娠昨蒙杖而墮
公熟視杖遽判杖其春吏不伏呼請罪公名不顧徐
曰汝家要在適從何許來得無越御路耶吏再拜而
出京城法以屍由御路者徒二年公遇事敢斷皆此
類也京師常大雨雪公密啓母后以匱具二十餘萬

緡貸貧乏者公率寮屬親編歷委巷排戶而給之都
人素喜博塞公禁止之甚嚴至是取吉大縱酺博民
間懽呼細民稍以獲濟公平時未嘗私見宰執一日
白事司空府有典謁吏即客次袖牒陳事公曰此非
受訟之所何不來府中吏有所恃頗倨蹇部之不去
公叱下械府送獄杖而遣之公座中有押留侍婢不
歸其母者毋訴于府為移文不報公命追其家奴付
獄根治卒取而歸之又臺臣有押摘私祈寛門醫所
負者公立其介于庭呼醫促其期限由此沒舞權近

人多側目覩望摺擬細故文章彈劾哲宗照知其故
特頒詔旨放罪公奏謝有曰亂吾治者常二輔制其
肘者非一人又曰德音姑下公議獲伸仰皇明之炳
幽覺郡邪之奪氣其不可屈如此三年中以囚獄空
遷秩公辭不得已乃受而言者復論獄空不實公不
自明力丐補外適以奉職知越州兼兩浙東路兵馬
鈐轄公既懷紱故鄉過家上冢揮金親舊日引賓客
飲酒賦詩訟庭蕭然至終日無一事蘇翰林軾時師
錢塘唱和往來無虛日當時以比元白四年移知瀛

州兼高陽關路安撫使馬步軍都總管為帥鎮靜邊
人安之除江淮荊浙等路制置發運使行次符離召
拜工部侍郎復遷戶部嘗因轉輪對論六曹事多迂
滯者官莫肯裁決又諸曹所受辭牒多不經由所屬
願申飭中外遵守詔條具言切中時病七年夏除知
青州兼京東路安撫使復留權戶部尚書奏罷戶部
獄措置麴院是歲郊禮公前期奏財計辦日坐置舍
臨智永師草書沛然有餘暇詔館伴北使于同文館
時朝廷欲變帳法事且行矣公抗章爭之帳法得不

改會尹政不修盜賊公行除龍圖閣直學士再知開
封府公具奏力辭以謂前怒不辯後効難施優詔褒
答公不得已視事不數日滯訟一空群盜奔矣蘇公
東坡時為禮部尚書每侯公治事時送詩求和公不
廢決遣即次韻答之辭意瞻麗軾大驚以簡謝曰電
掃庭訟響答詩筒亦素年來故事也其後當世所重
如此八年春為太母山陵頓遞使事畢還開封屬章
御名入相公見上具言嘗行光宗名諱辭乞骸以避時宰不
聽紹聖元年翰林闕學士光宗名三薦林希不行因問上

所欲用上曰錢某豈不可為詞林學士耶即日除公學士知制誥兼侍讀經筵進見多諮留身因得敷陳天下事哲宗益眷倚之嘗論朝廷之盛人物為先令三館育材之地寂寥無聞乞詔大臣及近臣各舉所知引見考實置之文館以備器使又論禁軍逃亡滿限捕獲得以案問免死非是廂軍決配不到配所者十常七八為患不細乞嚴修軍制又請就郊祀赦恩移放沿坐編管人事皆施行一日上許公郊祀後除執政公皇恐伏地叩頭辭避及親祀詔公驂乘以備

顧問公以足疾不能久立為辭得免而大臣之忌公者日夜求所以去公之術禮部奏公所撰導駕鼓吹辭差互詔改正之不能動會草右丞鄭雍乞出批荅詔書臺臣論公批荅中有群邪交攻之語為附會元祐章累上不出言者不已至金臺並進乃罷公翰苑以本官出知池州公既行臺臣以狀首前所言弗容群枉誤為群邪交攻朝廷既不問公亦不辨也公在池陽二年為政寬簡得士民心四年冬有旨移知和州公未下公以十一月丙辰卒于官舍正寢享年六十有四明年二月庚申諸孤奉公之柩葬于開封府開封縣汴陽鄉中邊村將相里祖太尉公之域公娶呂氏故相文穆公蒙正之孫龍圖閣學士居簡之女封東平郡君贈越國太夫人先公五年卒至是合祔焉子男十二人曰杲鄉朝請大夫致仕曰東美朝請郎主管京東排岸司曰朝隱承議郎通判袁州曰魯望承務郎京司轉運司主管曰端已朝散大夫知泰州曰德興朝散大夫行衛尉少卿曰延碩承事郎監鄆州酒務曰伯言左太中大夫提舉江州太平觀君

魚將仕郎曰伯牛未仕其二人早夭女四人長適朝奉大夫諸王府侍講句顗次適朝奉大夫通判大名府俞授次適朝請大夫提舉嵩山崇福宮應通次適端明殿右通奉大夫荊湖北路轉運判官王孝廸孫男十八人曰淨曰浩曰濬廸功郎權國子博士曰涌曰衍廸功郎代州繁峙縣主簿曰灝曰沆曰濱曰溥秉義郎曰澤曰潛曰濤曰洵將仕郎曰湜右儒林郎曰淳曰溫右承務郎曰注右宣義郎曰澥孫女二十三人公在仕途凡五十年積官至朝議大夫勳上柱

國爵會稽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二百户但錢氏當唐末以武功起東南據有二浙而能尊中國效臣順以膺寵命金印玉册世祚王爵以撫吴越及宋興知天命所在頓首自歸不煩干戈一方士民克保其生弗識兵革陰功盛德慶流子孫枝葉扶踈冠冕蟬聯膺受福禄不可勝紀而公之祖太尉公始以文章顯于咸平天聖閒考諫院公以忠言讜論受知仁祖至公以才學事神哲宗閥閱聲望益以光顯又自太尉公諫院兄弟及公與從兄故樞密直學士藻皆以制舉

取重名世上而公之從祖文僖公惟演遠公三世五人掌絲綸之職公之諸子果卿東美朝總魯望相繼而登科第德興伯言皆賜上舍第致位通顯衣冠世振儒學之盛甲于本朝天之報施詎不信哉公資豪邁善議論使人聽之忘倦早以字行于世方處場屋已為一時俊傑之所推許及登侍從内外制詳贍炙人口有文集百卷名會稽公集所為文章雄深雅健得西漢體作新清新遒麗長于用韻工行草書有魏晉人筆法嘗自愛人未嘗輙以與人平居愷悌樂易

易與朋友交終始如一尤精鑒裁所推薦多達者弟姪婚宦皆經其手收養孤遺家常二百口儉約均一内外無閒言其行已大畧如此元符三年春太上皇帝即位追復公龍圖閣學士官其子三人明年黨論興欲復前命伯言上書論列得不追降因是免降者四十餘家崇寧元年又以黨籍刻諸石大觀二年再看詳公等出籍者十數人三年伯言以公在翰苑所草潜藩加恩制至有詔特贈正議大夫公之葬開封也方在謫籍中不克銘于墓建炎元年某月諸子遷

奉公及三世之喪葬于鎮江府金壇縣某鄉之原方朝廷大除黨籍之禁而收録其子孫旌别淑慝煥然明白乃論譔公平生行事以狀來請銘予亦雅聞公之為人賢德其敢以固陋辭乃為之作銘其辭曰

錢氏之先有功二浙世濟忠順保有吴越歸于有道投龜而決子孫詵詵福禄無闕篤生異人惟會稽公高明博達直諒公忠克舉賢科紹其家風對策大廷燁如長虹聲聞四馳浸階膴仕驛騮得路一日千里蟠根錯節游刃歷試干將遇物不勞剸制簡在帝心

將命絕域文采遠夷矜式張檀卻使留殆返壁達于
宸聽當守歎息三尹京邑邑政聲著聞威讋豪右惠
養小民決遣如流擿發若神談笑而治群盜以奔代
言西掖視草玉堂高辭大筆黼黻文章詩句風清字
畫鸞翔萃此衆美爵為邦光經筵啟沃密受春知同
朝忌娼共排去之王佐之才卒不獲施昊天不弔哲
哲人遽萎讜論之興踰三十年貽禍基亂閉塞忠賢
大明方升公議日宣微公誰歸顧作々九粵自汴陽
遷定京口臨々崇岡水深土厚卜云其吉安固永久
卷之百六十七　主
勒此銘詩以告嚴後

梁溪先生文集卷之第一百六十七終

梁溪先生文集卷之第一百六十八

墓誌二

故祕書省祕書郎墓誌銘 黃公諱伯思

公諱伯思字長睿父姓黃氏其遠祖自光州固始徙
居閩中為邵武人曾祖汝濟贈太師曾祖妣高氏贈
相國太夫人祖履任資政殿大學士會稽郡公贈持
進祖妣段氏封魏郡夫人考應求任奉議郎饒州司
錄事妣王氏封仙源縣君繼李氏封貢寧縣君任氏
封華容縣君會稽公初由布衣擢高第以德行文學
卷之百六十八　一
被遇三朝致仕丞弼號為名臣公其嫡長孫也公天
資警敏風度夷粹幼不好戲惟喜讀書日誦千餘言
每聽會稽公講論經史退與他兒言無遺誤者會稽
公尤鍾愛之俾晨夕侍左右躬自訓導任為假承務
郎嘗夢孔雀集于庭覺而賦之詞采甚麗識者早知
為文祥也故右文殿修撰贈太師李公會稽公之甥
也于公為外伯父儒學冠一時會稽公命公師馬鍾
學績文根底淵源益臻壼奧年甫冠入太學樂與宿
儒寒俊校藝屢占上游優于薦送遂過南省屬哲廟

升遐天子諒陰不言有詔罷廷試公名在行間不得
攄其素蘊會稽公將以恩例繼奏俾增秩公固辭由
是益奇之時朝廷方以宏詞取士公將應其科肄業
不輟人皆謂公決中高中選屬會稽公薨公以毀得
羸疾竟不遂所志士論惜之初公尚未第前以銓試
高等調磁州司法參軍久不之任至是改通州司戶
丁內艱不赴服除授河南府戶曹參軍公平居篤志
文史視世務邈然不以經意其掾洛陽也衆謂會府
劇曹難于稱職而公應事接物游刃有餘不勞而辦

洛陽故都素號衣冠藪澤公以餘暇與其賢士大夫
游從容翰墨間相得甚適秩滿當受代故資政殿學
士鄧公洵武實司留鑰惜公之去辟知右軍廵院公
亦樂其山水人情之勝因留不辭蓋留者又二年朝
廷有知公者除詳定九域圖志所編修官兼六典檢
閱文字改京秩等尋差充監護崇恩太后園寢使司
掌管牋表以修書恩陞朝列擢秘書省校書郎尋遷
秘書郎既入館縱觀冊府藏書雅愜所好耽玩至忘
寢食在館踰載考丁奉議公憂公性至孝自幼失母
氏而貢寧華容君復相繼捐館舍執喪感以孝聞素
抱羸瘵至是不勝哀毀疾遂以劇釋服至京師清癯
骨立而耆學不倦蓋如昔也復除舊職不數月竟不
起疾實政和八年二月二十有六日也公初不甚信
釋氏適會稽公喪讀佛書恍若有悟遂篤好之奉事
精謹將沒之夕沐浴易衣西向修念佛三昧而逝家
無餘貲盈篋笥者書籍而已公體弱如不勝衣而風
韻灑落々有凌雲之意遇人謙謹恂々如不能言
而高明闊達善著書揮毫數千言倚馬可待自幼學

至強仕手未嘗釋卷其所至雖假室暫寓必求明牕
淨几圖史滿前欣然處其間誦習述造皆有度程寒
暑不易故其所學汪洋浩博上自六經下至諸子百
家歷代史氏之書天官地理律歷卜筮之說無不精
詣又好古文奇字官洛下得名公卿家所蓄商周秦
漢鐘鼎彝器款識研究字畫體製悉能了達辨正是
非道其本末遂以名家古文在館閣時當天下承平
無事時詔講明前世與典章文物修輿地圖集鼎彝
古器考訂真贋公以素學與聞議論發明居多館閣

諸公皆自以為莫能及也與同僚襄陵許翰尤相善翰喜述作所解太深奧諸書有疑義多就公質之是時士務浮競枝辭蔓衍趣時好以取世資公獨邈然無營寓意古道所學最為絶俗文辭雅健格高而思深歌詩俊逸清新追古作者葢公之學問慕楊子雲文章慕柳子厚詩篇慕李太白此自其平日所稱道也有文集五十卷藏于家公尤精小學凡字書討論備盡本朝淳化中博求古法書命待詔王著緒正諸帖公病其乖偽庬雜作刋誤二卷考引載籍咸有依

據而公之書正行草隸皆精絶初倣顔柳後乃規摹鍾王筆勢簡遠有魏晉風氣得其尺牘者多藏去也嗚呼昔之所謂好古博學君子與夫直諒多聞之益友者非公其誰當之公亦頗好道家之言自號雲林子别字霄賓其再至京師也夢人告之曰子非久人間上帝有命典司文翰覺而書之再不踰月遂謝世其事頗與李長吉王平甫同亦異矣夫公自暇承務郎六轉至朝奉郎自磁州法掾六遷至秘書郎娶張氏故朝奉大夫直龍圖閣淮南路計度轉運使根之女男二人長曰紹今為右宣教郎前充荆湖南路安撫都揔管司書寫機宜文字次曰訒右從事郎新差福州懷安縣尉女一人適故兵部侍郎鄒公浩之子曰栩今為右承務郎監潭州南嶽廟孫男二人曰禄曰祜惟公之殁葬于鎮江府丹徒縣招隱山之麓距今葢十有七年方葬時紹訒尚幼不克銘于墓大懼湮没先德乃狀公平生行事來請銘某于公中表姻婭相與甚厚義不得辭乃為之作銘其詞曰

天地和氣清微淑靈山川炳煥草木數榮公稟其秀

瑞時以生岐嶷之姿見自幼齡風神凝遠玉粹冰清温良端愨祖訓是承孔翠之祥乃以文鳴含英咀華伏膺俊聲來遊賢關令譽騰躍遂登儒科縻此好爵筮仕之初于邑西洛簿書粗辦寓意寥廓發聞惟馨高步館閣縱觀群書得其所樂貫穿古今見聞日博沉酣酖玩心醉于學根深華茂其辭如雲文章典雅詩句清新人皆窘束我獨淵淪追古作者超類軼群夏商周鼓鐘鑄彝樽雲雷刻畫篆以繆文銘章款識研究本根洞視千古别具贋真下建小學訂正精明

字畫之妙晚臻老成有真有隷有草有行驚翔鵠跱
為無不能兼資數器以大其名身反不昌遽速殞零
蘭摧桂折鳳去梁傾莫詰其由歸于杳冥白玉樓成
上帝有詔往司文翰脫屣塵滓世間夢幻孰非顛倒
壽夭升沉竟亦何校京口之藏既安宅兆十有七年
星流電掃子孫方興天有顯報追作銘詩萬世之告

宋故左中奉大夫直秘閣張公墓誌銘

公諱植字次東姓張氏世為烈歙人唐末避地徙家
鄱陽故今為饒之德興人曾祖某大理寺評事祖某

不仕以隱德聞父某累贈中大夫張氏為鄱陽著姓
中大夫公篤學勵行為鄉理所推游從皆一時名士然
所向不偶老于場屋乃刻意教訓諸子而公卒能以
才學取顯仕用承其志人謂中大夫有子矣公自幼
岐嶷不凡誦書日千餘言及長學有淵源于洞術洞
探旨歸作為文詞不蹈襲前人自出胸臆江洋雅健
聲名籍甚試有司輒與高選遂中元祐九年進士第
調邵州邵陽尉遷衡州衡陽令常謂縣令品秩雖卑
然受百里之地于天子而牧養之親民之官莫甚于

此其敢鹵莽滅裂剝下奉上以取世資故其聽訟莅
政纖悉必親多酌以情不拘于法而邑大治郡守監
司有所須求于理不可未嘗輒從姦人猾胥洞照情
狀束縛嚴甚不敢搖手以故一方畏而愛之郡有小
校恐守將勢為邦人患一日以事撼邑公痛懲之守
將雖不平而公治無釁卒莫能逞滅政聲暴著至今
士大夫猶能道之以舉者改京職知宣州南陵縣事
其治南陵猶衡陽然不旬月而報政方朝廷以東南
當五錢多私鑄者為不便更張錢法獨行于西北公

謂佐官曰是錢民間行之已久驟罷不用則細民折
究所喪多矣曷若開帑受之以準宿賦使公無負租
下不虧咨而移諸西北于縣官初無損也權宜行之
民得其賜至畫像以祠邑有貴游子負豪干撓縣事
前政莫敢誰何公至略不假借之氣奪少戢然其心
不快至是遂造謗以誣衊公竟坐廢格詔令罷然識
者奇公英果達于從政所蓄巨量未易以繩墨議也
未幾朝廷有知公可任者擢提舉黔南坑冶黔南地
遼壤蠻異時部使者憚于臨按姦弊百出公至日則

躬行責實痛弊盡蠲已而邊帥罔功謬論軍事以罔
朝廷公疾之以實聞遂以越職免及帥以詐窮朝廷
察見其妄他司以緘默罷乃復公提舉泥水華運未
行會新廣鹽轉般之法遣選計臣除公廣東轉運使
判官有旨會鄰路使者議于屆首時公從兄龍圖公
漕相將漕江西適當其事使節相輝聯牘上議薦紳
榮之就遷提點刑獄旋移江東是為鄉部中大公與
大夫人時皆康寧安輿就養子舍鄉閭歆豔一時士
大夫有風木之感者因以為不可及也再徙居江西

相繼丁父母憂執喪惟謹服除提點京西刑獄京西
歲比不登飢民相從為盜幾半部封公以計策殲渠
魁而散其衆所全活者以鉅萬計進直秘閣除河北
轉運副使虜騎南牧三鎮並警北門帥不協人望喜
亂者揭榜通衢以搖衆師公曉譬將士壞其機牙姦
不得發後以論事不合罷建炎初除江東提刑有章
遇者乘舟沿江大掠境上公揔兵募士隨機捍禦賊
不敢駐事平得請提舉亳州明道宮歲滿起知宣州
才下車適有清兵薄城公倉卒應變守禦之具順吉
皆備衆以寧適復提舉江州太平觀執政者惜其去
起而知肇慶有命下不及受以疾不起實紹興二年
十一月庚午也享年六十有三積官至左中奉大夫
職直秘閣爵德興郡開國男封邑三百戶娶周氏繼
徐氏皆封令人三子曰炳曰煒皆將仕郎曰灼登仕
郎一女適士人臧謨之四孫曰垣曰垧皆登仕郎餘
幼未名公秉性剛果卓犖不群喜功名尚氣節遇事
敢為雖屢挫而不屈其治縣有異績為部刺史揚善
嫉惡凡所施為皆不勞而辦居家事親孝于兄弟朋

友疎財好施不輕為然諾與人交露如也善議論洞
達機會每接賓客酒行氣振抵掌談笑常屈其坐人
建炎初予自湖湘趨行在所與公邂逅江上相與論
世故慷慨奮勵其言亹亹可聽竊歎其才高而倜儻
之久方欲薦用而予罷政未幾公亦就閑其後歸自
海上見公與德興把酒道平生公雖已病猶未覺有
衰憊意後二年乃聞公訃哭之為慟作文以祭之嗟
乎如公之才氣其自期豈止刺一路與一郡而已哉
胷中所蘊百未一施而遽已矣此所以深可痛惜也

其孫将以紹興四年二月己酉奉公之柩與令人開氏合葬于縣銀山鄉水西之原先期以狀來請銘予辱在姻婭且相知之厚義不得辭銘曰

豫章虓風舍棟梁志用非其所局若橐置騏驥飽粟一日千里使駕鹽車凡馬何異士有傑才鬱為國器厚蓄薄施命有所制嗟嗟次東孝友信義抱卓犖姿負剛果氣意象軒豁偉于論議剸治繁劇刄有餘地任重致遠何所不至判部典藩職是中秘位止于斯有識長喟銀鄉之原幽宮永閟往安其居後人之利

梁溪先生文集卷之第一百六十八終

梁溪先生文集卷之第一百六十九

墓誌三

宋故朝請郎主管南京鴻慶宮張公墓誌銘

君諱端禮字南仲姓張氏處州龍泉人也張氏世為龍泉著姓自君之高祖處士君諱珣以德義為鄉閭所尊積厚流遠子孫蕃昌多由科名登仕版而君之祖考獨以隱德稱至君乃能以文學取科第位朝列歷官有聲以為親榮人謂張氏有子矣曾祖諱賓于曾祖妣葉氏祖諱繼昌祖妣潘氏考諱居辰以通君

籍子朝累封朝奉郎致仕贈朝請郎妣葉氏以贈繼妣林氏以封皆為安人君少警敏自强學問為文尚理致下筆辭意輙過人遊太學一舉中崇寧五年進士第調陝州司戶參軍未赴差除管幹尚書兵部架閣文字歲再周以省罷授開封府陳留縣主簿陞幕職官調秀州軍事判官改行潁昌府長社縣丞以舉者改京秩調襄州司刑曹事改廣濟軍司録事又改泰州司戶録事逾年移知常州武進縣尉杭州司儀曹事秩滿調無為軍司録事賜五品服居二歲丁朝

請君憂去官服除以母老乞宮祠除主管南京鴻慶
宮得請再任以疾卒于里第實紹興二年七月二十
有二日也積階至朝請郎享年五十有一君孝友愷
悌容貌睟然恂〻若不出諸口言平居視之煦謹謙
退人也及蒞官從事剸繁治劇應刃輒解臨事執法
據理而爭毅然有不可奪之色蓋其守于中者剛方
而無私故其達于外者果斷而不撓殆天資超邁非
積學所能致也初任邑〻令老儒以君年少易之君
狀〻所識以繩墨自檢而閒以邑令之所未至者規

之令駭服遂相與為忘年友及任郡僚事無巨細惟
是之從一有不當于心必據正論辯達官大吏初雖
不喜已而察君用心往〻屈己從之以故聲稱藉甚
其治武進為當特諸縣之最武進劇邑多世家巨室
又當舟車之衝號為難理君下車未幾以治聞大抵
君之為政能酌物情斷以胷臆又皆不越法度人多
便之其治官府如治家雖薄物細故必躬臨惟謹其〻
御吏如御奴僕教戒不從乃置之于法其視民如視〻
子弟撫字之意出于至誠有獄訟務案臨訊和辭庡
色詢究曲折必得其情而後已至豪强驕橫憑藉氣
勢有所干撓必痛繩之未嘗少縱以故吏畏民愛一
邑斬然里正之法以貲薄差任責繁重為者多破家
君為設方略免其科調民以競勸先是有當為里正
者舉家逃去聞君之政乃始歸業君政事既簡出令
必信有所號召榜之邑閭趣應如響未嘗遣吏持符
至村疃間二浙當覈役所往來舊例前旬月集民以
備章挽至有不得餉係累而死者君召民與之期屬
使者前一日入境郡守以不素備責君答曰是暮將

至無虞也已而數千單畢集為民所信如此是時花
石舟舳絡繹于道縣出挽夫尤亟既奪農時且去城
市遠民告病君恨位卑不得自達數曰以未害本至
此乎乃籍坊民遂當其役先後惟坊民欣從之逮君
之去坊民猶未徧役也又嘗以花石故郡俾造舟君
不獲已命取吏民有罪而情輕者募出贖金以給其
費斂不及民每有橫斂君固拒不受至再四不見從
爭之益力郡守怒曰若爾吾將按君答曰某治行久
矣守憮易心服之提舉常平官欲以甲所應得坊場

與乙君不從提舉官怒入邑欲求細故中傷之君避不見問何故答曰既有公事不敢見也提舉者無如之何而止君守官抗當路者數矣然卒不能罪者以君廉直謹于法無得而疵也時學校專新富民子多假手于人隷籍黌舍以逭丁役君悉召使試藝業于庭以判真贋相卒引去有假儒衣冠笞罵佃夫至自經以死者逮捕郡學生千餘人造于庭下析免之且以詞動君〻弗許同僚謂君朝廷方崇儒君不少寬假且獲譴答曰有罪不治何以為邑卒杖遣之其徒

相與走闕下訴君事聞天子洞見狀情親批其奏曰張某無罪由是士民益畏服孤幼錢寄官帑法許保任以貸民俾出息有士人者負責人勢貸而不肯償君捕治甚急或諷之君不為止士人迫遽逃去竟以憂畏死他郡君見義敢為不畏强禦如是既去民至于今思之後政亦自以為莫能及也在杭幕兼掌市司政令既公食飲外未嘗以纖芥擾民〻服其清已而巨盜起歙睦間乘勢破餘杭多殘害官吏君避地郊野為賊所得有市賈遇之出死力以贖迎舍其家

事小定又具舟送之遂免于難非君素履廉白何以得此真可無愧于古人矣官無為地僻政寂君隨事糾正多所裨益郡將職祖舊薄其後增之田不加多而賦幾倍皆責之保伍歷數太守俱勿能正君力陳其非是罷之朝廷降錢和糴部送吏悉以鬻塩鈔既至會鈔法改諸郡恐失期則令民戶均備太守亦欲效之君執不可曰規利失錢吏也柰之何以委民且朝廷以百姓困乏故降糴本今反取于民殆非布宣德澤之意乃具奏而以吏繫獄會赦吏得釋而民不

擾君之力也故事以通判資序為司錄者俸給視通判君曰為司錄而越職得俸可乎不受其清介不以一毫自汚類如此惟君果斷之才剛正之守謹廉之操使當剌舉耳目之司藩方牧守之任其施設必有大過人者惜其徒居僚佐宰百里而不得盡其才也任官始終幾三十年循守矩範未嘗汲〻求知于人晚節所操益固俛倖進取之意不萌于心既得請祠宫自放溪山以讀書教子為樂人尤高之古所謂靖共爾位好是正直者微君其孰當之諸孤以其年九

月某日葬君于縣之歙池鄉秦溪祖塋之側君娶故
中大夫右文殿修撰贈太師李公之次女某之女弟
也柔順有婦德前君七年卒至是乃祔葬子男三人
長曰沫登進士第調婺州東陽縣主簿次曰泳次曰
津應進士舉女二人長適某之子右承事郎監潭州
南嶽廟宗之次適某之猶子琳之某于君有姻婭之
契相處久而情好篤知君行義為尤詳諸甥以狀來
請銘義不得辭銘曰貌溫兮氣剛言有物兮行有常
守固兮視外物其猶粃糠施于有政兮無往不臧位

不稱德兮發聞則芳胡畀之才兮嗇其壽康主張翕
闢兮信天道之茫茫身雖不淑兮子孫其昌葬從先
塋兮山高水長我銘幽宮兮百世之下其有耿光

故南昌縣丞吳君墓誌銘

君姓吳氏諱彥申字聖時處州龍泉人也曾祖諱某
贈大理評事曾祖妣胡氏贈河東縣太君祖諱某贈
承事郎祖妣朱氏贈蓬萊縣太君考諱某故贈奉議
郎知湖州長興縣事妣鮑氏封金華縣君吳氏之先
家于會稽之山陰唐末有為諫議大夫者避董昌亂
徙籍永嘉諫議之季自永嘉轉擇幽勝愛龍泉之松
源鄉溪山深秀因卜居焉兄弟每一相思則束劍呼
僕千里命駕其友愛如此于君蓋始祖也歷五代暨
國初吳氏世有隱德弗顯天聖中君之從祖伯仲始
相繼登科丞于秘書殿中由是君之曾大父廷評公
家追榮之恩及長興府君擢第升朝而君之大父承
事公復被褒贈于是吳氏為名家著姓而宗族之登
仕版者踵相接于朝矣長興府君生三子君其長也
幼力學有大志才弱冠秀美而文一舉與計偕識者

皆以早達遠到期之居無何丁長興府君憂哀毀逾
禮廬于墓側終喪思所以為偏親之榮者五舉于禮
部不見收而行義日益著于宗族信于朋友推于鄉
閭至大觀中詔以八行取士君為鄉人稱薦時長樂
鄭脩提舉兩浙學事檄邑官（廟諱）請君就黌舍君固辭
不獲命則以書力薦其友人吳達而歸一時士大夫高
之政和二年中進士第甲科君行年四十有九年喜
以拜吾親爾調秀州司理參軍歸未及家而君華君
捐館舍君以不得拜親為恨哀動路人服除授宣州

宣城縣主簿以舉者改從政郎授洪州南昌縣丞在
適二年以疾終于官舍享年五十有九實宣和四年
歲次丙午冬十二月之十有七日也君孝友淵睦出
于天性終身之慕至老不衰吳氏素以富厚稱長興
府君没既久從父議析居君當得善封田宅悉以畀
從父而自次其次且以家事付諸弟一不問故昆弟
義聚人無閒言所相厚友朋皆一時善士與故尚書
郎鮑輝樂平令吳達相友篤舉動造次必以禮自持
樂道人之善所稱皆天下仁德長者其學問淵源不

卷之百六十九　八

務華藻著述文章根于理致久困場屋于得喪處之
澹如也晚年始登仕版雖折腰州縣小官然遇事不
苟隨所至皆有可稱在其宣城時嘗攝水陽鎮土豪
有與鎮官交結者因特一事情託無不暢滿其意君
甫下車之日首發其姦土豪一夕自恨死既而朝廷
以下原缺

梁溪先生文集卷之第一百六十九終

梁溪先生文集卷之第一百七十

墓誌四

宋故安人劉氏墓誌銘

夫人姓劉氏家世福州懷安曾祖諱仲甫太子洗馬
致仕祖諱若思贈光祿少卿考諱彝朝請大夫行都
水監丞贈銀青光祿大夫銀青以文學行義為儒林
所宗被遇神宗皇帝奉使守邊數更顯任娶樞密院
直學士陳公襄之女弟是生夫人柔惠婉淑尤為父
母之所鍾愛女工之外喜讀書能通其義嘗手書列

卷之百七十　一

女傳師慕往烈銀青嘉其志為作詩以係之擇配難
其人久之以適括蒼周公諱池仕至朝請郎致仕夫人
以恩封德安縣君次封安人初朝請嘗從銀青學淳
厚篤實尚節義重然諾銀青喜其為人居無何銀青
坐交趾事謫從涪陵而朝請亦方罷官安陸未有家
室則以書屬之曰擇視故舊間抱古人之義可以託
吾家無如子者願以息女奉箕帚朝請不敢辭遂以
夫人歸之先是朝請以父命出繼叔氏逮夫人入門
時所生所後父母俱無恙夫人朝夕往來承事柔聲

怡色曲盡禮意兩堂交口稱譽至于接娣姒遇姻黨
皆得其驩心內外無間言朝請從仕安于義命未嘗
妄求人知循守塗轍迨于歸老夫人內助以成其志
同其甘苦休戚者踰四十年相待如一日平居雍肅
喜慍不形于色服勤中饋酹醴膳羞之事以奉賓祭
至老不倦其教子嚴甚未嘗以顏色假借撫諸婦以
恩雖婢妾輩怡々如也事父母尤盡孝方錄青在涪
陵朝請得官鄂渚夫人迎奉母兄以致養迨涪陵內
徙其後陳夫人孀居春秋益高夫人思慕憂勤書問

不時至則為之忘廢寢食兄朝散郎淮夫年兄弟也
夫人每進見常若有所嚴憚移所以事父母者以事
兄不以老故少衰蓋德性根于中而安習名教者如
此聞者益服其家法為難及朝請既捐館舍服未除
夫人亦以疾終享年若干實政和三年正月五日也
五年二月十有八日祔葬于常州府宜興縣永豐鄉
銅坑之原朝請之兆域子男三人琳迪功郎袁州士
曹掾後夫人三年卒楷未仕稃早卒孫男五人叔興
伯駿伯泰仲昌仲嚴孫女八人既葬之十年其子楷

以狀來請銘于予且曰先夫人淑德懿範宜有以傳
後而狄虜以來適時多故避地奔走之不暇未有辭
刻石寘于幽室敢以為請某以姻婭嘗拜夫人于堂
與其子友善弗敢以固陋辭乃為之作銘其銘詞曰
為人女則事父母為人婦則事舅姑為人妻則承夫
為人母則教子此女子之職天下之常道然鮮克舉
之夫人事父母以孝閨事舅姑以順閫承夫以禮教
子以義其于為人女為人父婦為人妻為人母之道
備矣君子偕老不為不壽疏封顯號不為不榮子孫

詵々其興未艾女子處世如夫人者亦可以無憾矣
迨于銘章寘于幽宮質而不文以詔無窮

宋故袁州士曹掾周君墓誌銘

造物者之于人才其有意耶其無意耶以為無意則
成就長養如梗楠杞梓足以充當世之用是不得謂
之無意也以為有意則其足材者往々困滯湮鬱棄
置于無用之地卒不能以自振亦豈得之有意乎余
嘗疑此二者今于周君見之君諱琳字德本處州遂
安人幼岐嶷不群讀書千餘言輙成誦下筆亹々不

休文理可觀老師宿儒多稱之及長莊重有守篤于名義孝友于家信于故舊朋友平居恂恂如不能言者至臨事有所見則毅然不可奪學問淵博多自得古趣不隨時好尚以應有司之求嘗以鄉貢一試禮部不中遂即歸奉親養不復從事科舉既用親任登仕版調三衢工曹以親年高不忍遠去求徼旁近郡以便子職恬然不以仕進為意親捐館舍執喪惟謹未終制復丁母夫人憂時盜發清溪遂犯武林聲震淛右君奉神柩避地郊野卒禮無廢人以為難喪除

再調宜春士曹掾得疾道上抵家七日而卒實宣和六年四月三日也享年四十有四如君器識學行求于士夫間未易多得其取一第與夫顯白當世名為卿才大夫蓋不難也然皆不能如志留中所存略未施設而遽没于盛年此造物者之所以可疑而自壽自夭自窮自達莊列之流所以得行其說也夫以成就長養之難者如彼而棄置因易之易者如此雖高才碩學名字不傳與草木俱腐者多矣可勝歎哉君之曾祖康不仕祖元長贈中奉大夫考池任朝請郎以太府寺丞致仕為人純厚樂易克享上壽天下稱為長者母安人劉氏贈銀青光祿大夫劉公彝女樞密直學士陳公襄之甥治家有法雅善誨子君與弟据友愛甚篤其相切磋如朋友然士林推之前娶葉氏再娶李氏余之女弟也子男二人伯駿伯泰皆好學能文庶幾君之餘慶在是女二人長適進士張津次尚幼許妻余之子昂之皆李出也卒之明年二月晦葬于常州宜興縣永豐鄉銅坑之原先塋之別壠後十一年歲次丙辰其弟据以毗陵鄒柄狀叙君行

事來請銘余與君既忝姻戚雅相知義不得辭銘曰

茫茫天運與陶萬彙已章為人剝復為士漸摩義理聰明日開如杞如梓斲為成材成之既難予之又慳壽夭窮達了不相關倚嗟復本士林之秀材雖孔多命則不偶留中之奇百未一施埋沉下僚奄忽乘歸問誰尸之不可究詰從古以然何獨今日疑疑二子粹美而文慶流有衍宜大其門陽羨之區谿山秀深安于幽宮以利其後人

樂全居士墓誌銘

居士姓密字季明姓鄧氏其先占籍滑臺遠祖惟恭
唐末總軍于宣武以事謫臨江子孫因家于外邑沙
陽國初沙陽改隸延平故今為延平人曾祖克誠祖
若蒙若潛德弗仕父蕙濟好學能文有聲場屋間晚
赴廷試擢優等授昭武司法叅軍而終累贈奉直大
夫奉直公生四子居士其季也居士自幼已有成人
風及長博極群書作文有理致為流輩推許肄業上
庠十餘年所交皆一時豪俊平居較藝多占上游及
試有司則不偶因喟然曰親老矣安能之違也養以

遜祿仕哉拂衣東歸朝夕膝下執子弟之役性誼伯
兄寗既擢第仕宦浸顯居士即忘懷進取親養之暇
以講習自娛未嘗一日廢卷丁奉直公及太夫人憂
執喪如禮崇寧間以八行選士衆推居士為舉首辭
不就縣官（元宗之名）請勤甚不得已一詣黌舍即棄歸時
論高之居士孝友出于天性閨門雍睦事兄如事親
然伯兄掛冠而歸其次亦皓首每燕客兄弟必偕鄉
閭羡之遇人無貴賤親疎接之必以誠望其容貌知
為厚德君子也縣學久頹弊居士倡而新之且為文

以勸學者後進景從助貧振急不計家資問疾弔喪
不避寒暑聞人善稱之不絕口有不如理者以微辭
諷之語未嘗傷人以故一邑信服每欲有所為必就
諮決其行已大略如此闢所居東偏為圃結庵以居
名曰樂全故士大夫因以樂全號之圃廣才數畝鑿
池沼置臺榭堂宇畢備植葩美木百餘種能知花木
之性手自培治靡不繁盛四時芳菲不絕賓至具酒
有奕釣觴詠盡歡乃罷其喜客好事雖老不衰尤曉
世務貫通古今與人議論霏、使聽者亡倦予宣和

初謫官沙陽一見相契每與居士遊燕圃中從容甚
適為名其堂曰棣華作大字牓楹間酬唱凡成卷軸
別去一紀復來則沙陽為盜賊所擾居士避地長樂
之甘蔗洲舊第已為煨燼唯棣華獨存予題詩壁間
有最愛幽人三徑裏盡收春色一壺中之句蓋紀實
也行次長樂居士相訪雖年齒已高而氣貌不衰所
造益以深遠常竊歎其真有德者予被命宣撫荊廣
辟其子文饒為屬官以行別未幾遽聞居士之喪為
之愴然者累日居士平時學佛獨取其心法自避地

所歸鄉邑一日俾家人具湯沐不及待輒易衣跏趺而坐侍者覺有異遽掖使就枕奄然右脇而化實紹興三年十月二十有六日也享年七十有三鄉閭聞者皆為之出涕娶同邑張氏生二男長即文饒宣和初稱太學上舍生釋褐以親老久不調官今猶廸功郎次文昭應進士舉一女適承議郎廣南東路轉運判官張致遠孫男女各一人尚幼其孤將以某年月日葬居士于沙陽官塘奉直公塋之右從治命也以予與居士游從之舊先期以狀來請銘義不得辭銘

曰

學以為己而不忘于事退以自藏而不入于迂孝弟著于宗族信義推于閭里以此終其身殆古之所謂一鄉之善士者歟脩然自得而不累于物澹然知足而不求有餘方人之室有琴書圖史之樂數畝之園有臺池花木之娛以此遂其生殆古之所謂逸民者歟年逾從心豈曰不壽二子克家是謂有後葬從先塋治命之守銘以昭之既安且久

宋故龍圖張公夫人黃氏墓誌銘

哲廟朝以郊祀成推　恩天下詔子孫願以官授其親者聽朝散大夫直龍圖閣鄱陽張公諱根時罷遂昌縣令年甫壯欲如　詔書休官與恩遠其祖人皆謂公齒少才高譽望甚休進未可量曷不少須取顯仕以為親榮而遽此汲汲也獨其夫人黃氏力贊成之其後龍圖公將漕淮南初遇大禮法當蔭子又欲請于朝官其叔父以告夫人夫人喜見顏間曰公方壯年為祖謝仕今始得子孫之恩復以推叔父皆人所不能而公優為之其助風化多矣願亟抗章無疑

嗟夫仕宦進取鮮不為妻孥計而龍圖公所為絕人遠人蓋有夫人為之內助而為人妻者能勉其夫以義如此尤所難也嗚呼得不謂之賢哉夫人閩之邵武人曾祖諱某贈司徒祖諱汝濟贈太師父諱履尚書右丞母段氏京兆郡夫人惟黃氏世為邵武著姓司徒太師有隱德為鄉里所推至右丞公以清德直道進位執政為時儒宗而黃氏益顯右丞公三女夫人其長也方幼頴悟絕人誦詩日十數百言輒了其義凡女工之事不學而能及長懿淑端莊動必依禮

所以事父母者曲盡其意識趣高遠尤深于老莊之
書右丞公每與夫人語未嘗不歎息以為不可及也
擇配久之元豐中龍圖公試業上庠甫冠已三薦于
禮部遂擢乙科右丞公時為禮部尚書一見以國士
許之且曰器度凝遠真吾女之配也遂以夫人歸焉
夫人之歸張氏也王舅姑舅姑咸在堂龍圖公性至
孝奉養其親惟恐不及夫人悉力左右之承順顏色
紉餌必親舅姑愛重每指夫人所為以訓諸婦俾之
師法逮事凡三十年服勤如一日及其亡也執喪禮

惟謹張氏大族也內外姻戚甚衆夫人上承下撫人
無間言惟寬裕無忌嫉喜慍不形于色與人和易怡
聲下氣惟恐傷之雖妾侍輩皆得其歡心右丞公京
兆君愛夫人過其子每閒歲不遠千里歸寧京兆君
之喪夫人哀毀終喪不茹葷其後右丞公位廊廟退
朝無聲色之奉獨與夫人談道間及時事夫人輒能
斷其利害右丞公喜曰長吾益友也建中靖國初右
丞公謁告還鄉　詔趣入覲抵維揚疾作諸子遠宦
獨夫人在旁嘗藥侍膳晝夜不捨既殯號慕成疾復

力疾以治喪事咸有條理右丞公歸葬邵武而京兆
君葬丹陽夫人歲時致享不輟人謂黃氏有女矣長
兄高才曠達不事〻其卒也至無以斂夫人贈襚之
甚厚賙恤諸孤恩意尤篤其天性孝悌如此初龍圖
公既休官以歸閒居踰十年夫人安于岑寂無半語
及榮利事逮近臣論薦落致仕召對夫人不以為喜
已而以言不偶優就閑夫人不以為戚其後奉使江
淮間又十餘年士大夫莫不以公久淹于外為惜夫
人獨曰部使者一路休戚所係隨事施設亦足以行

其所學矣龍圖公性剛直遇事無所顧避夫人每戒
之曰釋氏云波羅密以般若為宗貴夫以方便善巧
濟一切也今公欲有為于當世而不知此其可乎龍
圖公深感其言為之委蛇曲折以行其道十餘年間
兩路之民受賜多矣其後以言得罪夫人泰然無憂
色笑謂龍圖公曰公雖如所謂般若矣獨于能忍抑
猶有未盡乎其議論過人皆此類也夫人之妹適劉
公正公劉公綿歷侍從遂登宰輔夫人未嘗干以私
中年篤好釋氏世味益薄獨掃一室燕坐終日以禪

說自娛自龍圖公以罪去益有厭世意嘗夢金人長
丈餘以手授之夫人驚喜而悟頗若有得召諸子告
戒甚悉一日晨興徧詣諸娣姒若敘別然且曰吾終
當夢中逝不復以疾病煩人也夜分命兒婦具粥食
既而就枕詰旦猶顧左右具龍圖公藥餌如常時少
頃諸子候興居已奄然矣側卧西鄉手結印固不可
解實宣和二年閏五月七日也享年五十有九夫人
神觀泰定氣韻灑落雖盛族雅以寒素自將無貴驕
之習性樂善聞人有所長稱道不容口龍圖公輕財

好施常倒囊以賙人之急雖家人飲食衣服有不備
而夫人處之怡然無怯色龍圖公治家以嚴而夫人
濟之以寬涖事以直而夫人濟之以和伉儷垂四十
年日以忠孝相警戒故龍圖公立身行道無愧古人
夫人之助為多初龍圖公致政以母之封、祖母故
夫人以所封遜于姑其後以右丞公恩賜冠帔封南
華縣君至政和間更定命婦號封宜人男四人長曰
熹太學博士曰熹將仕郎曰輝曰煥未冠初熹以外
祖恩補　太廟齋郎夫人戒之曰丈夫當以儒學致

身(孝宗御名)無以此自息遣詣太學十年遂以第三人登
弟女七人皆通詩禮夫人所自訓也長適秘書郎黃
伯思次適某次適太常博士李富國次適太府寺丞
許良顯次適監杭州都稅務范渭次適楚州寶應縣
丞虞澹其一尚幼夫人既捐館舍未逾月龍圖公不
幸亦不起疾諸孤以宣和五年正月壬辰合葬于德
興縣吳園王舅通直公之塋左先期以狀來請銘某
前年自左史謫官沙陽既得歸过路抵龍圖公第拜
夫人于堂留十餘日聽其議論亹亹令人忘倦所見

超卓雖老于禪學者弗能及也別未半歲遽聞夫人
之喪窃歎其于生死去來之際了了如此矧平日荷
顧之厚而知夫人之行已為甚詳義不得辭為之銘
曰
黃氏之先世載令德憲憲右丞股肱帝室篤生夫人
來惠溫恭曾靡貴驕來嬪張宗孝于父母順于舅姑
以義教子以禮承夫惟龍圖公高義邁古險夷一節
夫人之助嗜學老莊疏封南華魚軒象服以宜其家
德曜之賢道媼之習視于夫人曾何足儷金人入夢

實符淨緣死生夫矣而往 脩然葬從其夫先塋之側
子孫代昌考此銘刻

梁溪先生文集卷第一百七十終

梁溪先生文集卷第一百七十一

傳信錄

靖康傳信錄序
靖康傳信錄上

靖康傳信錄序

元年正月三日差充行營司參謀官四日除尚書右丞充留守五日改充親征行營使二月三日以姚平仲事罷職五日以士庶伏闕復舊職改充都大提舉京城四壁守禦使金寇退師除知樞密院事六月差

充河北河東路宣撫使七月出師次懷州八月召赴闕議事九月還次封邱除觀文殿學士知揚州十月以言者改差提舉亳州明道宮尋落職十一月責授保靜軍節度副使建昌軍安置尋移寧江以二年春行次長沙聞召命復官除資政殿大學士領開封府事時金寇再犯闕幾半年京師之圍未解四方盜賊蜂起予荷兩朝厚恩國步艱難不敢自愛方率義旅以援王室追念自乙巳之冬迄今才歲餘一身之進退榮辱天下之安危利害紛然如此豈非真夢耶然

一歲之間再致大冦雖曰天數亦人事也去春致冦其病原于崇觀以來軍政不修而起然山之後去冬致冦其病原于去春失其所以和又失其所以戰何也賊以孤軍深入前阻堅城而後顧邀擊之威當是時不難於和而朝廷震懼其所邀求一切與之旣割三鎭又貸親王又許不貲之金幣使賊有以窺中國之弱此失其所以和也諸道之兵旣集數倍于賊將士氣銳而心齊朝廷畏懼莫肯一用懲姚平仲刼寨之小衂而忘周亞夫困敵之大計使賊安然厚有所

得而歸此失其所以戰也失此二者之機會故今賊志益侈再舉南牧無所忌憚遂有并吞華夏之心譬猶病者證候旣明當用毒藥而不用雖暫得安疾必再來此必至之理也以今日而視去歲人心國勢之不相侔何止相什百哉臣子之義惟當奮不顧死以狥國家之急及其成功則天也然自是之後朝廷非大有懲創士風非大有變革內外大小同心協力以扶持宗社保全家室為事掃去偷惰苟且之習媢嫉諧愬之風雖使冦退亦豈易支吾哉故予于此錄記其實而無所隱庶几後之覽者有感于斯文

靖康傳信錄上

宣和七年冬金人敗盟分兵兩道入冦其一以戎子斡离不為帥冦燕山郭藥師叛燕山諸郡皆陷遂犯河北其一以國相粘罕為帥冦河東李師本叛忻代失守遂圍太原邊報狎至朝廷震懼不復議戰守惟日謀避狄之計然其事尚秘外廷未聞也至十二月中旬間賊馬逼近始遣李鄴借給事中奉使講和降詔罪己召天下勤王之師且命皇太子為開封牧宰

執日聚都堂茫然無策津遣家屬散之四方易置東南守臣具舟檝運寶貨為東下計于是避狄之謀外廷始聞予時為太常少卿素與給事中吳敏厚善夜過其家謂敏曰事急矣建牧之議豈非欲委以留守之任乎東宮恭儉之德聞于天下以守宗社是也而建以為牧非也巨盜猖獗如此宗社不守中原且無人種自非傳以位號使招徠天下豪傑與之共守何以克濟公從官以獻納論思為職曷不非時請對為上極言之使言不合意不過一死々有輕于鴻毛者

此其時也敏曰監國可乎予曰不可唐肅宗靈武之
事當時不建號不足以復邦建號之議不出于明皇
後世惜之上聰明仁慈備感公言萬有一能行此金
人且將悔禍退師宗社底寧豈徒都城之人獲安天
下之人皆將受賜非發勇猛廣大慈悲之心忘身殉
國者孰能任之敏翌日求對具道所以且曰陛下果
能用臣言則宗社靈長聖壽無疆上曰何以言之敏
曰神霄爲壽宮所謂長生大帝君者陛下也必有青
華帝君以助之其兆已見于此上感悟歎息因言李

綱之論蓋與臣同有旨召予赴都堂禀議訖隨宰執
至文字庫祗候引對實二十三日也其日予懷所論
著劄子待對文字庫上御玉華閣先召宰執吳敏等
對至日晡時內禪之議已決擢吳敏爲門下侍郎草
禪位詔召百官班垂拱殿下宣示詔旨予不復得對
是夕命皇太子入居禁中覆以御袍皇太子俯伏感
涕力辭因得疾召東宮官耿南仲視醫藥至夜半少
蘇翌日又固辭不從乃即大位御垂拱殿見宰執百
官時日有五色暈挾珥赤黄色有重日相摩蕩久之

乃隱尊道君皇帝曰道君太上皇帝尊道君皇后曰
道君太上皇后道君太上皇帝居龍德宮道君太上
皇后居擷景園以李邦彥爲龍德宮使蔡攸吳敏副
之皆奉道君太上皇帝旨也大散天下翰林學士王
孝廸實草赦書而不著上自東宮傳位之意致四方
疑士論非之詔有司討論所以崇奉道君太上皇帝
者予時猶在太常條具以聞詔遣節度使梁方平將
騎七千守濬州步軍都指揮使何灌將兵二萬扼河
津探報虜騎漸逼故也二十八日有旨召對延和殿

上迎謂曰卿頃論水草疏朕在東宮見之至今猶能
誦憶嘗爲賦詩有秋來一鳳向南飛之句予叙謝訖
因奏曰陛下養德東宮十有餘年恭儉日聞海內屬
望道君太上皇帝觀天意揆人心爲宗社計傳位陛
下受禪之際燦然明白下視有唐爲不足道也願致
天下之養極所以崇奉者以昭聖孝今金寇先聲雖
若可畏然聞有內禪之事勢必消縮請和厚有所邀
求于朝廷臣竊料之大槩有五欲稱尊號一也欲得
歸朝人二也欲增歲幣三也欲求犒師之物四也欲

割疆土五也欲稱尊號如契丹故事當法以大事小之義不足惜欲得歸朝人當盡以與之以示大信不足惜欲增歲幣當告以舊約以燕山雲中歸中國故歲幣增于大遼者兩倍今既背約自取之則歲幣當減國家敦示和好不校貨財姑如元數可也欲求犒師之物當量力以與之至于疆土則祖宗之地子孫當以死守不可以尺寸與人願陛下留神于此數者執之〻堅無為浮議所搖可無後艱并陳所以禦敵固守之策上皆嘉納翌日有旨除兵部侍郎日下供

職靖康元年正月一日上御明堂受文武百官朝賀退詣龍德宮朝賀道君太上皇帝百官班于門外宰執進見三日有旨以吳敏為行營副使以予為參謀官團結軍馬于殿前司又以蔡攸為恭謝行宮使宇文粹中副之以治道君太上皇帝東幸之具蓋幹離不之兵距河濬州不守梁方平戰衂燒橋而遁何灌軍為望風潰散賊遂渡河是日聞報故也夜漏二鼓道君太上皇帝出通津門東下道君太上皇后及皇子帝姬等相續以行侍從百官往〻潛遁是時從官

以邊事求見者皆非特賜對四日予侍對班于延和殿下閤宰執奏事議欲奉鑾輿出狩襄鄧閤予竊思以為不可適遇知東上閤門事朱孝莊于殿廷間語之曰有急切事欲與宰執廷辯公能奏取旨乎孝莊曰宰執未退而從官求對前此無例余曰此何時而例耶孝莊許諾即具奏得旨引對余拜訖升殿立于執宰之末因啓奏曰聞諸道路宰執欲奉陛下出狩以避狄果有之宗社危矣且道君太上皇帝以宗社之故傳位陛下今捨之而去可乎上默然太宰白時

中都城豈可以守余曰天下城池豈復有如都城者且宗廟社稷百官萬民所在捨此欲將何之若能激勵將士慰安民心與之固守豈有不可守之理語未既有內侍領京城所陳良弼自內殿出奏曰京城樓櫓創修百未及一二又城東樊家岡一帶濠河淺狹決難保守願陛下詳議之上顧余曰卿可同蔡懋良弼往觀朕于此俟卿予既被旨同懋良弼亟詣新城東壁遍觀城壕回奏延和殿車駕猶未興也上顧問如何懋對亦以為不可守余曰城壁堅且高樓櫓誠

未偹然不必樓櫓亦可守壕河惟樊家岡一帶以禁地不許開鑿誠爲淺狹然以精兵强弩占據可以無虞上顧宰執曰策將安出宰執皆黙然余進曰今日之計莫若整飭軍馬揚聲出戰固結民心相與堅守以待勤王之師上曰誰可將者余曰朝廷平日以高爵厚祿畜養大臣盖將用之于有事之日今白時中李邦彦等雖書生未必知兵然藉其位號撫馭將士以抗敵鋒乃其職也時中忿甚厲聲曰李綱莫能將兵出戰余曰陛下不以臣爲庸懦倘使治兵願以死

報第人微官卑恐不足以鎮服士卒上顧宰執曰執政有何闕趙野對曰尚書右丞闕時宇文粹中隨道君東幸故也上曰李綱除右丞面賜袍帶并笏余致謝且叙所以方時艱難不敢辭之意車駕興進膳賜宰執食于崇政殿門外廡再召對于福寧殿去留之計未决故也宰執猶以去計勸上有旨命余留守以李棁副之余爲上力陳所以不可去者且言唐明皇聞潼關失守即時幸蜀宗社朝廷碎于賊手累年然後僅能複之范祖禹以謂其失在于不能堅守以待

勤王之師今陛下初即大位中外欣戴四方之兵不日雲集虜騎必不能久留捨此而去如龍脫於淵車駕朝發而都城夕亂雖臣等留守何補於事宗社朝廷且將爲丘墟願陛下審思之上意頗回而内侍王孝竭從旁奏曰中宮國公已行陛下豈可留此上色變降御榻泣曰卿等毋留朕〻將親往陝西起兵以復都城决不可留此余泣拜俯伏上前以死邀之會燕越二王至亦以固守爲然上意稍定即取紙御書可回二字用寶俾中使追還中宮國公因顧余曰卿

留朕治兵禦寇專以委卿不令稍有疎虞予惶恐再拜受命與李棁同出治事是夕宿于尚書省而宰執宿于内東門司中宮國公之行已遠是夕未還中夜上遣中使令宰執供軍令狀詰旦决行五日余自尚書省赴朝道路紛〻復傳有南狩之事太廟神主已出寓太常寺矣至祥曦殿則禁衛皆已擐甲乘輿服御皆已陳列六宮襆被皆將升車矣余遑遽無策因厲聲謂禁衛曰爾等願以死守宗社乎願扈從以巡幸乎禁衛皆呼曰願以死守宗社不居此將安之余

因拉殿帥王宗濋等入見曰陛下昨日已許臣留今復戎行何也且六軍之情已變彼有父母妻子皆在都城豈肯捨去萬有一中道散歸陛下孰與為衛且虜騎已逼彼知乘輿之去未遠以健馬疾追何以禦之上感悟始命輟行余謂宰執曰上意已定敢有異議者斬因出祥曦殿傳旨宣示禁衛皆拜伏呼萬歲其聲震地復入勸上御樓以見將士上可之駕登宣德門宰執百官將士班樓前起居上臨闌干久之復降步輦勞問將士余與吳敏撰數十語叙金人犯順

欲危宗社決策固守各令勉勵之意俾閤門官宣讀每讀一句將士聲諾須臾六軍皆感泣流涕於是固守之議始決是日以余為親征行營使馬軍太尉曹曚副之白時中罷相以李邦彥為太宰張邦昌為少宰吳敏知樞密院事趙野為門下侍郎王孝廸為中書侍郎蔡懋為左丞耿南仲同知樞密院事孝廸邦彥之姻家故薦之南仲出城已累日上遣使追還之以東宮官故有是命親征行營使置司于大晟府辟參謀官書寫機宜勾當公事管勾文字准備差遣統制統領將領准備差使等擇文武官處之吏房戶房兵房工房選三省人吏處之上賜銀絹錢各一百萬貫足兩支臣自朝請大夫以下武臣自武功大夫以下及將校官告宣帖三千餘道一切許以便宜從事自車駕御樓之後方治都城四壁守具以百步法分兵備禦每壁用正兵一萬二千餘人而保甲民居廂軍之屬不與焉修樓櫓掛氈幕安抱坐設弩床運磚石施燎炬垂檑木備火油凡防守之具無不畢備四壁各有從官宗室武臣為提舉官諸門皆有中貴大小使

臣分地以守又團結馬步軍四萬人為前後左右中軍軍八千人有統制統領將兵步隊將等日肆習之以前軍居東水門外護延豐倉倉有粟豆四十萬碩其後勤王之師集城外者賴之以濟以後軍居東門外占樊家岡使賊騎不敢近而左右中軍居城中以備急緩自五日至八日治戰守之具粗畢而賊馬已抵城下寨于牟駝岡牟駝岡者京城外西北隅地也岡勢隱轔如沙磧三面據水前枕霧澤陂即孳生馬監之所芻豆山積異時郭藥師來朝道君命打毬于

其間故知可以為秦地金人兵至徑趨其所寳藥師
導之人謂藥師忠于國家與金人戰偶不利而從之
予弗信也是夕金人攻西水門以火船數十隻順汴
流相繼而下余臨城捍禦募敢死士二千人列布拐
子弩城下火船至即以長鈎摘就岸投石碎之又于
中流安排杈木及運蔡京家假石山疊門道間就水
中斬獲數百人自初夜防守達旦始保無虞入對垂
拱殿方奏事閤傳報賊攻酸棗封邱門一帶甚急上
命予往督將士捍禦余慮城上兵卒不足用即告上

乞禁衛班直善射者千人以從上遣御藥盧端同行
傳旨如所乞自禁中至新城酸棗門凡二十里行夾
道委巷中惟恐賊之已登城也抵門賊方渡壕以雲
梯攻城予命班直乘城射之皆應弦而倒予時坐酸
棗門叩有自門上擲人頭下者至六七不已詢之云
斬獲姦細俾驗認即皆漢人首級也盖擾攘中兵卒
妄行殺戮補獲數人即斬以狥因使號令如獲姦細
補人親執出頭驗實推賞輙殺者斬自是乃止余與
官屬數人登城督戰激勵將士人皆賈勇近者以手

砲檑木擊之遠者以神臂弓強弩射之又遠者以牀
子弩座砲及之而金賊有乘栰渡壕而溺者有登梯
而墜者有中矢石而亡者甚衆又募壯士數百人縋
城而下燒雲梯數十座斬獲酋首十餘級皆耳有金
環是日賊攻陳橋封邱衛州等門而酸棗門尤急虜
箭集于城上如蝟毛士卒亦有傷中者皆厚賞之上
遣中使勞問降御筆褒諭給内庫酒銀椀綵絹等以
頒將士人皆歡呼自卯至未申間殺賊數千人賊知
守城有備不可以攻乃退師因遣使隨李鄴請和抵

城下已昏黑矣堅欲入城余傳令敢輙開門者斬竟
俟明乃入實初十日也上御崇政殿宰執起居訖升
殿奏事引使入對出幹离不書進呈道所以舉師犯
中國之意闕上内禪願復講和乞遣大臣赴軍前議
所以和者上顧宰執未有對者余因請行上不許曰
卿方治兵不可命李梲奉使鄭望之高世則副之宰
執退予留身問所以不遣之者上曰卿性剛不可以
往予對曰今虜氣方鋭吾大兵未集固不可以不和
然所以和者得策則中國之勢遂安不然禍患未已

宗社安危在此一舉臣懼李梲柔懦恐誤國事也因為上反覆具道所以不可割地及過許金幣之說以謂金狄之性貪婪無厭又有燕人狡獪以為之謀必且張大聲勢過有邀求以窺中國也如朝廷不為之動措置合宜彼當戢斂而退如朝廷震懼所求一切與之彼知中國無人益肆覬覦憂未已也先定然後能應安危之機願陛下審之上頗以為然予退廵歷城中因乞宰執分提舉四壁上命蔡懋分提舉京城四壁守禦使而李梲是日至金人軍中果辱命幹离

不者南向坐梲望之等北面再拜膝行而前幹离不遣燕人王汭等傳道語言謂都城破在頃刻所以斂兵不攻者徒以上故存趙氏宗廟恩莫大也今議和須犒師之物金五百萬兩銀五千萬兩絹綵各一百萬疋馬駞驢騾之屬各以萬計尊其國主為伯父凡燕雲之人在漢者悉歸之割太原中山河間三鎮之地又以親王宰相為質乃退師出事目一紙付梲等達朝廷梲唯〻不能措一辭金人笑之曰此乃一婦人女子爾自是有輕朝廷心十一日梲至自大金軍前宰執同對于崇政殿進呈金人所須事目且道其語宰執震恐欲如其數悉許之余引前議力爭以謂尊稱及歸朝官如其所欲固無害犒師金幣所索太多雖竭天下不足以充其數況都城乎當量與之太原河間中山國家屏蔽號為三鎮其實十餘郡地塘濼險阻皆在焉割之何以立國又保塞翼順僖三祖陵寢所在子孫奈何與人至于遣質即宰相當往親王不當往為今日計莫若擇使與之往返熟議道所以可不可者金幣之數令有司會計所有陸續具報

稍留數日大兵四集彼以孤軍入重地勢不能久留雖所得不滿意必求速歸然後與之盟以重兵衛出之彼且不敢輕中國其和可久也宰執皆不以為然方謂都城破在旦夕肝腦且塗地尚何有三鎮而金幣之數又不足較也上為群議所惑默然無所主凡爭論時無一人助予言者予自度力不能勝衆說因再拜求去曰陛下擢臣自庶僚不數日與大政臣亦受之而不辭者徒以議論或有補萬分之一今與宰執異議不能有所補願還庶僚以安愚分上慰諭曰

不須如此卿第出治兵益固城守恐金人款我此條議可也余被旨不得不出復前進曰金人所須宰執欲一切許之不過欲脫一時之禍不知他日付之何人能爲陛下了此願更審處後悔恐無所及因出至城北壁復回尚冀可以力爭而誓書已行矣所求悉皆與之今上皇帝方在康邸俾同少宰張邦昌爲質于金人軍中已無可奈何則爲之留三鎮詔書戒中書吏以輙發者斬庶几俟四方勤王之師集以爲後圖而宰執裒聚金銀自乘輿服御宗廟供具六宮官

卷一百七十一　十六

府器皿皆竭取之復率之于臣庶之家金僅三十萬兩銀僅及八百萬兩翌日對于福寧殿宰執以金銀之數少惶恐再拜謝罪獨余不謝于是孝廸建議欲盡括在京官吏軍民金銀以收簇犒設大金軍兵所遺多擢長榜于道路立限俾悉輸之官限滿不輸者斬之許奴婢親屬及諸色人告以其半賞之都城大擾限既滿得金二十餘萬兩銀四百餘萬兩而民間藏蓄爲之一空余因對于福寧殿奏上曰收簇金銀限滿民力已竭復許告訐恐生內變外有大敵而民

心內變不可不慮上曰卿可往收榜毋得告訐余因廻城道牓所令傳聖旨收牓歸行營司移牒孝廸照會人情乃安自十五日四方勤王之師漸有至者日數萬人乃于四壁置統制官招集之給芻糧授器甲踏塞地團隊伍皆行營司主之晝夜竭力無少休息至于七八間統制官馬忠以京西募兵至遇金人于鄭州南門外乘勢擊之殺獲甚衆于是金人始懼遊騎不敢旁出而自京城以南民始獲奠居矣二十日靜難軍節度使种師道承宣使姚平仲以涇原秦鳳

卷一百六十七　十七

路兵至余奏上曰勤王之師集者漸衆兵家忌分節制歸一乃克有濟願令師道平仲等聽臣節制上降御筆曰師道老而知兵職位已高與卿同官替曹曚可也蓋上意欲以師道爲親征行營副使余竊歎上裁處之而宰執間有密建白以爲不可者上入其言于是別置宣撫司以師道簽書樞密院事充河北河東京畿宣撫使以平仲爲宣撫司都統制應西兵及四方勤王之師並隸宣撫司又撥前後軍之在城外者屬之而行營司所統者獨左右中軍而已上屢申

勅两司不得侵紊節制既分不相統一宜撫使所欲
行者託以機密往往不復関報余私竊憂之自金人
議和誓書既行之後朝廷日運金銀幣帛之屬輸其
軍中名果珍膳御醞之餉使者絡繹冠蓋相望上又
出御府珠玉玩好寶帶鞍勒以遺之品數甚衆其價
不可勝計余每爭以謂此不足以為德適所以啓戎
心雖上恭儉視珠玉如糞土然戎之生心何厭之有
衆方稱美上德不以余言為然金人益肆須索無所
忌憚至求妓樂珍禽馴象之類靡不從之乃勤王之

師既集西兵將帥日至上意方壯又聞金人擄掠城
北屠戮如故而城外后妃皇子帝姬墳墓殯攢發掘
殆盡始赫然有用兵之意余賛上曰易于謙之上六
稱利用行師征邑國師之上六稱開國承家小人勿
用蓋謙之極非利用行師不足以濟功師之成非戒
用小人不足以保治今陛下之于金人屈已講好其
謙極矣而金人貪婪無厭兇悖愈甚其勢非用師不
可然功成之後願陛下以用小人為戒而已使金人
有所懲創不敢有窺中國之心當數十年無夷狄之

禍不然一日縱敵數世之患憂未艾也

梁溪先生文集卷第一百七十一終

梁溪先生文集卷第一百七十二

傳信録

靖康傳信録

靖康傳信録中

二十七日余與李邦彥吳敏种師道姚平仲折彥質同對于福寧殿議所以用兵者余奏上曰金人之兵張大其勢然得其實數不過六萬人又大半皆奚契丹渤海雜種其精兵不過三萬人吾勤王之師集城下者二十餘萬固已數倍之矣彼以孤軍入重地正

猶虎豹自投于檻穽中當以計取之不可以角一旦之力為今之計莫若扼河津絶糧道禁抄掠分兵以復畿北諸邑俟彼遊騎出則擊之以重兵臨賊營堅壁勿戰如周亞夫所以困七國者俟其芻粮乏人馬疲然後以將師檄取誓書復三鎮縱其歸半渡而後擊之此必勝之計也上意深以為然衆議亦允期即分遣兵以二月六日舉事蓋陰陽家言是日利行師而姚古种師中之兵亦將至故也約已定而姚平仲者古之子屢立戰功在道召朝為童貫所抑未嘗朝見至是上以其驍勇屢召對內殿賜予甚厚許以成功當有節鉞茅土之賞平仲武人志得氣滿勇而寡謀謂大功可自有之先期于二月一日夜親率步騎萬人以劫金人之寨欲生擒所謂斡离不者取今上皇以歸雖种師道宿城中弗知也余時以疾給假卧行營司夜半上遣中使降親筆曰平仲已舉事決成大功卿可將行營司兵出封邱門為之應援余具劄子辭以疾且非素約兵不預備斯須之間中使三至責以軍令不得已力疾會左右中軍將士詰旦出封

邱門勒兵以班荊館天駟監分命諸將解范瓊王師古等圍步騎出没鏖戰于幕天坡斬獲甚衆復犯中軍余親率將士以神臂弓射卻之是夜宿于城外而平仲者前一夕劫寨為虜所覺殺傷相當所折者不過千餘人既不得所欲恐以違節制為种師道所誅即遁去而宰執等誤聞然謂西兵勤王之師及親征行營司兵為金人所殲無復存者上震恐有詔不得進兵而斡离不遣使以謂用兵特將師所為不出上意請再和宰相李邦彥于上前語使人曰用兵乃大

臣李綱與姚平仲結構非朝廷意僉議欲縛余以與之而使人反以為不可遂罷尚書右丞親征行營使以蔡懋代之因廢行營使司上以守禦使總兵事而种師道亦罷宣撫使余是時得止兵詔知事且變即振旅以入城詣宗政殿求對既至殿門朝罷命乃不果退處浴室院待罪時初三日也蔡懋會計行營司所失才百餘人而西兵及勤王之師折傷千餘人外餘並如故乃知朝廷前所聞之非是夕上降親筆慰勞錫賚白金緡錢五百貫兩且令吳敏宣諭將復用

之意予感泣謝恩方欲丐歸田廬而有初五日士民伏闕之事初太學生陳東與書生千餘人是日伏闕上書明予及師道之無罪不當罷軍民聞之不期而集者數十萬人填塞馳道街巷呼聲震地撾登聞鼓于東華門擊破之上遣吳敏耿南仲慰諭諸生俾之退反為軍民所擁不得行必欲見予及師道乃去不得報則殺傷內侍二十餘人又詬詈宰執李邦彥蔡懋王孝迪趙野等欲毆擊之皆散走藏匿于是上遣中使召余及師道入對余惶恐聞命固辭不敢行而

宣召者絡繹而至中使迫促不得上馬出浴室院由東門街抵馳道趨東華門軍民壅積幾不可進宣召中使朱拱之復為衆所殺蓋怒其傳旨之緩也入見上于福寧殿閤子中余泣拜請死上亦泣有旨復尚書右丞充京城四壁守禦使余固辭上不允俾出東華門至右掖門一帶安撫軍民余稟上旨宣諭乃稍散去再對于福寧殿上命余復節制勤王之師先放遣民兵蓋不復有用兵意也先是所留三鎮詔書余既罷乃遣宇文虛中齎詣金人軍中復差械爲秦檜

為割地使是夕寇于咸豐門以金人進兵門外治攻具故也先是蔡懋號令將士金人近城不得輒施放有引砲及發床子弩者皆杖之將士憤怒余既登城令施放自便能中賊者厚賞夜發霹靂砲以擊賊軍皆驚呼翌日薄城射卻之乃退有旨梁方平欲為賊內應者余召至帳中執之以付御史臺推治凡內侍之守城者皆罷京師浮浪不逞之徒乘軍民殺傷內侍擾攘中劫掠內侍十餘家取其金帛而以所藏器甲弓劍赴官司納自以為功凡十餘人都城懼再有

變余命悉集守禦使司以次納訖推其倡首將賞之各自言其姓名凡二十餘人審問得實悉皆斬之餘者逐去是日并斬殺傷部隊將者亦二十餘人然後民情安戢姦宄不作初賊馬既抵城下余晝夜廵視有盜衲襖一領者有强取婦人絹一疋者有妄以平民為姦細而斫傷者皆即斬以徇故外有强敵月餘日間雖竊盜無有也都城素多火亦無作者至是乃始紛擾數日彈壓然後定金人請以越王代康王為質上以越王叔父不可遣乃遣肅王及駙馬都尉曹

晟以行康王得歸上喜賜予良厚康王素有膽氣膂力善射居金人軍中幾月餘姚平仲刼寨之夕恬然無所驚怖及歸國人皆喜爭出觀之金人自平仲刼寨及封邱門接戰之後頗有懼意既得三鎮之詔及肅王為質即不俟金幣數足遣使告辭上賜燕于軍中初十日遂退師十二日肆赦天下十三日宰執對延和殿予奏上曰澶淵之役雖與大遼盟約而退猶遣重兵護送之蓋恐其無所忌憚肆行虜掠故也金人退師今三日矣初謂其以船栰渡河探聞乃繫橋

濟師一日而畢盡遣大兵用澶淵故事護送之宰執皆以為太早予固請之上以余言為然可其請是日分遣將士以兵十餘萬數道並進且戒度便利可擊即擊之金人厚載而歸輜重既衆驅虜婦女不可勝計氣驕甚擊之决有可勝之理將士踴躍以行十四日以吳敏為少宰余知樞密院事徐處仁中書侍郎耿南仲左丞李棁右丞初李邦彥蔡懋王孝廸趙野既為國人所斥逐皆藏匿不敢復出上章丐罷上初未許至是邦彥罷相除觀文殿大學士中太一宮使懋

罷左丞除資政殿學士知大名府孝廸罷中書侍郎除資政殿學士提舉亳州明道宮故有是命十五日簽書樞密院事唐恪供職初恪以延康殿學士知杭州李邦彥薦用之至是始到闕也十七日澤州奏大金國相粘罕兵次高平縣初粘罕既破忻代觀察使折可求以麟府兵承宣使劉光世以鄜延兵援河東皆為所敗遂圍太原攻之月餘不能下而平陽府義軍叛義軍者童貫張孝純所招雲中人也分布河東諸郡平日養贍蓄積為之一空及金人入寇孝純以

我軍五萬人守石嶺關既叛以從金人矣至是諸郡柱、殺戮或逐出之而平陽府者破城叛去攻陷威勝軍遂引金人入南北關陷隆德府遂次高平朝廷震懼恐其復渡河而南宰執咎予盡遣城下兵以追斡离不之軍將無以支吾余曰斡离不之師既退自當遣大兵護送初不虞粘罕之來也粘罕之師雖來聞既和亦當自退必無復渡河之理又太行琅車之險已遣統制官郝懷將兵二萬屯河陽控扼險道決無他慮而執政中有密啟上者于是御前以金字牌悉追還諸將之兵及斡离不之師于邢趙間相去二十餘里金人聞大兵且至莫測多少懼甚其行甚速而諸將得追詔即還余聞之上前力爭得旨復遣而諸將之還已五程矣雖復再進猶與金人相及于滹沱河然將士知朝廷議論二三悉解體不復有邀擊之意第遙護之而已于是金人復旁出抄掠及深祁恩冀間其去殊緩而粘罕之兵聞已和果退如予言乃命种師道為河北河東宣撫使駐滑州而以姚古為制置使總兵以援太原以种師中為制置副使總

兵以援中山河間諸郡時朝廷僉議以三鎮為界不可割有如兵民為國家堅守不下即遣使再議以租賦歸之求保祖宗之地故也有旨宇文虛中罷簽書樞密院事除資政殿學士何㮚為右丞御史中丞許翰為同知樞密院事中書侍郎徐處仁供職初處仁以觀文殿大學士知大名府上聞其老成有士望方倚以為相故以中書侍郎召之至是到闕供職未旬日遂拜太宰時三月初間也詔以道君太上皇帝廻鑾議所以奉迎者以門下侍郎趙野為奉迎使初道君正月三日夜出通津門乘舟以行獨蔡攸及內侍數人扈從以舟行為緩則乘肩輿又以為緩則于岸側得般運磚瓦船乘載飢甚于舟人處得炊餅一枚分食之是夜行數百里抵南都始館于州宅得衣被之屬市驢騾乘之至符離始登官舟及泗上少憩宇文粹中童貫高俅之徒始至童貫以勝捷兵三千扈從渡河以如維揚高俅以禁衞三千留泗上控扼淮津既抵維揚又老邀車駕不可渡江而道君決意南幸遂如鎮江道君太上皇后居維揚皇子帝姬皆流

寓沿路州縣聞賊退多先歸者初恭謝行宮所以都城圍閉止絕東南遞角又止東南勤王之師又令綱運于所在卸納泗州官吏以聞朝廷不以為然道路籍籍且言有他故而太學生陳東上書乞誅六賊謂蔡京蔡攸童貫朱勔高俅盧宗原于是議遣聶山為發運使密圖之山請詔書及開封府使臣數十人以行予因奏事福寧殿留身奏上曰此數人者罪惡固可誅然聶山之行恐朝廷不當如此措置昔肅宗欲發李林甫墓李泌諫謂其如明皇何肅宗抱泌頸泣

曰思不及此使山之所圖果成驚動道君此憂在陛下使所圖不成為數人所覺萬一挾道君于東南求錫南一道陛下何以處之上感悟曰奈何予對曰不若罷山之行願謫童貫等乞道君去此數人者早回鑾輿可以不勞而事定上以為然山乃不果行而童貫等相繼皆去道君遂次南都徘徊不進欲詣亳州上清宮燒香及取便道如西都上以為憂又每有書至必及朝廷改革政事又批道君太上皇后當居禁中出入正門于是喧傳且有垂簾之事又批吳敏李綱令一人來莫曉聖意皆言事且不測予奏上曰所以欲臣及吳敏來無他欲知朝廷事耳吳敏不可去陛下左右臣願前去奉迎如蒙道君賜對臣且條陳自圍城以來事宜以釋兩宮之疑決無他慮上初不許予力請之乃聽上令余齎御前書達道君且賜行宮官屬茶藥銀合有差以十七日離國門十八日早次陳留縣秋口遇道君太上皇后船予具榜子拜謁道左道君太上皇后職船令內侍楊修傳教旨勞問余附奏曰陛辭日前所得聖旨合具奏知乞依趙野

例陛前奏事復傳教旨允余遂登舟入幄中于簾前拜訖具道皇上聖孝思慕且叙致方艱危中蒙上擢任感激之意道君太上皇后親加奬諭予再拜謝訖道君太上皇后曰朝廷欲令予何處居止余對曰朝廷見以擷景園為寧德宮奉道君太上皇后蓋遵稟道君太上皇帝十二月二十三日聖旨指揮道君太上皇后曰已得旨令居禁中余對曰以皇帝聖孝殿下聖慈母子之情豈復有間但稽三從之義道君太上皇帝居龍德宮而殿下居禁中于典禮有所未安

朝廷討論但欲合于典禮以慰天下之望兩宮安則天下安矣道君太上皇后曰朝廷須是措置令是方得因泛語他事余拜辭登岍因呼內侍楊修李徠等三人坐幄次與再道前語三人者皆臣鑰也以余言為然因入白之後傳教旨曰相公所論甚有理但既居寧德宮後欲一到禁中神御前燒香可乎余對曰道君太上皇后既居寧德宮皇帝自當時詣省問萬一欲暫到禁中豈有不可之理因遣使賜香茶酒食等錢五百貫給散隨行使臣從人余以前語具劄子

卷二百七十二　十一

奏知且云道君太上皇后已有許居寧德宮意願一切不須示以疑阻以昭聖孝而道君太上皇后入國門日聶山請以禁衛護宣德門道路喧然識者笑之二十日抵南都得旨二十一日引對是日道君御幄殿余起居訖升殿奏事具道上聖孝思慕欲以天下養之意道君泣數行下曰皇帝仁孝天下所知且獎諭曰都城守禦宗社再安相公之力為多余再拜謝訖因出劄子二紙進呈其一乞道君早回鑾輿不須詣亳社西都以慰天下之望其一自叙素蒙道君教

有擢用于國家艱危之中得効犬馬之力欲乞身歸田廬之意道君慰勞再四因曰相公頃為史官緣何事去余對曰臣昨任左史得侍清光者幾一年以狂妄論列都城水災伏蒙聖恩寬斧鉞之誅迄今感戴道君曰當時宰執中有不喜公者余愧謝因奏曰臣昨論水災實偶有所見自古雖無道之國水猶不冒其城郭天地之變各以類應正為今日攻圍之兆大祲災異變故譬猶一人之身病在五藏則發于聲色形于脉息善醫者能知之非有物使之然氣之先至

卷一百七十二　十二

者爾所以聖人觀變于天地而修其在我者故能制治保邦而無危亂之憂也道君以為然因詢虜騎攻圍相城守禦次第余具以實對復曰賊既退師方渡河時何不邀擊余曰朝廷以肅王在金人軍中故不許道君曰為宗社計豈可復論此余于是竊嘆道君天度之不可及也語既浹洽道君因宣諭行宮止遹角等三事只緣都城已受圍恐為人得知行宮所在非有他也余對曰方艱危時兩宮隔絶彼此不相知雖朝廷應副行宮事亦不容無不至者在聖度照之

而已道君因詢朝廷近事如追贈司馬光及毀拆夾城等凡三十餘事余逐一解釋謂追贈司馬光止欲得民心毀拆夾城止欲防姦細之類因奏曰皇帝仁孝小心唯恐一有不當道君意者每得御批詰問輒憂懼不進膳人竊譬之人家尊長出而以家事付之子弟偶遇盜賊強刦者須當隨宜措置及尊長將歸子弟不得不恐然為尊長者正當以其能保田園大計慰勞之不當問其細故今皇帝傳位之初陛下巡幸適當大敵入寇為宗社計政事不得不小有變革

今宗社無虞四方以寧陛下回鑾臣以謂宜有以大慰安皇帝之心者其他細故一切勿問可也道君感悟曰公言極是朕只緣性快問後即便無事因内出玉帶金魚袋古象簡賜余曰行宮人得公來皆喜以此慰其意便可佩服余固辭不允因服之以謝而退二十二日扈從道君詣鴻慶宮燒香初余次洪州見奉迎道君禁衛寶輦儀物等留不進因以便宜作奉聖旨令趍南都至是道君燒香禁衛寶輦儀物等適至南都士女民庶夾道聳觀得旨來早辭訖先還闕

賜酒食香茶等二十三日辭再對于幄殿道君出青詞稿一紙俾宣示宰執百官乃道君初傳位奏天所作者道君宣諭曰本欲往亳州太清宮以道路阻水不果又欲居西洛以皇帝懇請之勤已更指揮更不戒行公先歸達此意慰安皇帝因袖中出書付余仍宣諭曰公輔助皇帝捍賊守宗社有大功若能調和父子間使無疑阻當書青史垂名萬世予感泣再拜受命辭訖即先具劄子以所得道君聖語奏知上批荅曰覽卿來奏知奏對之語忠義煥然朕甚嘉之二

十五日還抵闕下對于垂拱殿進呈道君御書具道所以問荅語上嘉勞久之以道君太上皇帝所賜玉帶牙簡銀絹等具劄子進納有旨不允

梁溪先生文集卷第一百七十二終

梁溪先生文集卷第一百七十三

傳信録

靖康傳信録下

靖康傳信録下

二十七日宰執奏事延和殿進呈車駕出郊詣資福寺迎奉道君儀注耿南仲建議欲盡屏道君左右内侍出榜行宫門敢留者斬先遣人搜索然後車駕進見余以謂不若止依常法不必如此示之以疑必欲過為之防恐却有不可防者南仲曰易曰或之者疑

之也古人于疑有所不免余曰古人雖不免于疑然貴于有所决斷故書有稽疑易曰以斷天下之疑倘疑情不解如所謂窃鈇者則為患不細南仲紛紛不已余奏曰天下之理誠與疑明與闇而已誠則明明則愈誠自誠與明推之可以至于堯舜疑則闇闇則愈疑自疑與闇推之其患至于有不可勝言者耿南仲當以堯舜之道輔陛下而其人暗而多疑所言不足深採上笑之而南仲怫然怒甚既退再召對于睿思殿賜茶訖南仲忽起奏曰臣適遇左司諫陳公輔于對班中公輔乃二月五日為李綱結構士民伏闕者豈可處諫職乞送御史臺根治上及宰相皆愕然余奏曰臣適與南仲辯論于延和殿實為國事非有私意而南仲銜臣之意故有此奏伏闕之事陛下素所鑒察臣不敢復有所辯但臣以非材冒處樞輔仰荷特達之知未能有所補報區區素志欲俟賊騎出疆道君鑾輿還闕然後求歸田廬臣之願也今南仲之言若此臣豈敢留願以公輔事送有司臣得乞身待罪上笑曰伏闕士庶以億萬計如何結構朕所洞

知卿不須如此南仲猶不已余再拜辭上而出居啓聖院不復歸府入劄子求去章凡十餘上上皆批答封還不允差御藥宣押造朝及押赴樞密院治事復即時上馬四月朔車駕詣寧德宮復遣御藥宣押扈從道君太上皇帝以三日入國門余以守禦使職事迎拜于新東門内道君于輦上顧揖翌日扈從朝于龍德宮訖復上章懇請求罷知樞密院事上降手詔數百言不允復令徐處仁吴敏諭旨又召至内殿面加慰諭且曰賊為方退正賴卿協濟艱難今遽欲捨

朕何之前事不足介懷宜為朕少留辭意懇惻余不
得已再拜受命就職他日留身奏上曰金人退師交
列三鎮三鎮官吏軍民不肯陷沒夷狄其勢必為朝
廷堅守天時侵熱而虜有輜重之累必不能久留當
即出疆臣恐秋高馬肥虜必再至以負前約及今宜
飭武備修邊防勿恃其不來當恃吾有以待之于是
為上條具所以備邊禦敵者凡八事其一謂唐之藩
鎮所以拱衛京師故雖屢有變故卒賴其力而及其
弊也有尾大不掉之患祖宗監之銷藩鎮之權罷世

襲之制施于承平邊備無事則可在今日則手足不
足以捍頭目為今之計莫若以太原真定中山河間
建為藩鎮擇帥付之許之世襲收租賦以養將士習
戰陣相為唇齒以捍金人可無深入之患又滄州與
營平相直隔黃河下流及小海其勢易以侵犯宜分
濱棣德博建橫海軍一道如諸鎮之制則帝都有藩
籬之固矣其二謂自熙豐以來籍河北保甲凡五十
餘萬河東保甲凡二十餘萬比年以來不復閱習又
經燕山雲中之役調發科率逃亡流移散為盜賊今

所存者猶及其半宜專遣使團結訓練令人置器甲
官為收掌用印給之蠲免租稅以償其直武藝精者
次第遷補或命之官以激勸之彼既自保鄉里親戚
墳墓必無逃逸又平時無養兵之費有事無調發之
勞此最策之得者其三謂自祖宗以來養馬于監牧
擇陝西河東河北美水草高涼之地處之凡三十六
所比年廢罷殆盡而更為給地牧馬民間雜養以充
數官吏便文以塞責而馬無復有善者又驅之燕山
悉為敵人所得今諸軍闕馬者太半宜復祖宗監牧

之制權時之宜括天下為量給其直則不旬月間數
萬之馬可具也其四謂河北塘濼東距海西抵廣信
安肅深不可涉淺不可以行舟所以限隔胡騎為險
固之地而比年以來淤泥乾涸不復開濬官司利于
稻田往往洩去積水隄防弛壞又自安肅廣信以抵
西山地形低下處可益增廣其高仰處即開乾壕及
陷馬坑之類宜專遣使以督治之其五謂河北河東
州縣城池類多隳圮堙塞宜徧于修治而近京四輔
郡諸畿邑皆當築城創置樓櫓之屬使官吏兵民有

所得而安萬一有賊騎深入虜掠無所得可以坐困其六謂河北河東州縣經賊馬殘破蹂踐去處宜優免租賦以賑卹之往年方臘擾浙東猶免三年今三鎮之民為朝廷固守安可不議所以大慰其心者其七謂河北河東諸州最以儲峙糴買糧草為急務宜復祖宗加擡糧草鈔法一切以見緡走商賈而實塞下使沿邊諸郡積蓄豈衍則虜不敢動矣其八謂陝西解鹽無煮海之勞而給邊費足民食其利不貲因行東南鹽法而解鹽地分益狹西邊益貧願復祖宗

舊制以慰関陝兵民之心上俾宰執同議而其間所論異同雖建横海軍一道以安撫使總之而藩鎮之議寢雖委提舉官遵舊制教閱上戶保甲三分之一而遣使盡行團結訓練置器甲之議不行雖委沿邊增修塘濼城池而輔郡畿邑已降指揮旋即罷止雖委諸路相視監牧而不復括馬雖放河北河東租稅而止及一年雖行加擡糧草鈔而貼以四分香藥雖復解鹽而地分不如舊制予方爭之不能得大抵自賊馬既退道君還宮之後朝廷恬然遂以為無事方

議建立東宮開講筵存王安石置春秋博士而臺諫所論不過指摘京輔之黨行遣殆無虛日防邊禦寇之策反置而不問予竊私憂之惟兵事樞密院可以專行乃與許翰條具調發防秋之兵大槩有五一曰係將兵二曰不係將兵三曰土兵四曰民兵五曰保甲係將兵除已起發外現在者十將將以三千人為率不過三萬人民兵弓箭社刀弩手之類是也不過一萬人保甲除河北河東外起于陝西不過三萬人并現在河北河東兵通為二十萬以控制要害之地

將上得旨頒行然後関三省其間猶有以為不須如此者又乞降者在京許監察御史以上在外監司郡守帥臣各薦才武智畧大小使臣樞密院籍記姓名量才録用上從之又建議以謂在京馬步軍十餘萬隷于三衙近年不復教閱士卒驕惰緩急用之旋差將佐統領兵將不相識難以責成功乞自樞密院選差大小使臣分四壁教閱因勒成步伍以備緩急上初可之已而殿帥王宗濋等以為侵紊非祖宗制詔罷之余然後窃歎知事之難成也少宰吴敏建議欲

置詳議司檢詳祖宗法制及近年弊政當改革者次第施行詔以徐處仁吳敏及余為提舉官命既行為南仲沮止敏丐去不果予奏上曰陛下即大位于國家艱難之時宜一新政事以慰天下之望而朝廷玩愒日復一日未聞有所變革近欲置司討論尋復罷之今邊事方棘調度不給前日爵祿冒濫耗蠹邦財者宜稍裁抑以足國用此政事所宜先者上以為然委予條具以聞予奏上三十餘事謂如節度使至遙郡刺史祖宗本以待勳臣故俸給特厚當時員數絕

少今皆戚里恩澤得之除邊功外宜悉換授環衛官以抑其濫又三省堂吏祖宗時轉官止于正郎崇觀間始許轉至中奉大夫今宜復祖宗之制餘皆類此上深然之降付三省已而揭牓通衢曰知樞密院事李綱陳請裁減下項又牓東安門曰守禦使司給諸軍卸甲錢多寡不均御前特再行等第支給而守禦使司初未嘗給卸甲錢也予聞之驚駭詢所以乃執政間有密白上以余得都城軍民之心欲以此離間之予始憂懼不知死所矣方欲復丐罷會守禦使司補武進副尉二人具狀奏知上批出有惟辟作福惟辟作威大臣專權浸不可長之語余惶懼于上前辨明白始親征行營及守禦使司得旨一切以便宜行事給空名文武官告勅帖等三千餘道自置司以來用過三十一道而已此二人者乃齎御前蠟書至太原當時約以得回報即與補授故今以空名帖補訖奏聞乃遵上旨非專權也且叙孫危之蹤為人所中傷者非一願罷職任乞骸骨歸田里上溫顏慰諭以謂偶批及此非有他意余退居定力院入劄子待

罪丐去章十餘上上悉批答不允遣使押入余不得請即徑出通津門欲東下上遣中使宣押挽舟入城絡繹于道既歸府復鎖府門于翌日見上曰人主之用人疑則當勿任任則當勿疑而大臣以道事君不可則止今陛下惑于人言于臣不能無疑又不令臣得去不知此何故上安慰久之余自此多在告日欲去而未能會种師道發于軍前种師道以病告歸執政有密建議以余為宣撫使代師道者初幹离不之師還抵中山河間兩鎮兵民以死固守不肯下肅王

張邦昌及割地使等躬至城下說諭即以矢石及之
乃退沿邊諸郡亦然而种師中進兵過之金人出鎮
兩境無虞粘罕之師至太原城下太原亦堅壁固守
粘罕屯兵圍之悉破諸縣為鏁城法以困太原鏁城
法者于城外矢石不及之地築壘環繞分人防守使
內外不相通而姚古進師復隆德府威勝軍扼南北
關累出兵互有勝負然不解太原之圍于是詔种師
中率兵由井陘道與姚古犄角應援太原師中進次
平定軍乘勝復壽陽榆次諸縣不設備有輕金人之

卷一百七十三　九

之意又輜重犒賞之物悉留真定不以從行金人乘間
衝突諸軍以神臂弓射却之欲賞射者而隨行銀碗
祇數十枚庫吏告不足而罷于是士皆憤怨相與散
去師古為流矢所中死之其餘將士退保平定軍而
師駐滑州復以老病乃罷上納建議者之說決意用
余宣撫兩路督將士解圍一日召對睿思殿諭所以
欲遣行者余再拜力辭自陳書生不知兵在圍城中
不得已為陛下料理兵事實非所長今使為大帥恐
不勝其任且誤國事死不足以塞責上不許即命尚

書省出勑令面受余奏曰藉使臣不量力為陛下行
亦須擇日受勑令拜大將如呼小兒可乎上乃許別
擇日受余退即移疾在告入劄子乞致仕力陳所以
不可為大帥且云此必有建議不容臣于朝者章十
餘上悉批答不允且督令受命于是臺臣余應求諫
官陳公輔相繼上言余不當去朝廷上皆以為大臣
游說所去之乃無敢言者或謂余曰公知上所以遣
行之意乎此非為邊事乃欲緣此以去公則都人無
辭再公堅卧不起讒者益得以行其說上且怒將有

卷之百七十三　十

杜郵之賜奈何余感其言起受命上錄裴度傳以賜
余入劄子具道吳元濟以區區環蔡之地抗唐室與
金人強弱固不相侔而臣曾不足以望裴度萬分之
一以度況臣實謂非倫且言諸葛亮出師表親賢臣
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
所以傾頹也夫君子小人于用兵之間若不相及而
亮深以為言者誠以寇攘外患有可掃除之理而小
人在朝蠹害本根浸長難去其患有不可勝言者是
以吉甫贊周王以北伐必有孝友之張仲裴度相唐

宗以來討必去姦邪之元稹用能成功焜燿圖史君
子小人之不兩立從古已然臣竊觀陛下嗣位之初
適遭金人入寇宵旰憂勤厲精圖治思刷前耻雖古
帝王勤儉之德無以遠過然君子小人尚猶混淆于
朝翕訿成風殊未退聽謂宜神留照察在于攘逐戎
狄之先朝廷既正君子道長則所捍禦外患者有不
難也今取裴度論元稹魏洪簡章疏節其要語輒塵
天聽上優詔寵答宣撫司得兵二萬人而闕馬予曰
上曰戎事以馬為先今之馬如此無以奮張軍容昔

天寶末封常清出師幽薊人覩之見其軍容不整皆
叛去今臣出師安知無窺覘者所係國體非細故也
事寖矣請括都城馬給價償之可得數千疋上以為
然令條具以聞既而牓于開封府曰宣撫司括馬事
屬騷擾可更不施行其意與前所牓同予竊嘆息而
已以二萬人分為五軍時捷勝兵叛于河北遣左軍
往招撫之又遣右軍屬劉韐時劉韐除宣撫副使乃
唐恪所薦余初不知也又以解潛為制置副使代姚
古以折彦質為河東勾當　公事與潛治兵于隆德府

宣撫司兵凡萬二千人余請銀絹錢于朝廷各百萬
才得二十萬期以六月二十二日啓行而庶事皆未
辦集乞量展行期上批曰遷延不行豈非拒命予惶
懼入劄子辯所以未可行者且曰陛下前以臣為專
權今以臣為拒命方遣大帥解重圍而以專權拒命
之人為之無乃不可乎願併罷樞筦之任擇信臣委
之得乞骸骨因以尚書右丞知樞密院事宣撫使告
勅繳納上封還遣使趣召數四予入見上具道所以
為人中傷致上聽不能無惑者祇以二月五日士庶

伏闕事今奉命出使無緣復望清光上驚曰卿只為
朕巡邊便可還闕余奏曰臣之行無有復還之理昔
范仲淹自參知政事出安撫西邊過鄭州見呂夷簡
語暫出之意夷簡曰參政豈復可還其後果然今臣
以愚直不容于朝使臣既行之後無沮難無謗讒無
錢粮不足之患則進而死敵臣之願也萬一有朝廷
執議不堅臣自度不能有所為即須告陛下求代罷
去陛下亦宜察臣孤忠以全君臣之義上頗感動乃
以二十五日戎行前期賜燕于紫宸殿又賜御筵于

環林苑所以賜勞岳涯余捣軍託號令將士斬裨將焦安節以狗初安節隸姚古帳下在威勝軍虛傳賊馬且至安節鼓扇衆情勸姚古退師至隆德又勸遁去于是兩郡之人皆驚擾走散而初無賊馬至是從姚古還闕余召斬之人皆以為當翌日進師以七月初抵河陽入劄子以畿邑氾水關西都河陽皆形勝之地城壁頹圮當亟修治今雖晚然併力為之尚可及也又因望拜諸陵具奏曰臣總師道出鞏洛望拜陵寢潸然流涕恭惟祖宗創業守成垂二百年聖、

傳授以至陛下適于艱難之秋戎狄內侵中國勢弱此誠陛下嘗胆思報勵精求治之日願深考祖宗之法一二推行之進君子退小人無以利口善諭言為足信無以小有才未聞君子之大道為足使益固邦本以圖中興上以慰安九廟之靈下以為億兆蒼生之所依賴天下幸甚初余陛辭日為上道唐恪聶山之為人陛下信任之篤且誤國故于此申言之上批荅有銘記于懷之語留河陽十餘日訓練士卒修整器甲之屬進次懷州自出師後禁士卒不得擾民有趣奪婦人釵子者立斬以狗拾遺棄物決脊黥配逃亡禍獲者皆斬以故軍律頗肅無敢犯者嘗以謂步不勝騎、不勝車金人以鐵騎奔衝非車不能制之有張行中者獻戰車制度兩竿雙輪前施皮籬槍刃運轉輕捷每車用甲士二十五人執弓弩槍牌之屬以輔翼之結陣以行鐵騎遇之皆退遁造千餘兩日肄習之俟防秋之兵集以謀大舉而朝廷降旨凡詔書所起之兵悉罷減之余上疏力爭其大略曰臣昨待罪樞府伏蒙陛下委令措置防秋人兵臣意以謂

中國軍政不修几三十年矣缺額不補者過半其現存者皆潰散之餘不習戰陣故今金人得以窺伺既陷燕山長驅中原遂犯畿甸來無藩籬之固去無邀擊之威廟堂失策使之割三鎮質親王刼取金帛以億萬計驅虜士民屠戮良民不可勝數誓書之言所不忍聞此誠宗社之羞而陛下嘗胆而思報者也今河北之寇雖退而中山河間之地不割賊馬出沒並邊諸郡寨柵相連兵不少休大原之圍未解而河東之勢危甚旁近縣鎮皆為賊兵之所占據秋高馬肥

虜騎憑陵決須深入以責三鎮之約及金帛之餘數
倘非起天下之兵聚天下之力解圍太原防禦河北
則必復有今春之警宗社安危殆未可知故臣輒不
自揆為陛下措畫降書以團結諸路防秋之兵大約
不過十餘萬人而欲分布南北沿邊雄覇等二十餘
郡中山河間真定大名横海五帥府腹裏十餘州軍
沿河一帶控扼地分翊衛王室隄防海道其甚急者
解圍太原牧復忻代以捍金人夏人連兵入寇不知
此十數萬人之衆一一皆到果能足用而無賊馬渡

河之警乎今臣被命出使去清光之日未几朝廷已
盡改前日詔書調兵防秋之計既罷峒丁又罷弓弩
手又罷土兵又罷四川福建廣南東路將兵又罷荆
湖南北路係將不係將兵而京西州郡又皆特免起
發是前日詔書所團結之兵罷去大半不知金人聚
兵兩路入寇將何之以支吾而朝廷何恃不留意于此
也臣竊思之以兵為不須起者大槩有五川廣福建
荆湖之地遠一也錢粮犒賞之費多二也河北寇退
天下已無事三也太原之圍賊馬不多不攻自解四
也探報有林牙高麗之師金人牽制未必深入五也
若以川廣福建荆湖之地遠則詔書之下以四月期
天下兵以七月當時閩報三者何不即止今已七月
遠方之兵皆已在道始復約回是復今春勤王之師
約回之弊也一歲兩起天下之兵中道而兩止之天
下謂何臣恐朝廷自此不復能取信四方而將士解
體矣國之大事在戎宗社安危所係而且行且止有
同兒戲臣竊痛之若以謂錢粮犒賞多則今春無兵
捍寇致令誤國土地寶貨人民皆為所取今惜小費

而不為之備臣恐後來所取又不止于前日也況元
降指揮防秋人兵各令齎粮以行則錢粮犒賞之之
自非所患廟堂不深思宗社大計而惜小費臣竊所
不取也若以河北寇退天下無事則邊郡日報金人
聚兵聲言某月入寇當取某地强敵臨境非和非戰
朝夕恐慄惧其復來天下果無事乎賈誼謂厝火積
薪之下而坐其上火未及然因謂之安以今日觀之
何止于火未及然殆處于烈焰之旁而言笑自若也
若以謂太原之圍賊馬不多不攻自解則自春祖秋

若以謂太原之圍賊馬不多不攻自解則自春徂秋攻守半年曾不能得其實數姚种二師以十萬之師一日皆潰彼未嘗有所傷殈不知何以必其兵之不多以為可以不攻而自解若臣以謂非愚則誣至林牙高麗牽制之報理或有之然不可恃彼之不來當恃我之有備則屯兵聚糧正今日之先務不可忽也今河北河東州郡日告危急乞兵皆以三五萬為言而半年以來未有一人一騎可以副其求者防秋之兵甫集又皆遣罷不知此何理也若必以謂不須動

天下之兵而自可無事則臣誠不足以任此責陛下胡不遣建議之人代人坐致康平而重為此擾擾也除范世雄所統湖北兵聞已至襄唐間臣已作奉聖旨令疾速發赴宣撫司外所有餘路乞依元降詔書起發庶几不誤國事未報間再具奏曰近降指揮減罷防秋之兵臣所以深惜此事者一則河北防秋闕人恐有疏虞二則一歲之間再令起兵又再止之恐無以示四方大信防秋之計臣前奏論之已詳請為陛下更論不可失信之意昔周為犬戎所侵當以烽

火召諸侯兵恐諸侯之未必至也舉烽以試之諸侯之兵大集知其試也皆怒而歸其後真舉烽無復至者去冬金人將犯闕詔起勤王之師遠方之兵踴躍赴難至中途而寇已和有詔止之皆憤惋而反今以防秋之故又起天下之兵良非獲已遠方之兵率皆就道又復約回將士卒伍寧不解體夫以軍法勒諸路起兵而以寸紙罷之臣恐後時有所號召無復應者矣竟不報上日以御批促解太原之圍于是宣撫副使劉韐制置副使解潛察訪使張灝句當公事折

彥質都統制王淵折可求等會議于隆德府期以七月二十七日諸路進兵平定軍遼州兩路劉韐王淵王之威勝軍路解潛折彥質主之汾州路張灝折可求主之而宣撫副使制置副使察訪使句當公事皆承受御前處分事得專達進退自如宣撫使雖有節制之名特文具爾余奏上以節制不專恐誤國事雖降指揮約束而承受專達自若也至期出師解潛與賊相遇于南北關轉戰四日殺傷相當金人增兵潛軍力不能勝而潰平定汾遼之師皆逗遛不進其後

張瀰又違節制用統制官張思正復文水縣已而復
為賊所奪予極為上論節制不專之弊又分路進兵
賊以全力制吾孤軍不若合大兵由一路進會范世
雄以湖南兵至即薦為宣撫判官方欲會合親率師
以討賊而朝廷之議變矣初賊騎既出境即遣王雲
曹曚使金人軍中議以三鎮兵民不肯割願以租賦
代割地之約至是遣回有許意其實以款我師非誠
言也朝廷信之耿南仲唐恪尤主其議意謂非歸租
賦則割地以路之和議可以決成乃詔宣撫司不得

輕易進兵而議和之使紛然于道路矣既而徐處仁
吳敏罷相而相唐恪許翰罷同知樞密院事而進聶
山陳過庭李回等吳敏復以內禪事言者謂承蔡攸
密旨及初除門下侍郎亦蔡攸矯制為之責授散官
安置涪州余竊嘆曰事無可為者矣因入表劄奏狀
丐罷初唐恪謀出余于外則處仁敏翰可以計去之
數人者去則予亦不能留也至是皆如其策章數上
猶降詔批荅不允予具奏力道才能所以不勝任者
且得昏憒之疾不罷決誤國事并叙曩日榻前之語

于是上命种師道以同知樞密院事巡邊交割宣撫
司職事召余赴闕且俾沿河巡視防守之具余連上
章乞罷知樞密院事守本官致仕行至封邱縣得尚
書省劄子有旨除觀文殿學士知揚州時九月初也
予具奏辭免不敢當且上疏言所以力丐罷者非愛
身怯敵之故特事有不可為者難以虛受其責始宣
撫司將兵若干并防秋兵若干令屯駐其處皆不曾
用始朝廷應副銀絹錢若干又御前降到若干除支
官兵食錢并犒賞外令皆樁留懷州及在京降賜庫

具有籍可考按也臣既罷去恐不知者謂臣喪師費
財惟陛下遣使覈實雖臣自以不才丐罷願益擇將
帥撫馭士卒與之捍敵金人狡獪謀慮不淺和議未
可專恃一失士卒心無與禦侮則天下之勢去矣臣
自此不復與國論敢冒死以聞既而果有言余專主
戰議喪師費財者又指言十罪于是自落職宮觀責
授保靜軍節度副使建昌軍安置又以余上疏辨論
謂退有後言以惑眾聽再謫寧江用舍進退者士之
常此不足道但國家艱難宗社危急扶持天下之勢

轉免為安幾成而為庸懦讒慝若壞之為可惜也殆天未悔禍生靈未有休息之期命運之行自有數也不然何以若此予自建昌假道長沙以趨川陜道荆南為寇賊所擬道梗少留時都城複為虜騎攻圍朝廷不通耗者累月端憂多暇探篋中取自上龍飛余遭遇以來被受御筆內批及表劄章奏等命筆吏編次之因叙其施設去就本末大槩若此庶几傳信于後世時靖康二年歲次丁未二月二十五日長沙滑廳翠鶴堂錄

梁溪先生文集卷百七十三終

梁谿先生文集卷第一百七十四

建炎進退志總叙上上

建炎進退志總叙上上

靖康元年秋余罷知樞密院事河北河東路宣撫使除觀文殿學士知揚州以言者落職提舉杭州洞霄宮責授保靜軍節度副使建昌軍安置尋移雲安二年春行次長沙蒙恩復舊官除資政殿大學士領開封府事時金寇再犯闕都城圍閉道路阻絕久之聞命即率湖南勤王之師入援王室以四月初起行自巴陵

乘舟泛江五月初次繁昌得元帥府檄方審都城破二聖播遷號慟几絕次太平州覩今上登寶位赦書改元建炎悲喜交集是時金陵為叛卒周德等所據因帥臣宇文粹中殺官吏居民焚舟船不可勝數劫掠官府士民財物為之一空雖受發運判官方孟卿招安而環甲乘城殺戮恣横如故余遣使臣齎文檄諭之令聽臬節制勤王乃肯釋甲然猶桀傲不以時登舟擅驅不當行士卒欲乘間遁去次金陵因與轉運判官權安撫使李綱彌遜盡誅其首惡四十六人

而以其徒千餘人令提舉常平官王枋統之以行因
奉表詣行在賀登極且辭領開封府事之命上書諭
時事并其表奏金陵東南形勝之地新罹兵火宜早
擇帥以鎮撫之寶應聞已降麻吉廷除正議大夫尚
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隴西郡開國侯加食邑實封
荷上特達之知感極而繼之以泣次泗上以汴流淺
涸捨舟陸行是時四方勤王之師皆已放散因冒湖
南金陵兵卒于泗奏取指揮獨取數百人防護以往
次虹縣始被受尚書省劄子有旨趣召盖行在前此

卷一百五十四　二

不知余由江淮以來遣使齎賜御書并降詔皆自湖
北往至是得金陵奏乃劄報新除有台旨也因奉表
劄以辭恩命次會亭上遣中使王嗣昌傳宣撫問賜
茶藥各一銀合奉表以謝次穀熟御史中丞顏岐遣
人投文字封以御史臺印開視之乃論余不當為相
章疏其大意謂張邦昌為金人所喜雖以為三公真
王宜更加同平章事增重其禮予為金人所惡雖已
命相宜及其來到罷之以為中太一宮使兼講筵官
置之閑地前後凡五章皆不降出致岐封以示予欲

予之留外而不進也乃知命相盖出于淵衷獨斷而
外廷所以沮之者無所不至盖以感懼或勸予不若
遂留予曰國家艱危至此極矣豈臣子事形迹避嫌
疑自愛惜之時哉上知遇如此得一望清光敷陳腹
心退就田里死且不朽如岐言何足恤會復遣使趣
召遂行有旨賜御筵于金粟園命中書侍郎黃潛善
押晏尚書右丞呂好問同知樞密院事汪伯彥同與
即具奏辭免次金粟園龍圖閣學士兼侍讀董耘來
見傳上旨嘗遣從事郎劉默齎御書由湖北往迓御

卷一百七十四　三

書中有學窮天人忠貫金石方今生民之命急于倒
懸諒非不世之才何以協濟事功之語感激流涕遂
如行在過三執政南都門外告以已具辭免御筵乃
歸館所時以城北餘轄司為府第少頃上遣使趣見
進對于內殿見上敘致不覺涕泗之横流上亦感動
因奏曰金人不道專以詐謀取勝中國而朝廷不悟
一切墮其計中既登城矣猶假和議已定之說以款
四方勤王之師凡都城子女玉帛乘輿服御歷代所
傳寶器下至百工技藝無不畢取然後劫遷二聖東

宮后妃嬪御親王宗室凡係于屬籍者悉驅以行遣姦臣傅命廢滅趙氏而立張邦昌僞號大楚在京侍從百官北面屈膝奉賊稱臣莫有死節者自古夷狄之禍中國未有若此之甚賴天佑我宋大命未改使陛下總師于外為天下臣民之所推戴然墜緒繼絶統此非人力乃天授也與衰撥亂持危扶顛内修政事外攘夷狄以撫萬邦以還二聖皆責在陛下與宰相宜得有大過人之才智者任與圖治以成中興而考爰之際首及微臣自視缺然力小任重恐不足以

仰副陛下特達知遇之意伏望聖慈追寢成命改授其人實天下幸甚上曰朕知卿忠義智略甚久在靖康時宜力為多特為同列所不容故使卿以非罪去國而國家有禍故如此朕嘗欲言于淵聖欲使夷狄畏服四方安寧非相卿不可今朕眇然以一身託于士民之上賴卿左右扶持以濟艱難此志已定卿其勿辭予頓首泣謝且道董耘所得聖語苟知如此雖糜捐不足以報德然臣未到行在數十里間御史中丞顔岐封示論臣章疏謂臣為金人所惡不當為相

如臣愚惷但知有趙氏不知有金人固宜為其所惡然岐之論臣謂才不足以任宰相則可謂為金人所惡不當為相則不可臣愚不知金人與趙氏為仇敵其所喜者為趙氏耶其所惡者為趙氏耶且為趙氏之臣而金人喜之此必有以得其心者而反用以為相則自古賣國以與人者皆為忠臣矣今陛下用臣斷自淵衷而岐之論如此如臣迂疎自知不足以當重任但願一望清光乞身以歸田里至于陛下命相于金人所喜所惡之間更望聖慮有以審處于此上

笑曰岐嘗有此言朕告之以如朕之立恐亦非金人之所喜者岐無辭而退此不足卹余奏曰陛下天縱睿聖固不難察此然臣才力綿薄實不足以勝任因出劄子再拜力辭上慰諭久之遣御藥邵成章宣押赴都堂治事又命執政聚于都堂即上馬歸日已暮矣時六月朔日也翌日有旨立新班奏事對于内殿同執政奏事訖留身奏上曰自古人主惟論一相〻得其人則朝廷正而天下之事舉相非其人則朝廷亂而天下之事廢方承平無事之時猶當考論其相

而況艱難多事之際乎譬如負重致遠力祇足以勝百斤而使之荷千鈞之重則必顛踣于道路矣以今日國勢視之外則强敵陵侮二聖在其掌握中內則兵力單弱四方盜賊竊發殘破州縣者不可勝數朝廷之上僭僞之臣方且保崇信任與聞國政州縣之間官吏廢弛頑望進退視朝廷號令如不聞當此之時雖聖賢馳騖有所不足而欲以臣之迂疎獨任其責雖三尺之童有以知其難也易稱鼎折足覆公餗而孔子以謂知小而謀大力小而任重言不勝其任

也伏望聖慈博選天下之有才知者為相以佐陛下共濟艱難而臣憂患餘生得以退藏于深渺不勝幸甚上曰卿素以忠義自許豈可于國家艱危之時而自圖安閑朕決意用卿非在今日社稷生靈仰卿以安卿其無辭子感泣再拜曰臣愚陋無取不意陛下知臣之深也然今日之事特免扶顛以創業為法而圖中興之功在陛下而不在臣昔管仲語桓公曰不能知人害霸也知而不能用害霸也用而不能任害霸也任而不能信害霸也能信而又使小人參之害

霸也夫知人能信任之而參以小人猶足以害霸況于為天下而欲建中興之業乎方靖康之初淵聖皇帝慨然有圖治之意而金人退師之後漸謂無事不能分別邪正進君子退小人而賢否混淆是非雜揉且和且戰初無定議至其晚節專用姦佞而黜忠良虜騎再來遂有宗社不守之變如臣者徒以憨直好論事為衆人不容于朝使總兵于外而又不使之得節制諸將自度不足以任責乞身以退而又有端讒譖竄逐遠方必欲殺之而後已賴淵聖察臣孤忠特

保全之卒復召用然已無及矣不謂今日遭遇陛下龍飛初無左右先容之助徒採虛聲首加識擢付以宰柄顧臣區區何足以仰副圖任責成之意然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如臣孤立寡與更望聖慈察管仲害霸之言留神于君子小人之間使臣得以盡志畢慮圖報涓埃雖死無憾昔唐明皇欲相姚崇崇以十事邀說皆中一時之病類多施行後世美之臣常慕其為人今臣亦敢以十事仰干天聽陛下度其可行者願賜施行臣乃敢受命其未合聖意者願賜祈難臣

得以盡其說上可之余因出劄子奏陳其一曰議國
是大略謂中國之御夷狄能守而後可戰能戰而後
可和而靖康之末皆失之今欲戰則不足欲和則不
可莫若自治專以守為策俟吾政事修士氣振然後
可議大舉其二曰議巡幸大略謂車駕不可不一到
京師見宗廟以慰都人之心度未可居則為巡幸之
計以天下形勢視之長安為上襄陽次之建康又次
之皆當詔有司預為之備其三曰議赦令大略謂祖
宗登極赦令皆有常式前日赦書一切以張邦昌偽

赦為法如赦惡逆選人循資責降罪廢官盡復官職
皆汎濫不可行謂當改正以法祖宗其四曰議僭逆
大略謂張邦昌為國大臣不能臨難死節而挾金人
之勢易姓建號身處宮禁南面以朝其後不得已乃
始奉迎朝廷尊崇之為三公真王叅與大政非是宜
正典刑垂戒萬世其五曰議偽命大略謂國家更大
變故鮮伏節死義之士而奉賊旨受偽官屈膝于其
廷者不可勝數昔肅宗平賊而汙偽命者以六等定
罪今宜倣之以勵士風其六曰議戰大略謂軍政久

廢士氣怯惰宜一新紀律信賞必罰以作其氣其七
曰議守大略謂賊情狡猾勢須復來宜于沿河江淮
措置控禦以扼其衝其八曰議本政大略謂崇觀以
來政出多門綱紀紊亂宜一歸之于中書則朝廷尊
其九曰議久任大略謂靖康間進退大臣太速功效
茂著宜審擇而久任之以責成功其十曰議脩德大
略謂上初膺天命宜益修恭儉孝悌之德以副四海
之望而致中興每劄讀訖又敷陳其所以然上皆令
留榻上俟詳觀有當施行者降出翌日降出議國是

巡幸赦令戰守五劄餘皆留中次日與執政同奏事
于內殿進呈議國是劄子上曰今日之策正當如此
可付中書省遵守次進呈議巡幸劄子有旨令促留
守司修治京城祗備車駕還闕欵謁宗廟詔永興軍
襄陽府江寧府增葺城池量修宮室官府以備巡幸
次進呈議赦令劄子僉謂藝祖登進曾赦惡逆今已
行難追有旨選人惟有職者循資謫降罪廢官令刑
部具元犯申朝廷等第叙復次進呈議戰議守劄子
有旨令討論修舉軍政措置控禦條件以聞奏軍訖

執政退余留身奏上曰臣愚暂輙以管見十事冒瀆天聽已蒙施行五事如議奉政久任修德三事無可施行自應留中所有議張邦昌僭逆及受偽命臣僚二事皆今日政刑之大者乞早降處分上曰執政中有與卿議論不同者更俟款曲商量予奏曰邦昌僭逆之罪顯然明白無可疑者天下皆謂邦昌處虜中歲餘厚結虜酋得其驩心故破都城遷二聖東宮盡取親王宗室以行邦昌蓋與其謀此固不可知然邦昌當道君朝左政府者凡十年淵聖即位首擢為相

奉使虜中方國家禍難之時如能以死守節推明天下所以戴宋之義以感動其心虜人未必不悔禍而存趙氏邦昌方自以為得計偃然當之正位號處宮禁者月有餘日虜騎既退四方勤王之師集邦昌擅降偽詔以止之又遣郎官分使趙野翁彥國等皆齎空名告身數百道以行迨彥國等因其使而勤王之師日進邦昌知天下之不與也不得已乃請元祐太后垂簾聽政而議奉迎邦昌僭逆始末如此而議者不同臣請備論而以春秋之法斷之若都城之人則

謂因邦昌立而得生且免再取科金銀而德之若元帥府則謂邦昌不待征討遣使奉迎而恕之若天下則謂邦昌建號易姓其奉迎特出于不得已而憤嫉之都城德之元帥府恕之者恕私也天下憤嫉之者公也春秋之法人臣無將、而必誅趙盾不討賊則書以弑君今邦昌已僭位號賊退而止勤王之師非特將與不討賊而已其罪為何如昔劉盆子以宗室當漢室中衰為赤眉所立其後以十萬衆降光武祇待以不死今邦昌以臣易君其罪大于盆子不得已

以身自歸朝廷既不正其罪而又尊崇之以為三公真王參與國政此何理也議者又謂邦昌能全都城之人與宗廟宮室不為無功而陛下登極緣邦昌之奉迎無邦昌則陛下何以自明臣皆以為不然譬之巨室之家偶遭寇盜主人之戚屬悉為驅虜而其僕欲奄家室奴婢而有之幸人主者有子自外歸迎于衆議不得已而歸所有乃欲遂以為功其可乎陛下之立乃天下臣民之所推戴邦昌何力之有臣于劉子中論之詳矣方國家艱危陛下欲建中興之業當

先正朝廷而尊崇僭逆之臣以示四方其誰不解體又偽命臣僚一切置而不問何以勵天下士大夫之節執政中有議論不同者乞降旨宣召臣得與之廷辯如臣理屈豈敢復言上許之乃令小黃門宣令黃潛善呂好問汪伯彥再對上語之故而潛善主之甚力夫槩不出前所陳詰難數四乃屈服然猶持在遠不若在近之說予曰邦昌當正典刑何遠近之有借使在近當幽縶而反尊崇之如此何也潛善不能對上顧呂好問曰卿在城中知其詳謂當如何好問對

曰邦昌僭竊位號人所共知既已自歸惟陛下裁處又引德宗幸奉天不挾朱泚行後以為悔以附會潛善不若在近之說予曰呂好問之言首尾兩端且援朱泚以為例非是方德宗之狩奉天朱泚蓋未反也姜公輔以其得涇軍心恐資以為變請挾以行德宗不聽而其後果然今邦昌已僭逆豈可使之在朝廷使道路指目曰此亦一天子哉因泣拜曰臣不可與邦昌同列正當以笏擊之陛下必欲用邦昌第罷臣勿以為相無不可者上頗感動而汪伯彥曰李綱氣

直臣等不及上曰卿次如何處置余曰邦昌之罪理當誅夷陛下以其嘗自歸貸其死而遠竄之受偽命者等第謫降可也上曰俟降出卿劄子來日將上取旨予拜謝既退竊思若邦昌之事順逆曉然而猶費力如此其他豈可不慮是夕劄子果降出翌日同執政進呈潛善猶左右之乃以散官安置潭州次進呈議偽命劄子上曰國家顛覆士大夫不聞死節往往因以為利如王及之坐蕃衍宅門詬詈諸王余大均誘取宮嬪以為妾卿知之否余奏曰自崇觀以來朝

廷不復敦尚名節故士大夫鮮廉寡恥不知君臣之義靖康之禍視兩宮播遷如路人然罕有能伏節死義者在內惟李若水在外惟霍安國死節顯著餘未有聞願詔京畿諸路詢訪優加贈恤如王及之余大均朝廷見付御史臺推鞫必得其寔臣聞方金人欲廢趙氏立張邦昌令吳幵莫儔傳道意旨往返數四京師人謂之捷疾鬼王時雍徐秉哲奉金人旨追捕宗室戚里令居民結保不得容隱以衣袂聯屬以往若囚繫然其後廼道君東宮后妃親王出郊皆臣子

之所不忍言又受偽命皆為執政此四人者當為罪首上以詢呂好問而好問以為有之得旨皆散官廣南遠惡州軍安置餘以次詢降內王及之余大均胡思陳沖等以贓濫黜御史臺候結案日取旨李若水贈官外霍安國贈延康殿學士有死節者令諸路詢訪以聞又進呈顏岐待罪章疏執政贊上欲令依舊供職有旨令除待制與宮觀執政退俞留身上曰卿昨日內殿爭張邦昌事內侍輩皆泣涕卿今可以受命矣予拜謝曰自非陛下英睿天縱豈能決斷如此

天下不勝幸甚臣雖愚陋敢不黽勉自力以圖報稱因為上言今日國勢比之創業為尤難蓋創業之主乘興起之運積小成大猶或易為今日當國勢委靡不振之時夷狄盜賊憑陵擾攘之後士風偷惰人情畏怯府庫空虛郡縣殘破百度廢弛而欲奮厲整頓以成中興之功正猶大廈之傾持顛扶危須一一修葺而材料鮮少此所以為尤難也正賴陛下剛健不息以至誠惻怛之意加之不為羣議之所動搖先其大者急者而小者緩者徐圖之信任而責成功臣乃得以竭盡思慮以裨補萬一臣竊觀自古創業中興之主莫如漢之高祖光武唐之太宗皆有英明之資寬仁之德仁厚而有容果斷而不惑故能決大事成大功戡定禍亂身致太平臣嘗取其行事大節編為一書便于觀覽欲繕寫進呈以備乙夜之觀應今日之變誠以數君為法中興之功亦不難致上可之因論高祖光武太宗數事合于今日者上皆以為然後奏上曰人主莫大于兼聽廣視使下情得以上通故舜明四目達四聰而天下治今艱難之際四方休戚

利害日欲上聞而士民之願效其智慮尤多陛下即大位已踰月而檢鼓院猶未置非所以通下情而急先務者上曰屢語執政猶未措置卿可便與施行予退因批旨置登聞鼓院于行在便門之外差官吏權攝又請置看詳官兩員于侍從職事官中應選士民上封事陳獻利害候降出並付看詳官簽擬可施行者將上取旨又于省門置司以受詞訴公狀至是已三具表劄辭免恩命皆降批答不允仍斷來章乃詣閤門受告有旨兼充御營使以覃恩告廷轉正奉大

夫加食邑實封時六月六日也

梁溪先生文集卷第百七十四終

梁溪先生文集卷之第一百七十五

建炎進退志總叙上下

是日同執政對于内殿予奏上曰以今日國勢而視靖康間其不逮遠矣然而有可為者陛下英斷于上而群臣輯睦于下庶幾革靖康之風而中興可圖然而今日之事須有規模而知先後緩急之序所謂規模者外禦強寇内銷盗賊修軍政變士風裕邦財寬民力改弊法省冗官誠號令以感人心信賞罰以作士氣擇帥臣以任方面選監司郡守以奉行新政俟

吾所以自治者正事已修然後可以議興舉而問罪金人迎還二聖此規模之大畧也至于所當急而先者莫先于料理河北河東兩路夫河北河東者國家之屏蔽也料理稍全然後中原可保而東南可安今棄置而路不復料理而欲自安于東南譬猶外有寇盗不為之藩籬而欲安于堂奥其可得乎今河北東東雖為金人蹂践而殘破河東所失者忻代太原澤潞汾晉其餘猶存也河北所失者不過真定懷衛濬四州而已皆靖康之末失之真定以新昇李邈為帥

淮以折彥質邀去衛以朝廷遣使交割濬以無城郛
之故其餘中山河間慶源保塞雄霸深祁恩冀邢洺
磁相信安廣信二十餘郡皆為朝廷守兩路士民兵
將所以戴宋者其心甚堅在州郡依城郭無城郭者
依大河山西結山寨以為固皆推豪傑以為頭領多
者數萬少者亦不下萬人如此知名字者已十數處
朝廷不因此時置司遣使有以大慰撫之分兵以援
其竟急臣恐為金人所迫糧盡力困坐受其斃強壯
而狡猾者從賊其次為盜者老弱羸獳渡河而朝廷

何以待之且金人善因兵于敵兩路軍民雖懷忠義
之心使援救之兵久而不至危急無告必且憤怨朝
廷使金人因得撫而用之皆精兵也彼復何伐借兵
他國哉驅之以擾中原而將之以酋首中國之兵亦
將望風奔潰未易禦也臣愚以為莫若于河北置招
撫司河東置經制司擇有才畧者為之使宣諭陛下
德意所以不忍棄兩河于夷狄者措置經營結連其
豪傑而用之救援危急收復州縣朝廷應副錢糧告
勑有功者即命以官其能保全一州收復一郡隨其

高下以為節度防禦團練使如唐方鎮之制使自為
守非特絕其從賊之心又可資其力以禦敵朝廷久
遠無北顧之憂此最今日之先務也僉議亦頗以為
然上曰誰可任此者予奏曰陛下倘採用臣蠢臣當
詢訪其人續具奏聞既退詢于士大夫間多謂張所
可以招撫河北傅亮可以經制河東而予亦頗聞其
為人張所者山東人以進士擢第有才氣謀畧當靖
康間曾為都察御史朝廷以金人再犯闕欲割棄河
北既遣使虜騎薄城京師圍閉所在危城中獨上言

乞以蠟書募河北兵淵聖許之蠟書至河北士民皆
喜曰朝廷欲棄我于夷狄猶有一張察院欲救我而
用之乎應募者凡十七萬人故所之聲滿河北部勒
既定會都城破謀勿果用上即位于南都所首至行
在見上論列且條具應募首領姓名人數合措置事
件以聞朝廷欲以為郎官奉使河北以董其事會所
以察官上章論黃潛善及兄潛厚姦邪不可用恐害
新政潛善引去上留之乃謫所爲州團練副使江州
安置是時予尚未至行在也故衆謂招撫河北此非

所不可然予以所嘗論潛善之故頗難之事既廹他
無可使者不得已一日過潛善閤子中相與欵語曰
吾輩蒙上委任以艱難之秋實負天下之重責而四
方士大夫號召未有來者前日議置河北招撫使搜
訪殊無人可以承當獨一張所可用又以狂妄有言
得罪如所之罪孰不以為宜第今日事廹矣一失機
會悔不可及不得已勢須收試用之如用以為臺諫
處要地則不可使之借官為招撫使冐死立功以贖
過以無嫌弟未知于公意如何倘能先國事後私怨

古人之所難豈不美乎潛善欣然許諾乃荐之于上
且道潛善意上悅有旨除所通直郎龍圖閣充河北
招撫使是時所已赴謫所遣使臣齎劄子召之二十
餘日而復至上召對摹畫稱旨賜五品服內府賜緡
錢百萬以備募兵半年錢糧給空名告千餘道以京
畿兵千人為衛將佐官屬聽自辟置一切許以便宜
從事有朝請郎王圭者真定府人真定既破率衆數
萬保四山壘賕金賊聞上登極自山寨間道來獻其
所謀正與朝廷同能道河北事尤詳有旨除直秘閣

招撫使參謀官使佐所凡留行在者又二十餘日而
後行傅亮者陝西人以邊功得官諳練兵事靖康間
至京師上封事請以親王為元帥治兵于河朔淵聖
不喜令押出門其冬復有荐者無召之而都城已破
率陝右京西勤王兵三萬人首至城下屢立功統御
將佐士卒如古人斬〻整一無以敢犯今者上即位
亮詣行在召對除通直郎直秘閣而亮之為人氣勁
直議論不能屈折執政不喜之除知滑州滑西經殘
破無城壁亮上疏自陳曰陛下復歸東都則臣能守

滑陛下未歸則臣亦不能守也執政摘其語以為懷
傲不遜降通判河陽府亮憤懣而去余至行在亮已
行使人召之乃來與語連日觀其智畧御氣真可以
為大將者欲且試之乃薦于上以為何東經制副使
而以觀察使王瓔為使瓔亦陝西人累立邊功僉謂
在武臣中可用者上宣諭亮前疏中語余廣上意而
奏曰人臣論事言不激切不足以感動人主激切則
近謗訕故昔之聽言者必察其所以如果出于謗訕
何所逃罪至于有所激而云則必恕之以來讜言如

周昌之對高祖劉毅之答武帝皆人之所難堪者而
二主恕之以其有所激故也亮之言如此但欲激陛
下以歸京師耳非有他故願聖度有以含容之且人
才難得而將帥之才為尤難如亮者今未見其比異
日必能為朝廷立大功氣勁言直乃關陝氣俗之常
不足深責上乃許如所請並召對賜璨帶袍賜亮五
品服與兵萬人告勑銀絹與川綱之在陝西者詔京
西陝西漕臣應副糧草餘如張所已得旨而遣之初
余既建議以料理河北河東為所當先者遣後宮後

誕皇子率執政入賀于奏上曰皇子降誕考之祖宗
故事當肆赦陛下登寶位赦已曠蕩獨遺河北河東
而不及勤王之師天下尚觖望夫兩路為朝廷堅守
而赦令不及人皆謂已棄之何以慰忠臣義士之心
而勤王之師雖不曾用在道路半年擐甲荷戈冒犯
霜雪亦已勞矣疾病死亡者不可勝數恩卹不及後
日復有急難何以使人願因今赦誕載德意上嘉納
故皇子赦于二者尤詳又請降詔褒慰兩路守臣將
佐軍民諭以朝廷措置救援不棄之意守臣各轉兩

官進職餘具職位姓名以聞又詔自今有能收復兩
路已陷州郡及救解危急保全一方功效顯著者並
除本處節度觀察團練防禦使依方鎮法又詔兩路軍
民等自今不得換造事端以疑慮擅殺官吏又命使
臣楊夏樂編賜兩河守臣將佐又命榷貨務印造見
錢鈔遣使齎送兩路州郡又命降見錢鈔三百萬貫
付河北東路陝西路漕司廣糴應副兩路又命起京
東路夏稅絹于大名府樁管川綱河東衣絹于永興
軍樁管以待兩路支俵于是兩路知天子德意人情

翕然蠟書日至間有破賊捷報虜人圍守諸郡者往
往抽退而山寨應招撫經制司募者甚眾又擇武臣
可用者置沿河巡察使自河陽抵濱滄凡六處各有
地分為斥堠而潛善建議令馬忠將所部兵以會雄
州弓箭手李成所募兵凡五萬人持虛入界虜必釋
諸郡之圍以自解救予曰解雜亂紛糾者不控捲救
鬬者不搏撠批亢擣虛形格勢禁則自為解此固古
法但今日士怯兵弱恐未可以深入而馬忠者在靖
康初雖嘗宣力其後官崇志滿自愛惜不決肯戰屢

則卹恐不足以任此莫若使之與張所協力先復濬衛懷王州士氣既振乘勢鼓行而北則諸郡之圍必解而真定可復河北可以得無事矣事固有因時而制宜者此也是時金人留兵三州祇數千人餘皆驅虜吾民剃剪用之張所遣間與之結連多願為內應者以官軍民兵相表裏而圖之功可指日而成故予之策出此而潛善堅執其意上可之予不欲力爭乃以忠為河北經制司而以張煥副之煥者使而人質朴有謀而善戰其才勝于忠既使副忠又令與之張所相應援而煥亦以予之策為然進呈諫官鄧肅論偽命臣僚劄子已多行遣而肅曾在圍城中知之為尤詳有未及者數人皆等第行遣如十友之類令留守詢訪姓名以聞其言頗及呂好問好問者申公夷簡曾孫以元祐黨籍久困州縣士大夫頗推其括于仕進靖康初予荐于淵聖以為諫官其後為侍從邦昌僭逆以為執政而好問嘗以蠟致先師府書故上即位首擢臣為右丞肅論之頗恕而侍御史王賓亦上疏極言好問在圍城中方淵聖拘于虜營宜以蠟

書至元帥府督進師而反勸進為懷貳而挾姦無大臣節况嘗污偽命不可以新立朝好問懇求去甚力乃除資政殿學士知宣州又進呈肅論耿仲南父子章疏上曰仲南誤淵聖罪天下共知朕嘗欲手劔斬之夫復何道乃以散官安置積南而其子延禧落龍圖閣學士令隨侍人進呈王賓論范訥趙野王襄總師逗遛不進而縱其下暴掠甚于寇盜章疏有旨降官分司而賓論之不已乃皆散官安置又論京西湖北為金人盜賊侵犯有能以死固守而保全一方者有賊未至而先逃失守者謂宜褒黜以明功罪即如趙彛子之守陳趙子櫟之守汝閻孝忠之守蔡黃叔敖之守襄陽李彥卿之守漢陽郭倅趙令𥙿之應援黃州縣令陳規之守德安程千秋之守公安皆宜褒賞有旨轉兩官或與職而以令𥙿知黃州名規知德安千秋通判荊南如陸德先之棄隨州鄧雍之棄荊南舒舜舉之棄郢州趙縱之棄復州皆宜黜罰有旨降官落兩職有類此者言事官條具以聞又論折彥質為宣撫副使而逃亡入川峽錢蓋為陝西路制置

使而逃入湖北許高許亢防河而逃至江南倘不懲
戒則後孰肯以死任責者有旨折彥質散官安置高
亢編管嶺南蓋落職降官分司會南康軍奏高亢寓
其境欲謀變守倅以便宜誅之而待罪衆謂擅殺為
非是予曰淵聖委高亢守河北付以兵將甚衆賊將至
而先走以鐵騎五百自潁昌挈家趨江南沿路劫掠
甚于盜賊朝廷不能正軍法而一軍壘守倅敢誅之
必健吏也使後日命受捍賊者知退走而郡縣之吏
有敢誅之者其亦稍知戒乎是當賞上亦以余言為

然乃命各轉一官是時范訥王襄罷而開封府與留
守闕官余薦宗澤于上以為留守非澤不可澤浙東
人自為小官即卓犖有風氣節敢為不詭隨于世以
故屢失官靖康間知磁州上以康邸持節使虜中時
金人已再犯河北澤力挽留以為不可行其後有元
帥之命遂即大位澤之功為多同列忌之讒毀百端
不得留府中既而除知襄陽府予到行在澤適至與
語衮衮可聽發于忠義至慷慨流涕故予力薦之上
笑曰澤在磁凡下令一切聽于崔府君余奏曰古人

亦有用權術假于神以行其令者如田單是也澤之
所為恐類于此京師根本之地新經擾攘人心未安
非得人以鎮撫之不獨外寇為患亦有內變可虞使
澤當職必有可觀上許之乃除延康殿學士知開封
府兼留守澤至京師果能彈壓撫循軍民畏愛修治
城池樓櫓不勞而辦屢出師以挫賊鋒雖嫉之者深
竟不能易其任也知北京徐處仁死余薦杜充代之
而以劉錫代充守滄州又頗易置諸路帥臣監司及
京東西守臣然常患帥臣之難得也一日上批出還

汪伯彥知樞密院事而除張慤同知慤是時方自河
北都轉運使除戶部尚書初至行在予因對奏上曰
慤以財利勤幹稱以為吏部尚書乃其任也今才供
職遽除執政不惟太峻未副人望兼戶部財計稍慤
措置乞少援之俟慤措置財計稍就緒日除擢未為
晚陛下用宰相臣不得而與至執政臣當關敢以為
請上乃止令還伯彥而以潛善遷門下侍郎兼中書
後二十餘日竟除慤蓋潛善主之也余因對復奏曰
臣前欲少緩張慤除命非沮之正欲藉其力措置戶

部事今陛下已擢用懿乞且以戶部事委之乃命懿
兼總領戶部財用上又令以許景衡為中丞王賓徐
諫議大夫時景衡以給事中召未至予奏曰陛下以
景衡為中丞誠得其人然故事中丞無自外除者王
賓則臺中無長官乞候景衡至行在日降處分上許
之是時除侍從卿監郎官館職以補班列之闕及召
付行在者多未至而行在官出自圍城中者多求東
南差遣以自便上命予草詔以戒諭之其後許翰至
予薦之于上謂翰外柔內剛學行純美諫議明決宜

在左右參與大政上亦喜其論事乃以為尚書右丞
然翰之來晚不能有相助也初汴河上流為盜所決
者數處決口有至百步者閉塞久不合乾涸月餘綱
運不通兩京乏糧米價騰踊朝廷責降都水使者陳
求道榮嶷皆為散官依舊領監事又命提舉京城所
陳良弼同共措置凡二十餘日而水復舊綱運沓來
乃令三分留一于行在每綱到即問撥入京師始足
米糧價始平又擇使臣八員為沿汴巡檢每兩員將
兵五百人自洛口管認地分至西門水分布防察乃

免濫決之患又于兩京城外沿汴至泗各增置巡撥
商賈始通人情始漸復舊命進奏院部吏分兩番赴
行在增給食錢朝廷差除鏤板傳報外路增置馬遞
鋪添給錢糧命令始通州郡命綱運入京者還載諸
部公案圖籍赴行在官府始有稽考蓋行在草創百
凡皆逐一施行措置悉類此也

梁溪先生文集卷之第一百七十五終

建炎進退志總叙上下

一曰同執政奏事內殿余留身進呈王劄子一曰募兵二曰買馬三曰募民出財以助兵費予奏上曰國家以兵為重方熙豐盛時內外禁旅合九十五萬人至崇觀間而缺額不補者幾半西討夏人南平方寇北事幽燕所折閱者又三之一至靖康間金賊再犯闕潰散逃亡者又不知其幾何方建炎初天下勤王之師集于都城側者三十餘萬人其間多係召募民

兵倘擇正兵之可用者留十餘萬分屯要害州郡遣粮給之以為後圖亦足以壯聲勢而備緩急朝廷乃一切放散而京東河北之兵在元帥府者又皆援例以歸遂使行在禁旅單弱雖旋蒐裒其勢不多何以捍強敵而鎮四方今已散之兵既不可復追而東南之人其性輕悍不可使之遠戰耐勞苦習戰陣惟西北之人可為使今日之計莫若取財于東南募兵于西北方河北之人為金人驅擄未有所歸之時而關陝京東西流為盜賊強壯不能還業者甚衆乘使遣使四路優給例物以招募之新其軍號勒以部伍得十數萬人付之將帥以時教閱訓練不年歲間皆成精兵要害州郡別置營房屯戍使之更番入衛兵行在此最今日不得已之急務也夫金人專以鐵騎取勝而中國馬政不修騎兵鮮少乃以步軍當其馳突宜乎潰散蓋祖宗朝養馬于監牧廢而為給地牧馬有其名而無其實既無孳生馬益稍耗其後燕山陷沒馬之入于夷狄者不可勝數金人初犯闕河北京畿之馬為之一空其後破都城首令下括馬而京師

之馬入于賊者萬有餘疋今行在騎兵既已不多又皆羸劣官馬既無獨陝西京東西諸路尚有私馬宜降指揮立格尺以善價買之可以濟一時之乏民間養馬皆上户及僧道命官之家中下户其自無馬可養取之既不屬民而旬月間馬遂可集朝廷討論監牧之制修復馬政命四川茶馬司益市馬責效在年歲之外馬不患乎不足此亦今日不得已之急務也國家新罹寇難京師帑藏悉為金人所取外路州郡以調發勤王之師財用一空之為今又募兵買馬招

提盜賊措置邊事應副殘破州縣振舉百度以圖中興非常賦之所能供辦又不可橫賦暴斂科取于民如免夫錢天下至今咨怨推上二等物力有餘之家可行勸誘使亦其贏餘以佐國用而以官告度牒之類償之使朝廷軍馬精强措置邊事就緒盜賊衰息彼乃得保其財産不然雖欲保家室不可得況財産哉宜命州縣委曲諭以德意必有樂輸從命者此又今日不得已之急務也然募兵買馬勸民出財全籍州縣官吏體朝廷德意而奉行之其有抑勒科配致

騷擾者重寘于法奉行有叙不擾而辦者量加旌賞合諸路監司報明按察以聞則三者可以指日而辦上皆以為然命以劄子付中書省條具取旨乃與黄潛善商議于陝西河北募兵各三萬人于京東西募兵各二萬人合為十萬許召募白身于諸色廂軍中揀選招收潰散兵卒改刺創置軍號驍勝壯捷忠勇義武龍武虎威折衝果毅定難靜邊凡十軍每號四軍每軍二千五百人例物白身全給依人上禁軍法良增分數餘給半許用諸路缺額禁軍錢常平司錢

不足即自朝廷應副每募及一軍就本路選差有才武大小使臣充將官部隊將押赴行在内京東西委兩路提刑司河北委招撫使陝西委經制司而以錢蓋依舊為陝西經制司初蓋在靖康間嘗建議河外湟鄯之地于朝廷無毫髮利而歲費不貲為中國患不若求青唐之後而立之使撫有其舊部以為藩臣朝廷省費而新邊弓箭手皆可徙置河内以備守令有益麻黨征者故正之子素為國人信服倘封立之必得其力至是用其策故遣蓋為使齎告賜益麻黨

征措置湟鄯事而因委之以募兵又議買馬分為三等格尺價直除命官將校見養馬不許括買外餘並籍記赴官揀選及格尺中披帶者即時給還價直每及百疋差官一員管押赴行在若隱寄妄冒有馬不籍及無馬而抑勒令置買者並科違制之罪委逐路提刑司總之又議募民出財宜降詔曉諭俾州縣勸誘有能出財助國者籍記姓名多寡申朝廷給降度牒償之入財多者取旨推恩應勸誘到錢物並别項樁管聽候朝廷指揮專充募兵買馬緣邊事支用若

取科配騷擾者命官竄責吏人決配委監司按察凡募兵買馬勸民出財奉文有叙保明推賞中書條具進呈有旨從之又議措置控禦修舉軍政余謂唐之方鎮在當其時實賴其力以定患難第措置失宜而其後行姑息之政威柄浸移乃有尾大不掉之患祖宗革其弊削弱州郡之權一切委以文吏非沿邊諸路雖藩府亦屯兵不多無敢越法行事以虞太平無事之時可也一旦夷狄長驅盜賊蜂起州郡莫能有抗之者遂致于手足不足捍頭目為今之計莫若稍

倣方鎮之制擇人任之假以權勢減上供錢穀使之養兵而訓練之大小相維遠近相援庶几可以殺今日之患夫方鎮者節度使之兵也其次有觀察團練防禦今既以為借官不可復改宜于沿河沿淮沿江諸路置帥府要郡次要郡使帶總管鈐轄都監以寓方鎮之法許其便宜行事辟置僚屬將佐以治兵不數年間必有觀者昔馬燧之鎮太原也承鮑防之後兵寡卑燧募斯役悉補騎士教之戰數月成精卒居一年閱廣場集兵三萬威震北方李抱真之鎮潞澤

也乘戰伐後賦重人困軍旅刷刓乃籍户三丁擇一蠲其徭租給弓矢令閑月得此偶習射歲終大校親按籍第能否賞責比三年皆為精兵衆所部得戍卒萬遂雄三東天下稱昭義步兵為諸軍冠此方鎮之效也要在得人以任之寬其銜勒以責成功而誅賞廢置之柄悉在朝廷使無不運掉之患則今日控禦之策宜無大于此者至于今政當法古揆今而更張之古者自伍兩卒旅積而至于二千五百人而為師又積而至于萬二千五百人而為軍其將帥正長皆

素具故平居恩威足以相服行陣節制足以相使若自運臂而臂使指無不可者此所以能捍患禦敵而成功也國朝之制惟以五十人為一隊五百人為一指揮而有故出師始命將佐取其臨時兵將初不相識而欲其臨患難而用命指揮如意蓋亦難矣今宜法古五人為伍中擇一人為伍長五伍為甲別選一人為甲正四甲為隊有隊將正副二人五隊為部有部將正副二人五部為軍有正副統制官節制統制官有都統節制都統有大帥皆平時選定閑居則閱

習有故則出戰非特兵將有以相識而恩威足以相
服驅之行陣益多益治此韓信多々益善之術也夫
用兵以賞罰為勸沮而自崇觀以來有功者賞踰期
敗衂者罰不及用命死敵者以收身不到為名而無
贈卹遇敵奔潰者以轉山迷道為辭而反招收賞罰
如此豈復有軍政哉宜制賞功司凡士卒有功者即
時推賞後有不實坐所保將帥而將之敗衂卒之逃
潰者必誅臨陣死敵者冤主將之罰使必以實告而
優贈卹之庶几士氣猶可作也且祖宗嚴禁軍逃亡

之而近年不復行也嚴犯階級之法而近年不復行
也嚴離部伍之法而近年不復行也嚴失主將之法
而近年又不復行也若此類皆宜申明約束以增重
法制又納級計功之法有當議者如先鋒精騎陷陣
怯敵神臂弓強弩勁弓射賊于數百步外豈可責以
斬首級哉若此之類宜命將師保明全軍推賞余又
與劉子羽上前論之甚詳僉謂帥府要郡之制可行
但未可如方鎮割隸州郡措置軍政當先施行于御
營司及招置新軍乃命京東々西路京西南北路河
北東路永興軍路淮南江南兩浙東西路荊湖南北兩
路皆置帥府要郡次要郡帥府為安撫使帶馬步軍
都管總要郡帶馬兵鈐轄次要郡帶馬兵都監皆以
武臣為之副改路分為副總管路鈐轄為副都監總
管鈐轄司許以便宜行軍馬事辟置僚屬依帥臣法
屯兵聚糧皆有等差遇朝廷起兵則副總管為帥副
鈐轄為都監各以兵從正官願行者聽轉運使一員
隨軍一員留本路而提刑彈壓本路盜賊遇有盜賊
則良欵多寡出兵會兵合以相援本路帥臣當職官

措置兵馬先就緒者當優議施賞之命招置新軍及
御營司兵並依新法團結五人為伍々長以牌書同
伍四人姓名二十五人為甲甲正以牌書伍長五人
姓名百人為隊々將以牌書甲正四人姓名五百人
為部々將以牌書隊將正副十人姓名二千五百人
為軍統制官以牌書部將正副十人姓名有所呼召
使令按牌以遣而逃亡死傷皆可周知三省樞密院
同置賞功司置籍以受功狀三日不檢舉施行者必
罰受賂乞取者行軍法午人告遇敵逃亡潰者斬因

而為盜賊者誅其家屬凡軍政申明約束及更改法
制者數十條皆劄榜通衢將士覩者皆奮勵予又具
劄子奏上曰朝廷所以備禦夷狄者皆在邊郡城池
器械一切備具故敵未易攻金人盜賊乃搤吾心腹
而中原積郡縣積習承平之久城池湮頹孟無器械
何以禦敵金人盜賊所至官吏軍民多不能守而郡
縣遂陷沒者非特士氣怯懦蓋遇敵之具不備使然
宜詔諸路州郡以漸修葺城池繕治器械朝廷量行
應副有能修葺備具者當旌賞一二以勸之有旨依

奏應州縣欲修城池者申朝廷給降祠部應副又奏
金人專以突騎取勝而中國騎少步多固宜多致潰
散夫步不足以勝騎而騎不足以勝車此必然之理
故古人之戰多以兵車衛青所以能深入匈奴者以
用武剛車自環而依以為固也馬燧所以雄兵朔方
者以其製為戰車冒以狻猊犀象列戰于後行以載
兵止以為陣遇險則制衝冒也後世徒見房琯嘗以
車戰敗遂不復用殊不知制禦突騎非車不可顧所
以用之如何耳但當以革冒之以備火攻故古之兵

車兵謂之革車者所以防火也臣在靖康間駐軍河
陽制車簡易輕捷數人可推運行進退旋轉曲直皆
如人意每車用卒二十五人行則為行陣止則為營
壘平原可以馳逐險阻可以控扼士卒有所依而鐵
騎不得以奔突其制精凡造數百輛數月閱餘士廿
卒皆習熟會臣罷不果用今宜頒其制于京東西保
制造而教閱之其詳具劄子中因繪圖進呈有旨令
御營司製造閱習諸將皆以謂可用乃頒降兩路委
提刑司總領之又奏大河江淮皆天設之險帝王所

恃以守其國者也然須措置控扼以人績加之乃為
我用苟委之自然不復措置雖大河奔湍虜騎濟渡
如枕席之上況江淮哉嘉祐中范仲淹請于河陽上
流置戰艦水軍習水戰以備契丹之深入當時不從
其議靖康間金人渡河如入無人之境蓋無水軍戰
艦以擊其渡而控扼之也昔曹操盛兵以臨江表周
瑜以舟師破之赤壁而操終身不敢窺吳由是觀之
使有水軍戰艦因其濟而擊之得一勝則敵人破胆
矣且虜人便于騎射而舟檝非便以我所長攻彼所

短其勝萬全但有其倫使彼不敢輕濟為利已博況
勝之哉為今日之計莫若于沿江沿河沿淮州郡置
造戰艦因其俗之所宜招募水軍凡習水而能操舟
者皆籍記其姓名平居許其自便有故則糾集而用
之逐時教閱量行給賞不年歲間皆為精兵則所以
固吾國者莫要于如其詳亦具劄子中有旨如所請
招置水軍以樓船凌波為號又命御營司幹辦公事
楊觀復齎空名告往浙東募人造船餘路委提刑司
措置總領又奏上既于河北陝西京東西四路募兵

而軍器衭衲旗幟之類經靖康之變類多散失內庫
甲冑甚多特太重大兵卒不能勝乞降指揮除具軍
器衲襖缺數下諸路轉運司製造于行在置司取內
庫甲改為大小三等之制及圖畫式樣製造旗幟之
屬上皆可用之又詢訪陝西山東及諸路武臣才畧
可用者百餘人乞召審察以備將佐偏裨之用有旨
皆召赴行在自六月初至是凡四十餘日措置邊防
軍政之類始漸就緒是時朝廷議遣使金國余奏上
曰堯舜之道孝悌而已孝悌之至可以通乎神明今

陛下以上皇淵聖遠狩沙漠食不甘味寢不安席思
迎還兩宮致天下養此孝悌之至而堯舜之用心也
然今日之事正當枕戈嘗膽修政事外攘夷狄使刑
政修而中國強則二聖不俟迎請而自歸不然雖使
冠相望卑辭厚禮朝廷慕請恐亦無益今遣使臣 蓋
但當奉表通問兩宮致思慕之意可也上以為然命
子草表并致書二虜酋乃以周望傅雱皆借官為二
聖通問使齎表及書以往又奏上曰陛下當艱難之
時為臣民之所欣戴纂承大統宜降哀痛之詔以感

動天下忠臣義士之心具言祖宗功德涵養海內之
深金賊不道屠戮生靈之酷社稷艱危之急二聖播
遷之痛今日所以賴天下士民同心協力相與扶持
保守以致中興者凡所告諭必盡誠意明白言之無
有隱諱使讀而聞之者雖武夫悍卒知所激勵然後
按其所言次第行之為無虛文務施實惠必能昭格
天意感激人心轉危為安有不難也昔陸贄有言履
非常之危不可以常道安解非常之紛不可以常理
諭又曰動人以言所感已淺言又不切人誰肯懷正

今日之謂上乃命予撰擬詔文進呈頒降又具劄子
以謂艱難之際賦入狹而用度廣內自朝廷外至州
縣監司宜省冗員以節浮費上命中書條具乃詔省
臺寺監官以繁簡相間復開封府舊制減學官員額
罷提舉常平司幷歸提刑司罷兩浙福建市舶司併
歸轉運使復幕職漕官舊制非萬戶縣不置丞罷吏
員三分之一又請以三省堂吏依祖宗法轉官不得
過朝請大夫初陳乞出止官為通判應前宰執子弟
以恩數帶貼職及侍御以上並罷宰執及現任宮觀

待闕未有差遣京朝京官以上俸錢並減三分之一
有旨從之是時四方潰兵為盜如祝靖薛廣黨忠閻
瑾王在之徒皆招安赴行在凡十餘萬人予謂今日
盜賊正當因其力而用之如光武用銅馬綠林下江
之屬以定天下曹操亦用黃巾以破袁紹顧所以駕
馭之者如何耳不移徙其部曲則易以叛去移徙之
則彼必致疑正當以術制之使由而不知則可乃以
此意奏上命御營司差官每招安到一頭項即先號
令有元係良民願歸業及有營房兵卒願歸營者給

券及公據遣之遣之大半又擇其羸弱不勝兵者放
散獨留強壯願充行陣立功者以新法團結每一軍
差大小使臣充部隊將及擇有才畧者為統制官以
統之而其頭領皆命以官于他統制下充準備將領
及差遣之類于是無叛去者獨淮南劇賊杜用山東
李昱丁順楊進皆擁衆數萬不可招而拱州之黎驛
單州之魚臺皆有潰兵數千人作過予奏上曰方今
朝廷外有大敵而盜賊乘間竊發擾吾郡縣其勢不
先靖內寇則無以禦外侮盜賊雖主招安然不震威

耀武使之知所懼則彼無所忌憚勢難遽平宜分遣
兵將討殄數處則餘者自服上以為然乃命御營司
都統制王淵率師討杜用都巡檢劉光世討拱州叛
兵統制官喬仲福討李昱韓世忠討魚臺賊不旬月
間皆破之斬杜用李昱獲甲馬寶貨不貲餘悉平殄
丁順楊進乃就招撫司招安過河惟李忠者孝破襄
陽擾京西湖北予建議遣范瓊討之范瓊者在靖康
間為統制官將兵河東頗宣力其後歸京師權步軍
指揮使京城破淵聖幸虜營留不遣有閤門宣贊舍

人吴革者私集禁衛欲刼虜營迎淵聖歸謀洩爲瓊及殿前都虞候左言誅之上即位瓊不自安朝廷以其擁重兵爲降詔言節義所以責士大夫至于武臣卒伍當潤畧之以責後效瓊尚反側至是子奏遣之討賊使離都城瓊以朝廷委用之心乃安卒殺忠孝招安其餘以赴行在一日與執政奏事便殿上出絹背心一宣諭曰道君自燕山密遣使臣齎來領中有親書八字曰便可即真來救父母余與執政皆泣涕奏曰此乃陛下受命于道君者宜藏之家廟以示後

世道君遠幸沙漠所望于陛下者如此臣敢不竭盡駑鈍措置邊事以副陛下聖孝思慕之意執政退子留身論及靖康間事上曰淵聖勤于政事省覽章奏有至終夜不寢而卒有播遷之禍何也子奏曰淵聖在東宮十餘年令德聞于天下及即大位憂勤恭儉雖古之賢主無以遠過適當國步艱難之時勤儉有餘而英明不足以能分别忠邪群言紛至爲小人所惑故卒誤大事人主之職但能知人而任之近君子而遠小人雖不親細務而大功可成不然雖衡石程

書衛士傅餐亦無益也上以爲然子因論靖康之初金人犯闕中國所以應之者得策凡二道君内禪一也淵聖固守二也使其後更得一策中國可以無事而和與戰兩者皆失之遂致大故而夷狄之患至今爲梗方金人初犯闕提兵不過六萬人既薄城下累日攻擊知都城堅而士卒奮厲不可攻則遣使厚有所邀求而請和臣獻策淵聖以謂金人之邀求有可許者有不可許者宜遣使者往來款曲與之商議俟吾勤王之師既集然後與之約其可與者許之其不

可與者堅執而勿許則約易成而和可久當時不以爲然一切許之其後果不能如約遂再入寇此失其所以和也後勤王之師集于都城四面者三十萬人臣獻策淵聖以謂兵家忌分宜使節度歸一用周亞夫困七國之策以重兵與之相臨而分兵收復畿地使無所得糧俟其困而擊之一舉可破當然不以爲然宜置宣撫司盡以勤王兵屬之故姚平仲得以先期舉事而朝廷懲刼寨小衂不復議兵賊退又不肯邀擊遂使金人有輕中國之心而中國之勢日弱此失

其所以戰也夫機會之來間不容髮一失机會悔不可追譬猶醫者治病証候既明而投不藥遂有致于不可料理者矣今日機會猶不可失願陛下以靖康為鑑審處而決斷以應之庶幾可以成功上曰靖康之初能守而金人再来遂不能守何也予奏曰靖康之初與靖康之末其勢不同條目甚多臣請論其大者金人初入寇未知中國虛實亦無必犯京闕之意特中國失備以禦之故使得渡河以至城下而粘罕之兵亦失期不至及其再來兩路並進彼遂有吞噬

卷之百七十六　去

中原之心此其不同者一也靖康之初賊至城下不數日間勤王之兵已集及其再來賊已圍城始以蠟書募天下兵遂不及事此其不同者二也靖康初賊綦于西北隅而行營司出兵屯于城外要害之地四方音問絡繹不絕勤王之兵既集賊遂斂兵不敢復出其後再來朝廷遂法水以淹浸京城西北瀰漫數十里而東南不屯一兵使賊反得以據之故城中音問不傳于外而外兵亦不得以進此其不同者三也淵聖即位之初將士奮勵用命其後賞罰失當人心

解散此其所不同者四也金人圍城之初城中措置有叙號令嚴肅晝夜撫循未嘗少休聞其後無任其責者賊至造橋渡壕恬不加恤以十數人登城將士遂潰此其不同者五也臣在樞密院時措置天下防秋之兵降詔書已屢月及臣宣撫河北即詔減罷為大半蓋朝廷專恃和議以謂金人必不再來一切不為之備故靖康之末不能守者勢不同而禍生于所忽也翌日奏事因裒聚靖康初建議措置與金人約和用兵次第劄子及朝廷分置宣撫司指揮後在宣

卷之百七十六　六

撫司論不當減罷防秋之兵章疏進呈上皆命留中因宣諭曰宣撫司官屬靖康間廹逐非辜可並與差遣乃條具進呈有旨曾任郎官監司人與知州軍差曾任館職以上人與通判遣差餘並陞一等選人與優便占射予因奏上曰靖康雖號為通言路然臺諫官如李光陳公輔余應求議論骾峭皆遠貶其實塞之也乃納劄子勸上以明恕盡人言以恭儉足國用以英果斷大事上皆嘉納與執政同進呈臣僚論宋齊愈事初齊愈為右司員外郎自圍城中出詣行在

自陳以病在告不與偽楚事除建議大夫至是臣僚論其首建議請立張邦昌按據甚明上以其欺罔且首建偽楚之議震怒命付御史臺鞫治證驗明白辭愈欵服衆頗為之救解上曰齊愈爲惡悖逆如此豈可不正典刑使張邦昌之事成置朕于何地衆乃不敢言有旨依法定斷乃榜其罪于通衢咸使軍兵人等知之又進呈御史臺鞫治陳仲余大均洪芻王及之等公事皆在危城之中誘置内人為妾及因抄劄金銀自盜入己上曰此何等時乃敢如此初四人者

罪不測衆救解之有旨情重長流海島餘編置嶺南又進呈留守司鞫治承華夫人李氏公事初張邦昌退歸府第出禁中李氏送之有語指斥乘輿上聞之命留守司同御藥于内東門推治李氏欵服且言張居福寧殿李氏嘗以養女陳氏侍張邦昌寢其後張邦昌之婦入留禁中乃留其親隨人而易以陳氏歸府第上震怒謂邦昌安居宮禁寢殿姦私宮人可以見其情狀子奏上曰張邦昌既敢僭竊位號此乃細故耳然上竟以此深罪邦昌有旨李氏刺脊降配軍

營務下民為妻又宣諭王時雍過廸道君出郊之狀子奏上曰人臣不能伏節死義而不顧君父一至于此雖天意有所不若蓋天下所同憤疾俟邊事稍有就緒次第徐議再行遣未為晚也因納劄子乞減上供之數以寬州縣條茶鹽之法以通商賈劄東南官田招募民給佃做弓箭刀弩手法養兵于農籍陝西保甲京東西弓箭社免支移折變而官教閱之又請于陝西河北東路京東置制置使使得以遠近相應援有旨皆付中書省條具進呈取旨其後遂置諸路

置制使而餘事以予罷事皆不果行

梁溪先生文集卷之第一百七十六終

梁溪先生文集卷之第一百七十七

建炎進退志總叙上下

初予嘗從容奏上曰朝廷外則經營措置河北河東兩路為以藩籬葺治軍馬討平盜賊內則修政事明賞罰皆漸就緒獨車駕巡幸所詣未有定所中外人心未安夫中原者天下形勢根本也一去中原則人心搖而形勢傾矣臣觀建炎巡幸之策以關中為上襄陽次之建康為下今縱未能行上策猶當適襄鄧示不去中原以係天下之心選任將帥屯列軍馬控

扼要害以折虜人之謀使今冬無虞車駕還闕天下之勢遂安而近日外議紛紜皆謂陛下且幸東南果如所言臣恐中原非復我有車駕還闕無期而天下之勢遂傾難復振矣上曰但欲迎奉元祐太后及津遣六宮往東南耳朕當與卿等獨留中原訓練將士招兵聚馬都城可守雖金賊可破矣予再拜賀上曰陛下英斷如此雖漢之高祖光武唐之太宗不是過也因言履艱難之運者不宜懷安高祖光武太宗皆身將兵披甲冑冒矢石于馬上得之今固不待如此

但車駕不去中原則將士思奮人百其勇盜賊不敢覬覦兩河易為經畧雖少勞苦而後享安逸偷取一時目前之安如後患何中外未知陛下聖慈乞降詔以告諭之上乃命余擬撰詔文頒榜之兩京讀者皆感泣因措置奉迎隆祐太后津遣六宮以徽猷閣待制孟忠厚為提舉一行事務步軍指揮使郭仲荀統兵扈衛餘令有司排辦後半月上忽降手詔欲巡幸東南以避狄令三省樞密院條具合行事件以聞予留之因具劄子極擬論不可且言自古中興之

主起于西北則足以據中原而有東南漢光武唐肅宗是也起于東南則不足復中原而有西北晉元帝是也蓋天下精兵健馬皆在西北而中興之主撥亂定功以兵馬為先一失西北則二者無自得之形格勢禁非特失地利而已今翠華倘或南幸委中原而棄之豈惟金人將乘間以擾吾關輔盜賊且將蜂起跨州連邑朝廷號令不行精兵健馬反以遺賊道路梗塞人心驚潰陛下雖欲還闕有不可得況治兵勝敵以歸二聖哉惟南陽武光之所以興有高山峻

嶺事有控扼有寬城平野可屯重兵西通関中可召
將士南通荆湖巴蜀可取財貨東達江淮可運糧餉
北拒三都可遣救援㩲議駐蹕自冬徂春兩河措畫
就緒即還汴都某無出于此者上乃取還章東都南
手詔令與執政商議翌日再具劄子援楚漢滎陽成
臯開曽操袁紹官渡事論天下形勢甚詳又與執政
取議于上前予曰今乘舟順流而適東南固甚安便
但一去中原勢難復還夫中原安則東南安一失中原
則東南豈能必其無事一失機會形勢削弱將士之

心離散變故不測且有後艱欲保一隅恐亦未易臣
誠不敢任此責且陛下既以降詔獨留中原人心悦
服奈何詔墨未乾失大信于天下願斷自淵衷以定
大計上乃許幸南陽令措置合行事件有旨以觀文
殿學士范致虚知鄧州委以修治城池繕葺宫室官
府朝廷降塩錢鈔帛委轉運使范之才等儲峙糧草
命發運使撥江南綱運由襄江通漕命四川變轉輕
貨陸路自陝西江路自歸陜以入南陽以黄潜厚為
提舉一行事務以郎官陳家李倚幹辦頓遞以發運

使李祐為隨行轉運使將以秋末春初擇日起行而
潜善伯彦陰以巡幸東南之計動上意其議頗傳于
外客或謂予曰士論洶々或謂密有建議者東幸已
決南陽聊復爾耳盍且從其議乎不然事將變予曰
天下大計在此一舉國之安危存亡于是乎分成命
已行倘未改易吾當以去就爭之且上英睿必不為
異議所惑不然吾可貪冒寵禄為保身計虚受天下
之責哉然自是雖未嘗有改議巡幸之命而上每批
出改易已行指揮如批買馬祇令每州買馬百疋予

上奏曰元降買馬指揮不立額數祇令有馬及格尺
者依等第給價買之今若每州限以百疋即無馬去
處必須科配却反成搔擾及又批出募兵改刺新軍
有害軍政予奏曰元降募兵指揮許改刺者祇謂潰
散兵卒無營房可歸者即非以現在營房兵卒許之
改刺因以中書元批旨進呈上意乃悟又批出李擢
已經淵聖責降宮觀今又貢之為太重予奏上曰李
擢在圍城中淵聖委令提舉京城南壁實守陳州門
一帶金人造橋渡壕恬不省察故責降外任宫觀其

後竟自所遣橋渡兵破城擢之罪大矣特城破之後
淵聖不暇再行遣耳今以散官安置已為輕典倘猶
以為重何以戒失守使後來者任責潛善左右解之
甚力上乃令降作分司又批出翁彥國吳昉搔擾東
南並落職與宮觀令學士院降詔慰撫初予未至行
在彥國已除知江寧府委令修城及繕治宮室朝廷
給鹽鈔十萬貫彥國具劄子以為不足用予奏上曰
崇觀間賜臣僚一第費百萬今委彥國以新城又新
經兵火之餘令其治宮室祗給錢十萬貫誠為太少

有旨撥兩浙淮南鹽鈔四十萬貫付之為五十萬且
即降指揮令其因陋就簡不事華壯上一日忽宣諭
彥國修城等搔擾予奏上曰創修宮室城池鳩工聚
材計置磚灰工料浩大集事之初其勢不得無擾莫
若明降指揮令其擬移諸州神霄宮及常平司廨宇
一切析舊修蓋城壁亦因舊增葺使彼有所遵守則
費用省而搔擾之患息矣乃命尚書省劄下既而復
批出責降且命降詔蓋潛善以彥國于予為姻家故
密啟之以為譖愬之福也既得上批札遂同日得江
寧府奏狀上彥國已死又吳昉無職名可落令謂宮
觀太優將上取旨上曰彥國已死不須行遣乃令放
罷吳昉委提刑司取勘仍降詔慰撫東南如此之類
批出頗多初予每因留身奏事從容論治體者及有
所規諫雖若言逆耳上皆嘉納至是奏陳當世急務
擬進指揮多不降出予固而譖愬之言其入已深一
日對內殿留身奏上曰臣以菲才誤蒙聖慈使待罪
宰相當國家艱難之時付以天下之重臣夙夜黽勉
雖久患痁疾亦不敢在假將理思竭駑鈍以報稱知

遇之萬一近日屢蒙宸翰令改正已行事件臣遂一
按據辦明幸蒙聖察又所進擬措置機務多未蒙降
出顧臣孤拙寡與特荷陛下特達之知忌娼者頗多
恐必陰有譖愬而離間臣者書言時則勿有間之而
管仲亦以信用君子而必以小人參之為害霸夫君
子小人若冰炭然勢不兩立治亂安危係其進退在
人主有以察之而已因出劄子極論君子小人之理且
言靖康間淵聖聽用唐恪而恪姦邪舞智以御其君
能得淵聖之心移易是非變亂白黑卒譖罷徐處仁

吴敏而奪之相其後遂致禍故方陛下勵精圖治枕戈嘗膽振起中興之功誠不願蹈覆車之轍也夫疑則當勿任：則當勿疑持狐疑之心者來讒賊之口願致察于此上慰諭曰無此但朕思慮偶及之耳其餘章疏早見省覽非晩降出予拜謝而退至八月五日告廷遷予銀青光祿大夫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加食邑實封而除潛善右僕射兼中書侍郎既命兩相則潛善顯沮張所而罷傳亮予以去就爭之遂定進退雖知墮潛善之策蓋勢不得不然也初張所既受詔撫使之命建言乞置司北京候措置就緒即渡河移司恩冀以所募兵內給陷虜兵民復懷衛濬三州解邢洺磁相中山之圍以圖收復真定既有期矣所尚留京師招集將佐措置錢糧而河北轉運使權北京留守張益謙奏招撫司擾擾不當置司北京且言所欲起北京屯戍兵給用器甲為非是緣置招撫司河北盜賊白日殺人不若罷之專以其事委帥臣蓋張慤久為河北都運與益謙善慤以予嘗沮其執政故附潛善伯彥與相謀使益謙為此奏以沮張所

而惑上意也予奏上曰張所畫一乞置司北京候措置就緒日渡河今所尚留京師以招集將佐故未行不知益謙何以知其擾擾而言不當置司至于守兵器甲不可輟挪當令招撫司具余用數申陳自朝廷給降可也朝廷以金人攻圍河北民無所歸聚為盜賊故置司招撫因其力而用之以解河北之急豈緣置司乃有盜賊今京東京西群盜嘯聚攻掠州縣豈亦招撫司所致耶方時艱危朝廷欲有所經畧益謙小臣乃敢非理公然沮抑此必有使之者不懲之無以戒妄議而沮姦臣上乃令降旨招撫使依畫一置司北京就緒日疾速渡河不得抽摘守兵具合用器甲申朝廷應副如招撫到河北兵民嚴行鈐束無令作過張益謙令分析以聞尚書省既劄下實樞密院復以益謙申狀將取上旨凡千餘言痛詆招撫司令北京行下州縣出榜後數日閱乃過尚書省予始見之乃以樞密院畫旨并尚書省元降指揮同將上進呈與伯彥慤曾于上前予奏曰張益謙所奏皆細故情涉觀望尚書省已得旨行下而樞密院又別取旨

痛詆訾之此何理也不過欲與益謙相表裏以細故而害大計沮抑張所耳朝廷以兵力不足而河北之事急故委張所以招撫因兵民盜賊之力以捍强敵而復故地今措置前就緒行且成功而沮抑之如此州縣將士知朝廷議論不同安肯協力棄事功于垂良可惜也且不知朝廷之于張所欲其成耶竟欲其敗耶欲其成則不當沮抑益之如此欲其敗則不若罷去之無使挾私害公而不為國家慮也沮抑一張所有何所難致誤國家之大計使河北兵民盡為金人

之所得河北州縣盡為金人之所有中原且勿能保將誰任其責靖康間惟朝廷議論不同無以公滅私之意遂及禍故今豈可復蹈覆轍之車耶伯彥猶無以對第云初不知尚書省已降指揮上乃令樞密院改正作依前降指揮施行既不得遣即為傳亮之事初王瓊傳亮既受命為經制使副即具畫一申朝廷以謂河東州縣多為金人所陷没至與陝西接連如河中府解州亦為所據與陝府相對以河為界今經制司所得兵才及萬人皆烏合之衆其間多招安盜

賊及潰散之兵未經訓練拊循難以取勝乞于陝府置司訓練措置招募陝西正兵弓箭手之在民間不出者及將家子弟不旬月間可得二萬人（陝西正兵及弓箭手皆精兵以童貫握兵賞罰不明皆藏于民間不出每處嘗聚集者皆其家人也故瓊亮欲厚給資以募之皆一可以當百也）與正兵相為表裏其勝可必且一面結連河山寨豪傑度州縣可復即復之可以渡河即乘機進討以收復河陽河中解州沿河一帶據險以阨其衝漸議深入以復澤潞太原願當方面之寄有旨從之撥川綱之在陝西者使召募西兵又命陝西京西轉

運司悉力應副瓊亮行才十餘日樞密院復取旨令留守宗澤節制即日過河亮申朝廷以與前議及元降指揮不同今欲即令過河無不可者但河外乃金人界分本司措置全未就緒既過河後何地可為家計何處可以得糧烏合之衆使為金人之所潰敗何自可以得兵亮等不足惜第恐有誤國事予將上進呈奏曰河東今日之勢不同河北所失不過數郡其餘皆為朝廷守王師渡河猶有駐泊得糧之處河東諸州縣大半陷没沿河一帶自解州河中至河陽懷

衙皆為金人所據今經制司軍旅未集遽違前議毆
之渡河遂為孤軍倘為金人所覆不知朝廷何所更
得將佐士卒當此一道而經畧之右將帥不從中御
之顧且如前議盡將帥之智慮而責成俟其淹曠時
月而無功則朝廷自有法以待之何必毆之若是之
遽而潛善伯彥皆謂不使之亟渡河且失機會如亮
等但欲逗遛耳予曰兵事不可遙度目下亦未見有
機會可乘但當委任將帥使擇利而動耳今不卹其
措置未辦集而毆之使渡河正所以為賊餌不見其

卷一百七十七　十一

利也且才亮等受命而行才十餘日申明朝廷前後
所降指揮不同乃將帥之職豈可使以為逗遛如趙
充國執堅屯田之議不聞宣帝以為罪也臣以謂不
若只依前降指揮為使上以潛善伯彥執議聖意頗
惑依違不決若罷日余留身極論其理且言潛善伯
彥始竭力以沮張所願聖鑒察之不得行其志又極
力以沮傳亮蓋招撫河北經制河東皆臣所建明而
張所傳亮又臣所薦用力沮二人乃所以沮臣使不
安職臣每鑒靖康大臣不和之失凡事未嘗不與潛
善伯彥商議而後行不謂二人乃設心如此如傳亮
事理明白願陛下虛心以觀之則情狀自見上曰俟
批出只令元降指揮于陝西府置司至翌日批出乃
云傳亮兵少不可渡河可罷經制司赴行在蓋潛善
留身密啟之也予留御批將上奏曰臣昨日論傳亮
事已蒙宣諭俟批出依元降指揮繳奏御批乃罷傳
亮經制司不知聖意所謂上曰亮既以兵少不可渡
河不如且已予奏曰臣論傳亮乞降指揮非謂不使
之渡河緣亮昨乞于陝西府置司與金人對壘募兵

卷一百七十七　十二

訓練擇利過河收復州縣朝廷已從其請今行未半
月遽改命使宗澤節制即令過河臣謂不可者有三
事從中御不盡將帥之慮一也軍旅未集驅烏合之
衆渡河即成孤軍必為金人之所潰二也軍潰之後
朝廷未有將佐士卒可以當河東一道之寄三也故
臣以改命為非是當依前降指揮以責成功乃緣臣
爭論之故并與經制司罷之此必潛善等以私害公
陰有以熒惑聖聽欲以沮臣使去耳臣荷陛下特達
之知自罪謫付以國柄方艱難之秋但知一意以為

國家茍可以持危扶顛者知無不為庶几仰副委任
之萬一誠以傅亮經制河東乃今日所當為之大者
潛善等乃欲以非理沮罷之此而可沮則其他孰可
為者今御猶未施行願察陛下致察于此尚容臣得
待罪宰司以圖報稱不然臣豈敢尸祿貪冒寵榮虛
負天下之責哉上曰如傅亮人才今豈難得予奏曰
臣嘗款與亮語觀其謀畧智勇真可以為大將師詢
之士大夫亦皆然今以為經制副使姑試之耳假以
時月必有可觀使亮如其所請臨敵退撓而無成功

臣願受誤國之誅今未嘗用而遂罷之則不可古之
御將帥者恐不如此昔高祖何嘗自知韓信但以蕭
何薦之為大將設壇場擇日而拜之何由所以知信
者亦屢以與之語而已使高祖不能用何之言而將
任韓信則何亦必不敢當相位今人才難得而將帥之
才尤為難得偶得一二而朝廷所以擬擲人兵應副
錢糧器甲種種辦具非涉旬月不能遣而起行未几
遂以寸紙罷之待將帥之輕如此孰不解體此誠臣
所以為陛下惜也且潛善所以必欲罷亮者意不在

亮乃以沮臣陛下不察則臣亦何敢識恐終無以助
陛下致中興之功上無語予以御批納上前曰聖意
必欲罷傅亮乞以御批付潛善施行臣得乞骸骨歸
田里非敢輕為去就更望陛下留神熟思計之使傅
亮不罷則臣何敢決去因再拜榻前上猶慰諭謂不
須如此予既退聞亮竟罷去乃入表劄求去上遣御
藥押赴都堂治事予到堂復上馬歸再入第二表劄
皆批答不允翌日遣御藥宣押赴後殿起居隨宰執
奏事訖予留身上曰卿所爭事小何須便去就予奏

曰人主之職在論一宰相宰相之職在薦人才以將
令人才以將帥為急恐不可謂之小事倘以為小臣
以去就爭之而天意必不可回臣亦安敢不必去因
再拜榻前復奏曰臣以愚才仰荷眷知初無左右先
容之助龍飛之初首命為相潛善伯彥自以謂有攀
附之功方虛位以召臣蓋已切齒及至臣而議論偽
楚建請料理河北河東兩路車駕巡幸宜留中原皆
與之不同而獨蒙陛下嘉納聽從固宜為其媢嫉無
所不至方潛善未相所以譖愬指摘臣者不過欲為

相而已今已相而猶沮抑以是為非以白為黑此不遇欲臣去耳臣立乎群枉之中獨賴陛下察之得以盡其區﹅之志如傅堯之事曉然無可疑者又不蒙聖察是臣薦進人才不足用議論國事不足採其失職大矣豈復宜敢任宰相哉請以世俗之事譬之今疾病者衆醫不能治而求之于草澤既至而為之察色胗脉曰病如此宜服其藥則愈而左右衆議沮之使不得投藥石則草澤之醫亦將辭退豈敢任責又如大廈之將傾而命都料匠以修之必聽其擇材以

易棟楹設木以撑柱持危扶顛乃可復全而衆工沮之主人者不察既不使之得以易棟楹又撑柱之具悉拔棄之則都料匠亦將告去何則覆壓之虞難任責也方朝廷承平無事之時宰相猶可尸祿偷負以冒寵榮今艱難多故之秋正當惜分陰人主以其相為不足任則當亟去人臣自度不能其任則當亟去之臣自度終無以當陛下之委任而副天下之責望敢居此妨賢路哉且臣嘗建議廵幸不可以去中原潛善等必以此動搖聖意故力沮張所傅亮而去臣﹅

東南人豈不願奉陛下順流東下為安便哉顧車駕廵幸實天下人心之所係中國形勢之所在一去中原則後為患不可勝言者故不敢雷同衆說以誤大事願陛下以宗社為心以生靈為意以二聖未還為念留神于此勿以臣去而其議遂改也臣仰荷天地之德雖去左右豈敢一日忘陛下不勝犬馬依戀激切之至因泣辭而退遂上第三表劄客或謂予曰公決于進退之義得矣顧讒者不止將有禍患不測柰何予曰大臣以道事臣不可則止吾知盡事君之道

不可則全吾進退之節而已患禍非所卹也畏患禍而不去彼不能諷言者詆訾而逐之哉天下自然有公議此不足慮翌日降麻廷告除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杭州洞霄宮加食邑實封時八月十八日也麻制中乃以于募兵買馬勸民出財為罪又謂行遣偽命臣僚為報私怨紛擾批除目為慢君命不責翁彥國為黨庇姻戚爭議傅亮渡河為沮格辭免不敢當觀文殿大學士降詔不允是時尚未受左僕射之命有王師如此類十數事皆潛善密以付詞臣予具表劄

辭免不敢當觀文殿大學士降詔不允是時尚未受
左僕射之命有旨令閤門併賜兩告不得已拜受陳
謝即行以九月半抵鎮江府聞辛道宗之變于秀州
稽留不敢行者半月繼聞其掠毘陵焚丹陽遂以客
舟由江外歸梁溪而言者毋論麻制中所指以為罪
者又言予傾家貲犒其叛卒為緋巾數千頂與之遣
弟逆賊陰與之通朝廷不復究問其實有旨落職令
鄂州居住讒謗如此自非上恩保全有以照見其無
他雖欲處江湖之善地豈可得也聞命即由江東西

以抵武昌道江上盜賊紛擾權寓居于屬邑之崇陽
僧舍中暇日閱建炎初備位宰司日記追思以迂拙
甚陋之姿荷上知遇付以國事當軸秉鈞才七十有
五日竟以讒罷曾無涓埃之補而罪釁之積有踰邱
山尚竊廩祿飽食而逸居愧赧深矣然予既罷之後
張所亦以罪去傅亮辭以母疾不赴行在而歸陝西
招撫經制司皆廢車駕遂東巡而兩河郡縣皆陷于
賊金人以次年春援京東西深入關輔殘破尤甚此
豈人力也哉因取進退之大槩次第而摠叙之與夫
制詔詔命書疏表劄編著纂附著合為十卷目之曰
建炎進退總志庶几覽者有所考焉至于臣僚之所
建明四方之所陳請陟降人才改革政事自有史官
書之此不復錄建炎二年十月二十日具位李綱叙

梁溪先生文集卷之第一百七十七終

梁溪先生文集卷之第一百七十八

建炎時政記序

建炎時政記上 建炎元年夏六月初一日起十一日止

建炎時政記序

臣綱伏被尚書省劄子三省同奉聖旨令臣省記編錄建炎元年五月一日以後時政記繕寫成冊進御以待制詔須降史館臣仰維皇帝陛下躬上聖之資撫中興之運方時多艱入繼大統龍飛宋都為天地神明萬物之主嗣位之五日即布大號考爰其相首

及微臣特達之知非常之遇古無與比顧如臣者所以報稱眷待之意宜何如哉然臣志廣才疎學淺荒蕪爰有愛君憂國之心初無保身防患之術備位宰相才兩月餘功效無毫髮可稱罪廢有邱山之積奉身以退何補國家辜負明恩為罪大矣臣自去魏闕七更歲月荐致人言自取顛隮伏蒙皇帝陛下矜憐孤跡始終保全天地之恩何以論報今者又奉詔旨俾臣追記往事編錄成書將以付之太史氏顧臣自經憂患衰病交攻心志不寧動輒廢失屢遭盜賊文籍散亡極意追思曾不能省記十之一二至于日侍清光親承訓飭則銘鏤心腑豈敢彌忘謹以省記到昨任宰相日所得聖語所行政事賞罰黜陟之大畧著于篇至于日辰有不能省記則闕庭凡明信以傳信疑以傳疑之意謹錄寫成上下兩冊冒昧投進以塵乙夜之覽宣付史館以備採擇焉臣愚干冒天威無任惶懼戰越待罪之至臣綱昧死頓首頓首謹序

建炎元年時政記上 起于六月之一日止于十二日

六月一日臣自資政殿大學士領開封府事蒙恩除

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以是日到南京荐行有旨宣召臣晚赴內閣起居叙致謝恩訖力具奏陳才能淺薄不敢輕當除命乞改授其人以慰輿望上不允臣復奏曰臣未到行在數十里間御史中丞顏岐封示論臣章疏大意謂張邦昌為金人所喜更宜增重其禮臣為金人之所不喜宜置之閑地不當為相臣愚直但知有趙氏不知有金人固宜為其所惡然岐之論臣謂才不足以任宰相則可謂為金人所惡不當為宰相則不可臣愚不知金人與趙氏為仇敵其

所喜者為趙氏耶其所惡者為趙氏耶且為趙氏之
臣而金人喜之敵必有以得其心者而反用以為相
自古賣國以與人者皆為忠臣矣今陛下斷自淵衷
特達用臣而外廷之論如此臣敢當此任願乞身以
田里至于陛下命相于金人所喜所惡之間更望聖
慮有以審處上宣諭曰岐嘗有此言朕告之以如朕
之立恐亦非金人之所喜者岐無言而退此足不卹
臣竊仰聖語英睿如此復奏曰陛下天縱聖智固不
難察此然臣綿力薄才不足以勝重任因再拜力辭

上加慰諭久之遣御藥邵成章宣押赴都堂治事且命
執政跟于都堂六月初二日有旨令臣立新班奏事
對于內殿同執政集于都堂奏事訖臣留身再具奏
力辭除命上慰諭不允臣感泣再拜曰臣愚陋無取
不意陛下知臣之深也臣嘗唐明皇欲相姚崇〻以
以十事邀說皆中一時之病類多施行後世美之臣
常慕其為人今臣亦竊不自揆敢以十事仰干天聽
倘蒙睿斷施行乃敢受命其未合聖意者願賜詰難
使臣得盡其說上可之因出劄子奏陳其一曰議國

是夫畧謂中國之禦夷狄能守而後可戰能戰而後
可和而靖康之末皆失之今欲戰則不足以欲和則
不可莫若自治專以守為策俟吾政事修士氣振然
後可以議大舉其二曰議巡幸大畧謂車駕當一到
京師見宗廟慰都人之心權時之宜為巡幸之計以
天下形勢觀之關中為上襄陽次之建康又次之宜
詔有司預為之備其三曰議赦令大畧謂祖宗登極
赦令皆有常式前日赦書一切以張邦昌偽赦為法
如赦惡逆選人循資責降罪廢官盡復官職皆汎濫

不可行謂改正以法祖宗其四曰議僭逆大畧謂張
邦昌為國家大臣不能臨難死節而挾金人之勢易
姓建號身處宮禁南面以朝其後勤王之師集迫不
得已乃始奉迎朝廷尊崇之為三公真王參與大政
非是宜正典刑垂戒萬世其五曰議偽命大畧謂國
家更大變故鮮伏節死義之士而奉賊旨受偽官屈
膝于其廷者不可勝數昔肅宗平賊而汙偽命者以
六等定罪以宜倣之以勸士風其六曰議戰大畧謂
軍政久廢士氣怯惰宜一新紀律信賞必罰以作其

氣其七曰議守大畧謂賊情狡猾勢須復來宜于沿
河江淮措置控禦以扼其衝其八曰議本政大畧謂
崇觀以來政出多門紀綱紊亂宜一歸之于中書則
朝廷尊其九曰議久任大畧謂靖康間進退大臣衆
多而太速功效蔑著宜謹擇而久任之以責成功其
十曰議脩德大畧謂新即大位宜益脩德以感夫天
人之心致中興之業得旨皆留檷上俟詳覩有當施
行者降出是日降出議國是廵幸赦令戰守五劄子
餘皆留中同日內降麻制皇叔祖慶遠軍承宣使知

大宗正事仲琮可特授武勝軍節度使依前知大宗
正事加食邑五百戶食實封二百戶皇叔祖靖康軍
節度使知京西外宗正事仲湜可特授檢校少保仍
前靖康軍節度使開封儀同三司嗣濮王加食邑一
千戶食實封三百戶皇叔寧遠軍承宣使知南京外
宗正事士㒟可将特先山軍節度使依前知南京外
宗正事食邑五百戶食實封二百戶三省同奉聖旨
守文粹中落職提舉亳州明道宮以江寧府軍卒叛
失守故也六月三日臣同執政奏事進呈議國是劄

子有旨付中書省遵守次進呈議廵幸劄子有旨俟
促留守司脩治京城祗備車駕還闕謁欵宗廟委永
興軍襄陽府江寧府守臣增葺城池量修宮室官府
以備廵幸次進呈議赦令劄子僉謂赦惡逆已難追
改有旨遂人惟在職者循資謫降罪廢官令刑部具
元犯申朝廷等第叙復次進呈議戰議守劄子有旨
令三省樞密院討論修舉軍政措置控禦條件以聞
奏事訖執政退臣留身奏曰臣愚瞽輙以管見十事
仰瀆天聽已蒙聖慈施行五事如議本政久任脩德

三事無可施行自應留中所有議張邦昌僭逆及受
偽命臣僚之事皆今日刑政之大者乞早降處分上
宣諭曰執政中有與卿議論不同者更俟曲欵商量
臣奏曰邦昌僭逆之跡顯然明白無可疑者天下皆
謂邦昌處虜中歲餘厚給虜酋得其歡心攻破都城
遷二聖東宮盡取親王宗室以行邦昌蓋與其謀此
固不可知然邦昌當道君朝在政府几十年淵聖即
位首擢為相奉使虜中方國家禍難之時如能以死
守節推明天下所以戴宋之義以感動其心虜人未

必不悔過而存趙氏邦昌方且自以為得志偃然當之正位號處宮禁者月餘日虜騎既退四方勤王之師集邦昌擅降偽詔以止之又遣郎官分使趙野翁彥國皆齎空名告數百道以行迎勤王之師曰進等邦昌知天下之不與也不得已乃議奉迎邦昌僭竊本末如此春秋之法人臣無將〻而必誅況邦昌已僭竊之罪宜何如陛下欲建中興之業當自正朝廷始而尊崇僭逆之臣為三公真參與國政王何以示四方執政中有議論不同者乞降旨宣召臣與之得

廷辯如臣理屈豈復敢言上許之乃令小黃門徑就幕次宣召黃潛善呂好問汪伯彥再對上語之故潛善力主之詰難數四乃屈服猶持在遠不若在近之說臣曰邦昌當正典刑何遠近之有僭使在近當幽繫而反尊崇之如此何也潛善不能對上顧呂好問曰卿在城中知其詳謂當如何好問曰邦昌僭竊位號人所共知既已自歸惟陛下裁處又引德宗章奉天下挾朱泚行後以為悔以附會潛善不善在近之說臣曰呂好問之言首尾兩路端且援朱泚以為例非是方德宗之狩奉天朱泚蓋未反也姜公輔以其得涇軍心恐資以為變請挾以行德宗不聽而其後果然今邦昌已僭逆豈可使之在朝廷使道路指目曰此亦一天子哉因泣拜曰臣不可與邦昌同列陛下必欲用邦昌第罷臣勿以為相無不可者上宣諭曰俟降出卿劄子來日將上取旨臣拜謝而退是晚劄子降出六月初四日臣同執政奏事進呈論張邦昌僭逆劄子三省樞密使同奉聖旨張邦昌僭逆理合誅夷原其初心出于迫脅可特與貸免責受昭化軍

節度副使潭州安置又進呈論受偽命臣僚劄子上宣諭曰國家顛覆士大夫不聞死節往往因以為利如王及之坐蕃衍宅門品罵諸王余大均誘取宮嬪以為妾卿知之否臣奏曰自崇觀以來朝廷不復敦尚名節故士大夫鮮廉寡恥不知君臣之義靖康之禍視兩宮播遷如路人然罕有能伏節死義者在內惟李若水在外惟霍安國死節顯著餘未有聞願詔京畿諸路詢訪優加贈䘏王及之余大均朝廷見付御史臺推鞫必得其實臣聞方金人欲廢趙氏立張

邦昌令吳幵莫儔傳道意旨往返數四京師人謂之
捷疾鬼王時雍徐秉哲奉金人旨追捕宗室戚里令
居民保甲不得容隱以衣袂聯屬以往若囚繫然其
後廹道君東宮后妃親王郊皆臣子之所不忍言者
又受偽命皆為執政此四人宜為罪首上以詢之呂好
問而好問以為有之得旨皆散官安置餘以次謫降
內王及之余大均周懿文胡思陳沖等並令御史臺
速疾取勘候案到日取旨李若水已贈官外霍安國
特贈延康殿學士有死節者令諸路詢訪以聞又進

呈御史中丞顏岐待罪章疏有旨除待制提舉宮觀
執政退臣留身奏事上宣諭曰昨卿日內殿爭張邦
昌事內侍輩皆涕泣今可以受命矣臣拜謝曰陛下
英睿天縱決斷如此天下不勝幸甚臣雖愚陋敢不
自竭以圖報稱上宣諭曰屢語執政令置登聞鼓
院以通四方之章奏至今猶未措置卿可便與施行
臣退批旨登聞檢鼓院建于行在便門之外差官吏
權攝是日三省樞密院建于行在同奉聖旨察官職
守令按依官制施行錢伯言除開封尹孫諤除應天

尹權邦彥差知東平府呂頤浩差知揚州陳邦光差
知廣州唐慤差知荊南府王以寧差知鼎州六月五
日臣同執政奏事進呈劄子大畧謂河北河東兩路
國家之輸嚴河北西路三帥府二十餘郡靖康末所
失者真定懷衛濬一帥府三郡而已其餘至今皆為
朝廷堅守一路兵民有城郭者依城郭無城郭者依
大河西山自相結集日以蠟號籲朝廷乞師請援河
東亦然但所失州郡視河北為多欲乞于西路置司
措置因其人而用之將來河外郡縣悉議封建使自

為守朝廷量力以助之則藩籬固而中原可安儻舍
此而不為則兩路之人且歸怨于朝廷壯強狡獪者
反為賊用何以待之今日所當先務者盖莫急于此
有旨河北置招撫使司河東置經制使司委臣以擇
可任使副者具姓名以聞是日三省同奉聖旨以趙
子崧守陳州閭孝忠守蔡州黃叔敖守襄陽趙子㮚
守汝州李彥卿守漢陽軍程千秋守江陵府公安
縣捍禦有功子崧轉兩官孝忠轉一官除直秘閣叔
敖轉一官除秘閣修撰子㮚除寶文閣直學士彥卿

除直秘閣千秋轉一官通判江陵府王襄責受中大夫秘書少監分司北京襄陽府居住趙野責受中大夫秘書少監分司南京青州居住以言者論其任總管日逗遛故也六月六日內詔手詔朕以非德獲承宗祧以臨士民之上屬時多艱未知攸濟慄慄危懼若將殞于深淵洪惟祖宗膺受天命覆育涵養百七十餘年德隆恩普振古所無道君太上皇帝以憂勤而內禪孝慈淵聖皇帝以恭儉而慕固海內乂安蒼生蒙福遼金人之入寇挾詐謀以欺印待以不疑隨

其姦詐計神都失金湯之險翠華有沙漠之行二聖既遷六宮皆從侍朕叔父弟昆宗室戚屬悉被驅逼亦古來所未有是用夙夜震悼于朕心念父兄受辱于虜廷憫生靈重罹于兵革飲泣嘗膽不遑寧居惟爾四方士民抱負忠義其伊恤朕躬以共濟于艱難以致安于宗社載念行在將士遠當隆暑暴露之久尤軫朕懷當特加犒設州縣民户募師勤王調發之煩誠可加憫當厚與撫循賦斂之厚當議蠲減法令之弊當議改更遺金為盜乘間刦掠殘破郡邑雖已

降赦今當遣使招集許令自新賊吏為姦乘時掊克重困吾民罪不可貸當遣使按治寘于典刑靖康之間忠義敢言之士甚或至竄逐當悉召還今自以往智畫奇謀之士如能獻陳當悉擢用旁招俊乂竄作姦回協成治功以篤中興之烈嗚呼天下之士大夫未忘我之祖宗當同心以相扶天下之軍民不顧淪于夷狄當協力以相保守國勢既昌天命益固庶几俾敵悔禍奉還鑾輿則予一人以寧爾亦有無窮之聞不其韙歟故茲詔示想宜知悉是日三省同奉聖

旨侍從卿除禮部尚書郭三益除刑部尚書周武仲除吏部侍郎曾楙除禮部侍郎董耘除兵部侍郎其許景衡胡安國並除給事中劉珏除中書舍人曾開復待制知潭州吳敏夫除光祿卿辛丙除授左司員外郎李光除秘書少監翁彥深除太常卿六月七日三省同奉聖旨譎授鳳州團練副使江州安置張所除直秘閣通判河陽府事傅亮召赴行在議事以臣所薦欲委以河北河東路招撫經制司也是日三省同奉聖旨李回譎授朝奉郎大夫秘書少監分司南京

袁州居住以言者論其防河退遁及嘗受僞命故也
六月八日內降手詔朕惟祖宗創業守成垂二百年
涵養士大夫至矣靖康變故仕于中都者曾無伏節
死難之士而偷取生容何其衆也甚者乘時爲姦靡
所不至實爲中國羞議弗容姑取跡狀尤顯著者 公
量加竄斥爲臣子之戒夫節義正所以責學士大夫
也至于武臣卒伍理當潤畧以責後效惟王宗濋首
引衛兵遁逃致都城失守不可不嚴責其餘姑務含
容一切不問咨爾有衆其體至懷故兹詔諭各宜知

悉是日三省同奉聖旨謝克家除敍述古殿直學士
提舉杭州洞霄宮李質罷太常卿主管亳州明道宮
莫礪除軍器監陳公輔除吏部郎官鮑輝除兵部郎
官陳璃除司封郎官應求除考功郎官陶鎧除度支
郎官滕庾除都官郎官陳彥文孫默李積中王愈程
邁並令乘遞馬發來赴行在洪芻罷諫議大夫張卿
材罷刑部郎官胡思王及之余大均周懿文陳冲並
先次放罷以御史臺勘司有請也六月九日三省樞
密院同奉聖旨李若水忠義無與比倫已推恩外可

特賜謚劉韐能死節義不爲敵用與追復銀青光祿
大夫特贈資政殿大學士許翰楊時晁說之並令乘
馹馬發來赴行在吳幵責授昭化軍節度副使永州
安置莫儔責授寧化軍節度副使全州安置徐秉哲
梅州安置王時中高州安置六月十一日三省樞密
院同日奉聖旨新政之初應干指揮內外官司各當
體念國步艱難悉心處奉尚慮流玩習俗將爲虛文
顧避懷姦推行滅裂或因事剗下背分自營肆爲播
援有害新政並仰監司互相體察犯人重寘典憲仍

令御史臺體訪彈奏孫昭遠差知河南府兼西道總
管俞向差知陝州並填現闕六月十二日三省樞密
院同奉聖旨史徽特落致仕除曲農少卿吳給除右
司郎官張公濟除駕部郎中郭求除河北東路提刑
司周格除京東西路提刑司謝貺除京西北路提刑
司李西美除荊湖北路提刑司並填現闕

梁溪先生文集卷之第一百七十八終

梁溪先生文集卷之第一百七十九

建炎時政記中止 元年六月十三日起至六月終

六月十三日内降勅書一道門下朕紹隆丕緒夤御多方冒大器以求安涉巨川而思濟勤于邦以圖天下之逸儉于家以資天下之豐懔乎負荷之難惕若繼承之重膺受祖宗之貽燕昭格穹昊之眖臨有開昌期誕生元嗣庚伏火見協長夏梯青之辰玉裕淵深稟璿漢英秀之氣實廟社無疆之福示本支有衍之符以奉二聖覆育之慈以係四海愛戴之望循攷累朝之舊典咸推利物之深仁矧在多難敢忘敷慶宜覃曠蕩之澤式契寬宥之心可大赦天下應赦書到日昧爽以前罪人除犯劫殺謀殺故殺鬬殺並為已殺人者并十惡罪至死僞造符印故火官員犯入已贓將校軍人公人狂枉法監主自盜贓不赦内枉法自盜罪至死情理輕者奏取指揮鬬殺罪至死情理輕者減一等刺配千里外牢城斷訖録案奏聞其餘罪無輕重已發覺未發覺已結正未結正咸赦除之應舊係籍及上書人朝廷累降指揮檢舉叙復至

今經隔年餘尚未結集宜並給還元帶官職贈謚碑額等已經給還而未足者並依元降指揮其未責降以前官職應得遺表或致仕恩澤者亦令吏部刑部條具申尚書省應靖康元年邊事後來取旨文武官因病陳乞致仕朝廷不從所乞内有身亡之人特許依條陳乞致仕恩澤及陳乞致仕緣道路不通不曾被受致仕勅命者亦許在所州軍保明特與依條雖恩應士庶投獻章疏現委看詳如有利害灼然者可採令看詳官先次保明申尚書省當議旌擢以為激勸勸會科舉之弊至此極矣苟無變通則忠實異才之士何由而出可講元祐詩賦經術兼收之制著為近政乃令禮部疾速條畫奏聞緣已降指揮建炎二年正月九日鎖院省試今來日已逼近難以遽改可自後舉依此施行應諸路解發才武人并錫慶院才武人昨有偶緣事故赴試不及之人竊慮遺才仰經禮部投狀勘驗名實當議特與別行收試其合格姓名申尚書省取旨推恩應將士實有戰功緣罪停廢之人並特與原複仍令所在官司發赴行在當議量

才選用應諸路有才勇謀畧之人衆所推服或曾經
戰陣得功可以倚仗委本州具姓名保明解發赴行
在御營使司當議量才録用每州三人應諸路勤王
人兵有曾收復州縣立功之人仰四道都摠管及經
制使等同結罪詣實聞奏雖不曾立功曾保到京城
下或元帥府業已結局遣回所轄人兵不曾逃散者
候到本處仰本州具元發回及已到人數元管押人
職位姓名并元借官職保明奏聞當議特與推恩應
遣回勤王人兵所帶器甲並于所到州縣先次寄納

如因在路遺失軍器赶趂隊伍不及逃竄之人限赦
到一月經所在陳首並與免罪發遣歸元來去處依
舊收管仍給沿路口糧其因沿路失于稽察至潰散
刼掠良民者可責委隨處統領等官將犯人使依軍
法務與整肅所過州縣並先具統制等官職位牒報
候將來見得沿路不曾作過令尤發處具統領等官
職位姓名保明申尚書省取旨推恩今日以後或失
鈐束部轄亦當重行黜責昨太原真定等處州郡緣
金人攻圍其官兵統制兵將官等有能竭禦戰守勿

遂致陷没之人可疾速契勘推恩厚撫家屬忠義顯
著者務加優異以為將士徇國用命之勸近緣軍興
應召募人兵義兵統領之人多是擄掠良民強黥其
面共肆刼奪念非本心理宜優卹近雖已有放散歸
農指揮竊慮統領之人拘留未放並仰經所在官司
陳訴給公據令各歸業以前罪犯一切不問令州縣
多出榜文曉諭訪聞昨因金人收領及收過人口有
逃遁回歸及有失業逃避人往往被官兵人等不為
辨驗復為驅領隨行甚可矜憫仰限赦到十日內將

人口放令逐便限赦到十日內將人口放令逐便限
滿不放並行軍法仍仰統制主將等常切覺察應昨
因京城失守死節守禦戰文武官已降指揮令本司
統制官保明特與推恩訪聞官司多是非理沮難遲
遛行遣以致死事之家不即霑恩可令所屬疾速施
行如違當重行停降勘會近降赦恩軍人丁夫
等逃亡及潰散官兵并百姓因金人所至失業嘯聚
人已立限首身尚慮有出首未盡之人并令赦到日
已前逃亡軍人等並限一月許令出首餘依已降指

揮應諸班直諸軍親從親事官昨因京城失守踰城
逃遁雖累降指揮立限許令自新尚恐懼罪未敢出
首限赦書到一月內許所在于州軍自陳仍仰逐州
給在路口券牒送在京所屬以前罪犯一切不問依
舊收管如尚敢不首復罪如初及仰所屬月具已未
收管人數申樞密院應未招降強寇如願往戰出自
效者限赦書到一月內日經所在州縣或統制等官
出首具首領人數姓名職位聞奏當議推恩令隨統
制官前去有能立到奇功當優與獎擢應緣金人并

賊盜殘破州軍縣鎮逃避官吏等雖已降指揮立限
許還職任竊慮限滿未及還歸之人可限令赦到半
月內許歸任舊職役其被殺官仰本路提刑司勘會
詣實因依保明聞奏特與推恩應京城失守潰散使
臣昨已降指揮立期赴部公參違限不赴者並特勒
停如有似此未曾公參之人特與免罪許再限一月
參部依條注擬如限滿不赴公參復罪如初應歿于
王事之人累降指揮令所屬保明推恩官司循習殊
不體國以詔旨為虛文致死事之家終不霑恩無激
勸之義自今仰本家自陳未經保明者令所屬限三
日保明已經保明到者限三日推恩如違人吏重行
典憲仍令御史臺彈劾以聞應陝西逐路昨因夏賊
侵犯去處有立功并亡失將士近緣道路不通未經
保明推賞者仰帥司限五日開具實立功并亡失將
士等保明聞奏當議推恩不管漏落應昨緣軍興諸
色人支借過官馬除實因戰鬬亡失與免備償併見
差出許乘騎外其餘合回納者限一月于所在官司
送納如出限隱藏不納許人告坐贓科罪應緣昨來

軍器遺棄器甲頭及之類並令所在官司拘收如及
千件以上令逐路憲司保明聞奏當優議與推恩或
民間納及百件以上亦令憲司相度第等支賜百日
外不首納依私有法其拘收到名數並令如法編椽
排垛內斷鍊不堪者令憲司委官措置脩整仍先具
拘脩收整到名數封樁處所申樞密院應因軍興前
後民間勸借憲助錢物雖已委逐州長貳責限依格
書填告命給還尚慮其間阻節如有委實獻納錢物
外限未經推恩給告之人許經詣尚書省陳訴如有

照據文字當議依格書填降給勘會昨緣金人入寇應宮觀寺院曾造發過乾糧應副軍前不無掻擾陪費可在京委鴻臚寺在外委轉運使保明實費之數聞奏議特與給降度牒勘會近降赦恩昨緣金人拘留未還等人許支行請給竊慮經歷官司及倉庫不即勘給如敢稽違許經開封府陳訴根究重行斷遣應宗室昨因取往軍前今來却有回歸者其已前積下應干請給等並與一併勘支應河北河東守臣親屬差往逐一查驗各淹留敵寨未歸其家屬在京或

寄寓他郡闕人兵管下致失所許經所在官司自陳支賜銀絹五十疋僕其幹辦官回日陞擢應百姓昨緣投充敢勇效用因出戰陷沒其家老小無人養贍仰本路監司多方存恤無令失所應出戍軍兵家屬仰所在州軍當切存撫無致少有失所應諸州縣有因潰散人兵及盜賊燒刼屋業之家特與放免今年夏料屋稅内被殺或逃避止有婦人小兒貧乏不能自存者仰所屬抄劄依災傷七分法賑給施行仍多方招誘逃避人戶歸業應諸處民戶舍宅房廊寺觀

如近經兵火焚燒合行修蓋往別州縣計置竹木之類者于所屬給據經由去處與免抽稅仍不許官司拘截使用如違許人戶越訴勘會昨因金人取索人口開封府差捉事使臣火下等追捉訪聞内有婦人多被使臣火下百端逼脅致畏避發遣願歸使臣火下等家藏住取養之人事同強掠可限一月許令犯人及本家人力女使經官陳首與被收藏人並放令逐便滿限不首復罪如初鄰人并地分巡察使臣火下不覺舉減犯人罪三等不知情又減三等仍仰留守

司御史臺密行覺舉減犯人罪察應逃亡罪人現在監錮父母妻男骨月勾收捉者除係兇惡不原赦賊人外餘並放令逐便應　罪合備償非先以官錢代充而犯人委已貧乏無可備　見監勒犯人并干繫人名下均攤填納者並特與蠲放訪聞諸路州軍縣鎮酒務公庫等多將酒醋抑配與人戶又過往客旅僧道等為害甚大仰監司守臣常切覺察舉劾官吏重打點責應陂湖塘濼舊許人戶採取元無收立課額後因官司措置拘立課利去處仰監司契勘悉行

罷免依舊許民户採取如現係豪強占據仰所屬州
縣嚴行禁止仍委監司常切覺察訪聞京師物價未
平致鰥寡孤獨之人不能自存艱食除開封府現依
法居養外竊慮所委官不切用心致恵澤不下仰留
守司更切檢察如法居養如錢物不足具合用數申
留守司支降應州縣官職田訪聞多係實無田土抑
令人户輸納租課實為搔擾自今仰提刑司勘會詣
實常切覺察不得因前委有搔擾諸路漢蕃弓箭應
手合該承襲之人因差使出外及別緣事故有失陳

許令依條具承襲迹降赦文神霄宮罷舍屋雜物錢
糧田產拘收具數申尚書省及已降指揮江寧府神
霄宮元係寶寧寺鎮江府元係龍遊寺泗州元係普
照寺洪州元係上藍寺并舒州元係投子山寺院並
先次給還其餘州軍內有元係古寺改建者令本州
開具申尚書省新建去處依赦施行所有正殿聖像
如元係佛像改塑即行改正若是新塑即迎赴慶館
勘會合拘收舍屋等並謂舊有者其後來因緣取降
特旨并增置到者並令轉運司拘收應副者省計及

古寺係謂李唐以前古迹如泗州普照寺舒州投子
山大名府大安寺之類仰州郡疾速遵依已降指揮
施行無致違戾應昨緣軍興諸官司支借過禁軍闕
額封椿錢物及收租錢廢監省費錢死馬肉贓錢不
堪馬價錢權住撥還候邊事寧息日委提刑司具數
申樞密院立限撥還行在百司已降指揮不以假故
日逐供職訪聞東京官司多不入局竊慮士民人户
有楚會事理不無阻節及勘會累有指揮應章恩轉
官及敘復磨勘擬注之類并已前積壓未了文字並

令東京取會上鈔等其曹部官往往推沮不為施行
致使士民往回道路良為勞苦自今東京官司須管
不分假故赴職檢詳累降指揮遵守行遣不管依前
留滯如違許士民赴行在陳訴當議重行責罰應朝
廷寬恤事件務實惠及民如所屬不切奉行但為虛
文致民户陳訴當議重置典憲應義夫節婦孝子順
孫委所在長吏常切存恤事狀顯著者具名聞奏應
五岳四瀆名山大川歷代聖帝明王忠臣烈士載于
祀典者委所在長吏精潔致祭嗚呼飛龍協時體貴

離繼明之治夢熊占寢廟著震一索之祥均布湛恩
用飾多喜咨爾有衆咸悉至懷赦書行日五百里敢
以赦前事言者以其罪罪之主者施行先是上登寶
座赦書不曾該載河北河東兩路及四方各州縣勤
王之師至是得旨該載故于河北河東路及勤王之
師指揮為詳是日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唐重除本
閣學士差知京兆府范致虛發來赴行在李復陞職
一等差知秦州趙明誠發來赴行在鄭釀除直秘閣
差知同州六月十四日降勅書一道勅河北河東諸

路州縣守臣將帥忠義軍民等朕惟祖宗德澤在民
垂二百年天下乂安變故靡有而宣和靖康以來國
家多難金人內侮道君太上皇帝下哀痛之詔講解
睦之禮比德堯舜古今鮮倫孝慈淵聖皇帝以恭儉
之德爰受內禪海內欣戴日後治康而春歲之間戎
馬再侵堕虜姦計但以講和一事終至宗社阽危既
盡取玉帛女子公私財力為之耗竭乃始劫遷二聖
中宮泊聖皇族尊幼中外姻戚以行戎狄之禍振古
未有朕以介弟受命總師臣民推戴迫以大義入繼

大統重以父兄之辱飲泣嘗胆疾首痛心願與天下
忠臣義士共濟艱難而近者使臣來自朔部審聞兩
路守臣義不愛生誓以死守賊雖憑犬羊之衆敢肆
攻圍而能率我勵士民屢挫醜虜其忠義軍民等倡
義結集動以萬計邀擊其後功績茂著朕甚嘉之夫
河北河東國之屏蔽也朝廷豈忍輕棄靖康之間特
金人憑陵不得已割地賂之將以全保宗社止兵息
民而金人不道攻破都城易姓改號刼乘輿以北遷
則河北河東之地又何割哉已命遣師以為應援應

兩路州縣守臣及忠義之士如能竭力捍禦保有一
方及糾集師徒力戰破賊者至建炎二年當議疇其
勳庸授以節鉞其餘官吏軍兵第加優賞應稅賦貨
財悉許移用官吏將佐悉許辟置朝廷更行量力應
副為國藩屏以昭茂功庶几中原弭寧生靈休息夷
狄悔禍二聖有可還之期則予一人膺受多福庸亦
有無窮之聞不其韙歟故兹詔示想宜知悉是日三
省樞密院同奉聖旨河北西路河東守臣各轉兩官
有職名者進職餘具職位姓名以聞又詔自今有能

收復兩路已陷州郡及救解危急保全一方功效顯
著者除本處節度觀察團練防禦使依方鎮法又詔
兩路軍民自今不得撰造事端以疑慮擅殺官吏等
又命使臣齎夏藥送犒賜兩河守城將佐又命榷貨
務印造現錢鈔遣使齎送兩河州郡又命降現錢鈔
三百萬貫付河北東路陝西路漕司廣糴應副兩路
又命起京東路夏稅絹千大名府樁管川綱河東衣
絹于永興軍樁管以待兩路支俵皆王意也于是兩
路知天子德意人情翕然蠟書日至間有破賊捷書

虜人圍守諸郡者往往抽退六月某日三省奉聖旨
汪彥伯除知樞密院事黃潛善兼門下侍郎戶部尚
書張慤到行在令日下供職六月某日臣同執政官
奏事進呈臣條章疏論受偽命臣僚多已行遣有未
及者皆等第施行如十友之類令留守司詢訪姓名
以聞其言頗及呂好問好問在假上章求去有旨除
資政殿學士知宣州六月某日三省樞密院同奉聖
旨沿河置巡察使河陽抵濱滄凡六處各有地分以
為斥堠進京臣條章疏論靖康末折彥質為宣撫副

使逃入川陝錢蓋為制置使逃至湖北許高亢總許
兵防河逃至江南不懲戒則後孰肯任責者有旨彥
質受散官昌化軍安置蓋落職降官分司高亢編管
海外諸州軍會南康軍奏高亢寓其境上欲謀變知
軍李定通判韓璹以便宜誅之而待罪僉謂其擅殺
為非是臣奏曰淵聖委高亢守河付以兵將甚衆賊
將至而先走以鐵騎五百自潁昌挈家趨江南沿路
劫掠甚于盜賊朝廷不能正軍法而一軍壘守倅敢
誅之必健吏也使受命捍賊者知退走而郡縣後日

之吏有敢誅之者其亦少知所戒是當賞上以臣言
為然乃命各轉一官以賞之是時開封尹王襄罷大
名尹徐處仁罷東京及北京留守闕官有旨宗澤除
延康殿學士知開封府兼東西留守杜充除待制知
大名府兼北京留守以劉錫知滄州又命復錢蓋官
依舊為陝西經制使初蓋在靖康間嘗建議河外湟
鄯之地于朝廷無毫髮之利而歲費不貲為中國患
不若求青唐之後而立之使撫有其舊部以為藩臣
有益麻黨征者故王之子素為國人信服倘封立之

必得其力至是用其策故遣盖為使齎告賜益麻黨
征措置湟鄯事因調發五路軍馬以赴行在六月朱
日臣同執政奏事進呈劄子一曰募兵二曰買馬三曰
募民出財以助兵費募兵劄子大畧謂國家以兵為
重方熈豐之時內外禁旅合九十五萬人至崇觀間
缺額不補者几半西討夏人南平方寇北事幽燕所
折閱者又三之一至靖康間金人再犯闕潰散逃亡
者不知其几何今行在禁旅單弱將何以捍強敵而
鎮四方為今之計莫若取財東南募兵于西北方今

河北之人為金人搔擾未有所歸之時而關陝京東
西流為盜賊強壯不能還業者甚衆乘此遣使四路
優給例物以招募之新其軍號勒以部伍得十數萬
人付之將帥以時教閱訓練不年歲間皆成精兵于
要害州郡別置營房屯戍使之更番入衛行在此最
今日之急務也買馬劄子大畧謂金人專以鐵騎取
勝而中國馬政不修騎兵鮮少乃以步軍當其馳突
宜乎潰散蓋祖宗養馬于監牧孳生蕃盛朝廷所在
雲布故軍旅之用足至崇觀監牧廢而為給地牧馬有

名而無實其後燕山陷没馬之入于夷狄者不可勝
數金人初犯闕河北京畿馬足為之一空彼破都城
首令下括馬而京師之馬入于賊者萬有餘疋今行
在騎兵不多獨陝西京東西諸路尚有私馬宜降詔
旨立格尺以善價買之可以濟一時之乏民間養馬
必皆上戶及僧道命官之家中下戶自無馬可養取
之既不勵民而旬月間馬遂可集此今日不得已之
急務也募民出財劄子大畧謂國家罹寇難京師之帑
藏悉為金人所取外州郡以調發勤王之師財用為之

一空今已募兵買馬招捉盜賊措置邊事應副殘破
州郡振擧百度以圖中興非常賦之所能供辦又不
横賦科取于民如夫錢天下至今咨怨免之惟上二
等物力有餘之家可行勸誘使作其贏餘以佐國用
而以官告度牒之類償之使朝廷軍馬精強措置邊
事就緒盜賊衰息乃得保其財產不然雖欲保家室
且不可得況財產財宜命州縣委曲諭以德意必有
樂輸從命者此又今日不得已之務也上命以劄子
付中書省條具以聞次日將上得旨于陝西河北路

募兵各三萬人京東西路募兵各一萬人共合為十萬
許召募白身及于諸色廂軍中揀選或招收潰散兵
卒中改刺創置軍號驍勝壯捷忠勇義武龍武虎威
折衝果毅定難靜邊凡十軍每號四軍二千五百人
例物白身人全給依上禁軍法餘給半許用諸路缺
額禁軍錢常平司錢不足自朝廷應副之內京東西
委兩路提刑司河北委招撫司陝西委經制司召募
每募及一軍就本路差有才武人大小使臣充將官
部隊將管押赴行在聽候差使又命買分馬為三等

格尺以定價值餘命官將校見養馬不許招買馬分
為外餘並籍記赴官陳選及格尺中披帶者即時給
價直每及百疋差官或將校一員管押赴行在隱寄
妄冒有馬不籍及無馬而抑勒令置買者並科違制
之罪委逐路提刑司總之又降詔曉諭州縣勸誘能
出財助國者籍記姓名多寡申朝廷給降度牒償之
入財多者取旨推恩應勸誘到錢物並別項樁管聽
候指揮專充募軍買馬緣邊事支用有敢科配樁撥
者命官竄責吏人決配凡募兵買馬勸民出財奉行

有叙並保明推賞六月某日臣與執政官奏事進呈
劄子議控禦之策大畧謂唐之方鎮當時實賴其力
以定禍難第措置失宜而其後行姑息之政威柄浸
移乃有尾大不掉之患祖宗革去前弊削弱州郡之
權一切委以文吏非沿邊諸路雖藩府亦屯兵不多
無敢越法行事以處太平無事之時可也一旦夷狄
長驅盜賊蜂起州郡莫有能抗之者遂至手足之不
足以捍頭目為今之計莫若稍倣方鎮之制擇人任
之假以權柄減上供錢穀使之養兵而訓練之大小

相維遠近相援庶幾可以救今日之患夫方鎮者節
度使之兵也其次有觀察團練防禦今既以為階官
不可復改宜于沿河沿淮沿江諸路置帥府要郡使
帶總管鈐轄都監以寓方鎮之法許其便宜行事辟
置寮屬將佐以治兵不數年間必有可觀今日控禦
之策無大于此僉謂帥府要郡之制可行但未可如
方鎮轄隷州郡得旨京東東西路京西南北路河北
東路永興軍路淮南江南兩浙東西路荆湖南北路
皆置帥府要郡帥府為安撫使帶馬步軍都總管要

郡帶兵馬鈐轄改委郡帶兵馬都監皆以武臣為之副改路分為副總管鈐轄為副鈐轄路州鈐轄為副都監總管鈐轄為副鈐轄州鈐轄司許以便宜行事軍馬辟置〻〻寮屬依帥臣法屯兵皆有等差遇朝廷起兵則副總管為帥府鈐轄都監各以兵從聽其節制正官願行者聽轉運使副一員隨軍一員留本路提點刑獄彈壓本路盜賊遇有盜賊者則量敵多寡出兵會合以相應援本路帥臣當職官措置兵馬先就緒者當優議旌賞六月某日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

責授鳳州團練副使張所借通直郎直龍圖閣除河北西路招撫使令閤門引見上殿六月某日臣同執政官奏事進呈臣寮劄子乞增弓弩手人數每縣置武尉一員及河北路置巡社差官總領得旨從之六月某日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三省委左右司郎官樞密院委都承旨檢察置籍以受功狀違限不施行者必罰受賂乞取者依軍法許人告軍士遇敵逃潰者斬因而為盜賊者誅其家屬凡軍政申明約束及更改法制者數十條皆勅榜揭于通衢六月某日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溫州觀察使樞密都承旨王瓊除河東路經制使通直郎直秘閣傅亮除河東路經制副使皆令閤門引見上殿六月某日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差御營司都統制王淵統制官張俊將帶所部軍馬捉殺陳州叛兵杜用都巡檢使劉光世捉殺黎驛作過馬忠下叛兵統制官喬仲福等捉殺山東賊李昱統制官韓世忠捉殺單州魚臺軍賊先是僉議于上前謂盜賊勢須招撫因而用之然非朝廷威令已振則雖欲招撫因而用之勢不可得今去行

在不二百里間有此數處盜賊竊發多者至數萬少者不下七八千若不遣將帥應時討殄何以使四方群盜恐懼聽命有旨召王淵等到都城戒勵令各占地方須管破蕩仍諭以自上即位方此遣兵正當信賞必罰能立功者優議推賞敗劫誤事亦必行法之意諸將喜躍自奮不旬月間四處皆告捷王淵生擒杜用破其衆二萬人喬仲福斬李昱首以獻破其衆三萬人黎驛魚臺賊皆七八千人討捕淨盡王淵劉光世以功並建節餘人皆等第進秩于是湖北郡盜

閤瑾黨忠薛廣祝靖等皆赴行在丁順楊進等皆河北巨盜赴招撫司自效其餘皆赴東京留守宗澤納款京東西與淮南州縣漸得休息

梁溪先生文集卷之第一百七十九終

卷之百七十九

梁溪先生文集卷之第一百八十

建炎元年時政記下 是歲七月一日起至八月之十八日止

七月一日臣與執政奏事進呈劄子大畧謂國家所以備禦夷狄者皆在邊城池器械一切備具故敵未易攻今金盜賊乃擾吾腹心而中原郡縣已積習成平之久池城湮頽並無器械何以禦敵官吏軍民多不能守而郡縣遂以陷沒者非特士氣怯懦蓋亦以禦敵之具不備使然宜命諸路州郡以漸修葺城池繕治器械朝廷量行應副有能葺治備具者旌賞以

勸得旨依奏應州郡敢脩城池者申朝廷給降祠部應副七月某日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張慤除同知樞密院事兼提舉措置司戶部財用王綯除給事中七月某日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差周望傅雱借太常少卿奉使二虜酋軍前通問二聖起居上命臣擬撰表本具起居道君太上皇帝表本曰臣某言神宗不守坐失金湯天旆啟行越在草莽凡居臣子之列均深痛憤之情臣某誠悲誠感頓首頓首恭惟道君太上皇帝陛下遊神穆清宅心昭曠法堯舜之遜禪

濟國家之艱難方交兩宮之歡永享四海之養鄰邦
犯順戈戟暗于中原帝座移居鑾輿韋于朔野神人
感憤華夏悲摧而臣濫總師權莫陪警御廹郡臣再
三之懇請大寶不可久虛勉徇郡情嗣守神器聽行
官而靡及慕慈訓以增懷輯睦師徒冀宗社之可保
撫寧四方佇車駕之言歸謹遣通直郎試太常寺少
卿臣周望奉表起居以聞臣無任瞻望聖慈激切屏
營之至臣某頓首頓首謹言其起居孝慈淵聖皇帝
表本曰臣某言戎馬荐興環日繞而布列帝都不守

致天步之艱難萬國痺心三靈失色臣某誠悲誠感
頓首頓首恭惟孝慈淵聖皇帝陛下法禹湯之恭儉
體堯舜之聰明十載東宮令德聞于海宇踰年南面
仁政浹于寰區適當嗣位之初而致隣邦之寇割地
增幣以生靈爲已而講和擐甲登埤爲廟社忘身而
固守金湯失險烟衛起行致翠華之蒙塵瞻紫微而
移座華夏失庇神人畸依而臣叨總師莫徒陪羈靮
廹羣臣之懇請嗣大寶以撫臨仰遵勤儉之風庶格
中和之治傷心北望緬懷異域而增悲蹔駕南還尚

與敵人之悔禍謹遣通直郎試太常少卿臣傅雱奉
表起居以聞臣無任瞻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臣某
頓首、、謹言七月某日三省同奉聖旨諸路發到
米綱以三分之一留行在支遣二分撥入京師椿管
先是汴河口決壞汴水不通綱運不至有旨差提舉
京城所陳良弼同都水使者榮嶷陳求道修治決水
至是水通綱運漸至故有是命且令已卸空綱自京
師般載六曹案沓及器甲等至行在七月某日臣同
執政官奏事進呈劄子大畧謂承平之時雖無事當

備官以張朝廷之容艱難之際雖多故當省官以責
事功之實至于祿廩亦當隨宜裁節以濟一時之急
葢世方多難賦入狹而用廣非加裁節則將何以爲
經久之制內自朝廷外至州縣監司審省冗員以節
浮費有旨省臺寺監以繁簡相兼學官館職之類比
舊制減半開封府曹椽依舊設爲推官提舉常平司
併歸提刑司兩浙福建市舶司併歸轉運司以司
錄依舊爲簽書節度判官廳公事曹椽官依舊爲節
度觀察軍事推判官支使掌書紀錄事司戶司理司

法叅軍縣萬户以上置丞不滿萬户不置罷吏貟三
分之一堂吏依祖宗法轉官止朝請大夫初陳乞出
官止為通判應前宰執子弟以恩數帶貼職及待制
以止並罷宰執及現任宮觀待闕未有差遣京朝官
以上俸錢並權減三分之一候事定日取旨七月某
日三省同奉聖旨王圭除河北西路招撫司叅謀官
登彦除河北西路轉運判官七月某日臣同執政官
奏事上出絹背心宣示泣諭臣等曰道君太上皇帝
自燕山府密遣使臣曹勛齎來背心領中有親書八

字曰便可即真來救父母群臣皆泣奏曰此乃陛下
受命于道君太上皇帝者宜藏之宗廟以示萬世有
旨從之七月某日借通直郎龍圖閣河北西路招撫
使司張所上殿而賜章服遣行所具畫一乞以京畿
兵三千為衛于大名府置司一貟遣官于河北西路
告諭招撫山寨首領民兵就緒日渡河先復濬懷衛
州真定府次解中山府等圍乃以兵民紹地以養之
如陝西五路弓箭手法仍乞緡錢百萬以為百年之
費得旨從之七月某日臣與執政官同進呈御史臺

鞫勘齊宋愈事初愈齊為右司貟外郎自圍城中出
詣行在自陳以病在告不與偽楚事除諫議大夫既
而臣僚論其首建議請立張邦昌以合金人之意按
據甚明有旨送御史臺鞫治證驗明白齊愈款服至
是案上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依法定斷仍榜其罪
于通衢七月某日京師龍德等宮津送到諸色寶器
等上命碎之于殿廷間衛士有持去者聽之中外莫
不悅服七月某日王燮傳亮上殿面賜瓔器甲戰袍
朿帶賜亮章服遣行河東路經制司畫一陳乞降指

揮陝西路轉運司應副財用就五路舊西兵舊弓箭
手將家子弟募兵二萬人并朝廷所副兵萬人中通
成三萬就陝府置司與金人河中府解到對壘一面
遣約人給河東山寨豪傑民兵收復州縣候兵集日
來機會過河得旨從之七月某日臣同執政官進呈
東京留守司鞫治華國靖恭夫人李氏公事初張邦
昌既僭竊居福寧殿李氏奉之時以果實為獻邦昌
亦厚答之遂以養女陳氏待邦昌寢其後邦昌欲退
歸府第因其姊入禁中乃留親隨人易陳氏以出邦

昌出禁中李氏送至内東門有語指斥乘輿上聞之
命留守司用御藥院于内東門推治李氏疑服其言
邦昌用乘輿服御及陳氏事上　　邦昌殺居宮禁
寢殿姦私宮人可以見其情狀有　　失春降配
禁營務下民為妻七月某日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
近降指揮諸路州郡修葺城池繕治器械招募軍兵
積聚糧草增添弓弩手團結民社措置郵傳緝捕
盜賊建置帥府要郡推行軍政皆係急切事務訪聞
郡玩習因循殊不留意仰自今具施行次第申尚州

書者樞密院弛慢不職官吏許監司劾奏以聞常切
准備朝廷遣使按察誅賞七月十四日臣同執政官
奏事訖留身奏上曰朝廷近日外則經營措置河北
河東兩路以為藩籬革治軍馬討平盜賊内則修政
事明賞刑皆漸就緒獨車駕巡幸所詣無定所中外
人心未安上宣諭曰但欲迎奉元祐太后及津遣六
宮往東南朕當與卿等獨留中原訓練將士益聚兵
馬雖都城可守金賊可戰臣再拜曰陛下聖明英斷
如此雖漢高祖光武唐之太宗不過是也然中外未

知聖意乞降詔以告諭之上從所請七月十五日内
降手詔朕維祖宗都汴垂二百年天下乂安重熙累
洽未嘗少有變故承平之久起軼漢唐比年以來國
慮弗臧禍生金人一歲之間再犯都城信其詐謀終
墮賊計盡取子女玉帛遂遷二聖鑾輿六宮戚屬悉
旐以行夷狄之禍振古未有四海臣子孰不痛心肆
朕纂承永念先烈眷懷舊京潛然出涕思欲整駕還
京謁款宗廟以行夷狄之禍慰士大夫軍民之心而
兵大之餘民物如故朕之父母兄弟宗族靡有留者

顧瞻宮室何以為懷是用權宜法古巡狩駐蹕近甸
號召兵馬以防金人秋高氣寒再來入寇朕將親督
援救及河北河東諸路與之決戰已詔奉迎元祐太
后津遣六宮及衛士家屬置之東南朕將群臣將士
獨留中原以為兩京城及萬方百姓請命于皇天庶
幾天意回眷中國之勢浸強歸宅故都迎還二聖以
稱朕夙夜憂勤之意應在京屯兵聚糧脩治樓櫓器
具並令留守司京城所戶部速疾措置施行咨爾士
大夫軍民體朕至懷無憂疑慮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七月十六日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元祐太后以避
家諱改稱隆祐太后以徽猷閣待制孟忠厚為迎奉
隆祐太后提舉一行事務步軍指揮使郭仲荀統兵
扈衞司封員外郎楊邁沿路州縣預行計置粮草濟
渡舟船七月十七日臣同執政官奏事進呈劄子大
畧謂夫巡幸之策關中為上襄鄧為次建康為下今
縱未能行上策猶當適襄鄧以係天下之心夫襄鄧
西隣關陝可以召兵北近京畿可以遣援南通巴蜀
可取貨財東達江淮可運穀粟山川險固民物淳厚

此誠天設以待臨幸願為今冬駐蹕之計得旨定議
巡幸南陽以觀文殿學士范致虛知鄧州委以修治
城池繕葺宮室官府朝廷降鹽鈔錢帛委轉運使范
之才等儲峙粮草金發運司撥江湖綱運由襄江通
漕命四川變轉輕貨陸路自陝西江路自運歸峽以
入南陽七月十八日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差戶部
侍郎黃潛善厚為巡幸提舉一行事務膳部員外郎
陳兖幹辦頓遞行宮一行官吏將佐軍兵安泊去處
虞部員外郎李儔幹辦相視橋道渡船并椿辦粮草

發運使李祐為隨軍轉運使七月十九日三省同奉
聖旨委兵部郎官并太常寺官各一員候巡幸有日
限三日計置合用舟船車乘等迎奉神主赴行在及
據合用神人數就太廟親事官撥湃令殿司差撥禁
兵三百人防護仍專委內侍官員充同共都大主管
其合行事件並仰條具申尚書省七月某日臣同執
政官奏事進呈內降御批改刺新軍有害軍政臣奏
曰元降募兵指揮許改刺者祇謂潰散西北兵卒無
營房可歸者即非以現在營房兵卒許之改刺因以

中書省元批旨進呈得旨依元降指揮施行七月某
日三省同奉聖旨近降指揮諸路買州可馬每州可
祇令買百疋東南州軍不產馬處並免所有勸民出
財助國推賞指揮更不施行上意恐致搔擾故也七
月某日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李楃為淵聖皇帝已
曾貴降特免散官安置授單器少監分司南京筠州
居住七月某日三奉聖旨錢伯言除吏部尚書 同奉
黃次山除吏部郎官尹東珣除金部郎官周格改差
兩浙路提刑黃愫書除兩浙路轉運副使劉蒙除江

東路轉運使七月某日臣同執政官奏事訖留身奏
事論及君子小人不可不辨上宣諭曰君子小人不
難知但考其素行則知之臣奏曰陛下誠得知人之
要中興之業自不難致天下幸甚七月某日三省同
奉旨董耘除兵部尚書晁說之除待制兼侍讀七月
二十七日內特降手詔朕觀古之為士者何其分義
之明而忠厚之至也承平之時縻好爵享豐祿以相
與同安樂多事之際不擇地不苟勉相與同患難故
人之好我至于示我周行王事靡盬至于不遑啟處

而鹿鳴四牡之詩作先王之澤可謂盛矣祖宗涵養
有致垂二百年教以禮樂風以詩書班爵以貴之制
祿以富之于士無負而士之所以圖報國家者不能
無愧于古人日者二聖播遷宗社几至于顛覆而伏
節死難者罕有所聞其故何哉肆朕纂承慨然思任
群才相與脩政事協濟攘戎狄以奉迎鑾輿而士大
夫奉公者少營私者多狥國者希謀國者罕乞去則
必以東南為請召用則必以疾病為辭沿檄以自便
者相望于道遂避寇而去官者日夥以奏牘甚者至

假托親病不俟告下挈家而遠遯夫禮義廉恥正所
以責士大夫也所守如此朕何望焉豈特初嗣大位
所以訓告者未至歟將士大夫狃于故習而未能遽
革歟已詔甚失節者寘之極典其次投之遠方為多
士萬世之戒其自今以往共恭乃職一乃心助予一
人克復大業庶綏四方以迄休于隆古取有弗率弗
迪尚蹈前愆在內委御史臺在外委監司彈劾以聞
邦有常刑朕不敢赦故茲詔示想宜知悉八月一日
臣同執政官進呈御史臺鞫治陳冲余大均洪芻王

及之等公事皆在圍城中誘置內人為妾及因抄劄
金銀自盜入己上宣諭曰此何等時乃敢如此得旨
余大均陳冲洪芻情犯深重各特貸命除名勒停長
沙門島永不放還張卿材責授文州別駕雷州安置
李彝責授茂州別駕新州安置王及之責授隨州別
駕南恩州安置周懿文責授隴州別駕英州安置胡
思責授沂州別駕連州安置八月二日臣同執政官
奏思訖進呈劄子大畧謂生于陸者安于陸生于水
者安于水南方之人習水而善沒其操舟若神而北

人有懼舟楫而不敢登者水戰之利正南人所宜應沿河沿淮沿江帥府要郡宜令造戰船募水軍凡習水而能操舟者皆籍記名姓平時許其自便有故則糾集而用之遂時教閲量行激賞必得其力有旨令諸路招置水軍以樓船凌波為號差御營司幹辦官楊觀復齎空名告往江浙募人造船餘路委提刑司措置摠領八月三日內降白麻楊維忠劉光世王淵並除節度使八月累日三省同奉聖旨右司諫潘良貴除工部員外郎觀察使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李

庠除東京副留守八月五日內降白麻除臣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除黄潛善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八月六日得旨御營副使接閩軍馬八月七日臣同執政官奏事進呈河北西路轉運使知大名府張益謙奏狀言招撫使搔擾不當置司北京及欲起北京屯戍兵給用器用為非是緣置招撫司河北盜賊白日殺人不若罷之專以其事委帥臣臣奏曰張所畫一乞置司北京候措置就緒日渡河今尚留京師以招集將佐故未行不知益謙何以知其搔擾而言

不當置司至于守兵器甲不可輟挪當令招撫司合具用數申陳自朝廷給降可也朝廷以全人攻圍河北民無所歸集為盜賊故置司招撫因其力而用之以解河北之圍急豈緣置司乃有賊今京東西郡盜嘯聚攻掠州縣豈亦招撫司所致乎方時艱危朝廷欲有所經畧益謙小臣乃敢非理公然沮抑必有使之者不懲之無以戒妄議而沮姦臣上令降指揮招撫依畫一置司河北候就緒日疾速渡河不得抽摘守兵俱合用器械數申朝廷應副如招撫河北軍兵

民嚴行鈐束無令作過張益謙令分析以聞八月某日三省同奉聖旨許翰除尚書右丞差內侍押赴都堂治事八月某日三省同奉聖旨范訥罷檢校官節度使與承宣使淄州居住以言者論其為宣撫使及留守東京不職故也八月十二日臣同執政官奏事進呈河東路經制使奏狀元降畫一聖旨指揮許令于陝府置司候措置招集軍馬齊集日渡河續奉聖旨令聽宗澤節制于陽武渡河伏乞明降指揮以憑遵守臣奏曰河東經制司所得兵不多自陽武渡河

潞衛懷三州盡係金人所守使為生界難得糧餉萬一潰散別未有一項軍馬即朝廷可以措置河東者不若令依先降指揮盡一且以陜府置司招集軍馬事體為便黃潛善謂逗遛不進致失機會臣奏上曰河東經制司受命起行才方數日猶尚在京師恐難為之逗遛今日事勢未見機會可乘不若盡將師之應乃可責以成效用其言而續用弟乘功朝廷自有典憲議論久而不決八月十四日内降御批傳亮兵馬單少不可輕于渡河可罷經制副使發赴行在聽

候差委八月十五日臣以疾不能任事曾上表劄乞罷尚書左僕射除一在宮觀差遣八月十六日蒙恩差内侍官宣押赴都堂治事復上第二表劄八月十七日蒙恩差内侍宣押赴内殿奏事復上第三表劄子八月十八日内除麻制特除臣觀文殿大學士兼尚書左僕射提舉杭州洞霄宮當日提舉罷任

梁溪先生文集卷之第一百七十終

梁溪先生文集附錄

七年壬申　八年癸酉

紹聖元年甲戌　二年乙亥　三年丙子

四年丁丑

元符元年戊寅　二年己卯　三年庚辰

徽宗皇帝建中靖國元年辛巳

公年十九正月七日丁韓國夫人憂按龜山楊公所撰墓誌云夫人姓吳氏栝蒼人奉議郎長興府君之女名犯淵聖廟諱公廬毘陵錫山塋次書釋

氏妙法蓮華經七卷置櫛中手植松栢數十萬株

崇寧元年壬午　二年癸未　三年甲申

公年二十二補國學監生第一方先衛公之入上庠也名在第一而公繼之每試必上列後公之叔弟經補入國子監亦以魁選時人榮之是歲夫人張氏來歸夫人鄱陽人秘閣修撰贈少師根之女

四年乙酉

公年二十三舉進士預貢

五年丙戌

公年二十四八月初八日長子儀之生

大觀元年丁亥

公年二十五十月三十日子宗之生閏六月公以
父任朝請大夫守宗正少卿遇宗祀大禮奏補假
將仕郎

二年戊子

公年二十六附試國學貢士復首選屬聞恭親之
喪友人貽書謂道路之傳蓋不的勉試春官以慰
親望公不可調將仕郎眞州司法參軍

三年己丑

公年二十七任眞州

四年庚寅

公年二十八在眞州

政和元年辛卯

公年二十九在眞州二月二十六日子集之生

二年壬辰

公年三十中莫儔榜乙科傳臚之日上顧問再三
特旨升甲改合入官與學官差遣授承務郎相州
授教以親庭遠易鎭江

三年癸巳

公年三十一在鎭江授謁告迎奉詩云薄宦便甘
旨兩載官南徐山川富佳致足以為親娛則知衛
公自鄧帥得請祠宮就養子舍蓋是年也

四年甲午

公年三十三召赴闕三省審察院除行國子正十
二月對便殿除尚書考功員外郎

五年乙未

公年三十三謁告迎衛公子雲川有旨除衛公提
舉醴泉觀以便就養九月還闕道除監察御史兼
權殿中侍御史嘗因職事進對時衛公亦以是日
見上上顧公卿父子同日造朝搢紳榮事未几以
論內侍建節及宰相任用堂後官從官入朝以笏
擊其下凡三事罷言職授尚書北部員外郎

六年丙申

公年三十四磨勘轉承事郎嘗因奏對有理財以
義等五劄子

七年丁酉
公年三十五充禮部貢院參詳官
八年戊戌
公年三十六四月再對五月除太常少卿八月出
朝陵寢未還閤除起居郎十二月兼國史編修官
宣和元年己亥
公年三十七同知貢擧六月京城之西大水渺浸
如江湖漕運不通纔旬之間悉罹其患無敢言其
災異者公上章論列降一官監稅再上章論六縣

事再降一官與遠小監當授承務郎監南劍州沙
縣稅按奉迎錄靖康元年春公知密院奉迎道君
太上皇帝于南京道君曰相公頃為史官緣何事
去公奏云頃緣論都城外積水以狂妄得罪上荷
陛下保全道君曰想當時宰執中有不喜公者公
因奏曰臣昨論水災偶有所見自古雖無道之國
水猶不冒其城郭天地之變各以類應為今日兵
革攻圍之兆道君以為然淵聖皇帝即位之初召
對淵聖迎謂曰卿頃論水章疏朕在東宮見之至

今猶能誦憶嘗賦詩有秋來一鳳向南飛之句按
忠愍李公若水上公書云宣和初水免京城獨閤
下抗章敷奏天下雖然稱曰此鳳鳴朝陽之擧也
方公得罪時故諫議陳公瓘以書賀衛公曰積誨
有自可以百拜為壽而遠莫能也按龜山楊公所
撰衛公墓誌云子某自左史論事得罪方遠謫公
公誨之曰進退出處士夫之常汝勉自愛毋以吾
老為念也是年有留別諸弟等詩道江南入閩境
遂遊武夷乘小舟泛九曲留山中賦詩幾五十篇

又廣其意而為之賦十二月到任
二年庚子
公年三十八六月授承事郎十月復本等差遣按
梁溪集有迷樓等九賦來仁堂等八記序五贊十
三箴六銘四和歸去來秋風二辭災論等九論方
城侯等三傳趙跋七雜著如清議說答賓勞釋疑
及書事等皆公在沙陽時所作也又有到沙陽至
崇安來令送示武夷圖詩三百餘篇是年公叔弟
補太學舍生季弟綸預鄉選公有詩云吾家世儒

業教子惟一經邇來四十載父子三成名季弟亦
鄉選來年試春卿之句
三年辛丑
公年三十九磨勘轉宣教郎是年衛公以方臘之
亂自錫山避地海陵公泛大江歸膝下有與軍執
等論方寇書江上愁心梅花二賦自分冰嶺過江
南至自海陵泛江歸梁谿詩百餘篇閏五月衛公
還錫山感疾不起實二十七日也終中大夫右文
殿脩撰以公貴累贈太師追封衛國公八月合葬
衛公于韓國塋次
四年壬寅
公年四十
五年癸卯
公年四十一八月服滿於冬至後三日詩序云自
罹艱棘絕不復作今秋既御祥琴追友人胡維明
寄示鍾山酬唱因次韻和之自此漸理筆墨有次
韻上元宰等數十篇有申隱堂上梁文
六年甲辰

公年四十二除知秀州八月九日子秀之生
七年乙巳
公年四十三未赴秀州閏三月除太常少卿按梁
溪詩集有自乙巳春赴太常召如京師等詩六月
到闕是冬金人敗盟分兵兩道入寇公上封事又
有刺血書劄子十二月二十四日淵聖皇帝受內
禪公上封事十二月二十八日召對二十九日除
通直郎兵部侍郎再對進禦寇用兵劄子
孝慈淵聖皇帝靖康元年丙子
公年四十四正月三日門下侍郎吳公敏為行營
副使公為參謀官四日面除中大夫尚書右丞是
日宰執有奉鑾輿出狩之議公乞對力爭故有是
命既又俾留守東京公再求謝上乃許留初五日
除親征行營使方治都城四壁守具自初五日至
初八日粗畢而賊馬已抵城下攻西水門公臨城
捍禦自夜達旦初九日攻酸棗封邱門甚急公登
城督戰激勵將士自卯至申殺賊數千人斬獲虜
首級皆耳有金環賊知城守有備乃退師初十日

虜遣使請和乞遣大臣赴軍門前議所以和上顧宰執未有對者公因請行上曰卿方治兵不可公曰所以和者得策即中國之勢遂安不然禍患未已十一日使人回自軍前道金人之意須犒師金銀絹綵馬駝驢騾之屬各以萬計求尊其國主為伯父乞親王宰相為質及割太原中山河間三鎮之地朝議欲悉從之公力爭以謂尊稱如其所欲固無害犒師金幣雖竭天下不足以充數當量予之三鎮國家屏蔽又係塞僖祖順宗翼祖陵寢所

在子孫柰何與人至于遣質則宰相當往親王不當往宰執皆不以為然公自度不能勝衆說因再拜求去上慰諭曰卿第出治兵恐金人欺我公遂退出至城北壁復回則誓書已行矣自是金人益肆須索無所忌憚及勤王之師既集西兵將帥曰至上始赫然有用兵意二十七日公與太常李公邦彥少宰吳公敏宣撫使种公師道都統制姚公平仲宣幹折公彥質同對于福寧殿以出師（二月六日）一月一日夜姚平仲率步騎萬人以刼金人之寨欲生擒斡离不雖种宣撫在城中不知也公時以疾給假卧行營司夜半上遣中使降親筆曰姚平仲已舉事公成大功即可將行營司兵出封邱門為之應援公辭以疾且非素約兵不豫備斯須之間中使三至且取軍令狀以聞公不得已力疾三軍將士初一日旦出封邱門勒兵于班荊館天駟監分命諸將解范瓊王師古等圍虜騎出没鏖戰斬獲甚衆是夜宿于城外姚平仲者一夕刼寨為虜所覺即遁去宰執臺諫皆謂西兵勤王之師及行

營司兵皆為金人所殲無一存者初三日詔不得進兵斡离不遣使請再和遂罷公右丞行營使以蔡左丞懋代馬种亦罷宣撫公得止兵詔即振旅以入城聞罷命乃退處沐浴室院待罪蔡左丞計會行營司兵所失才百餘人西兵及勤王之師折傷千餘人外餘並如故朝廷乃知前所聞之非是上降親筆慰勞且令吳少宰宣諭將復用之意初五日太學生陳東與諸生千餘人詣闕上書明公與种不當罷軍民聞之不期而集者數十萬人上

遣中使召公公固辭不敢行宣召者絡繹而至既入對即復尚書右丞都大提舉京城四壁守禦使初十日金人退師十四日除知樞密院事封開國伯有乞議不可割三鎭劄子

三月道君太上皇帝回鑾御批吳公敏李某等令一人來公請行十七日離國門十八日次陳留縣狄口遇道君太上皇帝船公拜謁有奏知接見道君太上皇后劄子具言乞許居寧德宮之意二十日抵南都二十一日道君太上皇帝引對奬諭曰都

城守禦宗社再安相公之力爲多公因出劄子乞早回鑾輿不須詣亳社西都道君太上皇帝詢虜騎攻圍次第及朝廷更改等事公條具以對道君太上皇帝感悟內出玉帶金魚袋古象笏以賜二十三日朝辭道君太上皇帝袖中出書付公宣諭曰公輔助皇帝扞賊守宗社有大功若能調和父子間使無疑阻當書靑史垂名萬世公先具劄子以所得道君太上皇帝聖語奏知上批答有知卿奏對忠義炳然之語二十五日還抵闕二十七日宰執進呈車駕出郊迎奉道君太上皇帝儀注執政議論不同公力爭之言甚激切再對遂有乞治伏闕之事者上及宰相皆愕然公乞身待罪上笑曰伏闕士庶以億萬計如何治朕所洞知卿不須如此公再拜辭出求去章十餘上皆批答封還不允且降御筆有迺者虜在近郊士庶伏闕一朝倉卒衆數十萬忠憤所激不謀同辭此豈人力也哉不悅者造言何所不可故卿不自安殊不知朕深諒卿之不預知等語既又召至內殿面加慰諭且

曰賊馬方退正賴卿協濟艱難今遽欲捨朕何之前事不足介懷宜爲朕少留公勉就職

四月有乞用富鄭公守禦策乞益修邊備措置塘濼水櫃等劄子又條具備邊禦敵八事及條具調發防秋之兵二十四日以覃恩轉太中大夫得旨撥起防秋兵等三詔及賜夏國與高麗通金國三書

五月十九日除河北河東宣撫使辭免劄子凡八上上節出裴度傳以賜二十三日受命赴宣撫使任

六月十四日復五具劄子乞罷又有論宣撫執事四

劄子二十五日戒行前期賜燕紫宸殿特賜玉束
帶牙簡等人賜御筵于瓊林苑且章東華門臨遣
累降親筆有朕之任卿堅如金石應一行事朝廷
豈能預定可一切便宜行事及有李某所至如朕
親行不得草率以視等諭君臣之相得無加此矣
十月初抵河陽望拜陵寢有乞深考祖宗之法劄子
進次懷州日肄習車戰候防秋之兵集以謀大舉
而朝廷降旨凡詔書所起之兵悉罷之公兩上疏
力爭不執而宣撫副使制置副使察防使至幹當

公事都統制等皆承受御前處分事得專達進退
自如宣撫司徒有節制之名公乃力上章丐罷會
奉使王公雲曹公曚自虜中回有詳以租賦代割
地之意乃詔宣撫司不得輕易進兵公前後丐罷
表劄十餘上詔令赴闕
九月初交宣撫職事與祈公彥質十八日除觀文殿
學士知揚州公具劄子乞罷實宣撫司現在軍兵
財物既而言者果謂公專主議戰喪師廢財自落
職提舉亳州明道宮責授保靜軍節度副使建昌

軍安置再責寧江按靖康行紀序公十月抵無錫
一宿湛峴兩遊惠泉山與昆弟嘯咏閒有建昌軍
之責即日命駕過虎邱臨劍池月夜步松江長橋
與親友為別渡錢塘江經嚴陵灘自三衢入江西
歷上饒弋陽遊龜峰寺導金谿抵建昌是十二月
也是歲有靖康傳信録二十卷奉迎録一卷
今上皇帝建炎元年丁未
公年四十五按靖康行紀序自建昌復聞有寧江
之命即泛舟由臨川如豫章邂逅故人長老懷宗

同進翠巖寺觀洪崖井復遊玉龍萬壽宮觀許旌
陽手植檜道龍虎山望仙次筠陽上高遊九峰寺
次宜春遂由萍鄉醴陵以次長沙遊道林嶽麓寺
觀唐人篇翰時仲春之初也幽懷壯志時發于文
詞之間則知秉閒志之類是也又按湖海詩序云
予舊嘉賦詩自靖康謫官以避謗輟不復作則知
兩年無詩公次長沙聞有淵聖皇帝召命復元官
除資政殿大學士領開封府事即率湖南義旅以
進時四月八日也由岳陽登舟沿江順流而東

五月初次繁昌傳元帥府檄方審都城不守二聖播
遷號慟几絶次太平州覩上登寶位赦書即上書
論時事次寶應聞降麻告廷除正議大夫尚書右
僕射兼中書侍郎進封開國侯次金泉圖賜燕且
令龍圖閣學士兼侍讀董公耘傳旨云嘗遣從事
郎劉默齎賜御書及後覩觀文殿學士劉子御書
有方今生民之命急于倒掛諒非不世之才何以
協濟事功閤下學窮天人忠貫金石以盡復公舊
官職澤被斯人功垂竹帛乃公素志之語

六月一日對于殿內面辭新命上曰朕知卿忠義智
畧甚久在靖康間宣力為多時為同列所不容故
使卿以非罪去國而國家禍故如此朕嘗欲言于
淵聖欲使夷狄畏服四方安寧非相卿不可今朕
眇然一身託于士民之上賴卿左右扶持以濟艱
難此志已定卿其勿辭公頓首泣謝初二日再對
力辭上曰卿素以忠義自許豈可于國家艱難之
時自圖安閑朕決意用卿非在今日社稷生民賴
卿以安卿其勿辭公因出于議以退皆當時急務

度能從乃敢受命有旨付三省施行初五日進漢
唐三帝紀要録初六日受告兼充御營使以覃恩
轉正奉大夫進封開國公公既拜命之後竭力為
上規畫捍禦金寇奉迎鑾輿之策且謂河北河東
國家之屏蔽雖頗為虜所陷沒然其兵民戴宋之
心甚堅朝廷不議救援使人力屈而附賊為患非
細于是薦張所招撫河北傅亮經制河東又請車
駕一至京師見宗廟安慰都人之心度未可居則
巡幸南陽駐蹕示不棄中原而西通關陝可進兵

馬東達江淮可運糧餉南道嶺蜀可取貨財北援
三都兩河與賊爭利天下形勢莫便于此有旨遣
使經畫又勸上益募兵買馬繕器械修軍政擇將
帥置帥府要郡經畧天下是時劇賊李昱擾山東
社用起淮南李孝忠亂襄陽皆遣將討平之其餘
降者十餘萬才兩月閒威令大振無何詔欲巡幸
東南公極論其不可上乃收還所降詔翌立日再
具劄子援楚漢滎陽成皋閒曹操袁紹官渡事論
天下形勢甚詳又與執政爭于上前然南幸之議

已定而公度不能勝衆求去之意亦決矣
八月五日還銀青光祿大夫尚書右僕射兼門下侍郎公未拜遂有沮張所而罷傅亮者公爭之不得乃入表劄丐去上曰卿所爭事小何必便爲去就公曰宰相之職在薦人才方今人才將帥爲急恐不可謂之小事章凡三上降麻除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杭州洞霄宮時十八日也
十月抵鎮江府聞有辛道宗下叛兵自秀州作過遂還由蘇常而來即僱客舟由大江以歸未嘗相遇

時公季弟在無錫與知縣歙漸商議說誘叛兵不曾焚掠邑室公是時方到鎮江初不與知言者乃謂公遣弟迎賊傾家貲犒設坐此落職鄂州居住
公在相位才七十有五日既罷之後招撫經制司皆廢車駕遂東巡兩河郡縣皆陷于賊金人以次年春擾京東西深入関輔殘破尤甚凡募兵買馬團結訓練車戰水軍之類一切廢罷中原盜賊蜂起跨州連邑莫能制禦率如公之所料云是年有建炎進退志十卷迂論六卷紹興四年得旨編次建炎時政記二卷建炎制誥表劄集共四卷

二年戊申

公年四十六在鄂州十月以謫降不許同在一州移澧州會有上書訟公之冤者言者復有論列十一月責授單州團練副使移萬安軍安置公兩被遷責皆次子宗之從行時著論語詳說十卷易傳内篇十卷外篇十二卷

三年己酉

公年四十七六月一日長子房下長孫宸生授寄

長子詩序云時在雷州解易適至震卦因名之曰震孫詩有游雷名震因覩易之句十一月次常瓊州三日而德音放還任便居住

四年庚戌

公年四十八自嶺表訪家鄱陽未几挈家邵武七月復銀青光祿大夫復以盜作自邵武避地長樂
按湖海集序建炎改元之初丐罷機政其冬謫居武昌明年移澧州又明年遷海外未嘗不作詩則知自元年秋有寶劍聯句至四年次韻葉夢授送

家園梅花絶句等六百餘篇是也又有乘桴浮于海十二賦記序各五題跋十自崇陽與許崧老及吴元中諸公書

紹興元年辛亥

公年四十九三月除提舉杭州洞霄宮九月復資政殿大學士是年有汀州均慶院轉輪藏記福州天寧寺松風堂記甌粵銘編次及唐朝諸將兩卷且有序跋及温泉絶句至止戈堂詩二十餘篇

二年壬午

公年五十正月十六日次子房下孫秦生二月八日除觀文殿學士荆湖廣南路宣撫使兼知潭州湖東路兵馬鈐轄續有旨荆東西依舊為荆湖南北路湖南依舊潭州置帥以公兼本路安撫使馬步軍都總管公力具辭有辯論等奏狀閏四月七日内侍撫問二十四日開司五月六日起行公始入湖南境即措置招捕群盗彈壓曹成七萬餘人出界降步諒二萬餘衆又降王進破王俊及其餘群盗以次討定凡五萬餘境内遂安流移歸業上章丐祠未報間以諸路帶宣撫者並罷止帶湖南安撫使

三年癸丑

公年五十一除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即由醴陵道江南訪武夷如長樂時有宣撫荆廣記二十卷及自蒙恩除宣撫至水口泛舟如長樂等詩四十篇

四年甲寅

公年五十二七月十三日公第三子房下孫升生十月虜人窺伺承楚上親總六師往臨大江公具

捍禦三策以獻十一月六日得旨以公所陳皆今日急務付三省密院措置施行降詔獎諭有忠貫神明慮先著蔡料敵于千里制勝之外制勝于三策之間等語又具稟目與時相條具捍禦金寇事宜是年有桂齋上梁文及荔枝後賦序諸作

五年乙卯

公年五十三正月詔詢邊防利害公條具以聞二月復觀文殿大學士七月降親筆褒諭詔有首陳三策邊投却敵之機繼上六條大闡經邦之略精

忠許國誠節表時雖在燕閒之中不忘開濟之事等語公立碑其記以誌之于是併以三朝所賜宸翰摹勒上石十月六日除江南西路安撫制置大使兼知洪州公自湖外歸迨今三年有自天寧遷居東報國寺至次韻丹霞本老見示拂子詩百餘篇

六年丙辰

公年五十四正月名赴行在二月三日兼本路營田大使二十四日到國門凡三對所進呈劄子凡二十事又有繳進靖康間奉迎錄劄子三月六日

送史館公既陛辭因具劄子極論所以進兵者四月一日至洪州六月己巳地震詔求直言公應詔奏陳八事七月二十日子申之生十月僞虜入寇有論擊賊及奏陳防秋利害劄子降詔奬諭

七年丁巳

公年五十五正月以公賑濟飢民招還流亡降詔奬諭公以防冬無虞疆場寧謐丐祠未報閒會左司諫議陳公輔乞出以靖康間士庶伏闕為人所誣為鼓唱至今猶未辨雪為言公再上章丐祠謂臣當時遭謗尤甚雖嘗蒙淵聖皇帝降詔宣示四方而仇怨至今以之藉口詔不允訓辭有且伏闕之往事皆不根之浮辭非邪議以用卿斷由朕志守夙心而自信無恤人言之語車駕將幸建康有乞益脩戰守之備劄子二月報道君太上皇帝升遐寧德上僊有乞推廣孝思益脩軍政劄子二十七日車駕進發有論建中興之功舉直言極諫之士乞不必遠召將帥劄子四月十六日以公與藩踰年民安盜息特轉金紫光祿大夫五月二十二

日長子房下孫晉生八月聞酈瓊叛逆有論淮西軍變劄子九月以到任以來賑濟飢民招填軍額建置營房脩築城池繕治器甲增修官府刱置官庫儲發錢糧招捕盜賊等事釐為六狀繳申丐祠十三日有旨以公奏陳淮西事宜切中事机降詔奬諭時張公俊既罷相而言者引漢武誅王恢事以為比公以為非是遂具劄子奏陳利害又聞車駕有幸平江之意因併言其不可明堂恩加食邑公之子有未官者乃先以恩命奏補姪琳之駐蹕

之謀既審有車駕不宜輕動劄子十一月除提舉臨安府洞霄宮聞除李端明光為代公為書具言措置次第公在江西有制置江右錄二十卷有贈羅偉政奏議至次韵徐顯謨中冬教閱詩及題跋十數篇

八年戊午

公年五十六正月還次長樂是冬王公論使虜有論使事劄子是歲置義莊于邵武

九年己未

公年五十七二月除荊湖南路安撫大使兼知潭州凡三上章力以疾辭四月十三日依舊提舉臨安府洞霄宮公歸自豫章詩文絕少僅有數篇公之仲弟雖自吏部員外郎除芸閣持憲浙東以與公別久有請于朝乞因巡歷來閩省公數曲再旬實是年冬公有送行詩蓋絕筆也

十年庚申

公年五十八正月十一日中使徐珣傳宣撫問十五日公薨初公叔弟校書公博學多識公所以期待者甚遠入館未幾不幸早世公悼恨未已適上元具祭撫几號慟倉卒感疾即薨于楞嚴精舍遷特進致仕特贈少師官其親族十人奏補一子四孫外其五夫人請于朝授公之姪昂之從任昌之毋舅 彦琴甥周伯駿外孫黄同寅從公素志也又命公弟自浙東憲移閩部以營襄奉十二月十四葬于福州懷安縣桐口大家山之原後四年癸亥以長子儀之陞朝遇郊祀恩贈太保又三年丙寅再贈太傅

梁溪先生年譜

宋丞相隴西郡開國公贈太師謚忠定李公行狀上

宋丞相故特進觀文殿大學士致仕隴西郡開國公食邑四千四百戶食實封一千七百戶贈太師謚忠定李公行狀

曾祖 諱 僧護故贈太保曾祖母廖氏成國夫人龔氏茂國夫人盧氏昭國夫人

祖 諱 處 故贈太保祖母黄氏秦國夫人 饒氏魏國夫人

父諱夔故任中大夫充右文殿修撰贈太師追封
衛國公母吳氏韓國夫人
邵武軍邵武縣八龍鄉慶親里李綱年五十八
公字伯紀其先系世出有唐有以宗室為建州刺史
者卒官因家焉皇朝太平興國四年析建州置軍武
軍故今為邵武人曾大父大父隱德不仕行義為鄉
閭所宗先衛公以進士起家為時名卿妣韓國夫人
處州龍泉人賢德懿範中外所仰事具龜山楊先生
所撰墓誌銘公形神俱清器識絕人自幼有大志舉

動必于規矩法度見者知其必將名世年十有四從
先衛公官延安時夏人入寇圍城甚急舊法邊城被
圍乘城者以日計功僚屬子弟皆登城冀賞公獨不
從然時、騎遶城上示無所畏寇退朝廷以言者謂
濫賞報罷家以是媿公將冠丁韓國夫人憂廬毘陵
錫山塋次凡三年哀感閭里手植松栢數十萬處畫
規摹他人莫擬父執見之謂人曰吾畏李君既冠補
國子監生第一先衛公之入上庠也名在第一而公
繼之每試必上列聲稱籍甚舉進士未第以先衛公

遇郊祀恩補假將仕郎附試貢士復首選屬聞碁親
之喪友人貽書謂道路之傳蓋不的勉試春官以慰
望公不可調將仕郎真州司法參軍政和二年上舍
及第傳臚之日徽帝顧問再三特旨升甲改合入官
授承務郎充相州、學教授以親庭遠易鎮江四年
召除行國子正十二月對便殿除尚書考功員外郎
五年謁告迎先衛公于雪川有旨除先衛公提舉醴
泉觀以便就養九月還闕特除監察御史兼權殿中
侍御史既入臺嘗因蹟事進對先衛公亦以是日朝

見徽帝顧公曰卿父子同日造朝搢紳榮事未几以
論內侍建節及宰相任用堂後官入朝以笏擊其下
凡三事忤權貴罷言職公之在臺才一月耳十一月
除尚書比部員外郎六年轉政事郎七年差充禮部
貢院參詳官八年四月復召對五月除太常少卿八
月出朝陵寢未還闕除起居郎十二月兼國史編修
官宣和元年同知貢舉六月京師大水徽帝降詔遣
使所以憂勞者甚至而在位者乃寂不聞有發憤納
忠之人公獨異之懷不自已奏疏論列謂變異不虛

發必有感召之因災害未易禦必有消復之策臣有已見急切利害事須面奏乞許臣因侍立次直前奏事翌日宰執班退傳旨閤門令公尤退更不侍立公因奏便宜大事且上章待罪有旨所論不當送吏部與監當授承務郎監南劍州沙縣稅務先是父友故贈諫議大夫了齋陳公瓘識公之幼每謂人曰李公有子了齋既以天下之重自任知無不言欲求天下奇士以此道付之方是時人皆以公為鳳鳴朝陽了齋聞之以書致先衛公曰伯紀所言天下有為非之

者乎天下莫有非之者則其言也時矣使不當其可天下豈有不非之者乎積誨有自可以百拜為壽而遠莫能也公既來沙陽日所居僧舍曰寓軒識事之餘閱藏教于其間時了齋以書至且為公引狄梁公李文靖王文正前言往行謂之以言曰嶷嶷梁公疇克興對文靖文正輔世無悔誰者嗣之願公纏綿乎筌筏之外贏壯不同事趣舍不同業安敢以同我者為是而忌盡忠之告歟時故右文殿修撰羅公疇方家居嘗以書至了齋道與公從遊之適了齋報書曰吾儕老矣寓軒之人嘗發妙旨于筌筏舉世傾耳以需其再鼓今乃斂韜縮袖手以適吾儕贏之社若許其來而不拒則是私乎道已而以天下為非我事也其為一時名德推與愛重如此其後公兩在廟堂所為所守天下想聞風采蓋不負了齋所期矣二年六月復承事郎十月復本等差遣三年磨勘轉宣教郎公歸滕下五月先衛公感疾不起公哀慕不自勝八月合葬先衛公韓國夫人之塋了齋方謫居山陽以文致祭其末云孟仲叔季咸遵誨飭論水者誰其動

也力不苟不許孰曰不然許其為之嚴父之賢識者謂了齋所許與父子之間不遺餘力矣喪既除六年差權發遣秀州永赴闕七年三月除太常少卿六月到闕是冬金人敗盟邊報狎至朝廷震懼不復議戰守惟日謀避狄之計歲暮賊馬逼近始遣李鄴奉使講和降詔罪己名天下勤王之師且命皇太子為開封牧宰執日聚都堂茫然無策先是詔求直言有旨召侍從之臣聚議各具所見以聞公上封事大略以謂當今禦戎之急務要須治其本源敵乃可制杜牧

所謂上策莫如自治者誠為知言所謂治其本源者其說有五一曰正己以收人心二曰聽言以收士用三曰蓄財穀以足軍儲四曰審號令以尊國勢五曰施惠澤以弭民怨又陳捍敵之十策時建牧之命旣下公素與故相吳公敏厚善敏時為給事中夜過其家謂敏曰事急矣建牧之議豈非欲委以留守之任乎東宮恭儉之德聞于天下以守宗社是也而建以之為牧非也巨盜猖獗如此自非傳以位號使招徠天下豪傑與之共守何以克濟公從官以獻納論思為職曷不非時請對為上極言之敏曰監國可乎公曰不可唐肅宗靈武之事當時不建號不足以復邦而建號之議不出于明皇後世惜之上聰明仁慈倘感公言萬有一能行此金人且將悔退過師宗社庶寧豈徒都城之人獲安天下之人皆將受賜非發忠身狗國心孰能任此敏翌日求對具道所以且曰陛下果能用臣言則宗社靈長聖壽無疆徽宗曰何以言之敏曰神霄萬壽宮所謂長生大君陛下也必有青華帝君以助之其兆已見于此徽帝感悟歎息敏

因言李某之論蓋與臣同有旨召公赴都堂稟議訖隨宰執至文字庫祗候引對實十二月二十三日公具劄子大畧以謂皇太子監國特國家閑暇之典禮如此今大敵入寇天下震動安危存亡在呼吸間而用平時典禮可乎名分不正而當大權稟命則不威專命則不孝何以號召天下率勵豪傑期成功于萬分之一哉胡不假皇太子以位號使為陛下保守宗社收將士心以死捍賊如臣之計天下可保在此一舉仍刺臂血書之具日徽帝御玉華閣先召宰執吳敏等對至日晡時內禪之議已決公不得復對二十四日孝慈淵聖皇帝即位詔有司詞論所以崇奉道君太上皇帝者公在太常條具以聞二十六日上實封言事大略以謂方今夷狄憑陵中國勢弱姦邪充斥君子道消法度紀綱蕩然無統陛下履位適當斯時得不上應天心下順人欲外攘夷狄使中國之勢尊內誅姦邪使君子之道長以副道君太上皇帝所以付托之意二十八日召對延和殿淵聖迎謂公曰卿昔論水章疏朕在東宮見之至今猶能誦憶嘗為

賦詩有秋來一鳳向南飛之句公叙謝訖因奏曰今金寇來擊雖為可畏然聞有內禪之事勢必退縮請和厚有所邀求于朝廷臣竊料之大槩有五欲稱尊號一也如契丹故事當法以大事小之義不足惜欲得歸朝人二也當盡以予之以示大信不足惜增欲歲幣三也當告以舊約以燕山雲中歸中國故歲幣增于大遼者兩倍今既背約自取之則歲幣當減國家廟諱示和好不校貨財如姑元數可也欲求犒師之物四也當量力以與之欲求割地五也則祖宗之地

子孫當以死守不可以尺寸與人願陛下留神于此數者執之堅無為浮議所搖可無後艱淵聖嘉納二十九日除兵部侍郎靖康元年五月三日充行營司參謀官蓋斡离不之遂渡河是日聞報故也夜漏二鼓道君太上皇帝東幸宮闈相續以行侍從百官往往潛遁四日公待對班于庭和殿下聞宰執奏事議欲奉鑾輿出狩襄鄧間公思之以為不可遠遁知東上閤門事朱孝莊于殿廷間語之曰有急切事欲與宰執廷辯公能奏取旨呼孝莊曰宰執未退而從官

求對前此無公曰此何時而用例耶孝莊許諾即具奏對得旨奏對公因啟奏曰聞諸道路宰執欲奉陛下出狩以避狄果有之宗社危矣且道君皇帝以宗社之故傳位陛下今捨之而去可乎淵聖默然太宰白時中曰都城豈可以守公曰天下城池豈有如都城且宗廟社稷百官萬民所在捨此欲將何之若能率勵將士慰安民心與之固守豈有不可守之理淵聖顧宰執曰策將安出宰執默然公進曰今日之計莫若整飭軍馬揚聲出戰固結民心相與堅守以待

勤王之師淵聖曰誰可將者朝廷平日以高爵厚祿崇養大臣蓋將用之于有事之日今白時中李邦彥等雖書生未必知兵然藉其位貌撫馭將士以抗敵鋒乃其職也時中忿甚厲聲曰李某莫能將兵出戰否公曰陛下不以臣為懦儒使治兵願以死報淵聖問宰執曰執政有何闕趙野對曰尚書右丞闕淵聖曰李某除右丞面賜袍帶并笏公致謝且叙方時艱難不敢辭之意宰執猶以去計勸淵聖有旨命公為東京留守公為淵聖力陳所以不可去者且言唐明皇

潼關失守即時幸蜀宗社朝廷碎于賊手累年然後
僅能復之范祖禹以謂其失在于不能堅守以待勤
王之師令陛下初即大位中外欣戴四方之兵不日
可集虜騎必不能久留捨此而去如龍脫于淵車駕
朝發而都城夕亂雖臣等留守何補于事伏乞細思
淵聖意頗回而內侍王孝竭從旁奏曰中宮國公已
行陛下豈可留此淵聖色變降旨曰卿等毋留朕〻
將親往陝西起兵以復都城決不可留此公泣拜俯
伏淵聖前以死邀之會燕趙二王至亦以固守為然

淵聖意頗定即取紙御書可回二字用寶俾中使追
還中宮國公因顧公曰卿留朕治兵禦寇專以委卿
不啻稍有疎虞公皇恐再拜受命是夕宿于尚書省
遣中使令宰執供軍令狀詰旦決行五日公自尚書
省趨朝道路紛〻復傳有南狩之事太廟神主已出
寓太常寺矣至祥曦殿則禁衛皆擐甲乘輿服御皆
已陳列六宮襆被皆將升車矣公遑遽無策因厲聲
謂禁衛皆呼曰願以死守宗社不居此將安之公因
拉殿帥王宗濋等入見曰陛下昨夕已許臣留今復

戒行何也且六軍父母妻子皆在都城豈肯捨去萬
有一中道散歸陛下孰與為衛且虜騎已逼彼知乘
輿之去未遠健馬疾追何以禦之淵聖感悟始命輟
行公謂宰執曰敢有異議者斬因出祥曦殿傳旨宣
示禁衛皆拜伏呼萬歲其聲震地復入勸淵聖御樓
以見將士淵聖可之駕登宣德門宣執百官將士班
樓前起居復降步輦勞問將士公與吳敏擬數十語
敘金人犯順欲危宗社決策固守各令勉勵之意俾
閤門官宣讀每讀一句將士聲喏須臾六軍皆感泣

流涕于是固守之議始決是日以公為親征行營使
一切許以便宜從事自車駕御樓之後方治都城四
壁守具以百步法分兵備禦每壁用正兵萬二千餘
人而保甲居民廂軍之屬不與焉凡防守之具無不
畢備又團結馬步軍四萬人為前後左右中軍〻八
千人日肄習之以前軍居東水門外護延豐倉〻有
粟豆四十萬石其後勤王之師集城外者賴之以濟
以後軍居東門外占樊家岡使賊騎不敢近而左右
中軍居城中以備緩急自五日至八日治戰守之具

粗畢而賊馬已抵城下是夕攻西水門公臨城捍禦斬獲百餘人自初夜防守達旦始保無虞翌日賊攻酸棗封邱門公慮城上兵卒不足用乞禁衛班直善射者千人以從傳旨如所乞賊渡濠以雲梯攻城公命班直乘城射之皆應弦而倒公登城督戰激勵將士人皆賈勇近者以手砲檑木擊之遠者以神臂弓强弩射之又遠者以牀子弩座砲及之而金賊有乘筏渡濠而溺者有登梯而墜者有中矢石而踣者甚衆又令壯士數百人縋城而下燒賊雲梯數十座斬獲酋首十餘級皆耳有金環淵聖遣中使勞問降親筆褒諭有公畧之志朕記于心及公悉心捍禦朕皆知之等語特給內庫酒銀絹等以頒將士人皆歡呼自卯至申未間殺賊數千人賊知城守有備不可以攻乃退師因遣使隨李鄴請和抵城下已昏堅欲入城公傳令輒開門者斬竟俟天明乃入實初十日也淵聖御崇政殿引入使對出幹离不書進呈道所以舉師犯中國之意聞上內禪願復講和乞遣大臣赴軍前議所以和者公因請行淵聖不許曰卿方治兵

不可命李梲奉使鄭望之高世則副之宰執退公留身問所以不遣之旨淵聖曰卿性剛不可以往公對曰今虜氣方銳吾大方兵未集固不可以不和然所以和者得策則中國之勢遂安不然禍患未已宗社安危在此一舉臣恐李梲等柔懦而悞國事也因為淵聖反覆具道所以不可割地及過許金幣之說淵聖頗以為然李梲是日至軍中畏辱命北面再拜膝行而前金人出事目一紙付梲等達朝廷梲唯唯不能措一辭金人笑之曰此一婦人女子耳自是有輕朝廷心十一日梲至自軍前宰執同對于崇政殿進呈金人所須事目須金五百萬兩銀五千萬兩絹綵一百萬匹馬駞騾驢之屬各以萬計尊其國主為伯父凡燕雲之人在漢者悉歸之割太原中山河間三鎮之地又以親王宰相為質乃退師且道其語宰執震恐欲如其數悉予之公引前議力爭以謂尊稱及歸朝官如其所欲固無害犒師金幣所索太多當量予之太原中山河間國家屏蔽號為三鎮其實十餘郡地塘濼險阻皆在焉割之何以立國又保塞翼宗

順宗僖宗三祖陵寢所在子孫奈何與人至于遣質即宰相當往親王不當往爲今日計莫若擇使與之往返熟議道所以可不可者金幣之數令有司會計所有續具報稿留數目大兵四集彼以孤軍入重地勢不能久留雖所得不滿意必求速歸然後與之盟以重兵出衛之彼且不敢輕中國其和可久也宰執皆不以爲然方謂都城破在旦夕肝腦且塗地尚何有三鎭而金幣之數又不足較也淵聖爲群議所惑凡爭論兩時無一人助公言者公自度力不能勝衆說因再求去淵聖慰諭曰不須如此卿第出治兵益固城兵恐金人鼓我此徐議可也公被旨不得不出復前進曰金人所須宰執欲一切許之不過欲取一時之逸不知他日禍付何人能爲陛下了此願更審處後悔恐無所及因出至城北壁復回尚冀可以力爭而誓書已行矣所求悉皆予之今上皇帝方在康邸俾同少宰張邦昌爲質于金人軍中公無如之何則爲之留三鎭詔書戒中書吏以輒發者斬度凡使四方勤王之師集以爲後圖而宰執裒聚金銀自乘

輿服御宗廟供具六宮官府器皿皆竭取復率之于臣庶之家金僅及三十萬兩銀僅及八百萬兩宰執以金銀之數少惶恐再拜謝罪公獨不罪謝于是王孝廸建議欲盡括在京官吏軍民金銀揭長榜于通衢立限輸官限滿不輸者斬之許奴婢親屬及諸色人告都城大擾限既滿得金二十餘萬兩銀四百餘萬兩而民間藏蓄爲之一空公奏淵聖曰收簇金銀限滿民力已竭復許告訐恐生內變外有大敵而民心變不可不慮淵聖曰卿可往收榜歸行營使移牒王孝廸照會人情乃安自十五日四方勤王之師漸有至者自數萬人公爲于四壁置統制官招集之至十七八間統制官馬忠以京西募兵至遇金人于鄭州南門外乘擊之殺獲甚衆金人始懼遊騎不敢旁出而自京城以來南民始奠居矣二十日种師道姚平仲以涇原秦鳳兵至公奏淵聖曰勤王之師集者漸衆兵家忌分節制歸一乃克有濟願令師道平仲等聽臣節制而宰執間有密建白以爲不可者于是別置宣撫司以師道簽書樞密院事充河北河東京畿

宣撫使以平仲為宣撫司都統制應西兵及四方勤王之師並隸宣撫司都統制應西兵又撥前後軍之在城外者屬之而行營司所統者獨左右中軍而已淵聖屢申飭兩司不得侵紊節制既分不相統一宣撫司所欲行者託以機密往、不復關報公私憂之自議和誓書既行之後金人益肆需索無所忌憚凡勤王之師既集西兵將帥日至淵聖意方壯而又聞金人擄掠城北屠戮如故城外墳墓殘毀發掘殆盡始赫然有用兵之意公贊淵聖曰易以謙之上六稱利用行師征邑國師之上六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蓋謙之極非利用行師不足以濟功師之成非戒用小人不足以保治今陛下之于金人屈已講好其謙極矣而金人貪婪無厭兇悖已甚其勢非用師不可然功成之後願陛下以用小人為戒使金人有所懲創不敢有窺中國之心當數十年無夷狄之禍不然一日縱敵數世之患憂未艾也二十七日公與李邦彥吳敏种師道姚平仲折彥質同對于福寧殿議所以用兵者公奏淵聖曰金人之兵將其實數不過六

萬人又大半皆奚契丹渤海雜種其精兵不過三萬人吾勤王之師集城下者二十餘萬固已數倍之彼以孤軍入重地正猶虎豹自投于檻穽中當以計取之不可以角一旦之力為今之計莫若扼河津絕糧道禁抄掠分兵以復畿北諸邑俟彼游騎出則擊之以重兵臨賊營堅壁勿戰如周亞夫所以困七國者俟其芻糧之人馬疲然後以將帥檄取誓書復三鎮縱其歸半渡而後擊之此必勝之計也淵聖意深以為然衆議亦允期即分遣兵以二月六日舉事約已定而姚平仲者古之子屢立戰功在道君朝為童貫所抑未嘗朝見至是淵聖以其驍勇召對內殿賜予甚厚平仲武人志得氣滿勇而寡謀謂大功可自有之先期于二月一日夜親率步騎萬人以刼金人之寨欲生擒所謂幹離不者取今上皇帝以歸雖种師道宿城中不知也公時以疾給假卧行營司夜半淵聖遣中使降親筆曰平仲已舉事決成大功卿可將行營司兵出封邱門為之應援公具劄子辭以疾且非素約兵不預備斯須之間中使三至責以軍令不

得已力疾分命諸將解范瓊王師古等圍斬獲甚衆復令中軍公親卒將士以神臂弓射却之是夜宿于城外而平仲者一夕劫寨爲虜所覺殺傷相當所折者不過十餘人旣不得所欲卽恐懼遁去宰執臺諫鬨然謂西兵勤王之師及親征行營司兵皆爲金人所殲無復存者淵聖震恐有詔不得進兵而幹离不遣使以謂用兵特將帥所爲不出上意請再和李邦彥于淵聖前語使人曰用兵乃大臣李某與姚平仲結約非朝廷意僉議欲縛公以予之使人及以爲不可遂罷公尚書右丞親征行營使以蔡懋代摠兵蔡懋會計行營使兵所失才百餘人西兵及勤王之師折傷千餘人外餘並無故乃知朝廷前所聞之非是夕淵聖賜親筆慰勞且令吳敏宣諭將復用之意公感泣謝恩方欲丐歸田廬而太學生陳東與諸生千餘人詣闕上書明公及師道之無罪不當罷軍民聞之不期而集者數十萬人塡塞馳道街巷呼聲震地舁登聞鼓于東華門擊破之軍民必欲見公及師道乃去于是淵聖遣中使召公及師道入對公聞命惶

懼固辭不敢行而宣召絡繹不得已入見淵聖于福寧殿閤子中公泣拜請死淵聖亦泣有旨復公尚書右丞充京城四壁守禦使公固辭淵聖不允俾出東華門至右掖門一帶安撫軍民公稟聖旨宣諭乃稍散去再對于福寧殿淵聖命公復節制勤王之師先放遣民兵蓋不復有用兵意也所留三鎭詔書公旣罷乃遣宇文虛中齎詔金人軍中是夕公宿于咸豐門以金人進兵門外治攻具故也先是蔡懋號令將士金人近城不得輙施放有引砲及發牀子弩者皆杖之將士憤怨公旣登城令施放自便能中賊者厚賞之夜發霹靂砲以擊賊軍皆驚呼翌日薄城射却之乃退金人自平仲劫寨及封邱門接戰之後頗有懼意旣得三鎭之詔及肅王爲質卽不俟金幣數足遣使告辭初十日遂退師十三日宰執對延和殿公奏淵聖曰澶淵之役雖與大遼盟約而退猶更遣重兵護送之蓋恐其無所忌憚肆行擄掠故也金人退師今三日矣盍遣大兵用澶淵故事護送之宰執皆以爲太早公固請之淵聖以公言爲然可其請是日

分遣將士以兵十餘萬數道並進戒諸將度便利可
擊則擊之金人厚載而歸輜重既衆驅擄婦女不可
勝計意氣驕甚擊之決有可勝之理將士踴躍以行
十四日除知樞密院事封開國伯食邑八百户食實
封一百户十七日澤州奏黏罕既破忻州代州圍太
原陷威勝軍入南北關陷隆德府遂次高平朝廷震
懼恐其復渡河而南宰執咎公盡遣城下兵以追斡
离不之師將無以支吾公曰斡离不之師既退自當
遣兵護送黏罕之師雖來聞既和亦當自退決無他

度而執政中有密啟淵聖者悉追還諸將之兵諸將
之兵及斡离不之師于邢趙間相去二十里金人聞
大兵且至莫測多寡懼甚其行甚速而諸將得追詔
即還公聞之于淵聖前力爭得旨復遣而諸將之還
已五程矣雖復再進猶與金人相及于滹池河然相
士知朝廷之議論二三悉解體不復有邀擊之意第
遠護之而已于是金人復旁出抄掠及深祁恩冀間
其去殊遠緩而黏罕之兵聞已和果退如公言乃命
師道為河東燕北宣撫使駐滑州而以姚古為制置

使總兵以援太原种師中為制置使總兵以援中山
河間諸郡先是公乞力守三鎮不可割之議朝廷僉
議以祖賦歸之求保祖宗之地故也三月詔以道君
回鑾命門下侍郎趙野為奉迎使初恭謝行宮所以
都城圍閉止絕東南遞角又止東南勤王之師又令
綱運于所在卸納泗州官吏以聞朝廷不以為然道
路籍〻且言有他故道君遂次南都欲詣亳州上清
宮燒香及取便道如西都淵聖憂之每有御書至必
及朝廷改革政事又批道君太上皇后當居禁中出

入正門又批吳敏李棁令一人來莫曉聖意公奏淵
聖曰所以欲臣及吳敏來無他欲知朝廷事耳吳敏
不可去陛下左右臣願前奉迎如蒙道君賜對臣且
闈城以來事宜以釋兩宮之疑決無他慮淵聖初不
許公力請之乃聽即令齎御書達道君行宮既次陳
留縣狄口遇道君太上皇后船公幄前奏事朝廷見
以擷景園為龍德宮奉道君太上皇后蓋遵稟道君
十二月二十三日聖旨指揮道君太上皇后曰已將
旨令居禁中公對曰天下大義惟禮與情〻欲其通

而禮所以節文之以皇帝聖孝陛下聖慈母子之情豈復有間但稽之三從之義道君居龍德宮而殿下居禁中于典禮有所未安朝廷討論但欲合于典禮以慰天下之望两宮安則天下安矣道君太上皇后曰朝廷須是措置令是則得公拜辭登舟復傳敎旨曰相公所論甚有理公以前語具劄子奏且云道君太上皇后已有許居龍德宮意願一切不示疑阻以昭聖孝撫南都道君御幄殿公升殿奏事具道淵聖皇帝聖孝思慕欲以天下養之意道君泣數行下曰

皇帝仁孝天下所知且奬諭曰都城守禦宗社再安相公之力為多公因出劄子乞道君早回鑾輿不須詣亳社西都以慰天下之望道君慰勞再四因曰相公頃為史官緣何事去公對曰臣昨任左史得侍清光者凡一年以狂妄論列都城水災伏蒙聖恩寬斧鉞之誅迨今感戴道君曰當時宰執中有不喜公者公跪謝因奏曰臣昨論水災實偶有所見天地之變各以類應正為今日兵革攻圍之兆災異變故譬猶一人之身病在五臟則發于氣色形于脉息善醫者能知之所以聖人觀變于天地而脩其在我者故能制治保邦而無見亂之憂也道君以為然因詢虜騎攻圍都城守禦次第公具以實對道君復曰賊既退師方渡河時何不邀擊公曰朝廷以肅王在金人軍中故不許道君曰為宗社計豈復論此公于是歎數道君天度之不可及也語既浹洽道君因宣諭行宮止遞角等三事只緣都城已受圍恐為金人所得知行宮所在非有他也公奏曰方艱危時两宮隔絶彼此不相知雖朝廷應副行宮事亦不容無不至者在

聖度照之而已道君因詢朝廷近事如追贈司馬光及毀拆夾城等凡二十餘事公逐一解釋復奏曰皇帝小心仁孝惟恐一有不當道君太上皇帝意者每得御批詰問輙憂懼不進膳臣竊譬之人家尊長出而以家事付之子弟偶遇强盜刼掠須當隨宜措置為尊長者正當以能保田園大計慰勞之不當問其細故今皇帝傳位之初陛下廵幸適當大敵入寇為宗社計政事不得不小有變革今宗社無虞四方以寧陛下回鑾臣以謂宜有以大慰安皇帝之心者其

他細故一切勿問可也道君感悟曰公言極是朕只緣性快問後即使無事因出内玉帶金魚袋古象簡賜公曰行宮人得公來皆喜以此慰其意使可佩服公固辭不允因服之以謝宣諭曰本欲往亳州太清宫以道路阻水不果又欲居西路以皇帝懇請之勤已降指揮更不戒行公先歸達此意安慰皇帝因袖中出書付公仍宣諭曰公輔助皇帝扞賊守宗社有大功若能調和父子間使無疑阻當書青史垂名萬世公感泣再拜受命辭訖即行先具劄子以所得道

君聖語奏知淵聖批答曰覽卿來奏知奏對之語忠義煥然朕甚嘉之二十五日還抵闕下進呈道君御書具道所以問答之語淵聖嘉勞久之二十七日宰執進呈車駕出郊迎奉道君儀注耿南仲建議欲盡屏道君左右内侍出榜行宮門敢留者斬先遣人搜索然後車駕進見公以為不必如此示之以疑南仲曰或之者疑之也古人于疑有所不免公曰古人雖不免于疑然貴于有所決斷故書有稽疑易曰以斷天下之疑惝疑情不解如所謂窃鈇者則為患不細

南仲紛紛不已公奏曰天下之理誠與明疑與闇而已誠則明明則愈誠自誠與明推之可至于堯舜疑則必闇闇則愈疑自疑與闇推之其患至有不可勝言耿南仲當以堯舜之道輔陛下而其人闇而多疑所言不足深採上笑之南仲怫然怒甚既退再召對于睿思殿南仲忽起奏曰臣適遇左司諫陳公輔于對班中公輔乃二月五日為李某結士民伏闕者豈可處諫議乞送御史臺根治上及宰相皆愕然公奏曰臣適與南仲辨論于延和殿實為國事非有私意

而南仲銜臣之言故有此奏伏闕之事陛下素所鑒察臣不敢復有所辨今南仲之言如此臣豈敢留顧以公輔事送有司臣得乞身待罪上笑曰伏闕士庶以億萬計如何結約朕所知卿不須如此南仲猶不已公因再拜辭上而出不復歸府入劄子求去章凡十餘上皆批答封還不允道君皇帝以三日入國門公扈從朝于龍德宮訖復上章懇請求罷和樞密院事并繳進劄子以謂今日朝廷方禍亂敉寧之初正當以別白是非為先廟堂之上是非不明何況天下

若以南仲之言為是朝廷自當付之有司根治黨與誠果有之臣則首當在誅夷之列若以南仲之言為非則當明告中外洞然曉知使臣不受黯闇之謗臣之于此豈得不便辨必若朝廷重惜大體欲兩全之莫若與臣一宫祠使歸田里上降手詔數百言不允有曰廼者虜在近郊士庶伏闕一朝倉猝衆數十萬忠憤所激不謀同辭此豈人力也哉不悅者造言何所不可故卿不自安殊不知朕深諒卿之不預知也復令徐處仁吴敏諭旨又召至内殿面加慰諭且曰

賊馬方退正賴卿協濟艱難前事不足介懷宜為朕少留辭意懇惻公不得已就職虜騎出境公具奏乞用富弼守禦二策分兵控扼要害之地又乞脩邊脩防秋仍用李邈措置塘濼水櫃等事批答依奏又具劄子乞措置三鎮及詔在廷之臣集議擇其所長而施行之于是條具所以脩邊禦敵者凡八事其一謂以太原真定中山河間建為藩鎮又分兵濱棣德滄建横海軍一道如諸鎮之制其二謂河北河東保甲宜專遣使團結訓練令各置器甲為收字用印給之

蠲免租賦以償其直三謂復祖宗監牧之制其四謂河北塘濼不復開濬又自安肅廣信以抵西山益增廣宜專遣使以督治之其五謂河北河東州縣城池皆當築城民有所恃而安其六謂河北河東州縣經賊馬殘破蹂踐去處宜優免租賦以賑卹之其七謂宜復祖宗加擡糧草鈔法一切以現緡走商賈而實塞下其八謂復祖宗解鹽舊制淵聖俾宰執同議而其間所論異同公力爭之不能得大抵自賊馬既退道君還宫之後朝廷恬然遂以為無事防邊禦寇之

策置而不問公切憂之惟兵事樞密院可以專行乃與同知樞密院事許翰議淵聖前以謂今秋虜必再至宜詔天下起兵防秋為捍禦之計且將上得旨頒行然後關三省其間猶有以為不須如此者公又乞降旨在京許監察御史以上在外監司郡守帥臣各薦才武智略大小使臣樞密院籍記姓名量才録用淵聖從之二十四日以覃恩轉太守大夫吴敏建議欲置詳議司檢詳祖宗法制及近年弊政當改革者次第施行之詔以公為提舉官命既行為南仲沮止

公奏淵聖曰陛下即大位于國家艱危之時宜一新政事朝廷玩愒未聞有所變革近欲置司討論尋復罷之今邊事方棘調度不給前日爵祿冒濫耗蠹邦財者宜相裁抑以足國用淵聖以為然委公條具以聞公上三十餘事謂使至遠郡刺史祖宗本以待勳臣今皆以戚里恩澤得之除邊功外宜悉換授守衛官以抑其濫又三省堂吏祖宗時轉官正于正郎崇觀間始許轉至奉中大夫今宜復祖宗之制餘皆類此淵聖深然之降付三省已而揭榜通衢曰知樞密

院李杲陳請裁減下項又榜東華門曰守禦使司給諸軍卸甲錢多寡不均御前特再行等第支給而守禦使司初未嘗給卸甲錢也公聞之驚駭徐詢所以乃執政間有密白淵聖以公得都城軍民之心欲以此離散之心公始憂懼不知死所矣方欲丐罷五月初省守禦使司補進武副尉二人具狀奏知淵聖批出有惟辟作福惟辟作威大臣專權浸不可長之語公惶懼于淵聖辨明曰始親征行營及守禦使司得旨一切以便宜行給空名文武告勅宣帖等三千餘

道自置司以來用過三十一道而已此二人乃齎御書蠟書至太原當時約以得回報即與補授故今以名帖補訖奏聞乃遵上旨非專權也且叙孤危之蹤為人所中傷者非一願罷職任乞骸骨以歸田里淵聖溫顏慰諭以謂偶批及此非有他意公待罪丐去章十餘上皆批答不允遣使宣押歸府公翌日又見淵聖曰人主之用人疑則當勿任〻則當勿疑而大臣以道事君不可則止今陛下惑于人言于臣不能無疑又不令臣得去不知聖意何在淵聖安慰久之

公自此多在告日欲去而未能會种師中歿于軍前師道以病告歸執政有密建議以公為宣撫使代師道者初黏罕之師至太原城下太原堅壁固守黏罕屯兵圍之悉破諸縣為鏁城法以困太原姚古進師復隆德府威勝軍既南北關累出兵互有勝負然未能解太原之圍于是詔种師中由井陘道與姚古犄角應援太原師中進次平定軍乘勝復壽陽榆次諸縣不設備有輕金人之意又輜重犒賞之物悉留真定金人乘間衝突諸軍以神臂弓射却之欲賞射者

吏告不足而罷士皆憤怨相與散去師中為流矢所
中死之師道駐滑州復以老病丐罷淵聖納議者之
說決意用公宣撫兩路韶將士解圍一日召對諭所
以欲遣行者公再拜力辭自陳書生不知兵在圍城
中不得已為陛下料理兵事實非所長今使為大師
恐不勝任且誤國死不足以塞責淵聖不許即命尚
書省出勅令面受公奏曰藉臣不量力為陛下行亦
須擇日受勅今拜大將如召小兒可乎淵聖乃許別
日受公退師即移疾乞致仕力陳不可為大師且云

此必有諫議不容臣于朝者章十餘上之並批荅不
允且督令受命于是臺諫相繼上言公不當去朝廷
淵聖皆以為大臣游說乍去之乃無敢言者或謂公
曰公知上所以遣行之意乎此非為邊無事乃能緣
此以去公則都人無辭耳公堅卧不起譏者並得以
行其說上且怒將有杜之賜奈何公感其言且起受
命淵聖錄裴度傳以賜公入劄子具道吳元濟以區
區環蔡之地抗唐室與金人强弱固不相侔而臣曾
不足以望裴度萬分之一且言寇攘外患有可掃除

之理而小人在朝蠹害本根浸長難去其患有不可
勝言者謂宜留神照察在於攘逐戎狄之先朝廷既
正君子道長則所以捍禦外患者有不難也今取裴
度論元稹魏洪簡章疏節其要語輙塵天聽淵聖優
詔寵荅宣撫司得兵二萬人分為五軍時勝捷兵叛
于河北遣左軍往招撫之又遣右軍屬宣撫副使劉
韐又以解潛為制置副使代姚古以折彥質為河東
幹當公事與潛治兵于隆德府宣撫司見兵實有萬
二千人所得銀絹才二十萬期以六月二十二日啟

行而庶事未辦集乞量展行期淵聖批曰遷延不行
豈非拒命公惶懼入劄子辯所以未可行者且曰陛
下前以臣為擅權今令以臣為拒命方以大師解重
圍而以專權拒命之人為之無乃不可願并罷樞筦
之任乞骸骨以歸田里淵聖趣召數四公入見具道
所以為人中傷致上聽不能無惑者祗以二月五日
士庶伏闕事今奉命出使無緣復望清光淵聖驚曰
卿止為朕巡邊便可還闕公曰臣之行無有復還之
昔范仲淹自參知政事出安撫西邊過鄭州見呂夷

簡語楚出之意是簡曰叅政豈復可還其後果然今臣以愚直不容于朝使臣既行之後無沮難無譏謗無錢糧不足之患則進而死敵臣之願也萬有一朝廷執議不堅臣自度不能有所為即須告陛下求代罷去陛下亦宜察臣孤忠以全君臣之義上頗感動乃以二十五日戒行前期錫燕于紫宸殿又賜御筵于瓊林苑所以賜勞甚渥公犒軍訖號令將士斬祥將焦安節以狗初安節隸姚古帳下在威勝軍虛傳賊馬且至安節鼓扇衆情勸姚古退師至隆德又勸

適去于是兩郡之人皆驚擾潰散而初無賊馬至是從姚古還聞公名斬之人皆以為當翌日進師以七月初抵河陽入劉子以畿邑汜水開西都河陽皆形勝之地城壁頹圮當治脩治今雖曉然併力為之尚及也又因望拜諸陵具奏曰臣總師道出鞏洛望拜陵寢潸然流涕恭惟祖宗創業守成垂二百年聖〻傳授以至陛下適值艱難之秋內侵中國勢弱此誠陛下嘗膽思報勵精求治之日願深考祖宗之法一二惟行之進君子退小人無以利口善論言為足信

無以小有才未聞君子之大道為足使益固邦本以圖中國之興上以慰安九廟之靈下以為億兆蒼生之所依賴天下幸甚相公陛辭日為上道唐恪聶山之為人陛下信任之篤直誤國故于此申言之上批答有銘記于懷之語留河陽十餘日訓練士卒脩整器甲之屬進次懷州自出師侈禁士卒不得擾民有赴奪婦人釵子者立斬以狗拾遺棄物决脊黥配逃亡捕獲皆斬以故軍律嚴肅無敢犯者公嘗以為步不勝騎〻不勝車于是造車千餘輛日肄習之俟防

秋之兵集以謀大舉而朝廷降旨凡詔書所起之兵悉罷減之公上疏力爭大畧以謂今河北賊馬出沒並邊諸郡塞柵相連兵不少休太原之圍未解而河東之勢甚危秋高馬肥決須深入宗社安危殆未可知故臣輙不自揆措畫降詔團結防秋之兵不過十萬人使一一皆到果能足用而無賊馬渡河之警乎臣被旨出使去清光之日未几朝廷已盡改前日詔書所團結之半罷去大半若以謂太原之圍賊馬不多不攻自解則自春徂秋攻守半年曾不能得其實

數姚种二師以十萬之師一日皆潰後未嘗有所傷
卹不知何以必其數之不多今河北河東州郡日告
危急乞兵皆以三五萬為言而半年以來未有一人
一騎可以副某求者防秋之兵甫集又皆遣罷若必
以謂不須動天下之兵而自可無事則臣誠不足以
任此責陛下胡不遣建議之人代臣坐致康平而為
北援丶也未報聞再具奏曰近降指揮減罷防秋之
兵臣所以深惜此事者一則河北防秋闕人恐有疎
虞二則一歲之間再令起兵又再止之恐無以示四

方大信夫以軍法勒諸路起兵而以寸紙罷之臣恐
後時有所號召無復應者矣竟不報淵聖曰以御批
促解太原之圍而宣撫副使制置副使察訪使幹當
公事都統制皆承受御前處分事得專達進退自如
宣撫司雖有節制之名特文具耳公奏淵聖以節制
不專恐誤國事雖降指揮約束而承受專達自若也
公極為淵聖論節制不專之弊又分路進兵賊以全
力制吾孤軍不若合大兵由一路進會范世雄以湖
南兵至即荐為宣撫判官方欲會合親率師以討賊

而朝廷之議變矣初賊騎既出境即遣王雲曹矇使
金人軍中議以三鎮兵民不肯割地願以租賦代割
地之約至是遣回有許意其實以款我師非誠言也
朝廷信之耿南仲唐恪尤主其議意謂非歸租賦則
割地以賂之和議可以決成乃詔宣撫司不得輕易
進兵而和議之使紛然于路矣既而徐處仁吳敏罷
相而相唐恪許翰罷同知樞密院事而進用聶山陳
過庭李回等吳敏復以內禪事責授散官安置涪州
窃歎曰事亡可為者矣因入表劄奏狀丐罷初唐恪

謀出公于外則處仁敏翰可以計去之數人者去則
公亦不能留也至是皆如其策章數上猶降詔批荅
不允公具奏道所以才能不勝任者且得昏憒之疾
不罷決誤國并叙曩日榻前之語于是淵聖命种師
道以同知樞密院事巡邊交割宣撫司職事召公赴
闕且俾沿河巡視防守之具公連上章乞罷知樞密
院事守本官致仕九月初交割宣撫司一切職事與
折彥質公行至封邱縣十八日除觀文殿學士知揚
州具奏辭免不敢當且上疏言所以力丐罷去者非

非愛身怯敵之，故特事有不可為者難以虛受其責始宣撫司得兵若干并防秋人兵若干今屯駐某處皆不曾用始朝廷應副銀絹計錢若干又御前降到數目若干除支官兵食錢并犒賞外今皆椿留懷州及在京降賜庫具有籍可考按也臣既罷去恐不知者謂臣喪師費財惟在陛下遣使覈實雖臣自以不才丐罷願益擇將帥撫馭士卒與之捍禦金人狡獪謀慮不淺和議不可專恃一失士卒心無與禦侮則天下之勢去矣臣自此不復與國論敢冒死以聞既

而言者果謂公主專戰議喪師費財于是自落職提舉亳州明道宮責授保靜軍節度副使建昌軍安置又以公上疏辨論謂退有後言再謫寧江

梁溪先生文集附錄年譜終

梁溪先生文集附錄

行狀中

建炎元年春行次長沙被閏十一月三日旨揮復元官除資政殿大學士領開封府事時金寇再犯闕前日以和議為然者舉皆誤國渊聖感悟故復召公然都城圍閉道路阻絕久之方聞命即率湖南勤王之師入援王室傳元帥府檄方審都城不守二聖播遷號慟几絕次太平州覩上登寶位赦書悲喜交集是時金陵為叛卒周德所據囚帥臣殺吏民焚舟船劫官府公廨即遣使臣齎文檄諭之令聽稟節制勤王之師乃肯釋甲然桀驁不以時登舟擅驅不當行士卒欲乘間遁去既次金陵因與權安撫使謀誅其首惡四十六人而以其徒千餘人令提舉常平王公枋統之以行因奏表詣行在賀登極且辭領開封府之命上書論時事次實應聞降麻告廷除正議大夫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隴西郡開國侯加食邑七百戶食實封三百戶公荷上特達之知感極而繼之以泣行次虹縣始被受尚書省劄子有旨趣召蓋行在

前此不知公由江淮以來也次會亭上遣中使王嗣昌傳宣撫問賜銀合茶藥次毅執御史中丞顏岐進人投文字封以御史臺印乃論公不當為相章疏大意謂邦張昌為金人所喜雖已為三公郡王宜更加同平章事增重其禮公為金人所惡雖已命相宜及其未到罷之置之閑地前後凡五章皆不降出故岐封以示公欲公之留外而不進也公乃知命相蓋出于淵衷獨斷而外庭所以沮之者無所不至益以感涕會復遣使趣召遂行者有旨賜御筵于金果園龍

圖閣學士兼侍讀董耘來傳上旨云嘗遣從事郎劉默齎御書由湖北送卿書中有學窮天人忠貫金石生民之命急于倒掛諒非不世之才何以協濟事功語公感泣流涕遂如行在上遣使趣見進對于內殿見上叙致不覺涕泗之橫流上亦感動因奏曰金人不道專以詐謀取勝中國而朝廷不悟一切墮其計中自古夷狄之禍中國未有若此之甚賴天祐我宋大命未改使故陛下總師于外為天下臣民之所推戴興衰撥亂持危扶顛內脩政事外攘夷狄以還二聖以撫萬邦皆責在陛下與宰相而考謹之際首及微臣自視闕然不足以仰副陛下知遇之意伏望追寢成命上曰朕知卿忠義智畧甚久在靖康時宣力為多特為同列所不容故使卿以非罪去國而國家有禍故如此朕嘗欲言于淵聖欲使夷狄畏服四方安寧非相卿不可今朕此志已定卿其勿辭公頓首泣謝且道董耘所傳聖語荷知如此雖糜捐不足以報德然臣未到行在數十里間御史中丞顏岐封示論臣章疏謂臣為金人所惡不當相為如臣愚惷但

知有趙氏不知有金人固宜為其所惡然岐之論臣謂才不足以任宰相則可謂為金人之所惡不當為相則不可臣愚不知其所喜者為趙氏耶其所惡者為趙氏耶今陛下用臣斷自淵衷而岐之論如此如臣迂踈自知不足以當重任但願一望清光以歸田里至于陛下命相于金人所喜所惡之間更望聖慮有以審處于此上笑曰岐嘗有此言朕告之以如朕之立恐亦非金人之所喜者岐無辭而退此不足卹公奏曰陛下天縱聖明固不難察此然臣才力淺薄

實不足以勝任因出劄子再拜力辭上慰諭久之遣御藥邵成章宣押赴都堂治事時六月一日也翌日有旨立新班奏事對于內殿同執政奏事訖力陳不敢當一相之任上曰卿素以忠義自許豈可于國家艱危之時而自圖安逸朕決意用卿非自今日社稷生靈賴卿以安卿其無辭公感泣再拜曰臣愚陋無取不意陛下知臣之深也然今日之事持危扶顛以創業為法而圖中興之功在陛下而不在臣昔管仲語齊桓公曰不能知人害霸也知而不能用害霸也

用而不能任害霸也任而不能信害霸也能信而又使小人參之害霸也夫知人能信任之而參以小人猶足以害霸況于為天下而欲建天下之業乎方靖康之初淵聖皇帝慨然有圖治之意而金人退師之後漸謂無事是非雜揉且和且戰初無定議如臣者徒以愚直好論事為衆人不容于朝使總兵于外而人不使之得節制諸將自度不足以任責乞身以退而讒譖竄逐必欲殺之而後已賴淵聖察臣孤忠特保全之卒復召用然已無及矣不謂今日遭遇陛下

龍飛初無左右先容之助徒採虛聲百加識擢付以宰柄顧臣區區何足以仰副圖治責成之意然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如臣孤立寡與更望聖慈察管仲害霸之言留神于君子小人之間使臣得以盡志畢慮圖報涓埃雖死無憾昔唐明皇欲相姚崇崇以十事要說皆中一時之病類多施行後世美之臣嘗慕其為人今臣亦敢以十事仰干天聽陛下度其可行者願賜施行臣亦敢受命其未合聖意者願賜折難臣得以盡其說上可之公因出劄子奏陳一曰議國事

大略謂中國之御夷狄能守而後可以戰能戰而後可和而靖康之末皆失之今欲戰則不足欲和則不可莫若自治專以守為策俟吾政事修士氣振然後可議大舉其二曰議巡幸大略謂車駕不可不一到京師見宗廟以慰都人之心度未可居則為巡幸之計以天下形勢觀之長安為上襄陽次之建康又次之皆當詔有司預為之備其三曰議赦令大略謂祖宗登極赦令皆有常式前日赦書一切以張邦昌偽赦為法如赦惡逆還人循資責降罪廢官盡復官職

皆從濫不可行得當改以正法祖宗其四曰議僭逆大畧謂張邦昌為國大臣不能臨難死節而挾金人勢易姓建號其後不得已乃始奉迎朝廷尊崇之為三公郡王參與大政是非宜正典刑垂戒萬世其五曰議偽命大畧謂國家更大變故鮮伏節死義之士而奉賊旨受偽官以屈膝于其庭者不可以勝數昔肅宗平賊而汙偽命者以六等定罪今宜倣之以勵士風其六曰議戰大畧謂軍政久廢士氣怯惰宜一新紀律賞罰必信以作其氣其七曰議守大畧謂賊情狡獪必須復來宜于沿河江淮措置控禦以扼其衝其八曰議本政大畧謂崇觀以來政出多門綱紀紊亂宜一歸之于中書則朝廷自尊其九曰議久任大畧謂靖康間進退大臣太速功効蔑著宜採擇而久任之以責成功其十曰議修德大畧初云上初膺大命宜益脩孝弟恭儉之德以副四海之望而致中興翌日降出議國是巡幸赦令戰守五劄子餘皆留中次日與執政同奏于內殿進呈議國是劄子上曰今日之策正當如此以此進呈四劄子奏事訖公留身

奏上曰臣愚陋輒以管見十事冒瀆天聽已蒙施行五事如議本政久任脩德三事無可拖行自應留中所有議張邦昌僭逆之罪顯然明白無可疑者當道君朝邦昌在政府者几十年淵聖即位首推為相奉使虜中方國家禍難之時如能以死守節推明天下所以戴宋之義以感動其心虜人未必不悔過而存趙氏邦昌方自以為得計偃然當之正位號處宮禁者月有餘日虜騎既退四方勤王之師集邦昌擅降偽詔以止之又遣郎官分使趙野翁彥國等皆齎空名告數百道以行迨彥國等因其使而四方勤王之師日進邦昌知天下之不與之不得已乃請元祐太后垂簾聽政而議奉迎邦昌僭逆本末如此而議者不同臣請備論而以春秋之法斷之若都城之人則謂因邦昌立而得生且免取再科金銀而德之若元帥府則謂邦昌不待征討遣使奉迎而恕之若天下則謂邦昌建號易姓其奉迎時出于不得已而憤嫉之都城德之元帥府恕之者私也天下憤嫉之者公也春秋之法人臣無將〻則必誅趙盾不討賊則書

以弑君今邦昌已傳位號賊退而止勤王之師非特將與不將而已其罪何如昔劉盆子以宗室當漢室中衰為赤眉所立其後以十萬衆降光武而光武祇待之以不死今邦昌以臣易君其罪大于盆子不得已以身自歸朝廷旣不正其罪又尊崇之以為三公郡王參國政此何理也議者又謂邦昌能全都城之人與宗廟宮室不為無功而陛下登極緣邦昌之奉迎臣皆以為不然譬之臣之室家偶遭寇盜主人之戚屬悉為驅虜而其僕欲奄家望婢奴而有之幸主

人者有子自外歸迫于衆議不得而有乃欲遂以為功其可乎陛下之立乃天下臣民之所推戴邦昌何力之有臣于劄子中論之詳矣方國家艱危陛下欲建中興之業當先正朝廷而尊崇僭逆之臣以示四方其誰不解體又僞命臣僚一切置而不問何以勵天下士大夫之節執政中有議論不同者乞降旨宣召臣得與之廷辯如臣理屈豈復敢言上許之乃令小黄門宣召黄潛善呂好問汪伯彥再對上語之故而潛善主之甚力詰難數四乃屈服然猶持在遠不

若在近之說公曰邦昌當正典刑何遠近之有借使在近當幽縶而反尊崇之如此何也潛善不能對上顧呂好問曰卿在城中知其詳謂如何好問曰邦昌僭逆位號人所共知旣已自歸惟陛下裁處又引德宗幸奉天不挾朱泚行後以為悔以附會潛善不若在近之說公曰呂好問援朱泚以為例非是方德宗之狩奉天朱泚蓋未反也姜公輔以其得涇軍心恐資以為變請挾以行德宗不聽而其後果然今邦昌已僭逆豈可使之在朝廷使道路指目曰此亦一天

子哉因泣拜曰臣不可與邦昌同列正當以笏擊之陛下必欲用邦昌第罷臣勿以為相無不可者上頗感動而汪伯彥亦曰李某氣直臣等不及上乃曰卿欲如何措置公曰邦昌之罪應當誅夷陛下以其嘗自歸貸其歸而遠竄之受僞命者等第謫降可也上曰俟降出卿劄子來日將上取旨翊日同執政進呈潛善猶左右之乃以散官安置潭州次進呈議僞命劄子上顧曰國家顚覆士大夫不聞死節往往因以為利如王及之坐晝衍宅門辱詈諸王余大均誘取

宮韓以為妄卿知之否公奏曰自崇觀以來朝廷不
復敦尚名節故士大夫鮮廉寡耻不知君臣之義靖
康之禍視兩宮播遷如路人然罕有能伏節死義者
在內惟李若水在外惟霍安國死節顯著餘未有聞
願詔京畿諸路詢訪優加贈卹如王及之余大均朝
廷見付御史臺推鞫必得其實臣聞方金人欲廢趙
氏立張邦昌令吳幵莫儔傳等道意往返數四王
時雍徐秉哲奉金人旨追捕宗室戚里令居民結保
不得容隱以株聯屬以往若囚縶然其後廹逍君東

宮后妃親王出郊皆臣子之所不忍言又受偽命皆
為執政此四人者宜為罪首上以詢呂好問而好以
為有之得旨皆散官廣南遠惡州軍安置餘以政論
降內王及之余大均胡偲陳中等以賊濫繫御史臺
候結案日取李若水已贈官外霍安國贈延康殿
學士有死節者令諸路詢訪以聞上曰卿昨日在內
殿爭張邦昌事內侍輩皆泣涕卿今可以受命矣公
拜謝曰自非陛下英睿天斷豈能決斷如此天下不
勝幸甚臣雖愚陋敢不黽勉自力以圖報稱因為上

言今日國勢比之創業為尤難正賴陛下剛健不息
以至誠惻怛之意加之不為動議所搖動先其大者
急者而小者緩者徐圖之信任而責成功臣乃得以
竭盡愚慮以裨補萬一復奏曰人主莫大于兼聽廣
視使下情得以上達陛下即大位以踰月而檢鼓院
猶未置恐非所以通下情而急先務者上曰屢語執
政猶未措置卿可即施行公因請置看詳官而旬于
侍從執事官中選兼應士民上封事候降出簽擬可
施行者將上取旨有旨兼充御營使以覃恩告廷轉

正奉大夫進封開國公加食邑一千戶食實封四百
戶時六月六日也是日聞執政奏于內殿公奏上曰
以今日國勢而視靖康聞其不逮遠甚然而有可為
者陛下英斷于上而群臣輯睦于下庶几草靖康之
風而中興可圖然今日之事須有規模而知先後緩
急之序所謂規模者外禦強敵內銷盜賊修軍政變
士風裕邦財寬民力改弊法省冗官誠號令以感人
心信賞罰以作士氣擇帥臣以任方面選監司郡守
以奉行新政俟吾所自治者政事已修然後可以議

興政舉而問罪金人迎還二聖此規模之大畧也至于所當急而先者莫先于料理河北河東兩路夫河北河東國家之屏蔽也料理稍就然後中原可保而東南可安今河東所鈌者不過忻代太原澤潞汾晉其餘猶存也河北所失者不過洪定懷衛濬四州而已其餘中山河間慶源寶塞雄覇深祁恩冀邢洺磁相信安廣信二十餘郡皆為朝廷守兩路士民兵將所以戴宋者其心甚堅皆推豪傑以為頭領多者數萬少者亦不下萬人如此知名字者已十數處朝廷不因

此時置司遣使有以大慰撫之分兵以援其危急臣恐為金人所守糧盡力困坐受其斃兩路軍民雖懷忠義之心使救援之兵久而不至危急無告必且憤怨朝廷金人因得撫而用之皆精兵也莫若于河北置招撫司河東置經制司擇有才畧者為之使宣諭陛下德意所以不忍棄兩河于夷狄之意朝廷應副錢糧告勅有功者即命以官其能保全一州收復一郡隨其高下以為節度防禦團練使如唐方鎮之制使自為守非特絶其從賊之心又可資其力以禦敵

朝廷久遠無北顧之憂以最今日之先務也僉議亦頗以為然上曰誰可任此者公奏曰陛下倘採用臣策臣當詢訪其人續具奏既退詢于士大夫間多謂張所可以招撫河北傅亮可以經制河東公亦頗聞其為人張所者山東人當靖康間為監察御史朝廷以金人再犯闕欲割棄河北既遣使矣虜騎薄城京國閉所在圍城中獨上言乞以蠟書募河北等地兵淵聖許之蠟書至河北士民皆喜曰朝廷欲棄我于夷狄猶幸以張察院欲救我而用之乎應募者凡七

萬人故所之聲滿河北部勒既定會都城破謀勿果用上即位于南都所首至行在見上論列且條具應募首領姓名人數合措置事件以聞朝廷欲以為郎官奉使河北以董其事會所以察官上章論黄潛善及兄潛厚姦邪不可用恐害新政潛善引去上留之乃謫所鳳州團練副使江州安置是時公未至行在也故衆謂招撫河北非所不可然公以所嘗論潛善之故頗難之不得已一日過潛善閣子中相與款語日前日議置河北招撫司投訪殊無人可以承當獨

以張所可用人以狂妄有言得罪倘能先國事後私怨為古人之所難不亦美乎潛善欣然許諾乃薦之于上且道潛善意上悅有旨授所通直郎直龍圖閣充河北招撫使遣使臣賫劄子召對擧畫稱旨錫五品服內府賜緡錢百萬以備募兵半年錢糧給空名告千餘道以京畿兵千人為衛將佐官屬聽自辟置一切許以便宜從事有朝請郎王奎者真定府人真定府既破率衆數萬保西山屢戰金賊聞上登極自山寨間道來具所謀正與朝廷同能道河北事尤詳

有旨除直秘閣招撫司叅謀官使佐所傅亮者陝西人以邊功得官諳練兵事靖康初至京師上封事請以親王為元帥治兵于河朔其冬復有薦者再召之亮至而都城已破率陝右京西勤王之師兵三萬人至城下屢立功統御將佐士卒如古人斬斬整一無敢犯今者上即位亮詣行在召對除通直郎直秘閣而亮之為人氣勁言直議論不能屈折執政不喜之除知滑州滑兩經殘破無城壁亮上疏自陳曰陛下復歸東都則臣能守滑陛下未歸則臣亦不能守也

執政摘其語以為悖傲不遜降通判河陽府公至行在亮已行使人召之乃來與語連日觀其智畧氣節真可以為大將者且欲試之乃薦于上以為河東經制副使而以觀察使王瓔為使瓔亦陝西人累立邊功僉謂在武臣中可用者上宣諭亮前疏中語公廣上意而奏曰人臣論事言不激切不足以感動人主激切則近謗訕故昔之聽言者必察其所以如果出于謗訕何所逃罪至于有所激而云則必恕之以來諫言如周昌之對高祖劉毅之荅武帝皆人之所難

堪者而二主恕之以其有所激故也亮之言如此但欲激陛下以歸京師耳非有他故願聖度有以含容之且人才難得而將帥之才為尤難如亮者今未見其比異日必能為朝廷立大功氣勁言直乃關陝風俗之常不足深責上乃許如所請並召對賜亮五品服與兵萬人告勅銀絹與川綱之在陝西者詣京西陝西漕臣應副糧草如張所已得旨而遣之初公建議以料理河北河東為所當先者逮後宮降誕皇子率執政入賀公奏上曰皇子降誕考祖宗故事當肆

赦陛下登寶位赦已曠蕩遺河北河東而不及勤王
之師天下尚觖望〻夫兩路為朝廷堅守而赦令不
及人皆謂已棄之何以慰忠臣義士之心而勤王之
師雖不曾用在道路半年擐甲荷戈冒犯霜雪亦已
勞矣疾病死亡者不可勝數恩卹不及後日復有急
難何以使人願曰今赦詔載德意上嘉納故皇子赦
于二者朝廷措置救援不棄之意又詔自今有能收
復兩路已陷州軍及毀解急危保全一方功效顯著
者並除本處節度觀察防禦團練依方鎮法命使臣

齎夏藥編賜兩河守臣得伎命榷貨務印造現錢鈔
遣使齎送兩路州郡命降現錢鈔三百萬貫付河北
東路陝西路漕司廣糴應副兩路命起京東路夏稅
絹于大名府樁管川綱河東衣絹于永興軍樁管以
待兩路支使于是兩路知天子德意人情翕然蠟書
才至日間有破賊捷報虜人圍守諸郡者往〻抽退
且山寨應招撫經制司募者甚衆而潛善建議令馬
忠將所部兵會雄州弓箭手李成所募兵凡五萬人
擣虛入界虜必釋諸郡之圍以自救公曰今日士怯

兵弱恐未可深入莫若使之與張所協力先後濟衛
懷三州而真定可復潛善堅執其意上可之公不欲
力爭乃以忠為河北經制使而以張煥副之煥者陝
西人質朴有謀而善戰其才遠勝于忠既使副忠又
令與張所相應會而煥亦以公之策為然公嘗論京
西湖北為金人蹂踐侵犯有能以死固守而保全一
方者有賊未至而先遁遂失守者謂宜宣襃黜有旨
各增降兩官或與職名或落職有許高許亢者防河
而逃遁會言者論列編管嶺南康軍且欲為變守倅

以便宜誅之而待罪衆謂擅殺為非是公曰淵聖委
高亢防河付以兵將甚衆賊將至而先走以鐵騎五
百自潁昌趨江南沿路刼掠其于盜賊朝廷不能正
軍法而一軍壘守倅敢誅之必健吏也使後日受命
捍賊者知退走而郡縣之吏有敢誅之者其亦少知
所戒乎是當賞上以為然乃命各轉一官時開封與
留守闕官公以為留守非宗澤不可力荐之澤至京
師果能彈壓撫循軍民畏愛脩治城池樓櫓不勞而
辦屢出師以挫賊鋒雖嫉之者深竟不能易其任也

是時除侍從卿監郎官管職以補班列之闕及召赴行在者多未至而行在官出自國城中者多求東南差遣上命公草詔以戒諭之其後許翰至公薦之于上謂翰外柔內剛學行純美謀議明決宜在左右參決大政上亦喜其論事乃以書尚書右丞初汴河上流為盜所決者數處閉塞久不合綱運不通命都水使者陳求道等措置凡二十餘日而水復舊綱運沓來閘撥入京師米價始平又于兩京城外及沿汴至泗增巡檢商賈始通人情漸復舊命進奏院邸吏分

行狀　十八

番赴行在朝廷左除鏤板傳報外路增置馬遞鋪命令使過綱運入京者還在諸部公按圖籍赴行在官府始有稽考蓋行在草創凡百事皆遂一施行措置悉此類也又進呈三劄子一曰募兵二曰買馬三曰募民出財以助兵費上皆以為然又議措置控禦脩舉軍政宜謂于沿河沿淮沿江諸路置帥府要郡次要郡使帶總管鈐轄都監以寓方鎮之法許其便宜行事辟置僚屬將佐以治兵又命招置新軍及御營司兵並依新法團結五人為伍〻長以牌書同伍四人姓名二十五人為甲〻正以牌書五長五人姓名百人為隊〻將以牌書甲正四人姓名百五人為部部將以牌書隊將正副十人姓名二千五百人為軍統制以牌書部將正副十人姓名有所呼名使令按牌以遣而逃亡死傷皆可周知三省樞密院同置賞功司置籍以受功狀三日不檢舉施行者必罰受賂乞取者行軍法許人告遇敵逃潰者斬因而為盜賊者誅其家屬凡軍政中明約束及更改法制者數十條皆勅榜通衢將士觀者皆奮勵公又奏宜詔諸路

行狀　十九

州縣以漸修葺城池繕治器械有旨依奏又奏步不足以勝騎而騎不足以勝車請以車制頒于京東西使變造而教閱之因繪圖進呈有旨令禦營司制造閱習諸將皆以為可用乃頒降兩路委提刑司提領之又奏于沿江沿淮州郡製造戰船因其俗之所宜招募水軍平居許其自便有故則糾集而用之遂時教閱量行激賞得旨如所請又詢訪陝西山東及諸路武臣才畧可用者以備將佐偏裨之用有旨皆召赴行在自六月初至是凡四十餘日措置邊防軍政

之類始漸就緒是時朝廷議遣使金國公奏上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孝弟之至可以通于神明今陛下以二聖遠狩沙漠食不甘味寢不安席思迎還兩宮致天下養此孝弟之至而堯舜之用心也今日之事正當枕戈嘗胆內修政事外攘夷狄使刑政修中國强則二聖不俟迎請而自歸不然使冠蓋相望卑辭厚禮朝迎暮請恐亦無益今所遣使但當奉表通問兩宮致思慕之意可也上以為然命公草表并致書二虜酋乃以周望傳雱皆借官為二聖通問使齎表

及書以往又奏曰陛下當艱難時為臣民之所欣戴纂承大統宜降哀痛之詔以感動天下其言金賊不道賴天下士民同心協力相與扶持保守以致中興者按其所言次第行之無為虛文務施實惠上乃命公撰擬詔文進呈頒降又具劄子乞省冗員以節浮費上命中書條具乃詔省臺寺監官以繁簡相兼復開封府官舊制減學官員額罷提舉常平司併歸提刑司罷兩浙福建市舶司並歸轉運司復幕職曹官舊制非萬戶縣不置罷丞吏員三分之一又請以三省堂吏依祖宗法轉官不得過朝請大夫初陳乞出官止為通判應宰執子弟以恩數帶貼職及待制以上並罷宰職及現任宮觀待闕未有差遣京朝官以上俸錢並減去三分之一有旨悉從之是時劇賊李昱擾山東杜用起淮南李孝忠亂襄陽橫行刼掠皆遣將討平之其餘降者十餘萬人公日論及靖康問事上曰淵聖勤于政事者覽章奏有至于終夜不寐而卒有播遷之禍何也公奏曰淵聖在東宮令德聞于天下及即大位遭當國步艱難之時勤儉有餘而

為小人之所惑故卒誤大事人主之職但能知人雖不親細務大功可成上以為信然公因論靖康之初金人犯闕中國所以應之者得策者凡二道君內禪一也淵聖固守二也使其後更得一策中國可以安然無事而和戰兩者皆失之遂致大敵而夷狄之患至今為使兵戈擾攘休息無日方金人犯初中原之時提兵不過六七萬人追既薄城下累日攻擊知都城堅不可攻則遣使厚有所邀求而請和議臣獻策淵聖以謂金人之所邀求有可許者有不可許者宜

遣使者往來欵曲與之商議俟吾勤王之師既大集然後與之約其可與者許之其不可與者堅執而勿許則約易成而和可久當時不以為然一切許之其後果不能如約遂再入寇此失其所以和也而勤王之師集于都城者三十餘萬臣獻策極言目前急務淵聖以謂兵家忌分宜使節制歸一用周亞夫困七國之策以重兵與之相臨而分兵收復畿邑使無所得糧俟其回而擊之一舉可破當時不以為然置宣撫司盡以勤王之兵屬之故姚平仲得先期舉事而

朝廷懲刼寨小衂不復議兵賊既退又不肯邀擊遂使金人有輕中國之心而中國之勢日弱此失其所以戰也一失機會悔不可追今日机會尤不可失願陛下以靖康為鑑審處而決斷以應之庶可以成功旦夕上曰靖康之初能守而金人再來遂不能守何也公奏曰靖康之初與靖康之末其勢不同條具甚多臣請論其大者金人初入寇未知中國虛實亦無必再犯京城之志特中國失備無兵以禦之故使得渡河以至城下而黏罕之兵亦失期不至及其再來

兩路並進遂有吞噬中國之心此其不同者一也靖康之初賊至城下不几日聞勤王之師已集及其再來則已圍城始以蠟書募天下兵遂不及事此其不同者二也靖康初賊寨于西北隅而行營司出兵屯于城外要害之地四方音問絡繹不絶勤王之兵既集賊遂收兵不敢復出其後再來朝廷自决水以渰沒京城西北濠浸數十里而東南不屯一兵使得及得以據之故城中音問不傳于外而外兵亦不得以進此其不同者三也淵聖即位之初將士奮勵用命

其後賞罰失當人心稍解體此其不同者四也金人圍城之初城中措置有叙號令嚴肅晝夜循撫未嘗少休聞其後無任責者叙賊至造橋渡濠恬不加恤以十萬人登城將士遂潰此其不同者五也臣在樞密院時措置起天下防秋之兵降詔書已累月及臣宣撫河北即詔減罷大半蓋朝廷專恃和議以謂金人必不再來一切不為之備故靖康之末不能守者勢不同而患禍生于所忽也翌日奏事因裒聚靖康初建議措置與金人約和用兵次第劄子及朝廷分

置宣撫司措揮後在宣撫司論不當減罷防秋之兵章疏進呈上皆命留中公因奏上曰靖康間雖號通言路然臺諫官議論骾峭者皆遠貶其實塞之也乃納劄子勸上以明恕盡人言以恭儉足國用以英果斷大事上皆嘉納與執政同奏事因納劄子乞減上供之數以寬州縣脩茶鹽之法以通商賈劄東南官田募民給地徵刀弩手弓箭手法養兵于農籍陝西保甲京東西弓箭社免支移折變而官敎閱之又請于陝西河北東路京東西置制置使以遠近相應援

有旨皆付中書省條具進呈取旨其後遂置諸路制置使而餘事以公罷政皆不果行初公嘗從容奏上曰朝廷外則經營措置河北河東以為藩籬葺治軍馬討平盜賊內則脩政事明賞刑皆漸就緒獨車駕巡幸所詣未有定所中外人心未安夫中原者天下形勢根本一去中原則人心搖而形勢傾矣臣嘗建巡幸之策以關中為上襄陽次之建康為下今縱未能行上策猶當適襄鄧間示不中原以係天下之心近日外議紛紛皆謂陛下且幸東南如所言臣恐中

原非復我有車駕還闕無期而天下之勢遂傾難復振矣上曰但欲迎奉元祐太后及津遣六宮往東南耳朕當與卿等獨留中原訓練將士益聚兵馬雖都城可守雖金賊可戰公再拜贊上曰陛下英斷如此乞降詔以告諭之及命公擬撰詔文頒降榜之兩京讀者皆感泣後半月上忽降出手詔欲巡幸東南以避狄令三省樞密院條具合行事件以聞公極論其不可且言自古中興之主起于西北則足以據中原而有東南起于東南則不足以復中原而有西北蓋

天下之精兵健馬皆出于西北一委中原而棄之豈惟金人將乘間以擾關輔盜賊且將蜂起跨州連邑陛下雖欲還闕不可得況治兵勝敵以歸二聖哉惟南陽光武之所以興有高山峻嶺可事控扼有寬城平野可屯重兵西通關中可召將士南通荊湖巴蜀可取財貨東達江淮可運糧餉北距三都可遣救援暫議駐蹕自冬徂春兩河措置就緒即還汴都策無出此于再具劄子援楚漢滎陽成皋間曹操袁紹官渡事論天下形勢于上前且曰今乘舟順流而適東

南豈能必其無事一失机會雖欲保一隅恐亦未易
臣識不敢任此責且陛下旣已降詔獨留中原人心
悅服奈何詔書未乾失大信于天下願斷自淵衷以
定大計上乃許幸南陽將以秋末冬初擇日啟行而
潛善伯彥陰以廵幸東南之計動上意其議頗傳于
外客或謂公曰士論洶洶咸謂密有建議者東幸已
決南陽卿復爾耳盍且從其議乎不然事將變公曰
天下大計在此一舉國之安危存亡于是乎分成命
已行倘或改易吾當以去就爭之且上英睿必不為

異議所惑不然吾可貪祿保身虛受天下之責哉然
自是雖未嘗有改議廵幸之命而初公每因留身奏
事從容論事體及有所規諫雖若言逆耳上皆嘉納
至是奏陳當世急務擬進指揮多不降出及每批出
改易已行指揮頗多公知譖愬之言其入已深一日
留身奏上曰臣近日屢煩宸綸改正已行事件臣遂
一按據辨明章蒙聖察又所進擬措置机務多未蒙
降出臣孤拙寡與獨荷陛下特達之知媢忌者多恐
有譖愬而離間臣者夫君子小人勢不兩立治亂安

危係其進退在人主有以察之而已因出劄子極論
君子小人之理以謂臣昨日奏事論及人主之職在
知人雖堯舜猶以為難誠能別白邪正使君子小人
不至于混淆然後天下可為伏蒙宣諭知人亦非難
事但考其素行則知之竊仰聖訓誠得知人之要畧
且言疑則當勿任任則當勿疑持狐疑之心者來讒
賊之口願致察于此上宣諭曰無此但朕思慮偶及
之耳其餘章疏畧若覽非晚降出公拜謝而退至八
月五日告廷遷銀青光祿大夫尚書右僕射兼門下

侍郎加食邑七百户食實封三百户而除潛善右僕
射兼中書侍郎旣命兩相則潛善顯沮張所而罷傅
亮公以去就爭之遂定進退雖知墮潛善策中蓋勢
不得不然也初張所旣受招撫使之命建言乞置司北
京候措置就緒即渡河移司恩冀以圖收復而權北
京留守張益謙奏招撫司擾擾不當置司北京故附
潛善伯彥相與謀為此奏以沮張所而惑上意也公
奏曰張所畫一乞置司北京候措置就緒日渡河今
所尚留京師以招集將佐故未行不知益謙何以知

其掊擾而言不當置司方時艱危朝廷欲有所者上乃令降旨招撫司依畫一置司北京就緒日疾速渡河張益謙令分析以聞既劄下矣樞密院復以益謙申狀將上取旨凡千餘言痛詆招撫司復數日乃閣過尚書省公始見之乃以樞密院畫一旨并尚書省元降指揮同將上進呈與伯彥懇爭于上前公奏曰張益謙所奏尚書省已得旨行下而樞密院又別取旨痛詆訾之不過欲與益謙相表裏以細故而害大計沮抑張所有何所難致誤國家之大計將誰任其

責伯彥懇無所對第云初不知尚書省已降指揮上乃令樞密院改正依前降指揮施行既不得逞即又為傅亮之事初王瓔傳亮既受命為經制副使即畫一申朝廷以謂河東州郡多為金人所陷沒至于陝西接連如河中府解州亦為所據與陝府相對以河東為界今經制司所得兵才及萬人皆烏合之衆其間多招安盜賊潰散之兵未經訓練拊循難以取勝乞于陝府置司訓練措置招募陝西正兵及將家子弟結連河東山寨豪傑度州縣可復即復之可以渡

河即乘机進討收復有旨從之才十餘日樞密院取旨令留守宗澤節制並即日過河亮申令欲即令過河無不可者但河外皆金人界分本司措置全未就緒既過河後何地可為家計何處可以得糧烏合之衆復為金人之所潰散何自可以得兵亮等不足惜第恐有誤國事公將上進呈奏曰經制司軍旅未集遽遣前議不恤其措置未辦集而敺之使渡河正所以為賊餌不見其利也且亮等受命而行才十餘日豈可使以為逗遛不若只依前降指揮為使潛善伯

彥執議聖意頗惑依違不決者累日公留身極論其理其言潛善伯彥始竭力以沮張所賴聖鑒察之不得行其志又極力以沮傅亮蓋招撫河北經制河東皆臣所建明而張所傅亮又臣所薦用力沮二人乃所以沮臣使不安其職臣每見靖康大臣不和之失凡事未嘗不與潛善伯彥商議而後行不期二人乃誤用心如此如傅亮事理明白願陛下虛心以觀之則情狀自見上曰自批出只令依元降指揮于陝府置司至翌日批出乃云傅亮兵少不可渡河可罷經

置司赴行在公留神批將上奏曰臣昨日論傅亮事已蒙宣諭俟批出依元降指揮繳奏御批乃罷亮經制使不知聖意所謂上曰亮既兵少不可渡河不如且已公奏曰臣論傅亮乞依元降指揮非謂不使之渡河緣軍旅未集驅烏合之衆渡河即成孤軍必為金人所潰此必潛善等以私害公陰有以熒惑聖德欲以沮臣使去耳聖意必欲罷亮乞以御批降付潛善施行臣得乞骸骨以歸田里非敢輕為去就之望陛下留神熟思之使亮不罷則臣何敢決去因再拜得前上猶懇諭謂不須如此公退聞亮竟罷乃入表劄求去上遣御藥宣押赴都堂治事後入第二表劄皆批答不允翌日遣御藥宣押赴後殿宮起居隨宰執奏事訖公留身上曰卿所爭事小何須便為去就公奏曰人主之職在論一相宰相之職在薦人才今人才以將帥為急恐不可謂之小事倘以為小臣以去就爭之而天意必不可回臣亦安敢不必去因再拜榻前復奏曰臣以愚惷仰荷眷知初無左右先容之助龍飛之初首命為相潛善伯彥自以謂有攀附

之功方虛位以名臣蓋以切齒及臣至而議論偽楚建請料理河北河東兩路車駕巡幸宜留中原皆與之不同而獨陛下嘉納聽從固宜謂為其媢嫉無所不臣獨立群枉之中獨賴陛下察之得以盡其區區之愚如傅亮之事曉然無可疑者又不蒙聖察是臣薦進人才不足用議論國事不足採其失職大矣豈敢復任宰相哉方朝廷承平無事之時宰相猶可尸祿今艱難多故之秋當惜分陰臣自度終無以當陛下之委任而付天下之責望敢久此以妨賢路哉且臣嘗建議車駕巡守不可以去中原潛善等必以此動搖聖意故力沮張所傅亮而去臣係東南人豈不願奉陛下順流東下為安便哉顧車駕巡幸實天下人心之所繫中國形勢之所在一去中原則後患有不可勝言者故不敢雷同不說以誤大事願陛下以宗社為心以生靈為意以二聖未還為念留神于此勿以臣去而其議遂改也臣仰荷天地之德雖去左右豈敢一日忘陛下不勝犬馬依戀激切之至因泣辭而退遂上第三表劄客或謂公曰公決于進退于

義得矣顧讒者不止將有禍患不測柰何公曰大臣
以道事君不可則止吾知盡事君之道不可則全吾
進退之節而已患難非所恤也畏禍患而不去彼獨
不能諷　者詆訾而逐之哉天下自有公議此不足
慮翌日降麻告庭除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杭州洞霄
宮加食邑七百戶食實封三百戶時八月十八日也
以九月半抵鎮江府聞辛道宗之兵變于秀州宿留
不行者半月聞其掠毘陵焚丹陽遂以客舟由外江
以歸梁溪而言者又云　公遣弟綸與賊通且傾家貲

以犒賊軍為緋巾數千頂與之朝廷不復究問其實
有旨落職令鄂州居住附會時宰者盡形于制詞讒
謗如此自非上恩保全有以照見其無他雖欲處江
湖之善地豈可得而綸亦且死于非辜矣公荷上知
遇付以國事當軸秉鈞才七十有五日而罷既罷之
後張所亦以罪去傅亮辭母病不去行在而歸陝西
招撫經制司皆廢車駕遂東幸而兩河郡縣皆陷于
賊金人以去年春擾京東西深入關輔殘破尤甚凡
募兵買馬團結訓練車戰水軍之類一切廢罷中原

盜賊蜂起跨州連邑朝廷不能制率如公之所料也
二年十月有旨謫降官不許同在一州移公澧州居
住會有上書訟公之冤者復有論列十一月責授單
州團練副使移萬安軍安置三年行次瓊州三日而
德音放還任便居住四年自嶺表訪家鄱陽未幾挈
家還邵武七月復銀青光祿大夫紹興元年三月提
舉杭州洞霄宮九月復資政殿大學士宋丞相隴西
郡開國公贈太師謚忠定李公行狀中

宋丞相隴西郡開國公贈太師謚忠定李公行狀下

紹興二年二月八日除觀文殿學士充荊湖廣南路
宣撫使兼知潭州公以憂患之餘衰病日加不敢祗
受具奏辭免且致書宰執力陳所以不敢當之意四
月七日內侍于盖傳宣撫問光宗嫌諱遣令視上道乃還公
迫不得已祗受告命密院差任士安兵三千人以一
十四日假福州貢院開司五月六日啟行有旨就孟
庚韓世忠下撥統制辛企宗郝最兩軍及今現在湖
南岳飛韓京吳錫吳全等軍聽受節制初荊湖自庚
戌春為金人蹂踐土賊如鍾相雷進楊華鄧裝李冬

至等各擁數萬之衆殘破州縣保據巢穴東北流移之人相率渡江州縣不能制禦孔彥舟據漳州後為馬友所逐李宏據岳州劉忠寨于江湖兩界出沒數路而曹成兵犯御衝水道以及二廣湖南安撫使向子諲為曹成虜置軍中民不聊生韓世忠元留統制官董敗招曹成、雖受招而焚掠如故公是時總師由廬陵入本路界聞曹成將自邵入衡以趨江西而董旼所帶親兵才數百人勢不足以彈壓即駐泊衡陽先遣使臣齎榜約束令放散驅虜老幼及嚴戢其徒不得作過曹成至邵以公狀申稱放散三萬餘人尚有四萬至衡率頭守百餘赴本司公廨公召與語且以善言慰撫之戒以所至不得搔擾俟出俟出境寧齋當為保奏成感泣聽命一路遂以無事曹成既出境長沙又報馬友之黨頭首步諒等其衆二萬餘人自筠袁還犯本路焚掠醴陵攸縣橫山屯泊于魚集市于兵四出人情震動公乃留統制官韓京屯茶陵統領陳照屯安人統領湯尚之及將官白德屯衡州以偹賊衝乃親率大軍趨衡山有獻策者謂自衡

山至魚集市三十餘里隔湘江及茶陵江凡兩涉水不若自白沙濟師即一涉水白沙在衡州來路去衡山三十里去賊壘三十里餘賊無斥堠必不虞官軍之來可以得志公從其言乃約衡州偹舟檝于白沙岸下駐衡山之次日遣統制官任仕安吳錫王俊等率將佐軍馬還白白沙連夜渡江凌晨叩賊壘賊衆初不自覺倉卒出拒見官軍徧滿山谷戈甲旗幟鮮明知勢不敵乃降盡得其輜重兵仗老小等並釋器甲押赴本司公叅先是賊遣四千餘人使臣五百餘出掠欲犯衡郴諸郡為陳照湯尚之等所遏公遣使臣齎榜諭以步諒等已降老小盡在本司存恤宜早自歸亦令步諒遣人同往招之出掠之衆悉還聽命凡得首領統制統領官十餘人將佐五十餘人使臣五百餘人其衆萬有九千餘人應江湖閩驅虜人并疾病老弱者並給公據放散擇强壯精鋭得七千餘人分隸諸將既練汰放散訖即令精强者每五百人為一部攞拽于湘江灘磧中公御中軍帳具軍容乘高以臨之諭以蠲等皆朝廷赤子失業至此良可矜

閫令既歸降並令與舊軍相雜團結秪刺手皆應新軍所得財物輜重預行約束並不得毫髮侵動本司自以三萬緡及所獲牛畜等犒賞以故人情安帖自衡山趨長沙道中無散逸者其後措置招降並皆傚此入長沙交割潭州職事時湖南頻年為盜賊所據州縣官類多權攝乘時為姦公于視事日枷項巨猾付獄得入己贓凡三萬六千緡具奏上之其餘州縣權攝官以漸易置為民所訴訟者乃按治之于是望風引退者甚衆贓吏稍戢矣方入境之初趨見長老問民所疾苦皆謂所苦者無甚于盜賊與科須公既措置招捕群盜而科須之弊一縣至有十萬緡者公即移檄州縣盡罷科率非奉使司指揮科率者以軍法從事應日前科須之物並以正賦率折又判湘陰民户輸納稅米率四石始了納一石百姓貧困仍檄漕司行下州縣除官耗外不許轉增加升合以故流移歸業民皆樂輸是冬長沙頗稔得稅米四十餘萬石軍儲遂以足用方李宏之殺馬友也王進王俊以五千餘人遁去據七星寨在湘鄉寧鄉安化三縣間日

肆焚掠一方為之騷然公抵長沙之次日命郝晸出師次七星寨進以衆三千約降俊以二千餘人犯安化及破郡州新化以通邵陽公遣吳錫以其麾下由徑路趨邵陽以討王俊錫率所部倍道兼程自潭五日而至破王俊之衆去邵才數十里而錫兵至遭雪作錫乘其不備縱兵掩擊殺千餘人生擒俊餘衆悉降自是湖南境內潰兵為盜者悉平民漸安居唯江西接境間有出沒如劉超張成等多者數千人少者亦不下千數遂檄江西會合夾擊且招且捕節次悉降揀汰放散外得精壯又數千人郴州土賊鄧裝彭鐵大攸縣土賊王順等分遣韓京等討殺以故境內悉平獨湖北楊么者鍾相餘黨以左道惑民據洞庭重湖之險北達荊南公安及西鼎澧東至岳陽南抵長沙之湘陰益陽周環千里出沒作過有衆數萬于是旋辦戰艦命統領官李進屯湘陰為準屯益陽以偪之吳錫屯橋口破其數寨么不敢犯先是長沙遭兵火官府之屬尺椽無有市井蕭然公留横陽日先遣官造州宅便廳門廡堂屋之類既入城始及甲杖

庫州官廨舍兩獄倉庫等又造營房六千餘間民稍歸業易草舍以瓦屋城市始就緒帥府制度日以備其時有統制官張宗彥者緣討捕駐軍廣州脅制州縣供億以萬計一路為之震擾屢欲為辨撥隸益庚韓世宗岳飛並不稟命至是撥隸公麾下遣使臣名之不報忠彥意樂為郡公因檄令權知岳陽忠彥果來即械送所司取旨諸路帥臣帶宣撫者並罷公止帶湖南路安撫使公嘗建議以謂荊湖之地縣數千里南過二廣北控襄漢東接江淮自昔號為上流諸

葛亮謂之用武之國今朝廷保有東南制御西北荊湖諸郡如鼎澧岳鄂達荊南一帶皆當屯宿重兵倚為形勢將使西川之號令可通襄陽之聲援可接乃有恢復中原之漸蓋公之志氣其素所蓄積也丐祠得請乃以節次招降到潰兵盜賊人數及見管軍馬數目打造戰船教習水戰次第並現在金銀錢物與江西廣南未支撥到錢米之數逐一具奏即行二年四月得旨令省記編類建炎元年三月以後時政記公乃以昨任宰相之日得聖語及所行政事賞行黜陟之大畧著建炎時政記以進呈有旨宣付史館是冬虜偽入寇侵犯淮甸邸報既傳中外憂憤公具奏以今日捍禦賊馬事勢陳為三策以獻其大畧曰今偽齊悉起兵南下其境內必虛偽命信臣乘此機會擣穎昌以臨畿甸雷發霆擊出其不意則偽齊必大震懼呼還醜類以自營救王師追躡必有可勝之理非惟牽制南牧之兵亦有以恢復中原之兆此上策也朝廷或以茲事體大則鑾輿駐蹕江上勢須號召上流之兵順流而下旌旗金鼓千里相望以助聲勢

則敵人雖衆豈敢南渡仍詔大將盱其全師進屯淮南要害之地設奇邀擊絕其糧道賊必退遁保全東南徐議攻討此中策也萬一有借親征之名為順動之計委一二大將捍敵于後則臣惟恐車駕既遠號令不行賊得乘間深入州縣望風奔潰其為吾患有不可勝言者矣此最下策也往歲金人南渡利在侵掠既得子女玉帛而時方暑則勢必還師今偽齊使之渡江而南必謀割據將何以為後善之計哉故今日為退避之計則斷不可朝廷措置得宜將士用命

則安知此賊非送死于我顧在一時机會所以應之者爲何如耳望降臣章與二三大臣熟議之有旨以公所陳皆今日之急務也已付三省樞密院施行降詔奬諭有卿忠貫神明慮先著蔡料敵于千里之外制勝于三策之中等語公旣以三策奏陳時又報韓世忠統全軍于淮楚間迎擊賊兵連獲勝捷有旨令遣臺臣督劉光世張俊縱兵渡河應援車駕已發進臨江上撫勞諸軍公又陳時務有四曰上兵曰海道曰上流曰四川至于保據淮南調和諸將增置禁衛

廣備糧食措置戰船水軍及增置揚么凡十事以獻廟堂五年春二月詔問凡今攻戰之利守備之宜措置之方緩急之畧可悉條具來上公乃條對以獻其畧曰議者或謂賊馬旣退當進用兵爲大舉之計臣切以爲不然今朝廷以東南爲根本倘不先爲自固之善計將何以能萬全勝敵又況將士暴露之久財用調度之煩民力科取之困謂宜大爲守備痛自料理使之蘇息乃爲得計議者又謂賊馬旣退當且保據一隅以苟目前之安臣又以爲不能宜于防守旣

固軍政旣備之後即議攻討乃爲得計此二者守備攻戰之序也至於守備之宜則當料理荆襄以爲藩蘺葺理淮南以爲家計異時可省經費爲無窮之利守備之宜莫大于是有守備矣然後可以議攻戰之亦利當分責于諸路大帥謂如淮東之帥則當責以收復京東東路淮西之帥則當責以收復京東西路荆襄之帥則當責以收復京西東南北路川陝之帥當責以收復陝西五路諸路尅捷因利乘便收京畿復故都至于臨事制變不可預圖願勿失機會而已

若夫措置之方則臣惟願駐蹕建康綏緩之畧則臣願先爲自强之計大槩近年所操之說有二間暇則以和議爲得計而以治兵爲失策倉卒則以退避爲愛君而以進禦爲誤國衆口和之牢不可破今天啟宸衷親臨大敵逆臣悍虜數十萬衆潛師宵遁則和議之與治兵退避之計可乎古者記國善鄰則有和親仇讎之邦鮮復遣使令使軺往來邀我以必不敢爲之謀于吾自強之計動輙有妨金人治相二十餘年以此策破契丹困中國曽不知其害臣願自今以往

勿復遣和議之使可乎二說旣定藩方協力將士用
命雖強虜不足畏雖逆臣不足憂特在于陛下方寸
間耳臣昧死條上六事一曰信任輔弼二曰公選人
才三曰變革士風四曰愛惜日力五曰務盡人事六
曰寅畏天戒反覆論議幾萬言皆切中時病內變革
士風尤爲著時其畧曰夫用兵之際似與士風初不
相及然士風淳厚則論議正而是非明朝廷之賞罰
功罪當而人心服士風澆薄則議論不正而是非亦
不明朝廷賞罰功罪不當而人心不服晉之士風尚

虛浮而不事實當時措置乖謬盜賊並起而有五戎
亂華之禍至本朝嘉祐治平以前士風何其淳厚也
自數十年來非特不事〻而已奔競爭進議論狗私
邪說利口足以惑人主之聽元祐大臣如司馬光之
流皆特正論而群枉嫉之指爲姦黨士風遞相倣傚
顚倒是非變亂白黑政事大壞以馴致靖康之變逮
今數十年來愛惜之情銷盡然後朝廷始知元祐群
臣之忠褒贈官秩錄用子孫然已何補于事曷若早
變此風則忠臣無致誅謫之冤國家有治安之實兩

受其利豈不美哉臣竊觀近年士風尤薄不顧國體
惟欲進身不覈實事惟欲傷人大畧則大進小畧則
小遷諂訕成風此非朝廷之福也今陛下得一張浚
付以重權使禦強敵于關陝雖以忠許國事失機會
不爲無過言者痛繩醜詆誣以大惡豈不太甚歟浚
有浴日之功固足以結陛下之知大臣之辨原足以
回陛下之聽故得以自洗濯復侍清光于帷幄之中
然其所傷已多矣藉使遭謗因讒之臣無浚之功又
無大臣之辨白而有下舌以擠之者則何以自雪乎

君父異察其不然哉夫朝廷增設耳目及獻納論思
之官以廣視聽因許之以風聞至于大故亦須覈實
使果如其言則誅責所加豈宜止從輕典使言而無
實則誣人之罪伏讒蒐慝得以中害善良皆非所以
脩政也臣願陛下速降下明詔以戒論士風使體夫
德意從忠厚變近年澆薄之風將見士風淳厚而中
興之業不難指期致矣末曰陛下視建炎以來其所
措置是耶以爲是則何以不見其效以爲非耶非則
安可踏襲其轍臣前所陳皆改轍之道非循舊跡所

能為也擇善而從斟酌而行則在　陛下所謂善後
之策何以加之閏二月復觀文殿大學士再任提舉
西京嵩山崇福宮七月十七日蒙降　親筆手詔以
公條具賊退事宜已施行外特賜褒諭有御首陳三
策適投却敵之機繼上六條大開興邦之畧意拳拳
而曲折言凜凜而高明有發予衷如對卿語此乃卿
精忠許國　試節表時雖在燕閒之中不忘開濟之
事之語十月十六日除江南西路安撫制置大使兼
知洪州公兩具辭免復賜　親筆勉公使行公辭尤

力亦不允且得　旨許赴　行在奏事早赴任六年
二月三日准　旨兼營田大使二十四日到國門翌
日　內殿引對　上慰勞再四以已見利害并本路
職事再對于　內殿三月一日　朝辭得　旨引見
上殿三對之間所進呈劄子凡十有六而論中興及
金人失信襄陽形勝與夫和戰朋黨五事皆利害之
大者具詳具奏疏有　旨令申世宗一軍前去洪州
駐劄聽江西安撫制置大使節制使喚先是公以
靖康間　道君　淵聖所賜御書刻石因呂祉以示

張浚浚以上聞至是因蒙宣諭欲見　道君御書真
蹟具奏以進外又以劄子繳進靖康間奉迎録曰臣
靖康初任知樞密院事被淵聖皇帝旨迎奉
道君太上皇帝于南京蒙　道君賜對聽納其説罷
章亳社西洛旋歸京師　二聖重歡四海胥慶　道
君察臣之忠賜以　御筆禮貌優異　淵聖察臣之
忠賜以　親筆褒諭再三而靖康之末臣既去位群
枉當國與臣為仇顛倒是非變亂黑白孫覿因君試
中書舍人作戒勵詔題詆臣為指天畫地睥睨兩宮

唐恪因令榜于朝堂士大夫信以為然罕有知其實
者御覽抱憤順受黙闇不敢自明伏遇　皇帝陛下
盛德日躋大明旁燭凡臣子之忠于所事而為回邪
之所誣蔽有跡可考者悉蒙昭雪君父之道就先于
此臣近嘗以　二聖所命　御筆刻之琬琰蓋欲侈
大其賜因自辨白以裴成碑本託給事中呂祉以示
右僕射臣浚遂獲上聞伏蒙宣諭欲見　道君御筆
真蹟臣已恭依　聖訓具奏繳納外有臣靖康間編
修到奉迎録并臣進呈劄子二首徐處仁等表一道

道君御製青詞一首淵聖御製宣諭一首繕寫
合成一軸謹具劄子繳進仰塵天聽伏望　聖慈
特加　睿察二月六日得　旨送史館是時　朝廷
銳意大舉既遣相臣張浚視師川陝荊襄又降制命
以韓世忠岳飛為京東京西路宣撫使　上嘗面諭
公以十數年來訓練士卒今方可用公既　陛辭以
行因極論所以進兵者具劄子以奏大畧謂今日主
兵者之失大畧有四兵貴精不貴多〻而不精反以
為累師貴分合〻而不能分〻而不能合皆非善置

陣者是四者今日諸將之失願陛下明詔之使知古
人用兵之深意非小補也　朝廷近來措置恢復有
未盡善者五有宜預備者三有當善後者二謂何有
未盡善者五善制國用者有生財之道有節用之法
有救弊之說有覈實之政有擬遠之術有闔闢之權
當此六者則雖在養兵之多何患乎財用之不足而
朝廷初不留意于此惟務降官告給度牒賣戶帖理
積欠折錢廣糴預借和買名雖不告其取于民一也
此未盡善者一也議者謂當因糧于敵人以為敵人

聚糧或有明官軍抄掠甚于寇盜有違弔伐之義失
民望而堅從賊之心非計之得此未盡善者二也金
人專以鐵騎勝中國而吾平時不備有可以鐵騎之
之術此未盡善者三也今　朝廷與諸路之兵悉付
諸將外重內輕緩急何以使之捍患而卻敵哉此未
盡善者四也臣于　陛辭自竊聞　麻制以韓世忠
岳飛為京東京西路宣撫使　聖意可謂斷矣然兵
家之事行詭道今吾軍初未嘗有其實而遽以先聲
臨之其可乎此未盡善者五也何謂宜預備者三也中

軍既行宿衛單弱肘腋之變不可不虞此　行在不
可不預備者一也江東〻西荊湖南北兵將盡行屯
戍鮮少敵人或有乘間犄虛之作則將何以待之此
上流不可不預備者二也海道去京東不遠乘風而
來一日千里蘇秀明越全無水軍則下流不可不預
備者三也何謂當善後者二使　王師克捷能復京
東西地則當屯以何兵守以何將金人來援當何以
待之兩路之民而不能保兩路生靈虛就屠戮而使
不能守得其民懷戴宋之心堅甚萬有一得其地而

兩河之民仰望于　本朝則恢復之功難為力矣勝
猶如此則所以圖為善後之者宜如何哉此當善者
後者二也二十三日至撫州金谿界交割本路安撫
制置大使職事是時　朝廷以本路旱災飢民乏食
御筆詔書令帥守監司多方勸誘積米之家以其
食用之餘盡數出糶濟此流殍數月之間公即條具
傷路分第三等以奏又延見父老詢問疾苦乞將災
畫一措置逐件具下人戶四年積欠悉與蠲免又奏
乞速賜本錢一十萬貫文以為營田之本　旨並洪
州月支官兵米五千餘石料錢六千餘貫諸縣及泛
支在外而現在末止四千石錢只有五百餘貫公具奏
急闕得　旨令都轉運司應副一月　朝廷以財用
缺之建議欲推行交子之法分因致書時宰以謂交
子之法初若可行其後官司皆受其弊而卒至于不
可行　朝廷遂改為關子先是降詔以六月乙巳地
震求直言公應奏陳八事時虔吉盜賊為患數路有
旨令公與連南夫張致遠相度申樞密院公以謂虔
寇巢穴多在江西福建廣東三路界首置立寨柵為

三寨之計一處有兵則散往他處官軍既退則又復
團聚中間遣發軍馬不能窮討正以節制不一之故
若節制歸一使其不能散逸且捕且招威令既行則
窮寇別無他策必須自歸然後結以恩信使之改過
自新將為賊首徒黨桀黠之人盡赴軍前使用以除
後患此最策之上者乞與江西路置都統制一員節
制三路軍馬以招捕虔賊至于盜賊衰息之後又須
縣令得人勞心撫字使作過桀黠之人既去良民得
以復業安于田畝乃可以化盜區復為樂土然虔之
諸縣多是烟瘴之地盜賊出沒不常　朝廷初無賞
格士大夫之有才者多不願就又難強之使行欲望
朝廷優立賞格將來辟置知縣到任半年盜賊消除
良民復業選人特與改官京朝官與轉行一官候任
滿日各再轉一官其賊平定之後量予蠲免租稅以
前欠負並免催科庶幾官吏盡心民庶安業復有承
平之象得　旨並依初洪州城池遭金人殘破之後
城壁摧毀壕塹堙塞無地步濶遠緩急難以防守宮
有　旨令逐路帥司督責州郡點檢城壁若城大難

以因舊仰隨宜減蹙公恭依指揮相度裁減畫圖帖
說繳申尚書省并乞脩城用度既省處畫有序不擾
而辦城高池深民有所依是年 王師與虜偽相持
于淮泗凡半年公具奏以是為古用兵相持既久則
非出奇不足以取勝願速遣得力兵將自淮南前來
蘄黃間約岳飛兵以為犄角以夾擊之大功可成既
而王師屢捷劉光世張浚楊沂中大破偽齊賊馬于
淮淝之上斬馘擒捕甚衆殘黨遁歸此公又奏陳上
利害大略以謂當見探子所報偽齊乞兵于虜人頭

項頗多未聞有渡淮西南者其侵犯淮泗及光山六
安等處作過只有李成孔彥舟叛將簽軍慮賊深情
狡猾匿重兵于後而以簽軍來嘗我師若一勝之後
兵驕墮則為患有不可勝言者伏望降詔諸將益務
淬礪以待大敵仍命 朝廷按圖以視諸路某路固
實當設伏以待賊兵某路空虛當增兵以禦侵掠使
江淮之間表裏相資首尾相應有 旨以公奏陳防
秋利害悉中事機降 詔獎諭公再陳已見劄子願
降 哀痛之詔憫將士罹兵革之苦凡死于戰陳先

加封爵厚給賻贈優卹其家死者褒則生者勸矣然
後明詔統師審定功狀俟防冬解嚴慶賜併行其誰
曰不然七年正月以功賑濟飢民招還流亡降 詔
獎諭會左司諫陳公輔以靖康間士庶伏闕為人誣
其鼓唱至今猶未辨白以求去此其奏乞宮觀謂臣
當時適謗尤甚雖嘗蒙 淵聖皇帝特降 詔書宣
示四方而仇怨至今以之藉口臣以積年往事不敢
復自辨明至使諫臣援以求去在臣愚分其何敢安
降詔 不允訓辭有云且伏闕之往事皆不根之浮

辭排邪議之用卿斷由朕志守夙心而自信無愧人
言及 車駕將幸建康公具劄子乞益脩戰守之具
沿淮漢脩築城壘二月報 徽宗皇帝并遐寧德宮
后上遷公既奉慰表又具劄子推廣孝思益脩軍政
二十七日 車駕進發巡幸建康三月公遣本司幹
辦公事韓昱奉表起居又具劄子論建中興之功大
略曰願 陛下益廣 聖志(今上之名)而充之與神為謀
日新其德勿以去冬驟勝而自怠勿以日前粗間而
自安凡可以致中興之自者無不為凡可以害中興

之功者無不去有所規畫措置必以天下為度必以
施于長久可傳為後世法則中興不難致矣夫中興
之于用兵止是一事要以修政事信賞罰明是非別
邪正招徠人才鼓作士氣愛惜民力順導衆心為先
數者既備則士奮于朝農安于野穀粟充盈財用不
乏將帥輯睦士卒樂戰用兵其有不勝哉繼進者論
舉直言極諫之士乞不必遠名將帥二劄子四月十
六日有　旨以公典藩踰年民安盜息寬朕憂顧宜
有褒嘉可特轉左金紫光祿大夫六月　上遣中使
傳宣撫問賜夏藥兼銀合茶藥先是虔寇以守臣失
于撫循使時窜招安主人蜂起為盜雖官軍屢捷寇
甚衆公致書時相以張當才術正可任此所以薦之
者甚力其後　朝廷果命當自嶺移守虔州招安説
諭並令于散徒黨赴州公參與免罪犯八月諸路大
旱江湖淮浙被害甚廣公具劄子乞益脩政事以救
今日之弊夫暑以謂前以江湖閩浙嘗苦大旱殍路
相望　陛下軫慮之深親灑　宸翰勸誘賑濟其所
存活不知其几千萬人至誠動天報以休應曰雨而

雨曰暘而暘歲大豐穰民以安樂自經一稔之後上
下恬嬉不復勤恤民隱　朝廷百色誅求上供不以
實數而以虛額和糴不本錢而以関子絲蠶未生已
督供輸禾穀未秀已催發登州縣困于轉輸文移急
于星火官吏愁歎閭里怨咨感動天心旱災復作然
則陛下欲銷弭災異道迎吉祥不必他求但如前日
之用心自然感君和氣休應立臻繼旱暵複為豐年
矣夫今日之患欲民力寬則軍食闕矣欲軍儲裕則
民術以權之使斂不及民而軍食足不可得而均也
有財乏矣二者如鉄炭之依昂此首重則彼尾輕非
惟　陛下留神邦本天下幸甚及探報酈瓊叛逆據
淮西全軍並都督行府廬州官吏兵民等盡歸僞齊
公具奏措陳　朝廷措置失當者五深可痛惜者五
及鑒前失以圖將來者五凡十有五事且言天地之
變不足為災人不盡言國之大患侍從者獻納論思
之官也臺諫者耳目心腹之寄也今侍從臺諫以官
為職類皆毛舉細故以塞責所論不過簿書資格守
倅令丞除授之失當至于國家大計係　社稷之安

免生靈之休戚者初未嘗聞有一言及之　陛下誠
察如淮西之辨侍從臺諫之臣亦有思納忠為
陛下言之者乎大臣懷祿而不敢諫小臣畏罪而不
敢言此最今日之可憂者仍具奏以論列淮西叛將
事宜其言指陳　朝廷措置失當但欲納忠于國情
廹言切必有抵忤難以復當帥守之寄乞降　旨黜
責或除一外任宮觀九月又具奏乞外祠且以到任
以來賑濟飢民招填軍額建置營房修築城池繕治
器甲增修官府創蓋倉庫併發錢糧招捕盜賊並逐

一躬親措置處畫事件釐為六狀繳奏有　旨以公
奏陳淮西事宜切中事機降　詔奬諭時張浚既罷
相外議皆謂　車駕將幸平江公以謂平江去建康
不遠徒有退避之名而言者引漢武誅王恢事以為
比非是乃復奏陳利害大略曰臣初見張浚罷相言
者引漢武誅王恢事以為比臣恐智謀之士卷舌而
不談兵忠義之士扼腕而無所發憤將士解體而不
用命州郡望風而無堅城　陛下將誰與立國哉狀
望　陛下堅聖心而勿動修軍政以自強無為趣將

獻言者之所搖昔古語曰臨大難而不懼聖人之勇
也夫張浚措置失當誠有罪矣然其區區狥國之心
有可務者願少寬假以責來效又具奏乞宮祠十月
被　詔書不允准　告以　明堂赦恩加食邑五百
戶食實封三百戶時建康移蹕之謀既審公具奏陳
車駕不宜輕動利害大畧曰臣聞自昔用兵以成大
業者必先固人心作士氣據地利而不肯先退盡人
事而不肯先屈是以楚漢相距于滎陽成皐間高祖
雖屢敗不退尺寸之地既割鴻溝羽引而東遂有垓

下之亡曹操袁紹輜重紹引而歸遂喪河北由是之
其退師既焚紹船于官渡操雖兵弱糧乏荀彧力知
今日之事豈可因一叛將之故望風怯敵自退遠屈
果出此謀六飛回馭之後人情動搖莫有固志士氣
銷縮莫有鬬心我退彼進使賊馬南渡得一邑則守
一邑得一州則守一州得一路則守一路亂臣賊子
猾吏姦氓從而附之虎踞鴟張雖欲如前日返駕還
轅復立　朝廷于荊棘瓦礫之中不可得也借使虜
騎衝突不得已權宜避之猶為有說今幸疆場未有

警急之報兵將無不利之失　朝廷止可懲往事修
軍政審號令明賞刑益務固守而遂為此擾〻棄前
功蹈後患以自趍于禍敗豈不重可惜哉臣故曰車
駕不宜輕動以鎮之者也又具防冬盡一事逐件奏
請方欲俟報措置間而以論列淮西言及臺諫遂犯
臺諫之怒竟以言者之故檢會累乞宮觀奏章提舉
臨安府洞霄宮時未有代者懲靖康之故臣以本司
積蓄財穀之數申奏既而除端明殿學士李光為代
公貽書具言所以措置之意八年正月還次長樂是

冬以王倫使事具劄子奏陳大畧曰臣竊見　朝廷
遣王倫使金國奉迎　梓宮往返屢矣今倫之歸與
虜使皆乃以江南詔諭為名不著國號而曰江南不
云通問而曰詔諭此何禮也臣請試為　陛下言之
金人毀　宗社逼　二聖而　陛下應天順人光復
舊業自我視彼則仇讎也自彼視我則腸心之疾也
豈復有可知之理然而　朝廷遣使通問冠蓋相望
于道卑詞厚幣無所愛惜者正以　二聖在其軍中
為親屈已不得已〻然亦有說也至去年春　兩宮

凶問既至遣使以迎梓宮為指而虜使已來到江南
今倫使事初以奉迎梓宮亟往邊返初不得其要約
而詔諭循名責實已自乖戾則其所以罔　朝廷而
生後患者不待詔而可知臣在遠方不足以知其曲
折然以愚意料之虜此名以遣使其邀求大畧有五
必降詔書欲陛下暫行屈體降禮以聽受一也必有
赦文欲　朝廷宣布頒示郡縣二也必立約束欲
陛下奉藩稱臣稟其號令三也必求歲賂廣其數目
使我坐困四也必求割地以江為界淮南荊襄四川

使敵得之五也此五者　朝廷從其一則大事去矣
金人變詐不測貪婪無厭縱聽其詔令奉藩稱臣心
猶未足也必繼有號召或使親迎梓宮或使單車入
覲或使移易將相或改革政事或竭取賦稅或朘削
土宇從之則無有既極一不從則前功盡棄反為兵
端以謂權時之宜聽其邀求可以無後悔者非愚則
誣也使　國家之勢单弱果不可以自振不得已而
為此固亦無可奈何今土宇之廣已久天下臣民之
心戴宋朝不忘與有識者謀之而足以有為豈可忘

祖宗之大業生民之屬望弗慮弗圖違自屈服祈
哀乞憐冀延旦暮之命者臣願　陛下特留聖意且
勿輕許深　詔群臣講明利害可以久長之策擇其
善者而從之疏奏雖與衆論不合　上不以為忤嘗
降　玉音謂宰執曰大臣當如此矣九年二月除知
潭州荊湖一路安撫大使公累具辭免悉降　詔不
允又具奏力辭曰臣迂疎無用之身術動致煩言今
者罷自江西為日未久又蒙湔洗畀以帥權昔漢文
帝聞季布賢之召既而罷歸曰布　陛下以一人譽

召臣一人毀去臣〻恐天下有識者有以窺　陛下
也顧臣區〻進退如雙鳧乘鴈之去來何足多少然
數年之間亟奮亟躓上累陛下知人任使之明實有
繫于國體有　旨令公累具奏陳可依所乞依舊提
舉臨安府洞霄宮仍降　詔示不欲重違之意十年
正月十一日中使徐珣傳宣撫問初公之叔弟經博
學多識公所以期之者甚遠不幸早公世悼恨不能
自已適上元日具家饌致祭公撫几號慟不勝手足
之痛食卒感疾是日薨于叔弟之居除特進致仕特

贈少師官其親族十人命公之仲弟維自浙東提點
刑獄移閩部以營葬事公命相日合得支賜銀絹方
時艱難國用正闕力辭不受至是給還及依條給賜
時贈以為葬事之費三省樞密院遣密院祭所以存
恤者甚厚是年十二月十四日葬于福州懷安縣桐
口大家山之原十三年以長子儀之升朝遇郊祀恩
贈大保十六年再贈太傅公娶鄱陽張氏故直龍圖
閣贈左金紫光祿大夫根之女故資政殿大學士會
稽郡公黃履之外孫累封越國夫人以長子貴晉封

魯國太夫人後公十二年薨子男八人長曰儀之封
議郎主管南外(先廟嫌名)宗院後公九年卒次曰資之右
宣教郎主管台州崇道觀後公十一年卒次曰集之
右通直郎新差充福建路提點刑獄司幹辦公事次
曰潤之早卒次曰望之早卒次曰茂之後公百餘日
卒次曰秀之右宣義郎新差充福建路轉運司幹辦
公事次曰申之女七人長早卒次適右宣教郎前福
建路轉運司主管文字黃訥次曰佳早卒次曰惠早
卒次適右從政郎福建路撫司准備差遣張安坦次

適進士沆端替次適任右承務郎監潭州南嶽廟常
珍孫男九人長曰震右承務郎監潭州南嶽廟次曰
泰右承務郎後公十年卒次曰升右承務郎次曰晉
右承務郎次曰蒙次曰同次曰謙次曰需次曰順孫
女六人長適進士鄒煜早卒次適右宣義郎通判溫
州軍州事呂虛己次適進士張蒙次適右廸功郎新
德安府司戶叅軍余承弼次許嫁將士郎傅伯高餘
尚幼公資父事君移孝為忠心志不忘所以為天下
國家者誠意所志是非利害煥然明白直道而行無
毫髮自為心所為所言合于往古驗于方來天下之
人信之如蓍蔡仰之如泰山北斗名動夷貊況于華
夏受知　三朝以身之用舍為　社稷生民安危其
所論列無非天下大計勤〻懇〻古人所謂慟哭流
涕長太息者其事未足道也自為御史一對而罷既
為識者之所推與至以左史論暴水遠謫閩嶠故老
前輩莫不為之咨嗟歎服固以任天下之重期之老
者七年賜環未几虜騎虜果至宛若疇昔巨浸之都
城爰從扈僚建大策畫長算外捍黠虜內釋群疑雖

小人共朝所以推沮敗准者無所不至然而卒全都
城保　宗社使黠虜引而北歸惟　淵聖能用公於
倉卒之際故也道直身危功高則謗多群姦方以公
去位為得計而　國家之事有不可勝諱者矣嗚呼
此天耶其人耶　聖主嗣興公膺爰之拜立　制書
遐布惟喜一辭公所以為　上處畫者規模宏遠矣
同列害公少日竟罷讒言巧詆人為寒心惟　聖主
察其精忠每躓輒起忠言嘉謨遇事憤發中心精微
罔不展盡感激深切不復顧身其挺〻之節如此然
且時被褒嘉之寵蓋非公莫之能言非　聖主莫之
能用也與公深交間有見其奏議者必且為之涕下
沾襟間居無事一話一言未嘗不在　國家也迫將
晁謝為論〻天下事且以比者奏疏為言悵然久之
言猶在耳起莫叔兄一慟而絕嗚呼痛心之極豈特
為吾家也哉昔韓魏公稱司馬溫公大忠大義充塞
天地超絕古今但有當與有志之士同有執鞭之願
使魏公尚在觀公之所為所守則其所稱道將何如
耶公之于諸弟友愛既篤相知尤深嘗有國士之稱

然而未始效世俗相推挽也紹興七年郊祀恩當奏公之子尚未官者三人乃以仲兄之子琳之名聞至聞兄不幸悼其無子欲以茂之爲之嗣事有齟齬抱恨遽落嗚呼痛哉可以興百世之下矣而論之不肖無狀家公之所以愛憐者蓋茂以加未覺半月抱送幼子殆預識去期聞者驚歎方先衛公無恙時每欲于邵武置義莊以明宗族有志未就公晚年乃決意感之遠邇惟欣非獨被惠者懷感也公生平交皆一時名士所薦進不可勝言故有聞其名緒初未識面

而既家引援者矣然而與其進不保其往既而以怨報德負公蓋多而公未始以此稍怠于待士也陳少陽平生未始識面至是慕想之誠至爲公死而公每以謂幽冥之間痛此良友若少陽與公真不愧古人矣若乃放意山林昆弟朋友把酒賦詩談笑酬唱動盈卷軸每有奏議下筆數千言俄頃而就蓋公日以愛君憂國爲心籌畫計策胸中素定故遇事成如是之易易也晚于易尤有所得著易傳篇十四卷外篇十二卷其言微妙有深長之味頗取卦變互體爲說

動有所稽異于人也君子之所辨釋又著論語詳說十卷所以發明夫聖賢之意甚備而文章歌詩奏議凡百有餘卷其在政府時閒紀一朝之事則有端康傳信錄奉迎錄建炎時政記建炎進退志建炎　制詔表劄集宣撫荊廣記制置江右錄惟公勳在于王室德在生民至忠大節孝誠友愛罔不具備雖身或不用用有不久其光明傑出故已如此而覺謝年有未克銘諸幽宮是敢輒狀公之行事求序于大君子惟其文辭鄙拙無敘次之能不足以發揚公之盛德

不勝愧懼謹狀

紹興二十六年六月

宋丞相隴西郡開國公贈太師諡忠定李公行狀下

公以紹興二十八年戊寅歲第三子集之遇郊祀

淳熙十六年己酉歲第五子申之有請于

上蒙　恩賜諡忠定

魯國太夫人張氏復以第四子秀之遇郊祀

恩贈秦國夫人

梁溪先生文集附錄行狀終

梁溪先生謚議祠記祭文挽詩畫贊序

孫修職郎差充福建路提舉
市舶司幹辦公事　大有撰

天下之公論出於天下之公心小人無公心君子有
公論
先大父歷事
三朝在　政宣則論水災而贊
禪議在　靖康則卻虜騎而全　都城
建炎中興首居相位則進忠賢極僭偽寛民力變士

風積穀儲財招兵買馬罷絕通和專務綏守建遣張
所撫河北傅亮收河東宗澤守　京城西衛關陝南葺
樊鄧誓將不去中原必還
二聖其大忠大勲固已貫神明而塞天地天下匹夫
匹婦莫不知之然當其進用也言未盡行功未迄就
而竄責隨至　政和則有沙陽之聚　靖康則有寧
江之行至　建炎則竟寘于萬里鯨波之外其後雖
皆復
召用而濵于九死已屢矣盖其生也怨惡忌嫉之方
敫小人各以私心而讒譖之故也逮及薨謝邑陳詞
而祭哀歌而挽遠者數千里重者至重再三而詩篇
成累十數鋪叙紀述顛末畧同後數十載表祠者為
之記奠詞者為之文瞻像者為之贊
天子入命有司節渠來
上而太常考功得以大書特書之
錫今謚視前之歌詞于其大節愈益章較盖其殁也
怨惡忌嫉之已釋君子得以公論而發揚之故也自
古及今天下未嘗無君子亦未嘗無小人而小人常

右君子常左故治世少亂世多使
大父于
三朝眷遇之時在　廷而皆君子則公論明于上不
惟其身安于朝堂
國家寧復有戎虜侵陵之禍哉而　政和則王蔡主
開邊　靖康則唐耿主和議　建炎則汪黄主偽命
且力進遷避之謀皆得政用事其徒實繁志趣不同
怨惡忌嫉無所不至一時公論壅遏于下故忠愈著
而身愈危勲愈高而謗愈遠而南北竟以分裂盖榴

之後君子有意于斯世者始咨嗟太息託諸空言以
抒夙憤則末如之何矣然公論者天理也小人雖能
屈之于一時君子必能明之于萬世在公論終不可
得而泯顧小人亦何利于此哉剥之上九象曰君子
得輿民所載也小人剥廬終不可用也
大父釋之曰小人之剥君子能剥其身使困窮以至
天下危亂而已豈能剥其道而絶民之思哉小人以
剥君子為利而不知所以為害至于極天下危亂剥
則小人亦無所容其身矣其所以剥君子者乃所以

自剥也觀
大父與王蔡唐耿汪黄之事不其信然與
大父之薨也挽異哀詞凡數百篇　先子録藏于家
大有今擇其深切著明者并集謚議以下得六十有
九篇合為一褒録未傳世使覧者知小人之私心卒
不能勝君子之公論而
大父之忠勲雖當時見掩而後世愈明非敢為私家
幸蓋重為
王國惜也始

大父之謫汐陽蓋自左史了翁先生貽書即許以狄
梁公及李文靖王文正事業則又于
曽大父衛公書問及奠文中數數稱述　晦翁先生
後　大父之歿三十有七年而叙其文則又十有一
年而記其祠序則論天人氣數之相盪記則述君臣
義理之本然感慨發明殆無餘藴　兩先生天下公
論之宗正也故大有哀次
太父既歿諸君子所述于　廷議
錫謚之外取祠記以為之冠而特繫以

大父存日　了翁所遺書文者蓋識欲得于　兩先
生之言為一編公論之終始以垂信于後世至于
晦翁先生之序則已並　正獻陳公之文列諸奏議
篇首云嵗在嘉定元年冬十月之朔日某謹序

梁溪先生文集諡議祠記祭文挽詩畫像贊目錄

諡議　張丞相再祭文
覆諡議　張丞相三祭文
張丞相祭文　李參政祭文
張參政祭文　葉左丞祭文
李侍郎祭文 彌遜　潘舍人祭文
李侍郎祭文 瑒　曾侍郎祭文
薛待制祭文　程尚書祭文
趙提刑祭文　鄧通判祭文

張參政祭文　張致政再祭文
邵撫幹祭文　徐教授祭文
張丞相挽詩　李參政挽詩
呂中書舍人挽詩　張待制挽詩
陳待制挽詩　曾侍郎挽詩
賀運使挽詩　趙崇道挽詩
張朝奉挽詩　鄧寺簿挽詩
吳縣尉挽詩　程尚書畫像贊
陳了翁與衛公書　陳了翁與忠定書

葉左丞跋　曾侍郎跋
李侍郎跋　張左司跋
劉樞密跋

梁溪先生文集謚議祠記祭文挽詩畫像贊總録

謚議

奏議郎太常博士兼實録院檢討官葉 名適 擬

議曰始公自起居郎極論都城水災斥為監當而抗直之聲振于天下矣及斡离不來寇在廷洶然將從乘輿以出獨公請與執政辨詰遂奪其議力守京師而虜以退卻然其留割三政鎮詔書撃女真之歸而募兵以防其再至皆為同列沮之不果用也 高宗中興首令公自輔于是張邦昌以僭逆誅矣先事河北河東録堅守者建遣張所傅亮往援接之乞幸襄鄧以繫人心而無走東南使周望傅雱通問于二聖而無踵和約時中原尚未潰也公方除京輔亂政漸復祖宗舊法奏請施行數十事多切中機要使稍得歲年之須則兩河不遽陷而虜不敢鼓行入内地矣而讐耻因可報也不幸又七十五日而罷去迨其後常疎外坎壈雖僅免顛沛而曾不少得其意焉自是禍難百出而南北竟以分裂此為國家惜者所以哀公之志而深悲其相之不終士至有未嘗識公面而

坐論救公以死彼其有所顧望附託而然哉蓋公之賢自當時市井負販莫不喜為之道說然而謗公者亦多矣其尤甚者罪公特以計取顯位而以京師之禍公實使之嗚呼當是之時所謂謀國者豈有他道哉避走而乞和饗賊虜而畀中國爾以避走乞和饗賊虜畀中國之人而議公之得失故其自許為謀詳慮審而謂公為畧而踈自以為鎮重能消弭而謂公為輕鋭而喜事其怙視君父之仇畏死持祿甘為兇所賤侮而以公之能尊君以身徇國為人望所屬者謂為朋黨要結以自營故至和者非致寇而守京師者為失策矣則公之負謗于時亦固其理之所宜得也何足辨哉顧獨有可恨者夫是非毀譽之相蒙亦必至久而後論定是從古以然者也公之殁五十載矣世之論公者卒未有大異于前日也何歟孔子不云乎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考公之行事而深察其志使要其功烈之所成就則豈有媿于孔子之所稱者哉悲夫謹按謚法慮國忘家曰忠安民大慮曰定請以忠定為公謚謹議

覆謚議

朝請郎祕書丞兼權考功官宋之瑞撰

議曰當事變擾攘之際有能忘身狥國謀定大事慨然以天下之重自任誠可謂不世出之才矣然而功業濟否關乎時數譽愛憎存乎人要未容以輕議故孟軻論創業垂統至成功則歸之天而揚雄荅或人是非之問亦以謂衆言淆亂折諸聖審乎此則故相李公之行事可不待校而明矣公平生大節載之信史論諫匪躬形于奏議至于擇誣辨謗追頌忠烈則具見于宗工鉅儒之文固無俟易名節惠而公之流究滯痛固已昭揭乎日月之上矣況太常鋪叙顛末又若此其備而考功尚奚辭焉雖然姑試掇其道論之嗚呼靖康之變天地傾覆使吾國稍有人焉決不至是一時訏謨廟堂之上者類皆患失鄙夫曾無遠慮寇至則割地以請和師退則馳兵而撤備又其甚則乞幸江南以避狄區區自謀第不過為全軀保妻子許其視宗社阽危君父蒙辱殆無異于秦越之肥瘠惟公剛正慷慨憤氣填膺獨持戰守之說力排群

議雖中外翕然莫不恃公為砥柱而同列交忌日思所以去公者矣方虜騎既退而都復來都城始堅而終潰公之謀用與不用此智愚所知也惟是兩河之役議者往往不能無惑于中嗟乎太原之圍自二神敗衄虜猶膏肓之疾已不可為在廷之臣顧豈不曉特惡公不肯割三鎮以講和故乘免抵巇使之送死此顏真卿使李希烈之意也況是時朝廷議論不一號令不信節制不專大類唐九節度之師雖以李郭為將莫能成功則公之獲罪蓋亦其勢然也雖然向使公言聽計從旁無胥忌則國家豈復有前日之禍而公之功業為不細矣君子于是乎歸之天命高宗中興首命公為輔相進對之次玉音嘉奬謂公忠義勇略靖康之際宣勞為多特為同列所不容使以去罪去國而國家禍顧如此然則公雖為明好黨惡毀短中傷而聖言炳若固可折衷而無疑矣大都士大夫之患每在于責人太詳折論太峻故公之公議久而未伸今太常以忠定二字為公謚法庶几不沒其實云謹議

祠堂記

邵武軍學丞相李公祠堂記

建炎丞相隴西李公邵武人也少有大志自為小官即切〻然以天下事為已憂宣和某年日大水猝至幾冒都城人莫能究其所自來相與震懼而無有敢以為言者公時適為左史以為此夷狄兵戎之象也不可以不戒亟上疏言之遂以謫去數歲乃得名還則虜騎已入塞而長驅向闕矣公因慨然圖上而屏小方謀挾至尊犯不測為幸免計公又獨叩殿陛力

陳大義得復城守以退虜兵然自是以來割地講和之議遂起公又再謫而大事去矣光堯太上皇帝受命中興疇咨人望首召公為宰相公亦痛念國家非常之變日夜圖回所以修政事攘夷狄者本末甚脩蓋方誅僭逆以正人心而建遣張所撫河北傅亮收河東宗澤守京城遂將益據形便大明紀律以示必守中原必還兩宮之勢而小人有害公者遂三謫以去而不復還矣淳熙丙午距公去相適六十年而永嘉徐君元德命教此邦謂公之忠義著暴海內有志之士莫不誦而傳之顧其鄉人子弟乃無有能道其萬一而興起焉者于是闢講堂之東肖公之像而立祠焉四月吉日命群吏率諸生進拜跪奠安侑如法已事而以書來屬熹記之熹惟天下之義莫大于君臣其所以纏綿固結而不可解者是皆生于人心之本然而非有所待于外也然而世衰俗薄學廢不講則雖其中心之所固有亦且淪胥陷溺而為全軀保妻子之計以後其君者往〻接迹于當世有能奮然拔起于其間如李公之為人知有君父而不知有其

身知天下之有安危而不知其身之有禍福雖以讒間竄斥屢瀕九死而其愛君憂國之志終有不可得而奪者是亦可謂一世之偉人矣徐君之祠之也非其志之所好學之所講有在于是則亦孰能及之哉故熹喜聞其事而樂推其說以告邦之學者雖病且衰而不自知其感慨猶復謾有平日之壯心也十二月癸巳宣教郎直徽猷閣主管華州雲臺觀朱熹記

朝奉大夫主管台州崇道觀呂勝己書朝奉郎權知邵武軍兼管內勸農事賜緋魚袋候彥繩立石

祭文

張丞相祭文

維紹興十年歲次庚申正月丁丑朔二十二日戊戌復授資政殿大學士左宣奉大夫福建路安撫大使馬步軍都總管兼知福州軍州事張浚謹以清酌庶羞之奠遣本州簽廳官左朝請大夫通判福州軍州事蔣琉等謹致祭于故宮使大觀文僕射相公之靈惟公奎躔孕秀崧嶽降靈奮百世之英風推一時之豪傑頃未冠字事親行古人之難追晟壯歟許國任天下之重著直聲于左史決大策于太常遄登侍從之班爰極將相之任凡三朝之歷事惟一德以自持雖屢逸于祠宮實乃心于王室每當艱危之際力陳忠讜之謀慨功名未副于所期而泉壤遽成于永訣浚竭來假守載獲覲仁倫聞雅論之餘益佩成人之德豈謂去亡之嘆俄興契濶之悲念一老之勿遺徒自嗟于交臂儻百身之可贖其孰憚于捐軀惜涕泗之無從具醪羞而致薦明靈不昧昭鑒此誠嗚呼哀哉尚饗

再祭張丞相

維紹興十年歲次庚申正月丁丑朔二十九日乙巳復授資政殿大學士左奉宣大夫福建路安撫大使馬步軍都總管兼知福州軍州事張浚謹以清酌庶羞之奠遣安撫司簽廳官左宣教郎充福建路安撫大使司主管機宜文字施德修等敢致祭于故宮使大觀文僕射相公之靈惟公挺秀特邁往之才歷輔相有為之日定大議決大策氣壓嵩華忠貫金石聲望聳于朝野風稜動乎蠻貊隱隱然可與鎮輕浮而靖患難堂堂然可與當大事而定社稷勳業未就志願未伸辭杭政而退處久居外以均佚憂國之言屢沃常聽愛君之心不忘主室搢紳士夫幸公春秋之未高神明之無恙望公秉鈞軸而在相整車書而混一何斯民之無祿棄人世如陳迹聖主興不憖之嘆蒼生動云亡之戚浚躡朝路于後先慕義服于疇昔化此承之復遂敍富閑急訃而驚悼為清時而嗟惜再陳薄奠涕泗俱出嗚呼哀哉尚享

三祭張丞相

維紹興十年歲次庚午二月丙午朔初三日戊申復授資政殿大學士左奉宣大夫福建路安撫大使馬步軍都總管兼知福州軍州事張浚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故宮使大觀文僕射相公之靈曰嗚呼哀哉惟公之碩德重望著人耳目重惟天生英傑蓋將以為一世之用胡不假之以齡俾遂康濟沸泗交頤為天下惜揭來此邦公不我棄從席之言諄諄在耳憂國憂君念念莫置天兮罔測不祐忠義薄酒菲殽聊萬誠意尚饗

李泰政祭文

紹興十年歲次庚申十一月乙未朔初一日資政殿學士左中大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李先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敢昭告于故丞相少師李公之靈天之生才實僅實艱涵濡成就數百千間才不克施用鮮得究天實尸之誰任其咎嗟嗟淑靈風播厥聲秉筆珥貂左右天庭宣和之初九不戒于水浸淫郊墟極目靡遺下羅其瘝政失厥理衆言罔聞公疏力詆洪惟徽宗知公國士不大用之以遺聖子煌煌靖康維天龍飛置公近輔畧見施為黠虜渝盟群議方洶避狄請和使者接踵九鼎泰山公屹不動止輦之功如寇平仲於穆天子夢想奇英馳詔江南走馹以迎謂言耆老曾莫如卿其遂相予底于丕平公拜稽首天子聖明尊臣奸驕尚竊寵榮正衙論奏卒服大刑建都定邑足食練兵經畧中外以次舉行天子垂衣信如權衡壬人在朝惡直醜正一于一貓勢不可並所試几何坐此幽屏平生所懷尊主芘民三進三屆終莫得伸拳拳孤忠誓不忘君事有可否引義力陳憂憤

激烈至于殁身嗚呼哀哉我之與公初未相聞以言觸罪擯斥南裔傾蓋定交情逾弟昆我官栢臺公正樞極龍驤蓋池步武咫尺負罪竄斥相望江湖金玉之好風雨不渝公歸廟堂英俊必錄流落之餘亦綴

申伯于藩拱侯就國懷哉若人退一何速公遷嶠南泊于歸復書札相尋絡繹荆扉公請造朝我在從列冠蓋迎門獲厠下客蘊結莫伸一見冰釋洪都之政不苟不私有如見肖只今懷思頂持師越實踵公規政若畫一人焉得違離合艱難垂三十載丹心

不磨耿、終在庶几公歸復冠鼎膂公之仲弟持節司刑有請于朝歸唁其兄来未適時忽聞公甍扶服赴弔握手涕零懷安之岡卜云其吉山佳水長永閟幽宅閟趣相望莫與執紼巍、公堂謦欬依彿猗嗟公靈没而不亡風馭雲虬來從帝旁終天之訣舉兹一觴嗚呼哀哉尚饗

張参政祭文

維紹興十年歲次庚申二月丙午朔二十日甲子資政殿大學士左通奉大夫江南西路安撫制置大使兼知洪州張守謹遣使臣唐邦憲以清酌庶羞之奠恭祭于故大丞相少師李公之靈惟公識洞古今氣涵宇宙高明之學成于夙習經濟之具得于天資進讜言于群邪拱默之時定大業于國勢阽危之際赫然偉望著在兩朝逮上聖之嗣興冠群臣而入輔規模甚遠經畫云初俄讒諂之陰乘遂飄零而遠引落落難合豈容衰盛之君中惓、不忘何愧畢公之在外嘉猷必告宸詔屢頒謂宜遄歸上宰之班永弼中興之運國之不幸人之云亡嗚呼哀哉惟公之周也

不究其才公之賢也不得其壽輟朝興一老之歎告第冠三孤之崇雖極哀榮曷慰存殁惟是高明大節揭日月以爭光爽氣英姿照丹青而不朽守從遊因久居春光採欵緒論于閩中接遺蹤于江表醉吟綠野永悵狀履之餘嘯諾黄堂猶奉教條之舊嗚呼奄忽想像平生高哀以辭有隕如塵嗚呼哀哉尚饗

葉左丞祭文

維紹興十年歲次庚申五月甲戌朔初二日乙亥資政殿大學士左中大夫江南東路安撫制置大使司兼知建康府兼行宫留守司公事葉夢得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跌祭于故宫使大觀文僕射相公之靈嗚呼天之生才靡不為時人之和天視時則為禹稷之功自彼溺饑世苟我須攝衣疾馳宣和之末國步甚危肉食盈廷孰　特公奮下僚如蓍如龜自任以身獨決大疑入践政塗爰整六師衆志用寧惟公所施天子践作皇國再基為民擇相曰予非私公来自南如楫得維凜、在朝百辟是儀闓其榛剔既翦既鋤僭偽既誅人罔間辭退即于閑方壯未衰公哀斯

民一念勿遺抗疏屢聞如痛在肌　其前慰尚公來斯云何翅然倏去莫追一疾弗興行道共悲嗚呼哀哉臨難之忠不擇險巇邁往之氣掌握四夷我縱我擒我招我攜公志之堅金石不移嗚呼哀哉昔先君子實我見知定交忘年豈惟肩隨識公未仕如豹管窺見公登庸勒勳鼎彝曷云老矣哭公涕淚公如鳳麟世孰可羈誰其起公　公來無期湖海相望莫泣繐帷緘辭寫心尚公鑒茲尚饗

李侍郎祭文

維紹興十年歲次庚申二月丙子朔二十日乙未徽猷閣直學士左朝請大夫知潭州軍州事兼管內勸農使賜紫金緋魚袋李彌遜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敢致祭于故宮使大觀文特進僕射相公之靈嗚呼哀哉天生忠良必有所付公仕于朝適國多故奮身百僚易人所難入告之謀轉危爲安既登鈞衡遂總兵柄老師宿將俯首聽命逆胡叩關不日去之彼鄙人士微公則夷建炎龍飛公位冢臣誅鋤逆徒嗚呼哀哉公乎有國弗與共戴義在必報一置成敗嗚呼哀哉公乎有國有君以身衛之有社有民以身任之有兵有戎以身令之姦回憸佞退而抑之忠鯁端愨之士則網羅剔抉進而激之道之將行國之將興天其或者佑此老成胡不慭遺上爲列星棟折榱崩何以支傾義士忠臣心摧涕零武夫悍卒拊髀失聲噫公視僕總角之交久而益親貴而不驕五十年間若出一朝向來見公酌酒我澆願言卜鄰同老漁樵他年北歸有些可招哀哀我心鬢白爲彫雖然公之生也不有其身至大之氣塞乎宇宙不恃之節信乎鬼神

令聞厲擧極榮于儒者獨行特立追美于古人其遊乎世如長翮大翼乘風奮迅不可得而覩至其死也不病不惱不恐不怖屈伸臂項奔軼而絕塵夫死生知不足以累公則僕尚奚悲乎而緘辭千里寫此一慟者公之云亡有國有君孰與衛之有社有民孰與任之有兵有戎孰與令之姦回憸佞孰與抑之而忠鯁端愨之士孰與激之耶嗚呼哀哉尚饗

潘舍人祭文 中書舍人也

維紹興十年歲次庚申四月乙巳朔十一日乙卯左

朝散郎充集英殿修撰知明州軍州事燕曾內勸農使主管：內安撫司公事渚良貴謹遣進義校尉李州指揮使韓宏敢致祭于新𪊨宮使大觀文少師相公之靈嗚呼哀哉運遭百六外患未衰夫何此時哲人其萎訃音一聞匪獨搢紳太息而流涕雖愚夫愚婦亦莫不感嘆而歔欷嗚呼哀哉頃在宣和諫官失職大水驟至都城危慄公吐鯁論義形于色流竄荒裔不變于德靖康臨御强虜于時窺我寇爲畧卵之危公以談笑起而揮之羽扇一舉長狄解圍提師百萬號令中堅寶帶宛馬英風凜然時兮不利喪吾左旃公則引咎退則林泉主上初載灼知忠義麻制告庭首登相位當是之時安危所繫公别邪正如草偃風坐使九有諸侯會同功未及成横論鋤起乃身在外去國萬里上既感悟公則遄歸均逸于外付之方維湖湘之間盜聚民移公手撫摩且蕩平之維彼南維襟帶大江公作屏翰綏懷遠方小人利口肆爲巧詆公懷惕然歸伏田里蒼生俟望謂公複起云胡奄忽而止于此嗚呼哀哉孰謂如公之光明碩大抱經綸康濟之業而竟不得施乎孰謂如公之巍、堂、慷慨義烈而功不及于中原乎豈回之夭跖之壽在天者固不可得而測乎抑亦下視塵世馭風騎氣而與造物者友乎嗚呼哀哉先生有命成功則天彼寓形于宇内安能比金石而永堅惟志氣宏達道德混全茂烈元勲照耀簡冊英聲偉節震動幅員雖既没没而益顯可以垂光于千年顧殄瘁而興歎公亦何憾于斯焉惟我刚褊世人所棄淮甸見公、時未貴把酒笑語通夕不寐自是一别十有五春捧教墨之

盈篋望聲光而莫覩念茲焉而永訣徒涕下而沾襟嗚呼哀哉引領望闕道阻且長吊不在欽祭不在堂遐想精爽没而不亡緘辭千里奠此一觴哀哉尚享

李侍郎祭文

維紹興十年歲次庚申三月丙子朔某日左朝議大夫充徽猷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觀陳留郡李璆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敢致祭于故特進少師丞相李公之靈惟公間氣所鍾爲時而出英姿本于天挺當代推乎人傑盖梗柟豫章實大厦之奇材而華騮騄駬

真汗血之駿骨弱齡學宮文采煥發射策高第榮耀
簪紱仕歷三朝志堅一節精誠貫乎金石貴名齊乎
日月惟自任天下之重故以安社稷為悅畏神京之
世浸民戎偷乎舟楫時秉筆于蟠陛陳變異而激切
鳴朝陽之一鳳百鳥寂兮結舌懷孤忠而去位廿七
七年之貶黜屬宣和之內禪適賜環而在列共惟徽
宗與道同體兼忘天下視如棄屣盛德之事世歸美
之孰建大議公實啟之不次而用機政委之黠胡不
情犯我帝城妄求釁隙以就要盟公義不辱確然力

爭需大儒以為便獨奮身而請行以至止大駕之行
出將鎮群情于未寧雖豺虎之貪肆亦心服而胆驚
支運中興真人應世首馳名驛擢登端揆黜黎引領
望公之惠靳銷百六之厄輔成九五之治公則區別
忠邪判析是非議都襄陽以扶國勢繕兵選將以揚
士氣百為將施群毀隨至浮滄海之不測嘗險阻而
偹明、天子念功起廢屹然長城寄重連率足食既
皆國大計雖存王室之心莫甚流言之畏嗚呼哀哉
氣足以抗犀虜之暴而不脉能同朝沮撓之謀望足

以增本朝之重而不能安近君鄉諂之佞義足以激
忠臣烈士之心而不能逃陰邪中傷之巧言聲足以
重沒世無疆之休而不能弭平生怨仇之謗議天乎
人乎其命有所制乎公之于時不為不逢公之于國
可謂盡忠其在相位也不得以展盡其經綸之才而
釋位而去也天下惜之尚冀其復用以全其經濟之
功忽一逝而不返曾莫適于蒼穹念宗臣之云喪傷
斯道之何窮嗚呼哀哉公生于世才五十有八年豈
謫仙人兮固自薄于世緣鄙世之溷濁兮去而朝乎

上天抑反真于岳靈兮或迴光于新曜嗟蒼生之奚
賴溢皆淚以潸然璆同年之契　事賢關追維疇昔
最沐知憐江西倫藩屢款教言郵亭語離相視慨嘆
謂當壽考松柏之堅聞訃失聲廢寢輿餐所哀時斯
而失斯賢二觴千里寓誠以文冥ゝ英魂聞乎不聞
嗚呼哀哉尚饗

曾侍郎祭文

維紹興十年歲次庚申五月甲戌朔二十八日辛丑
左中大夫充寶文閣待制提舉亳州明道宮曾開謹

以清酌庶羞之奠敢致祭于故宮使大觀文相公之
靈嗚呼君臣相遇千載一時及其成功豈人能為惟
公大節舉世所知天實與之豈人所私三聖視天决
用無疑公亦自信力扶顛危還時若此宜大設施又
不我諶乃止于斯念昔遯迹長淮之湄謂公必貴可
指而期二十年間有驗弗爽身雖屢黜志不少衰哀
今亡矣其誰不悲此非私言朝野之辭哀哉尚饗

薛待制祭文

維紹興四年歲次庚申六月甲辰朔初九日壬子左
朝議大夫直龍圖閣權發遣荊南軍府兼管內勸農
事兼主管荊湖北路安撫司公事馬步軍都摠管兼
本路營田使賜紫金魚袋薛弼謹以清酌之奠致祭
于故宮使大觀文僕射相公之靈曰嗚呼惟公德備
行純剛明嚴肅雄奇卓絕今古靡倚振于風雲早踐
華實當官表表厥譽四馳盛美英稱未易悉數誠舉
其大以備史闕宣和初載珥筆螭陛大水忽至冒于
宮城太史發書占變則異公曰臣職近可以諫伏闕
上章其言甚偉方時恬嬉養為客客鳳鳴朝陽誰知

公者一作而遠天下推重令名宣揚如日月白嗣皇
即位胡塵犯闕內外震驚議出避狄力能回天遂定
王關關人瞿瞿惟公是望不撓不移遠邇隨定皇帝
神武推符御極孰復大計册公以相朝廷倚公不動
如山蒼生望公勤若望歲未几去位有識歎咨嗚呼
哀哉公之盛德可謂如青天白日天下尊仰之固矣
公之責名可謂如景星卿雲天下以先覩為快亦固
矣如其光明俊偉之才正直敢為之氣博極古今之
學脫落倫類之志指陳理亂之識洞視幾微之智固
非庸常之能為然皆公平生之餘事也方朝家大論
之未决群公逡巡而不進公獨攘袂而前奮舌而議
危疑禍變一言而解俾天下還泰山之安宗社增九
鼎之重此豪傑之士所以服公之大勇而區區淺陋
者所以愧公之大義也然志大則難行才大則難用
謀大則難合功大則難成自古在昔以是為喟公亦
如爾非天爾耶國人誦言公去必復圖回開濟扶危
定傾萬姓嘉昌六服承辟袞衣歸兮日月可冀嗚呼
胡為超超亟殘夫夢大厦未支而巨木壞滄海橫潰

而神舟沉繫華中零誰謂不痛冥冥莫測非命爾耶嗚呼天生公之甚難終用公之不盡又止于歲奄忽繼之推命與天可若何哉弼兄弟盾末托于鈞播爲墨華婉俱升賓僚翼而長之恩不足過垂光澈族嘉惠難忘聞訃哀摧百身何贖屬當師律莫造門墻濡綿隻雞聊陳薄薦執紼臨穴永負此心靖車何遠隕涕如鴻嗚呼哀哉尚饗

程尚書祭文

惟大宋紹興十年歲次庚申五月甲戌朔二十八日辛丑左朝請大夫賜紫金魚袋程瑀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敢致祭于宮使大觀文相公之靈嗚呼天下之事其變不可勝言也有衆人以爲難而君子易之者固不足道矣雖君子猶以爲難者其孰能堪之有衆人以爲非而君子是之者固不足道矣雖君子猶以爲非者其孰能辨之天必遽喪斯道必有魁磊傑出之偉人離羣絶類望古聖賢而無愧者堪人之所不能堪辨人之所不能辨由是方其失得位也又固以宰相期之幸其既得位也必欣欣然作日與事功之

成及其既釋位而去也又咨嗟駭歎異吾君之復用忽其梁木壞而逝也人所願欲者于是已矣詩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斯痛也豈適私于一人也惟公受天稟異爲時偉人學該今古氣塞宇宙識洞幾微才周事物而濟之以昭日月貫金石之精忠則夫雖君子以爲難且非者惟公克堪辨之是豈偶然也哉昔在宣和諛倖盈廷水發無由滋及都城厥咎罔念舟棣是咎公立螭坳忠奮塡膺直前論奏披素輸誠遽嬰逆鱗聞者震驚微皇慕道軒轅是法虜始稱兵内禪意決輔弼回遹環拱莫發公貳太常密章夜達重光升輝亟躋丞轄虜在朔鄙遙聞氣折限制南北天塹長河虜騎飈至虎士投戈遽議出避百僚婾婀公持不可有唱莫和屹如砥柱獨挽頹波匪或持之靡瀆奈何寇既臨城詐請和議肉食章之墮其詭計公獨治兵論堅志鋭城不可犯廷羸奮厲潛軍夜襲虜營震慴國有人焉相率欽避聖上龍飛亟詔公歸宰衡正方中興始基請旋故都廷議其違號召河北十萬義師或謂生事枝本塞机落落孤立群口交非屏

逐顛沛迮于海外雷霆怒息萬里歸旆往師長沙荆
湖都會寇盜雲屯望氣駭潰歷歲逾年政成身退乃
心王室誓死不悔為宗廟計蹇〻王臣計天下事切
于謀身跡有內外心無疎親有策必獻有議必陳愛
君之切不憚諄〻視彼蓍蔡曾何足珍凡是數者人
苟能得其一節已足以自立于世〻苟得其一節之
士亦足以扶顛危而起疾疚嗟夫有如公兼是家美
世方望公在君左右克終桂緒光復先業天不慭遺
使棄兹世而死無所歸咎矣或有君子以為難而且
非者莫不拱手而稽〻若緻別瑀所謂痛非一人之
私者是耶非耶受知有素往哭無疑抽詞致奠而痛
之深者又非鄙文之所能究公其鑒之哀哉尚饗

趙提刑祭文

維紹興十年歲次庚申三月丙子朔左朝奉大夫新
權發遣兩浙東路提點刑獄公事兼本路勸農提舉
河渠常平等公事賜紫金魚袋趙令衿敢以清酌庶
羞之奠謹致祭于故少師大丞相李公之靈嗚呼閩
山峥嶸閩水清泠陰陽聚英神祇其精世運五百命

公以生意天惠民俾佐治平公在盛時氣童烈〻邦
家重寶人中上傑忠孝傳家清修瑞潔錦心繡口百
成家說宣和之初立柱史地天示災異暴水為崇京
師倉皇時正忌諱露章獨言未仲而棄靖康改元黜
虜長驅移文侮慢臨我大都百官　騎公守版圖之
閫不下遠公檄書總領本兵忠義益振回天有力人
賴為命單辭父弱紀律盡病一木支廈孰能克定吳
者幸哭讒言得入納笏殿陛乞骸堅執衆驚偉人去
位何急神明調護凶不犯吉真人嗣興四方來寧龜
筮協從首告大廷曾未期月忌怨横生挽究投荒終
不自明指正為邪反忠為姦謂智為妄以嚴為殘獨
立自信不踰其閑群攻共排不動如山力行吾道尊
君許國每有大事龍鱗必觸坐視久廢以書遺日好
儒推士情見心腹文章軒昂典型具在胸襟流出筆
不得礙傳抄紙貴華晦蓋代我常誦之病除心快撫
綏兩路所臨有聲字民史事國不肅清不徇世道諱
道易盈雖有大志何敢請纓退居七閩日涉三經醺
酒栽花訪道理性議論不欺威儀常正士夫信慕神

物亦敬我誠鄙人久隱山攦涉世多事疾惡忤物懼
辱知音(孝宗)聾弼篤公嘗貽書勉我勿恤指我入閩指謫
以津路為我擇居許進高步我非良馬荷公先顧天
恩未報言辭莫措闡我論事契公心機報我祥刑津
津見眉居家憂國知無不為要邦之策百未一施嗚
呼哀哉歲在庚申上元之日垂紳正笏延客私第凌
弟推子以嗣絕世天何一慟亟至斃背嗚呼哀哉豈
天之誤奪此人豪朝野震悼知識號咷山容改色雲
慘不爲擁篲之願遂成不遂嗚呼哀哉玉樹旣埋金

甌寧再邦國殄瘁人物零敗玉樓文成辭源澎湃公
雖終天國家異賴嗚呼哀哉龍門路絕尚想公面恨
無羽翩叩戶慟哭遙遠千里徒負具顧寔福薦靈牖
惟不腆白雲英英風揺銘旌無路執紼有淚橫膺惟
公純明鑒我實情戀行在世史法有經嗚呼哀哉尚饗

鄭通判祭文

維紹興十年歲次庚申五月甲戌朔初十日癸未門
生左宣敎郎權通判靜江府兼管內勸農事鄭祚謹
以清酌庶羞之奠敢致祭于故大觀文相公李公之
靈嗚呼上帝不仁殲我者哲士失司南國喪人傑搢
紳士夫關公之亡識與不識莫不爲之病傷而況于
門下士摳衣升堂受恩最深者義豈能忘嗚呼公乎
學足以究理亂之本智足以周事物之微才足以任
天下之重識足以斷古今之疑言人所不敢言爲人
所不能爲天之生斯人也其意有心于世故何又遽
奪之年未至于下壽而深謀長策百不一施雖秉鈞
當軸位極人臣然中心所存有志未就僅同于山林
不遇之人嗚呼哀哉公奮自妙齡遂得高第擢掾安

津意氣横出名冠群倫正色立朝徇國忘身宗論閩
議益賞劇虎牙而要龍鱗至于安危之際臨大事決
大策守正履忠動必由德從容帷幄隱若敵國嗚呼
哀哉巍巍堂堂國之蓍龜坐論黄閣威攝四夷使韓
彭無所騁其勇而良平無所奮其奇也小人得志青
蠅競起周公遭謗仲尼被毀與道進退了無慍喜雖
三黜竄荒終以沒世而忠義之氣凜凜然可以貫日
月而塞天地祚爲布衣受知于公片言見賞瞭若發
矇往官時江公還自南一言如舊載笑載言公懇戚

旅辟置幕府誨慰勤〻國士見遇人亦有言貴相知
心平生知我莫如公深昊天上帝哲人其萎山頹川
竭魚鳥何依嗚呼世間善人少而不善人多而善人
于世殆猶朝露之易晞望九原而太息獨煢〻其誰
從闖越相遼逾三十里誠致一觴有淚如洗尚饗

張致政祭文

維紹興十年歲次庚申四月乙巳朔十五日己未門
生右朝奉郎致仕賜緋魚袋張元幹謹以清酌庶羞
之奠昭告于故大丞相少師李公先生之靈嗚呼哀

哉大鈞播物造化范昧篤生豪傑之士常與厄運會
焉王室多難肇自先朝撥亂反正扶危救傾曾不頃
身孰如公者然孤忠貫日輒蔽于浮雲正色主朝儀
傷于貝錦雖用每不盡其所學一斥則終不復收用
豈黔黎命輕而善類深否耶殆外侮間之後進忌此
焉使不得一日安于廟堂之上者天也道之不行某
厭涸濁設笑之頃去若脫屣是則公之英氣復藏于
山川而精爽上騎箕尾固無事蓍蔡可逆而知也嗚
呼哀哉我來哭公異于衆人往在宣和庚子拜了堂
先生于廬山之南心知天下將亂陰訪命世之賢先
生指公曰諱言久矣廷者巨浸暴溢都邑震驚陰戚
兵象也責臣方負薪臨河有柱下史叩頭殿陛願陳
災異夫畧胃中之奇曾未一吐已觸鱗遠竄矣異時
真宰相也吾老不及見矣子盍從之遊後數年始克
見公梁溪之濱歷論夫古今成敗數至夜分語稍洽
爰定焉蓋晞望甚先而登門良晚也越明年冬虜交
騎大入公在奉常決策力贊欽宗內禪之志已而廷
爭挽回淵聖南巡之輿明目張膽自任以天下之重

一還而為武卿再還而為右轄三還而為元樞建親
征之使名揔行營之兵柄辟置掾曹公不我鄙引入
承之植圍城危急羽檄飛馳寢不解衣而餐每輟哺
夙夜從事我多我同至于登埤拒敵矢集如蝟毛左
右指麾不敢愛死庶几助成公之奇勲初無爵祿是
念也虜退城閉群邪未盡逐父子之間人所難言飛
語上聞大臣畏縮避事公毅然請行剖赤心迎大駕
調和兩宮再安宗廟實繫公之力而宮傳疑闍事乃
大謬向使盡如壯圖督追襲之師半渡而擊首尾相

應可使太原解圍柰何反擠公明有河東之役僕書抗之曰榆次敗績特一將耳未當遽遣樞臣此虛祀薦顔魯公使李希烈也必虧國體且陳以禍福利害退而告公公雖壯我而為我危之既不及陪屬同列有擇地布進之請即投劾以自白議者猶不捨也是歲秋九月卒與公同日貶凡七人焉流落倦遊回首十有四載于茲矣中間丁未至庚戌公入東鈞衡歸自嶺海而僕阻于江湖有如參辰辛亥至巳未九載之內公多居閩嶺時必詣公之堂獲奉觴豆間乃登

高望遠放浪山巔水涯相與賦詩懷古未嘗不自適而返若將終身焉無復經世之意迨夫溫酣耳熱拊事懷慨必發虞卿魯仲連之論志在憂國坐客皆曰師尚父鷹揚衛武公淇澳公則得之禍福固未艾也別曾几何時天不憖遺奪我元老聞訃之日若寤夢然不知涕淚之橫集也嗚呼哀哉儒學起家位躋袞繡慶卑子孫始終為吾有東師保之臣夫復奚憾所之者壽考耳人孰無死期順亦盡如公不亡者大節存焉先民有言死日然後是非乃定與未定公扁之何傷哉百世之下必有君子知所以處公者矣嗚呼哀哉曩昔公之在廊廟猶僕之在幕府雖大小殊途貴賤異勢其為出處齟齬畧相似焉公今云亡殆將安仰几筵肆設怳惚平生讀公遺稿永無負于國家視僕孤蹤果何報于知遇幽明之中實主不愧皇天后土實聞此救血填膺公其歆止嗚呼哀哉尚饗

再祭之

維紹興十年歲次庚申十二月辛未朔十三日癸未門生右朝奉郎致仕賜緋魚袋張九幹謹以清酌庶

羞之奠敢致祭于故宮使大觀文相公贈少師李公墓下嗚呼哀哉昔変正之中微兮天步多窘竭孤忠而委質兮公進每正必逆鋒而犯難兮 考風雲之初載兮遭大變以策勳歷三朝而一體兮輒坐因于讒人豈君臣之不密兮卒直道而弗信時承平而水暴至兮肆災異于先見奮奮激烈于柱下兮觸逆鱗而遠貶歲收名于大荒落兮啟黃屋之內禪 式時陽厄九而會百六兮宇宙震駭肆嗣皇之纂圖兮整紀律于既壞城孤社鼠導外侮兮封豕長蛇恣吞

嗟兮嗚呼哀哉扶神器之傾圮兮公崛起而安之挽
帝裾將焉往兮號召四方勤王之師返木主于九廟
兮非皇輿于端門撫六軍誓以死守兮薄權辟于乾
坤挺身為金湯之固兮被飛矢之雨集公夙夜以盡
瘁兮屹萬仞之壁立嫖姚之犖雖未賒兮虜已怯共
敗而請和夜三鼓扶疾而援兮公承命靡知有它彼利
口之覆邦家兮幸中傷以死禍士舉幡以訟冤兮公
免胄而入謝過悼秘計之不行兮決天源以灌注掃
匹馬無噍類兮又沮擊于半渡帝復用而愈安諧兮

公猶躬迎于太上釋父子之危疑兮叱宮傅之疑間
遂力擠以并汾之圖兮密授旨而撓公節度凡可藉
口以為公罪兮眾莫恤其國之是蠹也嗚呼哀哉公
百謫扁何傷兮剖赤心而奚言虎豹守閽而磨牙兮
徒闖首莫窺其大非鉄石心腸兮孰羅如斯之憂患
賴真人之勃興兮爰册命以首相被荊棘而立朝廷
兮欲盡護于諸將辯順逆以正邦兮尊簾陛于君上
論形勢而建都兮以下策為建康用兩河之民兮虜
所懼也定六等之罪兮眾所忌也涉鯨波而生還兮

皇明燭幽身放蕩于江海兮心惟王室之是憂也遽
蟬蛻而不返兮歷一甲子而不周嗚呼哀哉公之不
死于惡毒兮沒尤身于牖下慶流長而源深兮可無
憾于用舍世或貢交以速信兮余獨甘心而守宴意
東山之起兮夫何哭于西州之路諒功名之無用兮
老邸園其有素亂曰咽笳鼓而陳班劍兮羗師旅之
祖征森畫翣以披拂兮風蕭蕭而馬鳴朝發軔于永
和夕稅駕兮桐口盼銘旌兮塗車芻靈岌豐碑兮黽
趺蟠首龍左旋而虎右峙兮幽宮陂陀何止乎五萬

馬兮廣莫陵阿象平生之胷次兮吞雲夢者八九公
忽歸是中而千秋兮堅帶礪于山河築闕兮佳城塞
天秘兮辟邪紛旁午于土木兮悅貔貅之野寫鬱夜
灶以生烟兮炯太白于蒼松之麓公之神其猶仰占
兮與旋頭之墜瓊做祁連而表年馳兮圖遺像于雲
臺慘予白首而號號兮公先去果安在哉涕淋浪兮
酹此卮酒歌楚些兮公亦聞否嗚呼哀哉尚饗

邵撫幹祭文

維紹興十年歲次庚申四月乙巳朔十九日癸亥左

從事郎福建路安撫大使司幹辦公事邵才謹以清
酌庶羞之奠敢致祭于故大丞相李公之靈曰嗚呼
惟公蓋世英威濟時勳烈衆所共知才得以畧才之
識時公自布衣公之出處故無不知惟茲作誄紀公
之實言雖不文秘寫胸臆惟公天姿忠孝友弟凡世
所難公獨全美公未及冠嘗居母喪寢苫枕塊廬處
墓旁公之居廬啜粥函墨豈惟不葷滋味弗識自旦
及暮自昏及明晝夜百刻各有課程鷄鳴而起始終
佛事東方則明左圖右史退食之餘周旋山間希椿

松檜百萬成行年未及申溫尋舊學晩而汲井灌溉
所植夜親燈火刻意詩書統如四鼓苦由與俱雖之
復鳴佛事如故率履有常不改其度欽佛之初公必
宴坐戒定慧光照耀其所至今里人語或感泣如公
之孝世豈易及錫山之西東岡複嶺爰卜佳城既固
且永迨公終喪往遊上庠高文妙學瑰秀無雙太上
臨軒登科唱第聖語褒華宰輔之器粤自絳帳旋居
柏臺冠豸所觸有批姦回院口文思瑫侍所在布物
于民不償其貴公恕寬之請得考治罪狀著明乞不

以敵天子則嘉權臣是怒即罷親賢亟移郎位再卿
奉常及遷左史汴水橫流大浸城北公曰異哉我宋
大德胡為上天降此譴愿抗疏極言請班賜對政事
缺失必有馴致時宰憚之奏俾歸都遠　監臨銓曹
直注自茲廢閑無慮十年杜門怡養所履益堅俄起
使郡俾守嘉興飢荒餓死枕藉相仍公則移文倉庾
見在欲盡發之以活凋瘵未几復除倖臣之婿或者
勉公咫尺往赴到罷之閒所獲萬計公語笑之焉得
此句公不流句亦就賜環容臺卿月重履舊班螭頭

昨言始驗今日金房長驅直窺王室首建大策以及
請康啟閉延敵擊障堂堂處公列卿繼揔右轄薰領
行營俾任其責公導日轂且保帝居虜無所得逾月
而遁奈何驚危太上出徙或肆厥姦睽間父子公復
挺身邀駕清蹕太上見公泮然無疑回鑾至止淵聖
則喜匪卿孤忠何以得此公則勲高忌者益惱啟公
公出師以奮其柄其初遣公諸帥聽制既離國門分
授密旨公初不知猶暫進詩傳令再三往往不報公
驚而疑曰虜牧事納刃于乾帳無兆所終然報罷竄

公長沙彼訐斯得以騁其私夫何歲終虜人再冠肉食寡謀都城不守建炎之初公始被名擢路延登歷右而左公之剛勁百煉不折雖更患難抗論猶昔致居禺司曾不兩月羣起交攻復被竄責後雖開用兩師江湘要非所據不盡其長公逸祠官無慮十年人皆謂公宜在廟堂公之投閑天威咫尺苟有見聞論辯必力術者或言公命畏巳巳亥巳酉禍患立至前年之冬國有大議公嘗語我此非至計我如不言心則有愧奈何明年歲屬巳未我罪南行此事決矣亦

遂抗章奮激不已我則勉公正命以俟如公之忠舉世有几公家昆友是稱連戀伯仲叔季渾金璞玉公既多子仲亦復然叔季之間子姓未傅公之二弟並秀閭庭人生百年已及其半弟雖念此斂恨弗言公則心憂召來使前兄弟之子載于禮經毀已而與以紹過庭惟弟再拜受兄之恩闔門欣欣人各愜意公之叔弟猶所矜恃前年陛對校讐石渠歲未及期不幸早世公一慟注技淚如雨今春元夕公往致祭哭之盡哀一息不至惟公細行徹至如歲友弟之性誰復可比我自丱角就傅公家屈指計年三紀于茲公之富貴位極人臣我雖九品亦頗自珍故每于公知所敬畏獨不一毫輒或有與荷公知憐頗謂有素周舍之賢薦者必遂顧公遠朝歸秉鈞軸躋泊中興雪此大辱豈圖一日無疾而薨梁木其壞我何適從嗚呼哀哉尚饗

邵武軍學祠堂祭文 徐教授

維淳熙某年月日從事郎邵武軍軍學教授永嘉徐元德謹率諸生再拜致祭于建炎丞相隴西李公之

詞臣英英之氣巍巍之風憂我王國血誠大忠生誰忌恭其成功巍巍之風英英之氣豈無規模天未欲治死誰思之嗟其餘味易水之旂汨羅之詞燕趙成荊楚多悲相在爾邦是豈小知恒山有杓澧水有杞天地之間曰此人紀嗟我懷公曷其有已

挽詩

特進觀文殿大學士福建路安撫大使兼知福州南陽郡開國公張浚上

蒼蒼安可料舊德奄重泉痛為黎民惜誰扶大廈顛

英風摩日月正氣返山川丙午功勳在豐碑萬口傳
十相從明主惟公望最隆名周雖迹異郭李本心同
未遏并天業空餘濟世功薰風歌咽淚盡古城東
資政殿學士左中大夫李光上
忠言直節動華夷肯為投閒便息機南國忽聞梁木
折中原猶望衮衣歸平生學術惟心得挽節功名與
願違老病無因執衰紼朔風空有淚沾衣
國步艱難際方資間世賢流言空似錦主眷如天
大節終難掩危辭世罕傳靖康初定策人無知之者僉謀依舊德

卜吉定新阡憤氣空留劍孤忠尚掾奉敌交惟我在
白髮亦蕭然
早應商巖夢還扶漢業尊功名鐘呂在英爽畫圖存
國論推人傑流風有後昆白頭空悵望昔歲忝登門
冀翼三台近班聯一品崇精忠頻獻策遺恨未平戎
廐旋金錢盡設兵玉帳空相望隔今古蕭瑟起悲風
左朝奉郎試中書舍人兼侍講權直學士院史
館修撰賜紫金緋魚袋呂本中上
舊學逾難繼相期從少年初看驥伏櫪遽作鶴冲天
烈著平生志名高後代傳如何事未濟此老下重泉
兄弟俱英妙聲華萃一門論才無不可于道獨為尊
未定千年業終嗟萬丈渾天爭乃如此不使拯乾坤
事業符蕭相胸懷識謝安流風有餘烈志士只長歎
淮海他年竭冰銷此夜寒向來知己淚南望不曾乾
左朝奉大夫充顯謨待制張致遠上
蹇蹇三朝社稷臣兒童草木亦知名龍章鳳質原希
世歷尾犀頭了此生地下祇應拳透爪人間空憶水
平城哭送城下車千輛風駕潮來送哭聲

螢蹋乾坤第一人堂堂真相是儀型梁溪方是維摩
相箕尾從傳說星盟室千年藏竹帛雲臺他日付
丹青潛知未展平生志精爽猶存
左朝奉大夫充敷文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觀
庭
陳公輔上
豪傑不世出為時世間生有心安社稷無計避功名
憂國唯知重謀身祇覺輕徒青史上永遠著英聲令
才大古難用功多忌更多忠懷衝日月讒日肆風波
此老今亡矣蒼生獨柰何應遺一時恨千載不能磨

當時偶同罪乎昔豈相知天下指為黨我公終不疑
空懷荆渚樂已失應山期此意憑誰訴臨風有淚垂

左大中大夫充寶文閣待制提擧亳州明道宮

曾開上 五首

先帝收多士惟公發妙年清班依日月讜論薄雲天
終歸高名重來扶大業全誰提太史筆臣主頌俱賢
太上初傳祚安危倚御闈從容回萬乘指顧復三關
漢北塵沙迥閩中日月閑誰知千載後遺恨在燕山
運數中興相公居第一人初期從北伐寧料久南遷

此日勞明主他年慟舊臣東都朝萬國不復見簪紳
昔造東都地斯文得典型謬蒙當下榻親見鯉趨庭
雁序相先後鴻飛獨杳冥至今鸞鵠跡猶得養修翎
一別睢陽後風霜十五年勞生俱老矣流涕獨潸然
丹鳥秋來就心燈夜半傳（開去年得公傳書頗有欣元學道超然方外之志後數月聞公薨）定應真不死歸卧白雲邊

左朝散郎權發遣福建路計度轉運副使公事

賀允中上 二首

已矣經邦業兆然造物心人生固有定天意頗難諶
此日嗟亡鑑當年用作霖吾皇方願治十事想遺箴
憶昨公為相朝廷係重輕薰風圍漢閣夢想奠兩楹
哀絶龍門士恩隆黼扆情匈奴今未滅孰與作長城

左朝散大夫主管台州崇道觀趙令衿上 四首

道大終為累功高反被疑恨無長日月寶此大蓍龜
鼓咽空山暮風酸落木悲吊喪哀不及頼有哭公詩
相位期三八人心望一新名稱高世表器識自天真
孰謂仁人壽空憐吾道貧彼蒼如有意應百贖其身
氣重吞雲夢風流冠習池致君雖素定濟衆未全施

猶望余頤話俄摧玉樹枝天心殊莫曉神明失扶持
歸路心猶望龍門迹已荒梓城上實漢畫擬奏明光
賊子無賢譽先生獨屬揚凜然生氣在誰謂哲人亡

門人右朝奉郎致仕張元幹上 五首

望重公師位身兼宰相權三朝更出入一德奉周旋
盍乃蒼生起曾扶大廈顛何如老賓客擁慧掃新阡
往在東都日傷心丙午年不從三鎮割安得兩宮還
抗議丹墀上排姦御榻前英風遺昨夢遺恨落腥羶
城守麾强弩諸班哭翕然雲梯攻正急羽箭勇爭先

中夜飛雷礮平明破大船如公真徇國繪像冠凌煙
壯志深憂國丹心篤愛君誇書興衆枉諫疏剩奇勳
風咽深谿水山悲嵯峴雲空餘雙舞鶴鼓吹不堪聞
淚盡西州路碑留峴首名買山緣荀子為圖養黃精
所至登臨地猶聞步屧聲堂堂真漢相天忍闕佳城
門人左宣敎郎新授太府寺主簿鄭昌齡上 五首
籍甚聲名自少年蝸蜩藍授映群仙敢言獨維綱陳
後鄭道卿與陳了翁兩先生直道增先寇范前寇萊公與范文正公兩先生九
曲波騰看砥柱千齡運合有凌煙誰知原夜身難贖

慟哭雲山久愴然
感會風雲起靖康忘身徇國著旂常一天星斗循堯
歷金賊初犯明奏請州堅御樓宣諭事軍民人等堅守以禮屬課百官有司俱不失次萬里山
河保漢疆力爭和議不割三關四鎮富貴在天寧少屈無名驚世
久何傷曉來歌挽西城路聲咽松阡哀怨長
變國第一相蕭公王謝風流愧下風力正君臣先儁
是不將金帛闕和戎輸忠自昔忘夷險注意如今見
始終駐馬往城天英閑寒空慘淡淡孤鴻
宣威兩鎮歎勤勞霜雪侵尋上鬢毛衰繡照人歸繪
像風霜深閉想雄豪冠平敵國沅湘靜江統新城巽
軫高饞口不充豺虎食更容狐鼠夜呼號
獨立三朝屬望深山摧忠義淚沾襟逆胡反覆餘三
窟餓喙消磨幾鑄金奏稿向來真感激世情休問若
崛嶔門生未死公何恨不負平生報主心
左廸功郎福州閩縣尉吳岡上 二首
夢卜膺真相艱難倚大儒英風起衰懦真氣矯奸諛
琳館終高卧燕然漫壯圖哀榮看贈典猶足慰衰區
胡騎圍城日諸生伏闕時公方扶病起人遂有生期

日者猶如此天乎不慭遺傷心原上路烟淡鼓簫悲
才大時難合言深道轉艱去朝吾不負巧語爾胡顏
袖手功名外忘懷水石間蒼生不知恨猶望起東山
畫像贊
程尚書
先事憂未然之薪獨力支將顛之廈愈吾身之當致
豈驚難而自鼓繫沐浴而請討因齊境之莫踰若因
唱而粗左徽縴侯而誰藉慨英雄之襟淚繇年齡之
不假相戎夷之風夢益歐丁之石馬既巖壑之溪來

何經綸之能寫噫其生可亡其神不化敬瞻數服痲
容之儀形足以想夫艱難盤錯而思常憂暇也淳熙
丁未年新安程大昌書

劄子

大昌嘗在史館獲知先丞相靖康規摹嘗竊自嘆
以為淮蔡用數州陸梁而主議者猶如許其難靖
康變故先丞相乃敢身任功之不成天也若此志
之忠且勇豈可掩蓋也哉所贊誠出夙見非敢濫
美伏幸台察五月日敷文閣直學士通議大夫如

建寧軍州府事新安程大昌劄子

倪尚書

惟忠定公人物之英論議崇閎凜有直聲豈能毀訛
莫損令名豈不挫折卒相中興我訪公後獲瞻儀形
眉宇秀發儼乎如生嗟我晚學附驥莫能敢不敬贊
以表厥誠嘉定改元冬十月上旬六日雲川倪思書

陳了翁先生書文

了翁先生與衛公書別幅 衛公子了翁為同年友終中大夫右文殿修撰其龜山楊先生所撰之墓銘忠定公實衛公長子天紀嘗字也

天紀所言天下亦有厭之者乎莫有厭之者則其言
也時失若使不當其可則人豈有不厭之者乎積誨
有自可以百拜為壽而遠莫能也聖主寬仁收復可
必更難强飯以需瓘頓首再拜

中立博士先生必常敘見瓘欲上狀為不能也煩為
道此瓘首再拜

了翁先生祭衛公文

維宣和三年歲次辛丑十一月宣教郎句管江州太
平觀賜緋魚袋陳瓘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敢致祭于

亡友修撰李公斯和之靈曰嗚呼斯和氣天色溫確
守不擲常祿其存進取之士有弋必獲竭不詭遇以
退為得厥施可博飲于一州割有餘刃曰無全牛薦
者交章欲與俱顯其心休休貌通心遠深耕數耘安
得無年天與其穫有子皆賢孟仲叔季咸守誨飭綸
水者誰其勤也力不苟不計孰曰不然許其為之嚴
父之賢新新無窮明不少候益觀其大乃止于此吾
門夜語如夢寐中予為歸人我悲何窮哀哉尚享

了翁先生與忠定公書

璀啟姑蘇之別六年矣是冬抵九江戊戌夏蒙恩除宮觀俾居南康三年于此寵隐有加益掮人事相看不厭者江山而已自餘非所計也頃者忽傳諭令繼聞莅局鄉邑吾里之士有仰德比賢之意者將以親炙為幸為之助喜幾至忘寐若夫讚頌之昔偏于海內者幸竊聞之而不敢以私意評也尋欲仰問起居以久困足疾至今未果茲奉手誨勤與甚過録示近文以警昏怠尤見不鄙送繇縣序溫潤條暢展繹不厭如對古人而聆其話也但包奄之辭并逮衰朽無

乃奨善而失于從乎跨跋之習方以偏少自懼而遽蒙以具眼與之何敢當也且古人冠冕之制必設黈纊以蔽塞其耳目者所以絕聞見之知也聞見之知絕則四目四聰洞達無壅豈意根情識之所能具哉中國與西方之聖人其其一也履六三之象曰眇能視不足與有明也跛能履不足與有行也夫何為而不足哉偏少而已矣不偏不少其惟九二之中乎故曰幽人貞吉中不自亂也然則以具眼而閱靈文者其人幽矣惟以一箇壓字而為解釋盖壓不破則眼

不具眼不具則文不靈世俗凡劣其足以望此耶此所以聞誨駭懼而不敢承也璀壯年有狂易之疾率意妄動積習至深在丹部時行年已五十有六矣然後幡然內訟盡棄綺習所倚以為筌筏者惟取諸內典而已編軸無窮心目有限譬如沐猴貪果馳求掭摘粘悠不捨迨今九閱寒暑而未知歇也因思狄梁公之言曰得筏猶捨況其餘乎古之鉅人于誠明寂照之理融會無間有如此者初不棄筌而取魚終不戀筏而迷岸舉而措之彰彰然著于事業者不失時

宜而已矣李文靖公深達釋典而未嘗有手録之文所親嘗勸其治第公答之曰人生朝暮不可保巢林一枝已足自庇亦何用豐屋乎及居垂位取陸象先援之之論凡內外所陳利害一切報罷自謂以此報國及其將終也沐浴而逝盛夏停屍室無穢氣楊大年文公以為履行之報王文正公亦好佛者歐陽文忠公為作神道碑銘曰公在相位終日如默閱其處狀包裹兵享聞其庶民耕織衣食盖其術物之志宣于鏡益寧有餘暇孜孜切切于言語道耶今公稽古

齊賢奉末取實方茲㞐然之時出知之餘徧讀內典不為無暇然所以副天下之望心止于一而用無不徧者徧乎筌筏而已耶疑〻梁公畸宄與對文靖文正輔世無悔誰其嗣之願公繼踵乎筌筏之外壯氣不同事趨捨不同業安敢以同我者為是而忘其盡忠之告歟無由面奉誨益惟祈為宗社自重前對休命以慰愛國憂民者之望不宣瓘頓首上伯紀舍人
年家

葉左丞跋

李丞相有大志蓋以天下自任者崇寧末夢得與先太師衛公同為郎時丞相方以太學諸生求舉知其為社稷重器也素所蓄積首見其論都城水事此事蓋在謫官沙縣時塋中未官以言假人然所論已及李文靖王魏公豈故即以宰相望之歟予家岀以相示追數異時從游不覺泫然出涕昔時紹興歲次丁卯初伏日石林夢得書

曾侍郎跋

李公丞相受知三朝其論大事多矣言雖不盡天下

至今稱之紹興庚申春公薨聞為文哭之其大略曰惟公大節擧世所知天實畀之匪人之私三聖視天決用無疑公亦自信力扶顚危哀今亡矣其誰不悲此非閑言朝野之辭蓋夏天下之公論如此今觀陳公書亦以為謳頌之音徧于海內者幸竊聞之而不敢以私意評也開于是益知公論之可信故與陳公有不謀而合者嗚呼公雖云亡而天下之公論常在其聲名為當如耶丁卯秋七月丙寅贛川曾開書

李侍郎跋

梁溪李公相國以身衛社稷當其見危知有社稷不知有身故勲業至于此了翁都見其論都城水即以李文靖公王文正望公且書翁所蘊蓄授之蓋剛大之氣積而未登同聲相應不知所以然耳兩公用舍雖殊要是一揆稷與顔回易地皆然是帖不朽後世不獨知梁溪亦知翁也昔在紹興某年歲次庚午中和節筠溪李彌遠書

張左司跋

丞相隴西公宣和元年六月論都城水事自左史謫

官沙縣此諫議陳公所寄書也丞相精忠大節森然如星斗之在天而事業權輿實在此時諫議于丞相為丈人行今觀書辭所以相與蓋甚篤至前輩憂時之念深故于人才拳拳如此劉社三復敬歎何窮惟是栻嘗竊怪諫議平生于君臣大義跬步不舍其與異教論棄三綱若不趐霄壤之殊矣顧乃區區樂誦其說獨何歟恨生晩不及親見公質所疑也乾道八年歲次丁未冬至日廣漢張栻書

劉韫密跋

了翁諫議以忠言鯁論排擊邸邪身雖屈于當時其言驗于靖康禍變之後梁溪丞相英風讜概身任安危聲名振于華夷而望實基于都城論水之際二公出處不同其忠誠憂國一也觀諫議所遺丞相書知之深期待之厚以前朝一二鉅公許之豈非道同氣合故耶夫辨奸邪于始萌識公輔于未遇可謂巨眼矣尚何訾于釋與哉旹在淳熙歲次乙未上春三日建安劉珙書

昔先正李公綱欽宗皇帝忠誠貫日月勲名震夷夏其所負抱亦大矣而功業未就茲豈非天乎中興一代事業著為成書乃在數十年之後文獻所存固已寥落況于靖康之事欲其無遺逸也難矣公之家所藏御札為多亦足以見其一時眷遇之隆至于設施之畧奏議始末具存史筆于此當有考焉公之孫大有欲列此書又矣是書前後序文諸老先生所述為詳頴獨善公之有後而是書得以傳于世故為之書其刊行之歲月嘉定元年十月望日朝議大夫集英修撰知泉州軍州事南郡章頴謹書

大有謹按先大父家傳末云每有議奏下筆數千言俄頃而就蓋公平日以愛君憂國為心籌畫計策罔次素定故遇事成章如此之易也晚年于易尤有所得著易傳內篇十卷外篇十二卷其言微妙頗取卦變互體為說動有所稽異于今世君子之所辨釋又著論語詳說十卷以所發明聖賢之意甚廣備而文章歌詩奏議百有餘篇其在政府師閫紀一時之事則有靖康傳信奉迎二錄時政記進退志制誥表劄集宣撫荆廣沿制置江右錄嗚呼亦富矣哉此叔祖

南昌通守所述也今易傳論語說巻帙仍舊而文集合政路師府所紀為篇百有七十內以傳信錄時政記進退志附益表劄奏議凡八十卷是為今書蓋其復諸父所離合譔次也得之先子大父生平有作皆楷筆屬稿書問亦然則後人裒集常無遺逸顧覺謝距今七十載獨予孫寶藏外無傳者它文或有可該此書則實與國史相表裏其可不廣諸世以國不朽哉淳熙末年先子嘗繕寫投進併高宗為大元帥時所賜大父手書墨本孝宗嘉奬亟命宣索宸翰真蹟

既奏御命有司定錫今謚中間史院取家亦嘗錄上然廣內所儲不到人間也先子方隱居每恨無力板行大父遺文而于此書尤切大有欽承遺旨食痛心充員桐鄉適郡藏空匱兩膺使先後極盟鳩工鋟木太守令春宮章公尚書郡趙德甫皆助以費而尚書章公又幸為之跋以垂信增重于天下經營涉歲工始告成久闕而傳非偶然也嗚呼宣靖變興開中原變故國多艱難極矣一時謀議之臧否處置之當不虜騎之所以既卻而復至王室之所以再造而偏安

莫不係于君子小人之進退世多指于成敗已然之見鮮有知者則是書之傳也夫有啟獨以為私門存沒之幸哉若夫大父之精忠大節宏模碩畫則有正獻陳公晦翁朱先生與今大宗伯章公之序跋在不肖孫何敢稱述如其他書未傳大有不避高庶几異日卒成先志云嘉定二年歲次乙未夏五月既望日孫修職郎差充福建路提舉市舶司幹辦公事大有謹書

余里中有巖曰瑞光去縣十許里予七八歲時常嘗侍先大父遊焉岩中有丞相讀書堂大父指示諸孫曰鄉人李丞相嘗讀書于此因言丞相未達時岩主僧號丹霞能前知一日忽書四句云青蓍立米去次邪時節值先輝初莫曉其意後丞相貴顯登政府方悟前一句蓋謂靖康年號也大父又舉似丞相詩文十數篇乃留題崖壁間者往〻成誦應龍從旁習其辭間記一二至于今不忘其後稍長慨慕丞相之英風義槩欲徧求遺文而讀之若不多見蓋鄉人無能狀之者每〻為恨逮守温陵公之孫提幹大有出示所刊丞相三朝表劄奏議凡八十卷又總録一卷及陳少陽盡忠録如是居士靖康感事詩于是得盡讀公之文及見公之行事望洋而歎夫喜過望若夫人以立言為不朽以有後為不死公之文既得其裒而集之又得其孫鏤而傳之將使天下之人家有其書真足以不死且不朽矣然武陽者乃公之父母邦也閩提幹將以其書之板歸于三山其何以慰鄉人之思不然他日當告于鄉郡守之好事者取其書重鋟

未焉并續其家藏文集附益之庶使吾黨之後進有以揩其典型云嘉定三年九月朔朝請大夫充實文閣待制知泉州軍州事兼管内勸農使鄒應龍謹書

忠定公三朝耆德彭壽願執鞭而不可得分符浙水
連在鄭鄉公之去世六七十載英風義槩凜、如存
敬以公所著刋于郡齋若夫出處大節前輩諸公言
之詳矣彭壽竊附名以託不腐嘉定癸酉主秋日天
台陳彭壽書

登日能綴文時嘗恭讀國史已知有丞相忠定公之
勲烈又嘗于碑刻間誦公元宰上方詩逺足以見其
憂國之憤畋、不忘自此詩之外他文蓋未之及見
官書錦之鄉即事未數月史君以公文集鋟諸板且

附錄　四九

命登董其事因得盡觀其所為文大抵英風義氣隨
遇輙發其建議切而當其表奏實而忠制語之文宏
宏而温諷諭之辭婉而辯賦如擬騷有正潔耿介之
義詩如和陶得冲澹高逺之風至其感時託興使人
有慷慨涕滂之意箴銘序賛體製雅健莫不悉有典
則中興文人固不為少要知公之氣槩益不可掩若
乃相業光明時論正大靖康以來一人而已而文直
公之餘事是集刋于秋之九月成于冬之十二月共
為頁三十有三為卷一百八十集既成史君將廣其
傳誦使有位于朝有職于列者皆得味其文想其人
因以彷彿其立朝之大節此其意蓋不獨為佛遠而
已也所謂奮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起
登雖無似不敢不勉廸功郎邵武軍、學教授黄登
拜手嘉定癸酉年某月某日謹跋

注竊惟大丞相一代鴻儒三朝元老豐功偉烈著在
國史炳若丹青出處大致名公鉅卿紀録尤悉邵武
乃公之故鄉郡齋已刋奏議獨文集尚缺無以副邦
人景行之思注假守纔里莅事之餘屢加搜訪了不

附錄　五十

可得會丞相之孫制機與其族孫國録示以全帙注
盥手薫誦至于再三顧雖不肖亦知興起鳩工刻梓
屬泮師董其事凡三月而後成于以傳示將來啟廸
後學注亦得以記名編末與有榮耀嘉定歲次康辰
冬十有二月朝請大夫權知邵武軍兼管內勸農事
賜緋魚袋姜注謹書

余家三山寓于東報國寺實李丞相忠定公舊居之
右于公諸孫間盡得拜觀徽宗欽宗亦宗三朝御體
批劄百餘軸與公反覆當時事宜者今具載公集中

武陽舊有集辛卯春閩郡遭兠燬官書散落殆盡明
年之春予被簡命来此首訪公集缺五百板又明年
境内稍安即刋補之蓋公之忠義文采足以扶人心
興世教而武陽公鄉邦也集尤宜存公為靖康執政
以疑忌去國首相建炎七十五日而罷紹興初郡盗
蜂起用公時湖南帥江西皆席不暇煖具所著立循
卓然光明如此使盡行其言功業詎止是耶千載而
下忠臣義士覽斯文者鮮不拊膺而長歎余假守一
年有半值寇䆮交急之秋比公待曽不過蚤寅濟辦

耳而鬚髮為白于以知公之為難也追感前事識于
卷末壬辰日南至長樂趙以夫書